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五三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07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五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6.75印張
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圓

子部第一五三册目次

子部・雜家類

新鐫分類評註文武合編百子金丹十卷

〔明〕郭偉輯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經國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百子金丹十卷》提要

一厯科以來弘正之間作文家純主六經而兼用韓柳歐
蘇四大家此
國家崇盛治也嘉隆以來四大家之風尚寖微秦漢國
策左傳之習熾然不復知有四大家矣此亦
文運之未漓也隆萬以後士習趨入詭道則主禪書諸
經典而文章亦稍稍不軌於正士習從此漓矣邇來
聖天子登極
文運中興總生子翕然崇正學士習不變壬戌乙丑兩
科會場中能用子史者咸入彀然史書士人素究心而
諸子則書籍浩瀚多秘藏人不及見者讀書家病其難
求即力能求之又病於選擇弗精開卷茫然用是深為
舉業士患此輯專為邇時應科捷徑期於簡便易貧記
誦云
一邇來坊間知時尚子書家家混刻惟知子書之名可以
售利竊名分類而與本類絕無干涉竊名摘評而與本
文絲無干預精者與譌沸流而輕快者錄之是矣其詭
[illegible]者亦竄入其中玉石相混矣茲不

分此集則精選諸子中文字純正可垂世立訓不悖於經法言與聖賢中正之道相鍥合者分別門類非其類者語雖工弗入又就其類中分別內外編非合編者詞雖精必黜又就其編中剖分其奇正真奇真正無片字相混者方敢採錄又就奇正內分別其文武乃文乃武可為士子文武兼全取法者咸羅綱不遺學者能因類而尋編因編而玩味復因內外而咀嚼奇正則談吐關世教文墨別詞林取科第如拾芥矣

一近日坊刻諸子多剏為詭姓假名竄附曰予意謂此人

所不及經見之子以媚世人耳目此為學者大病可恨殊甚此集予士林中搆出原刻真本計四十餘種又於吳越諸名宦家搜求得諸子全書十有奇聘請溫陵名家郭洙源先生精選採擇為諸子家指南予姓浩繁難以筆記取名百子示其槩也實則不止於百子

一採輯諸子坊刻不可枚舉其渺識淺見者無論已間有稍稍近似者乃斷章節句類乏頭緒且血脉不貫意趣索然此輯雖條分縷析必脉絡分明旨義貫串或詞語佳者錄其詞語或節段粹者錄其節段或不可以詞語節段分者則或採其半或錄其全士子細心研究此書便知與坊刻茫加採斬者天淵判矣

一近日後學喜讀諸子然多有闇於旨義而不能解說者弊在坊鈔諸子等書不識其中意味謬加批評而虛冒名公姓氏為名頭以實之此深為博古者患也是軸句有評節段有解其提綱要領極切要處尤在篇中有總評其批評之語悉依諸名家原筆皆當旨義一字不可增減者採入一切浮游評語不敢勦竊以眩人併不敢虛冒一名公姓氏以欺世矣

一刻百子而取名金丹者何也因本堂刻傳硃批四書五經金丹盛行寰宇內經生子寶之如拱璧宗之如蓍龜信哉悅士子心矣乃士子猶未滿其願也日懇商書者走白下扣予門告曰少山子少山子汝既嘉惠來學刻經四金丹為士子前茅矣何不刻諸子金丹為士子後勁乎於是不佞雖辭海內士子懇也遂為之刻諸子而取名金丹以配合經四之金丹嗣刻性鑑金丹行世以成全璧云云

白下主人少山傅夢龍謹識

分類文武合編百子金丹目錄

卷之一

文編　臣道類　計三十條

文編　治道類　計五十七條

卷之二

量才授能　抱朴子　招賢用才　抱朴子
任能敬賢　抱朴子　賢士關國興亡　抱朴子
用人失當　抱朴子　役長舍短　抱朴子
試用課實　抱朴子　官人居官　抱朴子
治由任人　抱朴子　求士不拘細行　劉子
量才授任　劉子　爲治貴舉賢　劉子
文武不偏廢　劉子　士假吹噓　劉子
選舉惟賢　郁離子　用賢去佞　羅子

文編 賢奸類 計十七條

畸人侔天　莊子　賦勤脩以望君　屈子
賦善惡興亡之異　屈子　賦不避讒以愛君　屈子
賦善類之不揚　屈子　賦民心之愛賢　屈子
賦不改初心以隨俗　屈子　賦中情不見察　屈子
忠心至死不變　屈子　小人不知所從來　屈子
戒左右用事　晏子　朋黨竊權　韓非子
讒言傷忠　呂子　衆邪誤主　陸子
君子避三端　韓嬰子　讒諂可畏　劉子
好賢除不肖　秋閣子

文編 法制類 計十條

法禁貴一　管子　治人治法　荀子
道法總要　荀子　治貴任法　韓非子
舉措必因人情　鶡冠子　聖法不膠　揚子
法制無方　抱朴子　治本聖法　尹文子
治道得神明　淮南子　法制行於道德　胡子

文編 刑賞類 計三十條

明主刑賞以爲國　淮南子　安危治亂在君刑賞　淮南子
國治必強　商子　重刑而連其罪　商子

賞罰政之柄　小荀子　刑罰中則民畏死　尹文子
不賞罰而民可用　司馬子　賞罰用于實　桂巖子
刑不平以致貪　慎陽子　賞一以勸百　文中子
元經褒貶以代賞罰　文中子　賞以勸善罰以懲惡　袁子
懲賞貴誠　姜子　人主戒好殺　老子
義刑義殺　荀子　威不足專恃　呂子
明是非以定法律　呂子　誅罰當施于縱横　韓非子
立法貴固　韓非子　民智不足用　韓非子
嚴可使親德　揚子　治國若張琴　韓嬰子

恩威兩全　抱朴子　使民知所畏　[illegible]子
先誅亂本　尹文子　嚴刻致亡　桓子
法深無善治　龍川子　行法貴恕　羅子
得情當法　許子　用刑當審所輕重　胡子

文編　災祥類　計十八條

悔過脩德　白虎通　天意大變　白虎通
聖人悽悽憂世　委宛子　鳳麟審為聖王見　委宛子
仁聖之會　委宛子　麟鳳龜龍先為之祥　孔叢子
地震山崩　蒲且子　禍福相倚　列子

旱不為災　晏子　天行有常　呂子
鳳凰集止　韓嬰子　妖祥共域　劉子
怪物不為瑞　郁離子　禍福非望　郁離子
左右不祥　郁離子　反災為祥　朱一子
孔子不著事應　衆山子　福善禍淫　蒼琅子

文編　風俗類　計十條

古人純一　莊子　世道漸降　莊子
偽學為邪蠹　韓非子　治亂殊風　淮南子
習本于始　子雲子　因革木子可否　[illegible]子

幽直不並立　抱朴子　亂世無定情　鶡冠子
太和係于大人　鶡冠子　人主當知所化　鶡冠子

卷之三

武編　任將類　計十七條

卜日以授斧鉞　姜子　正天下而莫之敢御　管子
授任之才異　于山子　仁君貴任慈將　老子
勿任輕敵　老子　主勝則將勝　尉繚子
審將而後舉兵　尉繚子　狂心之將勿用　尉繚子
待將必崇禮而重祿　黃石子　用兵必黜佞臣　黃石子

求將必舍近取遠　黃石子　辨五材十過　黃石子
必用其所利　韓子　從衡皆不可用　韓子
將貴明哲　抱朴子　將不可不重　劉子
將以歷奇　應衡子

武編　將道類　計三十二條

無溝壘而有耳目　管子　兵數　管子
北面稽首受命　青藜子　為將當知兵勢　孫子
為將當審軍爭　孫子　三軍恃五間而動　孫子
脩道德則興　吳子　兵貴有恥　吳子

卷之四

武編　籌畫類　計二十條

武編　人和類　計十八條

武編　地利類　計十條

新鐫文武合編百子金丹五卷目錄終

新鐫內外合編百子金丹目錄

卷之五

內編 心性類 計四十五條

內編 道體類 計三十六條

內編　彝倫類　計十四條

卷之六

內編　爲學類　計三十九條

因名以得實 尹文子 名不可不辨 尹文子
名實俱至 韓子 無孝之名實 首山子
明王審其名實 公孫子 取士不以名實 孔叢子
舉賢貴名實各當 姜子 物居則有名實 莊子
得失相因 文子 名稱當察 文子
疑似當慮 呂子 無本難大用 抱朴子
內編 是非毀譽類 計十三條
小人譽反為損 淮南子 譽者揚善之樞 若愚子
至譽無譽 莊子 聖人不言是非 關尹子

是非付之兩忘 文子 是非無定情 文子
人材不可毀 子華子 仁義非所以持固 韓非子
是非不可兼聽 韓非子 是非無定取亂亡 韓非子
私譽不可用 韓非子 讒諂難當 抱朴子
人不可毀人 韓嬰子
卷之七
外編 天地類 計十七條
天設日月列星辰 淮南子 地形所載 淮南子
天圓 次山子 天地宰于上皇 淮子

五行總于土 關尹子 合精生化 列子
天問 屈子 天地總不可知 屈子
重黎溯天 楊子 方圓動作皆神理 鶡冠子
天地出于理氣 鶡冠子 五聲配五行 鶡冠子
天地生生之本 鶡冠子 天不離一 鶡冠子
論月有光 朱子 雲山仙風 陶子
宇宙一虛舟 蒼頡子
外編 生物類 計四條
生生不離魂魄 關尹子 庶類難識 屈子

孔子觀水 荀子 論湖應月 鄒子
外編 鳥獸類 計六條
國馬駿馬 濮山子 扶搖九萬 莊子
異人識異物 列子 鳳凰麒麟 鶡冠子
禽獸有常行 韓子 庭術多資 揚子
外編 感通類 計七條
布德施惠非才[illegible] 列子 有情相得 呂子
民情向上 墨子 類自相感 劉子
至誠格通 [illegible] 解牛 [illegible]

内府奇思 關尹子

外編 機巧類 計十四條

外編 藝術類 計六條

外編 異端類 計十四條

外編 愛憎類 計三條

外編 禍福類 計五條

外編 人事類 計十八條

焚書而辭　淮南子　不知爲之戒者過　莊子

辭毁爵爲官師　莊子　二子皆不輭其從　莊子

[illegible]編百子金丹卷之七目錄終

分類奇正合編百子金丹目錄

卷之八

奇九流類計二十四條
編三教

奇幻設類計十六條
編

姑射神人 列子 遙探天門 [illegible]
爭娶賢女 屈子 湘夫人 屈子
山鬼 屈子 神御 淮南子
真人之遊 淮南子 乘雲御氣 海瓊子
采真訪道 冥參子 帝都天所 觀妙子
魍魎問影 應貞子 妙境遊 紫陽子

奇名言類
正名理類 計三十七條

天地無終始 莊子 死生夢覺 莊子
苦逸相轉 列子 能言不能行 列子

不見生死 關尹子 吾心可得萬物 關尹子
奇鬼扶辭 呂子 食之道非細 譚子
食迷 譚子 食化 譚子
造化孕育之異 譚子 道妙混沌 譚子
名實相副 抱朴子 見利忘害 劉子
隨時 劉子 務大不屑小 劉子
虛名敗實 劉子 鄙名害義 劉子
定心無出入 玄真子 夜氣宵養 真子
理象無間 齊丘子 溺情勢利 羅山子

境付無心 扶搖子 身大形實 [illegible]
生人大迷 冥參子 虛擲半生 亢子
丈夫無上勝事 亢子 廉取仁施 亢子
官品士品 亢子 丈夫開爵世間 秋園子
自責損物 龍門子 世人多溺 龍門子
立功立德 闇然子 興亡在德 金淵子
閒人得閒中趣 造化子 至文在我 閒康子
亭上得心 蒼琅子

奇編 死生類 計六條

有生必有死 楊子 死與生一往一反 列子
自生自死 列子 欲生惡死 荀子
死賢于生 桂巖子 死者猶可棄 封龍子
生于憂勤 東華子 蹈之以死不有其生 郁離子

卷之九

正編 脩身類 計四十四條

至道治身 莊子 至德衛生 莊子
解牛得養生 莊子 真君不可使芒 莊子
全德者無變 列子 盛德不與物疏 列子

道不可有私心　劉子　脩身配堯禹　[illegible]
無以利害義　荀子　忘巳無累　文子
忠心難明　尸子　正靜內得　管子
自苦爲義　墨子　貌爲德符　韓嬰子
眞身貴養氣　韓嬰子　聖人憚無恥　楊子
君子不妄壽　楊子　自得爲眞樂　淮南子
聖人與造化爲人　淮南子　大人利害俱忘　譚子
儉之義大　譚子　惟儉知非　譚子
儉德即名清淨　譚子　眞人不實才　抱朴子

含慾當戒　劉子　小過不傷大美　劉子
去其害體　劉子　愼獨　劉子
行貴順理　劉子　履信　劉子
聖賢在德　孔叢子　保身大道　亢能子
三悔不如無悔　郁離子　自脩多罪　通一子
畏脩于君子　龍川子　身內五寶　抉拓子
眞能愼獨　隱几子　愼獨在一念　九虛子
士必慤而後智能　張子　禮以節和　張子
檢身內外　順和子　崇德若愚　[illegible]

闇然自暢　復元子　萬化生身　[illegible]

正編　聖賢類　計二十五條

太聖不作　莊子　聖人射制物　荀子
聖人無異人　關尹子　聖人挫折　關尹子
聖賢道德　亢城子　聖德天生　尸子
聖心出于　鶡冠子　君子全德　揚子
聖人文柄　揚子　聖人利大　揚子
聖言如天　揚子　天爵爲榮　抱朴子
衛勸立直　抱朴子　不圍世類　抱朴子

大哉孔子　文中子　宰予知夫子　孔叢子
聖賢殊量　孔叢子　聖人効法天地　淮南子
聖心自得　淮南子　孔子孟子　愼子
仁人法堯舜　韓嬰子　天下自外聖人　鹿門子
聖人兼體不累　正蒙子　至人皓皓　空同子

正編　言語類　計十三條

聖人無言　關尹子　美言相贈　晏子
言其如聖　鶡冠子　言雖而患重　[illegible]

管官聽隱瘝大職之事所以衣寒食饑養老弱而息勞以列民故無所遺亡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伯里奚轉鬻（轉轉而鬻作也）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黔音其炎突不至于黑席不至于溫言行諸道汲汲于行道也）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聖人謂高廣言必濟度之也不以爲高河之也主治也）蓋聞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黴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勤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四肢不勤思慮不用事治求贍者未之聞也

于念東評　此段中言汲汲以見用之意末言雖帝王猶且憂勤而況民乎議論如細絲葩藻言懇而意切

帝王德配天地　　莊子

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餘之謂者閒）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不足者汲汲然欲爲物用也）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言古人貴無爲）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論也故古之王天下者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凋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言在上者冕旒垂冊而付之天下下皆得其自爲斯乃無爲而無不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同乎天地之無爲也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徐太生評　此段首言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末言帝王德配天地詞語闊大立意冠冕足見莊子游能之文

鏡萬物之情　　淮南子

五帝三王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憲令不能爲治亦明矣

郭士俊評　備述帝王之道條列有法詞簡而意盡

帝者體天則地　　黃石子

夫三皇無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帝者體天則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待禮賞有功美而無害

宋九青評　帝者則天乃帝則也只此一言曲盡黃石

妙用

帝也者天下之適　鬻子

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中宗屢知荆舜不學習）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荊之服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已愈禮之士安得不歸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帝也者天下之適也（適主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貴爲天子而不驕倨（倨傲也）富有天下而不騁夸（夸誇自大也）卑爲布衣而不瘁攝（瘁病也攝猶屈也）貧無衣食而不憂懾（懾懼也）

邵國賢評　此段言有道之君尊賢禮士以故歸之士之所歸天下從之孟子曰伯夷太公二老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此段妙在語辭剴鍊句句精研

帝王所以辱敬者天　冏中子

夫帝王之所以辱敬者天也（尊敬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撫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

王李徵評　論帝王而後兼及臣職文有節脈最可法

利重威大　冏中子

夫帝王者其利重矣其威大矣徒懸重利足以勸善（勸也勸也）徒設嚴威可以懲奸乃張重利以誘民操大威以驅之則舉世之人可令冒白刃而不恨赴湯火而不難登云但率之以共治而不宜哉

李性學評　賞罰者治之具非所以爲治也此言重利大威率之以共治尤深刻之論

帝者與師處　鶡冠子

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主與徒處故德萬（一作）人者謂之儁（儁者知哲人之謂也）聖德千人者謂之豪（此以獸之豪豕制名也）德百人者謂之英（此以草之英制名也毛詩傳曰萬人曰英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曰英今此又以萬人曰俊百人曰英蓋莫可考合人物志曰獸之特者爲雄草之秀者爲英偶是雄張則是英此之）言近德音者所謂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貴者有知富者有財貧者有身（無知也故賊無財也故貧所有者特天地之委形而已總括有）散謂之身象象信符不合事舉不成（一本云事舉不成不死不生）備見謂之形當騎何之地貨計功而償權德而言王鉄在不斷不成是以就其爲哉此孰能使營

王鳳洲評　帝與師處數語淮南已有此論此特敷衍

更詳末信符數句何等爽亮絶創一世

○聖化類

○○無爲而民自化　老子

以正治國以主也天使正身之人使至有國也以奇用兵奇詐也天使詐偽之人使用兵也以無事取天下以無事無爲之人使取天下爲之主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illegible]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天下謂人主也忌諱者防禁也令煩則奸生禁多則下詐相殆故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利器者權也民多權則視者眩于目聽者惑于耳上下不親故國家昏亂人多伎巧奇物滋起人謂人君百里諸侯也多知伎巧謂刻畫宮觀彫琢服章奇物滋起下則化上飾金鏤玉文繡綵色日以滋甚法物滋彰盜

賊多有法物好物也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則農事廢饑寒並至故盜賊多有也故聖人云謂下我無爲而民自化聖人言我修道承天無所作爲而民自化成也我好靜而民自正聖人言我好靜不言不教民皆自忠正也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徭役徵召之事民安其業故皆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我常無欲去華飾則民隨我爲質樸也

歐崙山評　治國必有政事用兵必須詐術二者皆爲有心無爲而爲則可以得天下之心下言有心之害皆詮語也

五帝之治天下　鬻子

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晝代夜然日月運明始終不息故昭昭然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若道大不偏可以崇顯故其道首首然萬世爲福萬世爲教者唯從黃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首首始也言五帝之道常爲萬代之始使世常能加也帝王之功莫此爲盛故百代不易爲福爲教君王欲緣五帝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久言君王但循五帝之道而常行所無爲管則可以長保宗廟社稷以爲人始也

蘇石水評　五帝道之祖也故言治道以五帝爲首

成教易俗　莊子

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因其自搖而搖之則非爲也因其自蕩而蕩之則非動也使之成教易俗一句總結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言民賊心自滅獨志自進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illegible]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溟涬甚貴之也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居者不逐于外也心不居則得不同也

王帶河評　此大聖教民成性乃聖治之神也

聖人內修其本　淮南子

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能無爲故物之化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所謂不爲者因物之所爲順物之性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循然

直也。

王陽明評　起頭數句意義玄與今人如何解會求無治四句有絶處逢生之妙

○○○無爲而天下自和　淮南子

聖人之治也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隨自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洞然無爲而天下自和淡然無欲而民自樸兼包海內澤及後世不知爲之者誰何故曰不知誰何也道無姓公自當然也

相賓明評　詞語洞達摹寫無爲之治字字須當熟誦語語尤堪玄想

天下均平　淮南子

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

茅鹿門評　前半段論以道爲治後半段論治世之物力只是適用亂世之物力只是不適用而已

○○矜服性命之情　呂子

聖王之德融乎若月之始出極燭六合而無所窮屈昭乎若日之光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無所屈而意不可障精通乎鬼神深微玄妙而莫見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黔首畢樂其志安育其性而莫爲不成故善爲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黔首已親矣名號已章矣

馮汝迦評　聖人明並日月神合於大一得天之精所以不可及未善爲君數句足盡聖化之本全啓珠聯合

○雙名理淵深暢快之文。

無宿治　商子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則農不敝農不敝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

王澄川評　官若擾農則民無餘日矣大聖之治農者于此段議論極妙

○○以天下治天下　關尹子

聖人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

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
自然天下不外一道順道之自然是因天下以治天下無絲毫智力雜于其間堯舜等聖人之治不過此
楊升菴評　此段言以天下治天下便是無爲之化然
句自然二字何等妥貼文有自然之妙

勞一身而安萬世　鹿門子

或曰聖人汲汲于民至若堯如腊舜如腒其勞至矣子已
安乎曰勞者勞于心也勞一心而安天下若禹者股無胈
脛無毛其勞亦至矣勞者勞于身也勞一身而安萬世者
也古者有殺身以成仁者況勞者歟嗚呼吾觀于今之世

諂顔媮笑辱身卑己汲汲于進如豎貂者幾希
薛德溫評　安天下安萬世正堯舜禹之以心求道者

聖化出于三皇　鹿門子

聖人之化出于三皇成于五帝定於周孔其質也道德仁
義其文也詩書禮樂此萬代王者未有易是而能理者也
茅鹿門評　五帝三皇之治乃萬代不能移易者此段
詞語抑揚議論闊遠如遊華胥登化人樓臺窅然喪其
六合者也

同一治而明一統　孔叢子

人執一政以繩百姓持一槩以等萬民所以同一治而明
一統也
李光垣評　三疊文法的是孔叢家數最可作文家法
祖

五帝三皇之政事　鬼谷子

聖人見萌芽巇罅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抵而塞之不
可治則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
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諸侯相抵不
可勝數當此之時能抵爲右自天地之合離終始必有巇

隙不可不察也察之以捭闔能用此道聖人也
王奎徵評　言塞之者如救弊補偏之說以五帝三王
之事照之便明末言即天地之必有巇隙因以明道體
之聖人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　墨子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
愛則治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馬君常評　一段俱論聖治主意結在末句末句有千
鈞力

聖貴忠臣正士　　亢倉子

草鬱則爲腐樹鬱則爲蠹人鬱則爲病國鬱則百慝並起危亂不禁所謂國鬱者主德不下宣人欲不上達也是故（鬱者有所隔之謂）聖王貴忠臣正士爲其敢直言而决鬱塞也君已役禮賢

君自主君耕后蠶蒼生自化由是言之則賢良正可待不日求求得其賢也蒼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堯舜有爲人主之勤無爲人主之欲

梁無知評　起語極甚忠言聖王貴忠臣正人君自盡其道可爲君道法償千古不易之定論也

聖人易治同理　　桂巖子

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已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数也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所開天下無二道故聖人易治同理也古今通達故先賢傳其法於後世也

王鳳洲評　法天法聖二意乃聖化之總

道莫大于無爲　　雲陽子

夫道莫大于無爲行莫大于謹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漠若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承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爲也乃有爲也

丘瓊山評　首二句乃一篇眉頭中段見舜與周公微有優劣總見聖治無爲之意

○君道類

○○民之化道如神　　荀子

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故（故者共故安于故習）故明君臨之以勢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

胡栢泉評　勢道命論刑五者乃明君化民之道莫神于此尤取其詞語悠揚堪入時調

居上御下　　尹文子

人君處權乘勢處所是之地則人所不得非也居則物尊之動則物從之言則物誠之行則物則之所以居物上御羣下也

何牛莪評　爲君居上御下之道千古不過如此

○○與民同勞逸　　尹文子

為人君不可弗與民同勞逸憂故富貴者可不顧貴賤者人君不可不顧萬民不顧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願戴所不願戴則君位危矣危莫甚焉禍莫大焉

族晉陽評　此篇見君民一體當勞逸偕同

貴以身為天下　老子

寵辱若驚（身寵亦驚身辱亦驚）貴大患若身（大患畏也若至也貴大患畏其身也）何謂寵辱（問何為寵何為辱寵者尊榮辱者恥辱反身還自問者以曉人也）為下得之若驚（得寵榮驚處高位如臨深危也貴不敢驕富不敢奢）失之若驚（失者失寵處辱也驚者恐禍重來也）是謂寵辱若驚（解上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復還自問）何故畏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有身則憂其勤勞念其飢寒觸情從欲則遇禍患也）及吾無身吾有何患（使吾無有身體得道自然輕舉昇雲出入無間與道通神當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則可寄於天下（言人君貴其身而賤人欲為天下主者則可寄立不可以久也）愛以身為天下者乃可以託於天下（此言人君能愛其身非為己也乃欲為萬民之父母以此得為天下主者乃可以託其身于萬民之上長無咎也）

羅近溪評　此篇首先提兩句下面卻解何謂者不足言也以得失為驚動即是患得患失也末寄托二字有天下不與之意此章兩何謂自有兩意乃古文之妙處

萬乘身貴重靜　老子

重為輕根（此物重在下能載輕故日重為輕根）靜為躁君（靜則可以鎮躁故日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輜重車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遠榮華而超然安處）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萬乘之主天下重器而可以身輕天下乎必重以重君之輕而靜以制君之躁）輕則失臣躁則失君（輕則失其輔矣而躁則失其主矣）

族晉陽評　首句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末句輕則失臣躁則失君首末相關何等玄妙

人君執無源之慮　桂巖子

為人君者執無源之慮行無端之事以不求奪以不問問（一作）吾以不求奪則我利矣彼以不見出則彼費矣吾以不問問則我神矣彼以不對對則彼情矣故終日問之彼不知其所對終日奪之彼不知其所出吾則以明而彼不知其所亡故人臣居陽而為陰人君居陰而為陽陰道尚形而露情陽道無端而貴神

焦弱侯評　意求莊列而刻削出之故意無不徹理無不遁末句何等元神

必先正其本術　子華子

是以欲治其君將以有為於是者必先正其本
而不搖保其誠而弗虧夫然後出言以副情端意以明指
世雖亂也俗雖汙也而曰感不效于影響者吾斯之未能信

王奎徴評　必先正其本以下意調有歸結

君者父母宗子　橫渠子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繼承天地）

統理人物則大君故為父母之宗子輔相于時保之子之
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故為宗子之家相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
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至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

蘇石水評　末二句是做工夫處

思事雲亭追漢穆

夫居四海之安處九層之高上鑒沖漠下瞰苑囿（閱其靜）
息則必思事雲亭追軒穆者矣

鄒少春評　昏昏世主讀此自當猛省

○人君之柄　淮南子

人君之柄非必萎然不自總也（萎靡不振）而後移於下操失其要則雖在己未嘗不在於人（言當操得其要亦非必鎮然獨運）
而後歸於上操得其要則雖在人未嘗不在於己

陸葵日評　人君操得其要不論其在人在己

君臣上下同心　淮南子

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有掘穴狹廬（此宮室之崇）
無所託身者明主弗樂也肥醲甘脆非不美也（此飲食之厚）然
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明主弗甘也匡牀蒻席（此居安之具）
非不寧也（匡安也蒻細也）然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

明主弗安也故古之君人者其慘怛於民也國有饑者食
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披裘歲登民豐（年熟而足富）乃始縣
鐘鼓（以愛規之）陳干戚以象太平之治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
哀人（言皆樂也）

李九我評　此段見明主不為一己樂當為天下樂來

君臣上下同心便是太平之象也

○勿攖之謂天子　呂子

始生之者天之所養天之所生而勿攖之謂天子也（攖擾也）
子以全天為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

立官以兼民正、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爲立之矣。修兵者以備寇也、修兵而反以自攻、則亦失所爲修之矣。

方初菴評　論君道而首言天地、次言天子以全天爲、故是君道與天道合也。千古不朽名言、文家最宜熟玩。

○○知反之于己身　呂子

孔子見魯哀公。公曰：有語寡人曰：爲國家者爲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爲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不出於門戶而天下治者、其唯知反之於己身者乎。

侯晉陽評　只正者正也一句、足盡此篇之旨。

玄德化馴　莊子

舜耕于歷山、朞年而田者爭處墝埆、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朞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徙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是故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

陳二何評　舉苗狄亦可以德化、況萬民之衆乎。心行之者乎、此即恭己正南面無爲而治之大旨。

○○治世在用人　文子

非淡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并覆、非正平無以制斷。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心慮、以天下之力爭。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達、群臣輻輳、賢者盡其智、不肖者竭其力、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得用人之道也。是乘輿馬者不勞而千里、乘舟楫者不游而濟江海也。

郭士俊評　其論從身治世之術、大約皆根自道德經之意、而歸重于用人、亦得治法之所尤重者。

○○惠愛足尚　列子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

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
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
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
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
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臣有道於此，使天
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
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耶？（虞卿大夫士民之上，故言四累也。）宋王曰：此
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
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

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
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卽孔子墨子道不過此也。）宋王無以應。

綠漪園評　能使天下人皆愛利，則亦何用乎勇有力
也。借孔墨乃所以勸宋王耳，未可以爲眞能遊遇之也。

不貴伺察　　列子

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
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
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
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群盜謀曰：
吾所窮者郄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
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
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
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
有恥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群盜奔秦焉。

屠赤水評　此見盜不可以伺察盡，而可以道德化。彼
郄雍以察察爲明，取死之道耳。後段卽荀子之不欲，雖
賞之不竊之意。

夏商興亡　　屈子

啓九辯與九歌兮，（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夏康娛以自縱。不
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乎封狐。固亂流其
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
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殺而不忍。
日康娛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
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
殷宗用之不長。
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

而不顧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唐荆川評　太康以後皆暴君禹湯以後皆賢君月傳生不逢時不値賢君而値暴君也然以楚君之闇而猶自哲王益屈子以堯舜之耿介湯武之祗敬望其君不敢謂之不明也其忠君之意臣子之道乎

四亂二亡　管子

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嫡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

官無能此衆亂也桓公之時妻妾之分不明嫡庶之位不定大臣小臣任使不以道故管仲言及此四者無別主失其體羣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族矣國之幾臣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失族于內失援于外此二亡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必德官必忠信必敬

陳居一評　此即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之意管子可謂知本之言誰謂徒恃富強哉

君無得罪於民　晏子

景公遊於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於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曰使君無得罪於民此即爲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之意也公曰誠有鄙民得罪于君則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于是賜封人麥丘以爲邑

楊椒山評　民載君則爲共主叛之則爲獨夫故君不可得罪于民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此說是也

德力富兼人　荀子

凡兼人者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貴我名聲美我德行欲爲我民故辟門除塗以迎吾入因其民襲其處而百姓皆安立法施令莫不順比是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俞強是以德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勢故民雖有離心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戎甲俞衆奉養必費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兵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貴我聲

名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貨求寵飾虛聲以求歸
我食若是則必發夫掌節之粟以食之
之財貨以富之良有司以救之接之
三年然後民可信也
而權彌重兼人而國愈貧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
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

袁中郎評　語云德者萬人之宰也聖人形德于己而四荒莫不願者人主不務以德兼人類屑屑于富力間焉非善為國者也又曰荀子此文雙關照應體裁亦極其妙

明主必禁無用　韓非子

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于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于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庭而政不免于亂行身者競于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處岩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亂此其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

湯霍林評　條論士風議切時事如隔垣而洞五臟症韓子有激之言故碌碌乃爾

明主急當務　韓非子

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為衆人法而

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智之論則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待貴不欺之士貴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脩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

無好詐矣

黃貞父評　尙法術而輕智信此亂道也凡韓非之術大謬之甚雖云有激之言然使行之者馴至于秦之暴孰成之哉故存此段以爲讀者之戒有心經世者其毋蹈焉

君貴有權　韓非子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于宰尹（宰君庖則商人輕君而重宰尹矣（宰尹者也）以其權屬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于樂正（樂正官之長也）則瞽工輕君而重于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于寵人（言左右寵幸之臣也）則臣下輕君而重于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托食于國者也（言若無位而寄食于國者也）而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饑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宰于君則不可使也今生殺之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也柄在人臣則君（命令）而民不從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鼷鼠同滅萬家必不用其厚富而與監門同資有上之君說人不能利惡人不能害（禍福不由己則不能以好惡人）索人欲畏重己不可得也人臣肆意陳欲曰俠人主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曰驕人主輕下曰暴行理同實下以受譽上以得

非人臣大得人主大亡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貴臣者爵尊而官大也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重臣者有權所云重人者）也明主之國遷官襲級官爵受功故有貴臣言不度行而有僞必誅故無重臣也

許鍾斗評　盼威福不自己出則人不畏利不行亦可云知言然以明主有貴臣無重臣亦未得感有一德之旨讀者止取其文可也

○○懷道得民　陸子

夫建國彊威辟（同闢）地服遠者必得之于民欲立功興譽名流光顯榮華者必取之于身故據萬乘之國持百姓之命苞山澤之饒主士衆之力而功不在于身名不顯于世者乃統理之非也天地之性萬物之類懷道者衆歸之恃刑者民畏之歸之則附其側畏之則去其域故設刑者不厭輕爲德者不厭重行罰者不患薄布賞者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疏遠也

莊九徵評　得天下者得其民民不可以刑罰威而可以道德聚其知本之論乎

○○居高履危　陸子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
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
義爲巢乘危履傾則以賢聖爲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
昔堯以仁義爲巢舜以禹稷契爲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
固然處高之安乘克讓之敬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堯典光被四
表格于上下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功垂于無窮名傳于不朽蓋自處得
其巢任杖得其材也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
以趙高李斯爲杖故有傾仆跌傷之禍何哉所任非也故
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義者彊杖讒者滅杖賊

者亡

馬君常評　自古危亡之禍多基于驕奢淫佚則處盈
滿者何可不爲謙卑之思易既濟之初九曳其輪濡其
尾無咎此段文意正與互相發

無德速廢　楊子

或問秦楚既爲天典命矣秦縊灞上楚分江西興廢何速
也（沛公十月至灞上子嬰係頸以組而降故謂之縊羽與
江東子弟與兵卒敗于垓下以江東言之故謂之西楚）
曰天胙光德而隆明懲昔在有熊高陽辛唐虞三代咸有
顯德故天胙之爲神明主且著在天庭（天庭謂天帝之庭）

是生民之願也厥饗國久長若秦楚彊閱震撲胎藉三正
播其虐于黎苗（閱闘也撲猶言擊也三正天地人也胎藉猶言假揺也黎苗九黎三苗也布其虐焉）
（子九黎之屬德三苗之不恭）子弟且欲喪之況于民乎況於鬼神乎廢
未速也

曾元賓評　垂戒后世使人知哀秦楚而監之蒸皇夫
無親惟德是輔故有德者王無德者亡理所固然何廢
秦楚

先自治而後治人　楊子

禮樂征伐自天子所出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者卓矣

或曰人君不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爲國張其綱紀謹其教
化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蒞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之以
正則下不相詐脩之以禮義則下多相讓此君子所當學
也如有犯法則司獄在若或亂曰綱紀曰惡在于綱紀曰
大作綱小作紀如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羅網惡得一日而
正諸或曰齊得夷吾而伯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
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

張賓王評　治人必先自治此至當的確之論也及其
臣王莽以竊漢卒以致敗不能自治則不能治人楊雄

眞知言哉盍以其身驗之矣

得民根于得心　　楊子

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皐陶之謂嘉。或曰：邵如之何？曰：勖之而已。庳則秦儀鞅斯亦忠嘉矣。也此所以徵言乎漢臣而爲王莽之相者。曰：堯舜之道皇兮，夏殷周之道將兮，而以延其光兮。或曰：何謂也？曰：堯舜以其讓，夏以其功，殷周以其仁。或曰：食如蟻，衣如蠶，兩輪駟馬，金朱煌煌，無以泰乎？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爲泰。不由其德，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

翻者有紱夫之印綬，印綬之微者也。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五謂仁義禮智信也。曰勉。能一勉而修則五得之矣。曰：力有扛洪鼎，揭華旗，智德亦有之乎？曰：百人矣。此乃百人。德諧頑嚚，和萬國。或問：天地形不測，百人乎？知情天地，形不測百人乎？或問君。曰：明光。問臣。曰：若禔若顓，敢問何謂也？曰：君子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顓而承其上。或曰：事異乎？曰：聖人德之。

用德者末也，本末之不偹而存者，末之有也。天地之得斯民也，得斯民之得一人也，得一人之得心也。

李九我評：舍民別無以得天地，舍自己一心別無以得民。此大學正心而後成齊治之化，眞稷契皐陶之言謨也。惜楊子言合而行背耳。

貪求當愼　　孔叢子

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水焉。以示東方諸侯。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周穆王大征西戎，戎獻錕鋙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有也。王曰：火浣之布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垢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王曰：今何以獨不至？對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至，此以素防絕之也。然則人主貪欲，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不愼也。

錢鶴灘評：切玉刀、火浣布，西戎之異物也。然錕鋙之劍世蓋有之，而火浣之布未之得見，則其有無眞僞不待辨，特假秦王說以示規戒之意，亦因事納愍可以

明鼠以…思兼并諸國日…進優倡而退
防農務重兼并而輕民命征伐不恤民命
儒雅碩儒博雅之士則退之不用厚嬖幸而薄戰士流聲色而忘庶事
先副遊而後聽斷數苦役而疎搞賜工造費好不急之器
之巧珍玩　圈聚食肉靡穀之物　少子○鹽○晏○　好狗馬珍　然則危亡不可以
怨天微弱不可以尤人也　此則不思保邦不恤民命王于危亡則弱安可怨天尤人

王守仁評　此人主貴思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藉英
賢進長策則人主雖從容逸樂于君道亦無妨矣此篇
元本上究極又言晚近昏惑之主邪正不辨淫刑以逞
自恃其能而不近仁賢不親古訓恣逸樂而不恤民命

不顧國家未有不危亡文字秀雅可以熟讀

逸於得人　桓子

輸子之制材木也正其規矩而槃枘調師曠之諧五音也
正其六律而宮商調當世之工匠不能調其槃枘則改規
矩不能協聲音則變六律是以槃枘刺戾而不合聲音泛
越而不和夫舉規矩而知宜吹律而知變上也因循而不
作以俟其人次也是以曹丞相（曹參　漢高時）日飲醇酒倪犬
夫閉口不言是故治大者不可以煩煩則亂治小者不可
以怠怠則廢故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以為卿相其政察察

自以為明察察可以為匹夫夫綱維不張禮義不行公卿
之之意
之憂也宗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曰俊乂在
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庶尹眾官也允信諧和也）言官得其
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
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而已故任能者責成而不勞任己
者事廢而無功桓公之于管仲耳而目之故君子勞于求
賢逸于用人

徐玄扈評　求治愈煩為法愈亂法藉憲令之可守者
何以更張為耶故曰大人作而後子弟循聽棄祖宗之

舊法以肆其富強之術者謬也然守法尤藉賢才才得
則官無邪官無邪則庶職理帝之與王王之與伯治功
雖異而薦賢為國異世而道同也

君貴納善言　劉子

越劒性鋭必托槌砧以成鈍銛楚栝質撓必資榜檠（步反）
（音敦　造弓以成弊切　昆）弓人性雖敏既藉善言以成德行
（之器也）
故槌砧者夷不平也榜檠者矯不正也善言者正不善也
人目短于自見故借鏡以觀形（鏡所以照形之妍媸）髮拙于自理
假櫛以收理…心閣于自照故假言以察行也（言箴師也）

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而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宰臣也故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此戒爭臣之不可無也)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文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爭之臣而忘天下矣

蘇石水評　國家以諍臣存無諍臣亡諍臣之係于國家不重歟君人者可以惕然思矣

藏財于百姓　韓嬰子

衛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皆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三日三夜)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

矣(言其臺之焚爲善)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而救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有說以解之則得生無詞以解則誅死加焉)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于天下(王者以天下爲藏)諸侯藏于百姓(藏寶于民間)商賈藏于篋匱(若商賈以篋匱爲藏)今百姓之于外短褐不蔽形(民不得衣)糟糠不充口(民不得食)虛而賦斂無已(民間已空而尚徵斂民)已取大半而藏之臺(民所儲者盡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桀紂猖獗游內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是以湯誅之爲天下戮矣今皇天降災于藏臺是君之福也(非天之禍)而不知蚤悟亦恐君之爲隣國笑矣公曰善自今以往請藏于百姓之間

李愚公評　此即人君以天下爲家之意有若曰百姓足之章即此意也韓嬰可謂得理財之本者矣

禍福已出　韓嬰子

傳曰(言禍福分明如見)驕溢之君寡忠口惠之人鮮信故盈把之木(傳一書所載之小者)無合拱之枝(言兩手所圍之大者小木無大枝也)汙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淺水豈有大魚漢賈誼賦云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根淺則枝葉短本絕則枝葉枯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禍福自己出也

孫臨鶴評　此即禍福無不自己求之之意君而驕詐以失乎

○鑒古危亡　韓嬰子

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言興替倍例)故無常安之國(國不能常安而無危)無宜治之民(民不能常治而不亂)得賢則昌不肖則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鏡之別妍媸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古足爲今之鑒)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如桀紂之危)而不蹈襲其所以安存者(如湯安存其國)則無以異乎卻行而求逮于前人(卻步而求追前人)不知爲更視

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車不誡是以後車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爲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爲之故殷可以鑒于夏而周可以鑒於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包儀甫評　夫鑒古所以知今今人明知古人危亡而已復蹈危亡者則以前車覆轍而後車不之戒也哀哉

三王反本　韓子

夫五色雖明有時而渝（色雖鮮明有時改變）茂之木有時而落（木雖茂盛有時剝落）物有盛衰不得自若（物之盛衰不能盡如其意）故三王之道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務本而已將以正惡扶微（邪道則正扶衰）

紕繆淪非調和陰陽順萬物之宜也（道足以調燮輔相）

萬日章評　大抵物極則必反三王之道雖後先一揆然其間因革損益自有變而通之與時宜之此論甚是確當

誠能動物　韓子

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一誠足以感動三軍）昔者楚熊渠子夜行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爲石石爲之開而況人乎夫倡而不和動而不僨中心有不全者矣夫降席而天下治求之己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來賓（來歸於我）誠德之至也色以形于外也

高始終評　一誠所鼓靡所不爲誠能動物信哉德不誠于己而欲求人之信者未之有也

儉可足民　譚子

懸雕籠事玉粒養黃雀黃雀終不樂垂禮樂設賞罰教民生民終不泰夫心不可安而自安之道不可守而自守之民不可化而自化之所以儉于臺榭則民有餘力儉于

寶貨則民有餘財儉于戰伐則民有餘時不與之猶與之也不取之猶取之也海伯亡魚不出于海國君亡馬不出于國

丘瓊山評　此言儉可足民亦可足國亡魚亡馬之喻最中人未肯綮

儉可爲大人師　譚子

孔童拱手誰敢戲之在乎糊樕也牧豎折腰誰敢背之豈在乎刑政也有賓主之敬則雞黍可以爲大烹豈在乎簫韶也（簫韶舜樂也虞書云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有柔淑之態則荊荂可以行

婦道豈在乎組織也而王者之制設溝堤以御之陳粢盛以備之畜聚帛以養之張關檻以遠之豁有借于民不得不藏有私于己不得不防夫能張儉之機民自不欺用儉之私我自不疑夫儉者可以爲大人人之師

方孟旋評　此言儉之足法不在從者張儉機用儉私

自是不經人道語

人君保身以保民　魏子

古之人君以天位爲至難至危如履虎尾如蹈春冰如恫瘝乃身是故師氏可朝僕臣正位太史奉諱工師誦詩御瞽幾諫巫史後先卜筮左右無一時可縱弛（此段要時時警省使身之精神不息）庶賓在位三恪助祭夏士在廷殿士在廟警民在甸夷隷在門無一事不戒懼（無怠無荒方是天下之主）（此段要事事兢業使身之精神不息）蟲飛而會盈日出而視朝朝退而路寢聽政日中而考政夕而糾天刑日入而潔奉粢盛然後即安無一刻可暇逸（此段要使身常存于政）乎天理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女使投環彤管記過無一息可肆欲（此段嚴于出入使身不墮于人欲）夫人主而猶如此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也

孫功甫評　從周禮中采出條件一一皆是保身之正道一一皆保民之大道人主不可不置一座右以存儆惕

○清心知人　石子

巍巍巨唐女后亂之于前（武后）奸臣壞之于中（楊國忠李林甫）宦官覆之于後（楊思勗高力士）考其所論可爲萬世鑑惜乎不推本而言之故人主欲懲三者之患其本不過有二以內則清心以外則知人能清心則女后不能亂之能知人則奸臣不能壞之宦官不能覆之自明皇言之開元能清心矣能知人矣武惠妃（女后）蕭嵩（奸臣）楊思勗（宦官）豈能以其志及天寶之際不能清心矣不能知人矣而楊貴妃（女后）李林甫（奸臣）高力士（宦官）遂亂其心清心知人其人主致治之本與

（明皇玄宗年號開元又云天寶）

沈無回評　人主心清則無物欲之蔽而明于知人獨舉一唐則凡爲漢爲宋可例見矣故欲跨漢宋請以唐爲監

人主通天下爲一身　張子

人主不可以昏昏者爲天（君心以天爲心）當求諸視聽言動之則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汝總在帝心一念（一念纔不是便是）

上帝震怒人主尤不可孤立堯舜明目達聽通天下爲一身若紂則爲獨夫矣

巢伯禎評　帝天之命貞在民心人主以天視民而不背蒼蒼之天則幾矣武王伐紂聞誅一夫未聞弑君者也

清心虛己　　　　　范子

人君以一人之身御四海之廣應萬務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役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涖之虛己以待之如鑑之明如水之止則物至而不能罔矣夫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唯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唯其正也我以其正彼以其邪我以其直彼以其佞何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辨一念不誠則心且蔽矣邪正何能辨乎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見也已不明故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也況不誠而能動物乎

遁伯謙評　人君誠能清心虛己則一正可以正百邪一直可直百佞不然亦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已不直而能直人明鏡止水之喻萬古格言

○遠便佞近忠直　　　　　朱子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修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疏未有可以兼收並畜而不相害者也

顏九疇評　君子小人不容並立自古爲然但君子難親小人易狎真如冰炭薰蕕之不相入人君不可不辨之早

人主貴恭儉　　　　　劉子

恭儉不出于天性而出于好名好名之心衰則奢侈必甚明皇初節儉焚錦繡珠玉于前殿唐開元四年命出錦繡珠玉焚于殿前欲人知之此好名之弊也而後爲奢侈故當時議者見其所焚知其必有末年之弊若仁宗則恭儉出于天性非

大臣問疾何由見其黃絁被漆唾壺故四十二年如一日

也史稱宋仁躬行恭儉四十二年如一日其天性然也

潘義繩評　恭儉不可以聲音笑貌爲其唐玄宗之謂

不侮不奪宋仁宗實有之矣

以天之心爲心　眞子

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文勢高佳論自是珠玉之論

蓋父母之于子鞠育而遂字之仁也懷扑而告戒之亦仁也此言父母愛子鞠育而不廢鞭扑

君之于臣爵賞以褒勸之仁也刑罰以懲礪之亦仁也此言人君馭臣爵賞而不廢刑罰

天祐民而作之君其愛深望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媿則天

爲之善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亦之譴而災異形焉語切當

災祥雖異所以勉其爲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天心仁愛無所不至

爲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爲心乎

劉青岳評　以父母愛子人君愛臣形起天心仁愛人君災祥並行而不悖此爲君者所以不可不知天心

聖王以敬爲本　眞子

三代聖王以敬爲脩身立政之本故伊尹周召公皆古聖賢而所以啓迪其君者一敬而已敬則爲堯舜爲禹湯爲文

武不敬則爲有苗爲有扈爲獨夫受有苗舜時三旬造綸行者獨夫紂王時者有扈啓時成分爲五所誅一夫紂也聖狂之所以分治亂之所由判未有不

出乎此者敬則可以爲誠矣此者敬之工夫誠之功用至大求其用力之

地曰無妄也不欺也悠久不息也盡此三者而誠之體具又推本于用力更進一層

矣若實奢而文之以儉實暴而飾之以仁樂諫佞而外爲納諫之名愛奸邪而謬爲敬賢之貌此妄也非誠也此即恭儉

不可以聲音笑貌僞爲于外修飾于大庭廣衆之中而放肆於深宮閨

燕之地矯揉於親近君子之際而發露于昵比小人之時

此欺也非誠也此即以欺己者而欺人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敬畏未幾而慢忽

繼之儉約未幾而後泰驕之勤怠之靡常而暴棄之不一

凡此者皆非誠也即非敬也

姚承菴評　此言敬則爲聖君不敬則爲暴主一念敬肆之分即千古聖狂之別其誠闇危微之大訓而爲帝王立一大防矣

人君動必有畏　范子

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其御中宗曰嚴恭寅畏

太王王季曰克自抑畏太王王季出畏字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夫爲人

君動必有所畏此盛德也不然以一人肆於民上何所不

至哉。（以一人肆于民上，是人君不知自愛；故天下亦不知畏人君，其可忽乎哉。）
庚晉陽評　自成湯至文王，諸君無一念不敬天敬民，
如是謂無所不畏。

辨言在實見　郁離子

直言人皆知其為忠，而卒不能不厭；（而言終至於厭聽）譏言人皆
知其為邪，而卒不能不惑。（讒言人終為其所惑）故知直言之為藥石
而有益於己，（藥石能生我也）然後果於能聽，（而誠聽之矣）知讒言之
為疾疢而有害於己，（其疢之毒殺我者）然後果於不聽。（而不聽之矣，知其為讒之害）
是故善為忠者，必因其利害而道之；（此直言之善也）善為邪者，亦
必因其利害而欺之。（此讒言之惑人也）惟能灼見利害之實者，為
能辨人言之忠邪也。

陳二何評　直言讒言，貴乎自知，知則有以辨之，而忠
邪自分；不然，胸中無一段灼見利害之原，則忠邪幾乎
無辨矣。

臣道類

人臣各守其職　淮南子

幅之人各便其器，不得相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
[illegible]為其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抱壺而度水者，抱
而蒙火，可謂不知類矣。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
若蹀薄冰，蛟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言常懷戒懼，恐失治于民，民不附也）

張玄超評　議論臣道千古奇特，詞語句法超越諸子。

無私故能成其私　淮南子

公儀休相魯，（公儀休，魯博士也）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休不受。（獻魚者）其
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怪其所好不受，所以為問）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唯言
已嗜魚，故不受人獻魚）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也；（給，足魚）
毋受魚而不免於相，（毋受人之獻，則得相也）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
為人為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傅湯銘評　公儀休見織帛，怒而去其婦；見食葵，
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女子利乎？」茲嗜魚
不受，亦此見也。

爵亦高志益下　列子

狐丘丈人（丈人，老而杖於人者）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
叔敖曰：「何謂也？」（問其怨）對曰：「爵高者，士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
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
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

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

鄒四山評　叔敖亦楚之良也胡其言如此

先德後刑　文中子

古之爲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今之爲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已

茅臺山評　此段見古今從政不同如此

多忠少欲　管子

月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

智也爲人臣者之廣道也爲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家富而國貧爲人臣者之大罪也爲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爵尊而主卑爲人臣者之大罪也無功勞于國而貴富者其唯尚賢乎

余爾錫評　只多忠少欲四字臣道備矣

盡忠竭誠　小荀子

人臣之義不曰吾君能矣不我須也言無補也而不盡忠不曰吾君不能矣不我識也言無益也而不盡忠必竭其聦明其從盡其義斯已而已矣不已則奉身以退臣道也

故君臣有異無乖有怨無憾有屈無辱

汪南溟評　忠臣事君心術當如此爲臣不可不察丁此語

〇人臣能致其君　子華子

夫人臣能致其君能有所不爲然後可責之以有爲人臣能有所不爲然後能無不爲也本也未能無不爲也能有所不爲矣

陳明卿評　筆勢如轉圜又似盤珠

人臣常竭誠悉力　桂巖子

爲人臣者法地之道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高下險易堅更剛柔肥臞美惡累一（累一字無）可就財（財同裁）也故其形宜不宜可得而財也爲人臣者比地貴信而悉見其情於主主亦得而財之故王道威而不失爲人臣常竭情悉力而見其短（短一作長）使主上得而器使之而猶地之竭竟其情也故其形（形一字無）宜可得而財也

鄒東郭評　筆力弘徤指詞委宛以臣道地道形論妙不可言

人臣法象于地　佳巖子

為人臣者其法取象於地故朝夕進退奉職應對所以致貢也供設飲食侯視疾疾所以致養也委身致命事無專制所以致恭也竭思寫情不飾其過所以為忠也

姜鳳阿評　先以地配臣尊卑之分截然後數語曲盡忠臣心事

陳堯舜稱湯武　雲門子

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昌披傷羿浞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淹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

陳二何評　何何激切讀此文令人長太息

竭忠臣而事君　玉虛子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為正（忠臣之言憤懣如吾而）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應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此皆指天自誓之詞六神日月星水旱四時寒暑也嚮對應服服罪之詞）竭忠誠而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肬忘儇媚以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言盡忠以事君反為不盡忠者所損棄視之如肉外之贅肉然吾事君無儇媚之態以取衆違其所樂者獨）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言人臣之言行既可踪跡而情貌不變而人君日以其身親見之故所）其最能察夫忠邪之辨益其所以驗之不在于遠也

楊升菴評　此段言已忠信事君可質于神明而為讒邪所蔽進退不可惟博採衆善自處而已乃臣之道也

為使不辱　晏子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為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狗國謂狗行無義之國也）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晏子善言）儐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

而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為使乎晏子曰齊命使各有所主（謂有賢有才）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方孟旋評　楚以狗門待晏以狗國郤且自安不肖使楚是自取正以卑楚詞直氣壯可謂一言勝十萬之師而君命不辱矣

直諫晉溺　晏子

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刷涕而顧晏子

曰寡人今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于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為之而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莊九徵評　樂生憂死觸目興悲是生死理上勘不破晏子正色立談直指出生死為寄寓逆旅不惟可以解主惑礪世教進此便入死生不二法門矣

諷諫妄殺　晏子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此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於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躬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以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于百姓兵弱於隣國汝罪當死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歎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姚承菴評　公之怒不可解養馬之獄不可救晏子乃以不爭爭之俾君無妄殺之愆民有復生之樂所全者不獨一養馬矣且其寶以數君之罪所謂度其所必敝者可為諫法

隱諫嗜酒　晏子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

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為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今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于是公遂廢酒

吳寧野評　弦章能諫晏子能使君從其諫是以古人論諫不與直而與諷

一心事君　晏子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暴強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

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吳因之評 一篇忠臣誌

人主當知所用臣　荀子

人臣之論。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恤公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為務。是篡臣者也。內足使一民。外足使距難。民親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形下如影。應卒遇變。齊給如響。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故用聖臣者王。用功臣者彊。用篡臣者危。用態臣者亡。態臣用則必死。篡臣用則必危。功臣用則必榮。聖臣用則必尊。

李小文評 天下之興亡。係乎人臣之善否。自古及今。莫不皆然。隨用則隨應。分毫不爽。聖臣為上。功臣次之。篡臣態臣皆其下。明主用臣。可不慎哉。

國家直士　呂子

齊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己能用彊弓也。其嘗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宣王之情。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用九石。豈不悲哉。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世之直士。其寡不勝眾。數也。故亂國之主。患存乎用三石為九石也。

馬君常評 前敘宣王好名而不知其實。末斷人君若不自知。則左右前後羣而阿主之好者。正直退而不明。邪佞羣而成風。國之亂亦可立俟矣。

極言與伯　尸子

齊桓公管仲鮑叔寗戚相與飲酒。酣。桓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為壽。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於莒也。使管仲毋忘束縛而在於魯也。使寗戚毋忘其飯牛而居於車下。

（知其賢舉以爲大夫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殆矣。（真心爲國者）（避席下席也）（殆者危也）當此時也，桓公可與言極言矣，可與言極言，固可與爲霸。

施存梅評　能極言非良臣不能，能聽極言非明君不能。荷兩能之，可以王矣，何止于伯。

忠臣善臣敘　　墨子

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處止一令字）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景日影也）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響聲應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翟出忠臣之義）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微諫欲其君之無非也）己有善則防之上，而無敢以告。（恐上者不）外拒其邪而入其善，尚同而無下比，以美善在上，而怨讎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戚在臣。此翟之謂忠臣者也。

陳眉公評　世之所忠臣者，君有小疵則顯揚之，幸君之有不善，可以爲直諫之門，是負忠之名，不爲君而自爲者也。不忠之甚者也。觀此可以爲忠臣定案。

○辨忠臣賊國賊　　韓嬰子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而化之，（以道及發以告之令之照化）是謂大忠也。（大忠之人者）以德調君而輔之，（以德輔成其君）（成就其君而輔成霸業）是謂次忠也。（次忠之者）以諫非君而怨之，（指摘君過致君怨怒）是謂下忠也。（下忠之者）不恤乎公道之達義，偷合苟同，以持祿養者，是謂國賊也。（賊害之甚者）若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也。（然矣報竹）（周公負成王以道進）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也。（管仲相桓公）（無遂反覆以告之，成一匡九合之績）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也。（子胥諫夫差，遂觸其怒，賜鴟夷而浮之江）曹觸龍之於紂，可謂國賊也。（觸龍曰逢迎聲色狗馬，皆欲爲持祿保位之圖）皆人臣之所爲也，吉凶賢不肖之效也。

傅燕甫評　夫君逸於上，臣忠於下，宜也。彼黃金雖積，不救燃臍之禍，是棟焚必及巢燕矣。爲臣者柰何不以公忠自處，而居其身於國蠹也。

時難　　抱朴子

抱朴子曰：盡節無隱者，可爲也；若夫使言必納，而身必安者，（○要盡○說而時字）須待時之否者也。夫姦凶之徒，嫉所不建，擁上抑下，惡直醜正，憂畏公方之彈擊邪枉，是以務除勝也，以紓其誅。明主不世而出，容君迷於皂白，（黑白不分）邪正莫辨，既不能受用忠益，或乃宜洩至言，於是弘恭石顯之徒，（元帝時）飾巧

辭以搆衆伋假公以售私姦（誣罔以售姦讒）竊其主心遂至搆令獻長生之術者反蒙立死之罪進安上之計者旋受危身之禍（進言而受誅殺之慘）故曰非言之難也誠之將難也（二句篇骨）夫以賢聖猶未免卽受故伊尹於湯至於七十也（七十說而不合）以智告愚則必不入故文王諫紂終於不納也言不見信猶之可也若乃李斯之誅韓非（秦王欲用韓非李斯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龐涓之刖孫臏（太史公曰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上官之讒屈平（屈原被上官之讒放逐遂赴汨羅以死）至于袁盎之中晁錯（吳王反晁錯本爲國遠慮袁盎反令斬錯以謝天下）不可勝載也爲臣不易豈一途也哉蓋往而不反者所以功在身後而藏器俟時者所以百無一遇高勳之臣曠代而一有履冰之徒委積夫史策悲夫時難遇也如此其甚哉由茲而言吾知渭濱呂尚之儔（呂尚釣于渭濱也）巖間傅說之屬（傅說版築傅巖）懷其王佐之器抱其遐世之才秉筆擁策老死於庸兒之伍而遂不遭文王高宗者必不皆矣（二人卽不遇者亦無得而書焉）

李卓光評　進言者貴度時毋令奸凶之徒得售其私而已至於假罪故言非難而審時爲難末言藏器待時無如呂傅以爲時難之證況納言者當以爲法也

臣品貴禮樂　楊子

或問蕭曹曰蕭也規曹也隨（蕭何規畫於前如一曹參奉隨於後不失）滕灌樊酈曰俠介（滕公夏侯嬰灌嬰樊噲酈商此四人前後輔佐高帝）叔孫通曰槧人也（秦博士二世之亂遇高祖起兵從之天下既定遂從儒士見上於漢）袁盎曰忠不足而談有餘（袁盎既殺晁錯忠不足也）晁錯曰愚（晁錯畫策削諸侯王七國反令錯得行其說智而不能自有故也）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漢書酷吏暴虐明朝服斬于東市言酷吏猶虎角翼者言其甚也）貨殖曰蚊（說明非利樂則亂樂之亦自見）曰血國三千使將疏飲水褐博沒齒然也（三千國者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于商周之世已漸并之矣故王漢但可三千而已擧大數也）

（褐博者孟子云褐寬博謂獨夫之被褐者沒終也齒年也）或問循吏曰吏也（子產公孫叔敖）游俠曰竊國靈也（季布田仲郭解劇孟原涉之徒）佞幸曰不料而已（料度也夫佞華者已以親進位非才亦不度者也）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誤絳侯勃之果霍將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三子氣可成）

王觀濤評　詳觀諸子著書獨文中子與楊雄知尊孔子茲論臣品而歸重於禮樂其亦讀子路問成人之章而有得也與

官理必遇主　抱朴子

竊爲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務察而多勞欲身代百官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此天下所以不治也

頤九讚評　逸之名人君之所欲受也然未有不明於知人而能受其逸者向使舜不任五臣而任四凶雖欲求逸也得乎故人君之欲逸者以任人爲本人君之欲任人者以知人爲先

人臣以善道事君　程子

程子曰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則即時諫止人臣以忠信善道事其君者須體納約自牖之意（易坎卦九四爻辭納約進言自牖因其所明也）必通其所蔽而因其所明乃能入矣是故訐直強果者其說多忤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如愛戚姬將易嫡庶（漢高祖愛戚姬欲立其子）是其所蔽也素重四老人之賢而不能致（四老乃商山四皓也）是其所明也四老人之力孰與公卿及天下之公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也高祖不從彼而從此者留侯（張良）不攻其蔽而就其明也

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使質於齊是其蔽也愛之欲其富貴久長於齊是其所明也左師觸龍之所以導之者亦因其明耳故其受教亦如此而已

李衷一評　人臣諫君攻其所蔽譬猶水之投石不相入也因其所明譬猶石之投水入無不深也留侯左師二事真千古人臣因明啟君之妙法也非程夫子道達君情不能道訓至此

出仕當去時弊　適二子

王子謂仵子曰子疾且瘳矣（瘳愈也）何爲乎歸仕（歸致仕也）仵子曰

予疑子乎予語子予聞之病國者六病君者八病民者四淫爵褻刑毀階裂憲（憲法也）離德竊權六者病國莫大焉比佞疾貞（守正者）玩戎親險樂田厭政損威曷懸八者病君莫大焉效逆捐廉（捐棄也）滅義嗜利之世病民莫大焉故君子之仕也非以榮而已將以瘳之也吾聞之救過之餘不可以極累咎者不可以造吉習行者使負鮮不蹶矣今吾有大疾五不見於色伝廢業直忤人亢戾倦信泥古潔取讓之者（皆與時相戾也）夫仕者之謂何將上下之疾是務去而予身之不瘳其何能爲子之歸也屏慮而敍處動作而和衷披閱

而行怨其愈也而復焉夫行意有不畏義濟大者不輕以
試矣子先大夫曰務而施毋範人以慾其外有功于非取
羼先大夫之命王子乃謝曰予鄙人誠不足以知下
唐荊川評　此篇托疾設爲譏世之論病國病君病民
皆譏切時事詳而有體無箇閒字末總歸以自適有大
抱負有大經濟

爲令贄遜傳風　　適一子

畏予令遂安王子曰遂安往稱儉而淳茲不然矣羨者皆
後不守於閑而欲務濟好國之患以賈戾罪也（賈戾取）而營其

難犯而能竊上用騶焉諺謂質也夫儉刑侈者也詐譽淳
者也是唯世澤不若也而卒以及何居令者謀促恃其不（貪吏之見俗吏之變）
遯而弛民以臨不虞後至氣喪其真及於使罷彼其宿昔
之讓而一切是焉其患且倍譬不隄而咎其決曷可免矣
且夫聖莽權世明察濟偏嫌擬守故寸魚之昏施之鮮觚
裂淵毀紀鰥魚撇淪矣驅車而術貲衝之得不溺往騁而
頑吏闖濟之道也（言不濟于已往之騁而頑民吏新乃有濟之道也）抑聞之旅進
遂而迷指之其室而令之歸邑之舊也子孫歸之而已矣
榮貴抑華滋其蔡也修撫游物閑其恣也制思代頑昭其

何也明德揭典行其使也然而不復者否也且丁膽而鮮
皆通而不秋峻而系爭儉而能淳子之有也布子之有而
殆是復何悱於遂安
陳詳道評　此篇述王子往令遂安教以移風易俗返
淳歸厚是篇中立論大旨

治理不貴文法　　適一子

齊晉之民宽於理錢子往焉（往而治之也）人曰錢子諸法而明
文（文章勝則其意滅）譏戳穆以其儀茷弗獲矣子曰信然民且重宽何能獲
焉雖必亂宏惻宽而使也亦唯昭其恕思而務求百一之

也以備焉貲其顛越而因以執之也（戳謂擾民之罪而刑之也）不然授
之民命而令貲其術譬驅利獸而內之阱俾搏且噬焉其
無乃非仁人之意也乎夫矜辭者不度恃明者不凝不度
不凝其何以獲彼恥不獲而務逞焉民且罷矣無故悅而（議論到底）
意舍之揞而意戮之上下其員（謂以己意輕重其民罪之等級也）而文法
之務猶蚕蚕之民曷能與知故慘刻之敎折人懸之繫纍
之吏惡主必戮狠戾之長胝踑感焉且夫滯法者情遺情
遺法亦弊任文者實病病文爲虛是我且爲恃其能臨民
殺也惡唯惻宽之故亦曰試之矣知其仁能度能疑

明斷生焉原其有獲若曰文法一獄吏弊之矣豈以符結
下

吳伯雨評　發奸摘伏之術以何察爲明執法爲公者讀此當有愧色論語云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者此諭深辨諸法明文之不可恃到末方歸結一句乾是寸鐵殺人手段

治道類

道之所在天下歸　姜子

文王曰立斂何若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樂生而惡死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詔命乎

陸貞山評　時商辛無道天下土崩而文王已三分有二矣然文王聖明之志正合夫子至德之稱及武王孟津之會正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處而東征西怨南征北怨篚厥玄黃以迎正見天下之歸處乃知商時故家遺俗流風善政文王未耿遽受天命而俟之後人耳予乃見之深哉

利天下莫太於治　商子

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而治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姦去姦之本莫深於嚴刑故王者以賞禁以刑勸求過不求善藉刑以去刑

張玄超評　此段專言立君制法詞意俱到何法老練

治身治國　小荀子

非賢不可任非智不可從也夫此之舉弘矣哉膏肓純白二竪不生茲謂心寧省闔清淨嬖孽不生茲謂政平夫膏肓近心而處阨鍼之不逮藥之不中攻之不可二竪藏焉是謂篤患故治身治國者唯是之畏

何半我評　論治道而論及治身文之有步驟者

以道德治民　小荀子

商民由水也濟大川者太上乘舟其次泅泅者勞而危乘舟者逸而安虛入水則必溺矣以知能治民者泅也以道

德治民者舟也縱民之情謂之亂絕民之情謂之荒曰然則如之何曰為之限使勿越也堤之地亦勿越故水可使不濫不可使無流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後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後身善禁之至於不禁令亦如之

施宗銘評　以水喻民譬子或有之獨秀尚脫化盡善盡美

普天之下賴我得生育　贊山子

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

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伴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暘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

秦華峯評　此段論繼體之君易與為治盛世亂則賢聖定之而不足世治則中主理之而有餘守成之主經於一時之難反以為淫佚恣睢宜其威丁也

居位為士民長　贊山子

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為者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為勞天災流行開倉庫以烹飢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致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為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乘輪四馬今反謂薄居者為高飱食者為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偽之名使小智者大佐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枸檠而失才能并立功之實也隱逸之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

朱九青評　此段論君子以位以功故雖華不為靡雖備而不為奢何必澣衣布被以矯偽

能治天下必能養民　抖龍子

能制天下必能養其民也能養民者為自養也飲食適乎藏滋味適乎氣勞佚適乎筋骨寒暖適乎肌膚然後氣藏平心術治思慮得喜怒起居而遊樂事時而用足夫是之謂能自養者也故聖人不淫佚侈靡者非鄙夫色而愛財用也養有適過則不樂故不為也

王暘谷評　此段言仁君必恭儉恭儉正君所以自養也

除穢鋤豪　貞山子

木有獨賴而池魚勞國有強禦而齊民消故茂林之下無

豈消大塊之間無美苗夫理國之道除穢鋤豪然後百姓均安各安其宅。

汲偶初評　泛泛論起。後歸重理國之道。方是大旨。

治國之日舒以長　同中子

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民何可易得哉）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

宋九清評　末二句詳解治國之日二句。

聖主所以得其理　靈璧子

以逸而待勞則攻戰無不利（言所以二字妙）有恥且格則教化無不行。化行而衆和戰利而寇息然後證之以無事儒之以至仁此聖主所以得其理也。

陳子淵評　最得孫武兵法之要。

明君敬士察吏愛民　金門子

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治安之政者雖欲治顯榮也（文最緊嚴）弗得矣。故治安不可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主敬士察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王克卿評　此段先反起後言敬士察吏愛民便是君之治道也。妙在語詞反覆翻演有法。

為政貴淳悶　老子

其政悶悶。（悶悶不明貌）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察察明貌）其民缺缺。（分分）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政不明而民反醇太分明而民反執以知禍福之機）相倚也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五者常也奇者變也民之迷於奇正昧於善妖已非一日是以聖人方也廉也直而光也雖務為正善然而不割不劌不肆不耀則不欲其察察也

王守仁評　老子欲還淳悶之化蓋有激於時俗而思返之於古也。然有古必有今其如時勢之不可何矣。是以聖人因時立化如老子者意是而立言則戾焉者也

無欲而民自樸　老子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言刑罰雖多民卒不服也）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焦竑閣評　此節仲弓行簡臨民之旨我無欲而民自

樸可謂古今格言但聖賢重居敬一邊此專主清靜一邊所以爲不同道也

治尚清淨　老子

(所以清淨寡欲治)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伏羲作結繩而治八下後世聖人易以書字)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屠赤水評　聖人治小國使民無失業而遷徙者是上古清淨之化也若末世多民多事則不能如此矣

天下不可有爲　老子

(自然之治神器治者也)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欲取天下事而有心以爲之必是治天下不得蓋天下神器不可以有心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爲則敗執則失)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夫物之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弱或載或隳皆聽其自然而不可容心)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奢泰甚三字皆言過用其心之意聖人去之只是付天下於無心之意)

丘毛伯評　老子言聖人去甚不知時既不可無爲而斷斷必欲無爲而後已亦自入於已甚而不自知焉者也

修德知同然　老子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不謂同而同自見)修之於身其德乃眞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自身推至天下愈推愈廣)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吳因之評　善建不拔立德之遠也善抱不脫守德之固也百姓尸祝之沒世不忘猶子孫之祭祀不輟也善建善抱修之身措之家及鄉國天下德愈廣而流愈遠

吾何以知天下之同然於吾德哉亦以吾得之修善建善抱耳此老子重本之論

無私能成其私　老子

([illegible])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以天下爲一身而人皆以其身爲身是後其身而身先也)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袁中郎評　此言聖人法天地生生不息先人後已澹泊厚人百姓親之如父母故身常存此謂以無私成其私

私語短味長

無爲爲有益　老子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至柔能勝至剛者何物爲無有入于無間也）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空虛無物之地爲道之所入以是見無爲之有益也無爲之益誰則能知之）

鄒臣虎評　天不能太極而不陰陽不能不四象不能不萬物不能不有爲自然之理也斷斷乎欲必其無是天且不能也而況人乎此老子之教主所以爲邪也

爲治貴獨有　莊子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喜人同己者以爲己之見聞同出於衆人人不得而議我也既同出於衆人矣則是己之見聞猶夫人也曷嘗超出於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物物謂有一妙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徒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道自然無爲也故云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

宋羽皇評　惟心不役於外物故能爲萬物之主此等意見惟宗老子無爲之教其實暗合吾儒居敬之心

好知亂天下　莊子

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耶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前皆是譬喻此句是主意）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故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蠕蝡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三代是夏商周以下便見秦漢唐宋尤以智巧相駕馭矣）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澹無爲而悅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湯霍林評　好知以知謀相尚則高下相傾長短相較而天下多不治此莊生憤世語也大抵莊周乃老子一派流入所言皆以無爲爲主是厭叔季爲上法度紛更而

為下者愈不能安於清淨休息矣

治尚淡漠　莊子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illegible]）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豫者順適之謂問之不豫謂不順適於心而勞心以治天下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而處壙埌之野（壙埌廣遠也）汝又何帛以治天下（帛猶言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無容私焉而天下治

顧璘初評　子思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莊子亦曰無容私而天下治誰云莊生見道不分明耶觀此言足見莊生極知致治之方者矣

古治不自爲　莊子

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若無爲則不可爲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若有爲則不可爲君）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illegible]）天不產而萬物生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群之道也

黃貞父評　此南華見後世人君每事必躬親而不用人人臣每事必諉君而不爲用故發此語極可謂知治體者文亦超脫有益於舉子業茲之用筆能出衆

爲理不屑細事　列子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

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此言其治家之難何易視治天下耶）對曰（治大不治小真是○真是）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此喻一人有爲則易簡而治）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此喻兩者相制則煩擾而亂）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污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許鍾斗評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聖人得一而天下治者其至易至簡之說乎得易簡之說果如童子牧

筆而運諸掌矣至言至言

全治兼收人才　　尹文子

明主不爲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於治而不能不爲故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辨爲者極於堅僞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古語曰不知無害於君子（即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知之無損於小人工匠不能無害於巧君子不治無害於治此信矣爲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自私之善非公理也）爲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爲善與衆行之爲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此乃筆形之至也）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貴工倕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辨欲出群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群之辨不可爲戶説絕衆之勇不可與征陳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夷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

周玉繩評　獨善獨巧者非善巧之至也天下之大成事之煩雖至善巧豈能以獨理故必兼收並用庶天下無棄才而至治可幾也

治明一統　　鹿子

懷與慮者不可以立計（懷與慮謂心持兩端者不可以定計策不一也）綱紀天下勞神八極者則憂不存於家養氣治性思通精神延壽命者則志不滅於外據土子民治國治衆者不可以圖利治産業則教化不行而政令不從蘇秦張儀身榮於位名顯於世相六國事六君威震山東橫説諸侯國異謀人異意欲合弱而制強持橫而御縱內無堅計身無定名功業不平中道而廢身死於凡人之手爲天下所笑者乃由辭語不一而情欲放佚故也（此一段言政不出于一則天下不治也）故管仲相桓公詘節事君專心一意身無意外之交心無欹斜之慮正其國而制天下尊其君而屈諸侯權衡於海內化流於諸夏失道者誅秉義者顯舉一事而天下從出一政而諸侯靡（此一段明政出）一手故聖人執一政以繩百姓持一槩以等萬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統也

裘甯時評　政事不統於一則民之耳目無所從矣如

難察事六君致出多門世所以亂也管仲事一君政出於一所以霸也況聖人治天下而可以不統於一乎

文治不恃刻法　　陸子

刑重者則身勞事衆者則心煩心煩者則刑罰縱橫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廻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爲治也（舉寫文治光景）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言政簡易不事煩苛也）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驛無夜行之吏鄉閭無夜召之征犬不夜吠烏不夜鳴老者息於堂丁壯者耕耘於田（此段言養民之政）在朝者忠

於君在家者孝於親（刻法二字又透發）於是賞善罰惡而潤色之興辟雍庠序而教誨之（此段言教民之政）然後賢愚異議廉鄙異科長幼異節上下異差強弱相扶大小相懷節甲相承厲行相隨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豈恃堅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後行哉

周季侯評　　言發在於教養文字清溫新茂反吟不倦有盛治氣象彼韓商之專尚法術者視此相遠矣

平政愛民　　荀子

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政馬駭輿則莫若靜之（靜而養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惠而撫之）選賢能舉篤敬興孝弟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政矣（明白真快）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水可以載舟亦以覆舟此之謂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

哀小修評　　此段似莫緊要實真切精到之論以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勢重不可以爭競攫取欲安在於平政

恃國在自強　　荀子

事暴之國難使彊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殫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約以定盟即畔言不過日）割國之錙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十黍之重爲銖八兩爲錙）事之彌煩其侵人愈甚（彌煩更煩也不窮）必至於資殫國舉然已雖左堯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辟之是猶使處女嬰寶珠佩寶玉負戴黃金而遇中山之盜也（嬰係於頸也）雖爲之逢蒙視詘要撓膕君盧屋妾由將不足以免也（逢蒙古之善射者）故非有一人之道也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之則不足以持國安

身故明王不道也（恥辱如此難得免禍）必將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百事皆有法度）衆庶齊於下（上政均平故民齊下也）如是則近者親就遠方致願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名聲如日暴火炙赫赫也）威強足以捶笞之拱揖指麾而驅暴之國莫不趨使僻之是猶烏獲與焦僥搏也故曰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

王辰玉評　一齊而無有不齊然後百官齊於朝萬姓齊於野而強暴之國可捶笞使也一結照應首意氣機

負轉

治通於精神　子華子

子華子曰夫言之所以感（有飛鶚舞鳳之致）爲響響欲絕而感已移意之所以將爲思思未華而事前報何則精神之所弗包焉故也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齊而俱王於天下明旌善類而誅鋤醜厲者法之正也其所以能行焉精神也精神不白則無以王矣其在後世以急刻而責怨以譎僞而訴忠言非其願意非其真而係人之弗叛悲夫是正坐於夕嚮也是白之懸而黑之勢也是縱言於陸而臠軔於川也其亦不可以幸而幾矣（此段論精神不是以欲治之君自不可以為治）將（夫地何以治道）以有爲於是者必先正其本術定其精而不搖保其誠而弗虧矣然後出言以副情端意以明抗世雖亂也俗雖汚也而曰感不効於影響者吾斯之未能信

葛屺瞻評　平治天下在於正心大學之道也自古未有精神不白而能王天下者子華此段可謂知治本而其文亦縱橫可誦讀之令人胸次玲瓏

治象在於聞正言　子華子

子華子謂晏子曰夫治有象大夫亦嘗聞之矣乎晏子曰

嬰願聞之於吾子矣子華子曰治古之時其君之志也端以有修其臣同德比義而無有異心朝無幸位事無失業（此在朝之治象）其四境之外來邦從其宜溝畝從其僕其民感而從法蹤而弗失（此在野之治象）上下翕翕惟其君之聽盤氣伏息災沴不作四隣侵兵而蛙王纓紫以承其懽此非治象而云何（此假言各有端志朝無幸而治象自顯位）今齊之正言不聞聰明不開朝弗而不除野荒而薦饑其去治象也遠矣無等級（以寄言）者矣本之名（子華）聞之下無言謂之噤上無聞謂之聾（聾噤之）朝上有關志而下（多忌）譁齊之謂也且合丹勾龠（合以登）

之斛廩則成矣大山之高非一石之積也琅邪之東渤澥稽天非一水之鍾也所以治國家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今齊之執事者其悖矣乎

張賓王評　至治之世君臣同德朝無倖位則蔽賢之禍息矣故其極治之象四通八達無有障塞若使君子不幸而處韓嗜之朝雖欲切諫以寄言其道無由矣此段之言極是有理可爲後世人君之戒

重令禁逆　　管子

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饑餓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穉也（相穉謂相慁相欺也）謂之逆（此段論農）布帛不足衣服無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穉也謂之逆（此段論女）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無分役相穉也謂之逆（此段論兵）爵人不論能祿人不論功則士無爲行制死節而群臣必通外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爲榮華以相穉也謂之逆（此段論仕）

黃經甫評　此四逆在民罪在上者不早爲之禁故刻鏤多者傷農事錸組多者傷女工農事傷女工害則饑之本而寒之原如何不重令哉

牧民在教養　　管子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有條理因民換也）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人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服行也度法度也）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祗山川敬宗廟恭祖舊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菅（菅當作姦）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障兩原（障猶言塞也兩原即上二句妄之原淫之原也）則刑乃繁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祗山川則威令不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何半栽評　牧民之道不出教養兩端管子此文極善經濟者一匡天下機在於此與浮詞章句之文自別

持三守戒三滿　　管子

觀國者觀君觀軍者觀將觀備者觀野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其將如賢而非賢也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三守既失國非其國也（此言三守之不可失也）地大而不爲命曰土滿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三滿而不止國非其國也（此言三滿[illegible]）

孫紫溪評　君明將賢而民勤耕三守既得則三滿自止矣此深明治國之要者文亦疏朗可愛讀之忘倦

治權在上　管子

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崇世名言）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上於下之俱民之所行一視乎上而已）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臣之所行每視乎上）毋蔽汝惡毋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

徐玄扈評　言室滿室言堂滿堂非賢王不能也人君一言臣民之所視效是故言不可不慎也

國有四維　管子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非乎治者不能道此）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甚言四維不可盡廢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故不踰節則上位安（此禮之維）不自進則民無巧詐（此義之維）不蔽惡則行自全（此廉之維）不從枉則邪事不生（此恥之維）

張侗初評　傳曰管子天下才也觀此禮義廉恥之言則雖云天下德也亦可夫子嘗以為仁人吾於斯信之矣

為治貴公　呂子

昔先聖人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公字的是治道根本）嘗試觀於上志（上志古記也）有得天下者眾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偏私不正也）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蕩蕩平易也詩云蕩蕩有道）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或作好遵王之道（或有也好私好）無或作惡遵王之路（惡作惡也曲惠也）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昔日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曰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私猶異也）萬民之主不阿一人（阿亦私也）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伯禽周公子也成王封之於魯詩云建爾元子俾侯於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務在利民勿自利也）荊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荊人遺之荊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言人得之而已何必荊人也）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言天下得之而已何必人也公正也）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天地大故得生民人不以為己有也）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萬物被其澤而不知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

[illegible]公評　此經言平天下在於絜矩論語曰公則悅易曰不言所利大矣哉皆言公也公之一字信是帝王之德有味哉呂子之津津言之也

為治求在己　　尉繚子

凡治人者何曰非五穀無以克腹非絲麻無以蓋形故克腹有粒蓋形有縷夫在耘耨妻在機杼斯則有粒有縷矣民無二事耕織本其常則天下無事推務則有儲蓄工無雕文刻鏤之事女無繡飾纂組之作耕織而無此二事則儲蓄自足即在下者而在上者可知木器液金器腥木器有液金器有腥此奇巧之事聖人不為也聖人飲於土食於土埏埴以為器天下無費俗則俗

聖人飲食皆用瓦器而使陶人埏埴為之天下無費則足矣此言聖人不作無益見其得為治之本而下民所由以得所也今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繡飾馬牛之性食草飲水而給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設之制也此言今時之弊失為治之本而當禁也春夏夫出於南畝秋冬女練於布帛則民不困今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腹失其治也此申言今時之民貧困如此以上失其治也褐童子短衣古者土無肥磽人無勤惰磽則瘠古人何得而今人何失耶耕有不終畝織有日斷機而奈何飢寒古治之行今治之止也此惟今民之獨貧困者由其失耕織之事是今治當止而不古若也夫謂治者使民無私也民無私則天下為一家而無私耕私織其寒其寒其飢其飢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飯有子一人不損一飯焉有喧呼酖酒以敗善類乎此言治道之隆者民不憤民相與侁則私而有以害其俗如此民私飯有儲食私用有儲財民一犯禁而拘以刑治烏有以為人上也即無恒產何放辟邪侈之有此言失其欲心與爭奪之患起矣橫生於一夫則民私飯有儲食私用有儲財民一犯禁而拘以刑治烏有以為人上也善政執其制使民無私為者民必有爭奪之患而上人因以刑之亦非為上之道也下不敢私則無為非者矣此言善為國政者執其法制使民無私則自不為非矣反本緣理出乎一道則欲心去爭奪止囹圄空野充粟多安民懷遠外無天下之難內無暴亂之事此申言善政者無民無私之事惟在反求治本因緣治理而出乎一道則民自不為非而其治斯至矣蒼蒼之天莫知其極帝王之君誰為法則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己者也此言人君之為治者當反求諸己也

喬君求評　農桑之事在民重農桑之政在君彼天不可問世不可知不求於己而誰為求哉

視民出政　　鄧析子

負重者患途遠據貴者憂民離負重途遠者身疲而無功在上離民者雖勞而不治民心所不屬也雖勞無益故智者量塗而後負明君視民而出政

林季仲評　善為治者因乎民視民而出政所謂因乎

民也因民則得民心不勞而自治矣斯言最關治法

聖人不行推政　韓非子

搢笏干戚不識有方鐵銛（言臣君異器方楯也言搢笏之無與夫方楯鐵銛不適）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狸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干城距衝不若堙穴伏橐古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氣力若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珧銚而推車者（以蜃爲珧即推輪也上古摩蜃而耨也）古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此一段之大主意）處多事之時用寡事

之器非智者之備也（故不當利收易形）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古聖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言聖人之治因時立法）

政有通權（權）法所以制事事所以立功也法立而有難（而有）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爲之（權審其功多害此者則爲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

李少文評　此論古人之立法不能朝朝悉善但後人用法當擇其善者行之若泥其一途必逝而不通（真確）言也夫世道升降人心不古行於古而不行於今者何哉而可一切相仍爲哉

治強易爲謀　韓非子

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修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爲工也故治強易爲謀弱亂難爲計（弱難必危難爲計也）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言所資者大易成功也）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易也（以秦之治而燕之亂所資之勢易也）故周去秦爲從朞年而舉（不朞年而東周滅）衛離魏爲衡半步而亡是周滅於從衛

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賞罰必信也）盡其地力以多其節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道由也由從橫之事也）非治國者之道也

方孟旋評　治窮易爲謀弱亂難爲計此鏡治亂之機達爲治之本然一切欲以法禁爲治強則又治強之所以法也故韓子者有文而無理者也

訛

立化在於法天　　鶡冠子

龐子問鶡冠子曰泰上成鳩（一作雖）之道一族用之萬八千（大說寫言泰皆王號）步（傳曰天地初立天皇一曰天靈其治萬八千步然則成鳩蓋天皇之別號也）有天下兵強（世）不可奪（天地初立莫容已有兵哉此言亦登跡也南華日寓言十九重言十七）與天地存久絕無倫（無倫細之至也中）齊殊異之物（齊鶡鸞之大）小不足以命其相去之不同也（倩曰毛猶有倫言其懸絕如此）世莫不言樹俗立化彼獨何道之行以至於此鶡冠子曰彼成鳩氏天故莫能增其高尊其靈龐子曰何若而莫能增其高尊其靈鶡冠

子曰（先說明天之化便有此變）天者誠其日德也日誠出誠入南北有極（冬日至南夏日至北）而故莫拂以為法則（取中于天日德）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死信生終則有始（朔而後魄生望而後魄死）故莫弗以為政（取正於月刑）天者明星其稽也（明星大星也二十八舍之類）列星不亂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章（小星不見其陵掩）天者因其時則也四時當名代而不干彼謝此代故莫弗以為必然天者一法其同也前後左右（而無侵越）古今自如故莫弗以為常天誠信明因一（誠誠其日德信信其月刑明明其稽因因其時一一法其同）不為衆易一故莫能與爭先（南華日明一而不可易）若道易一非一故不可尊增成鳩得一故莫不仰制焉

魏雲起評　孔子之大堯也曰則天鶡冠子之尊靈成鳩氏也曰得一一者何也曰天也法天為治故其治與天同存而不可壞且此稱許而核理而不怪尤諸子之難得者

尊君在能用賢　韓嬰子

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天也（貴天尊天也天不動而節從古一定之理）功以尊天執法嚴文治官治民有司也君無事焉猶之尊君也夫闢土殖穀者稷也決江流河者禹也聽訟執平者皐陶也然而聖后者堯也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必使

能者為己用無道以御之身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

吳宇野評　人君以天下能為能以天下用為用誠不必察察然自能而自用也自用雖多能必敗況無能乎

人君貴端所好尚　劉子

齊桓公好衣紫闔境盡被異綵（四境服華綵之服）晉文公不好服羔裘群生皆衣牂羊（牂者羖羊乃牝羊也）魯哀公好儒服舉國皆著儒衣（衣者未可不非儒）趙武靈王好鵕鸃（鵕鸃鳥名一名錦雞其毛美其色五采趙人用以飾冠）國人咸冠鵕冠紫非正色牂非美毳儒非俗服鵕非冠飾而競之者諸君所好也楚靈王好細腰臣妾為之約食

去不復還議從救之莫過乎儉儉者均食之道也食均則仁義生仁義生則禮義序禮義序則民不怨民不怨海內不怨太平之業也

茅鹿門評　太平之風儉德為主旨哉斯言之矣為人主者可寫一章置之座右以為觀法

為國似理身　聲隅子

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治亂之藥石曰刑曰罰（刑罰所以止亂）興平之粱肉曰德曰禮（德禮所以興治）君以德禮除殘是以粱肉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

故治國者當知所擇

朱羽皇評　藥石粱肉分用之於治亂就所重者言也若時中之論則止亂亦有時可用德禮致治亦時當用刑罰讀者參之

治本在明德去凶　崧窗子

而德卻亂之原也峻德不明無洪水也大水不免於亂四凶害治之蠹也（四凶共工驩兜三苗鯀也）四凶不去有鳳凰何益於治

周玉繩評　字少而意多辭短而味長三四句可當人百萬言愈玩愈有趣

觀家觀身　周子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即大學修身之意）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身不可正則家不可齊）親不和則家不齊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堯所以釐（理也）降（下也）二女於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

聞子將評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周子此言真古今不易之定論也

三王王天下以道　胡子

胡五峯曰致倫理所以導民也飭封井所以齊民也封井不定則倫理難敘堯命舜舜任禹禹辨土田肥瘠之等而定之立井牧多寡之制而授之定公侯伯子男之封而建之然後敦典成治此夏后氏之所以王天下也（此段言夏后氏致王）及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強凌弱知詐愚至桀浸驕而成湯正之至紂浸壞而周武正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禹湯之舊此商周之所以王天下也（此段言商周以道致王）而先變於齊後亂於魯大壞於秦而仁政亡矣有天下者

漢唐之世其不王人也非天也其後亡天也非人也意貌蕭後無繼三王之才者乎病在世儒不知王政之本議三王之王天下不以道而反以亡秦為可法也

繆當時評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又曰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五峯斯言可與孟子相表裏最有關係於世教其文亦自驗逸可誦

封建大端大本　胡子

胡五峯曰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己

天之一字乃一章大本

盡制而不曲防分天下之地以為萬國而與賢才共焉誠知興廢之無常不可以私守之也（可作封建總論之言）故農夫受田百畝諸侯百里天子千里農夫食其力諸侯報其功（封建所以報諸侯之功）天子享其德此天之分也此封建諸侯可以持承平可以支變故郡縣天下可以持承平不可以支變故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安天下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齊桓晉文之不王非一事也然不能封建其大失也秦二世而亡非一事也然掃滅封建其大謬也故封建也者帝王之所以順天理承人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

周季侯評　天有四時五氣七政之司王者有公侯伯子男之封建其道一也封建法天前人亦發之矣且大端大本之論亦有斟酌

論封建是非　朱子

朱子曰柳子厚以封建為非胡明仲輩破其說則專以為是要之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者也看利害分數如何封建是聖人不以天下為己私君臣相親根本較固且其制不得過大所謂眾建親賢而少其力若可久安無患然後來猶有末大不掉之勢特國家盛時為可恃耳若郡縣

則截然易制守令數更雖有賢者善政難成威權太輕卒有變故支撐不住不可恃以為固也論治亂畢竟非此其要只是得人得人則法雖不善亦多占分數非人則善法何益於事封建非人世世人繼郡縣非人任滿則更故施於史唐盤藤論大率歸於得人郡縣豈不善哉若封建之亦難行設使得成恐意外生變反不如前日齊梁子弟不學而居民上豈有淮漢之諸王荒縱淫虐焉可治民之矣主父偃勸分王子弟（此法可為萬世法）而使吏治其國故禍不及民此後來諸王皆弱積至於魏遂使人監守雖飲食亦禁而存

居不得（太迫）此失之吾懲其萎法諸王谷與大藩恣兵相殘沈
偶云監防太密則有魏之傷恩寬去羈勒又有晉之禍亂
恐皆無古人教養之法故耳然則封建豈可必行於今哉

袁小修評　請問古人教養封建之法竟是何如曰天子使吏治其國使不得害民而不失之太縱納其貢稅使得以自全而不失之太過此善之善者也雖古之通行之可也

學校選舉之法　朱子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敎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惟恐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也（教藝有實用的）若三代之教藝爲最下（是經濟源）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法制之密又足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成人材而濟世務不亦宜乎（此言古人之有實用）漢唐而下學校虛文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此言後人之無實用）而責治於簿書期會之最甚者不以禮義從人心而區防以法制猶決瀦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側流也不亦謬乎

黃經甫評　不求道於孔孟而求道於老釋不責治於禮義而責治於法制此三代之士所以終不可得也朱子之言其慨世深矣

爲政平心　南軒子

南軒曰爲政須是先平其心（爲政所宜）心苟私主雖好事亦錯如海翁告趙德莊御普衰以寬治強暴以嚴此諸善矣若胸中先著一寬字寬必有獘著一猛字猛必有獘故處事常如持衡高者下之低者平之惟聖人之秤則常平矣

喬君求評　爲政之心要員活不要執着一有執着便是執一無權聖人之秤常平所謂惟聖人然後可以與權也

重禁不在衣食　郁離子

郁離子曰天下之重禁惟不在衣食之數者可也（苟非民用所急）故鑄錢造幣（衣食[illegible]不得而禁又不可少者[illegible]）雖民用之所切而饑者不可食寒者不可衣必藉主權以行世（如唐鑄開元宋鑄祥符今鑄萬曆之類）而民弗怨知罪之在已也（以其犯主權之重禁）若焱海水也海水天物也煮之則可食不必假主權以行世而私之以爲已是與爭食也故禁愈切而犯愈盛曲不在民矣

[illegible]所[illegible]在暴　故犯重禁

錢鶴灘評　錢幣與鹽等耳而鹽為民用所急為民上獨柰何斬民一鹽而令愈犯禁耶是曲不在民矣宜誠意伯之諄諄若此

新鐫分類評註文武合編百子金丹卷之一終

文編

儲兩類

元儲必入太學　抱朴子

蓋聞帝之元儲必入太學承師問道齒於國子者以知為臣然後可以為君知為子然後可以為父也故學立而仕（亦然訓試）不以政學

李戴台評　虞廷重教胄子正合此意

教貴冥入　莊子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蒯聵也）而問于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不善之人為天所誅故曰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方法也為不法則害乎國為正法則害乎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一問一答但是有道有術之言）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不但立形使人見其可親而就之）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雖中衷以立心然亦適變而時出之）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無町

哇亦與之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人于無疵（◎一喻切中剞劂之將最肯綮）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喻恃其才之美者也（此喻恃才妄作適足以見不知量而自取敗也）戒之愼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此喻處不善人不可觸其怒而徒自取禍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愼耶

汪石臣評　蒯瞶背欲殺母想其爲人必悖悖自恃不可以天性化誨者也故伯玉之示顏闔惟欲其通機遜志以導之形就心和自有一段巽入處非阿意承旨之謂也

憂世子不肖　韓嬰子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涕泣其偶曰何爲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爲泣之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冊諷詠之妙）昔者宋之桓司馬（向魋）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蹍吾園而食吾園之葵（葵菜名）是歲吾聞園人亡利之半（◎引宋事見）越王勾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又引越一事見貽已之憂以下方証已憂衛世子意◎文机至此處活之極）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反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乎

黃玉崙評　此借言世子不肖在朝諸侯不憂而獨一監門女憂之甚深噫女子尚知慮患之深堂堂大夫子曾女子之不如乎

天下命係太子　朱子

昔賈誼作保傅傳有云天下之命係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從好處到要好處見教不可已）教諭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其著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爲本而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皆有法度一至過失則史書之策宰徹其膳而進善有旌誹謗有本（堯設之令民進善旌下堯設橋書政之）敢諫有鼓（堯置鼓達窮民）瞽誦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

道有充有溺有承上之必周公太公召公佚之流下之猶取孝弟博聞有道術者無非正人不見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也（引入賈誼諫論精當之極）當誼之時固以病此法之不備然孝孝昭之詔（漢孝昭帝詔求天下正人爲太子保傅）猶知習誦誼之所言而不忘乎先王之意降及後世而帝王所以教子之法（賈誼治安策言太子早諭教天下本要）蓋疏略矣蓋其爲教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威儀服用極邪侈而不知裁察屬其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親密無間者不過宦官近習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難後有子孫長久之計（念說念切）而所以輔養之具疏略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鄒陽獄上書言明月之珠以暗投人于道路）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

葉臺山評 建太子爲天下根本在選擇正人以爲保傅則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事賈誼治安策論之詳矣柴陽述而廣之其爲天下慮深也此言後世不知教訓太子惟以宦官近習與居而可以記誦詞章爲學是輕宗廟社稷之托而視四海蒸民之命若土苴矣詎爲子孫千百年長久之計乎

用人類

善乘人之資　淮南子

堯之佐九人（謂禹皐陶稷契倕益夔龍也）舜之佐七人（皆與堯同臣其七人也）武王之佐五人（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毛公也）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成功者善乘人之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托於車上則驥不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曰蹷鼠前而兎後（鼠前足長兎後足短故謂之蹷）趨則頓走則顛常爲蛩蛩駏驉（好食甘草也）取甘草以與之（蛩蛩駏驉前足短後足長故能乘虛而走不能上也）蹷有患害蛩蛩駏驉必負而走此以其能托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也（希鮮）

袁石浦評 此段引蹷見以所能托其不能故得垂拱成功之意

用眞儒無敵于天下　揚子

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曰昔姬公用於周四海皇皇奠枕于京（皇皇歸美安枕而臥以聽于京師）孔子用於魯齊人憚（憚懼）歸其侵疆（孔子夾谷之會而齊人歸魯汶陽龜陰之田）魯不用眞儒故也（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言不聽用孔子故也）如用眞儒無敵于天下安得削

郭士俊評　此段言能知用儒而不知用其儒爲甚

用之則宜從之　　楊子

（從郭言所計從之意）

或問孔子之時諸侯知其聖而不能用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之從之則棄其所順彊其所劣捐其所能衡衡如也

諸理齋評　須知用賢而不從猶弗用也此段議論精絶誠哉法言也

賢愚共貫能士匿謀　　孔叢子

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焉張叔謀有餘

（蒙昧覃破明智）慮威知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何曰乎答曰駑驥同轅（駑庸馬也驥良馬也）伯樂（姓伯名陽）爲之咨嗟（軛高則駑而）驥無遊之玉石相揉卞和氏也（下和）爲之嘆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隱謀（有能之士隱其謀猷）眞僞相錯則正士結舌（禁口箝舌）而不言也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

薛瀍沖評　此段言用人不可溷雜文法最清朗可師

儒益人國　　荀子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謹乎臣子謂使人非……）故用之則勢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愨必（不爲悖亂）雖窮困凍餧（商格問推氣枕陰陽）必不以邪道爲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爲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嗚呼嘆也）勢在一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一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閻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窮閻窮僻之處閭里門也漏屋弊屋而雨者也）

侯晉陽評　論儒效彰彰可按秦昭王不能信任其言此秦之所以終于秦也

人主官人　　荀子

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爲之匹夫則無所移之（后復妻人至急於求賢用人之意）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爲之也（日有餘言兼聽之日有餘也治不足謂所治之事少而不足言不足治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臧獲奴婢也）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以是一人之寡縣天下之重一四海之大何故必自爲之言力不任之也）爲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

執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總領也議其所總統之政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三公處于內是總方而議也）則天子共己而已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以天下治天下）

侯晉陽評　人主不自用而任人倘以自能為能日有餘而治不足徒自耗耳此量石衡書無當于治也

蔽賢有隱戮　子華子

子華子謂晏子曰天地之間有所謂隱戮者（隱戮謂天殃也）而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乎晏子曰何謂也子華子曰天地之生才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擁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天地之所大忌也（推本於生才上是蔽并及蔽語）日月之所燭燎也陰陽之所機移也鬼神之所伺察也是以帝王之典進賢者受上賞不薦上者罰及其身善善而惡惡其實皆衍于後嘗試觀之夫物之有材其精華之蘊神明之所固護而秘惜不可以智力窺也蒙金以沙固玉以璞珠之所生淟栢之淵而隈澳之下也（如錫銀河巧妙無倫）豫章楩楠之可以大斲者必在夫大山窮谷孱顏嶇峿之區抉剔之椅摭之剿削之苟有不中于程度則有虎狼蛟鼉虺蜴之變雷霆崩墜覆壓之虞何以故天地之生材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

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是謂之逆天而黷明逆天而黷明神則殛之雖大必折雖炎必摧荒落而類圮敗而族夫是之謂隱戮（天生賢材木猶且愛惜則其于賢才可知蔽賢者拂夫此隱戮所必加也）隱戮也者陰陽之反也如以匙勸鑰也如以璽印塗也既以其類其應如響

魏仲雪評　為不善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于隱微之中者天得而誅之妨賢病國之徒其為術也巧其為機也深而冥冥之中已降之罰若符契之示爽焉誰云天道遠也故從來談蔽賢者惟此為痛快

治在得人　管子

禹之治天下也得皐陶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子黯得季子甯得然子堪得輕子玉得七大夫以佐天下而天下治（所無此明快）（此見禹之治天下不在自治而在得人）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輔得伊尹得理且東門虛南門蠕西門疵北門側得七大夫以佐天下而天下治（此見湯之治天下不在自治而在得人）

陳眉公評　為治者在得人古今論者多矣存此以為博物家一證

失士可憂　晏子

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於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睹晏子，恐懼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悲色，開之以禮顏，然後能盡其復也。客退，晏子直席而坐，廢朝移時。虛懷如此故人樂告 左側者曰：嚮者燕客侍，夫子胡為憂也。問其所以悲色之故 晏子曰：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途也。泯子午以萬乘之國為不足說，以千里之途為不足遠，則千萬人之上也。且猶不能殫其言於我，況乎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吾所以不得睹者，豈不多矣。然吾失此，何之有也。

李瑶光評　泯子午既有文章條理，睹晏子恐懼不能言，囂囂之氣槩何居，乃晏子以不得盡睹懷善為憂者，眞翩翩濁世佳大夫也。

任人在課功　韓非子

視鍛錫而察青黃，歐冶不能以必劍；歐冶善識劍者 水擊鵠雁，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臧獲奴婢之屬 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伯樂善識馬者 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于卒伍。

茅鹿門評　任人而不課功，則雖有賢等相終，沒於州部矣；雖有猛將，終止于卒伍矣。信考功為任人之法也。

治必須賢　呂子

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國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淮南記曰欲治之君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萬一待不世出何由遇哉故曰賢奚由至 雖幸而有，未必知也。未必知其為賢也 不知則與無

賢同。不知其賢而不用之故治則與無賢同也 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短少長多也 故王者不四，霸者不六，言曲折有數教行有條 亡國相望，囚主相及。言不絕也 得士則無此之患。無亡國囚主之患也 此周之所封四百餘，服國八百餘，今無存者矣，雖存，皆嘗亡矣。賢主知其若此也，故曰慎一日以終其世。沒世為世 譬之若登山，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視，尚巍巍焉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尚盡賢於己。故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齊等也等則不能勝己故曰無益我者也 惟賢者必與賢于己者處。賢

君之可得與處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上位也）主不
肖世亂則賢者在下

李九我評　賢者不世出諫者亦不世有是故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人君不知得士有賢與無賢同故亡國破主相隨而王伯之君不二觀無惑也故論治國在于用賢極是古今確論

靈公能用善言　　呂子

衛靈公天寒鑿池（衛靈公襄公之子）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起役）也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揮出左右一段帆調悠揚）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于春也而怨將歸乎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舉用也）夫民未有見焉（未見其德）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

張侗初評　靈公無道之君也孔子謂其能用人而不我觀此數言是能納諫知君道者使其夫婦父子之間得盡善焉雖曰有道之君也豈不可哉

人君當齊五至　　鶡冠子

君也者端神明者也（尊也）無爲而神明者以人爲本者也（則以人）人者以聖賢爲本者也（任己則勞）聖賢者以博選爲本者也（一定之理不與易論）博選者以五至爲本者也（于職故傅說舉于版築膠鬲舉于魚鹽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于海百里奚舉于市然則選士之路豈可不博）故北面而事之則伯己者至（事之所謂承之者也）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己者至（趨先人而息先人而問後人而默雖亦降己異乎承之者也是以伯己者往什己者來）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者至之雁行者也）憑几據杖指麾而使則廝役者至（坐則憑几立則據杖指麾而使尚爲有禮焉）樂嗟苦咄則徒隸之人至矣（人情樂則嗟之苦則咄之咄之不禮甚矣苟非無恥之人豈所甘心哉）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王（人何處何）與徒處

徐太生曰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賢者之君不爲不肖之上主也賢者之士不爲不肖之君臣也博選之中莫不以身爲五至之本故知君欲取人不可以不修身

世賢醫國　　鶡冠子

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武王百里醫秦申麃醫郢（郢楚都）原季醫晉（晉文公使原季爲卿）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五國霸其（臣名）

善一也然道不同數卓襄王曰願聞其數煖曰王獨不聞
魏文王之問扁鵲耶（扁鵲勃海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曰子昆弟三人其
孰最善為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最為下魏文
侯曰可得聞耶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言鍼中俞無服深甚極其微）
（醫也為之於未有也）故名不出于家（名在門內而已）中兄治病其在毫毛
（醫也治之于未能所謂造形而愈者也）故名不出于閭（其閭里知之矣）若扁鵲者鑱
血脈投毒藥副肌膚間而名出聞于諸侯（其所能愈其所聞愈遠）魏
文侯曰善使管子行醫術以扁鵲之道曰桓公幾能成其
霸乎（管仲匡救桓公常在其細故能以其君霸）凡在者不病病治之無名使之
無形至功之成其下謂之自然（治其不病中之病則無為無形而功成之下歸於自然此謂神醫）

李衎和曰　善為國者保治于未亂安于未危求陰
雨而思綢繆未營壘而思烽火猶善醫者未病而先除
其形也此所當不易之喻也

得士在好賢　　　　韓嬰子

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思賢士共此樂）
人盍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于江海玉出
于昆山無足而至者（漢書云珠玉無足而至）匪而走天府由主君之好也士有
足而不至者益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
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夕收市賦（語氣爽朗有月白風清之趣）
（以吾闕將食不足朝收市賦以餉暮之用）吾可謂不好士乎
（言如此養士尚不足稱好士）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
（音華即鳥羽也）翮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皆無用之毛）益一把飛不為加
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
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恐皆無益于世用者）
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郭士俊評　賢與不賢不兩立者也好賢養賢則賢
者好不賢養不賢則不賢者至彼門下千人所養非賢
者也非賢者多此真賢之所以不至也

桓公禮九九　　　　韓嬰子

齊桓公設庭燎（庭燎大燭也司燎氏掌之）為便人欲造見者期年而
士不至于是東野有以九九見者（九九小技也即善算之士）桓公使戚
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
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
士皆自以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
況賢于九九者乎夫太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所

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博謀也桓公曰善

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導而至矣

徐大生評　夫禮者政士之門也禮九九而士至以禮

也非以九九也然則人君之好禮不好禮其關于士之

至不至豈不甚與

東帛贖老馬　　韓嬰子

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于御者曰

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畜而得入)罷而不爲用(舊時用于方所用也今筋力罷弱故不服)

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爲

也束帛而贖之(令人贖回)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以老馬且不遺其舊況賢人乎)

袁了凡評　評云野獸已盡而獵狗烹飛鳥盡而良弓

藏敵國破而謀臣亡此于救之同傷心者也觀此而人

君之忘功臣者可以爲戒矣

人君假賢以治　　韓嬰子

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荀子曰青出于藍而青于藍染使然也言假之使青于)地有

黃而絲假之黃于地(假之使黃藍青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術

之可假乎哉東海之魚名曰鰈(即比目魚出東海朝鮮國)比目而行不

相得不能達北方有獸名曰婁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

飽南方有鳥名曰鶼(即比翼鳥出南方三佛齊國)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

能舉西方有獸名曰蹷(音厥出西番亦古之國有之)前足鼠後足兔

得甘草必銜以遺蛩蛩距虛(蛩蛩集聚而群距虛性寬緩)其性非能愛

蛩距虛將爲假之故也夫鳥獸魚猶相假而況萬乘之主

而獨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之爲伍則豈不病哉(萬乘)

之主不假英雄俊士以共故曰以明扶明則升于天以暗

治其國鳥有不至病困

扶闇則歸其人兩瞽相扶不傷牆木不陷井穿則其幸也

詩曰惟彼不順征以中垢闇行也(言不雇理之君所行以辰其當)

郭在中曰　夫用人則治獨任則亂令人之置器置諸

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湯武置天下於英雄俊士以

其理則猶若金甌彼萬乘之主不假英雄烏有不至病

困哉

聖王求賢自輔　　韓嬰子

有鳥于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而風則葭折而巢壞

何也其所托者弱也(葭葦之微以所托乃)稷蜂不攻而社鼠不熏非

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者善也(稷與社也以所托在)故聖人求賢

者以輔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爲螻蟻所制(螻蟻能制)

失其輔也。

李九我評　夫遊江海者托于舟，致遠道者托乘賢才，不明辨乎禹猶難爲國，況俗主乎。

樊姬諷令尹進賢　韓嬰子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饑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饑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與，中國之士與。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侍于王，尙湯沐，執巾櫛（晉太子圉爲質于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振袵席（戰國策曰：爲君拂袵席者三年），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于王，與妾同列者十人，賢于妾者二人（文中忠臣可見），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以我障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退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

陳二何評　易首咸恒，詩首關雎，春秋譏不親迎，豈賢婦也。賢婦在朝，能令賢人在位；惡婦在朝，能令賢臣遠野。西子入而子胥沉，樊姬進而孫叔相，君欲進賢，賢曷可少哉。

明主輻輳進賢　韓嬰子

傳曰：天子居廣廈（事出天子取善大廈可多）之下，帷帳之內（帷帳上帷下帳），旃茵之上，視不出閫莽，足不越戶庭，然而知天下者，以其賢左右也。故獨視不若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衆慮之工也。故明王使賢臣輻輳並進（賢臣趨闕下，如車之輻輳然），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

侯晉陽評　以舜之大智，猶必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況庸君世主，而可自用其視聽乎。輻輳進賢，信明天子之急務矣。

人主當知所治疾　韓嬰子

人主之疾十有二發（十二種），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發？痿（首委決體疲）、蹷（瘀顛蹷也）、逆、脹（腹逆而腹脹）、滿、支（四支不調）、膈、盲（胃膈而肓）、煩、喘（氣煩不定）、痺、風（手足痺外受風寒），此之曰十二發。賢醫治之何？曰：省事輕刑則痿不作，無使小民饑寒則蹷不作，無令財貨上流則逆不作，無令倉廩

喉積腐則脹不作（無脹脹之疾）無使府庫充實則滿不作（無滿之疾）
疾無使羣臣縱恣則支不作（無支散之疾）無使下情不相通則
膈不作（無壅膈之疾）上材下恤則肓不作（無肓戾之疾）決令奉行則
煩不作（無煩亂之疾）不使下怨則喘不作（無喘咳之疾）無使賢不倚則
匿則痺不作（手足不痿痺）無使百姓歌吟誹謗則[illegible]不作（無[illegible]之疾）
疾。夫重臣羣下者人主之腹心支體也腹心支體無疾則
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
不用良醫則國非其國也。

李光垣評　太上醫國其次醫人人主不用賢醫而令
十二發之疾竟無瘳日雖欲托食于國不可得也

使能爲已用　韓嬰子

夫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天也執法
厭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得人而天下治）猶之尊君也夫闢土
殖穀者后稷也（后稷教民樹藝五穀）決江流河者禹也（伯禹治水）聽訟執
中皐陶也（皐陶明刑）然而聖后者舜也（舜功于君）故有道以御之身
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爲已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
將無益于存亡矣

湯若士評　夫賢人君子王者之所以具海內也惟有
道以御之乃能盡其用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甚
覺足爲撫世至言

棄短錄長　抱朴子

抱朴子曰小疵不足以損大器短疚不足以累長才日月
挾蝕之食不妨麗天之景黃河合流之濁（數語皆有致）不減山
不害崚山之流谷後不足以廢夷吾（管仲名夷吾而管分金）田不可以
薄蕭何（蕭何爲相請田宅以自污）竊妻不可以廢相如（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私奔）受
金不可以斥陳平（陳平爲相有謗其居家盜嫂受金）

申瑤泉評　棄短錄長者用賢之道計過遺才者衰世
之風觀此數人可暨其凡矣

量才授能　抱朴子

抱朴子曰量才而授者不求功于器外揆能而授者不負
責于力盡故滅螢燭者不煩滄海（螢燭之滅不用滄海之水）扛鼎者不
（有扛鼎之雄）不事烏獲（烏獲力能舉千鈞）運薪蘊鹽不宜騏驥之脚（騏驥任驅馳不以之載薪負鹽豈宜以瑣細之事任之）
碎瑣職任安屈獨行之旅矣（高節獨行之上）

房晉陽評　度德論官因能授任獨行之士安可以瑣
屑之任加焉故吏事不責于公卿國事不謀于宦豎

古皆然

招賢用才　　抱朴子

抱朴子曰：合輕舟殳而涉無涯者，不見其必濟也；無良輔而美隆平者，未聞其有成也。鴻鷥之凌虛者，六翮之力也；（以喻賢才）（鴻鵠藉六翮以凌虛）虬龍之躍淵者，雲霧之偕也。（詳最可說）（虬龍借雲霧以飛騰）故昭賢用才者，人主之要務也；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也。若乃樂治定而忽智士者，（忽智上而不用）何異欲致遠途而棄騏驥哉！（騏驥良馬，安能致遠）

郭士俊評　明主既得賢臣以弘功業，賢士亦藉明主以顯其德。獨怪晚近棄賢士而不用，求國治定，其可得乎。

任能敬賢　　抱朴子

或曰：尾大于身者不可掉，臣賢于君者不可任，故口不容（辨別詳審如絲之遊）而強吞之者必哽，才非匹而委仗之者見輕。抱朴子曰：詎哉言乎！昔者荊子總角而攝相事，實賴二十五老臻乎惠康。（見綱目）子賤起家而治大邦，實由勝己者多而招其弘益。（說苑：子賤為單父宰，父事者二人，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教以治人之術，鳴琴而理，民不忍欺。）齊桓殺兄而立，鳥獸其行，被髮醉酒，婦閭三百，委政仲父（仲父卽管仲），遂為霸宗；夷吾既終，禍亂亟起。（見春秋）魯用季子三十餘年，內無粃政，外無削侵。（見家語）人之亡沒，殄瘁響集。故疾步遲趨，未若託乘乎逸足也；（良馬）奔飛逐走，未若假伎乎鷹犬。勁弩難發，而可以摧堅逮遠；大馬難乘，而可以致重濟深；（喻取天下之士必得其才之用）猛將難御，而可以折衝拓境；高賢難臨，而可以攸敘彝倫。昔魯哀庸主也，而仲尼上聖，不盡其節；齊景下才也，而晏嬰大賢，不敢不竭其誠。豈有人主當與其君收智力之多少，計局量之優劣，必須堯舜乃為之役哉。

王奎徵評　藉賢則益，獨任則禍，此恒理也。故以魯哀之庸主，齊景之下才，猶然盡節竭誠如此，何可以才非匹而委仗之者見輕，而置賢士於不庸乎。

賢士關國興亡　　抱朴子

抱朴子曰：由余在戎而秦穆惟憂，（由余在戎而戎興，李斯謂秦王曰：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楚殺得臣而晉文乃喜，樂毅出而燕壞，（齊人以計令燕去樂毅）種蠡入而越伯。（句踐用大夫種、范蠡而遂伯）破國亡家，失士者也。豈徒有之者重，無之者輕而已哉！柳惠之墓，猶挫兄寇之銳，況于挫之于朝廷者乎？干木之隱，猶退踐境之攻，（逆古逃今指早哭）況于置之于端右乎？邵（?）都之象，使勁虜振慴；孔明戶尸，猶令人

國猿鋒。死諸葛。以此禦侮則地必不侵矣以此率師則
主必不辱矣是明主旅束帛於窮巷揚滯羽于崒林飛翮
車于河梁闢四門而不倦不吝金璧不遠千里不憚屈已
不恥卑辭而以致賢爲首務（一作忠賢賦又可作得賢頌）得士爲重寶聚之者受上賞
蔽之者爲竊位故公旦執贄于白屋（尚賢于見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
士所贄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秦繆拜呂子張生鄒子
涉境而燕君擁彗莊周未食而趙惠球在晉文接亥唐抱
痺而坐不敢正齊侯之造稷丘雖頻繁而不辭其勞定王
受笞于保申簡文去甲于公盧彼雖降高抑滿以貴下賤

終亦并目以遠其明假耳以廣其聽龍騰虎踞宜其然也

蘇石水評　賢者爲國重自古明君必以致賢爲首務
得士爲重寶誠藉賢人之耳目以爲聰明語曰虎嘯而
風烈龍興而致雲然哉

用人失當　抱朴子

抱朴子曰損荼如蒿者必無識甘之心棄瓊拾礫者必無
甄珍之明薄九成而悅北鄙者（舜時作簫韶九成之樂師曠曰北鄙之音其音殺以
淫）吾知其不能格靈祇而儀翔鳳矣（儀當作僞主九成奏而天神地祇降格鳳凰來儀百獸率
舞）舍英秀而任常民者吾知其不能叙彝倫而臻升平矣

宋九青評　明君貴甄別賢否若舍英哲而用庸流其
何能成功戒之戒之

役長舍短　抱朴子

抱朴子曰南溟引朝宗（詩沔彼流水朝宗于海）以成不測之深玄圃（崔嵬也）
崇木石以致極天之峻大厦凌霄賴羣條之積（梁工積棟以成大
厦）輪曲輮直無可缺之物故元凱之佐登而格天之化洽
（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名曰八元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名曰八凱舜時登用之而成格天之化）折衝之才
用則逐鹿之姦殄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舜得元凱之才禹得折衝之
才）衛靈所以雖驕恣而不危也（以能用仲叔圉三人故也）衆力并則萬

鈞不足舉也羣智用則庶績不足康也故繁足者死而不
蹶（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亦衆也）多士者亂而不亡然劒戟不長于
縫緝（劒戟能斷而不可爲縫緝之用縫緝補綻也）錐鑽不可以擊斷牛馬不能
吠守雞犬不任駕乘役其所長則事無廢功避其所短則
世無棄材矣

項仲昭評　語云以明扶明則昇于天人主能隨才器
使此所以趨舍省而功施普也役長避短之（言與用才
之）通論也

試用課實　抱朴子

抱朴子曰世有雷同之譽而未必賢也俗有讙譁之毀而未必惡也是以迎而許之者(先意而許其人之賢)未若察其事而試其用(不若鑒其行事而試其可用)逆而距之者(預先逆料距而不用)未若聽其言而課其實(不若因言而考實)則佞媚不以虛談進良能不以孤弱退駑蹇輾望于大輅(駑鈍之馬安敢望大車之駕)戎軋也(能與)揚鑣而電騁以與騶揚鑣而馳則功胡大而不可建道胡遠而不可到

何宗元評　是非變為毀譽則失真矣能試用能課實則功自可大道自可遠信然信然

官人居官　抱朴子

抱朴子曰明主官人不令出其器忠臣居位不敢過其量非其才而妄授(苟非其才而妄授以官)非所堪而虛任(事本不堪而顧虛以任之)猶冰碗之盛沸湯(冰碗盛湯靡有不化)葭莩之包烈火(火未有不發)綴金鉤於腐索(腐索係以萬鈞靡有不危)加倍載于扁舟(扁舟舟之小者焉可倍載)

黃華仙評　察能而受官成功之君量才而任職立名之士故君不可以妄授于人臣不可以虛任于已

治由任人　抱朴子

抱朴子曰騁逸策迅者雖遺景而不勞(言駿騄之用)因風凌波者雖濟危而不傾(言舟楫之用)是以元凱分職而則天之勳就高陽氏有八元高辛氏有八凱皆能成則天之功伊呂既任而革命之功成(命呂望革商命)

史聯岳評　治天下者獨任則勞任人則逸故則天之功就於八元八凱革命之勳成于伊尹呂望是後世人君之法

○○○求士不拘細行　劉子

俗之觀士者見其威儀屑屑好行細潔乃謂英彥士有大趣(在自節何事修飾儀文)不脩容儀不惜小儉而謂之棄人是見朱橘一子蠹(壞眾)池因剪樹而棄之覩縟錦一寸黵(黵錦有寸巧)乃全疋而燔之

齊桓深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羣臣爭譏之曰甯戚衛人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若果真賢(可見用賢審)用之未晚也公曰不然患其有小惡者人知小惡忘其大義此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卽設庭燎而禮之)以為卿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桓公可謂善求士矣故仲尼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鮑叔聞人一過而終身不忘夫子如斯之弘鮑叔如斯之隘也以是觀之聖哲之量相去遠矣(聖人與哲人量之廣狹相違如此)

焦漪園評　以小掩大非求士之法也定國之臣亦有細短人主所以不棄者不以小妨大也仲尼真萬世哉

士之規

量才授任　劉子

萬頃之鼎鼎可容萬頃大也不可滿以盂水一盤盂之水一鈞之鐘鐘僅
可容一鈞淺也不可容于泉流十圍之木大木也不可蓋以茅茨榛
棘之柱小柱也不可負于廣廈大廈揚子云大廈之顛非一木所能支故鵾鵬
一軒橫厲寥廓背負蒼天足蹍浮云宋玉對楚王問曰鳳上激九千里絕雲
霓負蒼天足蹍浮雲有六翮之資也騕褭良馬一驚也馳騰光萬里絕
塵掣微有迅足之勢也微小者不能大猶大者不能小今以燕雀之羽而慕沖天之迅犬
羊之蹄而覬追日之狀勢不能及亦可知也故弃蜂小蜂也

不能化藿蠋豆間大青蟲也而能化螟蛉詩螟蛉有子蜾蠃附之螟蛉桑上小青蟲也乘
蜂取之于木空中祝之曰類我類我七日而化爲其子者也越雞不能伏卵魯雞能伏
之二事出莊子鷄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才固有小也藿蠋與螟蛉具蟲也
魯雞與越雞同禽也然化與不化伏與不伏者藿蠋大越
雞小也夫能蛇有翻騰之質故能成雲依霧賢才有政理
之德故能踐勢處位雲霧雖密蟻蚓不能昇者無其質也
勢位雖高庸蔽不能治者乏其隱也故智小不可謀大德
狹不可處廣以小謀大必危以狹處廣必敗子游治武城
仲尼發割雞之嘆尹何爲邑宰子產出製錦之諫子皮欲使尹何

爲邑宰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者不亦多
乎是以君子量才而授任量任而授爵故無負山之累敗以
負山折足之憂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有不勝任也
錢鶴灘評　才有大小德有廣狹小不可以謀大狹不
可以處廣亦顧其任何如耳是以爲國者貴量才而授
任廣德而命官斯無弗勝之慮僨事之虞矣

爲治貴舉賢　劉子

峻極之山非一石所成語曰積土成山豈一石能成山凌雲之樹非一木
所構臺榭之構非一木之材狐白之裘非一腋之毳趙良對商鞅曰千金之裘非一

狐之腋宇宙爲宅非一賢所治是以古之人君既召賢聘隱
蘇金擊玉獻然振致退矣人臣則獻士舉知廣昇二八雲臺二十八將流睢睢之表周保
亂播濟濟之詠仲尼在衛趙鞅折謀千木處魏秦人罷兵
宮奇未亡獻公不侵子玉猶存文公側坐以此而言則直
攻致治折衝厭難者舉賢之效也夫連城之璧瘞埋也影荊
山夜光之珠潛渾隱淪浦玉無翼而飛珠無脛而行二句出老
子揚聲于章華之臺楚靈王所築者炫燿于綺羅之堂者蓋人君
之舉也賢士有脛而不肯至此蓋才於幽岫山名之間腐骸以
索遊者而居士遊華蓋人不求自薦未有爲之舉也以薦舉其人

屠赤水評　國未有不需乎賢者，賢未嘗無益于國者。歷觀自古得賢之效，則知為國入寶不如能舉賢。

文武不偏廢　劉子

規者所以法圓，裁矩則非；短者所以象方，製鏡必背，貞者不可。使輪者所以輾地，入水則溺；舟者所以涉川，旋陸必躓。何者？方員殊形，舟車異用也。雖形殊而用異，而適用則均者。盛暑炎蒸，必藉涼風；寒交水結，必處溫室。夏不御禮，非憎惡之也，炎有餘也；冬不卧簟，非怨讐之也，涼自足也。不以春舊遲遲而毀蓋，不以秋落灑灑而棄簟，而別爭席也。簟曰羽根（箑）。

羽書也，言有急則揮羽馳報。家語：子路農山之對，由以得赤羽若日、白羽若月，由當一陣而敵之，霜刃臆接。則文不及武；干戈既韜，禮樂聿修，則武不及文。文不可以九畿慴也（帖服），然而棄武四郊多壘，而捐文士各用有時，未可偏無也。（說出文武相須的是極治。）繳者身仰，鈞者身俯（繳者以生絲係矢而繳，為于九天之上則身仰；鈞者為于九淵之下），俯仰別狀，取利同焉。織者漸進，耕者漸退（寸而尺，尺而寸），進退異勢，成務等焉（種而生，熟而收）。墨子救宋，重胝而行（攻宋，墨子聞之，自楚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申包胥如秦乞師，踰越險阻，曾繭重胝，止于庭，號泣七日（郢自楚王）；干木在衛，身不下堂（出幽通賦），行止異跡，存國一揆。以讚治武以凌敵，趣合殊律，為績一功乎？

異因之評　文武雖殊，適用則均。今代之人，為武者則非文，為文者則嗤武，各執其長，以相是非，猶以宮笑角，以白非黑，非適才之情也。

士假吹熒　劉子

夫火以吹爇生焰（光明），鏡以瑩拂成鑑（照物之）。火不吹則無外耀之光，鏡不瑩必闇內影之照。故吹為火之光，瑩為鏡之華。人之寓代，亦須聲譽以發光華（揚其名于世，發其光），猶火鏡假吹瑩也。今雖智如樗里，才若賈生，居環堵之室，無知己之談，望迹流于地，聲聞于天，不可得也。

袁中郎評　舜得岳牧而名乃升，聞伯夷、叔齊得孔孟而聲施後世，附驥益顯。古今之士同然也。觀此火鏡吹瑩之喻，令人搔首三嘆。

選舉惟賢　郁離子

郁離子曰：僕聞農夫之為田也，不以羊負轅（負轅者以牛，用羊則僨）；賈子之治車也，不以豕驂服（驂服以馬，用豕則奔）。知其不可以其事，恐為其所敗也。是故三代之取士也，必學而後入官（古人學優則仕），必試之事而能，然後用之。不問其系族（世家貴族），惟其賢，不鄙其側陋（微賤之人。書曰：明明揚側陋）。

今夙紀之司耳目所寄非常之遥也餞服云乎哉言語云乎哉（不求餞服言語）乃不公天下之賢而悉取諸世胄（之親昵）近之都那豎爲之（之子即公孌）是愛國家不如農夫之田胥子之車也

潘羲繩評　郁離子以三代取士廣求而不問惟其賢而已今不公天下之賢而取諸世胄何其取士之失哉

用賢去佞　羅子

（言人主不能用賢去佞）

羅豫章曰人主知賢而不能用則善無所勸未若不知之爲善知佞而不去則惡無所懲未若不知之爲愈漢武帝

知汲黯之賢而不能用（此言善善而不能用之證）唐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而不能去（居高位奇賢之致此言惡惡而不能去之證）何其謬耶雖然武帝知賢不用猶愈于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反罪焉太宗知佞不去猶愈于德宗知盧杞之奸而復用焉

顧膦初評　知賢反罪知奸反用此人君之大戒也揭此二餘端以示警其益于人國也大矣

賢奸類

畸人侔天　莊子

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人生于道魚生于水）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造字當作給字解）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畸人異于人而同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天故天之所謂小人乃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乃天之所謂小人也 人中矜細行之君子也人中矜細行）

馬君常評　不作宇宙間奇人必不能作宇宙間奇文不能眼空天下間俗士必不能識天下間真人如莊子一生把堯舜以下聖賢一切供已亂道自欲據其上而作第一等人故罵盡世間僞人而見文章之奇

賦勤修以望君　屈子

帝高陽之苗裔兮（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屈原自道本與君共祖俱出顓頊胤末之子孫是恩深而義厚也）朕皇考曰伯庸（皇美也父死稱考）攝提貞于孟陬兮（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貞正也正月爲陬）惟庚寅吾以降（寅日也）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言已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月皆合天地之正中）肇錫余以嘉名（言已生年月日皆合天地之正）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正平也則法也靈神也均調也言正平可法則者莫過于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高平曰原故父伯庸名我爲平以法天字我爲原以法地言已上之能安君下之能養民也）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言已有之生內含天地之美氣又重有絕遠之能與衆異也）扈江離與辟芷兮（扈被也江離芷皆香草名也）紉秋蘭以爲佩（紉索也蘭香草也佩飾也）

郭士俊評　一正人進則衆正人皆進一正人退則衆正人皆退甚矣正人進退所關者大也

賦民心之愛賢　屈子

衆皆競進而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　言在位之臣心一貪婪內以其志恕度他人謂與己不同則各生嫉妬之心　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　言衆人所以馳騖惶遽者追逐權貴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所急　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七十日老冉冉行貌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言已旦飲香木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華吞正陰之精藥動以香絜自潤澤也　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

亦何傷　顑頷不飽貌　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　貫累也薜荔香草也緣木而生落墜也蘂實也言已施行掌擥木別堅據持根本又貫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不爲華飾之行也　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　胡繩香草也纚纚索好貌言已行雖據根本猶如復矯直菌桂芬香之性紉索胡繩令之纚纚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倦也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　言我忠信謇謇者乃事法前世遠賢固非今時俗人之所服行也　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　彭咸殷賢大夫也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也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　言已雖有絕遠之智姱好之姿然爲讒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謇謇於君夕暮而身廢　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　言君所以廢棄已者以余帶

衆香行以忠正之故也然猶復重　亦予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引方藺以自一結束執意爾篤也　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　靈修懷王也言

項仲昭評　小人競於進君子安於退則民生必不幸矣民生多艱民心之望君子爲何如者而君不之察甚矣其可哀也

賦不改初心以隨俗　屈子

衆女嫉余之娥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　言衆女嫉妬蛾眉美好之人譖而毀之謂之美而淫不可信也猶衆臣嫉妬中正言已淫邪不可任也　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　偭背也錯置也　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　言人臣

衆忠直隨從枉佞苟合于世以求容　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　言我所以忳忳而自念中心鬱邑悵然住立而失志者以不能隨從世俗屈求容媚故獨爲時人所窮困也　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　邪淫之態　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　言忠佞不相爲用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　延長佇立貌也言自悔恨相視事君之道不明　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　將欲還反終己之志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屈原遵道行義欲還歸之也　步余馬於蘭皐兮馳椒丘且焉止息　土高四墮曰椒丘言已欲還則徐步我之馬于芳澤之中

也

浞娶純狐眩妻爰謀 言浞娶于純狐氏女眩惑愛之遂與浞謀殺羿也 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 言羿好射獵不恤政事法度浞交接國中布恩施德而吞滅之也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 言堯放鯀羽山西行度越岑巖之險因墮死也 化而爲黃熊巫何活焉 言鯀死後化爲黃熊入于羽淵豈巫醫所能復生活也

咸播秬黍莆雚是營 言禹平治水土萬民皆得耕種黑黍於莆雚之地盡爲良田也 何由并投而鯀疾脩盈 言堯不惡鯀而誅殺之則禹不得與民何得投

白蜺嬰茀胡爲此堂 言此有蜺茀氣逶移相嬰何爲此堂乎蓋屈原所見祠堂也 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 言崔文子學仙于王子僑子僑化爲白蜺而嬰茀持藥與崔文子崔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僑之尸也故言得藥不善也

天式從橫陽離爰死 言天法有善陰陽縱橫之道人失陽氣則死也

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言崔文子取王子僑之尸置之室中覆之以弊筐須臾則化爲大鳥而鳴開而視之翻飛而去文子焉能亡子僑之身乎言仙人不可殺也

蓱號起雨何以興之 言雨師號呼則雲起而雨下獨何以興之乎

撰體脅鹿何膺之 言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獨何膺受此形體乎

鼇戴山抃何以安之 列仙傳曰有巨靈之鼇背負蓬萊之山而抃舞戲滄海之中獨何以安之乎

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言龜所以能負山若舟船者以其在水中也使龜釋水而陵行則何能遷徙山也

惟澆在戶何求於嫂 言澆無義淫泆其嫂至其戶佯有所求因與行淫亂也

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 言夏后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

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 言女岐與澆淫泆爲之縫裳于是共舍而宿止也

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 言少康夜襲得女岐頭以爲澆因斷之

言易首爲遇從殆也

郭在中評 從來小人之生其心術與人殊其行徑與人異其竊據大阿侮弄造化顛倒賢良最不可知此值子所爲從天而問也

戒左右用事

晏子

景公問於晏子曰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乎社鼠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薰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 夫國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 據腹而有謂竊寵君懷也 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狗之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干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

侯晉陽評 社鼠猛狗二者爲國之害云云之權非人臣所可能也在於人主而已矣

朋黨孤特　　韓非子

處世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疏遠之臣。近愛，近臣也。其數不勝也；以新旅與習故爭，新旅，新進之臣。習故，舊之臣也。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其數不勝也。一口，謂法術之士。一國，謂當塗者。背之勢亦復崔然。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於前。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過誣者，以公法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謂用刺客私殺之也。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僇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一定之理。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其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是以蔽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

李特和評　賢士不勝當塗，至于不僇于吏誅，必死於私劍；朋黨信于重人，至于不顯官爵，必重外權。以此為國，其何能國？又曰：士不以道德稱，而以法術名，夫去非則足以自窮而已矣，而又奚憾于他人哉。

讒言傷忠　　呂子

洧水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可謂能使人不得之妙。夫傷忠臣者，有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此鄧析之辯所以車裂而死。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干萇弘以此死，以世謊辯反自為死，而主不知故死。箕子商容以此窮，箕子，紂之庶兄也。商容，紂時賢人，老子所從學者也。出主不知故窮。周公召公以此疑，以管蔡流言故疑也。范蠡子胥以此流，死生存亡安危從此生矣。此謂辯無理若鄧析。

鄧臣虎評　讒言之害忠臣，比干而下，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呂子洧水之喻，真千載忠臣之所寒心者也。

衆邪誤主　　陸子

古今奇好多是如此。撓之相借，直故不得容其間；諂佞之相扶，讒口之相譽，無高而不可上，無深而不可往者，何以黨衆而辭語合。語。夫衆口之毀譽，浮石沉木之常；變輕重。群邪所抑，以直為曲之常；變曲直。視之不察，以白為黒之常。變黒白。夫曲直之異形，白黒之異色，乃天下之易見也，然自謬也，或不能分明其是非

經而索影悖情倒理誣罔之甚也以二子知矣非身行之不潔與人有譬也而不免於世謗者豈非獸惡其網人惡其上邪故讒邪之蔽善人也猶朝日洞明霧甚則不見天沙石至淨流濁則不見地雖有明淨之質而不發明者水霧蔽之也蘭蓀欲茂秋風害之賢哲欲正讒人敗之故讒者但知害嫉于他人而不知傷所說之主知傷所說之主而不知還害其身故無忌之讒子常蒙謗郤費變滅讒諂流蔽一至於斯嗚呼後代之君子可不慎諸

張侗初評　毀與毀皆起於世之衰也毀之固或失真而毀之亦已太甚昔人謂積毀銷金叢謗市虎世主不察而輕信之幾何不爲讒者所誑哉劉子之言真可慨也

好賢除不肖　　　　秋園子

銷人欲長天理則吾心其庶幾乎無以爲吾心之害銷小人長君子則天下其庶幾乎無以爲天下之害以無以上之心好天下之賢以不使加之心除天下之不肖天下斯平

施存梅評　太學言平天下在於同人之好惡而必先知之以慎德慎德者消人欲長天理之謂也欲消理長則人心平矣小人消君子長則人品平矣好賢無以尚除好不使加則天下無不平矣斯言足與大學相發明

法制類

法禁貴一　　管子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君出法制下不敢議則人奉公而不相與爲私刑殺無赦則民不偷於爲善爵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三者藏於官則爲法三者即法刑官爵也藏于府謂下不得擅其用亦是至言施於國則成俗其餘不強而治矣君一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制而下皆會其度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之制而道其所聞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此始矣

馬君常評　法制刑殺爵祿三者爲政不可缺一但行之當以公耳不公則失其柄而法亂矣

治人治法　　荀子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羿古之善射者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

孫聯鵠評　法者治之具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息法是人非欲治無亂是持竿而欲定其末也

道法總要　荀子

川淵者魚龍之居也國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淵枯則魚龍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國家失政則士民去無土則人不安居（故不居）不得安生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無以得民心）無君子則道不舉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君子也者道法之總要也不可少頃曠也

李與符評　人君之能致治者為其有君子而為之輔

善用人者知其務道法總要則無棄人矣

治貴任法　韓非子

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令廢勢背令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世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駬而分馳也（驥良馬也）相去亦遠矣棄隱括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為車（奚仲古之善為車者）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

孫石水評　慶賞刑威之內自有道德韓子只認作勢殊是其學術之未精處然其文自矯健超峻居先秦之表表者

舉措必因人情　鶡冠子

舉善不以窅窅（不以潛時舉人之善必著見而後彰之）拾過不以冥冥（不以闇昧）拾人之過必發露而決此句法之所貴也若礱磨不用賜（職如決刑弁）物雖誹有不效者矣（言慶賞者譽世磨鈍之器也然而賞不能勸罰不能必不可若砥礪為）不用之材而責有於無玉帛雖卒有不效者矣上下有間於是設防知蔽並起之為斗斛以量之則併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併與權衡而竊之故政在私家而弗能

取（政在大夫）重人掉權而弗能止賞加無功而弗能奪法廢不奉而弗能立罰行於非其人而弗能絕者不與其民之故也（此謂漏知之在下船漏知之在上）與民共之而上下以道相維豈容至夫使百姓釋己而以上為心者教之所期也八極之舉不能時贊故可壅塞（机也生動○精神百倍）也（所謂無障者四通六闢豈狹八極之舉而不能贊明哉為之問蘇是已）昔者有道之取政非於耳目也（神心恍惚俯仰之間目無人極之外千里之前耳不能聞牆之外目不能見故聖人之政）（持耳目而不）夫耳之主聽目之主明一葉蔽目不見太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膚寸之間小物足以障之何足恃哉）道開而否未之聞也（此明道之足恃也天道開者雖雷霆不能亂其聰雖太山不能蔽其明）

之若齊魏之見遺不擬非人情也（蓋無是理也）
開挂能看之（晉國風行之說）（信請修）
一作生非其天誅逆天人僇（一本作逆天人之僇）不勝任也（謂人代天）
斯天地隨之而將以修生此如戴笠爲成求得者事之所期
之蟻欲以觀小何足以堪其任也得之以明道之
一作也以爲成功則天而得之不得曰有
明。（命者無所明故是道也非事也）
寡也（民之所未安聖人不強行唯民知極弗之代）（代一作也）
夫因人而不自任者天也民實知極聖人覺使雖而代
之天司徒曰使民與者出使長之使民能者人使治之此
聖王授（受）一作業所以守制也

王奎徵評　刑賞乃天下之公非一人所可私也民情亦有公心聖王之所不拂也聖王授業守制一以爲民則刑法亦順民心而已矣豈可強爲之加減哉

聖法不膠　揚子

或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迷其處也亦理該也）曰有之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是漆也聖人之法未嘗不關盛衰焉昔者堯有天下舉大綱命禹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唐虞象刑惟明法度彰矣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二帝三王好于堯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存公不恤私也）桓桓征伐四克由是言之不膠者卓矣

張侗初評　膠柱調瑟雖師曠不能成聲治法不通不可理一家況天下乎不可治一時況後世乎聖治不

尊正名言

法制無方　抱朴子

抱朴子曰常制不可以待變化一塗不可以應無方刻船不可以索遺劍（楚人墜劍于水刻舟以求之）膠柱不可以諧清音（膠柱下可調）故翠蓋不設於晴朗（翠蓋貴者之具）朱輪不施於涉川（朱輪貴者之車非爲濟川用也）味淡則加之以鹽沸溢則增水而滅火（漢書云欲湯之無沸也不如絕薪之去火）

黃貞甫評　拘常守一者非通方之累此論即聖人貴用權之意引喻切中

治本聖法　尹文子

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側越次答曰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己出也（人有不同故自己出）聖法者自理出也（法無不同故自理出）理出于已已非理也已能出理理非已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世之利唯聖人能該之宋子猶惑質于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

王奎徵評　有異人無異禮禮者唐虞三代之所不能易也此即孔子所謂百世以禮相因之意

治道得神明　淮南子

王喬（王喬武陽人得道而仙者）赤松（赤松子上谷人病癘入山得道飛昇）吹嘔呼吸吐故納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眞以遊玄渺上通雲天今欲學（謂道惟聖人能之）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收其一吐一吸時詘時伸其不能乘雲升遐亦明矣（不能成仙而去也）五帝三王經天地理萬物齊必生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齊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憲令不能爲治亦明矣

何宗元評　孟子曰徒法不足以爲政爲政貴得賢得先王之精神區區法術未有能治者也

法制行于道德　胡子

制者道德之顯道德者法制之隱天地之心生生不窮者必有春秋冬夏之節風雨霜露之變然後生物之功遂有道德結于民心而無法制者爲無用（即徒法不能自行）無用者亡有法制繫于民身而無道德者爲無體（即徒善不足爲政）無體者滅故法立制定尚非其人亦不可行也

晉陽評　夫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法制道德不可分而爲二信哉存乎其人矣

刑賞類

明主刑賞以爲國　淮南子

明主之賞罰非以爲己也（非以己之喜怒爲賞罰也）以爲國也適於己（合己意者）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己（逆己意者）而便于國者（謂有功于國也）不加罰焉故楚莊共雍（共雍楚臣也）有德者受吾爵祿有功者受吾田宅是二者女無一焉吾無以與女可謂不偷於理乎

王弘岳評　此段總言賞罰之公須知淮南詞語淡中有味如此段最可深玩

安危治亂在君刑賞　淮南子

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行之施德于民也善則歸君也）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當其怨也）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卻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

之刑器不可以示人言不可以殺人也

李九我評　前段言暴罰乃民之所怨求老二句乃一段之評

因治必強　　商子

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彊一國行之境內獨治二國行之兵則少寢天下行之至德復立此吾以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也

黃旨玄評　末刑反於德二句有味

重刑而連其罪　　商子

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鬬很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於境內則草必墾矣

王槐野評　五民周所當禁但不以此道而以重刑則以自斃也

賞罰政之柄　　小荀子

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之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illegible]非徒慎其刑其人一作衿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治矣是謂統法

王子充評　此段明賞罰以統其法

刑罰中則民畏死　　尹文子

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末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慎

穆少川評　此段言刑罰不可輕用只宜執宜慎四字最可深想

不賞罰而民可用　　司馬子

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試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有虞氏舜也舜之世不賞不罰而民皆可用者至德之所致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之速覩為不善之害也

諸理齋評　引夏殷周之賞罰止以警勸世主之不可

輕用

賞罰用于賞（一作）　桓範子

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功盛者賞顯罪多者罰重不能致功雖有賢名不予之賞官職不廢雖有愚名不加之罰賞罰用於實不用於名賢愚在於質不在於文

洪宣之評　此段曰與利曰公曰實曰質皆考課不刊之典

刑不平以致貪　慎陽子

刑之不平以貪致也貪則殘而詖廉則剛而直故貪者若明廉者若愚此刑之所緣而疑斷也（流弊如此）是故郡縣之失刑于民者其起于廷尉之不平乎雖然廷尉之不平亦視乎國之誅賞黜陟焉爾矣今無罪者誅無功者賞無過者黜有過者陟由此觀之廷尉安得而平哉

吳獻臣評　此段議論當與曾子對陽膚並傳此段詞語最是逼眞

賞一以勸百　文中子

杜如晦問政子曰推爾誠舉爾類（如示如形不變達公）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夫為政而何有（未有過此得為政之要者）如晦出謂竇威曰諸人容

其許（雖太許必容）佞人杜其漸（漸猶不可沉深乎）賞罰在其中吾知乎為政矣（容一許直示賞百善之門　絕一佞媚亍罰衆惡之術）

丘瓊山評　勸懲二字便是賞罰之號賞罰中則惡人自化而善此即是為政

元經褒貶以代賞罰　文中子

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言不差）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主而賞罰不明乎

印國賢評　寓賞罰於褒貶善理會元經之妙正賞罰之明也

賞以勸善刑以懲惡　霧壁子

且夫賞以勸善名以尉賢使天下不肖者有名無功者受賞則何以勸天下乎法以禁非刑以懲惡使夫懷忠者坐法行直者遇刑則何以禁天下乎是以漢惜雍齒張良以為可封隋寵少師伯比以為可伐何則有功者害適為不祥無德是親自淪喪亂者也（錯綜之妙）

郭士俊評　此段言惟用舍顛倒則不肖有名無功受賞懷忠坐法行直遇刑必然之勢也霧壁子能言人所不敢言能言人所未曾言

徵賞貴誠　姜子

文王問太公曰賞所以存勸罰所以示懲吾欲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為之奈何太公曰凡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于耳目之所見聞則所不見聞者莫不陰化矣此所謂勸百懲衆者也夫誠暢于天地通于神明而況于人乎賞信必罰是誠也誠之為道暢于天地通于神明況于人而有不勸不懲者乎

王奎徵評　誠者天之道也不以我賞不以我刑而一準天道以為刑賞則民之所以勸懲皆天之勸懲之也故曰誠通神明厥旨深哉

人主戒好殺　老子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刑愈多而犯愈衆多殺何為善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不忍之心可勸孰敢常有司殺者殺福善禍淫天之司殺也夫代司殺者殺吾而好殺是代司殺者殺也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者矣代司殺者殺鮮有不傷矣可畏哉

徐敬弦評　此段皆奇語奇句奇可為後世人君好殺之戒

義刑義殺　荀子

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別猶決也謂不辨子之罪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悅曰是老也欺予語予曰為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孔子喟然嘆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嫚令謹誅賊也慢令而謹誅賊害人也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言生物有時而收斂無時是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康公命康叔使以義刑義殺勿用以就汝之心不使任其喜怒也維刑殺皆以義猶自謂未有使人可順之事故有犯者自責其教之不至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服行也謂先自行之然後教也若不可尚賢以綦之綦極也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單盡也謂優寵罷黜盡綦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

陳仁錫評　上失其道則哀矜而勿喜玩此論疑孔子之云理或有此然嘗觀魯傳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三月魯國大治雞豚不飾假男女別于塗父子相訟之語疑或後人所撰也

威不足專恃　呂子

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谿水倒殺投又復取

遺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谿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
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于御（無益）
于不知人主之不肖者有似于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御之道）
威愈多民愈不用（民不為用）亡國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
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鹽之于味凡鹽之用（以愛利之心行威至言甚微）
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託然後
可行之惡乎託託于愛利愛利之心諭威乃可行威甚
則愛利之心息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

許鍾斗評　此以造父能用其馬不在于用其威而在于御得其道喻人君之能用其民不在于恃其威而在于能順其欲形容最清切有味

明是非以定法律　　呂子

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用不得其人故有此害）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言其多也）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讙譁（者多怨謗）子產患之于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莫知誅鄧析之類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

申瑤泉評　是非不明法律何由而定因所欲勝因所欲罪是非外甚矣不誅何待

誅罰當施于縱衡　　韓非子

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獻舉國之圖也）而委地效璽而請兵矣（上璽而請罷兵也）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

有疏有疏則為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市官分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于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人臣以地事強國則受厚祿而私家富）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官退處人主之于其聽說也于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增繳其說（繳所以取鳥者以生絲係矢而射流而服之也喻人臣別飾詐之言誘取其君之意）而僥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

必其後也。

郭存中評　此段言人臣縱橫之術皆未協于道。皆所致禍于人國。人君侍一聽縱橫之言，其貽禍必烈。雖似懸河不竭，論亦中繁可讀。

立法貴固　韓非子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譙，責也）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不變其惡也）。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illegible]）。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奸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恐而易其爲）。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于愛，聽于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削也（峻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平也）。故明主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溢，盜跖不掇（[illegible]）。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手不掇百鎰（掇百金必有害也，故不掇）。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信必賞之也）；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法專一而堅固）。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輔，助也，助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且盡其力矣。今則不然，其有功也爵之（所不及也）

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不見用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決不可如此）；以其犯禁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

袁了凡評　刑罰可以化民，亦德禮中之所不能廢。然如韓子所言，一切皆以刑罰而無德禮，則雖用其言，未必能致其效也。

民智不足用　韓非子

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首病腹痛也，不治則），不揊痤則寖益（謂痤也）。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腹痛者小苦，而夫疾乃大利也）（[illegible]）。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產也，而以上爲酷（殘暴而不仁也）；修刑重罰以爲禁邪也，而以上爲嚴（法度嚴而畏懼）；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爲貪；境內教戰陣（古者境內爲境）（農隙以講武事），閱士事并力疾，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爲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聖哲通明也），爲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欲以擊禹也）；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illegible]）。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

宋九青評　民智固不足用。然唐虞三代之君何嘗不致民。大抵韓子乃綜吳一流，入以刑名法術相尚而絕無道德者。讀者當知有所斟酌。

民可使覿德　　揚子

或曰：為政先殺後教。曰：嗚呼！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秋乎？吾見玄駒之步（玄駒，蟻也），雉之晨雊也，化其可以已矣哉！民可使覿德，不可使覿刑。覿德則純，覿刑則亂。象龍之致雨也，難矣哉！（言盡陰刻木以為龍而求致雨則不可得也。）曰：龍乎龍乎！（言非真龍也。真龍而後致雨，明君而後道化行也。）

李見羅評　天道先春而後秋，王人先教而後殺，孔子道德齊禮之章為意深矣。揚子可謂真有所得。

治國若張琴　　韓嬰子

傳曰：水濁則魚喁，（喁，魚口上見。）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峭則陂。（峭，直聳貌。）故吳起削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臨渭論囚，水為之赤，後為秦君之所誅。）治國者譬若乎張琴然，大弦急則小弦絕矣。（言漢章帝朝陳寵上書。）故急轡御者非千里之御也。（言為政猶張琴。）有聲之聲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御馬貴寬策之為至。）

郭士俊評　燔炙刻烙戕馬之性，雕鏤青黃觴木之質，言法之不可苛也。大都此意。

恩威兩全　　抱朴子

蓋天地之道不能純仁，故青陽闡陶育之和，素秋厲肅殺之威。融風扇則枯瘁摛藻，白露凝則繁英凋零。是以品物阜焉，歲功成焉。溫而無寒則蠓動不蟄，根植冬榮；寬而無嚴則奸宄並作，利器長守。故明賞以勸正，必罰以沮邪。勸沮之器，莫此之要。勸民設教，濟其寬猛，使懦不可狎，剛不傷恩。五刑之罪至于三千，（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是繩不可曲也。可寇行則君為不舉，是法不可廢也。繩曲則姦回萌矣，法廢則禍亂滋矣。夫賞貴當功，而不必重；罰貴得罪，而不必酷也。鞭朴廢于家，則僮僕怠惰；征伐息于國，則羣下不虞。愛待敬而不敗，故制禮以崇之；德須威而久立，故作刑以肅之。班倕不委規矩，故方圓不戾于物；明君不釋法度，故機詐不肆其巧。唐虞其仁如天，而不原四罪；（四罪見上舜流放。）姬公友于兄弟，而不赦二叔；（管叔、蔡叔。）仲尼之誅正卯；（孔子為魯司寇，誅少正卯于兩觀之下。）漢武之殺外甥，垂淚惜法，蓋不獲已也。故誅一以振萬，損少以成多，方之[illegible]髮則所利者衆，比于割疽則所

全者大是以刺灸慘痛而不可止者以痤瘍也刑法凶醜而不可罷者以救弊也六軍如林未必皆勇排鋒陷火入情所憚然恬顏以勸之則投命者甚於古必斷斬以威之則莫不奮擊故役歡笑者不及叱咤之速用謗悅者未若形戮之齊是以安于嚴深谷而嚴其法術子疾棄灰而峻其辟（秦法刑棄灰于道商君務本劫猶灰可以糞田致棄之者有罰）夫以其所畏禁其所欲峻而不犯全民之術也

宋九青評　天道不能以春溫而廢秋肅之威明主安能以至仁而休法度之用傳曰賞貴當功罰貴得罪即唐堯姬公漢武不廢也故刑法所以救弊峻而不犯全民之術也是一段大意

使民知所畏　郁離子

郁離子曰刑威令也其法至于殺而生人之道存焉（民畏法而民…）赦德令也其意在乎生而殺人之道存焉（民…而多犯）故書曰刑期于無刑又曰眚災肆赦此先王之心也是故刑期于使民畏刑有必刑民知犯之之必死也則死者鮮矣故曰生人赦者所以矜蠢愚宥過誤知罪不避而冒焉是啓僥倖之心而教人犯也故曰殺人至于禍稔惡積不得已而誅之是以恩為辨也（本以恩育民反為民害）衆人衣狡猊之衣（狡猊乃勇獸能制虎者）以適壙埌之野而走謂虎為畏已也返而矜有大志明日服狐裘而往復與虎遇虎立而睨之（知其不足畏）怒其不走也叱之為虎所食以至于是君子曰無畏者禍之本乎

李光垣評　赦者君子之幸小人之不幸也益浩子知所懲而小人以為不足畏也易曰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故世不能皆君子則刑罰斷斷不可無

先誅亂本　尹文子

治主之興必有所先誅先誅者非謂盜非謂姦此二者一時之大害非亂政之本也亂政之本下侵上之權臣用君之術心不畏時之禁行不軌時之法此亂之道也孔子攝魯相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而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彊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

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熒衆強記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六子者異世而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也

潛義綱評　盜奸之害害之小者亂政之本其害最大國家必至于不可救藥漢張綱埋車輪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亦知亂政之本者

嚴刻致亡　　　　桓子

文學曰善鑿者建周而不疲倦也善基者致高而不蹷敗也壞伊尹以堯舜之道為殷國基子孫紹位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峭法為秦國基秦之相封於商於為商君故名商鞅故二世而奪刑既嚴峻矣又作為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賦斂既煩數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說容言崇利而簡義高力而尚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為秦開帝業不知其為秦致亡道也狐刺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枘畚土之基雖良匠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言雖惠人不能為之恕也故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國也

鄒南皐評　蘇子云秦之失道有自來也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又竭山海之利以刻剝民膏雖無李斯之禍秦亦必至于亡然則秦之亡不在沛公入關之時已在商鞅變法之初矣

法深無善治　　龍川子

風林無寧翼鳥不得寧也急湍無縱鱗魚不得安也操權急者無重臣臣不得其死持法深者無善治民不得其生奸宄之熾皆由禁網之嚴鑄漏之多亦由夫防閑之密故聖人不忍盡其術

不忍斲其樸

陶石簣評　法不可無然不可過過則為桀紂為亡國明鑑昭昭可不戒哉

行法貴恕　　　嚴子

朝廷立法不可不嚴謹也有司行法不可不恕恕為持世之本寬不嚴不足以禁天下之惡惡人無所戒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情實所然漢張釋之唐徐有功以恕求情者也常哀一切刑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彼庸人哉天下後世典獄之官當以有功以哀為戒

李九我評　密網之下必無生魚密法之下難容衆慝牧民者不可不察也

得情當法

許子

許魯曰推勘公事已得夫情適當其法(可作千古斷法)不旁求深入(不生支節)以人罪人是乃利人之一端也(即是陰德)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爲心謂之陰德予曰不然履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違此則利惡害善(善惡不兩立一利則一害)顯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于神明顧陰德何有焉

孫臨鴻評　利于惡者必害于善故惡小人所以愛君子放流之舉稱爲仁人專以出罪爲心是爲長惡非陰德也

用刑當審所輕重

胡子

生刑輕則易犯(生刑如鞭朴之類)是教民以無恥也死刑重則難悔(死刑死罪之刑不可復生者)是絶民自新之路也死刑生刑輕重不想懸然後民知所避而風化可興矣

史聯岳評　重生刑使民知所戒輕死刑使民得延生而悔過眞刑法中一段經綸也

災祥類

悔過修德

白虎通

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援神契曰行有點缺氣逆于天情感變出以戒人也災異者何謂也春秋潛潭巴曰災之言傷也隨事而誅異之言怪先感動之也

陸象山評　孔子書災異于春秋以爲後王戒而君子有取焉者爲其不著事應故也

天意大變

白虎通

禹將受位天意大變迅風靡木雷雨晝冥服乘者何謂衣服作大作小言語非常故尚書大傳曰時則有服乘也孽者何謂也曰介蟲生爲非常尚書大傳曰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龜孽堯遭洪水湯遭大旱示有譴告乎堯遭洪水湯遭大旱命運時然所以或災變或異何各隨其行因其事也

許魯齋評　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當時月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至前後代則水旱亂亡之患見矣

聖人飭備災咎

儒者說鳳凰麒麟爲聖王來以爲鳳凰麒麟仁聖禽也思慮深避害遠中國有道則來無道則隱稱鳳凰麒麟之仁知者欲以褒聖人也非聖人之德不能致鳳凰麒麟此言妄也夫鳳凰麒麟聖聖人亦聖聖人恓恓憂世鳳凰麒麟亦宜率教聖人游于世間鳳凰麒麟亦宜與鳥獸會何故遠去中國處于邊外豈聖人濁鳳凰麒麟清哉何其聖德俱而操不同也

李子貞評　首段破世人之惑于瑞應遠去數句轉法更醒

鳳麟審爲聖王見　　委宛子

孝宣皇帝之時鳳凰五至麒麟一至神雀黃龍甘露醴泉莫不畢見故有五符神雀甘露黃龍之紀使鳳麟審爲聖王見則孝宣皇帝聖人也如孝宣帝非聖則鳳麟爲賢來也爲賢來則儒者稱鳳凰麒麟失其實也鳳凰麒麟爲堯舜來亦爲宣帝來矣夫如是爲聖且賢也

程舜敷評　此段舉孝宣時祥瑞論之則麟鳳之應何在

仁聖之禽　　委宛子

王者受富貴之命故其動出見吉祥異物見則謂之瑞瑞有小大各以所見定德薄厚若夫白魚赤烏小物小安之兆也鳳凰麒麟大物太平之象也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不見太平之象自知不遇太平之時矣且鳳凰麒麟何以爲太平之象鳳凰麒麟仁聖之禽也

穆少芝評　此段首論吉祥之應末論異物以類相感

麟鳳龜龍先爲之祥　　孔叢子

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爲之祥今宗周既滅天下無主孰爲來哉

李光垣評　鋪敘文法較勝左史

地震山崩　　蒲且子

日爲之食星霄如雨雨螽沙鹿崩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雨石於宋五六鷁退飛霄霜不殺草李梅實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地震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晝晦彗星見於東方孛於斗一作大辰鸜鵒來巢春秋異之

李崆峒評　春秋不著事應後世以爲事應始於仲舒亦非也觀此段可見

禍福相倚　　列子

人有好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犢牛子也）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祭天也）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目失明也）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

焦漪園評　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無故並育雖若無妄之災以疾獨生實則陰中之庇吾人修德以聽天而已矣

旱不為災　晏子

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欲祭祈雨也）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鼈為民天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為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

李九我評　旱之為害皆天所以譴告人君使之惕身修行並禱祠靈山河水所能免乎湯禱桑林六事自責須臾天雨景公居野暴露亦三日而雨天果遠耶邇耶祟在高山廣水是耶非耶

天行有常　呂子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

屠赤水評　天不能貧不能病不能禍即人定勝天之旨觀此可以堅人修德之心

鳳凰集止　韓嬰子

黃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惟思其象夙寐晨興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

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雞喙戴德負仁抱忠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動識風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喜成惟鳳爲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終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哉（言信天老之言爲然）朕何敢與焉于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齋于宮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于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

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國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沒身不去詩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

袁了凡評　黃帝致鳳之事似涉不經然簫韶作而鳳儀春秋成而麟至則黃帝精神所注遂格祥或不誣也

妖祥共域　劉子

禍福同根妖祥共域禍之所倚反以爲福福之所伏返以成禍（四句老子道德經）妖之所見或能爲吉祥之所降亦迴成凶有卯禍之爲福福之爲禍妖之爲祥吉之爲凶則可與言物類矣吳兵大勝以爲福也而有姑蘇之困越棲會稽以爲禍也而有五湖之霸戎王強盛以爲福也而有樽下之執陳駢出奔以爲禍也終有厚遇之福禍福迴旋難以類聚昔宋人有白犢之祥而有失明之禍雖有失明之禍以至獲全之福北叟有胡馬之利卒有奔墜之患雖有奔墜之患以至保身之福（北叟塞上之翁也馬無故亡入胡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福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乎其子騎墮而折臂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胡兵大出丁壯者戰死惟子以跛故得父子相保故以北叟知禍福相因倚而生也○出淮南子）以見不祥而修善則妖反爲祥見祥而爲不善即祥還爲妖矣昔武丁之時毫有桑

穀共生于朝（太戊時桑與穀合生于朝一暮大拱）史占之曰野草生朝朝其忘乎武丁恐懼側身修德桑穀自枯（禍福無門人自招）八紘之內重譯而來殷道中興帝辛之時有雀生鳶于城之隅史占之曰以小生大國家必王帝辛驕暴遂亡殷國故妖孽者所以警王侯也怪夢者所以警庶人也妖孽不勝善政則凶反成吉怪夢不勝善言則禍轉爲福

焦漪園評　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吉凶禍福惟人所召惟有善足以勝之有善則妖反爲祥無善則祥足成妖故殷帝自剪千里來雲齊景公一善而熒惑退舍則[illegible]

凶爲吉反禍爲福豈非人哉

惟物不爲瑞　郁離子

楚王好祥有獻白烏（有虞氏有白烏集于庭）白鷃鶴（即鵁鶄也一名[illegible]）木連理者（漢時有連理木[illegible]）[illegible]皆賀荀卿不來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不佞賴先君之遺德群臣輯睦（上下同和）四鄙無事（都鄙無事）變鬼神鑒格而降之祥大夫獨不喜焉（賀不來）願聞其故荀卿對曰臣少嘗受教于師矣王之所謂祥者非臣之所謂祥也臣聞王者之祥有三聖人爲上（聖王出）豐年次之（豐登爲瑞）鳳凰麒麟爲下（見物之不足爲祥瑞）而可以爲祥可以爲妖者不與焉故凡物之殊物（異者）之說色（推色之者）而無益于民用者皆可以謂之祥可以謂之妖者也是故先王之思治其國也見一物之非常必省其政以爲祥與則必自省曰吾何德以來之（所德來之意）若果有之則益勉其未至無則反躬自勵畏其潛也畏其易福而爲禍也以爲妖與則必自省曰吾何戾以致之（反躬自責之意）若果有之不待旦而改之無則夙夜祇惕檢視聽之所不及畏其蔽也畏其有隱慝而人莫之知也夫如是故祥不空來而妖虛其應今三閭大夫於死于湘（屈原沈于汨羅）鄢郢夷陵皆爲秦[illegible]（賢士皆[illegible]）耕夫牧豎不戶戈以拒秦老弱餽餉水旱相仍（相因而至）饑饉無蓄（又無年之蓄）積雖有鳳凰麒麟日集于郊無補楚國之蹄涔（空隙處）而況于易色之鳥（指白鳥鷃鶴）亂常之木乎（指連理木）王如不省楚國危矣

李九我評　所言寶處真可以爲國寶所言非寶處真國家之所不必寶北非誠意伯不能見到此亦不能言到此後之君臣皆當寫置座右以爲格言

禍福非望　郁離子

句章之野人翳其藩以草（以草障其藩）聞喈喈之聲發之而得雉（山雞有文彩善鬬）則又翳之冀其重獲也（再有雉可得）明日往聆焉喈喈之聲如初發之而得虺（可爲貪者戒）傷其手以斃（始得雉而福繼爲虺傷反得禍）野人出于郁離子郁離子曰是爭之小而可以爲戒也天下有非望之福（非望故也）可倖得亦有非望之禍（亦有可倖得之禍）

宋九青評　禍福多有出于非望彼徼倖以冀其獲者似可笑矣

左右不辟　郁離子

吳王夫差與羣臣夜飲有鵲（鵲一名甲居乃禁鳥也）鳴于庭王惡使彈之（使人以彈）子胥曰是好音也弗可彈也（二句便含[illegible]）

王怪而問之子胥曰王何爲而惡是也夫有口則有鳴物之常也王何惡焉王曰是妖鳥也鳴則不祥是以惡之子胥曰王以爲不祥而惡之與則有口而爲不祥之鳴者非直一鳥矣王之左右皆能鳴者也（皆有言于王前）故王有過則鳴以文之（爲王文飾其過）王有欲則鳴以道之（爲王導其欲）有事則鳴以持之（爲王起事）王有闕則鳴以蔽之（爲王蔽其闕）王臣之順巳者則鳴以譽之（爲王將順）其不順巳者則鳴以毀之（爲王逢迎）凡有鳴必有爲（且推廣更妙）故其鳴也能使王喜能使王怒能使王聽之而不疑是故王國之吉凶惟其鳴主弗知也則不祥孰大

焉非如一鳥而巳王故不此之慮而先爲之防（防于未事之先）求吾闕而補焉所益多矣（補其闕則受益無窮）有不祥無害也

吳因之評　甚矣左右之鳴之可畏也彼吳國左右一鳴而子胥死再鳴而夫差亡世之不祥孰大于是是千萬古之龜鑑也

反災爲祥　朱子

朱子曰商中宗時（太戊也太甲之孫太康之子）桑穀並生于朝（的確可信）一莫大拱用巫咸之言恐懼修德不敢荒寧而商道復興高宗祭成湯飛雉升鼎耳而鳴用祖己之言克正厥事不敢荒寧而商用嘉靖古之聖王遇災而懼修德正事反災爲祥其效如此

袁中郎評　修德正事自足反災爲祥中宗高宗其明驗也彼援上天書不亦惑哉

孔子不著事應　象山子

昔者劉向董仲舒李尋京房翼奉之徒皆通陰陽之理而言災異亦多矣然君子無取焉者爲其著事應之說也（其求事應某災也）孔子書災異于春秋（知孔子之心）以爲後王戒而君子有取焉者爲其不著事應也夫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無偶合者

但一有不合人君將忽焉而不懼（以災爲無常也）孔子不著事應欲人君無所不謹以答天戒而已

湯霍林評　孔子作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欲使人君無所不謹象山可謂深明春秋之旨

福善禍淫　耆琅子

福善禍淫葢以理推之也（理有固然未必事事皆應也）問其爽與不爽雖天地亦不能明以告我故我惟守此闇然自修之心即（自修之心爲是）不蒙幸于造物（造物即造化謂天地）而粹白一腔（一腔心也）即可以對參廓

郭青螺評　天地無心以人心爲心我心潛白卿是天地之心粹白也天地更何能另討一異祥以彤瑞耶

風俗類

古人純一　莊子

古之畜天下者（畜謂畜育天下也）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萬事畢無心得鬼神服（宋古奇語今古名言語之首然）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不刳心焉（刳心去其私心以入道也）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此段言君子之心而純一如此）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此段言舉世之民心皆純一如此）

湍義繩評　若論太古之風信是如此但無之必有也一合之必吐也古之必今也亦天也時也亦非人力之所能強而回也每論到此爲之慨然

世道漸降　莊子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此莊子一篇之論語者不以辭害意可也）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爲天下（燧人伏羲即三皇之絲而五帝之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唐虞卿文明中以治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情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情性而復其初（有球之說）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

湯若士評　德之衰也世之降也一代淩一代迨至世道交衰柰之何哉所學司世風者爲之立德以維持之耳莊生之言其意切矣

僞學爲邪蠹（僞末形起僞字）　韓非子

夫明主治國之政使其商工遊食之民少而民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又說近習之奸）則官爵可買則工商不卑也矣（商工有財得以買官則不卑矣）姦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

人不少矣采欲倍農而不責莪耕之士則耿介之士益衍

商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

稽仁義（以稱先王之道以稽托於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

而貳人主之心也言古者為說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五蠹和安得而久哉）

而遺社稷之利（此從言之士有害於國家也）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

以顯其名而犯五官（司天臨置立春夏秋冬中正五官）之禁（此俠士有為害於國）

法也其近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

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財（沸靡之財謂溢費也）蓄

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蠹害也）

湯若士評　世之為學者稱引先王之道後於言詞而

不當於實用此等之人為王道之蠹戰國之士莫不皆

然此韓子親見之言也

治亂殊風　淮南子

治國之道上無苛令（苛令嚴刻之令也）官無煩治士無偽行工無

淫巧其事經而不擾（經常也擾煩也）其器完而不飾（不飾不雕繪也）亂世則

不然為行者相揭以高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輿極於雕琢

器用逐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詆文者處煩撓以

為慧爭為佹辯久積而不決無益於治工為奇器歷之而

後成不周於用

申瑤泉評　世風之殊於治亂歷歷可數信其然矣所

望司世道者轉其亂以還於治矣不然其何所底止哉

習本於始　子雲陽子

或問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及詩溫溫乎其和可

知也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習治見治世）齊桓

之時縕而春秋美邵陵習亂也（縕亦亂也言齊桓之時下陵上替而）

事（春秋美邵陵之會能服楚也習亂亦謂習見亂世之事）故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

好始治也漢德其可允懷矣（漢之有德信能懷遠服人）黃支之南大夏

之西東鞮北女來貢其珍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世鮮焉（始治則治始亂亦亂借可借心得之）芒

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宗夷猶言夷族）

也蠶勝也趣蹈也（言四夷之族滑亂中夏勝蹈我）

邊鄙而犯主人又屈國喪師焉無（禦戎之次也）麟之儀

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言帝世泰和儀儀而馴鳳師師而多德之至也）螭虎桓桓

鷹隼䎶䎶未至也（未合至德）

徐巖泉評　唐虞太和之盛也成周太和之始也漢高

又太和之始也至漢時而風將盛矣光武將興又太和

之始也雄獨不之知乎而任莽何哉

因革本於可否　子雲陽子

或曰太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爲治也（或以太上無法爲治）

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惡其與[illegible]）是以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匪伏匪堯禮義哨哨聖人不取也（[illegible]）

（夫義聖之上古有鳥獸徒然多言[illegible]言入荒之谷各有禮樂人不取人是其所以爲是）

或問八荒之禮禮也樂也孰是曰殷之以中國（殷正也中國之制五百里侯服五百里[illegible]服五百里荒服）

或曰孰爲中國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爲中國（五政五常之政也七賦五穀桑麻也中爲天地者圭[illegible]）過此而往人也哉（以八荒之外聖人[illegible]）聖人之治天下也礙諸以禮樂無則禽異則貉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大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爲帝王之筆舌也（[illegible]）

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爲則禮由已（器械舟車宮室皆聖人因物可作制而用之往而行之）

聖人之心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故曰由已

或問大聲曰非雷非霆隱隱躍躍久而愈盈尸諸聖（尸主也[illegible]）

或問道有因無因乎曰可則因否則革

陳幼溪評　風俗之治亂係乎禮樂禮樂之因革係乎可否太古之不能不中天也中天之不能不叔季也叔季之不能不返於古而一亂一治此其術張也總因革於可否之間而已矣

曲直不並立　抱朴子

抱朴子曰（箕音其）箕踞之俗惡旋盤之容被髮之域憎章甫之飾（樂箕踞之狀者惡修禮之容被髮之俗惡禮之飾也）故忠正者見排於諛勝之世（之世忠正必不容）雅人不容乎惡直之俗（惡直之世人必見[illegible]）

何孟春評　忠正見排於讒世雅直不容於時俗世風之薄惡可慨哉

亂世無定情　鶡冠子

道有稽德有據人主不聞要故專與運撓而無以見也道與德館而無以命也義不當格而無以更也若是置之雖安非定也端倚有位名號弗去故希人者無悖其情希世者無繆其賓文禮之野與禽獸同則言語之暴與蠻貊同（蠻貊[illegible]）夫君子者易親而難狎畏禍而難却（[illegible]）嗜利而不爲非時勝而不苟作（不得已而後起）體雖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生（君子克此而已後[illegible]）心雖欲之而弗敢信然後義生（一作立也信猶任也）夫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辨者也故君子弗縱情而行也夫亂世者以麤知爲造

親無踈無愛無惡是謂太和

張侗初評　風俗何常係上所倡耳倡之以淳厚彼將以淳厚自爲也倡之以薄惡彼又以薄惡自爲也故天下治亂之機君子專目上當世者可不謹所倡哉

人主當知所化　　鶡冠子

雅子弄影不知爲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爲像所侮化家者不知爲家所化化國者不知爲國所化化天下者不知爲天下所化三皇有道者也不知其道化爲五帝之德五帝有德者也不知其德化爲三王之仁義三王有仁義者

也不知其仁義化爲秦從之戰爭酔者負醉疾者殯疾其勢彌頓其病彌篤而無反者也

郭士俊評　愈趨愈下世變使之然也挽而逆之三五是在上耳

新鍥分類評註文武合編百子金丹卷之三

武編

任將類

卜日以授斧鉞　　姜子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在一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以受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斧持首授將其柄

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鉞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爲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爲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辨說而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

潘義紳評　按此段不言推轂捧轂恐其脫簡耳末段即吳起與士卒同甘苦法

匡天下而莫之敢御　　管子

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雷

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遏
成功立事必順于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故
賢知之君（知音智）必立于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

郭在中評　文法如疾風迅雷辟語如海一層機細斫
之的是兵家要法

授任之才異　　于山子

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
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單未決辰
而社稷爽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劌之

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累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
徐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能趣何哉彼此
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莊定山評　此段言無重兵壓境而一旦滅亡忠臣烈
士爲之奈何此段議論談兵者不可不熟

仁君貴任慈將　　老子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人不知其大故似不肖）若
肖（最切事理）久矣其細（若自以爲大）則小已久矣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忍不）
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欲待時而動也）慈故能勇儉故（慈愛人之意）
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
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攻則取天將救之（仁者天心）
以慈衛之（所向也）

李光垣評　藏大于小藏先于後此天道以退爲進之
機眞萬古無敵兵法也將能如是始可以任矣孫武子
十三篇皆不出此範圍知兵哉老子也

勿任輕敵　　老子

用兵有言（机趣玲瓏）吾不爲主而爲客（主是我立而爲客我爲客應之也）
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若無行之可行）攘無臂仍無

敵執無兵禍莫大于輕敵輕敵幾喪吾寶（吾寶是慈故吾之所重矣）
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潘義繩評　欲强而故弱欲剛而故柔此智術之將也
制勝常出于此彼輕敵者不與矣

主勝則將勝　　尉繚子

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邃于天生於無（治兵之法秘密若藏無下邃若在天上）
（一如天地之）故開之大不窕小不恢（惟秘邃若此故其開大用之不窕小用之不恢也）
（生於無者）于輕窕小用之明乎禁舍開塞（明乎禁之舍之開之塞之四者之道）民流者
不失于恢張之
親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衆而制則國

治（民有流移者親而甚之城不治任者使民在之斯則國可富治矣）富治者民不發軔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勝於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也（言宜伏鋒）主勝也陳而勝者將勝也（富治之國民不發軔出師甲暴露于外而其威足制天下故不日兵之取勝在朝廷之富治也是不暴甲而勝者人主之制勝也若待陳而後勝則其勝在將而不在主矣）

孫月峯評　惟勝將能制勝兵惟勝君能任勝將將之勝負全在于君信乎君之當凜凜也

審將而後舉兵　尉繚子

兵有勝於朝廷有勝於原野有勝於市井（凡兵有謀定于朝廷而敵自服者有戰于原野而後取勝者有戰于市井而後取勝者）鬪則得服則失幸以不敗此

不意彼驚懼而曲勝之也曲勝言非全也非全勝者無權（彭空駁論）名（若使遇鬪而進則得勝彼服而退則失利僥倖免于覆敗此乃不意彼軍驚懼而曲法以勝敵也曲勝非兵家之全勝雖勝而無權名）故明主戰兵之日合鼓合角節以兵刃不求勝而勝也（明主於戰攻之日合聚以鼓角而不為擁蔓且兵刃雖交名有節制則雖不求勝而自然取勝此謂全勝而非曲勝矣也斯則有權名矣）兵有去備徹威而勝者（虞去備以示疎徵威以示弱而取勝）以其有法故也（仉臺百出熟此可以為警勢）有器用之蚤定也其應敵也周其總率也極（此原其有法度又有器用應敵人也周密總率三軍也極至則雖去備而實有備雖去威而實有威故能勝人）故五人而伍十人而什百人而卒千人而率萬人而將已周已極其朝死則朝代暮死則暮代（凡任什百千萬之長隨死隨代不可以虛）權敵審將而後舉兵（制度既已用人又必推敵之虛實審將之能否而後舉兵）

楊復所評　將不審敵是自喪其兵也若不審將是自喪其將也原野勝敗總關朝廷欲命將者在乎自審之矣

在心之將勿用　尉繚子

兵起非可以忿也見一日之師（不待一日）患在千里之內不起一月之師（不待一月）患在四海之內不起一歲之師（不待一歲此段言）兵貴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至於地中不至于人寬不可

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夫心狂耳聾目盲以三悖率人者難矣（此段言為將之得失）

黃葵陽評　三軍之將只主於一心心狂則三軍無主敗無日矣所謂狂心者兵以忿起不知勝不勝之勢者也可無戒哉

待將必崇禮而重祿　黃石子

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必隆之禮）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言崇禮重祿以得士如此）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則下力并敵國削（以承上言其可以克敵制勝）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贍以財則士

自來接以禮厲以義則士死之（再申前意）

顧涇陽評　伊尹非三聘必不將于湯子牙非為師必不將於武孔子曰君使臣以禮將相一也何分文武哉

用兵必黜佞臣　黃石子

軍讖曰佞臣在上一軍皆訟引威自與動違於衆無進無退苟然取容專任自己舉措伐功誹謗盛德誣述庸庸無善無惡喜與己同稽留行事命乃不通造作苛政變古易常君用佞人必受禍殃（此言佞臣用事之禍）

袁了凡評　孔子論為邦必遠佞人誠以其能取禍也

觀此云佞人在上一軍皆訟佞人之當遠為何如哉

求將必舍近取遠　黃石子

出君下臣名曰命施於竹帛名曰令奉而行之名曰政失則令不行令不行則政不立政不立則道不通（命近夫施御也雖遠交近攻之策）（綱常之道不行之道）不通則邪臣勝則主威傷（此言命令政有相因之勢）千里迎賢其路遠難致不肖其路近（易）是以明君舍近而取遠故能全功尚人而下盡力（舍不肖之易致者而取夫賢人之難求者故其政治之全功高出于人而下者盡其力也）

一云全功尚人人分爲余功者保治功也尚人者尊賢人也

松柏嶺評　賢者無希求之路故常遠不肖者多攀援之蹊故常近近不舍而遠不取欲求賢不可得也

辨五材十過　黃石子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最論刻骨毫無疎漏）太公曰將有五材十過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此詳五材）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此詳十過之目）勇而輕死者可暴（之殺）也急而心

速者可久（之恃）也貪而好利者可賂（之誘）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之擾）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之辱）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之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之慢）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之取）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之煩）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之周）也（此申言十過之弊）

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將將者國之輔先王（照察其五材十過明而復合）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上總結上文）故曰兵不兩勝亦不兩敗兵出踰境不出十日不有亡國必有破軍殺將（不兩有因）

一云則必有一破軍殺將此見將之所最重以申前不可不察之意　武王曰善哉

瞿罔之評　觀五材而勝已決然在目觀十過而敗

寇敵在良何去何從爲軍將者其各自擇之毋忽

必用其所利　韓子

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又妙如峯嶺)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私劍刺客也)之屬衆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胄(二句)(總論)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游學者日衆(其要)是世之所以亂也

李九我評　既用之而不以爲利既不以爲利而復用之此賢將所以撫泣而長嘆也歟免于亂其誠難矣

從衡皆不可用　韓子

從者(蘇秦合六國以攻秦)合衆強以攻一弱也而衡者(張儀連六國以事秦)事一弱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持扶持也持國安邦定國也)

顧鄰初評　從若蘇秦固不可用衡若張儀亦一時僥倖相欺非必勝之計也將而如此誠不必用

將貴明哲　抱朴子

抱朴子曰艅艎鷁首(艅艎舟名鷁首龍舟也畫鷁于其上著如首以禳水患)涉川之良器也擺之以北狄則沉溺于波流焉蒲稍汗血(皆良馬也)迅趨之駿足也御非造父則傾僨于險途焉青萍豪曹(皆良劍也)剡鋒之精絶也(四者歸重用兵乎而言)操者非羽越則有自傷之患焉勁兵銳卒撥亂之神物也用此非明哲則速自焚之禍焉

孫月峯評　兵者所以威不軌而昭武功也誰能去兵但用兵者貴明哲不然將有不戢自焚之災

將不可不重　劉子

夫將者國之安危民之性命(拼圖直入之妙)不可不重故詔之以廟堂授之以斧鉞受命既已則設民衣鑿凶門臨軍之日則忘其親援鼓之時則忘其身用能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于前無顧于後(出兵法志)以全國爲重以智謀爲先故將者必明天時辨地勢練人謀明天時者察七緯之情洞五行之趣聽八風之動鑒五雲之候辨地勢者識七舍之形列九地之勢(九地者一沙泥二澤塗三地征四下田五中田六上田七下山八中山九上山出楊子太玄)明人謀者抱五德之美握二柄之要五德者智信仁勇嚴也二柄者賞罰也智以能謀信以約束仁以愛人勇以臨敵嚴以鎮衆賞以勸功罰以懲過故智者變通之源運奇之府也

馮具區評　用兵之道以擇將爲先將者三軍之司命國之安危係焉是故明天時辨地勢練人謀三者皆爲

將者所當知要之以全國為重知謀為先是智者所以運奇制勝安國全軍之要道也

將以驕奮　　鷹衡子

功則恃心所由生恃必驕驕必輕為以取敗楚屈瑕伐隨（法奇理真詞簡）（屈瑕伐隨得勝後竟以驕取敗）而長師順晛是也過則悔心所由生悔必謹謹必重發以收功秦穆不替孟明而卒能勝晉是也（孟明先為晉所敗後秦穆悔過終用孟明遂伐晉勝之）古人見勝而憂憂乃釋當驕而奮奮乃興

楊復所評　夫功成不驕上哲猶或難之過而後悔悔而後勝中才亦多克勉甚矣過未為不幸也是人生自新之門也

將道類

無溝壘而有耳目　　管子

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溝壘防禦小）（耳目哨探遠）兵不呼傲不省聚不妄行不強進呼傲則敵人戒省察則衆不用無事徒聚衆必丹不丹若周（幽）之傷烽也妄行則羣卒困強進則銳士挫故凡用兵不攻堅則韌（韌牢固之名也所攻既堅則韌而難入）乘瑕則神（瑕謂虛脆也所乘既脆纖然瓦解）故攻堅則取者堅（則以士卒堅強故也）乘瑕則堅者瑕所乘雖脆亦為堅者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謂些卒攻堅則以士卒脆弱故也）（此句制奇巧）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莫猶削也）則刀遊閒也

張賓王評此首舉所以伐楚先侵秦末言攻堅則我用于攻而敵如處女是使敵瑕以堅也乘瑕則敵失其守而我乘破竹雖敵之堅亦瑕矣孫子三驅之法也

兵數　　管子

為兵之數（根本之論）存乎聚財而財無敵（謂存意于聚財則財無不來故存意于聚財則）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工者所以造軍器之工也）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器謂兵器）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服便也謂便習武藝）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無敵（遍知其地形險易士將工拙士卒勇怯）存乎明于機數而明于機數無敵（機者發內而動外為近而成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見其為之不知其所以為有數存焉於其間故曰機數也）

北面稽首受命　　青葛子

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受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即戎忘其家聞抱鼓之聲唯恐不勝忘其身故（其心為將之心如此可以決勝）必死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

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弗能待也萬人必死橫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鄒東郭評　此用兵制勝之法會得孫武子十三篇來意更圓轉簡捷

為將當知兵勢　孫子

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部曲為分什伍為數各有統制則不難治矣）鬪衆如鬪寡形名是也（旌旗曰形金鼓曰名各有節制則不畏敵矣）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奇正是也（夫衆所合為正將所自出為奇奇正莫測而三軍必無敵矣）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虛實是也（以我之實擊彼之虛則如以碫石投鳥卵之易）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言奇正有無窮之變既以天地江河日月四時之造化喻之又以五聲五色五味喻之無非形其不可窮也末復再激之[illegible]造化人事而味讀之也）

之疾至于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于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此言奇正之勢與節而[illegible]言之謂于激水之疾有以漂石者可以觀勢焉于鷙鳥之疾有以毀折者可以觀節焉圖甚險也圖甚短也）紛紛紜紜鬪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亂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此承前分數形名之說而謂其有反常之用也言兵有分數其戰鬪似亂而不可亂焉兵有形名其布陣形圓而不可敗焉夫因治而亂矣故強矣然或治而示人以亂則亂生于治而治亂有此數也或勇而示人以怯則怯生于勇而同此勢也或強而示人以弱則弱生于強而同此形也其又有變化之用如此故善戰者宜思所以動敵矣）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善動敵者示敵以形而使必從之予敵以利而使必取之以利誘之而使之來又以吾之本兵待之而擊之）故善戰者求之于勢不責之于人故能擇人而任勢（言勝敵者恒由于勢故善戰者求之于勢而不求于人故擇人而任以勢焉）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于千仞之山者勢也（任勢者之與人戰也如轉木石然蓋木石之性地安則靜而危則動矣体方則止而圓則行矣此皆自然之勢不可止遏者也故善戰人之勢亦如轉圓石于千仞之山而其勢不可禦也）

傅錦泉評　此奇處體種種盡神可令讀者用之不窮而其文字亦超朗爽利有益文場所謂文武兼長者乎

之謂也。

為將當審軍爭　　　孫子

凡用兵之法，將受命于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軍門稱和門者，以和于衆而後舉也。交和者，以兩軍門相對也。言將受命于君，合其軍衆，交對于和門而舍，止因欲爭其利者，其事莫難焉。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曲者爲迂，迂者本所患也；推直則所利也。今謂軍爭之難者，則于迂曲之途，灌以爲直，而反以所患者爲利耳。故自迂途而去，而以所利者誘人，使之貪戀，則我雖後人而發，得以先人而至，此乃知迂直之計者也。故軍爭爲利，衆爭爲危。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

是故捲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上將軍，勁者先，弱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細究其害，精詳之爭。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言軍之所利者爲利也，若舉大衆而爭之，反失利而爲危矣。蓋舉全軍而爭利，則行緩而不能及；委大軍而爭利，則輜重皆在所捐棄矣。行不能及，則爭利于百里之外者，其軍十分中僅以一至，而上將擒焉；爭利于五十里之外者，其軍十分中僅以半至，而上將軍蹶焉；爭利于三十里之外者，其軍十分中亦二分先至，而一分亦至焉。惟輜重一捐，則衣甲器械皆無，不能爲戰，而自取敗亡矣。由是糧食亦無，飢餓招追而致亡矣。由是委積亦無，轉輸不繼而致亡矣。衆爭爲危者如此。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援求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言以軍爭利，必先知斯三者。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此叙軍爭之始末，分合爲奇爲正，變言或分或合，變奇爲正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霆，掠鄉分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變化先知迂直之計者勝，以迂爲直，以直爲迂，兼承十事言。此軍爭之法也。結上文。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調法清楚。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敵人之耳目。此就治軍言。

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此就擊敵言。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治己之氣以奪人之氣。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治己之心以奪人之心。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治己之力以奪人之力。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治變化之道以應敵。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兵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韓止修評　用兵宜先爭便利，非爭貨利也。若舉全軍而爭，則反失利而爲危。然又有爭車之法，不可不知焉。

若夫治氣治力治心治變雖為軍爭而發實治軍之大法也

湯霍林評　兵法家言惟孫子最精言言有理句句有法他人兵書雖傳尚有虛詞逸字至孫子則一字不可增減不可移易

三軍特五間而動　　孫子

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騷怠二字不可移）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此言興師之費　事謂農事也）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此言愛惜爵祿金帛而不能用間以知敵情者不能取勝也）

（反復辯論極盡文之致盡兵之變）

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所求）不可象于事（類事）不可驗于度（度數）必取于人（人間）知敵之情者也（此言明君賢將所以勝人而成功出衆者由其用間而先知乎敵情也）故用間有五有鄉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此列言五間之目而因言其神妙之紀為人君之至寶也）鄉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厚撫敵鄉人）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潛結敵之官人）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厚賂敵之來間我者使之反為我用也）死間者為誑事于外令吾間知之而使於敵間也（佯為虛假之事使吾間傳泄于敵間）生間者反報也（使歸而以敵情報我）（此段詳言五間之事）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從來論將者無此詳莫如玄玉）賞莫厚於間事莫密于間（此言間人之當重）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此言用間之難聖無不通智能慮遠仁則有恩義則有斷微妙則權謀之精因言惟微妙之至者為能無使不用其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此言用間貴于密也）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言欲擊軍攻城殺將者必先使吾間索知敵之守將及左右人等之姓名庶吾間可入而得勝也）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

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敵之鄉人官人亦可以厚利而為我使矣因是而知可使死間者以虛詐之事告于敵矣因是而知可使生間者往來如期矣五間之事人主皆所當知而知之必先在反間故反間不可不以恩而厚之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尹）在夏周之興也呂牙（望）在商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此言用間之效而因著其為兵家之要也謂殷周之興以伊呂為間於反間而知其情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之人為間者必成大功是用間為行兵之要而三軍之所恃以動也）

何以勝者也用
兵者可不知乎
王鳳州評　孫子十三篇意思筆力俱奇若他人雖有
制勝料敵之智令其著書以自見必不能如此之道切
如此篇五間之用最是微妙通神非上聖不能用而反
間一籌尤深想此老一腹皆兵

脩四德則興　　吳子

吳子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 道者事物之所當行是也 乃所以反求根本而復還
其始初之義者所以行事立功 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所
稟受者耳 以行事而立其功者也 謀
者所以違害就利 惟有智謀斯能趨利避害 要者所以保業守成 要者要機

也凡事得其要機斯可保守成 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
業一云禮是保守之要亦通
處大富貴患必及之 不合道義則其失誅失要亦所見矣此言不能修德之害 是以聖
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 綏安天下必以道其所當行之道 理治天下必以義
動作天下必以禮 撫之以仁 撫字天下必以仁 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
之則衰故成湯伐桀而夏民喜悅周武伐紂而殷民不非
舉順天人故能然矣 言國家之興衰係于四德之修廢故湯武放伐而人悅之者以其修者用
德而舉事一順天人耳 此見四德之當修也
羅松山評　道義仁禮之言有儒者風味湯武桀紂之
證確乎不移順天應人之論皆兵書所罕能道者緫爲

爲名將豈虛傳哉

兵貴有恥　　吳子

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
人有恥 恥在心死猶心也 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 此言教民禮義而使知有恥則必親上死
長而足以戰守矣 然戰勝易守難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
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
稀以亡者衆 此言戰勝之易而因著數勝之害也
蔡虛齋評　兵不知恥非王兵也將不知恥非王將也
戰勝而不能守勝亦非王者之君也皆善用兵者之所

不齒也

兵必習變　　吳子

吳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
戒爲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
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 詞藻氣揚 此所謂以
一教十者也下文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 以吾之近
乃詳言教戒之事 遠來以吾佚待敵之勞以吾飽待敵之饑此教以治力之事 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
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
習乃受其兵是謂將事 斯則不死其不能不敗其不便而可謂良將之事矣

湯若士評　兵必知變乃爲奇兵變必素習乃能知變狹戒爲先信乎其當爲先也

將總文武　吳子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文者下所云五慎是也武者下所云勇是也兼之則可爲三軍之大將踰根基甚以爲謀論之者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剛柔並用者行兵之事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爾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此言武勇不可徒恃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此言爲將者尚文之事受命而不辭家破敵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此併及爲將之禮亦文德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申言其不死義之榮無幸生之辱

王陽明評　論武而歸之文論文而歸之禮武將之家儒雅之言也非從子思以後必不能籌畫至此

良將四機　吳子

新奇之論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于一人是謂氣機三機並用而兵未有不勝者矣兵氣由將而旺故曰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險要既得則其地可守故曰地機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勝敗由我所使故曰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器用利人習服則力自充故曰知此四者乃可爲將總上文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仁德所致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而寇不敢敵威勇所致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將知四机可以爲將而又必得此威德仁勇之四德斯可謂國之良將也

丘毛伯評　氣機地機事機力機皆必勝之兵機也得則王失則亡良將之所關何大哉

辨威取勝　吳子

吳子曰夫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此言三者之用耳威于聲不可不清目威于色不可不明心威于刑不可不嚴此言三者之當重三者立雖有其國必敗于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錦敏張威等事雄才大畧言三者之效如此

孫畹穗評　兵而無威于形則國非其國也威而不嚴于心則威亦非其威也威形必本于威心不然徒以刑具相加其奚以得衆心哉

兵制必先定　　尉繚子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金鼓所指則百人盡鬭陷行亂陳則千人盡鬭其莫能當前他逆前敵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刃天下莫能當其戰矣此言兵當先定其制而歷推之制定之善如此下乃言兵制之不定者古者士有什伍十人為什五人為伍車有偏列車衆十五為偏五偏為列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先死者亦未嘗非多力國士也損敵一人而損我百人此資敵而傷我甚焉世將不能禁言兵有先登者征役分軍而逃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世將不能禁言兵有逃奔者殺人于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殺

反復辨論無制之不可人于五十步之內者矛戟也將已鼓而士卒相囂拗矢折矛抱戟利後發戰有此數者內自敗也世將不能禁言兵有利後而不前進者士失什伍車失偏列奇兵損將而走大衆亦走世將不能禁言兵有棄將而走以為衆倡者夫將能禁此四者則高山陵之深水絕過之堅陳犯觸之不能禁此四者猶亡舟楫絕江河不可得也反復言四者之當禁也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進明賞于前決罰于後是以發能中又發明制之所以然利動則有功此言禁四者權在明號令審法制決賞罰耳令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馬萬人一將以少誅衆以弱誅強試聽臣言其術足使三軍之衆誅一人無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況國人乎此言統馭有制則可使三軍之衆不相縱恐矣一夫仗劍擊于市萬人無不避之者臣謂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何則必死與必生固不侔也又以制勝期于必聽臣之術足使三軍之衆為一死則莫敢當其所莫敢隨其後而能獨出獨入焉獨出獨入者王霸之兵也

楊復所評　此篇錯論兵家行伍之制賞罰之制統馭之制農戰之制用賢之制詳悉精密可以為用

兵有三勝　　尉繚子

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其詳在下揭[illegible]出[illegible]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為之用此道勝也審法制明賞罰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殺將乘闉音因發機潰衆奪地成功乃返此力勝也王侯知此所以三勝者畢矣此言兵之勝者有三事

顧涇陽評　力勝不如威勝威勝不如道勝蓋道者威力之本也欲取威用力者兼收而畢舉之則常勝在我矣

兵有十二在　　尉繚子

威在于不變（戰將使氣已奪可用兵之妙）惠在于因時機在于應事戰在于治氣攻在于意表守在于外飾無過在于度數無困在于預備慎在于畏小智在于治大除害在于敢斷得衆在于下人（為將者有）（此十二事可以惕悟睦敵國矣）悔在于任疑孽在于屠戮偏在于多私不祥在于惡聞己過不度在于竭民財不明在于受間不實在于輕發固陋在于離賢禍在于好利害在于親小人亡在于無所守危在于無號令（此與上相反）

鄭孩如評　此十有二事信行軍之要務也勝亦有十二敗亦有十二皆為將者所不可不知也

將武使兵有所憚　尉繚子

凡誅者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殺有罪當上及大人賞有功當下及小人）當殺而雖貴重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夫將提鼓揮枹（音夫鼓槌也）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此言賞功兼全之妙用）則賞功立名（不可不察也）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興亡安危應在枹端奈何無重將也夫提鼓揮枹接兵角刃君以武事成功者臣以為非難也古人曰無蒙衝而攻無渠荅而求（此言將當不貪而公）

是謂無善之軍視無見聽無聞由國無市也（蒙衝戰船也渠荅守矢也）（無善之類不備而欲攻守是不用善言之軍而見聞俱無者由其國無市決故其用有不足也）夫市也者百貨之官也市賤賣貴以限士人（法賤者市之貴者賣之市必有主百貨之宜）（乃限制乎士人不得以其物而極貴賤也）人食粟一斗馬食菽三斗人有飢色馬有瘠形何也市有所出而官無主也（市雖有出而無百以主之則賤貴不）（市貴時不賣以致物價勝賤而用不足也）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無法非能戰者也）（無百倍之官則制用）起兵直使甲冑生蟣（此段言公則得士之忌）者必為吾所效用也（公者所以）鷙鳥逐雀有襲人之懷入人之室者非出生也後有憚也（出生入死）（喻言士卒所以必為吾效用者以畏吾之威也）

郭士俊評　刑不敢上究賞不能下流是兵無令也兵而無令則無所憚而悍不可制取敗於敵而已矣故為將者必先定刑賞也

一紉非將事　尉繚子

夫將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上不為天時之所制下不為地利之險易所制中不為君命與敵勢所制）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語有刀兵者凶器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于上無地于下無主于後無敵于前（不制于天不制于地不制于人）一人之兵如狼如虎（猛）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為將之道）

[illegible]兵[illegible]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為之崩，無異性也，性專而觸誠也。今以莫邪之利（劒），犀兕之堅（其皮欲堅，可為甲胄），三軍之衆，有所奇正（行軍有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如水之觸崩丘陵矣）故曰：舉賢用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之聖人，謹事而已。○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隴畝，樸樕蓋之，以蔽霜露（其舍止之處不下平治隴畝，以叢生細木蓋之以蔽霜露）。如此何也？不自高人也（而勞人也）。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欲求人死戰，則不自求其尊；欲竭人之力，則不責人以禮）。故古者介胄之士不拜，示人無已煩也（無以已之故而煩瀆為禮）。煩人而欲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嘗聞矣。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抱而鼓忘其身（結也正意）。○吳起臨戰，左右進劍。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

章楓山評　遲一劍之雄，此匹夫之勇，非萬人之敵也。謂人和，察地利，審天時，出奇制勝，震震冥冥，使天下皆驚，斯可以為將矣。

分塞嚴令　　尉繚子

中軍、左右、前後軍，皆有分地，方之以行垣，而無通其交往。（塞）將有分地，帥有分地，伯有分地，（申分地）皆營其溝域，而明其塞令，使非百人無得通。非其伯人而入者，伯誅之；（塞之妙如此）伯不誅，與之同罪。（申塞令，言經營其溝域而明示以開塞之號令，使不得交通，有踰分者伯誅之）軍中縱橫之道，百有二十步而立一府柱，量人與地，柱道相望，禁行清道，非將吏之符節不得通行。（軍中縱橫之道，每一百二十步立一府柱，量人之衆與地之廣狹，而使柱與道相望，以禁止行人，清肅道路，非有符節不得行）米薪芻牧者皆成行伍，（軍中雖米薪芻牧之人，其出必使有行伍，否則亦不得通行）不成行伍者不得通行。吏屬無節，士無伍者，橫門誅之。（將吏之屬行無節制，士卒行不成伍者，橫行誅於軍門之外）

踰分于地者誅之。（踰分限犯信地者亦必誅之）故內無干令犯禁，則外無不獲之姦。（營內不敢干令犯禁，則在外姦宄之窺伺者自無有不獲矣）

鄒臣虎評　衆將各分其塞，則衆將各盡其心；衆軍皆嚴其令，則衆軍皆守其法。內犯外姦，吾知免矣。

束伍權歸大將　　尉繚子

束伍之令曰：五人為伍，共一符，收於將吏之所。（共五人一符，藏於將吏之所）亡伍而得伍當之，（行軍之間變態無常）得伍而不亡有賞，亡伍而不得伍，身死家殘。（自失一伍而得敵一伍者，功罪相當；得敵伍而不亡有賞；既亡而又不得敵伍者，身死家殘）亡長得長當之，得長不亡有賞，亡長不得長，身死家殘。

長身死家殘復戰得首長除之（此推及其長言之法與伍同）亡將得將當之（如掌指）得將不亡有賞亡將不得將坐離地遁逃之罪（雖戰勝又雖反）

（其將言之法亦與伍相同）戰誅之法曰什長得誅十人伯長得誅什長千人之將得誅百人之長萬人之將得誅千人之將左右將軍得誅萬人之將大將無不得誅（此言軍法各得誅其所統者）

施羽王評　大將而不知此束伍之法是軍無令也大將而不操刑賞之權是軍無統也如之何能制勝哉

章教相成　　尉繚子

此明刑罰正勸賞必在乎兵教之法（三句卽將）（喚起）將異其旗卒異其章左軍章左肩右軍章右肩中軍章胸前書其章曰某甲某士前後章各五行尊章置首上其次差降之（差降卽前首項胸背屨之異是也此言置章之法）伍長教其四人以板爲鼓以瓦爲金以竿爲旗（文勢如泉湧風行）擊鼓而進低旗則趨擊金而退麾而左之麾而右之金鼓俱擊而坐（無可某過）（此伍長教伍法）伍長教成合之什長什長教成合之卒長卒長教成合之伯長伯長教成合之兵尉兵尉教成合之裨將裨將教成合之大將大將教之陣于中野置大表三百步而一（立一表柱）既陣（陣定）去表百步而決（決走）百步而趨（趨走）百步而鶩（驚馳）習戰以成其節（此歷推教戰之法）爲之賞罰

自尉吏而下盡有旗戰勝得旗者各視其所得之爵以明賞勸之心（此應前正勸賞必至兵教之意）戰勝在乎立威立威在乎戮力戮力在乎正罰正罰者所以明賞也（此應前明刑罰必在兵教之意）令民皆國門之限決死生之分教之死（死戰）而不疑者有以也其以賞罰明正也（此推賞罰之效）令守者必固戰者必鬬姦謀不作姦民不語令行無變兵行無猜輕（人馬不帶甲曰輕兵）者若雷奮敵若驚（此亦賞罰所致）舉功別德明如白黑令民從上令如四肢應心也（再言能明賞罰而使民從令如此）前軍絕行亂陣破堅如潰者有以也（既從令則前軍有以越絕敵行擾亂敵陣攻破敵堅如水之潰決而莫禦者以其賞罰明正故也）此之謂兵教所以開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也

蒨求仲評　使民從上如四肢應心則兵無不勝矣而得之于章教相成之法然則兵教蓋可忽哉

兵有十二勝　　尉繚子

臣聞人君有必勝之道故能兼并廣大以一其制度則威加天下有十二焉一曰連刑謂同罪保伍也（連坐之刑凡同伍相保者有犯則同罪也）二曰地禁謂禁止行道以網外姦也（地方之禁禁止營中行道之人以網羅外來之姦）三曰全車謂首相附三五相同以結其聯也（全車陣之法凡各甲首五相親附三）四曰開塞謂分

設限各死其職而堅守也（開塞之法分地各有界限，各死其職而堅守分地焉。）五
曰分限（明期之極）謂左右相禁前後相待垣車為固以逆以止也（分守）
（界限之法左右相禁而不相踰前後相待以為守又以藩垣車旗為壯固而以逆迎敵人各舍軍士也）六曰
號別謂前列務進以別其後者不得爭先登不次也（號別之法）
（前列之士務于進戰以別于後列者不得爭先登進而不循次序也）七曰五章謂彰明行列
始卒不亂也（士卒有五章之別以彰明前後行列使始終不致紊亂也）八曰金曲謂曲
折相從皆有分部也（全其部曲使行列之曲折相從各有所分之部而不泯也）九曰金
鼓謂興有功致有德也（以金鼓興起有功以招致有德也）十曰陳車謂接連
前矛馬冒其目也（陳車之法接連前矛使不斷續馬冒其目使不驚馳）十一曰死士

謂衆軍之中有材智者乘于戰車前後縱橫出奇制敵也
（死士之用擇衆軍中有材智者使乘于戰車之內或前或後或縱橫令出奇以制敵）十二曰力卒未
經其全曲不麾不動也（發驟斷然不動）（力卒之用經理三軍部曲之全將不指麾不敢擅動）此十二
者教成犯令不舍（教之已成而有犯令者罪之不舍）兵弱能強之主卑能
尊之令弊能起之民流能親之人衆能治之地大能守之
國軍不出於閫組甲不出于櫜而威服天下矣
馬君常評　此十二條事事皆軍中切要為將者闕一
不可能謹慎按行之信可以威行海內矣

君臣皆當有德威　　黃石子

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設知備衰四海會同王職不廢
雖甲兵之備而無戰鬬之患若無疑于臣臣無疑于主國
定（亦美而無害者也）霸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
士疏賞虧則士不用命（伯者君臣道衰而以權制士結信使以賞即其權也此見其不美）
（而有害矣○此上四條論臣相與之道而紀功則幫言之耳）○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
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
不顧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因四等人之至情而用之）
此行軍微妙之權術也○君勢曰無使辯士談說敵美為其惑衆無
使仁者主財為其多施而附于下○軍勢曰禁巫祝不得

為吏士卜問軍之吉凶（恐其惑衆心）○軍勢曰使義士不以財
（當以恩禮不以財貨）故義者不為不仁者死（不仁者不能使士以禮故雖有財義士不為之）
死智者不為闇主謀（闇主不使智士不為之謀）○主不可以無
德無德則臣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失權（言人主當有德有威臣不）
可以無德無德則無以事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國弱威
多則身蹶（言人臣當有德有威而威亦不可多也）
王守溪評　君無德威則無以服將將無德威則無以
制兵德威兼全君臣各盡其道則兵勝于廟廊之內矣

取天下由於葆心　　黃石子

原缺

通勝負消息此微妙之理自然之道也

論兵當察義　　呂子

當今之世濁甚矣（濁亂也君律害下可禁衛故亂甚）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民人之苦毒不可復增加）天子既絕（絕若三代之未作）賢者廢伏（盡也賢首不見用故廢伏）世主恣行（兵也于民民護而兵義根本之論）與民相離黔首無所告愬（世主亂主也亟行與民相離）世有賢主秀士宜察此論也則其兵爲義矣（治主也秀士治士也宜察恣行之主與民相離怨而舍之必舉兵誅之誅其君弔其民故曰其兵爲之義也）天下之民且死者也而生（其民故曰將生之也）且辱者也而榮（且行也治主之辜救）且苦者也而逸（民見弔安逸）世主恣行則中人將逃其君去其親又況于不肖者乎（遭恣行之君中凡人之將逃也又況不肖之人能保守其親者而不遂去其親者乎）故義兵至則世主不能有其民矣（世主暴亂若紂者也民去之而歸湯武）人親不能禁其子矣（故不能得其有也其親不能禁止其子）凡爲天下之民長也慮莫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正大之善莫大也）今之世學者多非乎攻伐非攻伐而取救守取救守則鄉之所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之術不行矣天下之長民其利害在察此論也攻伐之與救守一實也（攻伐欲隋人救守欲破人其實一也）而取舍人異（攻伐救守欲與完人）以辯說去之終無所定論固不知悖也知而欺

心誣也（誣說事情固不知之是悖實知之而自欺其心是爲誣）誣悖之士雖辯無用矣（故謂之無用）是非其所取而非其所非也是利之而反害之也安之而反危之也（民以爲安而安之以禮義也危亡之道也故曰安之反危之乃危亡）爲天下之長患致黔首之大害者若說爲深（爲天下之長患致黔首之大害者若說爲深）夫以利天下之民爲心者不可以不熟察此論也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罰不義也攻無道而伐不義則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厚重）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義也是窮湯武之事而遂桀紂之過也凡人之所以惡爲無道不義者爲其罰也所以蘄有道行有義者爲其賞也（蘄讀曰祈或作勤）今無道不義存存者賞之也（雖存亦耳而有道行義窮窮者罰之也不幸耳）（賞之罰之非也）賞不善而罰善欲民之治也不亦難乎（治整）故亂天下害黔首者若論爲大（論者是者賞所當罰罰所當賞是以亂天下而害黔首最爲大也）

王維禎評　亂政亟行與民相遠黔首懷怨無所控告賢主秀士如湯之于伊尹武王之于太公是也察恣行之主與民相離怨而捨之必舉兵加之誅其君而弔其民何矣

明武宜先

司馬法曰國家雖大好殺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亟戰則民雕不習則民怠故兵不妄動而習武不惰所以養民命而修戎備也孔子曰（棄兵為上）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易曰君子修戎器以備不虞是以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音搜獵也春[illegible]不孕者夏田曰苗言為苗除害也獮音洗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殺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而取之無擇也）皆為農隙以講武事三年而治兵習戰敵也出曰治兵始其事也入曰振旅（振整也治兵禮振旅而歸）言振眾也還歸而飲至[illegible]秋至于告于廟所以明文章明貴賤順少長辨等列習威儀（自春蒐夏苗至此一段從左傳臧僖伯諫觀魚辭來）夫三軍浩漫則立表號言不相聞故為鼓鐸（鐸金鐸）以通其耳視不相見故制旌麾（轉指揮也旌麾之類析羽而注于旗干之首曰旌麾羽毛之屬）以道其目若民不習戰則耳不聞鼓鐸之音目不察旌麾之號進退不應令疏數不成行故士未戰而振慄馬未馳而沫汗非其人怯而馬弱不習之所致也吳王宮人教戰陣術之法令迴還進退盡中規矩蹈水火而不顧者非其性勇而氣剛教習之所成也闔閭習武試其人于五湖劍刃加肩流血不止句踐習戰試其賊于庭遽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遂擊而退之（兵法以金鼓退[illegible]）豈其惡生而貪死賞罰明而教習至也是以蓬蒙善射不能用不調之弓（弓之弦弱與矢之輕重相得曰調）造夫善御不能策不服之馬（[illegible]）善斲不能用不利之斧孫吳善將（孫臏吳起戰國時善於用兵者）不能戰不習之卒獮猴庶獸而黃帝教之戰鵰鶚鷙鳥而羅氏教之擊夫鳥獸無知之情猶隨人指授而能戰擊者教習之功也奚況國之士民而不習武乎

茅鹿門評　武不可黷亦不可廢而不習民不可殘亦不可棄而不教誠訓練而有方教習之有數則吾民亦吾兵矣士大夫又安可厭武而不講也不教民不習戰則兵不識將意將不識士情安可以即戎

王兵以正道服人

劉子

太古淳朴民心無欲世薄時澆則爭起而戰鬬生焉神農氏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後蚩尤強暴好習攻戰銷金為刃割革為甲而兵遂興矣黃帝戰于涿鹿（[illegible]）擒蚩尤顓頊爭于不周（與共工戰不周山）堯戰丹水（[illegible]）舜征有苗（[illegible]）夏討有扈（[illegible]）殷攻葛伯（[illegible]）周伐崇侯（[illegible]）夫兵者凶器財

用之器而民之殘也五帝三王弗能弭者所以禁暴而救亂非欲耗財以害民也然衆聚則財散鋒接則民殘勢之所然也故兵貴伐謀不重交刃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也善用兵者不戰而勝善之善也兵法志【孫武】

王者之兵修正道以服人霸者之兵奇譎變而取勝

袁玉瑶評　太古無兵兵起于民有爭心也故溯觀軒岐以迄姬周咸不得已而用兵是兵乃所以威不軌非以殘也故王者脩正伯者尚奇詭其用之所趣異也

以無用易有用　孔叢子

【魏王使相國脩好鄰國遂連和于趙趙王既賓之而無問子順曰今寡人欲求北狄不知其所以然荅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謂與之相交易也）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散于夷狄是彊之也可乎荅曰夫與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術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彼之有用荅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五綵飲食之物則有醴醪五熟（五味）此即我之所有而彼之所利者也（利貪也）夷狄之貨唯牛羊旃裘弓矢之器是其所饒有餘而輕以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之所饒如斯不已則夷狄之用將虞于衣食之寶而可舉撫驅之豈徒弱之而已乎趙王曰敬受教

許鐘斗評　通市之說乃權宜譎詐之術非先王禦戎狄之道夫夷狄之法來則防之去則防之惟事內修之德而已未聞誘以利而與之通市也後世不明此義至爲胡虜開推場用此道雖亦取勝之權非正道也

節制取勝　通山子

傳曰秦之銳士不可當齊晉之節制（節制謂行兵有紀律不可亂也）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雖然有仁義之兵而無節

亦不可取勝甘誓以不恭命爲戒牧以止齊明法其節制之嚴聖人著之于經以爲後世法也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

袁玉瑶評　易曰師出以律失律亡也兵無節制必至內亂豈待敵人之勝之哉龜山南國汝學士也而亦知兵乃爾

御夷在修內治　眞子

中國有道夷狄雖盛不足患內治未修夷狄雖微有足畏

蓋昔者五胡紛擾與單于爭立之事同（單于番名）而拓拔氏
背番東西與匈奴之分南北何異（北番曰…）宜帝因呼韓
邪之亂（呼韓番名）益彊其國而劉石苻姚之變晉迄不能成寸功
光武因南單于之歸拓地千里而侯景內附適以兆蕭梁
之釁所遇略同而成敗以異蓋宜武之政修而蕭梁之政
失也

王辰玉評 內治不修而事事外夷則外夷雖可制而
在內起變之夷狄卒無如何矣此可謂遠論

用兵之道唯仁　　東萊子

曰後世用兵者以為黃石公一書（石公乃從高祖時橋下授張良兵法者）無
與比者不知黃石公未出之前三代之兵一舉而無敵於
天下兵書何在黃石公有一秘法在人間人自不識三代（至宋不肯輕洩）
之得天下亦不過此道唯仁一字耳

湯若士評 用兵所以取天下也民心不歸雖家儲而
戶劄而川戶岳無益也故仁之一字乃兵家先聲可以
補孫子十三篇兵法

用師輔國　　魏子

□頤卦象重門柝以待暴客（…暴客…）弧矢以威天下無
威氣既開人情易動人心不（…）雖皇帝堯舜有不容不先事
圖為慮者及周尤備有井牧之田有丘甸之兵有溝樹之
固有郊關之限有巡警之禁有壺㯺之守不得已而用民
也（古者兵藏於農）故用師為則民則鄉遂三邑三等采地以次召發不止
城諸侯又不止則遍境出之乃知古人雖以禮義廉恥為
墻民固國之道然未嘗不設險用師以輔之也

申瑤泉評 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又曰足食足
兵而民乃信國而無兵則一苗民可以侵堯舜兩君矣

師為國之輔豈不信哉

武編

籌畫類

兵先定計

孫子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此一章之旨言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皆係于兵，誠國之大事而當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以五事爲經，而校量以計，以探索彼己勝負之情，其詳在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此先言五事之目。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用兵以人和爲本，能役民有道，使之眞上同意，則可與共服死生之地而不畏危亡。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陰陽者孤虛旺相之屬，寒暑大寒大暑之候，言當順時以制其宜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近地宜速，險地宜步，易地宜騎，廣地宜衆，狹地宜寡，死地宜戰，生地宜守。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指實知意。智能料敵，信能服衆，仁能愛下，勇能鬪，嚴能勒法，五者爲將之道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部曲有制，分官有土，資用有主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道以上五者將皆聞之，未必能知，知而行之知則勝，不知則不勝。自一曰道至此，皆由言經之以五事之意也。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時地利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此段申言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也。彼己言謀，既經之以五事，而又以七計索其情。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此將字兼大將偏裨之將言。君授計于大將，大將授計于偏裨之將，計已定矣，不可不擇其人也，此最用之兵之要務，故特舉而言之。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廟筭不勝者，得筭少也。多筭勝，少筭不勝，而況於無筭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此結語五事七計，遴將任勢，其得筭多則愈知其勝，得筭少則愈知其不勝，而資以多筭爲貴也，筭即計也。

李卓吾評：孫子之文，有精華，有關節，有眼骨，有次置，有餘波，照應起伏，分收難以具述，此足徵其大槩。且一句一經術，尤人所難。談兵之家稱第一人矣。

師勝於速

速字之義

孫子

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首言兵之興財用。内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

家不易之導也將欲運籌不可不審諸此

輕銳嘗敵情　吳子

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敵將之智愚）我欲相之其術如何　起對曰令賤而勇者將輕銳（領兵之）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棄貪）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為不及其見利佯為不知如此將者名為智將勿與戰矣若其衆讙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謂愚將雖衆可獲也（此試敵將之妙術）

陶石簣評　以輕銳之兵嘗敵人之情因其情施其方策籌之活者也

伍制無私　尉繚子

軍中之制五人為伍伍相保也十人為什什相保也五十人為屬屬相保也百人為閭閭相保也（此言伍什屬閭相保之制）伍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誅什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什有誅屬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屬有誅閭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閭有誅（此言伍什屬閭之制）吏自什長以上至左右將皆相保也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者皆與同罪（此言什長以上至左右將各有相保之制）夫什伍相結上下相聯無有不得之姦無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況國人聚舍同食烏能以干令相私者哉（此言相保揭罪之善）

董思向評　此言制立什伍之法令也用禁貴嚴使軍不相私亦行兵中之切務

審權施計　尉繚子

凡興師必審內外之權以計其去（計度去就）兵有備闕（彼此之兵孰備孰闕）糧食有餘不足（彼此之糧食孰有餘孰不足）校所出入之路（彼此之路孰近孰遠）然後興師伐亂必能入之（言入其國而勝之）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敵勢地大城小）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敵勢城大地窄）地廣而人寡者則絕其阨（敵勢在援）地窄而人衆者則築大堙以臨之（音因）無喪其利無奪其時寬其政夷其業救其弊則足以施天下（此言師入敵境之事）

史聯岳評　審地城之大小而施攻伐之法言言可用寬政救弊以收民心尤為大策

因月爲節之常然天地之盈縮乎物見之蓋春夏物生大秋冬物死此政天地盈縮之形也聖人以此明此形乎公令

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神也；有所不見而視者，明也。故知神公（神機出沒）明之道者，野無橫敵，對無立國。（此言爲將者有知神明之道蓋人所不言而獨能固守之者心之神也人所不見而獨能視之者心之明也誠知夫守于未形視于未見之道則必勝乎人而野無敵對壘而無立國矣）武王曰：善哉。

湯霍林評　奇正相生而無窮，此真神明之道，而取勝之上策也。將譬至是，其誰與爲敵哉。

隨時動止　張子

未見形而戰，雖衆必敗。善戰者，居之不撓，見勝則起，不勝則止。（善戰者處此不敢撓亂事機必見有可勝之形而後見也）故曰：無恐懼，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善戰者，見利不失，（決斷而勝）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故智者從之而不失，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是以發兵如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

顧鱗初評　時可動則迅動而不猶豫，時當止則且止，而不生禍。用兵之要，知此者善耳。

察強弱之徵以爲助　張子

勝負之徵，精神先見，明將察之，其效在人。謹候敵人出入進退，察其動靜，言語妖祥，士卒所告。（此大指也下文詳之）凡三軍悅懌，士卒畏法，敬其將命，相喜以破敵，相陳以勇，相賢以威武，此強徵也。（此強勝之徵兆）三軍數驚，士卒不齊，相恐以強敵，相語以不利，耳目相屬，妖言不止，衆口相惑，不畏法令，不重其將，此弱徵也。（此衰弱之徵兆）三軍齊整，陳勢以固，深溝高壘，又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旗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鼙鼓之聲宛以鳴，此得神明之助，大勝之徵也。（此得神明之助爲大勝之徵兆）行陣不固，旌旗亂而相逆，逆大風甚雨之利，士卒恐懼，氣絕而不屬，戎馬驚奔，兵車折軸，金鐸之聲下以濁，鼙鼓之聲濕以沐，此大敗之徵也。

黃貞父評　敵有強弱之徵，有勝敗之徵，察其徵而善用之，亦進止之一助也。

險不足恃　愼子

崇岡絕壁，山可恃也，然可梯而陟也。洪流巨浸，水可恃也，然可葦而航也。惟夫非山之山，壁立則莫孔梯之不能陟；非水之水，順流則莫與棐之不能渡。所可恃者耳。

許鍾斗評　說地不足恃，而竟不說破所可恃者何物，欲令人自思而自得之也。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人也

知之矣

湯武仁義　　呂子

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齊桓公晉文公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

湯霍林評　節制尙不及仁義況武銳乎此見兵不貴徒勇也

兵勝於道　　鶡冠子

夫兵之勝也順之於道合之於人其弗知者以逆爲順以患爲利以逆爲順故其財貧以患爲利故其兵擒昔之知時者與道證證或作登弗知者危明道之所亡亡或作亾神明之敗何物可以留其創故曰道乎道乎道乎或作道與神明相保乎

王辰玉評　順道則勝逆道則敗道也者兵之籌也欲行神明之師者舍道無由矣

用智貴速　　劉子

成務雖均機速爲上言智者欲成務應機貴速決謀雖同遲緩爲下故決一謀不可令焚燃燎宇則飛馳灌之若火焚宮須急滅取水以灌之

波漂人必奔游拯之若水漂人以救之若穿井而救火則熛颺楩焚矣言燎也方舟而拯溺則投江魚之腹中矣言勢急驥所以見珍者以其日行千里也則與駑馬均矣爲貴者以其弦直而至也旬日而取至者則與不至者同矣智所以爲妙者以其應時而知隨時應變而知所以處之若事過而後知則與無知者齊矣昔吳起相楚楚族攻之起欲討讐而捕矢王屍陽虎在閭魯人出之虎欲報德而傷之以戈人見物誅不斯須而報德而報其仇可謂應時而知矣應之速如此

張祿之人秦范睢變姓名爲張祿魏冉悔不先索而後行故勢移而津津可味自逐晁錯之穴壖垣申屠悔不先斬而後奏故發憤而致死見淺智不早決敗而方悔其智可謂與無智同矣故有智而不能施非智也能施而不能應速者亦非智也諺曰力貴疾智貴卒卒猝然應變此之謂也

葛旭瞻評　智者作事之際須定計爲先臨機應變彼有智而不能施與能施而應之不速者信乎其非智也

人和類

使百姓皆是吾君　　鼎子

武侯問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此道可立見，豈但可聞知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行用人得宜，則陳自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民安業而親上，則守必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是君非鄰，則必樂戰而勝矣）○武侯謂治人之道，而起乃以自治者告之，其可謂知治本矣。

張賓王評　使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百姓不歸吾君而他無可歸矣。兵法名言，無踰吳公。

行兵先親萬民　　吳子

吳子曰：昔之圖謀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先教之百姓，而後親戰外之萬民。此雋近舉邇之意。所以教之親之者，孝弟忠信是也。斯則民心和順，而可即征伐之事矣）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此四言不和之弊）是以有道之主，（善人教民七年，不過如此）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先和正應前教百姓而親萬民）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啟於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謂征伐也。事加于民矣，猶不敢信其私謀，而必告於祖廟、元龜，參天時，而皆吉驗，然後敢舉其大事也）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矣。（言民之悅于進戰如此）

傷熙阜評　萬民不親，非軍旅之所能拘也。既得百姓之歡心，而又合之天時，萬舉萬當矣。

父子之兵　　吳子

武侯問曰：兵何以為勝？起對曰：以治為勝。（治，進退、左右、坐作之節）又問曰：不在眾乎？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此言不治之弊也）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卻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眾可合而不離，可用而不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此言其兵之治處，總結其不可離與不可當意）

此言其治，而前治也。

蕭紫溪評　兵如父子，極其相親之甚也。然必賞罰之善者，方能有此。然則賞罰可不慎哉。

示民無殘心　　吳子

吳子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宮，御其祿秩，收其器物。（用其有祿秩之人，收其可用之器物）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發其屋，取其粟，殺其六畜，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此攻破敵城之道）

林季狮評　武王之伐殷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此示民無殘心之謂，吳子得之矣。

任上令則治　吳子

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用）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節治字照前治字看）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以用逆對照）

李愚公評　任上令則治不任上令則亂治亂生於任不任而任不任在於和不和而已矣

勵士乃有功　吳子

武侯問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乎起對曰嚴明之事臣不能悉雖然非所恃也夫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自始至終人皆樂之此人主所恃以勝人者也）成侯曰制之奈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享之無功而勵之（進有功者於廟廷賜以燕享則無功者自知激勵此即致三樂之方）於是武侯設坐廟廷為三行（列）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餚席兼重器饗畢而出又須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亦以功為差（亦以功之大小為差等）有死事之家歲使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於心（示不忘有功之心）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不待使令介冑而奮擊之者以數萬武侯召吳起而

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上句起下句言士氣有盛有衰不可盡恃）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言無功之人雖五萬之多而）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矣（其氣則衰權雖令之以當敵必不能勝而遺笑諸侯喪失威權矣）今使一死賊伏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害己也（闔閭有法）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死賊投棄身命故人難敵其氣則盛雖千夫不能敵矣設此為喻）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為一死賊率以討之固難敵矣（以五萬衆而勵其氣如死賊之果敢則率以討敵而敵難當矣）於是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

湯霍林評　不勵士不能得士心不能得士心則不能得士力惟勵而用之則可收甚矣勵士之要而人和之足為本也

天官不若人事　尉繚子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德（刑尅德生）可以百勝（百戰百勝）有之乎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討其悖叛有罪）德以守之（黃帝所謂刑德如此也）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其無順時乘之者邪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

也若城下池淺中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
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陣爲絕地，向阪陣爲廢軍。武王
伐紂，背濟水向阪山而陣，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
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陣哉？（由人事不盡也）楚將公子心
（公子心八名）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可勝，不可擊。
（謂彗柄在齊，當勝，不可擊）公子曰：彗星何知？以彗鬪者固倒而勝焉。
明日與齊戰，大破之。（此見天官不可拘）黃帝曰：先神先鬼，先
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黃帝言先聽言于鬼神，不若先稽我之智識，是謂之天官
者不過盡我人事而已）

王觀濤評　天官即在人事，非人事外別有天官。益民
心即天心，欲得天心者，得民心而可耳。

成功在脩人事　　尉繚子

武王伐紂，師渡盟津，右旄左鉞，死士三百，戰士三萬。紂之
陳億萬，飛廉、惡來身先戟斧，陳開百里。武王不罷士民，兵
不血刃而克商誅紂，無祥異也，人事脩不脩而然也。
今世將考孤虛，占咸池，合龜兆，觀星辰風
雲之變，欲以成勝立功，臣以爲難。（此言世將不修人事）
而徒信陰陽術數
者，難以成武功。

鄭太白評　人事不修，人心怨而天心去矣。天人之心
俱離，而謂時於何任乎？確論確論。

民生不可不[illegible]　　尉繚子

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鬪，氣
奪則走。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奪敵者五：一曰廟勝之
論，二曰受命之論，三曰踰垠之論，四曰深
溝高壘之論，五曰舉陳加刑之論。此
五者，先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也。
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於人。（此言所以奪敵人之氣而不爲敵人所奪）

之氣者，奪者心之機也。令者一衆心也。衆不審則數變，數
變則令雖出，衆不信矣。故令之法，小過無更，小
疑無中。故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動無疑事，則
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
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故國必有禮
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飢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
以死易生。古者率民，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
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故戰者
必本乎率身以勵衆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勵，則士不

死節士〻死節則衆不戰死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喪之親民之所營不可不顯也必也因民之所生而利之因民之所營而顯之田祿之實飲食之親鄉里相勸死喪相救兵役相從此民之所勵也（此言戰者當因詳勵）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牆動如風雨車不結轍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以勵壯士之道也）

丘毛伯評　民生厚則民心協民心協則民力出矣以協心之民出協心之力誰與爲敵哉誰與爲敵哉

聖人貴人事　尉繚子

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饑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此言先王以務耕務守務戰爲本）本務者兵最急故先王專於兵有五焉委積不多則事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不選則衆不強備用不便則力不壯刑賞不中則衆不畏務此五者靜能守其所固動能成其所欲（此言先王之事兵有五務故能靜則守固動則……井井有條）夫以居攻出則居欲重陳欲堅發欲畢鬬欲齊（……守而攻害）○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所謂上滿下漏患無所救（此言富上不……）○故曰

賞在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此篇推人事之當修）○夫勤勞之師將必先己暑不張蓋寒不勝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師雖久而不老不弊（此又詳言爲將之道）（可以兼此數者從來一人而已汾陽之爲將）

鄒臣虎評　觀從來重民事之君三五而下不多見焉信乎勝敵在人和而能重人和者必聖人也

百奮當萬鬬　尉繚子

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鬬也萬人之鬬不如百人之奮也（此言士卒不用命之故以見其當殺也）賞如日月信如四時令如斧鉞制如干將士卒不用命者未之聞也

宋羽皇評　賞罰明則士卒用命矣士卒用命則罔不奮矣士卒奮則百勝爲矣兵貴和乎貴衆乎吾知和爲貴矣

務攬英雄之心　黃石子

夫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爲人主者……招賢）賞祿有功

臣通志於衆故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得人也亡國破家失人也含氣之類咸願得其志

將當通其好惡之志同好則事無不成同惡則人皆傾矣蓋凡國家之所以治安所以破亡者由好惡之得人失人致之而生民之同類者又皆願得其志者王將可不通其志乎

周玉繩評　欲得天下當得民心欲得民心當得賢者之心不得賢未有能得民者也不得民未有能得賢者也名言名言

恃民恃賢則自勝　　黃石子

夫為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治國無所適如肢體相隨骨節相救天道自然其巧無間

能信賢愛民則上下一心其之所往如肢體之自然如骨節之相接此天理之自然其中機兵無間可窺也

周玉繩評　賢者之心親乎民人民之心親乎賢信賢自得民得民自信賢一得俱得賢民兩歸其巧無間自然自然

與士共安危　　黃石子

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故兵有全勝敵有全因

士卒同心則我能以全取勝而敵之莫我當者亦全因乎此矣

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

引此以証上文

軍讖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灶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與之安與之危

同安同危

故其眾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謀素合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萬

引讖而言以証上文與共安危之說

李光垣評　不與士同安者士不用心無以得自安也不與士同危者士不用命不免於自危也全勝之道惟結士心而已矣

樂人在道化　　張子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

此以言起下文

澤及於民則賢人歸之澤及於昆蟲則聖人歸之賢人所歸則其國強聖人所歸則六合同

此言能澤其民則必致賢聖之人而其國強大

也求賢以德致聖以道賢去則國微聖去則國乖微者危之階乖者亡之徵

此言聖賢去國之害

賢人之政降人以體聖人之政降人以心

賢人之行政使人降伏也以屈體下人　聖人之行政使人降伏也使心安意得

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

降體以禮，降心以樂。（降體必以禮貌，降心則以中心和悅而和，所勉道）所謂樂者，非金石絲竹也，謂人樂其家，謂人樂其俗，謂人樂其業，謂人樂其都邑，謂人樂其政令，謂人樂其道德。（此諸言降心如此）君人者乃作樂以節之，使不失其和。（人心和樂有如此者，乃作清樂以節之，使不失其本心之和）故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此言人君為樂不同，而有亡亦異如此）○

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謀近者，佚而有終。佚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佚政必聽嘉言，故多忠臣；勞政必煩其民，故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世受患。造作過制，雖成必敗。（造諸作事務廣其地而踰越法制者，終必喪敗）○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要。（此言欲行教化者，宜順而不宜逆也）○

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同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親，義者人之所宜，禮者人之所體。（此言其用之一，人當兼體之也）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討賊報仇，義之決也；惻隱之心，仁之發也；得己得人，德之路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此言夫人行五者之事）

黎當時評　五德各在于人，用人之道以化人，人心之

所以樂也。樂人心便可用人力，此黃石公所傳太公作，張子房曾施之以取天下者也。

國務惟愛民　　張子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為國之大務，欲使主尊人安，為之奈何？太公曰：愛民而已。文王曰：愛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予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敢請釋其故。（聖人之言，其利溥哉）曰：民不失務則利之（使民不失常生之務，是利之也）；農夫不失時則成之（使農不失耕種之時，是成之也）；薄賦斂則予之（不多取乎民，是予之也）；儉宮室臺榭則樂之（儉其宮室臺榭之作，是佚樂之也）；吏清不苛擾則喜之（吏廉潔而不苛刻煩擾，是喜之也）。民失其務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無罪而罰則殺之；重賦斂則奪之；多營宮室臺榭以疲民力則苦之；吏濁苛擾則怒之。（此反言不愛民之六事）故善為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見其饑寒則為之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刑罰不加其身，賦斂如取於己。此愛民之道也。（上六事析言愛民之道，此數句又統言愛民之道，總是為國之大務）

周季侯評　君能子民，民自父君；民至父君，則君為天下君矣。子民非大務而何哉？

衆貴一心　　管子

聖王既沒受之者衰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爲國本
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爲下儀則國
之故曰贅臣之作福擅邀射人心必使歸己也
好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矣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
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泰誓曰紂有臣
億萬人亦有億萬人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
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
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爲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
不能以爲安也

袁小修評　管敬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數世受
其澤孔夫子稱其不以兵車之會處爲仁其得力全在
於一衆人之心也故其自言可傳可法有如此者

仁謀得衆者無敵　劉子

夫將者以謀爲本以仁爲源謀以制勝仁以得人故能謀
制勝將也力能勝敵者卒也將以權決爲本卒以齊力爲
先是以列宿滿天不及朧月者形不一光不同也虎
兕多力而受勝於人者心不一力不齊也萬人離心不如
百人同力千人遠教不如十人俱至今求同心之衆必懸
之士在於仁恩洽而賞罰明賞罰者臨危而不惜體冰旋
不擇以其將刑而不憂生也今士搶白刃而不顧死赴水
火而如歸非輕死而樂傷仁恩驅之也將得衆心必與同
患暑不張蓋寒不御裘所以均寒暑也
言寒暑與士卒同
險隘不乘丘陵必下所以齊勞逸
也言與士卒同勞逸
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
饑渴也言與士卒同饑渴
三軍合戰必合矢石之下所以共安危
也言與士卒同安危
故醇醪注流軍下通醉
王勾踐之伐吳耶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上流使士卒飲下流味不加濃而卒戰自正也

灑師人挾纊
左傳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言其苟得衆心則人競趣死以此衆戰猶轉石下山決水
赴壑孰能當之矣

黄經甫評　圖大事以人心爲本將貴能取勝尤貴得
衆心是必謀以先之仁以統之是必賞罰明仁恩洽而
又寒暑與均勞逸與齊饑渴與同安危與共則萬人惟
一心何敵不摧何戰不克哉

地利類

辨九變避五危　孫子

避易邀阨　　吳子

武侯問曰：若敵衆我寡，為之奈何？起對曰：避之於易，邀之於阨。（險阨之地）避之于平易之地，而邀擊之于險阨之地，則其衆不足恃矣。故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阨險阻皆以地言）今有少卒卒起，擊金鳴鼓於阨路，雖有大衆，莫不驚動。故曰：用衆者務易，用寡者務隘。（此節深言邀之于阨之意，言用兵衆者須務易地，而用兵少者則務隘地也。）

○此論以少擊衆之法。

李少文評：以少擊衆之法，太上貴人和，其次必得地利。蓋我少彼衆，若無險利，雖知無以為用武之地也。故避易邀阨之法，不可不知。

烏雲山兵　　石公黃子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高山盤石，其上亭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吾三軍恐懼，士卒迷惑，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為之奈何？太公曰：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為敵所棲；處山之下，則為敵所囚。既以被山而處，必為烏雲之陳。烏雲之陳，陰陽皆備，或屯其陰，或屯其陽。處山之陽，備山之陰；處山之陰，備山之陽；處山之左，備山之右；處山之右，備山之左。敵所能陵者，兵備其表；衢道通谷，絕以武車，高置旌旗，謹勑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謂山城。行列已定，士卒已陳，法令已行，奇正已設，各置衝陣於山之表，便兵所處，乃分車騎為烏雲之陳。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擒。（此言處兵于高山者當為陣如烏雲，一散一聚，背而皆備，又置衝陣于山表，則敵雖衆可擒也。）

方孟旋評：此陸地山兵第一妙妥之法也。知此必勝，昧此必敗。為將者不可不究心於斯。

烏雲澤兵　　黃子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臨水相拒，敵富而衆，我貧而寡，踰水擊之則不能前，欲久其日則糧食少。吾居斥鹵之地，四旁無邑，又無草木，三軍無所掠取，牛馬無所芻牧，為之奈何？太公曰：三軍無備，牛馬無食，士卒無糧，如此索便詐敵而亟去之，設伏兵於後。（此言處兵於澤而勢不能敵，當尋便急去之，要設伏于後，以俟其追也。）武王曰：敵不得而詐，吾士卒迷惑，敵人越我前後，吾三軍敗而走，為之奈何？太公曰：求途之道，金玉為寶，必因敵使，精微為寶。（此言當用金玉于過敵之間，而求其途，又以精詳為寶，不可被其誤。）武王曰：敵人知我伏兵，大軍不肯濟，別將分隊以踰於水，吾三軍大恐，為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分為衝陳，便兵所處，須其畢出，發我伏兵，疾擊其後，（待敵軍畢過）

伏兵以
擊其後強弩兩旁射其左右車騎分爲烏雲之陣備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見我戰合（兵之變盡兵之妙）其大軍必濟水而來發我伏兵疾擊其後車騎衝其左右敵人雖衆其將可走（此言敵人知我有伏必以大軍道而使別將分隊踰水來追則我衝陳先與之戰若敵大軍見戰而來則發伏兵擊其後車騎衝其左右則自可以擒敵之將矣）凡用兵之大要當敵臨戰必置衝陳便兵所處然後以車騎分爲烏雲之陣此用兵之奇也所謂烏雲者烏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此中言以足上文之意）王曰善哉

莊九徵評　此澤兵水戰第一法也與山兵雖有水陸之分然首尾相顧奇正迭生之法總之一而已矣在善悟者自通之耳

絕道制勝　張子

（此言敵人絕我糧道而禦之之策）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守敵人絕我糧道又越我前後吾欲戰則不勝欲守則不可久（甚矣兵變之難防也處及此而兵之神妙何）爲之奈何太公曰凡深入敵人之境必察地之形勢務求便利依山林險阻水泉林木而爲之固謹守關梁又知城邑丘墓地形之利如是則我軍堅固敵人不能絕我糧道又不能越我前後（言兩軍相守必依山林險阻御城邑利便謹守關塞橋梁則敵人不能絕我糧道亂我前後矣）武王曰吾三軍過大林廣澤平易之地吾候望誤失卒與敵人相薄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敵人翼我兩傍越我前後三軍大恐爲之奈何太公曰凡帥師之法常先發遠（兵法必中其不可要知）候去敵二百里審知敵人所在地勢不利則以武衝爲壘而前又置兩踵軍於後遠者百里近者五十里即有警急前後相知吾三軍常完堅必無毀傷（言行並當先後候審知敵人地勢於我不利無險阻可依則前以武衝車爲壘後以兩踵車防守完堅前後相敵則雖卒遇敵人翼我兩旁越我前後亦無傷矣）武王曰善哉

姚承菴評　此絕道制勝死中求活之法也自求深入敵地而能勝者多用此法

略地善法　張子

武王問太公曰戰勝深入略其地有大城不可下其別軍（以不世之心難至變之兵可以驟整不容）守險與我相拒我欲攻城圍邑恐其別軍卒至而擊我中外相合擊我表裏三軍大亂上下恐駭爲之奈何太公曰凡攻城圍邑車騎必遠屯衛警戒阻其內外中人絕糧外不得輸城人恐怖其將必降（言深略敵地有大城不下其別軍守險與我相拒但當阻絕內外使內絕外則降矣）武王曰中人絕糧外不得輸陰爲約誓相與謀密夜出窮寇死戰其車騎銳士或衝我內或擊我外士卒迷惑三軍敗亂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當分軍爲三

軍謹視地形而處，必先知敵人別軍所在，及其大城別堡，為之置遺缺之道，以利其心，謹備勿失。敵人恐懼，不入山林，即歸大邑，走其別軍，車騎遠要其前，勿令遺脫。中人以為先出者得其徑道，其練卒材士必出，其老弱獨在，車騎深入長驅，敵人之軍必莫敢出，慎勿與戰，絕其糧道，圍而守之，必久其日。無燔人積聚，無毀人宮室，冢樹社叢勿伐，降者勿殺，得而勿戮，示之以仁義，施之以厚德，令其士民曰：辜在一人。如此則天下和服。（若虜城中絕糧，夜出死戰，其分軍三尺，其大城置一空缺，使得出走，吾以一軍要擊之，外但當預先以一軍禁其別軍，以一軍入城，得其老弱獨存者撫之，勿殺，則自和服矣。）

武王曰：善哉。

錢受之評　此言我兵深入收畧敵地之法，當以仁義厚德為先，如不殺已降之類是也。

分險之法　張子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相遇於險阨之中，吾左山而右水，敵右山而左水，與我分險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為之奈何？（分險之勢）太公曰：處山之左，急備山之右；處山之右，急備山之左。（此言處山之法）險有大水，無舟楫者，以天潢濟吾三軍。已濟者，亟廣吾道，以便戰所。（此言處水險）以武衝為前後，列其強弩，令行陣皆固。衝道谷口，以武衝絕之，高置旌旗，是謂軍城。（是謂軍中之城守）凡險戰之法，以武衝為前，大櫓為衛，材士強弩翼吾左右，三千人為一屯，必置衝陣，便兵所處。（此只用死戰法，各出心巧）左軍以左，右軍以右，中軍以中，並攻而前。已戰者還歸屯所，更戰更息，必勝乃已。（此上言險戰之法，合處山處水）

武王曰：善哉。

孫功甫評　此言遇險阻以分守之法，莫善於更戰更息之方，將能如是，必定取勝。

林戰　張子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大林，與敵人分林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為之奈何？太公曰：使吾三軍分為衝陣，便兵所處，弓弩為表，戟楯為裏，斬除草木，極廣吾道，以便戰所，（以旗幟為出奇）高置旌旗，謹敕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謂林戰。林戰之法，率吾矛戟，相與為伍，林間木疏，以騎為輔，戰車居前，見便則戰，不見便則止。林多險阻，必置衝陣，以備前後，三軍疾戰，敵人雖眾，其將可走。更戰更息，各按其部，是謂林戰之紀。（林戰以矛戟之士為伍，林疏處以騎為輔，又以戰車居前，若便則戰，又置衝陣，以備前後左右）

魏武註評　此言林中交戰之法也與山兵水兵亦抵皆奇正相生而已矣

攻戰類

君將皆當慎五火　　孫子

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焚其營殺其士卒。二曰火積，焚其積蓄。三曰火輜，焚其輜重。四曰火庫，焚其府庫。五曰火隊，焚其隊仗。此列言火攻有五事。行火必有因，煙火必素具。有因如天旱之類。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危哉戰兵危事也行險也。順草逆及有奸細之類。素具如薪芻膏油火藥之類。有時謂天時乾燥。有日謂月在箕水豹壁水㺄翼火蛇軫水蚓。四宿乃風之使也。月宿于此則風起矣。

百子金丹　卷四武編攻戰類　四五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如此詳盡可謂曲盡其妙。五火指前五事。言火攻者當因五火變亂之形而以兵應之。火發于敵營之內，即速以兵應于外，內外夾攻可也。若火雖發而敵兵安靜，必有預備，且待其變。不可攻，待盡其火力而敵若擾亂可從則從而攻之。若敵終安靜而不可從，則收兵而止。若敵營在草澤而火可發于外，無待于內，即當乘時發火，恐遲則敵自燒斷而火無可發也。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久，夜風止。此言風發之作火。若火當番上風下風晝風夜風之宜。火發上風，當從上風攻之；若攻于下風，恐勢逆而反受其害也。晝風發久，夜風當止。此言風發之候。當以兵攻之，若夜風發火則不可從。以為其所伏兵，有伏兵而必敵兵貪之。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言必當知五火之變，推四星之度數，按為守備，以防人之攻我，不可徒為攻人之計而已也。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水可以絕，不可以奪。此借火水之攻也。言以火助攻者其成功著，以水助攻者其勢大。然水僅可以絕敵之糧道與援衛，而已不可以奪其險要著勝，豈能加火之大戰，勝攻取。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言以火而戰勝攻取，若不修其功而賞之，亦有凶咎，命之曰費留。言士卒之用命也。費留其財而不能成事矣。故明主必慮之，而良將必修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此言火攻殺傷甚多，非有萬不得已，非危急不得已則不以此。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此見上將當致慎之意。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曰：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此言主將不可輕于用兵，以見當慎火攻之意。

百子金丹　卷四武編攻戰類　四六

葛屺瞻評　孫子火攻之篇，此十三篇其為軍中取勝之利最多，然其害最慘，其損殘生靈最烈，最害心術，最損陰德。然曰明主慎之，良將警之，則亦不得已而為有仁人之心者。

審虛實而趨危　　吳子

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止，以

定勝負可得聞乎對曰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措（此言敵兵不整故可以一而擊其十應觀敵之外以知其內）諸侯未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洶洶欲前不能欲止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殆（此言敵兵未備故可以半而擊其倍）

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下文許多敵人）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 既食未設備可擊 奔走可擊（奔走則氣不屬） 勤勞可擊 未得地利可擊（無大地利則無據守） 失時不從可擊（失天時則不中） 涉長途後行未息可擊 涉水半渡可擊 險道狹路可擊（險狹則前後不相救） 旌旗亂動可擊 陳數移動可擊（兵無節制） 將離士卒可擊（上下隔絕） 心怖可擊（心怖則氣索） 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選銳卒衝其陳分兵繼其後則擊之必）勝矣

尉其臨評　攻擊之道惟審虛實而趨危可謂盡之矣後段歷舉其虛實之可擊處言言可用秦漢以來以迄擊取勝者皆不出此

卒遇必先咲而急擊　吳子

武侯問曰若遇敵於谿谷之間傍多險阻彼衆我寡為之柰何起對曰遇諸丘陵林谷深山大澤疾行亟去勿得從容（遇此險地即當速去）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譟而乘之進弓與弩且射且虜審察其治亂則擊之勿疑（察其軍旅治否若其陳亂則必擊之）（此言遇敵於高山深谷當用此法）

孫月峰評　谿谷之中卒然相遇敵心尚虛也先譟而乘之急擊勿疑此斷虛之法也

谷戰在患兵而勞敵　吳子

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為之柰何起對曰此謂谷戰雖衆不用募吾材士與

敵相當（材士之上者與敵相當）輕足利兵以為前行（置于軍前之前行）分車列騎隱於四旁（隱于軍之四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奇計妙策兩軍相去數里勿令見其兵數）敵必堅陳進退不敢於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營之敵人必懼車騎挑之勿令得休（更番迭出使敵不得休息）此谷戰之法也（此山谷中交戰之法）

王守仁評　伏兵四旁而以外營誘之輕騎相挑勿使得休此正以逸待勞之法谷戰之善善者也

待暴追寇　吳子

武侯問曰暴寇卒來掠吾田野取吾牛羊則如之何起對

曰暴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勿輕出以應之）彼將暮去其裝
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料應如是）（歸還務在疾速行列必不連屬）追而
擊之其兵可覆（此擊暴寇之去）

李光垣評　用兵不過知敵情彼暴寇之來其意必銳
待其暮則彼將必歸其心虛矣乘而擊之此法之生於
情者不可易也

擊強在謀　　吳子

武侯問曰敵人有師甚衆既武且勇（強）背大阻險右山左水（地利）
深溝高壘守以強弩（固守）退如山移進如風雨（有節制）糧
食又多（又多食）難與長守則如之何起對曰大哉問乎此非
車騎之力聖人之謀也（言欲決勝于此非車騎之力所能必有聖人之謀慮乃可以勝）能
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為五軍各軍一衢（路）五軍五衢
敵人必惑莫知所加（五軍分為五路則敵不知所以加我矣）敵若堅守以固
其兵急行間諜以觀其慮（敵若固守吾當以間諜觀其謀慮）彼聽吾說解
之而去（若聽吾使者之說則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分為五戰
（斬吾使焚吾書必戰矣當分兵為五與之交戰）戰勝勿追（防其伏）不勝疾
走（引其入如是佯北）安行疾鬪一結其前一
結其後（以一前一後）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

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利（五路之軍交至而戰必有一利）此擊強之道也（攻擊強敵之道）

黃葵陽評　信能如此則雖堅必摧雖強必破矣然此
一時取勝謂智勇可耳若聖人則未必然蓋聖人之
兵原不必如此也

水戰必知水情　　吳子

武侯問曰吾與敵相遇大水之澤傾輪沒轅（傾車輪沒車轅）水薄
車騎（大水迫車騎）舟楫不設（不曾預設）進退不得為之奈何起對曰
此謂水戰無用車騎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
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為奇以勝之（當居水傍令人登高望而得水廣狹淺深之情乃設奇以勝之）敵若絕水半渡而薄之（此水戰之法）武侯問曰天久
連雨馬陷車止四面受敵三軍驚駭為之奈何起對曰凡
用車者陰濕則停陽燥則起（以天之晴雨為行止）貴高賤下（以地之高下為...）
馳其強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道（用堅強之車必出高燥之道）敵人
若起必逐其跡（敵若起行必尋其跡）

徐大生評　必得水情乃可以出奇兵此水戰定法而
久雨則停陽燥則起此亦車戰定法也

險地利用騎　　尉繚子

兵之所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亦勝入谷亦勝方亦勝圓亦勝言兵勢雖異皆能勝人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輕者如炮如燔如垣壓之如雲覆之言重兵之勢如令人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言兵勢所加令人不能相救也兵如總木弩如羊角人人無不騰陵張膽絕乎疑慮堂堂決而去木弩也羊角旋風也言行兵之勢如總持木弩發機迅疾而不可禦如旋風直上而不可遏則人人皆騰陵張其膽絕其疑堂堂然決勝而往矣故羊腸鋸齒山谷方圓皆能取勝也

袁了凡評 能使兵無不勝此是有才能使敵人左右聚散不得此是有識使衆兵勿疑堂堂決而去此是有膽信如是可謂善於攻矣

戰貴在我起義 尉繚子

兵以靜勝國以專勝力分者弱心疑者背方分與背及心疑與背及夫力弱故進退不豪縱敵不擒兵行上則自勝申力弱將吏士卒動靜一身心既疑背則計決而不動動決而不禁上下異口虛言將無修容卒無常試發攻必衄之申也是謂疾陵之兵無足與鬬將帥者心也群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幸勝也非攻權也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權畏侮為將者當立夫不愛說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威嚴其心者不我舉也愛在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愛威並用當之論使民愛我畏我而已戰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不然刑賞不足信也不能戰勝攻拔者由刑賞之不信信在期前事在未兆又言立信當有期約前事當在未兆時故衆已聚不虛散兵已出不徒歸求敵若求亡子擊敵若救溺人而後已也必期于功成分險者無戰心乘虛之言亦是妙用挑戰者無全氣鬬戰者無勝兵險人分險而示其不欲戰敵人與我挑敵其氣必不全敵人怒與我格鬬者其兵必不勝凡挾義而戰者貴從我起而與人戰者當首倡而起

錢岳陽評 從我先起義者勝此古來善戰者之第一法也蓋義之所在足以奮我士氣足以奪彼兵心此必勝之道也

善戰者可不戰 尉繚子

兵法者千人而成權萬人而成武權威武亦可妙用權先加人者敵不力交不得以武先加人者敵無威接故兵貴先勝

於此則勝彼矣，弗勝於此則弗勝於彼矣。先以威權制勝我則可勝彼[illegible]

若我無制勝之術則安能勝人。凡我往則敵來[illegible]則此上言行兵當有自勝之道[illegible]

我往相為勝負，此戰之理然也。夫精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

乎道之所極，有者無之，無者有之，安所信之。兵之所以勝者[illegible]

於用兵之精微誠一在乎此心神明之地，而戰之權變則在乎兵道之極，或本有而示之無，或本無而示之有，敵人安所憑信。此所謂戰權也。

先王之所傳聞者，任正去詐，存其慈順，決無留刑。正人則任[illegible]詐人則[illegible]可宥者有慈順，而當決者無留刑。此言用人用刑之道。

故知道者，必先圖不知止之敗，惡在乎必往有功。輕進而求戰，敵復圖止我往，而敵制勝矣。知兵道者必先圖謀不知止之敗，何在乎必往[illegible]

貪其有功而輕進以求戰，則敵亦謀所以止我之往，而我反得制勝矣，豈宜輕進如此哉。

故兵法曰：求而從之，見而加之，主人不敢當而陵之，必喪其權。兵法言因敵故

畢不知止而輕從之，見敵之來不知止而輕加之，以主人不敢當我，我亦不知止而輕陵之，必然反受其敗而喪失戰權矣。此即吾不知止而取敗之說也。

凡奪者無氣，恐者不守，敗者無人，兵無道也。凡兵勢為人所奪者，士無全氣而難戰；眾心先自恐者，士不堅心而難守；自此兵交而致敗，皆因制兵無道故也。

意往而不疑則從之，奪敵而無前則如之，明視而高居則威之，兵道極矣。人而行兵[illegible]則從之[illegible]

不然則我者奪者而可加之，且以所見敵情而勇惠高上[illegible]則情與貌得而可威加于敵矣。此兵道之極也，此與上[illegible]

其言無謹，偷失其陸，犯無節，破矣。水潰雷[illegible]

三軍亂矣。必安其危，去其患，以智決之。高之以廊廟之論，

重之以受命之論，銳之以踰垠之論，則敵國可不戰而服。

此又舉兵道而重言之。凡行軍不謹言則致險失軍機，犯無節則致傷士卒，急暴如水潰雷擊則致紊亂，三軍皆所當戒也。又必以致決擇事勢于廊者而斷安之于[illegible]者而畏去之。輔算必欲勝，受命必欲專，踰敵境必欲成戰，則敵國不戰自服矣。

李九我評　廊廟既有勝算矣，而將能而君又能不御矣，既踰人境而又能決矣，此其兵真可不戰而收勝矣。然而廊廟之論極難，在用者自神之耳。

用兵不可廢　經卒

尉繚子

經卒者，以經令分之為三分焉。分其軍為左右軍三分。左軍蒼旗，卒戴蒼羽；右軍白旗，卒戴白羽；中軍黃旗，卒戴黃羽。卒有伍章，前一行蒼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黃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次以經卒，亡章者有誅。前一五行置章於首，次二五行置章於項，次三五行置章於胸，次四五行置章於腹，次五五行置章於腰。如此卒無非其吏，吏無非其卒，見非而不詰，見亂而不禁，其罪如之。鼓行交鬭，則前行進

之兵在四奇之内者勝也（此上言使與軍隨戰之令）兵有什伍有分有合隊爲之職守要塞關梁而分居之戰合表起即皆會也（此承前趣軍與軍而後兵有什伍分合之數且推別其戰章使守要塞關梁而分居之及至戰際將合表起皆起赴役衆皆合于一處）大軍爲計日之食起戰具無不及也令行而起不如令者有誅（就大軍言）凡稱分塞者四境之内當興軍踵軍旣行則四境之民無得行者奉王之命授持符節名爲順職之吏乃行用以相參故欲戰者先安内也（此言分塞之令言與軍踵軍既行則境内之民皆不許行以防漏軍情但推持符節者附行然亦必待戰合表起而行然凡欲戰者當先安境内使勿漏泄）

湯若士評　欲戰而不先安内則其謀必洩矣洩其謀者敗道也可不戒哉

必出在攻所不守　黃石子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敵人四合而圍我斷我歸道絕我糧食（敵强於我我兵勢虚欲而梁之久圍者）敵人旣衆糧食甚多險阻又固我欲必出爲之奈何太公曰必出之道器械爲寶勇鬭爲首審知敵人空虚之地無人之處可以必出將士持玄旗操器械設銜枚夜出勇力飛走冒將之士居前平壘爲軍開道材士强弩爲伏兵居後弱卒車騎居中陳畢徐行愼無驚駭以武衝扶胥前後拒守武翼大櫓以蔽左右敵人若驚勇力冒將之士疾擊而前弱卒車騎以屬其後材士强弩隱伏而處審候敵人追我（出之策如若定計於守也）伏兵疾擊其後多其火鼓若從地出若從天下三軍勇鬭莫我能禦（此言敵因而後自出及其前而追之者武王）曰前有大水廣塹深坑我欲踰渡無舟楫之備敵人屯壘張我軍前塞我歸道斥候常戒險塞盡守車騎要我前勇士擊我後爲之奈何太公曰大水廣塹深坑敵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卒必寡若此者以飛江轉關與天潢以濟我軍以三軍勇力材士從我所指衝敵絕陣皆致其死（士皆效死）

先燔吾輜重燒吾糧食明告吏士勇鬭則生不勇則死（諭示）吏已出（若已過大水廣塹深坑）令我踵軍（後軍）設雲火遠候（取勢之亦）必依草木丘墓險阻敵人車騎必不敢遠追長驅因以火爲記先出者令至火而止爲四武衝陳（四結爲四武衝陳以禦敵）如此則吾三軍皆精銳勇鬭莫我能止武王曰善哉

申翊泉評　大凡潰圍之兵惟在攻其所不守此常法也亦奇法也自非能審勢出奇者不能用也

臨境貴奪敵人之意　張子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敵人臨境相拒彼可以來我可以往

陳皆堅固莫敢先舉我欲往而襲之彼亦可以來爲之柰
何太公曰兵分三處令我前軍深溝增壘而無出列旌旗
擊鼙鼓（備之勞也）完爲守備令我後軍多積糧食無使敵人知我意
發我銳士潛襲其中擊其不意攻其無備敵人不知我情
則止不來矣（言兩軍相拒惟自先守備而襲敵不意則敵自不敢來矣）武王曰敵人知
我之情通我之機動則得我事其銳士伏於深草要我隘
路擊我便處爲之柰何太公曰令我前軍日出挑戰以勞
其意令我老弱曳柴揚塵鼓呼而往來或出其左或出其
右去敵無過百步其將必勞其卒必駭如此則敵人不敢

來（言敵欲來先爭而使人襲我便處待其挑戰以勞擊之則自不來矣）而吾往者不止或襲其
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敵人必敗（又言敵人不來而吾之襲敵者不止則可勝）
矣

徐巖泉評　此其臨境相拒取勝之妙法最妙是勞敵
人之意而以老弱揚塵而疑之而奇兵擊其駭此法不
可不知

火戰必以四武衛圍　張子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草蓊翳周吾軍前
後左右三軍行數百里人馬疲倦休止敵人因天燥疾風
之利燔吾上風車騎銳士堅伏吾後吾三軍恐怖散亂而
走爲之柰何太公曰若此者則以雲梯飛樓遠望左右謹
察前後見火起即燔吾前而廣延之又燔吾後敵人苟至
即引軍而卻按黑地而堅處（以火攻火是將計就計之妙法也）敵人之來猶在吾後見火起
必遠走吾按黑地而處強弩材士衛吾左右又燔吾前
後若此則敵人不能害我（此言行兵休止于深草之地敵人于上風縱火則當燔吾前後布吾左右吾按黑地而堅處則無害矣）武王曰敵人燔吾左右又燔吾前後
煙覆吾軍其大兵按黑地而起爲之柰何太公曰若此者
爲四武衝陳強弩翼吾左右其法無勝亦無負（其言因附火起烟覆吾軍而敵兵又按黑地而起則當爲四武衝陳強弩翼吾左右方可保全也）

李見羅評　此被火解圍之上策也攻擊之際能用此
者雖不勝亦可不敗也要在備之於先使不至此則更
善矣

武鋒在知可擊　張子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要必有武車驍騎馳陳選鋒見
可則擊之如何而可擊太公曰夫欲擊者當審察敵人十
四變（敵變而圖此計中妙計）變見則擊之敵人必敗武王曰十四變可得聞乎太
公曰敵人新集可擊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

衆得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不暇可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可擊心怖可擊（擊止敵心攻其心者爲上）十四變皆（就敵言）

李九我評　十四變可擊之道言言可用此黃石公所授張良兵法而本之於太公者讀者快之

義之鈎強　墨子

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隨水流而下逆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逆流而進挽舟上水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亟敗楚人公輸子自魯南遊楚焉始爲舟戰之器作爲鈎強之備退者鈎之進者強之量其鈎強之長而制爲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執亟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墨子曰我舟戰以鈎強不知子之義亦有鈎強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鈎強賢於子舟戰之鈎強（以戰鈎又義鈎對搭）我鈎強我鈎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鈎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吾義之鈎強如此今子鈎而止人人亦鈎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相鈎交相強猶若相害故我義之鈎強賢子舟戰之鈎強

顧涇陽評　太上戰義其次戰兵墨子義之鈎強賢於輸子舟戰之鈎強甚是的確語非徒逞口辨而自雄也

戰以勢勝　鶡冠子

善戰者舉兵相從陳以五行戰以五音指天極與神同方類類生成用一不窮明者爲法微者是行（得勢則皆利隨之）齊過進退（齊不[illegible]）素之天地出實出虛（備西北擊東南亞夫使擊此矣）將破軍發如（[illegible]）或作矢動如雷霆發疾擊（[illegible]）般若壞墻（擊發墻也）執急節短（[illegible]）子曰其執險節短用不緩緩避我所死就吾所生趨吾所時（[illegible]）吾所勝故士不折北兵不困窮得此道者驅用市人乘流以逝（或作進）與道翱翔授取錮據（或作堅守）呼吸鎮一（或作[illegible]）推移（或作快不與時更爲一先一後音律相奏（或作奏）一右一左道無不可受數於天定位於地成名於人彼時之至安可復還（或作復還至也復反復也還白還也）安可控搏（控引也搏持也[illegible]）天地不倚錯以待能度教相使陰陽相攻死生相摒生相滅虛實相因得失浮（或作得浮而言決相淚）兵以勢勝

（[illegible]曰鄭韓國石於千[illegible]之由者勢也）

[illegible]評　一用兵而三才之道具焉誠哉不可不讀

天地同光。此總結上文言配天地之道而爲之紀說是仁
聖之道而爲之節致察民機之情而務使之復
淳常道并固如此則人君之盛
民與天地之盡物同其光矣

鼇峯皇評　天道極則必反世道亂必復治能以仁聖
守國則不必進爭退讓而天下自歸矣此以天地之道
守國者也眞聖人之言哉

軍略當先備　張　子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谿大谷險阻之
水吾三軍未得畢濟而天暴雨流水大至後不得屬於前
無有舟梁之備又無水草之資吾欲畢濟使三軍不稽留
爲之柰何太公曰凡帥師將衆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教不
精信士卒不習若此不可以爲王者之兵也凡三軍有大
不任帥將亦在乎素
事莫不習用器械若攻城圍邑則有轒轀臨衝視城中則
有雲梯飛樓三軍行止則有武衝大櫓前後拒守絕道遮
街則有材士強弩衛其兩旁設營壘則有天羅武落行馬
蒺藜晝則登雲梯遠望立五色旌旗夜則設雲火萬炬擊
雷鼓振鼙鐸吹鳴笳越溝塹則有飛橋轉關轆轤鉏鋙濟
大水則有天潢飛江逆波上流則有浮海絕江三軍用備
主將何憂　言行軍備其器用可不以[illegible]

鄭大白評　凡行軍器用皆當先具若臨時臨地而失
其具雖孑孑再生無所措矣

行師當備後患　列　子

晉文公出會欲伐衞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若笑曰臣笑
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悅而與言桑拚桑然
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
乃悟其人
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夫我之所行人亦行之而欲害之志必物不生
心其可得乎

張賓王評　公子鋤可謂能善諷晉文公可謂知善從
者矣不然伐人不顧己以國予敵者也

賢主持勝　列　子

趙襄子使子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　穆子襄子家臣羅鮮虞也
人使遽人來謁之遽傳也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
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
河之大也不過三日謂潮水有大小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
襄子可謂達盛衰之理矣
臾勢盛者必退也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無積德而有重功
不可不成懼也
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
憂者所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賢主

以此持勝故其禍及後世齊荊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孔子之勁能拓（聖人之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聖人之行不同人）以兵加故善持勝者以強為弱

吳伯函評　從來驕兵敗而懼兵勝故取勝非難持勝為難為將者而能持勝則兵常懼而不驕可以長取勝矣

皇國戰無為　文中子

強國戰兵（以兵相闘也）霸國戰智（所謂闘智不闘力也）王國戰義（以義用尚也）帝國戰德（以德服人也）皇國戰無為（以無為為勝也）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又誰與取帝名乎

徐大生評　大規模大名理種種從十指間一二言勝人百萬足稱上古處世之音

道德仁義　文子

以道德為城以仁義為郭莫之敢攻莫之敢入文子是已（此段言守而不敗者）以道德為輪以仁義為劍莫之敢當莫之敢御湯武是已（此段言攻而必勝者莫若道德仁義也）

張侗初評　讀此兩行矣相謂曰信如此則孫武子十

尚可請秦始皇一火燒之矣

制禦夷狄莫先自治　朱子

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無憂之時也）以至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來王即來朝也）周之文武方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其後中微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衰（內修而外自治帝王之世也而今不復觀矣）則宣王承之側身修行任賢使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周道粲然復興以是觀之然後知古先聖王所以制禦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彊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蓋決然矣

蔣屺瞻評　中國有聖人而四夷自服唐虞夏商周往往可鑒也不自治而日事夷狄者未聞道者也

農戰類

國待農而安　商子

善為國者官法明故不任智慮上作壹故民不淫則國力（根本之論）摶國力摶者疆國好言談者削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夫民之不農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

官屬國治一攻則國富國富而治王之道也

鄒東廓評　此論詩書辨慧之害深言農戰之益

人以屬農出以計戰　商子

故聖人之為國也入令民以屬農出令民以計戰夫農民之所苦而戰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計也故民避農戰國之危也由上化之也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死入使民盡力則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則勝敵勝敵衍字草不荒而致富彊之功以坐而致也

王摠野評　數十百餘言只而成瀉不費力

農勉而戰戢　商子

民之生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明君慎觀三者則國治可立而民能可得民先子寓兵於農一句盡之矣國之所以求民者少而民之所以避求者多入使民屬於農出使民一於戰故聖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窮詐兩者偏用則境內之民一民一則農農則樸樸則安居而惡出故聖人之為國也民資藏於地而偏托危於外資藏於地則樸托危於外則惑民入則樸出則惑故其農勉而戰戢也

李時和評　此人主法聖人以立農戰之法

不失須臾之時　商子

兵雖百宿於外境內不失須臾之時農時何審語此富彊兩成之效也

張侗初評　末句正門上一句意

農戰無敵　尉繚子

有提十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桓公也有提七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有提三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也今天下諸國士所率無不及二十萬之衆然不能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塞也明其制一人勝之則十人亦以勝之也十人勝之則百千萬人亦以勝之也故曰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如赴千仞之谿言兵發如鳥擊盡其美此言能明禁舍開塞之制則可以勝人矣今國被患者以重幣出聘以愛子出質以地略出割得天下助卒名為十萬其實不過數萬耳其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為人下先戰其實不可得而戰也此言求助于諸國名其兵有名無實且不可得戰而遂奮也量吾境內之民無伍莫能正矣經制十萬之衆而王必能使之衣吾衣食吾食戰不勝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內自致也言經制境內之民使之衣食于

兵而無益于戰守者其患不在民而在內無天下諸國助賢人以定其經制也內守以未毀照看方明我戰猶良驥騄耳之馳彼駑馬䍐與角逐何能紹吾氣哉言諸國之助我戰者若駑馬之䍐與角逐耳何能續吾軍氣以當敵國良驥騄耳之疾速哉上節言國中之制不定而此又深言隣國之兵無益如此吾用天下之用以爲用吾制天下之制以爲制修吾號令明吾賞罰[illegible]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安故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故曰發號出令信行國內此言能定其制而使民爭務農戰則國富兵彊而天下莫敵矣民之有可以勝敵者毋許其空言必試其能戰也視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必能內有其賢者也不能內有其賢而欲有天下必覆軍殺將如此雖戰勝而國益弱得地而國益貧由國中之制弊矣

陳如崗評　無事爲農有事爲兵使民自爲衛即以衛君此周制也尉繚子亦述古法焉而已矣

聚英類

稽首來臣　揚子

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儀儀師師形容雍熙螭虎桓桓鷹隼䎃䎃䎃䎃暴也未至也以喻用兵或曰詢詢北夷被我純繢帶我金犀金印犀劍珍膳寧餬寧餬餬其口也言戚服遠方純繢書綺胡加不亦享乎此大盛也

曰昔在高文武實爲兵主今稽首來臣稱爲北藩是爲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乎言昔日匈奴爲兵主者所以不得息者正以匈奴之故也今享而得其臣服豈可不厚撫之使之離叛愛小費而就大患乎

侯昌陽評　首言大和之世百官如麟鳳之儀儀然有義師師然之衆蓋至也又言彼我純繢之衣裳帶我金璽犀飾之制常珍之膳以安然餬其口不亦旋享禮之盛乎

易而實難　貞山子

文學曰匈奴車器無銀黃絲漆之飾素成而務堅絲無文采裙褘曲襟之制都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淫哇之貢纖綺羅紈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修戟強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兵人騎射多勇一旦有急貫弓上馬而已資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爲城郭因水草爲倉廩法約而易辨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從嫚於禮而篤於信略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之書刻骨卷衣百官有以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從群臣爲縣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

鄭士俊評　文學以匈奴無文飾而難以所以爲生事達勇之心也辭意刻畫大有工致

四荒悅服　　金門子

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命率一人五六三十此即戶口三十萬耳未及漢千石大縣也而敢歲言侵盜慶欲亢禮妨害帝義甚非道也陛下何不使能者一試理此將爲陛下以耀鮮之術振之爲此立一官置一吏以主匈奴誠能此者雖以千石居之陛下肯聽其事計爵命中國日治匈奴日危大國大富匈奴適亡吒大馬行理勢

然也將必以匈奴之衆爲漢臣民制之令千家而爲一國列處之塞外自隴西延至遼東各有分地以衛邊及備月氏灌瀚之變皆屬之其置郡然後罷戍休邊民天下之兵帝之威德內行外信四荒悅服則愚臣之志快矣

郭在中評　治安策云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亟以術雖迂而文自雅馴

論勇類

勇於義而果於德　　揚子

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也若荆軻子君盜諸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魯仲連傷而不制藺相如制而不傷

李少文評　末引古人以証前論勇之意

萬可以甘天下　　韓非子

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尅天下矣

宋九青評　語甚的確

聖人之勇　　莊子

莊子曰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惙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張侗初評　此段當時安命之言宜宋人聞之而恍然

勇有五等　胡非子

胡非子修墨以教　有屈將子好勇聞墨子非鬬帶劍危冠往見胡非子而問之曰將聞先生非鬬而將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　胡非子曰吾聞勇有五等夫負長劍赴榛薄折兕豹搏熊羆此獵徒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淵折蛟龍搏黿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鵠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岳之勇也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昔齊桓公伐魯曹劌聞之觸齊軍見桓公曰臣聞君辱臣死

君退師則可不退則臣以血濺君矣桓公懼管仲曰許與之盟

徐太生評　此段前借來形容屈將撫劍疾視之勇貌未敘五等勇一步深一步一步近一步所謂理而論之

君子之勇　胡非子

夫曹劌匹夫一怒而却齊侯之師此君子之勇晏嬰匹夫一怒而沮崔子之亂亦君子之勇也勇不同公子將何處屈將悅稱善乃解長劍釋危冠而請為弟子焉

王奎俊評　君子之勇方是真勇

舉重拔堅　吳兕子

夫知德白人者與彼打鴻門揭華旗者為料敵也夫壯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疏通故博達疏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

宋九青評　發揮力字甚妙

重死持義　荀子

荀子曰有狗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眾彊恈恈然唯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也為事利爭貨

財無辭讓果敢以前猛貪而利恈恈然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輕死而無畏小人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

高始然評　摹寫四勇如得神寫照

分類内外合編百子金丹卷之五

温陵　郭偉　士俊父　蒐選
淳陰　王星聚　奎徵父　參訂
男　郭中吉　在中父　彙編

内編

心性類

能完真我　潁河子（夏末時人）

吾無賓（賓以喻事）世之役我者吾賓之吾無主（主是心之我）之宰世者吾主之吾無臣（臣以喻形）形之服我者吾臣之吾無君（君是性之我）之降形者吾君之夫孰能主我而賓世乎夫孰能君我而臣形乎賓乎賓不認主賓去矣臣乎臣不奉君臣亡矣吾無去賓吾惟不弃主吾無亡臣吾惟不替君君其臣主其賓是惟有我我之所以為我者貴吾無失其貴所以完我

林季翀評　無失其貴所以完我八字可當一部性理書孟子之所良貴正謂此也賓主君臣之名亦新

聖人為腹不為目　老子

五色令人目盲（盲目失明也）五音令人耳聾（聾耳失聽也）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妨害也）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李想公評　此言聖人雖目遊于聲色臭味芬華之中所為在腹而自然融化不有亦是名言也

守宗保始　莊子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于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分魯國之半也）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勝王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亦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宗主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亦累其心也常季曰彼爲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最推尊之也）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受命于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惟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保者保始）不懼之寔勇士一人雄入于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

施存梅評 人背謂莊子祖老氏爲異端之學觀此宗保始之語乃見道極分明者特侮弄聖人失之放膽所以驚世耳

駢枝仁義

莊子

駢拇枝指（駢連合也拇大指也枝指歧出也）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贅余肉也疣瘤也）出乎形哉而侈于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于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于手者樹無用之指也駢枝于五藏之情者淫僻于仁義之行而多方于聰明之用也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于聰者亂五音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于仁者擢德塞性（擢拔也塞蔽也）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曾參史魚）是已駢于辯者累瓦結繩竄句遊心于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王觀濤評 語者皆闢老莊弃仁義然細觀其言非弃仁義只欲人莫多分于仁義之用只當其仁義之本性而行仁義即是道德也特言之過激所以動儒者舌端耳

道在無心

莊子

齧缺問道于披衣（此二人皆假設其名）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攝持也）一汝度神將來舍（舍即衣復其所也）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言其無意他役也）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悟道在忘機也）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木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韓倚求評 此即無爲所不爲無欲所不欲之意但槁木死灰之喻不免太甚嗟乎莊生且借太甚之語始爲

奇也。

人情因其自然　　莊子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也。（人生之初，萬情俱備，只要無失，那真可益。）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

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鄭申甫評　此章議語極純正，極精微，可與大學中庸相表裏。大道只在以自然為情，稱之為南華經，有由然也。

真性在常然　　莊子

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

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耶？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

陳選菴評　莊叟非真心非虞聖也，特忿世之偽仁義者，皆借舜為名，故借虞舜為罵名，以洩其忿耳。

憤心非仁義　　莊子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言自失其正也）蚊虻噆膚，則通夕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觀之憯然者，紛然不自然也）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耶？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丘毛伯評　大意謂仁義不可強為，我心有自然之仁義，天下亦有自然之仁義，率其自然，則天下俱化[illegible]。

尹議語見識俱出告子上上

仁義遊心於忘　莊子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此即有意非自然也）許由曰：而奚來為軹？夫堯既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忘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乘成此以全其真）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䪠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

楊復所評　始抑之，終教之，此行文抑揚法也。世人多能辨，但一出莊生，自是一段奇特，不可及。

得全乎天　關尹子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不空者實有也，至人動止不以言有為者也）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居，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正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

蕭伯玉評　其設喻取譬並皆粗淺，但其薄聲色為外物，而以德性得于天全，此至當的確議語，識見出告子上上者。

士慎漸染　荀子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蘭槐，香草也。其根是為芷。漸，漬也。染也。滫，溺也。言根雖香草，浸漬于溺中，則可惡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李九我評　孔子曰：毋友不如己者。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擇交之訓，聖賢言之詳矣。觀此可以一醒。

人心槃水　荀子

人心譬如槃水，正錯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

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理，肌膚之文理。）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于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故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清，沖和之氣也。）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庶理也。

鄧臣虎評　此段喻心不一於道，將危者難安，微者難明，則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最有關于心學者。

善心者師心　關尹子

夜之所夢，或長于夜，心無時。生于齊者，心之所見皆齊國也。既而之宋、之楚、之晉、之梁，心之所存各異。心無方。曰：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奡，善心者師心不師聖。

宋羽皇評　心無時無方，是心不可一也。借能一，則二偶之，則心非活物矣。此善心者當師心不師聖，亦善語也。

心有大常　關尹子

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一；無虛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虛；無靜心，萬物密移，心不可靜。借能一，則二偶之；（惟無一，故無二使有）

一，則二為之。借能虛，則實滿之；借能靜，則動搖之。惟聖人能之。斂萬有于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于萬有，無有二物可間吾之云為。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故不尊卓絕之行，不驚微妙之言。故物我交，心生，（由相交故生其心，不相交則心忘矣。）兩木摩，火生。不可謂之在我，不可謂之在彼，不可謂之非我，不可謂之非彼。執而彼我之，則愚。（認其為彼我，是著于有相也。非太初本無之心也，故曰愚。）物生于土，終變于土；事生于意，終變于意。知夫唯意，則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惡之。意有變，心無變；意有覺，心無覺。惟一我心

則意者應往來耳事者欻起滅爾吾心有大常者存

李卓吾評　老子莊子而外普談玄虛者莫如關尹子如此段大意總是謂此心一槩都無耳所謂大常者謂常無也

心役　關尹子

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尚非真何況（句法參差如散筆恨圩對之精彩）於識識尚非真何況于情而彼妄人於至無中執以為有於至無中執以為常一情認之積為萬物物來無窮我心有際（有際謂大限也）故我之良心受制于情我之本情受制于物

可使之去可使之來而彼去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固無休息（言有情有識之人皆為天地所愚役而不得休之人也）殊不知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役無氣心之所之則氣從之（由有心乃有氣）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由有氣乃有形）猶如太虛於至無中變成一氣於一氣中變成萬物而彼一氣不名太虛我之一心能變為氣為形而我之心無氣無形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太虛因形氣皆不免物安能役哉　於游）

孫奮鵬評　人心原從天地陰陽來而不免為天地陰陽所制蓋以心載于形萌于情動于氣而觸于物爾因有形則有氣有氣則有情有情則有物是火自薪生而還以燼薪也此篇説破心之所以見役處能透此關者我可以役天地陰陽天地陰陽不能役我

我心流轉造化　關尹子

五行之運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因魄有精五行回環不已所以我之為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然核芽（菓物子中核之仁為芽者前生也）相生不知其幾萬株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雌卵相生不知其幾萬禽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惟其來於我者皆攝之以一息一息者視之如一人之生也則變物為我無物非我所謂五行者孰能變之

宋羽皇評　此即五廚經所謂覺心緣心是也遣道者能悟道為一則外物不能轉移我矣此關子見道深處

心術善移　子華子

子車氏之猳其色粹而黑一產（猳牡豕也今本作豝）而三豚尊其二則粹而黑其一則駁不而自惡其弗類于已也（弗類不相似也）嚙而殺之決裂其腎腸糜盡而後止其同於已者字之惟謹而恐其

傷也子華子曰甚矣心術之善移也夫目眩于異則中亂
怵于愛憎雖其所自生殺之而弗悔而況非其類矣乎今
世之人其平居把扼附耳呫呫相爲然約而自保其同皆
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之一挍未有毫釐之差睽然而變
乎色又從而隨之以兵用戈兵相殘害也甚矣心術之善移也無
以異乎于車氏之猳

閭子將評　借子車之猳發一段翻雲覆雨之人情引
喻甚奇而文字簡古意思玄深如百煉精金人人心賞

善惡不欲強爲　子華子

北宮子將仕於衛子華子曰意北宮子之名來子之所以自事
其心者亦嘗有以語我乎北宮子曰意未得以卒業也請
得其以是熊蒸之弗纖側其願頫于人嘗食雖然謹
事也
志其所欲爲於善而遂其惡也庶幾乎完全其心性子華子愀
然變乎容有間曰意是何言歟善奚足願而惡奚足違吾
語若汝也聖人不出天下潰潰日趨于迷欲以有已而卒于
喪已欲以華之于人而卒于失人凡以善故王者作興將
以滌滌今世之惽慨安善其殆可乎哉善弗去亂弗去也
而又奚以善爲北宮子曰噫有是哉願畢其說子華子曰

人中之心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事物交錯如理亂絲如涉
驚濤一則以之怵惕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是則
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徑寸之地如火如冰矣冷熱不常也大
所謂神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弗留則蠹生弗明則蠹
君則耗而又奚以善爲古之知道者淯兮如大槧之未斲
渾渾兮如嬰孩隨推而遷因薄而還其精日津津若遺而
復存其神明休付常與道謀去美去惡孰知其故今子之
言曰吾志以爲善則不善者將誰與耶言已爲善則不善將與何人爲之乎
違子之所惡則惡將誰仍耶子而勿受仍而勿納則必有

寄附之心起而與我立敵矣以我矜顧之意而接彼欲陷
之心何爲而不鬬鬩且不止小則變詐大則殘賊亂
夫以若之言而幸于完其幾於殆矣也

鹿門評　大意欲出于無意爲善違惡皆有意也此
篇出入老莊語意而章法句法字法亦出一律若幻寫
而實不幻真似吟性而實不險怪削破理窟從一點靈
機化出所謂百煉金精儆成奇品真是諸子中飛仙也

勢利惽心　子華子

世有淺子者卞其緇衣服涂以求之見婦人衣緇衣焉接

之而弗舍（求其已也），曰而以是償我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然此吾所自爲者也。澄子曰，而弗如速以償我矣。我昔所亡者紡緇也（是我之善者也），今子之所衣者禪緇也。以禪緇而當我之紡緇，而豈有所不得哉。子華子曰，夫利之惛心也（利令智昏），幸於得而已矣，忘其所以爲質者矣（質本質也）。幸于得而忘其所以爲質，夫何所憚而不爲之哉。今世之人求其不爲澄子者或寡矣。

楊當時評　始疑其爲己物，猶可言也。既知非己有而強求則惡矣。利之惛心可笑如是。

人心至神　揚子

或問神，曰心（神謂精神，知己之神，言存于心而已）。請聞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心潛于天則知天，心潛于地則知地）。天地神明，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敢問潛心于聖，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達通也，文王演易，仲尼盡得其道而贊之）。顏淵亦潛心于仲尼矣，未達一間耳。神在所潛而已矣。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聖人如天，常于神也，所以存神），道無成天下之大順，至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

周季侯評　天下至神莫過于心，而千古心學莫過于孔顏，文字簡短，非深知理學者不能道隻字。此書中之意者。

大人不盜生　譚子

天地盜太虛，生人蠱盜天地，生蠐（嘗）螬（丁）盜人，蠱生蠐螬者，腸中之蠱也（食物之）。虫日噂（尊）食我精氣，蝕我魂魄，盜我滋味，而有其生（人之見也），有以見我之必死（常固之主宰一而免），所以知天之必賴天，其賴乎。我將安有我，其死乎。蠐螬安守，所謂奸臣盜國，國破則家

亡。蠹虫蝕木，木盡則虫死，是以大人錄精氣，藏魂魄，節滋味，禁嗜慾，外富貴（非盡去之也，只是不貪求之耳）。雖天地老而我不傾，蠐螬死而我長生，奸臣去而國太平（知之一死之由）。

袁小修評　千古亂臣賊子只是于生死關頭看不破，故貪生惡死，做出許多反事，以自損生，此篇真明戒也。

藏氣蓄精　譚子

硎松所以能凌霜者，藏正氣也。美玉所以能犯火者，蓄至精也（精李夷閉）。是以大人晝運靈旗（運心靈也），夜錄神芝（斂其日間自開自守）。心結覺所不覺，思所不思，可以冬禦風而不寒，夏禦火而

不熱故君子藏正氣者可以遠思慮伏奸佞者至精者可以禍生靈保富壽夫何爲多少之故也

黄經甫評　精與氣相乘而成人達此理者虛而乳之精可以不耗氣可以暴者乎

忘形求情　　譚子

琥珀不能呼腐芥（朽草）丹砂不能入燋金磁石不能取憊鐵（鏽鐵點水）元氣不能發陶爐所以大人善用五行之精善奪萬物之靈食天人之祿（當天理順人心不求非義之義也）駕風（一作馬）之乘其道也在忘其形求其情

務君求評　一陰一陽之謂道惟大人能忘形求情則陰陽相搏無不濟也吾人何必屑屑焉惟形是拘

和性　　劉子

夫歐冶（善造劍者）鑄劍太剛則折太柔則卷欲劍無折必加其錫欲劍無卷必加其金何者金性剛而錫質柔剛柔均衆（金即今之銅如錫則[illegible]）則爲善矣良工塗漆緩則難晞急則弗牢（不均則緩急不同）使之調和則爲美也人之含性有似於此昔徐偃王軟而國滅齊商公懦而身亡（出左傳）此性太柔之失也（猶劍之太柔則卷也）晉陽處父以純剛致害鄭子陽以嚴猛致禍（出左傳）此性太剛之過也（猶劍之太剛則折也）楚子西寛而招敗郗莊公懷而自殺（出左傳）此性偏急之災也西門豹性急佩韋皮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絃以自急（見漢書）彼各能以一物所長攻其所短也

李少文評　人性有剛柔緩急貴和以濟之彼柔以處原剛以致禍偏急至于召災是未知處剛柔緩急之道而大之者也

性有所偏　　劉子

累榭洞房珠簾玉扆人之所悅也鳥入而憂峩石嶢巖崙

崩糺結緩狖猨（二獸名）之所便也人上而慄（也）五韺六英咸池蕭韶（皆樂名）人之所樂也獸聞而振懸瀨碧潭波濤潺湲魚龍之所安也（文[illegible]魚鼈[illegible]）人入而畏飛鼯甘煙走貊美鐵鷙鶵嗜蛇人好芻豢鳥獸與人受性既殊形質亦異所居隔絕嗜好不同未足怪也人共稟二儀之氣（稟天地陰陽之氣）俱抱五常之性（仁義禮智信之性）雖賢愚異情善惡殊行至于目見日月耳聞雷霆近火覺熱履冰知寒此之麤識未宜有殊也聲色芳味各有正性善惡之分皎然自露不可以皂爲白以羽爲角以苦爲甘以臭（音）爲香然而皆好有殊絕者則偏其

戾灸所視巧笑。美者此色之衆目之所悦也。軒皇愛嫫母之醜

貌（音醜。嫫母醜人也。黄帝愛幸之）不易洛英之麗容。（洛英美人也）陳侯悦敦洽

之醜狀。弗貿陽文之婉姿。（敦洽醜女。陽文美女）炮羔煎鴻臛（呼各切）

鵩熊（此味之美者）衆口之所嗛也。文王嗜菖蒲之葅。不異熊

肝之味。陽春白雪（宋玉對楚王曰其爲陽阿薤露陽春白雪。國中和之者不過數人而已。曲彌高

而和彌寡）激楚採陵（此音之美者）衆耳之所樂也。而漢順聽山鳥之

音。云勝絲竹。（絲琴瑟之屬。竹簫管之屬）魏文侯好搥鑿之聲。不貴

金石之和。鬱金（酒名）玄憺（香名）秋蕙（此味之美者）衆鼻之所芳也。

海人悦至臭之夫。不愛芳馨之氣。若斯人者。皆性有所偏

也。執其所好。而與衆相反。則倒白爲黑。變苦成甘。移角成

羽。佩猶當薰。（蕕臭味。薰香味也。漢書云。薰蕕不同器而藏）美醜無定形。愛憎無

正分也。

方孟旋評　人性不甚相遠。故聲色芳味各有定性。善

惡之分。皎然明白。乃至于好醜無定。愛憎異趣者。豈好

惡之性與人殊哉。性之所有偏也。

去慾養性　劉子

煙生於火。而煙鬱火。冰生於水。而冰遏水。故煙微而火盛。

冰泮而水通。性貞則情銷。情熾則性滅。是以珠瑩則塵埃

不能附。性明而情慾不能染也。故林之性靜。而所以動之

者。風搖之也。（老子云。風入水揚波）水之性清。所以濁者。土渾之

也。（七渾之則水濁）人之性貞。所以邪者。慾眩之也。（慾能使人身邪其性）

有慾如樹之有蝎。（蠹木虫也）樹抱蝎則還自齧。（齧音臬。齧咬也）身抱慾而還自

害。（常山蛇勢也）故蝎盛則木折。（木遇蝎則傷其枝）慾熾則身亡。（人身慾熾盛。未有不亡者也）

將收情慾。先斂五關。（耳目鼻口身謂之五關）五關乃情慾之路。嗜好

之府也。目愛綵色。命曰伐性之斤。（色能戕害其生）耳樂淫聲。命曰

攻心之鼓。（淫聲足以蕩心志）口貪滋味。命曰腐腸之藥。（滋味足以壞腸）鼻

悦芳馨。命曰燻喉之煙。（臭能燻人之喉）身安輿駟。命曰召蹷之機。

（輿逸足以召蹷）此五者。所以養生。亦以傷生。

丘毛伯評　大抵諸子論養生。多不道五德。而只論五

關。蓋五關不破。則五德不得入也。是故慾去則理存。勢

不兩立者也。

心體原是太虛　玄眞子

荷水爲珠。其圓也。非規而不可方者。離乎著也。盤火爲輪。

其常也。非環而不可斷者。挾乎迸也。背日噴乎水。成虹蜺。而

之狀而不可直者。齊乎影也。汲江藏乎滿。應波濤之瀨。而

不可得者。均乎紙也。片白滴而合眞。而不可殊者。得其

一也（兩與海水其致心歸空同太虛而不可分者會其天貫一物也）也

莊九微評　以客形主客詳主客文字不蕭頁而懸特可愛亦若荷水之珠燈火之喻矣

修眞達性　天隱子

易有漸卦老有妙門人之修眞達性不能頓悟必須漸而進之一曰齋戒二曰安處三曰存想四曰坐忘五曰神解何謂齋戒曰澡身虛心（謂不中堅）何謂安處曰深居靜攝不爲外物（心外拒也）何謂存想曰收精復性（常存其心也）何謂坐忘曰遺引動也何謂神解曰萬法通靈（即萬物一視之意）

形釋我（忘其形骸去其己私）

姚承菴評　欲到妙門必由漸進孟子曰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達蓋言漸也此子蓋得此意

寡慾養心　朱子

孔明擇婦（後漢諸葛亮）止得醜女（孔明之妻名黄承彦黑色極醜）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于天資然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慾養心之助爲多

瓊受之評　嘗謂孔明之妻亦甚有德其所以益孔明者不但以其醜也但就寡欲而論則醜之可實亦或有然者矣

正學不可忘　程子

天之生民是爲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生聖以道化（聖人以道教化）賢以學行（賢人）以學萬世心目破昏爲醒周愛闕里惟顏舊止巷汙以榛而湮井湮而圯鄉閭蚩蚩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之嗣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價善諭發帑出金巷治以闢井渫而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顏樂昔人有心予忖

予度千載之上顏惟孔樂百世之下顏居孔作（此亭乃孔顏所作）故曰顏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黄葵陽評　正人君子之言典雅其實不事奇詭不尚馳騁而追前修起後學藹然流韵千載可傳

心貴日新　張子

曲本白一朝不澈其汚巳積而本白一旦不瀨其垢巳塵體本白一旦不浴其形巳塵（澈洗也浴洗也）蓋雖汚澈之則即無汚面雖垢其額則即不謂不垢也雖塵其形浴之則

瑩然如玉潔且清是知齒本無汚其汚也實自君（所謂精之也）自
面本無垢其垢也實自取體本潔且清其形之壘也（觀）自
成齒本白而我自汚誰之辜（自家之罪也）面本白而我自垢誰
之咎（自己之過也）體本白而我自垢誰之愆（自身之罪也）幸而一朝
潄其齒白者復爾一旦頮其面白者復見一日潔其體而
浴白者復如玉盡日向也吾身白者已塵今焉潔雪舊染
維新而今而後殆不可復士子守己當如女子文人治身
當如武人女子居室必無一毫點汚介然自守如此是謂
守己如女武人殺敵必須直前不顧勇於自治如此是謂

治身如武女不女易所謂不有躬也武不武傳所謂我非
夫者身之白者渾全而未壞貴常以不女之女爲戒身之
白者既壞而求全謹無若不武之武人然

何半莪評　文詞卓麗者多不出于理人之口理學純
正者多不足于文人之風然觀宋時諸子有粹于理而
不迂藻于文而不詭者此其一也

聖賢心法　眞子

舜禹授受十有六言萬世心學此其淵源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此十六字乃剩人心伊何生于形氣有好有樂
授禹以開萬世心學之傳

有忿有懥惟欲易流是之謂危須臾或放衆匿從之道心
伊何根于性命曰仁曰義曰中曰正惟理無形是之謂微
毫芒或失其存幾希一者之間曾弗容隙察之必精如辯
白黑知及仁守相爲始終惟精惟一故中聖賢迭興
精姚法姒（姚是舜姓姒是禹姓）持綱挈維昭示來世戒懼謹獨閑邪
存誠曰忿曰慾必窒必懲上帝實臨其敢或二屋漏雖隱
寧使有愧四非當克（四非視聽言動之非禮也）如敵斯攻四端既發皆
擴而充意必之萌雲卷席撤萌孽之生春噓物茁雞犬之
放欲知其求牛羊之牧濯濯是憂一指肩背孰貴孰賤簞

食萬鍾辭受必辯克治存養交致其功舜何人哉期與之
同維此道心萬善之主天之與我此其大者斂之方寸太
極在躬散之萬事其用弗窮若寶靈龜若奉珙璧念茲在
茲其可弗力相古先民以敬相傳操約施博孰此爲先我
來作州茅塞是懼爰輯格言以滌肺腑明窗棐几清晝鑪
熏開卷肅然事我天君

徐敬弦評　眞子此篇言言皆心法之要乃堯舜孔孟
之傳當列之經不當人之子而入之子俾看老莊者識
邪正之辨耳

本體淵源　　張　子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孫功甫評　聖人囂而能寂動而能靜處于遊移還徙之途而不失其正者其性盡也盡情故能一形感可謂知性之言

水清喻性　　吳　予

天下之清莫如水先儒以水之清喻性之善然黃河之水竟莫能清者何也清循其初原者水之初也濁于泥塵者由其地而原則清也故流雖濁而有清之之道世之學者既濁于氣質而又日拨于外物不復其原之清而返益其流之濁豈性之罪哉是知原之清天也流之濁人也人者克則天者復亦在乎用力以清之者何如耳

魏雲起評　水雖濁而可清之性常存人雖惡而本善之性可復信在人之善自清而已

論心動靜　　海瓊子

心方心動之時六慾烟昏七竅風號寸田荊棘靈府猿猱龍悲愁海虎墮世羅生死岸濶人我山高功德叢林化作蓬萊清靜眷屬變爲干戈憂悲于患難之途老死于名利之窟經云吉凶悔吝生乎動者此也若其靜慮之時心天雲朗性海波澄丹田下穴也花燦華池上津也水生物我俱忘寵辱不驚松風月與爲兄弟岩猿溪鶴堪結友朋逍遙乎幽寥之內倘佯乎虛明之濱經云歸根曰靜靜曰復命者此也吾將杜雀牙鼠角于無心之地吾將息蟲臂蠅頭于不事之域琴可鼓夜月何事無竽沸耳醑可澆曉曦殆勝綺瑕盈眸羣逸人爲風騷之交聯羽士爲方外之友豈羨鵷行鷺序趍趄于廟堂之上雖蟲篆刻辛勤于几案之間

吳寧野評　摹寫心中動靜光景如向日噴水爲虹爲蜺爲雲爲雨多則十萬少亦八千奇哉奇哉

人心圓滿　　覦　子

世界原自缺陷人心原自圓滿吾人當以圓滿之人心圓滿乎缺陷之世界不當以缺陷之世界缺陷乎圓滿之人心

馬君常評　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特就人心

論耳何常復及世界哉讀此可以有會

自性難明　祝子

十生萬刼只在此生一生百年只在此日此日一信(阿那鏡花水月)屋蓮
刼而不磨(皆悟也)一悟則此日一嵾度百年而若夢(覺不悟)不悟則人身
難得自性難明珍重當下機緣(道理本在現前)莫教當面錯過

唐士雅評　千古之道只在吾人一心一生之心只在
一朝悟道一朝錯過一生受迷慎之慎之

病狂喪心　陽明子

子見病狂喪心者乎方其昏迷顚亂赴湯火蹈荊棘莫不

恬然自信以爲是也(雖虎而不以爲危也)比遇良醫沃之以淸
冷之劑投之以神明之劑(劑藥也)始甦然以醒告之以何
之所爲又始駭然以苦示之以其所從歸之途又始欣然
以喜且恨遇斯人之晩也然病狂不復者反從而哂笑之
以爲是變其常

沈無回評　此諭人之迷于私欲者得教戒而復悟其
有不悟者猶然欲蔽也甚矣人之不可自喪其心也

謹守其心　陽明子

謹守其心于善之萌焉若食之充飽也若抱赤子而履薄
冰恐陷其赤子(而失所愛也)若捧萬金之璧而臨千仞之崖惟恐其或
墜也(恐墜其金而失所寶也)謹守其心于不善之萌焉若鴆毒之投
于羹也(鴆鳥投羹食之卽死)若虎蛇橫集而思所以避之也若盜賊
之侵凌而思所以勝之也

卓爾康評　此言心上工夫只是謹持其善而謹防其
不善而狀其光景極爲切當文字妙甚

存始反始　弇洲子

天地之始渾乎國之始璞乎人之始嬰兒乎嬰之漸而童
也弁也耄也勢也亦理也因時而節之存始可也(存始謂存養其)

初心反始則謬也

蘇石木評　異處全在存反二字道理甚微讀者請自
思之非明于理者終不得其解

天君泰淸　漸新子

聲色臭味安佚五寇也(賊心之物)意必固我四蠹也功名富貴
二豪也四蠹五寇內援外攻主二豪家而天君時受其侮
天君(心也)幸而覺察天君乃命五官(耳目口鼻四支也)整帥六府扁
壘百職效役披忠信之甲胄執禮義之干櫓以殄蠢賊
逐其豪而淸天君之宇

巢栢楨評　想落天際筆參雲外學者有此靈心揮毫時自是奇特出人頭地矣

眞心俱為物　　天淵子

機息即有月到風來（月到天心風來水面此景最情）不必苦海人世（佛家以人世為苦海）心遠自無馬足車塵何須錮疾丘山（隱士以丘山為錮疾故）人心自有一種眞文章俱被殘編斷簡封錮人心自有部妙鼓吹却為艶舞妖歌湮理

馬君常評　凡了得大人一生者只是了得赤子一心耳赤子心無不有若更一物以益之則本心便損一

分矣此段非甚理學人不能如此道說

性無不善　　復元子

月照萬川川川各具一月光（性學書云月落萬川處處明）天生衆人人人各具一天性光無不明性無不善有明有不明者因水有清濁也有善有不善者因氣有純駁也加澄治之功月光無不明加變化之功人性無不善

馬君常評　夫子曰性相近習相遠孟子曰人無有不善則性之本根原善只緣氣有清濁質有純駁故不可不加變化之功

道心人心　　飛修子

天下無人心外之道心道心即人心之淨處也天下無道心外之人心人心即道心之着處也人心淨處始見道心以是知道心微道心着處皆是人心以是知人心危青山緣樹是牛山之木嘗美的景象非挈開而後之孤蓬依原是瀟江風浪雲淡風輕（出程明道詩）是陋巷之樂不改的光霽非會得近午之天機（午天日中）只道偷閒少年

郭在中評　挈開而後孤蓬兩句一字千金不與易也知心者曰然

杜外固内　　筆洞子

雞鳴則胸中有虞舜（平旦之時此心清明一念之善是舜之徒）是本來的根子從中發露須嚴杜其外者之攻（外者謂勢利聲色諸物也）鵲至則眼前無奕秋是外來的影子從旁引領須力固其内者之守

郭士俊評　不杜其外攻則當晝殺入偷吾種子虞舜被擒矣不固其内守則當前錯出入人死局奕秋請去矣

道體類

道者覆天載地　　淮南子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柝八極(廓張也柝開也)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裹天地稟授無形(萬物之未形者皆生於道故曰稟受無形)源流泉浡沖而徐盈混混汩汩濁而徐清(浡涌也沖虛也源泉始出虛徐流不止能漸盈滿也)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植立也塞滿也彌絡也施用也用之無所朝夕盛衰也)舒之幎于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舒散也幎覆也六合言滿天地握間也不盈一握言微妙也)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橫四維而含陰陽紘宇宙而章三光(紘綱也章明也三光日月星也)甚淖而滒(滒亦淖)甚纖而微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曆以之行麟以之遊鳳以之翔(以上皆言道之所以)(大飛不動曰翔)

翁青陽評　此段托言道真無微而不貫

太上之道　淮南子

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不以為己有)成化像而弗宰(宰主也)跂行喙息蠉飛蝡動(蠉飛虫行貌蝡動腐鹿之類行也)待而後生莫之知德待之後死莫之能怨得以利者莫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而不加富(收斂蓄積國有常賦也不加富)布施稟授而不益貧(布施稟受匱乏不足以為己有也)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勤(勤猶盡也)累之而不高墮之而不下益之而不眾損之而不寡斲之而不薄殺之而不殘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淺忽兮怳兮不可為象兮怳兮忽兮用不屈兮(怳忽無形貌故曰不可為象也屈竭也)幽兮冥兮應無形兮遂兮洞兮不虛動兮(洞達也道動有所故曰不虛動)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卷舒屈伸也俛仰升降也)

賀道星評　此段言道無象而用不屈確語

眾妙之門　老子

道可道(謂經術政教之道也)非常道(非自然長生之道也常道當以無為養神無事安民含光藏暉滅迹匿端不可稱道)名可名(謂富貴尊榮高世之名也)非常名(非自然常在之名也常名愛如嬰兒之未言雞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處石間內雖昭昭外如愚頑)無名天地之始(無名者謂道道無形故不可名也始者道本也吐氣布化出于虛無為天地本始也)有名萬物之母(有名謂天地天地有形位有陰陽有柔剛是其有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含氣生萬物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妙要也人常能無欲則可以觀道之要要謂一也)常有欲以觀其徼(徼歸也常有欲之人可以觀世俗之歸趣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兩者謂有欲無欲也同出者同出人心也而異名者所名各異也名無欲者長存名有欲者亡身也)同謂之玄(玄天也言有欲之人與無欲之人同受氣於天也)玄之又玄(天中復有天也稟氣有厚薄得中和滋液則生賢聖得錯亂汙辱則生貪淫也)眾妙之門(能知天中復有天稟氣有厚薄除情去欲守中和是謂知道要之門戶也)

林鬳齋評　此段之大旨人多只說天地上說不知老

子之意正要就心上理會須知此兼看方得此段之正意

道法自然　　老子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未有天地先有道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生天地所謂道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先把道字主意映寫自然來的是高手）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馬君常評　人知王為大不知王之上有地地之上有天天之上有道道之妙曰自然自然者道之祖也此猶龍教主意也

無乃為道紀　　老子

視之不見（不見無色也）名曰夷聽之不聞（不聞無聲也）名曰希搏之不得（搏揣度也）名曰微（無形也）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此一之為妙在天上不皦光明在天下不昧昧闇）繩繩兮不可名（繩繩相貫不可得而名）復歸于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道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楊復所評　論道于未始有古今之前信若是矣若論道于既有古既有今之日若之何惟執一無以當之哉吾謂就世之古今論道不若就人心之未發已發論道之易明矣雖然若如此則只有孔子而無老子矣邪正者陰陽之道也不可得而相無也

聞道發端于始疑　　莊子

南伯子葵問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謂其老也）而色若孺子（謂其似後生也）何也曰吾聞道矣（此白一篇主意）南伯子葵曰可得學邪曰惡可子非其人也夫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

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告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生殺奇巧之文）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于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書之副本）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

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視明徹）而瞻明聞之聶許（聶許，心服而許可）聶
許聞之需役（須其理以為我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
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始疑

袁了凡評　此段一言以蔽之曰聞道在虛無耳而却設爲人名設爲問答設爲傳述之自奇惟百端眞奇事也

道體固存　　莊子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惟有情故可傳惟無形故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

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王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于上古而不爲老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忒，差也）日月得之終古不息（運行不息止也）堪坏得之以襲崑崙（[illegible]）馮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游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覇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騎箕尾而比于列星

包儀甫評　大意謂道有情有性此中秘密不可見故不可受乃未有天地根本以固存而未嘗一息亡者此乃天地山川帝王賢聖皆本是道以爲主張文字極其奇渺

大道相亡　　莊子

老聃之徒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臣妾，左右之人也，言是以經畫爲智，挈是以提挈爲仁）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穰，治也，或）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晒然異

之今吾日迩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余（日計歲計謂無近功而久則方見其有益也）庶幾其聖人乎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者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眞無不異中壽之進也）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然俎豆予於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于老聃之言

丘毛伯評　只是大道相忘四字撰出許多說話中間一篇意句句奇特首尾照應無不斧人觀玩眞文章家珠

佗才子佗矣

致道忘心　莊子

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腫噲虛浮之貌）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言其貧之極也）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遠者忘心（奇窮奇品如顏子之屢空庶乎）

（得自然之本體曾不知有之憂樂也）

吳奕若評　此中境惟此中人安之此中趣惟此中人領之此中道此中文畢境惟此中人識之

神乃為道　關尹子

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錯錯眾多之貌）若若乎回也憂憂乎鬬也（麗句漢魏相繼而來）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覡之而嘖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為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

孫臨武評　此段大意訓人之所當言當思者道然道少至精至粹無聲無臭以言以思求之者粗也益道即

天也命也神也玄也不可思不可言而萬事萬物錯綜變化其中無所不有也奇甚奇甚

吾道如海　關尹子

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見有億萬汙穢投之不見能運小蝦小魚能運大鯤大鯨合眾水而受之不為有餘散眾水而分之不為不足（形容道之大極周到）

李熙台評　萬物同歸于道惟道能運萬物大哉道也合之于己不見其有余分之于物不見其不足

道不可拘　關尹子

天不能冬菊春菊（天不能反生物之時）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不能反手足之常）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鳥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如是者（自然之妙如此）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為道

麗庠皇評　夫道本自然拘之則礙道之神惟聖人不違時不違俗不違我不違人是妙于道者也

忘道乃有道　關尹子

[illegible]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克其私方[illegible]）

已真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郭在中評　天下惟生心有已最是害道故無伐無施顔子克己也無知無能夫子忘道也此聖賢所以能各有道也

言道如言夢　關尹子

言道者如言夢夫言夢者（想像真故發揮則）曰如此金玉（其實無金玉）如此器血（其實無器血）如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惟善聽者不泥不辯（在悟之而已矣）

蕭伯玉評　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聞且不可得況可得而取與乎此見道在人心之自悟也

聖道無窮　關尹子

以盆為沼以石為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不窮（開口便奇）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

汪無際評　此言道無端倪道無究竟故能應物不窮即中庸至誠不息之章主意

聖道妙于忘物　關尹子

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子子耳胡然徹徹耳胡然唐唐耳胡然臧臧耳（言道而兼以物並相公稱）惟其能徧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故能貫萬物（而人易無體神無方所以變化不窮）核芽相生不知其幾萬株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雌卵相生不知其幾萬㲉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唯其來于我者皆攝之以一息則變物為我無物無我（體道者能抱精致虛則我與萬物皆不得著之為有）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飛神作我而游太清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作物而駕八荒是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見道者逍遊于天地之間自然無物無我無死）

集生

李九我評　久生超生皆以精神為言此是實話非幻談也燕人雖神仙形無不弊惟精神可與太虛同遊此玄中之真際也

至理在言意之上　關尹子

少言者不為人所忌（多言多忌少則無忌矣）少行者不為人所短（人情大數也）少智者不為人所勞少能者不為人所役（多能者徒為人役耳）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應之以默吾道不窮曰謀之于事斷之于理作之於人成之於天（道所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事師於今

逕師于古事同于人道獨于己此一段雖顏閔金玉難捐
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愼勿執之是可爲而不
可執若執之者腹心之疾無藥可療孟子曰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即此意
人不明于急務而從事于多務他務奇務者窮困災厄及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正是此意
之務不知道無不在不可舍此就彼天下之理捨親就疏
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可暫而已久則害生所捨所就
皆倒置如此故可暫不可久理猶然也曰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邃深
或曰澄徹或曰空同或曰晦冥愼勿遇此而生怖退天下
至理竟非言意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意之上乃契吾說

郭士俊評　天下妙道可以神遊而不可以有言有意
執之也以言執之者言也非道也以意執之者意也非
道也故孔子絶四一曰毋意孔子明道亦曰天何言哉
言意都盡道之妙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聖人之道無不在　關尹子

曰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日無不照有妖有醜
而日無厚薄曰聖人之道天命天命者任自然也非聖人能自道
自道者有聖人之德時符時符者應時而非聖人自能德聖人之
心作爲也因人而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
事人爲也

不有事不有者無心曰聖人知我無我無我者無私心也故同之
以仁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知識
無我故照之以智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曰聖人之道或
以仁爲仁或以義爲義或以禮以智以信爲仁仁義禮智
信各兼五者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曰吾道如劍
以刀割物即利任其自然也以手搦刃即傷逆其性也有心爲之害也曰
籩不問豆豆不答籩瓦不問石石不答瓦道亦不失問歟
答歟一氣往來道何在各物之道都在自然忘辯之中曰仰道者跂知道
者黙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歎不

恃道而豈不借道於聖不賈道於愚

施存梅評　盈天地之間皆道也分別之不得名言之
不得固守之不得假借之不得惟以有還有以無還無
任其自然而已矣此段聖人不望道云云可謂悟語

聖道通天地　關尹子

勿以聖人力行不怠則曰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守不易
則曰道以執得聖人雖勤勵不息寔不思不勉與道相依若徒以勤勵習執求道其道益遠矣
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聖人堅守猶之握
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因人自然之妙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輾轉無

有得懷言行學識皆不可知言如泉鳴知行如食飛知學如擲影知識如計費一息不存道將來契以事建物則難以道要物則易天下之物無不成之難壞之易心應聚肝應榆我道天地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天地通我我與天地（天與我一而已矣至言至言）似契似離紛紛各歸（天地與我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故無不相通只是紛紛各歸耳）

韓求仲評　天地無心以聖人之心為心聖人無心以天地之心為心天地太虛也紛紛無雜也聖心太虛也紛紛無雜也紛紛各歸斯聖人天地之所以為一也

善不可以有為　子華子

善不可以有為也（有為者有心一作為之也）堯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舜亦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是上與下爭為善也上與下爭為善是兩惡也兩實則烏得平平不施焉則惡得直失其所以平直則堯無以為堯矣舜無以為舜矣吾子識志于堯舜也而又奚以為善

李九我評　善也者性之者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庸曰率性之謂道孟子曰堯舜性之也又奚必逐逐然紛紛心於為也哉

道不離五經　揚子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初子雲好辭賦嘗做相如以為式）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或曰賦可以諷乎（言賦將以諷上之乃歸于正）曰諷乎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諷之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然後諷之以正如其不已乃復成勸言不正也）或曰霧縠之組麗（霧縠雖靡麗蠹害女工）曰女工之蠹矣（辭賦雖巧或亂聖典）劍客論曰劍可以愛身（言劍可以衛護愛身詞賦可以諷勸人者也）曰狴犴使人多禮乎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景差唐勒宋玉楚大夫枚乘漢郡尉都）曰必也淫（皆詭譎過實）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陳威儀辭人正法則）辭人之賦麗以淫（淫者侈相勝靡麗相越不歸于正也）如孔子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升堂入室必以聖人之道藝又志賈誼賦七篇相如賦二十九篇）如其不用何

或問蒼蠅紅紫（蒼蠅間乎白黑紅紫似朱而非朱）曰明視問鄭衛之似（似雅）曰聰聽（蒼蠅變白黑紅紫亂正色鄭衛似雅皆人所難辨唯聰聽者辨之不惑也）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朱善視曠善聽令不世有如之何視聽哉）曰亦精之而已矣（不必朱曠亦專精而已矣）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請問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黃鍾為律本聖人為道本）人既以中正確然宗之又奚彼之論何從而入哉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淈法度也（淈亂也淫遁甲妙也）

也。介小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枯澤也。（惡沱，濁水也。）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道也。山徑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蹊，徑也。言山中細小之徑不可勝由，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猶諸子之言不可勝由也。）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正門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言子亦由孔氏戶也，豈由諸子之戶哉。）

蘇紫溪評　嗟乎！道不離五經，五經不離孔子。然五經經秦火而後，孔子經秦政而後，鮮有能以道歸經、以經歸孔者，而揚子獨能發明之。如是，是亦五經孔子之功臣也。惜乎美新一論，竟爲五經孔子之所必擯也。嗟嗟。

芒芒大道　揚子

芒芒大道，昔在聖考，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芒芒之中不可錯誤。）以世虛無寂寞爲道之本，而求乎洪荒夷曠之理，不知天地聖人貴乎大中自然之道。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道之施也。言或曰：可以適他歟？（他猶邪也，言邪道亦可以適乎。）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或問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舍晝夜。（車之由塗，航之由川，混混往來，故通。）或曰：焉得直道而由

諸？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言所指形曲也，亦因形而取譬。）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

陳居一評　末句即其次致曲，曲能有誠之謂，設爲問答，以明己意，文字最爲奇特。

道無有無　玄真子

道真之伯也，會起觀之若，愉心之坐忘之后。（愉心也。愉心之靜也。）睽修之好也，中談而二候，競道之有無。（心動則見以爲有，心靜則見以爲無。）速關解並見，日不決觀之，若曰吾起于觀亭之間，知道不無而見有；忘之后，曰吾坐于忘臺之上，見道不有而知無。

通真之伯謂之曰：至道非有有無之殊。君不見三光之見天邪？在高下而不同，日月之體有大小，諸星之位有廣狹。（又出一層議論。）若以遠近論小大，稽大日也，失之於炎涼；若以炎涼而語遠近，稽大日也，失之于小大。乃知無遠近之異，旁視仰觀，人自自爾，然則至道之見乎心也，亦猶是哉。在忘觀而不見無，或以爲有，或以爲無。以道爲有，使觀君處忘臺而見無；以道爲無，使忘后游觀亭而知有。斯乃忘觀之心自偏有無之體，不致出意之懷，諒滯者也。然則說三光之遠近者，不覺乎炎陰之微；說至道之有無者，未通乎觀忘之[illegible]。

是二君聞之。銛舌而退。達玄夫子曰。嘿之會。一三光之道。近合至道之有無。訶古今不明之癖。削談論不決之贅。使觀君節祇而忘后。痛開者。真伯之力。

吳伯函評　起處造名造奉造語俱奇。中間一解亦奇。後來一斷一結尤奇。奇理也。奇人也。奇文也。

心見意聞　　崇蟾子

大道無形。視之不見。未嘗不見。大道無聲。聽之不聞。未嘗不聞。所謂可見可聞。非耳目所及也。心見意聞而已。猶之清風入山撼木。入水揚波。已得謂之無。觀之不見。傳之不得。豈得謂之有。

顧九疇評　道非有非無。亦有亦無。論者多矣。如此造風一篇。尤爲切中。有無關頭。得此一新。

至理不可相無　　鹿門子

天以至明不可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不可危乎。山何爲而崩。夏長物乎。而麥枯。冬凋草乎。而松茂。水寒乎。而溫谷有湯泉。木中有木。謂火炎乎。而蕭丘有寒𦦨。此皆不可知而得不知。

一李岳光評　天下之道。一極萬殊。萬殊一極。不可相無。此開甚玄。難以言告。鹿門先生竟不說破。欲人自思而自得之也。

近道　　南山子

不察察以自持乎。無忘之不然然以求全乎。謂世之不赫赫。以默翔則將止。不須須以雜伏乎。則將行。能純一乎。能絕外詠乎。能山立而海受乎。獨立不權。如如行如海。如是者。謂之近道。

楊拱北評　既不察察。又不然然。既不雄飛。又不雌伏。既能山立。又能海受。此之謂時中。此之謂大成矣。奚止于近。

太極爲始　　恆通子

太初者。理之始也。太虛者。氣之始也。太素者。象之始也。太乙者。數之始也。太極者。兼理氣象數之始也。

曾元贊評　萬物各一太極。人能守吾心之太極。則一始無所不始。而理氣數一生受用不盡矣。

言盛道衰　　恆通子

道以言而傳。亦以言而晦。非言之能晦道也。失之也一失

而爲訓詁，再失而爲辭章，言之盛，道之衰也。故學者不可尚言。

王奎徵評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此三緘所以爲戒，而君子必慎之訥之也。

太極統論　方叔子

伏羲繼天立極，先天之易，爲萬古斯文之鼻祖也。降及中古，文、周卦爻（文王係卦，周公係爻）。孔子十翼（孔傳彖、象、係詞、序、雜之說繫，不完）先天後天互相發明。去聖寖遠，斲喪滋甚。濂溪獨傳千載不傳之秘，太極者，本於易有太極，而陰陽五行，人物由此而生，卽太極生兩儀（陰陽也）。兩儀生四象（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四象生八卦之謂也。自太極分陰陽五行四時，指太極之在造化者，自萬物化生則人心最靈，聖人立極，指太極之在品彙者。在造化則卽天地可以存太極動靜之妙，故曰陰陽柔剛。在品彙惟聖人會太極動靜之全，故曰人道仁義。此所謂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三極，天、地、人也）。統而言之，三極同一太極；析而言之，三極各一太極。故終日大哉易也。此周子作圖之本意也。而易通則又與此圖相爲表裏。度正曰：太極者，所以發明此心之妙用；通書者，所以發明太極之妙用也。斯言得之矣。

伊洛道喪，考亭上接聖賢相傳之道統（序次合法），本義、啟蒙諸書，又皆開揚乎此太極，得朱子表章而益明，可謂大有造于萬世學者矣。且講受一意，分更分派，是先生苦心，惜乎陸氏兄弟、林、張輩之好異也。

陳孫一評　宋文機體多沉溺不振，而談理則多精纏。不務所謂長于理者，自足于文也。如此篇可見。

漸進求道　臨川子

學者於道，立志當存乎遠大，而用功必循夫近小。遠大者何？究其源也（根本也）。近小者何？有其漸也（二節對辯）。道之有源，如水之有源。人之學如禹之治水，治河必自下流始兖州（兖州當下流，故其功獨多），功多而冀州次焉。河外名川三百，支川三千，無所不理。若畝若澮，因開水道，亦層之以距川，其不遺近小如是。未周徧乎小德，而欲窺大德，舍派而尋源者也。聖人教人（源，水之自出，是道之體，段言道之流，旁源可也），自斤言斤行，詳切乎實，未嘗輕視大道之原也。故夫子罕言仁，不易傳一貫（非曾子則不與之語也）。程子秘藏太極圖，寧非深慮。又言孝弟禮樂。陳潛室曰：升高自下，陟遐自邇，此聖門切實之學。信夫，今之學者，讀書所以求作聖人之路徑，而或徒以資口耳；爲文所以述垂世之訓辭，而或徒以騁華

恶如是而欲變氣質亦難矣尚能漸進以求道哉

劉青岳評　為學最忌躐等此篇大意欲人循序漸進究本以逢其原引喻深當誠為後學資鑑

道妙要解　陰光子

道遠乎哉綱事而真一事物各至遠乎哉體之則神抵緣事機自見道妙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待啟口時已得吾祖分付本來不知者即勞力思議已是對面千山

王非能評　道本在心存心即是道別無求道之方要只在我盡我即是聖別無作聖之法悟迷各在當人而已矣

道以虛知　壞慧子

仲尼曰吾有知乎哉顏淵曰末由也已孟子無有乎爾則嘗說道為己有邪皆無心執著執道為己有若定是不知道者之言也知道者鄙夫也何也空空如也得太初本無之心也可以入聖教之兩端也知道者赤子也何也不學而不慮可以達之天下也

黃玉蘅評　天命謂性率性為道人世千技萬倆離道念遠然則道亦任其自然而已矣何必有心與哉

道不可言求　陽明子

道有可言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然則何以為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有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論于無者無所用其心者也蕩而無歸如老子虛無之教佛家枯空之流滯于有者用其心于無用者也勞而無功如楊墨之偏申商之術夫有無之間見于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也

汪石臣評　老莊偏于無申韓偏于有惟孔孟則非有非無亦有亦無所以為真道之妙

道本不二　乾銘子

天有始乎曰無始謂天有始是謂道有始也。不知其所自來其天有盡乎曰無盡謂天有盡是謂道有盡也不知其何自往其天與道二乎哉終日見天而不見道終日言道而不言天皆惑也即天即道不可分之為兩慕長離之靈遊九苞之鳥而失之麟麟之祥邀角之龜而疑之蓋空虛玄靈之自與天太空太虛哉玄上靈之中瞻瞻當前而不察之能救濟測愈索愈離曰道生天則天外有天矣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則天內有矣

矣道本不二而言者二之謂何

葉有成評　究竟何始何終何以不二終是不可名言

此聖人所以存而不論也此道所以爲神所以爲妙也

得道皆安　冥寥子

人若知道隨境皆安道不在人應緣即處故得道者履喧而鐙囂寂若何有遷流動而能地而真性冲融矣生枯槁靜而能（動也）不得道者居鬧市則生塵襟之心將蕩無定止居空山則起岑寂之想或轉憶炎囂

王世貞評　語云不得道者在江頭不邊常有魚龍之擾在山深谷隱亦有虎豹之虞與此意互相發

妙道無窮黙　復元子

吾道一以貫之一者中也隱也大德敦化統體一太極也易所謂藏諸用也貫者和也費也小德川流各具一太極也易所謂顯諸仁也致知精義所以明之復禮爲仁所以體之夫子無隱此之無可隱也予欲無言此之無容言也昧此而失焉者爲逆子（此道乃天所付與父母所生成而有之者失之則爲逆子也）此而竊焉者爲天賊（如巢蟜之類是也）

徐人生評　此公乃有道者之言可列于宋程朱近目

華胡之中

彝倫類

愛親事君　莊子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自然締固）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十人聚不以一人爲主不亂則散故資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此天人之道是之謂大戒（必至之宜若君可逃而親可解則不可成也）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親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知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則無哀無樂又何易施之有哉）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事有必至理固常通故任之則事濟事濟而身不存者未之有也又何暇心於有身哉）又何至於悅生而惡死

曾能始評　此段言處子臣之分當安命而忠身正見忠孝兩全之道

篤於友誼　列子

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鮑叔齊桓公之臣賈爲行貨買賣也）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知其貧不得已也）吾嘗

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軍退曰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魯人囚管仲而送之齊）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

王陽明評　為鮑叔知之管仲易為知管仲之鮑叔難為管仲之知鮑叔之為知己也難為鮑叔之知管仲而不自以為知己也則更難

慎所交與　　子華子

留務茲從子華子遊者十有二年（言其久也）目相屬而口不接也（相與為無言之交也）業成而辭歸將隱居于五源之溪子華子曰天下之物有湛滑稽而難持者女知之乎疾之則脫緩之則激焉以遊非捉圖之謂也而吾所謂善待者能為之乎疾徐之間今汝之所治吾無間然者矣然吾子之志則廣取而泥取者也（泥取者謂不擇交也）吾恐女之後夫擇者也其將有剝女之外邪而自築其府庭者矣登女之車而乘之以馳騁乎四郊者取女之所以為壁者毀裂而五分之者矣夫道德乎不傳也不傳則妨道又懲乎不得其所以傳也不得其所傳則病道今女則往矣而思所以慎厥與也（慎其所交）則于吾無間然者矣

王守溪評　恐留務茲泥交而不得人故以慎與規之而辭氣悠廓文字奇幅后生熟讀不為無補

人不相愛則亂　　墨子

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其亂之原即知治之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

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脈絡分明）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此數者皆以自愛故亂）雖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

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亦然大夫各愛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

陳如岡評　此墨子兼愛之說也然兼愛而不知用愛之序必至于視至親如路人以滿道待親歸於不孝同於無愛故孟子辭而闢之

曾子孝親　　韓嬰子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

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言既沒而祭不若親存而以小物養也）故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鍾釜（六斗四升）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言祿可以逮親之養故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于楚得尊官焉（言居尊官）堂高九仞榱題三圍（榱椽也題頭也言官室之侈）轉轂百乘（言車騎之眾）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以親不在）雖欲養而不得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為貪仕也）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伸其志得少伸而親飲食養其親非孝子乎）

馮具區評　樹欲靜而風不寧子欲養而親不逮古人一日養三公不換正與此意若合符節

孝親在求誠　　　揚子

孝莫大于寧親寧親莫大于寧神寧神莫大于四表之歡心（寧奉也孝始于寧親終于顯揚孝道天下之歡心其道甚大夫孝所以開明也為其孝始所以致本）也故為其終動天地感孝至矣一言而該聖人不加焉（一本敬字不將）鬼神者莫逮于孝乎而孝兼該自行聖人父母子之天地歟（天懸象地被形無父受氣母化成）無以加之是王德也天何生無地何形天地裕于萬物萬物裕于天地（言物事歟）取足于天地天地曰裕父母之裕不裕矣事父母自知不不取足于萬物也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父母之年）不可不知孝子

愛日孝子有祭乎有齋乎（祭嚴齋敬孝子之事）夫能存亡形屬荒絕者惟齋乎故孝子之于齋見父母之存也（見其居處笑語所樂所存謂思）而見是以祭不賓人而不祭豺獺乎或曰死生盡禮可謂之能子乎（此問答不類疑下有脫文）曰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父（萬石君不奮少于建官以孝行謹官至二千石）或曰必也兩乎（言人必須父子孝謹方為美乎）曰舜堯無子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謂堯之無子舜之無父不若使堯為父而舜為子不必兩也堯子丹朱不肖舜父瞽瞍頑雖有如無）含菽縵絮而致滋美其親將以求孝也人曰偽如之何（人言自負其菽縵絮而能致滋甘之味美麗之服於其親思以為孝或非之以為偽何如也含菽謂食縵絮器）

曰假儒衣冠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言設有人假儒衣而讀之三月不數而歸誰曰非乎亦可以爲儒也如彼之自淳而厚於親乎不輟則亦可爲孝矣三月者時變也天時凡變而心不變是可爲孝矣

陳眉公評　父子學者可爲儒父子孝者可爲子信乎孝親在于求誠也不然則以聖人不加之德克自慕焉已乎可惕然思已

感孝非忠孝　譚子

感父之慈非孝也喜君之寵非忠也感始于不感由其有不感故生感喜始於不喜由其有不喜故有喜多感必多怨多喜必多怨感喜

百子金丹　卷五內編人倫類　卷九

在心由物之有毒由蓬之藏火不可不慮不感不喜則爲不忠不孝也是以君子之爵之不貴禮之不下親之不知疎之不疑屏之不得何感喜之有

孫月峰評　自以爲孝孝之薄也自以爲忠忠之衰也臣子之眞忠孝者感喜兩忘者也是可與眞孝眞忠者道也

尹文子黜妻　孔叢子

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疑其有淫行也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丹朱商均不及匹夫商均舜之子也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之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

楊復所評　生子不類疑及堯舜之妃可謂癡男子大笑子思一解千古名言不然雖有女中堯舜不能堯舜之妻矣

徐庶全忠　程子

東漢趙苞爲遼西郡守虜奪其母以招降苞遽戰而殺其母

百子金丹　卷五內編人倫類

非也蓋降虜活母固不可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王陵歸漢高祖之臣楚質母以招母自伏劍項羽挾陵母以招陵母亦對使自刎欲陵堅事漢爲不可在陵尚當降楚也況苞與戰而逼殺其母乎惟困操虜母而謝備徐庶得之矣

李卓吾評　凡事當全之子先至于不得已當問母志何在使陵不歸漢則母之伏劍當在楚質之前矣使庶而事備則母猶須臾死也是故欲全母者猶當知母志何在也

人倫有五　朱子

人倫有五自昔聖賢皆爲天敘其次序自然而非人爲也以今考之則爲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人合者三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綱紀人道建立人極不可偏廢雖人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不得不合者故曰天敘然三者於人或能具其形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四倫盡道無愧（四倫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也）非朋友孰使之哉故朋友之倫其勢若輕而所係爲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

百子金丹　卷五　五倫論類　廿

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也自世教不明四倫既莫盡其道而朋友之倫廢關尤甚殊不知父子兄弟天屬之親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又雜出于物情事勢不能自已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牽聯比合而不至于大解至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維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知其理且親且大也況于四倫未盡則固無藉于責善輔仁之益此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豚其相視漠然如路人（視人路人謂行路之人）夫如是而四者又必得獨立而久存哉勉齋曰朋

原缺

友道絕而欲四倫各盡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觀感靡而怠心生講習疏而實理晦五常（仁義禮智信謂五常）百行顛倒錯謬不勝救矣然則朋友者列于人倫而又所以紀綱人倫者也世莫之重何與

黄葵陽評　詳敘五倫皆爲天敘而非人爲又獨揭朋友之倫所係爲甚重朋友者紀綱人倫者也故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也

君臣父子　羅　子

君明君之福（君明則用君子而天下治所以爲福）臣忠臣之福（臣忠則君安而身家泰）

百子金丹　卷五　五倫論類　廿一

係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昌盛得不謂福乎今人以富貴爲福陋哉

徐儆弦評　世人多以富貴爲福而不知明忠慈孝之爲福此君臣父子之間所以多受其禍也

論夫婦　眞　子

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婦（夫主倡故曰帥）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夫（婦主隨故承）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母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于此矣

內編

爲學類

情性合而德音相繼　　徐干

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顧所由來則杳然其遠以其難而懈之誤且非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倦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獨自而彷彿不如循雌之必獲也孤居而願智不如務學之

必達也故君子心不苟願（干足百讓之文）必以求學身不苟動必以從師言不苟出必以博聞是以情性合人而德音相繼也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謂師人矣

庚晋陽評　此段照應務學意中又生意委曲詳盡

深潛密伏　　道園子

嗚呼自顏子而降若程子之高明而敦厚純粹而精微一人而已其爲學也必不爲原氏之剛制也明矣其十數年間豈無所用其功哉而是好也深潛密伏于纖微之際不能不發見于造次之間噫亦微矣鄉（鄉向也）非周子識察之精固不足以知其必動于十數年之前非程子致察之密亦惡足以自覺其動于十數年之後是固不可與近生曲學者論也而衆人殖欲以鹵莽苟且之功庶幾近似其萬一可乎不可乎此則予之所甚懼且暮不忘者也

張侗初評　此段言向日孔顏之授受即今日周程之指點也

學可不慎哉　　龍門子

蒙鳩棲於葦苕之顛（蒙鳩鷦鷯也當作巢於葦竹之上）澗毛生於絕壑之下（山夾水曰澗毛草也）非其高下固爾殊也其自取之也君子於

其所學可不慎哉

蘇石水評　此段見物有自取

善士知天道　　老子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此形容古得道之士深不可識矣只強爲之形容之）豫兮若冬涉川（若冬涉川之猶也）猶兮若畏四隣也儼兮其若客（若客莊也）渙兮若冰之將釋（冰釋銷情欲之累）敦兮其若樸（敦樸無浮也）曠兮其若谷（若谷虛也）渾兮其若濁（若濁一也）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濁徐清安徐生謂渾中有妙用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

不新成（守敝不爲新成謂得其故吾不見形迹也）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
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
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正
正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馮具區評　大意謂古之善士致虛守靜無爲無事還其本來太虛之心而已耳而文字古雅故爲諸子之經之祖

吾心有常存　　莊子

顏淵問於仲尼曰（此莊子創言非顏子眞實有此）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

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此郎若自從來意）之夫子曰回何謂邪（闊合有法）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此言聖道）

仲尼曰（運筆不況化不可爲也）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心死謂忘失其本來眞心）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于西極萬物莫不比方（先方者謂萬物之有）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待是者待其本心覺天之有日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求眞心也）（知日之出則心存知日之入則心亡也）萬物亦然

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不化謂不忘而有所執着也）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窺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交臂而失是謂對面不相識也）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唐肆是市馬之地唐者無壁之屋）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孫月峰評　如此段議語理亦純正而筆神超忽語氣流利後生家熟讀行文時筆機詞氣自然奇特不凡

學當救弊　　關尹子

曰瓶存二竅（設喻先哲）以水實之倒瀉閉一則水不下蓋不升則不降閉其瓶之一竅則彼一竅雖有水而井雖千仞汲之水（不下蓋氣不升則不降自然之理也）上蓋不降則不升是以聖人不先物曰人之有失雖已受害于已失之後久之竊議于未失之前惟其不恃已聰明而兼人之聰明惟其無我而兼天下之我終身行之可以不失曰古今之俗（語有机軸）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于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吾豈執一豫格後世哉惟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忘塞慾簡物忘人權其輕重而爲之自然合

不測契道無方。曰有道交者，有微交者，有事交者。道交者，父子也，出于是非賢愚之外，故久。微交者，則有是非賢愚矣，或合或離。事交者，合則離也。曰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勿以愚暗，曰道之晦，當樂輕明。勿以激易，曰道之高，當樂和同。勿以汗漫，曰道之廣，當樂要急。勿以幽憂，曰道之寂，當樂悅豫。古人之言學之多弊，不可以不救也。

楊復所評　開喜談玄，堪與莊周相伯仲。如此段篇井二喻，揭出天下玄奇妙理。後段五勿之戒，却又揭學者耗正工夫，奇中之正，正中之奇，所謂筆陣壘兵者也。

用志凝神　列子

仲尼適楚，出于林中，有痀僂（音縷，痀僂，背曲疾也）者承蜩（音條）猶掇（拾也）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垸（音丸，讀累丸）丸於竿頭也，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用手轉審，則無所失者也。）吾處也若厥株駒（本厥或作橛，株駒亦枯樹木也），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得道彼故得此也。）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錢岳陽評　見食心忘，則鬼神自當來舍，百千功下，雖天聖人必讓席後學。但忘心不專，不患業不成，痀僂丈人可師也。

學惟反　列子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豎，僕也。）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眾？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長子）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次子）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既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叔（少子）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于儒，孰是孰非耶？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遠而不明也）

夫子答之僻偏吾甚命甚疾益不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
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
是唯歸同反一為亡得喪

王守溪評　心不可兩用術不可多岐多岐分心不徒
學術為然此段譬喻曲說從小以至大從物以及大從
粗以及精滀而不縣綜而不露含蓄許多妙機此列子
真筆

學不可已　荀子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出之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

於水此喻人之學則　木直中繩輮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
才過其本性
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輮屈槁枯暴乾挺直也故木受繩則直
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
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
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吳越夷貉之子生而
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
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以景福神莫大於化道福
莫大于無禍為學則化道身則自無禍故福莫長焉吾嘗終日而思
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

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
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
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于物也

鄧尚如評　此喻修須在假于學生非異言與眾同也
即十室忠信之意亦非天之降才爾殊之意

功在不舍　荀子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
自得聖心備焉神明自得謂自過于神明也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
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

為十駕引車則不及騏驥之一躍據下云功不在舍鍥而
駑馬十駕則亦及之此亦當同疑脫一句
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

顧迴瀾評　言積學而遠大可成易曰順德積小以高
大此之謂也人慎勿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勿以小惡
為無傷而弗去則不至聖賢地位吾斯之未能信也

務學尊師　呂子

神農師悉諸悉諸名也黃帝師大撓大撓一作甲子帝顓頊師伯夷父
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支父一作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
贄湯師小臣小臣謂伊尹文王武王師呂望齊桓公師管夷吾

晉文公師咎犯隨會（咎犯狐偃也隨會范武子）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百里奚故虞臣也公孫枝大夫子桑也）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巫（沈尹巫楚大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文之儀文氏）越王勾踐師范蠡大夫種（范蠡字少伯楚人大夫種姓文字會楚人）此十聖人六賢者（[illegible]）未有不尊師者也今尊不至于帝智不至于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此五帝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滅（言五帝三代之後不復道尊師故所以絕滅）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盲無所見也）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爽病無所別也）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

狂（狂之謂也）闇行妄發故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學之好如此）是謂善學也子張魯之鄙家也（鄙小）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駔會）學於子夏（子夏孔子弟子卜商之字）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其暴虐為鄉曲人所厭也）學於子墨子（墨子弟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黎（禽滑黎墨子弟子）此六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壽年）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

李光垣評　師者所恃以聞道受業解惑也然人性雖愚慧非積學則不成是尊師務學吾人最要緊事兒第甚當

天子尊師　呂子

君子之學也說義必稱師以語道聽從必盡力以光明（聽從）師所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賢主弗內之（言學者聽從不盡其力猶民背國說義不稱其師猶臣叛君）於朝明君子不與交友（不與為交友）故教也者義之大者也學也者知之盛者也義之大者莫大于利人利人莫大于教知之盛者莫大于成身成身莫

大於學成身遂為君子故曰莫大于學以致身成則為人子弗使而孝矣為人臣弗令而忠矣為人君弗彊而平矣有大勢可以為天下正矣（天下正者正天下也）故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天子入大學祭先聖則齒嘗為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大學明堂也）

李光垣評　天子必重道尊師而況於為學況諸侯卿大夫乎況乎士庶人乎故欲入學者韓退之師說不可不讀也

明主不受愚誣之學　韓非子

世之顯學顯學之士積學而有功者也韓文所謂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是也儒墨也此段總儒之所至一作勢至極也謂造詣之不可及也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入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之學乎言古爭無定不可行也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言空談無據不可用也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十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此段辯駁有理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言學淺矣無所參考憑信而必其成述者自用之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不能等度而信用之而取據于往辭僞詐之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明據先王而不必必非誣而何必定堯舜而無參驗非愚而何愚誣之學襍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弗受謂不見用于世也

李卓吾評　一篇之中條陳多端大抵言古學不足據宗言不足信文字經緯可亞司馬遷傳

學求爲君子　揚子

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睎驥之馬也睎學亦驥之乘也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睎之則是曰昔顏常睎夫子矣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正考父商蓋美睎之頌事而魯大夫公子奚所能作周公之廟亦睎詩之敬也而魯頌美之曰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如不欲睎則已矣如欲睎孰禦焉

郭在中評　顏淵常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堯舜可爲顏氏子淵必不予欺也大丈夫生世安能碌落落俯首讓千古人豪乎

務學求師　揚子

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與以金起人善於啟端曰吾聞覿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與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踧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踧爾驚貌言貌也喜問鑄金得鑄人富莫大焉利莫重焉務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桐同也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時制命于師也專言之者欲爲人師謂人善惡之命不可不明也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一閧之市不勝異意焉賣者欲貴買者欲賤非異一而可閧閧一卷之書

巳之心

學致于專　　劉子

夫兩葉掩目(葉掩耳目形蔽切當)，則冥然無覩；雙珠塡耳，則寂寞無聞。葉作蔽，珠為耳璫。二關外擁，視聽內隔，固其宜也。而離婁察秋毫之末，不聞雷霆之聲(以專於察故也)；季札聽清角之音(昔季札觀樂知四國興衰，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不見嵩岱之形(以專于聽故也)。視不關目，而目不見；聽不關耳，而耳不聞者，何也？心溺秋毫，意入清角故也。使左手畫方，右手畫圓，令一時俱成，雖執規矩之心，迴剞劂之手，而不能者，由心不兩用，而手不並運也。奕秋，通國之善奕也(奕秋數[?]不可分心，況李進者乎)，當奕之思，有吹笙過者，乍而聽之，則奕敗矣(心雜于吹)。非奕道暴深，情有暫闇，笙猾之也(笙聲猾亂其奕思也)。隸首(黃帝人)，天下之善算也，有鴻鵠過者，彎弓擬之(思挈弓擬而射之)，將發未發之間，問以三五，則不知也(心雜于鴻也)。非三五難算，意有鴻鵠亂之也(算法計也，鴻鵠擾亂其智)。瞽無目而耳不以察，專於聽也；聾無耳而目不以聞，專於視也。夫蟬之難取，而黏之如掇；卷耳易採，而不盈傾筐(詩：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專與不專也。是故學者必精勤專心，以入于神。若心不在學，而強諷誦(諷誦也)，雖入于耳，而不諦于心(諦，視也，即明也)，譬如聾者之歌，效人為之，

無以自樂，雖出于口，則越散矣。

傅蒸東評　夫學不可有所雜也，雜則功不純，而德不就。故聖學一為要，一者專心致志，凝神澄慮，不到淵源，終不休也。

崇學必無倦　　劉子

夫蠶繰以為絲，織為縑紈(縑素綾也)，績以黼黻，則王侯服之；學為禮儀，施以文藻，而世人榮之。蠶之不繰(繰蠶者，抽絲也)，則素絲蠹于筐籠；人之不學，則才智腐于心胸。海蚌未剖(老蚌生珠，又吳郡賦蚌蛤珠胎與月虧全)，則明珠不顯；崐竹未斷，則鳳音不彰(昔黃帝使伶倫伐竹于崑谿斬之，作笛吹之則鳳鳴)。情性未鍊，則神明不發。譬諸金木，金性苞水，木性藏火，故鍊金則水出，鑽木則火生(俱為李中定[?]舊補[?]之談)。人能務學，鑽鍊其性，則才慧發矣(才能智慧發達)。青出于藍，而青于藍，染使然也；冰生于水，而冷于水，寒使然也(青出于藍四句，原出荀子言。北史李謐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鏡出于金，而明于金，瑩使然也；戎夷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語，教使然也。山抱玉而草木潤焉(玉蘊山含輝)，川貯珠而岸不枯(珠藏澤自媚)，口納滋味而百節肥焉，心受典誥而五性通焉。故不登峻岑(高山也)，不知天之高；不瞰深谷，不知地之厚；不遊六藝，不知智之源。故[illegible]評

致前竹也矢滅尚伐誤圜之竹焉矢百篇萬非筈羽（古箭筈也矛羽矢翎也）而不美鏃。劒性利，非磨礪而不銛（銛利也歟冶子作）。人性鏝慧（鏝音旋智慧也），非積學而不成也。夫邃鄉者心務見深，不可以一步至也。學者情瀾與深，不可以一讀能也（貫非一句可能盡）。靈珠人人握，蚌之如豆，不見其長，疊歲而大之，歷歲久，鏡舌如指，不覺其損。繫時而折以用之，久也。懸巖滴溜，終能穴石（太山之霤穿石）；規車牽索，卒然斷軸（能斷軸）。太平之索，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然而斷穴者，積漸之使然也。故宜尤警手不釋卷，口不輟誦。有子惡臥自碎其掌（若讀書因臥以刀自碎其掌），蘇生患睡錐其股（蘇秦讀書欲睡以錐自刺其股）。以聖賢之性，猶好學無倦，矧伊庸人，而可怠哉。

侯胥陽評　心易昏，難明；學易疎，難繼。不淬則不磨，則不瑩。學誠不可已也，而亦不可以驟也。須勤勵其功，積漸其力，如此篇之所云，而後可有所得也。

成才用才　　蒙泉子

天纔生才，才者未必成（才未必用果然果然），生知安行者不數得也。君子則力學以成之，未嘗以已而負天。世賓須才，才者未必用（真知灼見者難其人也），君子則愛時以待之，未嘗因世而遺已。

余公遜評　性中學術，自有以補天地之憾；心上經綸，亦有以通人世之窮。是故君子生世，所以天人兩無負者，惟一學而已矣。

悠忽自誤　　羅山子

（勤勉無不懇切）士君子而可不自勵乎，而可不自力乎，而可自悠忽以自誤乎。禹惜寸陰（大禹惜寸陰），周旦不夜以待旦（周公坐以待旦），難延已往之歲月，既不能掩兎過之天，未來之事機，尤當警惕之乎。

丘德如評　已往之歲月，天焉已往之聖賢而過；將來之歲月，天為將來之聖賢而開；現在之歲月，天為現在之聖賢而設。士君子但得分聖賢之歲月，則聖賢在我矣。

為學有三　　純一子

學有三（三等為學）。上焉汲汲然（汲汲勤勉之貌），其次悠悠然（悠悠寬舒自得之貌），其次憒憒然（憒憒蒙昧因覺之貌）。夫憒憒者，非不向學也，心未達也。誘而達之，矢去川決（言其進速也），安知憒憒者不為汲汲者。

郭士俊評　世之憒憒者，皆未達耳。一達則心湧神飛，將退日三舍以追暮景之餘，乘月五更以待夜來之旦，奚能不汲汲得乎。

致知力行　　　勉齋子

求所以為學之綱領者曰致知力行而已始之以致知則天下之理洞然于吾心而無所蔽終之以力行則天下之理渾然于吾心而無所悖知之不至則如埴埴索途而有可南可北之疑行之不力則如敝車羸馬而有中道而廢之患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賢相傳啟悟後學言知必曰知至言意必曰意誠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不實曰至與誠其精一之謂與知與行者學者之塗轍（所必為之路也）至與誠者學者之歸宿（所可止之際也）有志于道者其求止于是歟魯齋曰程子以格物致知為學朱子宗之此程朱所以度越諸子也其知學者歟

章仲山評　行而不知如適沐入淵者誇浮千里終陷苦海矣知而不行如涉川濟河者不舉一步終沉溺亦矣是故致知力行不可偏廢學者所當盡心也

學在治經　　　龜山子

學道者捨先聖之書何求哉（捨為學之道）適九達之衢未知所之六經能指其攸趣而已因其所指而之焉庶乎有至也讀六經之義驗于吾心而然（六經之理皆是前聖吾心之言）施于行事而順然後為得令之治經者徒車句之末為無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且古之學者以聖人為師（取法于上僅得其中取法）于中不免為下故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

學者必以云云

何所取則乎猶學射而立的可也學者必以孔孟為師世之學者欲以雕繪組織為工誇多鬭靡以資見聞而已擷其華不茹其實未嘗畜德而反約也故學在習之而已射至于發知所學矣若夫承挺而目不瞬貫虱而懸不絕由是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

何半哉評　六經之義以心為印千古之學以聖為師至理名言津津乎從十指間出也

○○○理義養心　　　真子

趙文子之賢出于天資未嘗輔之學故志不能帥氣年未及耄（八十曰耄）而偷惰形焉其視畢公衛四世（畢公名高為四世元老）而克勤小物衛武邁九十而以禮自防何相去之遠耶此無他有理義以養其心則雖老而神明不衰苟為不然則役於氣養敗於欲未老而已然矣

至微評　人之敝于飛飾者不待脫節而後知也當

其始而可見矣人之成于暮年者不待其年而後知也
亦當其始而已見矣何也學與不學之所由分也

讀書須識字　彥平子

人讀書須是識字因有讀書而不識字者非不讀書但不識字如漢之孔光不識進退字（只是不識其義非真不識其字也）張禹不識綱正字唐之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

華方侯評　識字者謂識之曰孔鯉不識字者謂鯉之曰曾參學者將為孔鯉乎將為曾參乎

歸敝聖途　龍門子

荒荒道物或偽或真先出者湮後出者存何老儒能尤而異師是嗔西山所藏（大酉山小酉山藏書之處）櫝金乃完（櫝金子所藏書數十萬）卷何傳授有緒而偽曾或殘汲冢一啟（晉書出于汲冢）盜書邪贗何怪言拔衍而弗齊于古肆偽相傳內學是尊（內學內典也即佛書）何列國實書而盡闕其文借詞竊義篡佛負世何日新月巧動身之制衡錯擲瑩（瑩劫玉象之形言文華也）方州部家何立書艱深而莫究津涯原夫非家名性氣體何圖指絕求而重蒙逆提予將倒其鴻雁掠其纖微懸空明之金盤歸舊瞰

得聖途

黑君常評　內學須有空明之鏡子在心上心上有空明之鏡子則萬象畢照聖途可以不差不然雖皓首窮經竟是亡羊耳

涉津洙泗　龍門子

九聖之神（九聖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王周公也）昭于天九聖之心存于人若使資施盈室（資施草也）遂不有乎芳孫宿星爛霄遂不知乎朝喙是以使我怡怡而悟涯也愛指膺自悔焉習齒術擬也用刻末習擬駕春以為舟[illegible]張武夷以為風（武夷朱子所居）以斯涉乎洙泗之涯

洙泗孔子設教之所

鍾征之評　九聖原在吾心吾心常存則几上硯池即洙泗也吾將使周子操觚程子揮毫朱子執楷吾坐而遊登泰山之巔入孔丘之室與伏羲黃帝堯舜禹湯文王周公揖讓相見彼世人不與矣快哉快哉

讀書有益　無妄子

吾輩終日不離鉛槧非徒博目前榮顯身后浮名將使悲芽開發世世生生兒女癡鈍與禽獸牛豕類

央天台評　請問世世生生關頭竟在那裡曰吾不欲

說求欲學者自思之試想堯舜何人以至今不死孔顏何以到此猶生誘得此開竭力以赴之方感龍鳳不則竟是牛豕

學要在心　陽明子

天地之大而星辰麗焉日月明焉四時行焉引類而言不可窮也（在天地者不可窮究也）人物之富也而草木蕃焉禽獸羣焉華夷分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盡也（在人物者不可盡類也）夫古之學者殫智慮弊精神而莫究其緒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究其說新蚕絲摧牛毛而莫究其奧（此見徒博非學也）聖賢之學心學也道德以爲之地忠信以爲之基仁以爲宅義以爲路禮以爲門廉恥以爲垣墻六經以爲戶牖四子以爲楷梯

宋九青評　博學者非徒博也將以反約也不能反約而徒博學究也亡羊也

學當師聖賢　赤扶子

烏躍于扶桑（日爲金烏）兎飛于寒桂（月爲玉兎）一日一曦燕歸于烏孤燕以雁度于衡山（雁以秋）一歲一息螢豕于裡途鵲散于青島一生一夢（莊子夢爲胡蝶）天地驅日月日月驅春秋春秋驅生人願乃悠悠忽忽空生徒死饑天地之間惜哉

百卷金丹

孔貴朝聞孟嚴晝牿乾坤不我佑聖賢是誰師

蘇石水評　深于學者愛日惜陽殷殷乎欲萬丈青絲係西天之日悠悠乎欲徑寸初心傳千古之師丹最識

節義類

讓寧溢死　屈子

聞百里之爲虜兮伊尹烹于庖廚呂望屠于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介子推也）文公寤而追求（文君即晉文公也）從行道之饑割股肉以食文公得國賞諸從行者失忘子推子推遂逃介山晉文公覺寤追而求之子推遂不肯出文公因燒其山子推抱樹燒而死故言枯也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民不得其言燒死以報其德使優游其靈魂也又禁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世無明智）何芳草之蚤殀兮微霜降而下戒諒不聰明而蔽壅兮使讒諛而日得（死有時也）高位目前世之嫉賢兮若其不可

百卷金丹　卷六 節義類

[illegible]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illegible]自飾 以矜其美也）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代（衆惡推遠不附近也）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讒怒横意無宿戒也）情冤見之日明兮（行度清白）皎如（素也）如列宿之錯置（皇天羅宿有度數也）乘騏驥而馳騁兮（如駕駑而長驅）無轡銜而自載（不能制御乘車將仆）乘氾泭以下流兮（[illegible]）無舟楫而自備（身將沈沒）背法度而心治兮（背棄聖制用愚意也）辟與此其無異（若乘船車無舟楫也）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再及父母與親屬也）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識記也設若不盡其辭而闇然以死則上官勒尚之徒壅君之非讒當記之）

錢謙之評　人謂屈原之死為懷襄之無道也而非屈大夫之心也屈大夫之心蓋不欲為懷襄而死欲為上官子蘭鄭袖而死也死于懷襄則有以暇君不義之名死于上官子蘭鄭袖則有以明小人誤君之罪也觀其辭曰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夫其畢辭不畢誌君而以誌壅君者故知其為上官子蘭鄭袖而死也非為懷襄而死也是其屈大夫之心也

清濁獨醒　屈子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于斯屈原曰舉世皆濁（衆貪鄙也）我獨清（己志廉也）衆人皆醉我獨醒（廉自守也）是以見放（[illegible]野也）漁父曰聖人不凝滯于物（不用於世）而能與世推移（隨俗方也）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同其風也 與沉浮也）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從其俗也 食其禄也）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拂塵也）新浴者必振衣（去祛[illegible]）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蒙垢塵也）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王澄川評　漁父之言乃原設詞以見其自取自甘之意蓋原不忍舍故國而他往又不欲對小人而偷生自甘沉死故其設言以見意者如此濯纓濯足所謂挽江水以洗穢之意也故終自沉于汨羅也

死生不改守　范朴子

抱朴子曰風不輟則扇不用日不入則燭不明華不墜則實不結岸不虧則谷不盈九有人安則韓白之功不（韓信白起）著[illegible]長君[illegible]則伊[illegible]之勳不成（伊尹[illegible]故[illegible]）

國乃重良藥世亂而貴忠貞抱朴子曰好榮故樂譽之欲多人情好榮故樂譽 惡辱人皆大抵如此則憎毁之情意人情惡辱故憎毁若夫通摘元一合契造化混盈虛天道有盈虛以同條齊得失人事有得失於一指者愛惡未始有所繫不繫情于愛惡窮通不足以滑和窮通不以滑其天和

抱朴子曰與奪不汨其神者至粹者也吾心之神不以與奪所汨此則義利害不雜其和者極醇者也吾心之和不為利害所雜者極醇之養浩浩乎非瓢瓣所較矣浩浩之水非杯杓所能校茫茫乎非跬步所尋矣茫茫之遠非跬步所能至譬希所以為大音和寡所以崇我貴玄邈邈而不與其曠死生大矣而不以改其守常分細矣務

胡仙為

張子發評　節義者君子之願也亦非君子之願也舉世皆瀾狂矣煉石補天將出誰手故曰君子之願也然與為由之勇賜之辨不若為回之太平而辨勇無所施之為快也故曰節義者非君子之願也君子之不得已也夫君子亦惟死生不改守隨其時以付之而已矣

士不同俗　抱朴子

震雷不能細其音以協金石之和則其音猶如日月不能私其明以就曲照之惠則其明大川不能促其涯以適速涉之

情其大五岳不能削其峻以副陟者之欲其高故廣車不能脅其轍以苟通於狹路廣車安能脅其轍高士不能撓其節以同塵于臨俗高士安肯屈其節

劉石齋評　士有道德便有節槩安能相遇以就臨俗狃猾鄙惡之俗分途從來如此

至德不移　抱朴子

震雷鞫龍而不能致音乎聾瞶之耳聾聵者不聞重光麗天而不能曲景於幽岫之中幽岫曲漏之中不見天日凝冰慘慄而不能凋款冬之華耐寒霜者朱飈礫石而不能靡蓊丘之木故至

德有所不能移也

鄭太白評　孟子曰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至德不移非真有德者不能知也

窮中見操　抱朴子

玄冰未結白雪不積則青松之茂不顯非隆冬以見松之美俗化不嗷風教不頹則皎潔之操不別非頹風弊俗何以別貞操到危國而賤故莊萊抗遺榮之高居亂邦而饑寒故會列列祭之稱猶忘富之稱

王素巖評　疾風知勁草時窮見節義故君子處危亂

而守乃顯故曰窮者君子之幸而世俗之不幸也

大操不變　　劉子

丹可磨而不可奪其色蘭可燔而不可滅其香玉可碎而不可攻其白金可銷而不可易其剛各抱自然之性非可強變者也士有忠義之性懷貞直之操不移之質亦如蘭者也（亦如金玉丹蘭不可強變其質）昔子問之刼也擬之白刃而其心不傾晏嬰之盟也鉤以曲戟而其志不迴（崔杼殺莊公合士大夫盟盟者皆脫劍而入晏子奉杯血而進崔杼曰子與我吾將與子分國子不與我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鉤之晏子曰吾以刎頸背其君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直兵推之曲兵鉤之嬰不之革也崔杼目舍晏子晏子起而出）

如鍾山之玉寒嶺之松比之孺珉梓椰無殊也（比之珉石弱木無異）及其燒于爐炭三日而色不改（玉不改貴）處于積水終歲而枝葉不凋（松不變原）然後知其異于他玉衆木也

陳二何評　士人不移之質不奪之操蓋天植之性也猶之鍾山之玉寒嶺之松試烈火而愈堅經搉落而益茂也豈不信哉豈不信哉

魯仲連不見所欲　　潛室子

魯仲連奇氣𩅰節（周末時人不肯帝秦）憤激慷義有非策士所能及者鷙隼高飛於雲漢虎豹長笑于山林其頡頏飛騰之氣豈人之所能近哉一旦受人羈縶而豢養于𪂇圈之中則與鷄犬何異何者惟有所欲也仲連惟不見所欲是以高飛長嘯而頡頏於一世雖未必為天下士而人固以天下士奇之矣

陳赤城評　天下士莫大于氣節而氣節之大莫過于識去就彼暴秦滅周罪莫大焉仲連寧蹈東海而死不肯帝秦其霜節冰操非天下士而何哉

勇成於義　　東萊子

趙文子（晉卿）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然如不出口及

宋之盟談笑當裡甲之變神閑氣定而不亂晏子長不滿六尺及崔慶之盟（即崔子弒齊君之事）白刃在前毅然不奪蓋其快者血氣也其勇者義也

項仲昭評　天下之至剛乃天下之至柔成之也其柔者時之未至義之未形有似乎怯及其時至義起九鼎不能屈千金不能移剛勇無前往往如此

禮樂類

樂以象成　　文中子

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

見也。象成功而形容其德一（謂九而成見王化之然）而故昭之成也。虞氏之思被

動植矣。鳥獸之巢可俯而窺也。鳳皇何爲而藏乎。引古

曰。封禪之費非古也。（費謂費用也。三代已前無此礼。齊桓公欲封太山禪梁父。管仲言七十二君須得遠方珍貢乃可封禪。特設詞諫止耳。非典禮所載之實。）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始皇東巡上太山立石封祠下禪梁父以頌秦德。漢武帝用齊人公孫卿言封禪登仙。遂升泰岳。人上太山封上有玉牒。使方士求神仙千數無驗。）而回此皆夸侈以欺天下。非事天致誠之本。

胡雅齋評　舜作樂而百獸舞。鳳皇來儀。被動植。是本于舜而流于化。所謂樂以象成非邪。

衣冠文物之舊　　文中子

衣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志。（宋祖劉裕平桓玄。此樹晉功也。伐南燕擒慕容超。伐後秦擒姚泓。平洛陽。修謁五陵。置子孫眞守長安。此復中國志也。）亦不欲其先王亡也。故其齊梁陳以歸其國也。其未亡。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齊梁陳不修礼樂。梁陳自隋立。故君子至公。及其未亡而必奪之也。）

柯脩明評　此段首言有衣冠文物之思。故不欲其先忘。末段語意可法。

五行四靈　　文中子

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治政皇極。則五行各行。皇極也。）四靈爲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仁及飛走。則麟鳳龜龍在郊藪。故樂形仁聲也。）

張廷祥評　論禮樂。王此可謂曲盡無餘。

樂所以載國　　金門子

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國之理）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乎不如多學之已。

許郎菴評　惜乎二字。何等悲切。

樂不可以侈　　呂子

此古聖王之所爲貴樂者。爲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爲侈樂。

大鼓鐘磬管簫之音。以鉅爲美。以衆爲觀。俶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俶始也。始作詭異瑰奇之樂。故耳未嘗聞。目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量。（不用樂之法則。故曰務相過。）宋之衰也。作爲千鍾。（鍾名）齊之衰也。作爲大呂。（大呂陰呂十二月也）楚之衰也。作爲巫音。（巫音）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非正樂。故曰不樂也。怨其上。傷害其生。）其生之與樂也。若冰之與炎日。反以自兵。（兵災也）此生乎不知樂之情。而以侈爲務故也。

師林達評　帝王作樂。以宣天和。以遠民慝。以永成功。

非以導慾也慾則傷生民然失其和氣而樂之本原矣
夫可謂知樂根本之論

樂殊于古今　　劉子

五帝殊時不昧治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各像勳德應時（承以代異代以來教化而玄理）之變故黃帝樂曰雲門（周禮以樂舞教于國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雲門大卷皆黃帝樂）顓頊曰五莖帝嚳曰六英堯曰咸池（咸池北于洞庭）舜曰簫韶（舜樂總名）禹曰大夏（夏大承二帝也）湯曰大濩（濩救也救民也）武曰大武武王此八樂之所以異名也先王聞五聲播百音非苟欲愉心滿耳聽其鏗鏘而已將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

律呂之情和陰陽之氣調八風之韻通九歌之分奏之圜丘（古者祭天于圜丘）則神明降（天神格）用之方澤（祭地于方澤）則幽祇昇（地祇）擊拊球石則百獸率舞樂終九成則瑞禽翔樂奏于一呼（極樂之美民安之備）一成至于九成書曰上能感動天地下則移風易俗此德（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韶之音雅樂之情盛德之樂也明王既沒風俗陵遲雅樂殘廢而溺音競興故夏甲作破斧之歌始為東音殷辛作靡靡之樂始為北聲鄭衛之俗好淫故有溱洧桑中之曲楚越之俗好勇則有赴湯蹈火之歌各詠其所好歌其所欲作之者哀聽之者泣故哀樂之心感則悽欷唱嘆之聲應樸上之音作則淫泆邪放之心生故延年造傾城之歌漢武思靡嫚之色雍門作松柏之聲齊湣願未寒之服荊軻入秦宋意擊筑歌于易水之上聞者瞋目髮直穿冠趙王遷于房陵心懷故鄉作山水之謳聽者嗚咽泣涕流連此皆淫泆悽愴憤厲哀思之聲非理性和情德音之樂也

韓求仲評　樂以理性和情惟帝王為正所謂樂不淫哀不傷者若後世溺音競興雖亦能感動人情然而得其正者信乎鮮矣

禮為大物　　荀子

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不必絲帛而自章含禮字但未說出）非日非月為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隱而不露明而顯也）三軍以彊勇也而王粹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匹夫隆之則為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

一篇大注評　禮字說得闊係許大而前不說破結句方

逐字掘出此等文法極少人知而筆鋒亦自峻厲

禮以養人　荀子

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皆香草之名)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鐘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形越孔竽也)疏房檖貌越席牀笫几筵所以養體也(起此數句以為下文張本)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

丁天行評　前數語未爲禮之所重後一轉說得大體係大倫理是爲得禮養之意者矣

禮樂本中和　北溪子

禮只是中(無過不及)樂只是和(喜怒哀樂皆中節也)中和是禮樂之本然本與文不可闕一(根本之論○有據之言)人徒見升降揖讓有類乎登觀鏗鏘節奏有近乎末節以爲禮樂若無益者抑不知釋回增美皆由于禮器之大備而好善聽過皆本于樂節之素明禮以治躬則莊敬自肅(嚴敬)樂以治心則鄙詐自銷(和□之心也)蓋接于視聽者所以養耳目而非娛形于舞蹈者所以導血氣而非亂則禮樂之用可知矣

郭在中評　禮樂固本于中和然文物亦不可廢常以貌相莊然後可以久其心常以聲相導然後有以怡其神若一廢文物則中和亦無自而見也

禮樂天下所日用　五峰子

等殺至嚴也失禮樂則不成山河至險也失禮樂則不固禮乎樂乎天下所日用不可以造次顛沛廢焉者乎

徐大生評　禮樂不可以斯須去身帝王所以爲治聖賢所以修身那一時可廢胡子眞見大矣

禮要于儉　譚子

夫禮者道出于君而君由不知事出于職而職由不明僞者棲山林教師友窮禮樂講本末暨乎見羽旄車輅之狀鐘鼓簫韶之作則愛然若鹿怡然若豕(昔鹿若豕喻其不知禮樂若禽獸也)若醉于酒若溺于水莫知道之本莫窮禮之旨謂弓爲弧則民不知矣謂馬爲駒則民莫信矣所以數亂于多不亂于少禮惑于大不惑于小能師于儉者可以得其要觀食黍者食牛不足(言見奢者亦教奢也)觀緻究者黻冠不足不足有所宜不賺有所始是知王好奢則臣不足臣好奢則士不足士好奢則民不足民好奢則天下不足夫天下之物士之

王好一民亦一王好五民亦五王好十民亦十以十論之
則是十家爲一家十國爲一國十天下爲一天下（語作諧）爲不樂
之
姚現南評　禮與其奢也寧儉在孔聖兼有成教爲
得其說思其意而發揮之覺言奇而理正
蕩心溺志　　眞子
古者推頌陳于間燕二南用之房中所以閑邪僻而養中
正也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卒爲賢相楚靈王無節闕祁
招愔愔之詩凛焉祈招詩之威入也如此於後斯戲書亡

日接君耳者樂府之新聲（句于的）漢高使樂府（今備管樂）梨園之法曲（情有法曲）
玄宗教于梨園　其不蕩心而溺志者幾希
黃東崖評　樂以養中正閑邪僻固無貴于淫巧一流
淫巧則必至于蕩心溺志人情之通故也
儆微類
聖人從事于無形　　淮南子
夫鴻鵠之未孚于卵也一指篾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
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奮翼揮䎗（褶六翮未也）凌乎
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赤霄霞）翱翔乎忽之上彷彿
乎虹蜺之間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且子（善射）之巧亦弗
能加也江水之始出于岷山也（瀆亡之誤）可攓裳而越也及乎下洞
庭鶩石城經丹徒起波濤舟航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
者常從事于無形之外而不留思盡慮于成事之內是故
患禍弗能傷也
李光垣評　從事于無形則易于力從事于有形則難
爲功二語乃此段眞旨
修城以備亡　　淮南子
秦知築修城以備亡（始皇得讖記亡秦者胡遂築長城以備之）不知築修之所自

以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從中發也（謂趙高用事于中而作亂）
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大人過之則探（探備之妙斯不可少）
鷇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
也鳥鵲之智也
鄭岑陽評　此句確當
航安則人斯安　　楊子
浩浩之海濟樓船之力也（濟渡）航人無楫如航何（濟巨者大航）
也如元舟楫之利以濟之如航何楫當人（用以喻也如無禮樂之具以治之如國何）或曰奔壘之車
沈流之航可乎（言治國及修身者如車奔舟覆故欲救之）奔壘謂馬驚逸而舟覆者可謂

曰否或曰焉用智曰用力于未形沉（言知者用於未然之前）大寒而

後索衣裘不亦晚乎（言禦災在于未然秉國者其如乘航）

乎航安則人斯安矣（思患在乎預防）

楊東源評　此段論先事之防不可晚之意

聖人早從事　　青藜子

扁鵲見齊桓侯立有閒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侯國君號）

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利也欲治不

疾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深

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望桓侯

百子金丹　卷六內治微微類　四七

而還走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

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

命之所無可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

侯體痛使人索扁鵲扁鵲已逃之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

之治疾也攻之于腠理治事者治之于未萌蓋其幾之細

禍亦有腠理之地故聖人早從事矣

李太虛評　此段首言諱疾忌醫人之通弊治身如此

治國亦然終言事無大小在防之于早不然未有不敗

壞不可收拾者

圖難者無難　　老子

其安易持（持于安而未危之時則易為力也）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

易散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

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于幾成

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

之貨（聖人于欲處不欲故不重在貨上）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

之自然而不敢為（輔猶依附謂依附萬物自然之理而行之）為無為（為無為而為也）事

無事（事無事易也）味無味（味無味淡也）大小多少（大必以小多必以少）報

百子金丹　卷六內治微微類　四八

怨以德（報怨以德厚也）圖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天下難事必作

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

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

難

李太虛評　持安于未危保治于未亂可謂千古至言

使老子之言而皆若此則列之于聖經何不可哉

聖人見于大綱　　關尹子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

小人小人賊國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能積小物然後

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六人天無可必者人人無可必者事惟去事離人則我在我惟可即可未有當然簡可當戒恐可當勤惰可曰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所謂大辯之極者知辯果不足以諭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所謂大曰天地萬物無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得不施我非我我不得不養雖然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勿曰外物然後外我勿曰外形然後外心道一而已不可序進曰論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音者不聞雷霆之聲見大者亦不見小見邇

者亦不見遠聞大者亦不聞小聞邇者亦不聞遠聖人無所見故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不聞目之所見不知其凡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爲目也耳之所聞不知其凡何或愛鐘或愛鼓是執一聲爲耳也惟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

孫月峰評　凡大生于小凡有生于無聖人無小無大無去無取一切悉歸之于無則無無者無有者也無小者無大者也是聖人之所以弟于謙役也

聖人從事未形

向日破霜敵者不傷愚者有備與智者同功夫積愛成福由微積憎成禍以小人皆知救患莫知使患無生夫使患至著

無生易過之于未施于救患難救于既來今人不務使患無生而務施救于患雖神人不能爲謀故聖人常從事于無形之外而不留心于已成之內

朱茂如評　天下之患杜之于未形者易爲力挽之于已至者難爲功是以聖人通變于未萌達士見明于幾先也

悔過不如無過

晏子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于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之諫也是則內無拂而外無輔輔拂無一人諂諛我者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即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爲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已

中峰行評　景公加其能悔于后晏子諫其當謹于始其初諷之意溢于言外若晏子者可謂善因事納誨者矣

事當慎前　韓嬰子

高墻豐上激下（形容慎字周匝）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草木根荄淺未必撅也（許云枝葉未有株本　質先撅○撅掘也）飄風興暴雨墜則撅必先矣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賢臣以理萬物則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趍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憂愁乾喉焦唇利害切身之仰天而歎庶几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

楊復所評　夫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韓子此論其知道者乎

主權不可輕假　抱朴子

抱朴子曰浮滄海者必精占于風氣（浮滄海必懸於風也）故保利涉之福（可以利涉）善涖政者必謹勝於得失故考撥求之慶故闇君之所輕蔑明主之所重也亡國之所棄則治世之所行也抱朴子曰毫釐蹉於機則尋常違於的（諸云失於彼害於此尋常與差毫釐謬千里意）與奪失于此則善否亂于彼邪正淆倴則彝倫攸斁功過不料則庶績以崩故明君賞猶春雨而無霖淫之失罰擬秋霜而無詭時之嚴（賞猶雨澤之潤而無霖淫之濫　罰猶秋霜之嚴而無失時之節）抱朴子曰明銓衡者所重不可得無也（可進賢不可失之）伏法度者所愛不可得私也（退賢不可以私）故得人者先得之于己者也失人者先失之于己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失己而得人者也（惟精于操鑑斯得之矣）抱朴子曰明主操威恩不假人以利器（賞罰之柄猶利器也　利器在己在手不可假人）暗主倒執干戈雖

曰尊而勢去（持其柄授人勢不在己）故制慶賞而得衆者田常所以奪齊也擅威福而專朝者王莽所以篡漢也

李光垣評　國家之敗未有不始于權臣者權臣之禍未有不始于委御者始以權相假終以敗相仍此必至之情也必至之勢也必至之理也

能審禍敗　抱朴子

賾睹危機（機言急）嚴鍵御強（嚴者鍵至也）至可忌也而預備之于不猜（止非而不疑）督觸機閑攻亂形兆如能甚難測也而負人競之而不避故飛鋒暴集而不覺（暴横之集如飛刃）之來使人不覺禍敗奄

及而不振（禍敗奄忽而至使人無以自振）是以惡夫之所悅（樂嗣）乃建者之所悲也（畏禍憂也）凡才之所趨（趨于禍而不知避）乃大智之所去也智者明于禍而去之

徐玄扈評　禍敗每乘人之昏建者憂患畏禍智者明于禍而去之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蹈危莫避　抱朴子

昔箕子覩象箸而流涕（紂為象箸箕子嘆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尼父聞偶葬而永歎蓋尋微以知著原始以見終然而闇夫蹈機不覺祈前識之至難而利欲之纏縛飛周成賢而信流言（管叔流言）

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成王信其言　公旦避走南楚託賜號以告悲（作鴟鴞之詩）賴金縢以覬免（後啟風雷之變遂發金縢成王始信而迎周公）況能藉之士不出而一有不悅之謗無所而覺之德不以激烈風而起聚不事不以救珪璧而稱多小嗟泣靡及宜其然也夫漸漬之久則膠漆解堅浸潤之至則骨肉乖析塵羽之積則沈舟折軸三至之言（人有與曾參同名者殺人人告曾參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頃又人家告又三至其母投杼踰牆而走）則市虎以成（龐恭謂魏王曰有一人來言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之乎曰寡人疑矣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矣）故充既賤（充…無端之禍）後母假…井…于

伯奇（伯奇為後母所譖其父逐之伯奇消創）而擲梗之謗滅父子之恩蜂之謗破天性之愛又況其他安可自必嗟乎五員所以懷忠而漂尸（子胥為吳王夫差所誅令伐越夫差賜劍自殺）悲夫白起所以乘殺而刎頸也若徹見所爲寒心匠人之所脫跡矣又欲推短才以營雷同仗獨是以彈求非然不覩金鎖克木而錐鑽不可以伐鄧林水雖勝火而升合不足以救焚山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水不能却蕭丘之熱是以身名並全者甚稀而先笑后號者多有也畏尤悔而負禁之欲不滅患毀辱而爭肆之情不遣亦猶恐濕而泳深淵

惜影而不就陰（人有惡其影者愈行而影愈疾不如就陰而影滅）穿舟而息漏焚而止沸者也（欲湯而無沸愈焚而愈不可止不如絕薪而去火）

張侗初評　夫戒險則全玩平則覆畏尤悔者讓忌毀辱者貴有早見之哲否則譬若臨渴而穿井則無及矣

事起積漸　抱朴子

盈乎萬鈞必起于錙銖（錙銖之積）竦秀凌霄必起于分毫（分毫之積）是以行潦集而南溟就無涯之曠（水行潦小）淇大海也積尋常積而玄圃致極天之高（言極天之高起于尋常之積）小以成大

蘇石水評　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

滅身。天下之成敗，人生之禍福，能有一事不起于積者哉。

知者慎細微　　劉子

過者，怨之梯也；怨者，禍之府也。禍之所生，必由積怨；過之（無來人清物理之必然）所始，多因忽小。小過之來，出于意表；積怨之成，在于慮外。故其來也不可悔，其成也不可防。防怨不審，禍害臻焉。故登峭坂（崎嶇嶢峗）而不跌墜者，慎于大也；跨阜垤（土高宜封也）而好頗感者，輕于小也。苟兢其步，雖險履能安；輕易其足，雖夷路跌蹶（顛蹶）也。知者識輕小之為害，故慎細微之危患。

卷六　內編　微微類　五十五

毋畏輕微。懍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也（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微至微而可畏，況其大者乎）。鴻毳（毛也。毳，下之毛）性輕，積之沉舟；緡縞質薄，疊之折軸（車軸也）。以毳緡之輕微，能敗舟軸者，積多之所致也。故墻之崩隤，必因其隙（空隙處）；劍之毀折，皆由于璺（璺處）。尺蚓穿堤，能漂一邑（千丈之堤，潰于蟻穴，即此意）；寸煙泄突，致焚千室。怨之始也，微于隙璺；及其成害，大于墻劍。禍之所傷，甚于邑室。將防其萌，急于水火。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故怨不在大，亦不在小。熒熒不滅，能焚崑山；涓涓不絕，能成江河。怨之所積，推禍之所延，非可惻測。或怨大而成小，或儆輕而難不必危，而睚眦未可易也。譬如風焉，捲雲飛石摩木（揚雲風能飛沙走石，入山撼木，入水揚波），而人血脈不為之傷；隙穴之風（隙穴漏處），輕塵不動，毛髮不搖，及中肌膚，以為深疾。大不為害（大風即血脈不能傷），小而成害者（小風即中肌膚之疾）。大風散漫，小風激射也（此出莊子）。故漢祖免貫高之逆，魏后泄張繡之讎（通），韓信削少年之辱（出漢史，即受胯下之辱。後拜將，不為之校，是也），安國釋田甲之慢，此皆遏英達之主，寬廓之矜，得以潔怨而不為讎也。魯酒薄而邯鄲圍（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去而酒薄，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一日趙與魏中山獻酒于楚王，王主酒吏以魯薄酒易趙厚酒，楚王以趙酒薄，遂圍邯鄲），羊羮偏而宋師敗（中山君饗都士，司馬子期在焉，羊羮不遍，子期怒，走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郈孫以鬭雞亡身（元宗好鬭鷄，貴臣外戚皆尚之，貪者或弄木雞，讀者以為鬭者兵象，近鷄禍也，卒亡），齊侯以笑嬪破國，皆以輕蔑昔細怨，忘樹禍端，以酒食戲笑之故，敗國滅身，為天下笑，不慎故也。是以智慮者，禍福之門戶；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不可不慎也。

卷六　內編　微微類　五十六

李愍公評：怨之所積者微，禍之所成者大也。然禍之成也，不成于成之日，必有所由起；怨之積也，不積于積之日，必于不見處圖之。見禍福利害之機，誠不可不審也。

慎德慎數　　譚子

天子作弓矢以威天下，天下盜弓矢以侮天子。見弓矢不可恃也君子作禮樂以防小人，小人盜禮樂以僭天子。見禮樂不可恃也有國者好聚斂蓄粟帛具甲兵以禦盜賊，盜賊擅甲兵踞粟帛以奪其國。或曰：安危德也。又曰：興亡數也。苟德可以恃，何必廣粟帛乎？苟數可以憑，又何必廣甲兵乎？

黃葵陽評　德不可恃，恃德非德也；數不可憑，憑數眼數也。惟不以德爲可恃，而日就業；惟不以數爲足憑，而日戒謹，其庶几哉。

知能類

不自知乃眞知　　老子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彊。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此于赤子，以下皆言赤子精之至和之至，斯合于常道。此常道謂明，明能益心，心能使氣，能不失赤子之心爲也。若物欲壯而老矣，失赤子之心矣，是爲不道，不道則早亡也。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道以不知不言爲貴，故知道者不假言說

假言說者，必不知道，必閉其兌云云，方是玄同。玄同則親疏利害貴賤之形皆化，而爲天下貴。

袁了凡評　歸道而總之以知，語知而總之以赤子。赤子之知，良知也，非專主于不知也。知而不知，知之所以良也。

道不可以知名　　莊子

泰清問乎無窮曰：皆擬創者二人之名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

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于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

觀乎宇宙內，不觀乎大初，是以不通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

楊復所評　說理談玄，莫妙于莊子；筆機超利，亦莫妙于莊子。予讀泰清問答一段，而嘆曰：千秋才子也，萬古天仙也。

相識不可有　文始子

是非好醜，成敗皆虛，造物者運矣，皆因私識執之而有。於是以無遣之猶存，以非有非無遣之猶存；無曰莫莫爾，無曰渾渾爾，猶存。譬猶昔游再到，記憶宛然，此不可忘，不可遣。善吾識者，變識為智。變識為智之說，汝知之乎？曰：想如思鬼，心慄；思盜，心怖。曰：識如認黍為稷，認玉為石，皆浮游罔象，無所底止。譬覩奇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識。此想此識，根本在我。譬如今日，今日而已；至于來日，想識殊未可卜；及至來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想不出可見，□是迷有而生。日想日識，譬犀望月，月影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胸中之天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黃葵陽評　摹擬人心識想，極其真際，極其幻妙，畫空手也，亦畫風手也。

聖人去識　關尹子

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欲去夢天地者，寢不寐；欲去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盎不汲。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

徐大生評　人以識故自蔽，即蔽天地也，只是去識，便吾心即天地矣。甚矣，知識之害，而不識不知之為帝則也。

不知而後能知　文子

戴大圓者履大方，鏡大清者視大明，立大平者處大堂，游于冥漠者與日月同光，無形而生于有形。是故真人託期于靈臺，而歸居于物之初，視于冥冥，聽于漠漠，冥冥之中獨有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乃不用，不用而後能用之也；其知之乃不知，不知而後能知之也。

李九我評　此即戒慎不睹，恐懼不聞，隱微顯現之意。

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至治之言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哉

朱蔡如評　此段言世人既以有名為尊榮以此為快樂以無名為卑辱以此為憂苦所以趨水不已也末論世人求名不已必至自亡其身是好快樂畏憂苦其弊將至于自敗也

制名以指實　荀子

異形離心交喻異物名實玄紐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為之分別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下無困廢之禍此所謂有名也

詳言萬物所以有名

張玄超評　此段言萬物之形名異則分離人之心是言人心知其不同此以下復明有名之意也玄深隱紐結也若不為分別立名使異物而交相譬喻之則名實溷隱紛結而不知矣

因名以得實　尹文子

世有因名以得實不以因名以失實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己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闕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不明之實其如此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悅其名而喪其實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為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鰥夫時冒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姝美于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實矣

徐大生評　此段引證各極其妙而詞氣激切侭有裨于世教故錄之

名不可不辨　尹文子

即聖賢仁智之名以求聖賢仁智之實未之或盡也即頑嚚凶愚之名以求頑嚚凶愚之實亦未或盡也或善惡盡以人情大略可見然有分難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故曰名不可不辨也

王觀濤評　此段深言名實之不可不辨以求聖賢之智之實且詞語可法

名實俱至　　　韓子

民之性有生之實有生之名爲君者有賢知之名有賞罰之實名實俱至故福善必聞矣（王言洪鈞）（喜鬼之見謂不審也上道者以彼之十得我之一難測也）

王鳳洲評　不道不見下道上聞生之實生之名如此議論猶云福善必聞悖矣

無孝之名實　　　首山子

頓子曰天下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銚推耨之勢（銚去苗之器）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怒聽逆上有悖辭名）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爲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悖語色貌如也）

徐笋峒評　論名實而以天下之名實論起詞語何等闊大

古之明王審其名實　　　公孫子

故彼彼當乎彼則唯乎彼其謂行彼彼此此當乎此則唯（唯命於彼）乎此其謂行此其以當而當也以當而當正也（此而當彼亦當也）

（此之名實故皆應而命行若夫以賞則天下自正）夫名實謂也知此之非也知此之不在此也明不謂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夫名所以命實也故衆賤之與貴賞刑名當其實乃善也假令知此之大功非此人之功也知此之小功不足在此之可賞也則皆不命賞矣假令知彼之大罪非彼人之罪也知彼之小罪不足在彼之可罰也在則皆不命罰矣）至矣哉古之明王審其名實慎其所謂至矣哉古之明王

莊定山評　此段中用一知字最有餘味不可忽過末論古之明王是痛名實之不與致名器之乖實

取士不以名實　　　孔叢子

臣之問君果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李音之所以爲賢才而聞其世農夫因笑而不愛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當世通也）

項仲昭評　此段言信名不由實所以無善政

舉賢貴名實各當　　　姜子

文王問太公曰君務舉賢而不能舉其功世亂愈甚以至

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言舉之貴用之實而不用故有名無實也）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譽而不得其賢也文王曰何如

太公曰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為賢以世俗之所毀者為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多黨者多譽故得進）若是則羣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於無罪姦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則國不免於危亡（此詳舉賢而不有危亡之故）文王曰舉賢奈何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各以官名舉人按名督實（選其官之名以責其有之實）選才考能令實當其名名當其實則得舉賢之道也

馮具區評　舉賢才而以毀譽辨此最是名實中之大蠹以官責實此定法也

物居則有名實　莊子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少知太公調皆假設之名）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季真接子亦是假設人名也）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犬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

可言可意言而愈疏

陳二何評　莫為或使二意撰得俱奇卜品文字而首尾照應氣體貫動

得失相因　文子

世有因名以得實亦有因名以失實（好諛之害如此）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己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關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悅其名而喪其實（此段明因名以失實）齊有黃公者好

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為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二國無聘者衛有鰥夫時冒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姝美于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實矣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汝販之乎曰然則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為真鳳凰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王感其欲獻己召而厚倍（因此）

名以得實者　魏田父有耕于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疑猶豫以歸置于廡下其夜玉光明照一室田父稱家太怖復以告鄰人曰此怪之徵遄棄殃可消于是遽而棄于遠野(以欺人太甚)鄰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王王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

鄒南皋評　名實相因得夫玉見其形狀不可勝言矣

予段段引喻皆詼奇可笑

名稱當察　　文子

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無名故大道無稱有名故名以正形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細究名形一意禁悖詭)亂萬名具列不以形應之則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善名命善(命即名也)惡名命惡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聖賢仁智命善者也頑嚚凶愚命惡者也今即聖賢仁智之名以求聖賢仁智之實未之或盡也即頑嚚凶愚之名以求頑嚚凶愚之實亦未或盡也使善惡盡然有分雖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故曰名不可不辯也名稱者別彼此而檢虛實者也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此謂實也)用彼而失(彼謂虛也)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今親賢而疏不肖賞善而罰惡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親疏賞罰之稱宜屬我我之與彼又復一名名之察者也名賢不肖為親疏名善惡為賞罰合彼我之一稱而不別之名之混也故曰名稱者不可不察也

胡時化評　專務實則名不混人主不別彼此不檢虛實至于賢不肖混淆賞罰倒置法術之不行也有由矣尹文子之術與韓非子相表裏觀此名實之論文雖奇譎然而背正學處却謬矣讀者取節焉可也

疑似當慮　　呂子

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形相似最惑人之妙)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吳干吳之寶劍也)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辯言而似通者(通達也)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

袁了凡評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似而非者以之于政則亂天下以之于道則亂名敎甚哉似之可惡也

無本難大用　抱朴子

抱朴子曰重淵不洞地則不能含螭龍吐吞舟（螭龍台其宅不拍浪無而吞舟）峻山不極天則不能韜琳琅播雲雨（山高則寶藏于華于斯雲雨興于斯）立德不絕俗則不能收美聲著厚實（志不絕群則不）能臻成功銘弘勳（細、殺之功、業、奪、天上）而凡夫覩為蜩翼之善（以為善輕微夕望蜩之翼）丘陵之益（望受益之厚）猶立植黍稷坐索于豐收也（即黍稷方種望收成）

抱朴子曰行無邈俗之標而索高士之稱體無道之本而營朋黨之末欲以收清貴于當世播德音于將來猶褰裳以越滄海（褰衣欲涉滄海之廣）企佇而躍九玄（舉足而欲躍九天之上）抱朴子曰泥龍雖藻繪炳蔚而不堪慶雲之招（泥塑之龍安能興致雲雨）摽（光、欲、時、升、氣、欲、寄、雲）[illegible]騏騋玄黃而不任凌風之舉（即木刻不驚木馬不能凌風此四句）之芻狗雖飾以金翠（芻狗用以祭祀者）而不能躡景以頓逸近才之類雖豐其寵祿（淺近之才雖厚其寵祿）而不能令天清而地平（則以掀天揭地）之烈則譚

黃葵陽評　士君子有超俗之德絕群之志者其素所養頤也彼凡近之才雖責以掀揭之功大抵然也

原缺第七十八葉前半葉

[illegible]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illegible]

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
也所苦者身不得安佚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
得音聲若不得者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矣
足樂也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
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
夫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
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耶誠不善
耶以爲善不足以活身若以爲不善足以活人試有難
無有哉今俗之所樂吾又未知果樂耶果不樂耶吾觀夫

諸子金丹　卷六内編　樂部類　五十九

俗之所樂舉趣者誙誙然而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亦未
之樂也果有樂無有哉　烈士甘死以救國是活人而不能自活是善之不善也爲樂而誙誙
然如不得已　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
是樂之不樂
李九我評　大抵天下之足以累人惟名利兩端耳能
空天下之利則利不足以累之矣能空天下之名則名
不足以累之矣故曰無樂者至樂也無譽者至譽也
聖人不言是非　關尹子
人徒知僞得之中有眞失殊不知眞得之中有眞失徒知
僞是之中有眞非殊不知眞是之中有眞非曰蝍蛆食

蛇蛇食蛙蛙食蝍蛆互相食也　互相食而無已時猶是非遞
人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
有非無之弊言之如引鋸然惟善聖者不留一言
顧涇陽評　以是非爭是非是非之所以愈熾也付是
非于不議不論而是非自息矣此定身處世大機括
關係小可之言也
是非付之兩忘　文子
天下是非無定世各是其所善而非其所惡　心之所善則從而是之
所惡則　夫求是者非求合理也求合于己者也去非
而非之

諸子金丹　卷六内編　是非類　六十

者非去邪也去忤于心者也今吾欲釋是而居之擇非而
去之不知世所謂是非也吾欲與俗遽走猶之逆雨無之
而不濡
史聯岳評　世人之是非不勝是非矣惟是吾所是非
吾所非而不以世之是非爲是非是庶几足避乎
是非無定情　文子
凡天下萬理皆有是非吾所不敢誣是者常是非者常非
亦吾所信然是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有時而
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同而

興廢翻為我用則是非焉在哉言是非不足憑也觀堯舜湯武之
成或順或逆得時則昌桀紂幽厲之敗或是或非失時則亡
五百之主亦然宋公以楚人戰于泓公子目夷曰楚衆我
寡請與未悉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不鼓不成列寡
人雖亡國之餘不敢行也戰敗楚人執宋公齊人弒襄公立
公孫無知召忽夷吾奉公子糾奔魯鮑叔牙奉公子小白
奔莒既而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
故齊人立之既而使魯人殺糾召忽死之徵夷吾以為拑
晉文公因驪姬之譖出亡十九年惠公卒賂秦以求反國

殺懷公子而自立彼一君正而不免于執二君不正霸業
遂為已是而舉世非之則不知已之是已非而舉世是之
亦不知已所非然則是非隨衆賈而為正非已所獨了則
犯衆者為非順衆者為是

孫鑛評　衆人之是非無定情此亦慨世之語然必
以宋公為正而以桓文為不正則亦未定之是非也

人材不可毀　子華子

今夫人之常情爲惡其毀也戚惡其觸也於其所愛焉者
則必有怙固之心怙固謂誠心怙固之心萌于中虛卒從
而攻其所甚愛則必曹起而爭爭而不得則必氣沮而志
奪氣沮而志奪則拂然而怒填乎膺拂然而怒填乎膺則
將無與為敵者矣此言人情所愛者不受人毀以起下文天地之所愛亦不受人毀也天地
之所以生材也甚愛之甚惜之則其所以有怙固之心者
何以異夫人之常情世之人莫之或知也徒恃其胸腹之言恃自心如此
私與其狡譎變詐之數翕翕而訿訿巧觝而深排彼以幸
人不已勝也夫人之勝人也何有天地之發也神明之照
也甚可畏也甚可怖也如使之氣沮而志奪拂然而怒以
充塞乎兩間偏倨倨驕聚而為陰陽之罰其中於人也殺

僇矣是必至之勢而無足疑者悲夫世之人莫之或知
知之者其幾于道矣

周石齋評　賢才者天地神明之所護惜也而人必忌
之嫉之毀之譏之翕翕而訿訿是則非直與賢才爭乃
欲與天地神明爭也幾何而不為天地神明誅也哉

仁義非所以持國　韓非子

古者太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事之以皮
幣犬馬求玉也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百里行仁義割地
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荊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

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前意總收）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伐之大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用古人證明說最為精）（虞舜之時修禮樂也）共工之戰鐵銛距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夏禹之時動干戈戰）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備則變上古競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謀當今爭于氣力（三句說破古之勢事）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子言所謂言非言辯所能并而止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為界故偃王仁義

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結束語）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謂使徐魯皆務政其兵力也）使敵萬乘則齊荊之欲不得行于二國矣

蘆思白評　韓非之所非者仁義也所是者刑法也然一以仁義為非以刑法為是果是耶果非耶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是非不可兼聽　韓非子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日世以為儉而禮之（謂墨者之葬）儒者破家而葬（謂破家之有無也）服喪三年大毀（太極形存骨立也）扶杖（謂哀痛之）世主以為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墨者以薄為道見儒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見墨子儉則非其戾戾悖也）（文亦奇矣）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其議論正大不避）行曲則違於臧獲（自反而屈則臧獲之下賤得以違之）行直則怒于諸侯（自反而直則諸侯尊貴可以震怒之）世主以為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爭鬥（和以處眾也）取不隨仇（不念舊惡也）不羞囹圄（哀憐囚繫之人）見侮不辱（犯而不校也）世主以為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漆雕之性剛毅見宋榮之寬則非其姑息）宋榮之

寬將非漆雕之暴也（宋榮之性洪大見漆雕之廉則將非其暴矣）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言如割絳）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爭如爭道）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儀夫（雖）之爭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物類且然而况人聽雜繆之詞則邪足以勝正勢必至于亂）

屠赤水評　此段文字甚有規矩前立二段而二段之中各立二段后乃總結之體裁分明氣脈條達作文一法也

是非無定取亂亡　韓非子

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推其有餘以資乏也）今夫與人相若也（一定之理可同級者）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無豐年之可以多於衆富人之可以旁積而獨能生殖富足給者非力作則節儉也）與人相若也無饑饉疾疚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侈然無節而家自貧窮不足於用者非日用奢侈則必其廢棄事業也）侈而墮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危邦不入）不處軍旅（亂邦不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

毛（不以天下動其心）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從不入不處見幾之智）而高其行（高其不利天下之行高其廉介之行）以為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平當不可少之論）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出國之賦稅出于耕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明（秉節不辭明）執操不侵（自守節操）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有怨必報）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鬬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鬬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介胄勇敢之士也）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之聽於學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其言之當理而可布之於官也）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為是也而弗布于官以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

焦竑國評　是不用非不去足以致亡言之似矣然必非儒家而是法家吾未見法之獨是而儒之獨非也取

其文而已矣

私譽不可用　韓非子

為故人行私（有故舊而行私）謂之不棄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以己之私愛為重不肯以身求仕）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棄官寵交謂之有俠離世遁上（雖世不出遁上之爵祿）謂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衆（行私恩小惠以求得民心）謂之得民不棄者吏有姦也（營之來也不可知）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君子者難使也）民難使也（不任則民不為之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事逆則官職曠）高傲者民不事也剛傲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

地形所載

淮南子

地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六合：四方上下也。四極：四方之極也。）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要，正也。太歲所在以正天時也。）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八極，八方之極也。）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品。

陳明卿評　廣論地形，曲盡其妙。

天圓

次山子

吾惡天圓，或有愉之以天大無窮，人不能極遠視，四垂因謂之圓，天不圓也。對曰：天縱不圓，爲人稱之，我亦惡焉。次山奈何任造圓轉之器，恣令說媚，嬰兒小喜之，長必好之。教兒學圓，且陷不義，躬自戲圓，又失方正。（又有無窮之妹）嗟嗟！次山入門愛嬰兒之樂圓，出門當愛小人之趨圓，吾安知次山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身乎？吾豈次山之友也。

高始終評　首段無端之論，有據之興，人所未發；末段正論格言，與爲圓器者，猶持方枘納圓鑿。

天地宰于上皇

莊子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于所乎？（爭于所，爭于天地之間也。）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居無事，潛而爲也。）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雲爲雨，雨氣上蒸又爲雲，此陰陽交感，故淵淫宇而上下輪轉，如勸酬，故用勸字。）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袑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帝，（六極五帝，即內經所謂五氣六運也。）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九洛即洛書所言九疇。）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馮具區評　此節文法極奇，天地原不可測識，雖莊子善談玄，亦止歸之上皇。上皇者，太極也，即聖人法天地，天地法道，道法自然之意。然一經南華寫來，自是奇警可愛。

五行總于土

關尹子

若碗若盂，若瓶若壺，若甕若盎，皆能建天地；兆龜數蓍，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即蓍龜瓦石物而知吉凶，是各物各包有天地之氣也。）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一雌一雄卵生，一牝一牡胎生。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爲水，觀爲火，愛執而觀因之爲木，觀存而愛攝之爲金，先

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焉（一氣透陰陽之理消遁造化之機分有死生）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為天自中而降為地（升降言以氣言非天地地能從中升降也）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升者為火降者為水欲升而不能升者為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為金木之為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為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木為精為天火為神為地木為魂為人金為魄為物運而不已者為時包而有在者為方惟土始終之（金木水火之中各有土也）有解之者有示之者

孫月峰評　天地一五行也五行總於土也要亦以氣論耳而其所以然處本不可知故聖經付之不論在諸子則欲推言之耳

含精生化　列子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名玄牝之處虛而不可得）（自然之道萬古如是）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謂之玄牝也）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者（皆自爾耳豈有心於其間）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若有心于生化形色則豈能…）[illegible]而府萬物[illegible]而不匱乎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天地無所由而自然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此明物之自微至著變化之相因襲也）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易者不窮滯之稱歸寂于太虛之域所見聊以太極老氏之渾成也陰陽既判則品物流形也太始之謂混淪也下句所謂混淪也質性也既為物矣則方員剛柔靜躁沉浮各有其性）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此直論氣形質不復說太易太易者宗本于後句自明之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迺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沖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王奎徵評　從來無能生有虛能生實不生不化故能生生化化未借易變以明之見天地含精於虛無以為生生化化之本文亦輕逸

天問　屈子

屈子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言往古太始之元虛廓無形神物未生誰傳道此事也）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言天地未分溷沌無垠誰能考定而知之也）冥昭瞢闇誰能極之（言日月晝夜清濁晦明誰能極知之）馮翼惟象何以識之（言天地陰陽[illegible]）

外野爲莫之數計惟長嘯於松之窗竹之塢
獻兮雲之潤瀨清泉兮流之渚藐鄧郭於末兮（鄧通 郭況）
師由聃於上古（許由 李聃）賡雲調兮崔吟吹風笛兮鳳
展六情兮掃蒼煙洞九玄兮歸丹鵬斯時也青霞可吸白
石堪煮憑夷可憑（河伯）素娥堪撫（月）天地萬物皆爲賓
獨吾方寸其爲王反而問于忽之臺臺自若也沿而訪於
玄之亭亭亦怡然也（忽臺 玄亭 心也）君子曰宇宙是虛舟古今亦
危檣任駕馭於小兒又安往而不得其所
李與甫評　其致清其韻雅其想頭高其手度遠超超

乎若乘虛而行也油油乎若騰空而上也蓋其胸懷無
一物累故其道出古今宇宙之悉爲空虛乃耳

生物類

生生不離魂魄　關尹子

曰衆人以魄攝魂者金有餘而木不足也聖人以魂運魄
者木有餘而金不足也蓋魄之藏魂俱之魂之游魄因之
魂晝寓目魄夜舍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見者魂無分別
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天地者魂狃習也夢者魄無分別析
之者分別析之曰彼我者魄狃習也火生土故神生意土

生金故意生魄神之所動不名神意之所動不名魄
名魄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思慮計之而有（凡物）
我之相皆因思慮想而來是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以心對
之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矣無火則無土無意則（物與心皆空）
無魄矣蓋無土則無金一者不存五者皆虛既能渾天地
萬物以爲魂斯能渾天地以爲魄凡造化所妙皆吾魂凡
造化所有皆吾魄則無一物可役我者鬼云爲魂鬼白爲
魄於文則然鬼者人死所變云者風風者木白者氣氣者
金風散故輕清輕清者上天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輕

清者魄從魂升重濁者魂從魄降有以仁升者爲木星佐
有以義升者爲金星佐有以禮升者爲火星佐有以智升
者爲水星佐有以信升者爲土星佐（此段以五德配五行立論）有以不
仁沈者木賊之不義沈者金賊之不禮沈者火賊之不智
沈者水賊之不信沈者土賊之魂魄半之則在人間升魂
爲貴降魄爲賤靈魂爲賢厲魄爲愚輕魂爲明重魄爲暗
揚魂爲羽鈍魄爲毛明魂爲神幽魄爲鬼其形其居其識
其好皆以五行契之惟五行之數參差不一所以萬物之
參差天地間猶未已也以五事歸五行以五行作五蟲可

惓言哉譬猶兆龜數蓍至誠自契五行應之誠苟不至兆之數之無一應者聖人假物以游世五行不得不對五者具有魂魂者識目者精色者誠見之者為魂耳目口鼻心之類在此生者愛為精為彼生父本觀為神為彼生母本念人合也故精之至也神之極也愛觀雖殊皆同識生彼生生本在彼生者一為父故受氣于父氣為水二為母故受血于母血為火有父有母彼生生矣惟其愛之無識如鎖之交觀之無識如燈之照吾識不萌吾生何有如月如稃如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之感也稃已往矣餘聲尚存終亦不存而已矣鼓之

形如我之精鼓之聲如我之神其聲者猶之魂魄知夫倏往倏來則五行之氣而我何有焉

麗序皇評　天有五行人有五性五性之靈不離魂魄而其初總從太虛來唯聖人能空其心以容其生舉太虛之氣還之太虛則不為形氣所役而天君常泰矣

庶類雜識　屈子

異散物也何從識之焉有石林何獸能言言天下何所有石木之林林中有獸能言不能言吾者乎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焉有虬龍負熊以遊有角獸也言寧有無角之龍負熊獸以遊戲者乎雄虺九首言有雄虺一身九頭速及電光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括地

象曰有不死之國長人長狄春秋云防風氏也禹會諸侯防風氏後至于是使守封禺之山也靡蓱九衢泉華安居言寧有萍并生于水中無根乃蔓衍于九交之道又有枲麻并華榮何所有此物乎一蛇吞象厥大何如言南方有靈蛇吞象三年然後出其骨黑水玄趾三危安在玄趾三危皆山名也在西方黑水出崑崙山延年不死壽何所止言仙人稟命不死其壽何所止也鯪魚何所鬿堆何處鯪魚鯉也有四足出南方鬿堆奇獸也羿焉彃日烏焉解羽言堯之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

章仲山評　此屈平天問中之一段言宇宙間庶類頗生不可推識中寓感憤不平之意亦小品一奇也

孔子觀水　荀子

孔子觀於東海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徧與諸生謂水能徧生萬物為其功似上德不為其流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埤讀為卑裾與倨同方也拘讀為鉤曲也其流必循卑下或方或曲必循理也似義者循理也其洸洸乎不淈盡似道洸洸讀為滉滉水至之貌淈讀為屈竭也似道之無窮也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決行之謂決而行之佚與逸同言聞聲響而赴不懼似勇者果于赴難主量必平似法主讀為注注謂坑受水之處也言所經坑坎注必平之然後過似有法度者均平也盈不求概似正概平斗斛之木也言水盈滿不待概而自平似正者不假于刑法之禁淖約微達似察淖當為綽約弱也綽約柔弱也雖至柔弱而浸淫通達于物似察之而見細微也以出以入以就

絜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折縈曲也雖東西南北必歸）
于東似有志不可奪者　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鄭臣虎評　狀出水德許多奇趣想頭妙絕一字令人一擊節而規句照應一一可為文家法門

論潮應月　邵子

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余襄公海潮圖序以潮之消息皆係於日月月臨卯酉則潮長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於南北晝夜之運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淚之期常緩於太陽三刻有期潮信之

來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初一為朔十五為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至晦三十日（為晦）復緩一晝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心實追天地方有此論）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月行差遲故潮之去來勢亦稍小一月則潮盛於朔望之後一歲則潮盛於春秋之中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天地之常數也此潮之消息乃係月之進退非因地之浮沉也張子之意頗以天包水水承地地承水水與天氣相為升降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為潮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為汐此乃特用舊說耳然

張子驗氣之盈虛升降非論潮也

姚孟公評　以月說潮甚是分曉蓋月屬陰水之象也以陰類推之似是如此然亦孔孟之所不能知不爭可也

鳥獸類

國馬駿馬　潼山子

夫四足而駒者馬之類也二足而言者人之類也如國馬者四足而駒則馬也耳目鼻口亦馬也四支百骸亦馬也不能言而聲亦馬也觀其所以為心者則人也故犯而不

校國馬也過而能改駿馬也有人焉恣其氣以乘人人容之而不知者多矣觀其二足而言則人也耳目鼻口亦人也四支百骸亦人也求其所以為人者而弗得也彼人者以形骸為人國馬者以形骸為馬以彼人乘國馬人皆以為人乘馬吾未始不謂之馬乘人悲夫

吳伯爾評　夫子云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馬有人心而人反不如馬乃逞其權力以凌厲者如駿馬可師矣

扶搖九萬　莊子

齊諧者志怪者也（齊諧齊俗諧謔之書）諧之言曰鵬之徙

南溟也（天池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扶搖風名也）
去以六月息者也（六月半年也息止也）野馬也風塵埃也生物之以
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
下也亦若是則已矣（其指鵬是指天）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
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
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
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
者而後今將圖南蜩與鷽鳩小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
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

李際升評　此乃莊生創造之言狀其胸中曠達世之
小人不知相與而非笑之猶鷽鳩之笑大鵬也其文超
脫出諸子之上

異人識異物　劉子

終髮之北（莊子云窮髮）有溟海（水黑色謂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
數千里之長稱焉其名爲鯤（鯤魚）有鳥焉（奇疏號曰）其名爲鵬若垂
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
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江浦之間生麽蟲（字書云麽水也）其名
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棲宿去來蚊弗覺也

離朱子羽方晝拭目（在諸反目際也）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離朱黃帝時明目人能百步望秋毫之末子羽未聞）
䖪俞師曠方夜傾耳俛首而聽之弗
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崆峒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
廢（所謂心同死灰形若枯木）徐以神視（神者侵然內照而已不假于耳）塊然見之若嵩
山之阿徐以氣聽（氣者任其自然而不資外用也）忽然聞之若雷霆之聲

黃思白評　嗟呼鯤鵬不過神禹等則誰知其奇焦螟
不得黃帝等則誰知其巧其事雖未必然然亦可概世
人之無奇識也物且有然而況人乎

鳳凰麒麟　鶡冠子

鳳凰者鶉火之禽（或無鶉火之禽玄枵之獸字）陽之精也（雄曰鳳凰者其雌也鶉火南星七七次也）麒麟者玄枵之獸陰之精也（說曰麒麟玄枵北方之次也其牡麒）
萬民者德之精也德能致之（或作）其精畢至鶡冠子
曰致之奈何鶡冠子曰天地陰陽取稽於身故布五正以
司五明（五正見下五明宜謂名尸...）十變九道（未詳）
閒稽從身始五音六律稽從身出
五五二十五以理天下（五五其音之五也）六六三十六以爲歲式
（六六其律之六也一氣由中生道由神成......而神也者有而非氣也無而非道者也非唯聖人能正其）

音調其聲故其德上反太清太清天也下及太寧太寧地也中及萬靈膏露降白丹發醴泉出山醴泉其味如醴可以養老朱草生朱草赤草可以染絳以別尊卑衆祥具

陳眉公評　聖人在上輔相天地調變陰陽而陰陽之精畢效而天下奇物亦係於聖德而已矣此孔子所以嘆鳳圖也

禽獸有常行物各具一理　譚子

人禽獸之於人也何異有巢穴之居有夫婦之配有父子之性有死生之情烏反哺鵶哺其父母仁也隼憫胎隼摯鳥不食胎物義也蜂有君蜂有其王禮也羊跪乳智也雉不再接雉雄不再交信也仁義禮智信為五常也孰究其道萬物之中五常百行無所不有也

錢機山評　說來禽獸真正有五常若以人而無五常是人而不禽獸若也可乎哉可乎哉

庭菊多姿　楊子

日之貞矣於彼重陽菊之榮矣於彼華芳含天地之貞氣吸日月之淳光雲布霧合翕舒寫張藹兮蔓衍郁兮芬芳琨枝金萼翠葉紅芒其在夕也言庭燎之晢晢其向晨也謂明星之煌煌爾其萬朶千華光明[illegible]州連綿兮似織當此時也和其光同其塵應春光而早植及夫秋星下照金氣上騰風蕭蕭兮瑟瑟霜刺刺兮稜稜當斯時也弱其志強其骨獨歲寒而晚登雨還風去天長形容時物之妙也地久純黃象於后土故採尋而菊衣輕體御於神仙故登山而菊酒楚詞云餐秋菊之落英文賓採之而羽化康公服之而不朽衆極於是長生南極以之稱壽

陳明卿評　春秋二景盡菊之情[illegible]鵬賦菊云楚大夫猶然思食其落英晉處士歸來益專賞其晚節固內卻春風之蝶籬下伴秋露之蟲語覺有趣與此可以參觀

感通類

布德施惠非求報　劉子

聖人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故三后禹稷契之君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樂廢孔子以三代之道垂教於後世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

王永啓評　此段精言感應之所必然詞語清逸徐徐可佳

兩精相得　　　　呂子

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苓是也淮南子曰下有茯苓上有兔絲一名女蘿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上　慈石召鐵或引之也一曰玉理石鐵之母也以有慈石故能引其子石之不慈者亦不能引也　樹相近而靡或軵之也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爲心心在利民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天下皆延頸企踵然而望之則精通乎民也不是虛也其精誠能通洞于民使之然也夫賊害於人人亦然爲賊害人故人亦延頸舉踵冀人之不欲而去之不還安生也故曰人亦然

今夫攻者砥礪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非聞將見攻也神先告之令其志意慼慼不樂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淮南記曰慈母在于燕適子念于荊言精相動往來者也一云說感之也德也者萬民之宰也宰主也月也者群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群陰盈月十五日盈滿在西方與日相望也蚌蛤陰物隨月而盈月晦則蚌蛤虛群陰虧陰物隨月盛衰月晦日則蚌蛤虛群陰不盈滿也夫月形乎天而群陰化乎淵形見也群陰蚌蛤之屬隨月盛衰虛實也聖人形德乎己而四荒咸飭乎仁四表荒遠之民族聖人之德皆飭正其仁義化使之然養由基射先中石矢乃飲羽誠乎先也飲羽飲矢至羽誠以爲虎先也伯樂學

相馬所見無非馬者誠乎馬也伯樂善相馬秦穆公臣也所見無非馬者親之也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磨研若似也而理最精研研磨也順其理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鍾姓也子通稱期名也楚人鍾儀之族也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臣之身得生而爲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爲舍氏覩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

君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己而發乎人豈必強說乎哉周有申喜者以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奇事奇心奇合奇文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繁實也若樹本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物感生則相歡歿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性神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袁衡初評　夫子之釋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

爲劍金金爲兵精馬若離畜火爲武祇干戈旦與介騶特駏蛩（聖九談言七中）鳴於野鼉應於淵螣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淮南子曰大騰蛇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以斯至精相應不待召而自感者類之所應也若呼之與響形之與影故抱薪救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先濡彈角則日搖鼓舟而波湧物以類相感神以氣相化也豈以人情也哉

蘇石水評　推衍該博名言四溢讀之多識於鳥獸草木之情多識於氣化感通之理且落筆之場亦可以供珠璣錦繡之用奇哉奇哉

呼應招通

蜩笑子

人之精神何所至哉浩漢決石摶膺隕霜（賤臣叩膺悲泣六月飛霜）悲泣傾城（華周杞梁之妻哭夫而城隅為崩）揮戈退日（魯陽父揮戈日退三舍）積思成璞流血化碧（萇弘懷疑血化為碧）偃風況於至誠得道其於天地萬物呼即應招即通

郭在中評　德不孤必有鄰精神所孚豚魚可格意氣所召風雷亦應相感相通之理夫復何疑

解牛

蜩笑子

物本吾物其體自離（物我本同一體只形體有異耳）故道無不通安所用

解莊子所謂解牛者離物冥心物忘心忘而未嘗見牛乘遊順理而未嘗經刃是以解於無解耳（言莊子總是寓言無實有是事是以不甜）解解且以十九年則歷陰陽之數不爲不久所解數千牛也則應世故之幾不爲不多而刃若新發硎者蓋統迹則睽息已歷操本則亙古不去一身已幻跡爲可忝之刃萬物皆投執爲可解之牛（總是無物無我無心無用之謂）物我兩忘能所斯泯故未嘗批而大卻自離未肯綮而大窾自導奏刀騞然而無應物之勞釋刀而對而無留物之累其終也善刀而藏之復歸於無用矣以道觀之在解無解幷礙則解亦不知在礙無礙幷解則亦不立以庖丁視族庖解者解其礙也以族庖視庖丁礙者礙其解也解礙俱遣虛而已矣以是道而遊乎萬物之表彼且烏乎礙哉

吳伯函評　莊子以虛無爲學庖丁解牛一段皆寓言無物無用之意此論獨其旨皆發人之所未發者文亦楚楚可誦

四時寄思

蒼根子

北谷長秋深壁寂思容牀連流圭竇淹濡網絲蔽戶青苔繞梁春華虛艷秋月徒光睇飛鳥而魂絕睨浮雲而意長

濁代敘而饒感知四時之足傷君乃旭日始曉蕙艸可織園桃紅點流水碧色思應都兮心斷憐故人兮無極（此一段賦春時之思）至若炎雲風起芳樹未移澤蘭生坂朱荷出池憶上國之綺樹想金陵之蕙枝（此一段賦夏時之思）若夫秋風一至白露團團明月生波螢火迎寒暮庭中之梧桐念機上之離統（此一段賦秋時之思）至於冬陰北邊永夜不曉燕際海千里飛鳥何嘗不夢帝城之阡陌憶故都之臺沼（此一段賦冬時之思）是以軫琴情動戛瑟涕落逐長夜而心殞隨白日而形銷故秦人秦聲楚音楚奏聞歌更泣見悲已啞實由魂氣愴斷外物非

撥余四時而皆難況僕人之末陋

黃貞甫評　觸時觸景不能忘情風韻悠遠真世上有心男子哉

機巧類

柔弱處上　老子

人之生也柔弱（由其柔弱故得生也）其死也堅強（由其堅強故取死也）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項仲昭評　老子之學欲以無心爲教而其大旨不過以柔弱愚衆世上人而自尊生是有心之大者惡得無憶此其所以入後世異端之士而貽害於無窮也哉

柔弱勝剛強　老子

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羅序皇評　此等心腸即狼虎不若也誰謂老子無心乎只此數句開後世種種機心機事生靈塗炭老氏始之也其害可勝道哉士君子忠厚待世誠不必如此

機事機心　莊子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用力少而成功多意子貢的是）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能

爲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和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于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耶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天下一人指孔子）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托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沈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風波之民言易動易溺也）

李瑶光評　世之不古幾智繁興人之好智性與月壞讀此而不愧然反者必無恥之徒也

不恃智巧　　列　子

宋有人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三年言其久也）鋒殺莖柯（言其銳也）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湯義仍評　驕奢者雖苦而不爭則有心物之心耳目自塞誰其相之甚矣智巧之爲害也

量權揣情爲說法　　鬼谷子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權不審不知強弱輕重之分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何謂量權曰度於大小（大小以財言）謀於衆寡（衆寡以兵言）稱貨財有無料人民多少饒乏有餘不足幾何辨地形之險易孰利孰害謀慮孰長短（文勢若江河之決）君臣之親疏孰賢孰不賢與賓客之知睿孰多孰少觀天時之禍福孰吉孰凶諸侯之親信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變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側孰便能知此者是謂權量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可以得其欲之情也）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能隱其情（可以得其惡之情也）情欲必失其變感動而不知其變者乃且錯其人勿與語而更問所親知其所安夫情變於內者形見於外故常必以其

見者而加其隱者此所謂測深揣情故計國事者則當審權量說人主則當審揣情謀慮情欲必出於此乃可貴乃可賤乃可重乃可輕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敗其數一也故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非揣情隱匿無所索之此謀之大本也而說之法也

宋九靑評　說士不量權則無以陳侯之禍福不揣情則無以得人主之喜怒當時儀秦之流皆用此法求創山蘇氏權書十篇中多與此合皆祖此法故君子謂蘇氏之學不軌於正云

以外摩得內知　鬼谷子

摩之符也內內符者揣之主也（內符謂人主心中之所合也）用之有道其道必隱微揣之以其所欲測而探之內符必應其應也必有爲之故微而去之是謂塞窌匿端隱貌逃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而無患（既得人主之所欲而先必爲之隱其情貌使人不知而後事成而不敗）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從而應之事無不可（古之善揣者）如操鉤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所謂主事日成者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積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主兵日勝者常戰于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也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平者靜也正者宜也喜者悅也怒者動也名者發也行者成也廉者潔也信者明也利者求也卑者諂也故聖人所獨用者衆人皆有之然無成功者其用之非也故謀莫難于周密說莫難于悉聽事莫難于必成此三者唯聖人然後能任之故謀必欲周密必擇其所與通者說也故曰或結而無隙也夫事成必合于數故曰道數與時相偶者也說者聽必合于情故曰情合者聽故物歸類抱薪趨火燥者先然平地注水濕者先濡此物類相應於勢譬猶是也此言內符之應外摩也如是故曰摩之以其類焉有不相應者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聽者故曰獨行之道夫幾者不晚成而不抱久而化成

袁了凡評　鬼谷摩符之術大抵得之老子而以施之戰國諸遊士故當時儀秦之術往往用其術以取富貴

總之邪遁也即敗退也故不能善終云

用說依其人　　鬼谷子

說者說之也（之字皆去　諸侯言）說之者資之也飾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損也應對者利辭也（利捷）利辭者輕論也（輕快）成（剖悉詳明核精要審見也）義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驗也難言者卻論也卻論者釣幾也佞言者諂而不忠諛言者博而干智平言者決而干勇戚言者權而干信靜言者反而干勝先意承欲者諂也繁稱文辭者博也策選進謀者權也從舍不疑者決也先分不足而窒非者反也故口者機關也所以閉情意也耳目

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間見姦邪故曰參調而應利道而動故繁言而不亂翱翔而不迷變易而不危者觀要得其理（惟得其理故不亂不迷不危也）故無目者不可示以五色無耳者不可告以五音（此二句用莊子之言）故不可以往者無所開也（無以開啓人主之心）（故不可以往也）不可以來者無所受之也（[illegible]）物有不通者故不事也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諱忌也眾口鑠金（鑠消也）言有曲故也人之情出言則欲聽舉事則欲成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智者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言其有利者從其所長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蟲之捍也必以堅厚螫蟲之動也必以毒螫（[illegible]）故禽獸知用其長而談者知諱其短也故曰辭言有五曰病曰恐曰憂曰怒曰喜五者有一必失中和而不平暢故曰病者感衰氣而不神也恐者腸絕而無主也憂者閉塞而不泄也（不泄不滿也）怒者妄動而不治也喜者宣散而無要也此五者精則用之利則行之故與智者言依于博與拙者言依于辯與辯者言依于要與貴者言依于勢與富者言依于高與貧者言依于利與賤者言依于謙與勇者言依于敢與過者言依于銳此其術也（所謂說之法也）而人常反之是故與智者言將此以明之與不智者言將此以教之而甚難為也（開而能合）故言多類事多變故終日言不失其類故不亂終日不變而不失其主故智貴不妄聽貴聰智貴明辭貴奇

孫鑛識評　蓋此段以人情揆之無一不真果是筆頭上畫出千形萬象深于世故熟于人情者欲聯國棄士朝卬秦闕暮遊燕壁其探機伺情慷慨說人主之前或布衣而卿相或郊迎而先驅其所以爾說者分明有據在也覩此篇可見

因情得中正　　　　鬼谷子

凡謀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審得其情（情謂人之[illegible]）乃立三儀三儀者曰上曰中曰下參以立焉以生奇奇不知其所擁也（擁塞）始於古之所從（評出一段主意）故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為其不惑也夫度材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故同[illegible]而俱相親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疎者其偏害者也同惡而相親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相疎者其偏害者也故相益則親（有益于人主而人主親之也）相損則疎其數行也此所以察同異之分其類一也故墻壞於其隙木毀於其節斯蓋其

分也故變生於事事生謀謀生計計生議議生說說生進進生退退生制因以制於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數也夫仁人輕貨不可誘以利可使出費勇士輕難不可懼以患可使據危智者達於數明於理不可欺以誠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懼也貪者易誘也（誘以陽切）是因事裁之故為強者積於弱也有餘者積於不足也此其道術行也故外親而內疎者說內內親而外疎者說外故因其疑以變之因其見以然之因其說以要之因其勢以成之因其惡以權之因其患以斥之（善用之法在此）

摩而恐之高而動之微而正之符而應之擁而塞之（擁字因字）亂而惑之是謂計謀計謀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結結而無隙者也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故說人主者必與之言奇說人臣者必與之言私（奇私二意細入無間）其身內其言外者疎其身外其言深者危無以人之所不欲而強之於人無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於人人之有好也學而順之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故陰道而陽取之故去之者縱之縱之者乘之貌者不美又不惡故至情託焉（機謀在焉）可知者可用也不可知者謀者所不用也故曰事貴制人而不貴見制於人制人

者握權也見制於人者失命也智用於衆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於衆人之所不能見故先王之道陰（陰入無微）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與深聖人之制道在隱與匿非獨忠信仁義也中正而已矣

姚菡公評　看鬼谷子十篇議論大略俱是揣摩探索之語須以意細玩之方能照其機關一篇隨處變換隨段生意權術密奇之謀深密詳悉無不畢備然其關鍵張怪奇似不可與莊書讀者取其義可也

機智有源　　譚子

檻中之猿踴躍萬變不能出於檻圈于籠也匣中之虎狂怒萬變不能出於匣圈于匣也小人之機智慮萬變不能出於大人之道圈于大道之中也夫大人之道如地之負如天之垂無人不怨無人不欺怨不我怨欺不我欺然後萬物知其所歸

李時和評　野猿之技有盡老僧之智無窮小人之術有窮大人之道無盡亦猶是也

防疑多害　譚子

黃雀之為物也日遊於庭日親於人而常畏人而人常從之捷騖玄鳥之為物也玄鳥燕子也時遊於戶時親於人而不

畏人而人不撓之彼行促促此行徉徉彼鳴啾啾此鳴鏘鏘彼視瞿瞿此視汪汪彼心戚戚此心堂堂是故疑人者為人所疑防人者為人所防君子之道仁與義中與正何憂何害

李時和評　有機心械事者便有憂害然已無智故人亦與之無智故譚子此論洵是名理

與機惟道德言騙人　譚子

洞魚有吐黑水瓦其身而遊者人因黑而漁之人見其處因而以[illegible]

[illegible]之夫智者多屈辯者多[illegible]明者多蔽[illegible]者多[illegible]

賊盜喜忌辭嚴敵國幸法可以越者號也兵可以奪者郡也蜀敗於山恃山險晉敗於馬恃善馬夫大人之機道德仁義而已矣

張侗初評　智勇明辯皆非庇身之術惟道德仁義守之於內而用之於外則無所不可嗚呼人亦何以機為哉

機謀私不如公言機出多致　譚子

藏於人者謂之機奇於人者謂之謀殊不知道德之機眾人所知不必藏也仁義之謀眾人所無不必奇也是故有賞罰之

則邪道進有親疏之分則小人入夫棄金於市盜不敢了以其顯而詢致於朝議不敢語天下之至公者不藏也

陳三何評　以不肖待人人亦以不肖相待此用機明智之所必窮也若公道則青天白日何以有此

藝術類

操舟忘水　列子

顏回問於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其數自能也吾其[illegible]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操之[illegible]必能不[illegible]

習也讀趣也何秀曰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
能務役之人也
譩音衣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
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忘則無矜長之心
讓諭人做如游泳為法
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
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神明所居故謂之舍惡往而不暇所遇皆以亢樞操也以于撮物閒暇也樞操而取之亦曰撮
樞者巧以鉤鉤為之鉤樞者憚以黃金樞者惛音昏迷也巧一也而
有所矜而重外也凡重外拙內
頊仲昭評　沒水者忘水故能操舟學道者忘道故能
百子金丹　卷七外編藝術類　四十四
重內不然未有心儡水而能沒水者也

專心善釣　列子

詹何詹何楚人以善釣聞于國以獨繭絲為綸細之甚也芒鍼為鉤言利之甚也荊
篠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此臣與鮑丁解牛一類汨流之極言其深
中綸不絕鉤不伸伸直也竿不撓撓曲也楚王聞而異之召問
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
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極其高也用心專動手均也臣
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能久而能也後當臣之臨河持
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心之專也投綸沉鉤手無輕重物
莫能亂魚見臣之鉤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
弱制強以輕致重也楚王曰善
宋九青評　弋可致釣見術可旁通也必學五年而後
能見必專心久待而不可驟得也一釣且然況大焉者
乎

善琴在于得心　列子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瓠巴古善琴人也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
[illegible]
襄遊柱指鉤弦三年不成章師文鄭國樂師師襄亦古之善琴者也柱指調弦三年不
能成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嘆曰文非弦之不
百子金丹　卷七外編藝術類　四十五
能鉤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
不得于心外不應于氣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內與一語其聲中見
[illegible]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曰子之琴如何
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
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得秋氣故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
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霜雪
交下川池暴沍得冬氣故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
烈堅冰立散[illegible]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
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湧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

割腎餘勇者宜乘破竹之勢善其量力者當引有餘之辟由
是廢不伊先莫肯于後皆曰措杯於朋十得其九不亦勇哉(異韻奇製動人心目)
者亦可皆而不有破的之術萬不失一凡獻藝者豈自矜
於無必衝冠髮怒揚鞭氣逸引滿伍碎騰凌飈疾皆窮百
中之妙蓋由一扎而出乃知來者之藝蓋亦前人之匹者
此則蹲甲壯基揚獅觀孔信一場之獨擅終六轡之未變
豈比乎浮雲廻度開月影而彎環驟雨橫飛挾星精而搶
動雖當至理不忘庸功天子垂衣儼鴻行于北闕夏宮薦
馬閱騎從于南宮貢士之程職丏其舉會歡塞五方之俗

觀枝埒百夫之禦得雋爲雄惟能是與星草奏上獻拱辰
之防天驕解頹首見射鵰之侶客獨訴之而笑曰此蓋有
司之枝華固非吾君之右汝我有華陣與詞鋒可以偃于
戈而息戎旅司文者聞之而驚曰爾其自矜于爾躬有將(此轉有千鈞之力)
獻于王所

李少文評　此文之妙在不板敘射事於設諭上見邦

揚法

異端類

禮爲亂首　　老子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不有其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其德(德所以存其德)所以下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
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
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乘間亦有迎風鼓浪之勢)
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
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
故去彼取此

徐太生評　以太古之渾朴無爲爲道德以中世之樹
度品節爲仁義以末世之爲文虛飾爲禮故以道德爲

至仁義爲僞以禮爲強世強之而不從至於攘臂相仍
故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聞見博則知益蕪故曰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此皆憤末世之煩禮多能而
言也然言不能達意壞法亂紀之士未必非老子啓之
也故列之於異端

為道將以愚民　　老子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明民明示)將以愚之民之難治
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下百姓也)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
者亦楷式(楷法也言此可以示爲治之法)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

運矣乃至於大順

高始終評　此言智巧不可以治民用智爲國之害不用智爲國之福人主能知此法而不用智則玄默無爲之然將以愚民一句是有心欺世非玄德也允矣異端之言非聖賢同民之道也

棄聖而治　　　　莊　子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綽約柔乎剛强廉劌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

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懸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智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桁楊長械也　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接槢也接槢者桁楊之管柄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故曰棄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李光垣評　其文奇矣其意激矣其論快矣然必絕聖棄智以治天下亦欲以無爲勝末世之有爲勢不勝也秖爲奇耳

仁義不臧　　　　莊　子

且夫屬其性於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聲雖通如師曠善知音者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於五色雖通如離朱善察色者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人者是得彼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能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

遯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侯晉陽評　世間假仁義飾真不容不匣黜然莊生所謂假借爲淫僻者然矣而其所謂自適以爲臧者亦安在乎不適欲以虛無爲主耳豈能知真正之原哉

遊方之外　　　莊子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爲友曰孰能相與于無相與（無相與無心也）相爲于無相爲（無相爲無爲也）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人行無徼逆也）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不悅生不惡死也）三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于異物託于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李時和評　孔子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此聖人中正之言也臨喪而歌遊方之外豈情也乎晉人習此以爲風流至于敗壞而不可收其端之害慘矣哉

治不務德　　　韓非子

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盤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木偶人也）百萬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盤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耕而食是地不墾與盤石一貫也（與盤石同所出因不富也）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徒有虛言無實）（用國不富也）夫禍知盤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爲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于人

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言嚴家無悍虜以禁暴也）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恃吾之法而為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者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

宋九青評　法固德中之所不廢然必一切廢德而專務法不禍也則禍身此非之所以見殺也

文學不可貴　韓非子

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為令（察人之事然後知人之賢否不可以語民）夫民

晉子金丹　卷七　外儲說左上　五五四

不盡察賢者然後能行之不可以為法矣民不盡賢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謂其為智而能察也）干世亂而卒不決（言二人欲有用於世而極亂）雖察而不可以為官職之令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立而枯若木之枯也）華角赴河雖賢不可以為耕戰之士故人主之察智士盡其辯焉（智士能察而用之則智者自盡其能）人主之所尊能士盡其行焉（賢者尊之則賢者得行其說也）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功之行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事耕作而足其養不出仕而舉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塞此匹夫之私便而推重人之有功有勞者）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而又貴文學則民之所師法也疑（置法道民而貴文學則民不信矣）賞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修則民之產利也惰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修以二功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李燃台評　秦之士賤以其無真文學也若真文學豈可得而賤哉然則焚書坑儒之慘不在李斯而在韓非矣

以法為吏　韓非子

晉子金丹　卷七　外儲說左上　五五五

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耕一只為貴富也生死也不顧了）戰之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言因戰而得貴雖危不避也）今修文學者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人皆習于文學言談而耕戰者寡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韓子以申韓之言文李而其言如此不自相矛盾乎）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于法動作者歸之于功為勇者盡之于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

勢察隙 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于內言談者爲勢于外（當塞之言路）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而從之黨則有仇讎之忠而借力於國也

鄭臣虎評　以法爲吏以吏爲師果若韓非之說行安得不遺焚書坑儒之禍乎其自取殺身也快人矣

忠孝二道　韓子

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諸先生謂后儒之爲先王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群劫以私劍養（儒俠皆法之所不容者）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友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奉君之去也）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護父者以君視之爲直臣以父視之爲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舉而加之上位）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言孝子養父而不盡力于君則背于君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上三段而斷其利之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

頁仲昭評　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此定法也亦至理也忠孝不得兩全此難事也亦難時也易地以處此孝子也亦忠臣也忠孝一乎二乎韓非之言忠臣孝子之所必誅也

仁義不可爲治　韓非子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之論不足爲法）猶無轡策而御駻馬此不知之患也（不能適宜不知合時務之患也）

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秋官刑部也）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爲之流涕此所舉先王也（此先王之實蹟世所舉而追之也）夫以君臣爲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性情莫先于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矣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爲治也（言古之行法而不…）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以治天下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

覆子金丹　卷七　外編異端類　五十六

覆子金丹　卷七　外編異端類　五十七

因惑其信也多疑惑而不信也所其智起人以智士之前處要勢之
爲其私急則君必欺焉爲智者之不可信也故
任修士者使斷事也修士者未必智爲潔其身因惑其智
爲潔其身而不用其智以愚人之所惛處治事之官而爲其所然
者不足以任事使處治事之官而任其所爲則事必亂矣故無術以用人任智
則君欺任修則君事亂任修潔者則不足理事而君事亂此無術之患也
明君之道賤德義貴法術倒言而詭使倒言反覆也詭使詭譎不正也參聽
無門戶人莫能測故智者不得詐欺計功而行賞程能而行事
察端而觀失察人必衛之徵而知其失有過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

任事智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斷則事無失矣愚者不得斷事則事不敗

黄海崔評　非之所賤者未必非德義也而後世留
非之言而禍德義者未必非[?]德義也立言不中正者
爲異說天之所伐非之殺身夫豈秦乎

用法棄仁　韓非子

令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饑寒相強以勞苦雖犯軍旅之
難饑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言其勤必足食也相憐以衣
食相惠以職樂天饑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言相仁愛者必
敗故法之爲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爲道偷樂而後窮聖
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

王奎徵評　言用法勝於用仁其文字奇而其義大矣
余學者只取其文可也

心滅性現　李空子

先天而生天而無形後天而存存而無體然而無體未嘗
有也故曰不可思議靜爲之性心在其中矣動爲之心性
在其中矣心生性滅心滅性現如空無相空者大虛之天也湛然
充滿大道無相故內不攝於有真性無爲故外不生其心
如如自然廣無邊際對境忘境不沉於六賊之魔居塵出

塵不落於萬緣之化致靜不動致和不遷慧照十方虛變
無爲

郭士俊評　心常生之謂性心豈可滅乎心滅則性滅
矣心外那得有性佛氏之言其邪如此

愛憎說

愛憎之主而後說　韓非子

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
子瑕母病人聞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
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刖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

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
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
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
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
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
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

王鳳洲評　夫子沒後□□申韓之徒切名實孤憤說
難極人巧奪天工歷揣幻變而不亂以文發吏術亦
難哉此段奇古精峭句字無一不妙

內存愛尚外挾憎忿　羅璧子

夫以水日之明鑑失其常然若豈不以累上之異移其性
乎是則人有神智之察非不靈矣徒以內存愛尚之情外
挾憎忿之事則是非得失不能不惑焉

鍾伯敬評　此段詞語與常立意高從出題面便見腐
根

未必有私愛私憎　徐子

舜之在鄉黨也非家偵而戶睹之也人莫不稱善焉
□之在鄉黨也非家奪而戶掠之也人莫不稱惡焉由此
觀之人無賢愚見善則譽之見惡則謗之此人情也未必
有私愛也未必有私憎也

楊碧以評　善惡之公不容泯於人心非有所愛憎其
間也讀此段文自覺悚然

禍福類

禍福在為　管子

為善者有福為不善者有禍禍福在為故先王重為明賞
不費明刑不暴賞罰明則德之至者也故先王貴明天道
夫而帝王者用愛惡愛惡天下可秘愛惡重閉必固釜鼓
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

張賓王評　此段語足千古

不知禍福之所托　荀子

衡不正則重懸於仰而人以為輕輕懸於俛而人以為重
此人所以惑於輕重也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為福
福托於惡而人以為禍此亦人所以惑於禍福也道者古
今之正權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托

張侗初評　須知權衡之權也非權術之謂無德而禍
則以為禍不知禍不能避也福則以為福有乃不過因以為

禍是先號後實也

禍福同根　石鮑子

禍福同根，妖祥共域（吉凶貞勝之理）。禍之所倚，反以為福；福之所伏，還以成禍。妖之所見，或能為吉；祥之所降，亦迴成凶。有知禍之為福，福之為禍，妖之為吉，祥之為凶，則可與言物類矣。

鄧潛如評　此段只老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二語，泛以盡之。

禍福難以類推　石鮑子

禍福迴旋，難以類推。昔宋人有白犢之祥，而有失明之禍；雖有失明之禍，以至獲全之福（禍福其不可測，大奇大奇。宋民人家有黑牛生白犢，往問孔子，孔子曰是祥也。後乃殺之將祭祀，牛主兒失右眼。後更生白犢，又往問孔子，孔子曰祥也，又殺之，其牛主兒復失左眼。後楚攻宋，宋人盡投作兵戰死並盡，唯有其人父子目盲，並得存于命也）。此叟有胡馬之利，卒有奔墜之患；雖有奔墜之患，以致保身之福（塞北人家有一匹壯馬，其馬奔向胡中三年，引胡地群馬而歸。其人子好乘馬，被胡馬撲脚折。後胡來侵塞北，人盡充兵馬，胡戰無一得反，並被胡殺，惟有此人父老子脚折，免胡兵得存，故因禍成福也）。

丁後溪評　此段引禍福無常之事，語極華采。

禍福同門　文子

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同鄰，自非至精，莫之能分。是故智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慎字妙），不可不慎察也。

方孟旋評　發出事之禍福利害，而以慎字貫之。

人事類

封侯稱君與盜無異　荀子

衡萬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似勸被謬），如此者，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也當作耶，問之辭）。故欲養其欲而縱其情，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與夫盜無以異；乘軒戴絻，其與無足無以異，夫是之謂以己為物役矣。

黃貞父評　此段詳論養生，取其詞意俱佳，故錄之於人事之首。

衣未成而轉為裳　揚子

或問：人有倚孔子之墻，絃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貉則引之，倚門墻則麾之（言夷貉之人生而未嘗見禮義，猶可引之於正道；今乃絃鄭衛，誦韓莊，雖在門墻，而不正者也）。惜乎衣未成而轉為裳也（之門者本欲學聖人之正道，今乃絃鄭衛，誦韓莊，是衣未成而更于邪僻矣，安用之）。

袁完橫評　此段總是互締之見，羅思之斷是也。

二人爭勝樂以德養　　白虎通

夫射者執弓堅固心平體正然後中也二人爭勝樂以德養也勝負俱降德崇禮讓可以選士故射選士大夫勝者祭近而制遠也其其短而害長也故可以飛難也所以逐困射助陽選士者所以扶助微弱而抑其強和調陰陽戒不虞也

郭在中評　此段可補入鄉射禮文

郊義　　桂巖子

郊義者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於宗廟宗廟因於四時之房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以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即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每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天之道也

湯升菴評　泰壇祀天之禮而祀於五時名曰五帝至高帝又立黑帝祠郊祀荒廢久矣故董子詳言之

彈諫　　青藜子

吳王欲伐荊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操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兵

陳明卿評　此段實祖莊辛之論而更以聯絡出之末段螳螂蟬雀敘得屈曲有情

論寶　　青藜子

宋人有得玉者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與我者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摶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摶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取彌精其知彌粗其取彌粗子罕之所寶者至矣

何仲默評　司城子罕不寶玉而寶其所好尚便端而

拔子罕處又引恒情以推出至理作境也

肴饌之妙　　鏡機子

芳菰精稗，霜蓄露葵，玄熊素膚，肥豢膿肌，蟬翼之割，剖纖析微，累如疊縠，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山鵽斥鷃，珠翠之珍，搴芳蓮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臛江東之潛鼉，臇漢南之鳴鶉，糅以芳酸，甘和既醰，玄冥適鹹，蓐收調辛，紫蘭丹椒，施和必節，滋味既殊，遺芳射越，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應化則變，感氣而成，彈徵則苦發，叩宮則甘生，于是盛以翠樽，酌以彫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可以和神，可以娛腸，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

王鳳洲評　格局祖枚乘七發芻牛之腴篇而柳子厚晉問徒魚篇鄒離子九難首篇又祖此文中羅列鮮華可爲山珍海錯

彈喻　　惠子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喻乎，王曰未喻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喻其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李于鱗評　東漢牟子融曰，昔人未見麟，問嘗見者，麟何類乎，曰麟如麟也，問者曰，若吾嘗見麟，則不問子矣，而云麟如麟，寧可解哉，見者曰，麟麇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霍解，牟子此論局與惠子相類，俱存以爲雙美

原憲居貧　　封龍子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溼，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屨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子貢逡巡面有慙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

身者忘家意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恭之詩曰我心匪
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陳二何評　此太史公謂一富一貧交情乃見者也然
意之胸襟已樂天知命處一化齊矣

許由欲觀帝意　徐子

許由欲觀帝意謂堯曰（皇帝之天庭故見內而不見外）坐於華殿之上面雙闕之下君之
榮顯亦已足矣夫堯曰余在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於棟
余立於闕之內蓽籥而雲生於牖雖面雙闕無異乎崔巍
之冠蓬蒿雖背墉郭無異乎迴谿之險崑崙余安知其所
以安榮

楊升菴評　此可與莊子逍遙遊讓天下參看

鏡無情而人有心　雲門子

今人目若驪珠（以心照心）心如權衡評人好醜雖言得其實彼必嫌
怨及其自照引鏡窺倒其容醜狀既露則內慚而不怨向
之評者其鏡無殊然而向怨今之慙者以鏡無情而人有
心也

王奎徵評　層層立喻層層正意總見無心之妙文機
亦趣亦整

反身　子家子

子家子曰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不能自見之可謂明）是何也其
所以用者重所要者輕也趙簡子獵於晉山之陽撫轡而
歎董安于曰敢問何歎曰吾有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
數百欲以獵獸也吾恐鄰國養賢以獵吾也智哉簡子善
反其身

張侗初評　蘇代鷸蚌漁人之喻淳于髡犬田父之喻
皆出於此喻簡子自發之簡子善自反二子善諷君

貧富　金樓子

魏文侯見宋陵子（富者之妙如此）三仕不願文侯曰何貧乎曰王見楚富
者牧羊九十九而願百嘗訪邑里故人其鄰人貧有一羊
者富拜之曰吾羊九十九今君之一盈成我百則牧數足
矣鄰者與之從此觀焉富者非富貧者非貧也

項仲昭評　富家擁有千駟而親故家無擔石衣不蔽
體不紮假貸反因抵典以收重息欲盈巳之百羊所以
富益富貧益貧也有以宋陵子之說告之者乎

曲則全枉則直　淮南子

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illegible]

僖負羈之妻謂僖負羈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從者狐偃趙衰之屬）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僖負羈遺之壺餕而加璧焉（僖負羈置璧令人不見也）重耳受其餕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兵伐曹克之令三軍無入僖負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

何宗元評　此段論羈之賢而復加以妻之相其不亾宜夫

焚書而舞　淮南子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王壽古之好書人徐馮周之隱者也）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事在人心）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焚其書）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言故辭也）

張子發評　此段爲泥古不通之戒

不知爲之戒者過　莊子

夫畏塗者（危險平）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曾南雲評　此段可作戒銘

善毀爵爲官師　莊子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黨鄉人）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善毀善居喪者也毀而至於滅）（恐其得爵也逃怒清也踆於水踣於河慕得清之名也致迹之弊至於如此）

傅燕甫評　此段論馳騖干請之弊

二子皆不鞭其後　莊子

田開之（姓田名開之）謁周威公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鞭匿也視其羸瘦在後者而中養之也）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

魯有單豹者（單豹隱人姓名也）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簿簾也走往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李瑞光評　議論疊岫宛若雲虬並現

新鐫分類評註奇正合編百子金丹

溫陵　郭偉　士俊父　選註
寧陰　張星聚　季微父　校訂
男　郭中吉　在中父　編次

奇編

九流三教類

大道清靜無欲　老子

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

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道德經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大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道德經云：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夫人神好靜，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illegible]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所以不能者，為心未澄，欲未遣也。（道德經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令人心發狂，此皆欲不遣而心不清。）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唯見於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欲豈能生；欲既不生，即是真靜。真靜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如此清靜，漸入真道；既入真道，名為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為化眾生，名為得道。能悟道者，可傳聖道。老君曰：上士不爭，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道德經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執著之者，不名道德。眾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為有妄心；既有妄心，即驚其神；既驚其神，即著萬物；既著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

海，永失真道。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徐奮鵬評　人心從太虛來，本清靜無欲，即天地萬物相通一著。於欲則天地皆塵界，萬物皆塵景，此心不清靜，皆欲累之也。故得道只是復其原頭天地萬物之心。欲復原心，只是遣欲。遣欲與吾儒克己之旨合，復原心與吾儒天下歸仁之旨合。

虛中妙用　老子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車之先無車也，無車而後有車，是車生于無也。）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

之用故有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馮具區評　天地生於無始萬物成於太虛從來有不能生有無乃能生有此是宇宙間自然妙道

忘精神而超生　　關尹子

曰夫果之有核必待水火土三者具矣然後相生不窮三者不具（津津至理）如大旱大潦大塊皆不足以生物夫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不交惟人以根合之故能於中橫見有事猶如術祝者能於至無中見多有事曰鬼者木也木根於冬水而華於夏火故人之魂藏於夜精而見於晝神合乎精故

所見我獨蓋精未嘗有人合乎神故所見人蓋神未嘗有我（雄辨驚四）曰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飛神作我而遊太清（太清天也）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作物而駕八荒（八荒亦天也）是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吸氣以養精如金生水吸風以養神如木生火所以假外以延精神漱水以養精精之所以不窮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所以假內以延精神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吾嘗言之矣

郭在中評　文始真人曰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

而超生此吾言仙法者也蓋仙決無不死之身其所以決生者精神耳亦決無離生之法其所以超生者亦精神耳然則堯舜孔顏以及我輩夫皆仙也而又何仙之有乎

神嘗自在　　關尹子

有人問於我曰爾族何氏何名何字何衣何食何友何僕何琴何書何古何今我時默然不對一字或人叩之不已我不得已應之曰尚自不見我將為我所（珠璣錯落）牧夫習牛則獷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沉戰夫習馬則健萬物可為

我我之一身內變蟯蛔外蒸蝨蚤瘕則龜魚瘻則鼠螘我可為萬物（天地萬物可為我我可為天地萬物只是空虛相通）吸氣以養其和孰能饑之存神以滋其煖孰能寒之養五臟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歸五臟於五行則無知也孰能痛之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以有生為樂不得道以有生為苦得道者）如冬起雷夏造冰死屍能行枯木能花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土鬼可語皆純氣所為故能化萬物今之情情不停亦氣所為而氣之為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氣者本未嘗合亦未嘗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死（氣之所鼓因而有[illegible]）

求常散者無生無死客有來去郵亭自若

湯若士評　夫天下形有生死而神常在天地之間乎聖萬賢之所以相傳者此心之神理也即仙人之所以爲仙者亦非論形而論神也客去郵亭在之說妙矣哉

道化神速　譚子

道之委也（鑿擊平指天畫地之論）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生而萬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虛虛明而萬物所以通也是以古聖人窮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忘即虛也不忘即有忘即能虛故云云）虛實相通是謂

大同故藏之爲元精用之爲萬靈含之爲太乙放之爲太清（丹井有條）是以坎離消長於一身風雲發泄於七竅真氣薰蒸而時無寒暑純陽流注而民無死生是之謂神化之道者也

蛇化爲龜雀化爲蛤彼忽然忘曲屈之狀而得蹣跚（盤蘚切）之質此倏然失飛鳴之態而得介甲之體斲削不能加其功繩尺不能定其象何化之速也且夫當空團塊見塊而不見空粉塊求空見空（見道語）而不見塊刑無妨而人自妨之物無滯而人自滯之甚可悲哉

陳大士評　老子之門談玄說空[illegible]闢文始二家其根也秦漢而後若譚子者蓋亦窺其一斑而能剏出爲一家之言而此段尤其最也

大鍊鉛丹　譚子

術有大鍊鉛丹（淘之加甘露入戶）以代穀食者其必然也然歲豐（年大熟也）則能飽歲儉則能饑是非丹之恩蓋由人之誠也則是我者不饑而自饑之丹本不飽而自飽之饑者大忘飽者大幻蓋不齊其道也故人能一有無（謂有仙的）一生死一性情一內外則可以脫五行號三光何患乎一日而百食何慮乎百日而一食

黃葵陽評　丹之爲言誠也人當心誠之時（切饑飽）皆忘推而極之術亦不離此道而已

龍虎得道之神　譚子

雲龍風虎得道之神氣者也神猶母也氣猶子也以神名氣以母名子孰敢不至也夫蕩機者必名五帝之氣求金入木士之神（爲五帝）苟名不至穢何以蕩伏（古也吸入韻面）者必役五星之精苟役不至飛何以伏小人由是知陰陽可以作風雲可以會山陵可以拔江海可以發然用之于外不如守之于內然用之于外則無所不可

郝士俊評　行來吾心即是仙種但使吾心神存則能此可名致矣故欲練氣者法當自守神始

神全威大　譚子

猛虎行草木偃毒鷸怒土石揭威之所鍾氣之所搆可以爲之作（如仙子註）小人由是知鐵可使之飛山河可使之移萬物可使之相隨夫神全則威大精全則氣雄萬惑不能溺萬物可以役是故一人所以能敵萬人者非弓力之技蓋威之至也一人所以能悅萬人者非言笑之惠蓋和之至也

徐大生評　此術吾所不曉但以理推之中和可以並育理直者氣壯想亦是如此

長生秘訣　高尚子

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形以氣充氣耗形病神依氣住氣合神存修眞之士法於陰陽和於術數持滿御神專氣抱一以神爲車以氣爲馬神氣相合可以長生

馬君常評　長生之法止在養神守氣在外別無仙感可服信然信然

至道惟一心　琢子

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愛憎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爲心病（去一箇是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舍所以不如（一字疑誤）莫逐有緣莫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惟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有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言則亦無慮而神無不通也）歸根得旨隨照失宗（文恐有誤）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由求眞惟須息見（見者即心之幻想妄識也）二見不住愼莫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由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麤寧有偏黨六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

徐奮鵬評　只是說一箇無心便合道在吾儒誦法孔子則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試各參之

始終皆無　本寂子

師因僧問五位君臣旨訣師曰正位即空界本來無物

無物卽是空空偏位卽色界有萬象形言有形有色
卽是正位也卽非空故曰偏位
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舍事入理不背不眞應衆
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大道無著其
宗從上先德惟此一位最妙最玄當詳審辨明君爲正位
臣爲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
是兼帶語僧又問如何是君師曰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
虛只是一切皆無耳曰如何是臣師曰靈機弘聖道眞智利羣生
謂其涉于有象也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不墮諸異趣凝情望聖
容何如是君視臣師曰妙容雖不動光燭本無偏曰如何

是君臣道合師曰混然無內外和融上下平師又問以君
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稱君不敢斥言是也此吾法惜此者知子貢之聞性天
宗要乃作偈曰學者須先識自宗莫將眞際雜頑空妙明
體盡知傷觸力在逢緣不借中出語且教燒不著潛行須
與古人同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終
徐文長評　近來儒者看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
莫也義之與比當作是觀但說義字更穩
聖解惟盡常心一句道盡矣下文從此句生讚耳　崇信子
與衡府天皇寺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言未嘗以
心法相敎也
皇曰自爾到來吾未嘗不指示心要師曰何處指
示皇曰爾擎茶來吾爲爾接爾行食來吾爲爾受爾和南
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是示爾心要此卽吾夫子無行不與的意思言悟處便無思無師低頭
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卽差言有思便非空也師曰
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
凡心別無聖解但盡凡心別無聖解人皆可以爲堯舜之意龍潭得道後欲傳
其旨于德山宣鑒禪師一日潭陞座謂衆曰可中有個漢
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
千古不傳之秘吾道去在宣鑒將疏鈔堆眞潭前潭擧火炬曰窮諸玄辨

猶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
德山宣鑒得道上堂說法云若也於己無事則勿妄求而不形不及自家佳趣
得亦非得也爾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
若毫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何故毫釐係念三途業
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
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哉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而
無益
李卓吾評　寔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
故中庸鄧師云眞常塵不染海納百川流木人常對

有性不能言此可以證德山宣鑒後段所言之旨學道人須識自家本心將心制示方可見道多見時輩總認揚眉瞬目一語一默為頭即可以為心要此實未了但除却一切妄運想念思量即爾真心此心爾塵鏡及守認靜默時全無交涉即心即佛不得修治應機隨照冷冷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此可以參龍潭禪師前段所示之旨

見內自得　　龍安子

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真此即吾道一貫之謂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塊然趣定至於何時是之謂施用茫然同俗極乎流動是之謂真常真性妙空無纖一物者謂之清淨法身具一切莊嚴萬行者謂之圓滿報身隨機設教普熾無窮者謂之百千億化身見外境而迷者縱蹤兢進居然有蹈畏途觸禍機惜然不知見內境而悟者拂衣獨往游壽域援天真養太和倏然自得

道玄宰評　須要在外境上見內境若執內境以馭外境亦成倫制不合真空此處須看

心即是佛　　慧中子

僧問何是佛師曰即心是佛問心在何處師曰靈光獨耀道脫根塵體露真常問平常心是道否師曰擬向即乖問不擬爭是道師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認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問我欲參學何如師曰虛空問萬象萬象答虛空（虛空無萬象有也）誰人得聞爾自於此中可參問心戒傳經可參會否師曰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是有是無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居停而門也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問思而知慮而解是活計否師曰心地若空慧日自明日下孤燈果然失照問日用應接多端本心焉得如如師曰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生塵淨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問惟有此身是以有此應變滅心須先滅身師曰古人道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舌談論在身覺觸在意攀緣雖然如是抵見錐頭不見鑿頭錐方若是真會道者不然有眼視不見有耳聽不聞有鼻不知香有舌不談論有身不覺觸有意絕攀緣一念相應六根解脫（總是清空二字耳）問解脫之義何如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若要求解只是無綁人問然則十方虛空

是法身乎。師曰以想心取之是顛倒見乃作頌云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閒人心自鬧

徐大生評　時唐宗來問師師不視帝曰朕是大唐天子何不顧師曰見佛不見天子帝曰佛在何處見曰見在心帝曰心在何處見曰世人物上見心道人心上見心心上見心見心上無心之心是爲眞心眞心是爲眞佛此語可爲此段註脚

樹猿難靖　　戴子

戴逵致書於禪師云禪師不遠瀟湘來儀沔陸植杖龍泉仍爲精舍卽創伽藍鑿嶺安龕詎假聚沙成塔（昔有異僧聚以爲塔）因山構苑無勞布金買地開山雲會袂似華陰（如煙如霧悔然成霧　華陰市人衆也）侶朋衡泉齊稷下（齊稷下所集處）士禪室晨興侍芳杜若（杜若香草也）支提寂起漸入桃源香山梵響將阮嘯（阮籍長嘯）而並發已殿妙音與嵇琴（嵇康善琴）而等韵紫蓋貞松仍庵上葬洪崖神井卽瑩高心木堪買山德邁同歸崇峯景行墻仍懸絕懸命醜戴先生書云貧道業識未淸心塵多染內有愧於德意外無卹於人世是以遁晒一丘寓形蓬柳端居研慮許遠

筠松測四序於風霜候三旬於朓魄至乃夜聞山鳥仍代九成（力成樂終也）之音晝視游魚聊追二子（二子莊子惠子共遊濠觀也）華后敝襟在原非病朱門結駟於我如雲（如浮雲）所歎藤鼠易侵樹猿難靖勞想藝嶺（藝嶺高僧建寺之所）倦思雞足至於林凋秋葉曾無獨覺之明谷響春雲終切寡聞之歎承問幽氣若蘭淸響如玉誠復溢目致懽而寔無屑生愧

徐大生評　自古禪子與逸情高而與文人墨士翰藻往來之語多所可誦予最惡亦釋家而其可採者特此而已矣

靜空卽無心疾　　鄺子

同寮鄺子元由翰林補外十年餘矣不得賜環嘗侘傺無聊遂成心疾每疾作輒昏憒如夢或發譫語有時不作無異平時或曰眞空寺有老僧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子元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于煩惱煩惱生于妄想人生之妄想只是（指○書○以見○曲○盡○人情）妄想二字夫妄想之來其機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懽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卻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豫不決此是現在妄想也或期望後日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成名遂

紅塵以思蚍蜉，須彌于芥子，指滄溟以言涯，故赤子于太初。

袁小修評　歷言仙人之遊也，皆恆常之詞，句句是寓言，作着實看便呆。

道人以無本爲宗　　　泰子

余昔遊玉笥山，周行二十四峯，訪蕭子雲故隱，道見靈芝焉。生乎盤石之上，回環而有葉，秀澤而不枯，信天下之異草也。竊愛久之，晋（光色輝映）不能去。俄有童子（童子即紫芝之神，乃泰子設言以行文），朱顔紺髮，自松陰中距石輒止，撫芝歎曰：噫！道人者，其亦如是矣。余異而問曰：適吾子有緒言，不敏，未知所謂，願終其說。童子笑曰：子求終乎？終之久矣，以爲未耶？沒身無終。（借詞矣巧，卓不可及）雖然，嘗試爲汝言其崖畧。夫德人以有本爲宗，德之人皆爾也。（吾儒）道人以無本爲宗。天下皆知有物，所以失已也；不知有已，所以失已也。而德人知之，於是內觀無是，外觀無彼。無是故能以已爲物，無彼故能以物爲已，已物不二，謂之眞一。夫是謂以有本爲宗。天下皆知所偶，所以喪眞也；不知有眞，所以喪眞也。而道人知之，于是前際無始，後際無終。無始故不斷，一切偶無取；故不住，一切眞與偶兩忘，亦無眞一。夫是之謂以無本爲宗。蓋非有本則不能離相，非無本則不能即空。而證實有本，然後明心；無本，然後見性。夫子識之：人間所謂道德者，固不出乎此矣。雖然有本無本，吾豈能識之哉？語未既，有老人復杖策自松陰中來，顧謂童子曰（老人，文主童子之神，亦是設言者）：適何所言？（幻耶眞耶）童子欲語，老人引杖擊之。童子走松陰，忽然不見。遂視老人，亦以芝矣。夫子是予，茫然自失，私識其言。

陳如岡評　童子老人之撰，芝根松陰之設，落想俱奇。以芝之有葉，生出德人之有本；以芝之無根，生乎道人之無本。而以老人松陰終之，蓋有無總之歸空也。文家奇技，蓋至此乎。

忠孝神仙　　　蕭子

予於人間世，無所甚敬，於古獨長孤竹君二子（孤竹二子，夷齊也），而愛李翰林（李翰林，太白也），於今則瓊海先生。然先生知予之向而已，便當談笑以明其心，而粗陳其大綱。予少也賤，父兄勉勵臨大筐，雖俾爲文章（家歷有情），僅成可讀，予豈願誦習聱牙。天子一官，秋風黍離（秋風黍離，慨宋室之多事），肉食者鄙，予以爲家父之譬，不報而求獨善，非夫也。故未弱冠來遊京師，底幾仕

助明主攘除蕩寇然後從赤松遊耳（昔張良從赤松子仙人遊）既不能萬念灰冷況離虛坎寔逝者如斯猶隱忍求能酒瀾其心昫亦有說盖昫未能棄夫人間事也昫見夫為臣不忠為子不孝者忌食其肉而寢處其皮也（失天日而謀◎是真正英◎雄部）久矣故嘗午夜披髮仗劍歃刺臂血申盟於天曰四維上下十方三有臣而不忠者臣願得而殺之有子而不孝者臣願得而殺之潛心腦後誓願飛行太丹風秋有淚如雨誠欲修頑仙之術而後知耳故飲酣膽張目眦盡裂嘗有詩曰娶妻須弱隱虬髯要人肝（虬髯嘗入所食之日此世上負心人也）又曰燕趙多奇士我欲載酒遊邯鄲庶幾一笑倘相遇何處人間無白[illegible]誠不知其不可也天巧其逢遭遇先生恭惟不捨慈悲也以大藥此嗜蠱心而尚持猶豫者誠未忘夫人間事也萬一可教乞露糟粕（意氣勃懇◎篤摯）如其玄道浸遠用志徒辛郎望早示瓶影（良馬見鞭影便走）昫不敏尚能高臥壺公一然（不人也 壺公仙下不）至效田子春呱呱兒女聲也吁昫亦人傑也哉惟先生高冒意焉

丘毛伯評　觀其文意氣激昂有忠義之概非徒溺志於神仙者抑忠孝即神仙也

浮屠異教

張子

浮屠（佛也）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開此之迷醒人◎之夢高談◎正論中流之◎砥柱也）鬼乎以人生為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或者指游魂為變為輪迴吾儒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說熾傳中國（漢明帝時人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己為引取淪胥（陷溺也）其間指為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君子反經而已矣）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于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楊復所評　萃天地山川之氣生則為人死則為神中國有中國之人則中國有中國之神矣必取西方既化

之人入中國而神事之乎

釋氏妄意天性　　張子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于一身之小溺其志于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上下四旁）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莫知所從來也）

郭在中評　評天地日月爲幻妄此天地日月之所必

刑也故佛氏無後今之學佛者皆子天刑者也

鬼神與論　　上蔡子

謝上蔡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爲智事此者爲仁惟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典（謂祭祀之典）祀典之意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鬼神之情狀豈不昭昭乎何也人以爲神則神以爲不神則不神矣（見神惟在人而已矣）知死而致生之不智知死而致死之不仁聖人所以神明之也

揚復所評　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見神人一道生順者死安事人忠者事鬼享也妙哉人以爲神則神人以爲不神則不神之語也

釋氏兩端　　鳳洲子

愚者徇跡智者厭跡釋氏挈兩端而君之其術足以愚愚者而智智者愚愚也智智亦愚也故夫釋氏出而天下茅靡矣

李卓吾評　愚愚智智見智愚者皆爲釋氏所智愚也若夫不愚不智中庸之聖人則釋氏茅靡矣

眞有眞無眞實眞空　　胡子

老氏既說無（道德經云無之以觀其妙有之以觀其竅）又說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混混沌沌其中有物則所謂無者不能無釋氏既說空（心經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又說眞性在天地間不生不滅超脫輪迴則所謂空者不能空吾儒說有則眞有說無則眞無說實則眞實說虛則眞虛蓋見道明白精切者也以理論之此理流行不息此性稟賦有定豈可說無說空以氣論之則有聚散虛實之不同聚則爲有散則爲無若理則聚有聚之理散有散之理何嘗無也氣之有形體者爲實無形體

者爲虛理罔無不實也老氏言有生于無佛氏言死而歸
其不識此身如何生言自無中生耶不識此身如何死言
死而歸眞耶大生有生之理不可[illegible]以死而眞將以生
爲[illegible]眞耶

蒼佰玉評　辨得倒難得倒壓得倒道釋祖師想當剖
舌自悔失言矣

幻說類

舜無所有　　莊子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

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
委積聚意委形自四大假合言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委和自陰陽交道言性
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委順自承天生言孫子非汝有是天
地之委蛻也弄脫自此身脫化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
知其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彊陽言天地運動之氣也又胡爲得而有
邪

日晞芳評　一切以所有歸之天地自是至理自是實
語然必一切委之是率天下于無用流入苦空者也此
所以爲幻也若舜承問答之幻乃寓言之瑕者[illegible]不貴

也

孔子問道　　莊子

孔子問于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戒疏
瀹疏瀹洗濯也而心澡雪而精神澡雪潔習也掊擊而知掊擊去其智想也夫道
窅然窅深貌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崖略各粗略也夫昭
昭生于冥冥有倫生于無形精神生于道形本于精而萬
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
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于此者四枝彊思慮恂
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而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

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者其道與

楊復所評　傳言孔子問禮于老子未聞孔子爲問道
也莊子此語話頭人皆罪其侮聖愚謂蒙叟但借以供
其奇幻之筆不如是不爲奇詼諧之口小心自可原也

孔子求道多未得　　莊子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illegible]聞而不[illegible]聖人空空[illegible]
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
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illegible]是莊子設辭之[illegible]
[illegible]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度數五年而未[illegible]

而不與物糅，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心志專於內，通達耦于一，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渾然而往，逯然而來，（逯然猶忽然）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忘其五藏，損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爲而成，不治而辯，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耀，如景之放，以道爲紃，（紃猶循也，與道相循也）有待而然，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容與，其心以）而物無能營，廓惝而虛，（廓大也，惝怳也）清靖而無思慮，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毀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嬙西施猶顛醜也，以死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同精于太清之本，而游于忽區之旁，（忽區，恍惚無形區也）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行，契大渾之樸，而立至清之中。

李光垣評　淮南全學南華，如此段語語欲肖，但彼天生峻拔，此傍門而入，奇特趨忽，終覺雲泥。

乘雲御氣　謝璞子

聃官於柱下，（老子爲柱下史）莊周隸于漆園，（莊周爲漆園吏）許遜宰于旌陽，（許眞君爲旌陽令）梅福尉于南昌，皆見時無以異于世人也。

其精神內固，寄行外見，隱化淪景，（隱其作，淪其形）登霞駕鱗，龍咎鸞雀，乘雲御氣，鼎風鞭霆，登崑崙，參則群鶩者鷹聚，歎如鼠殊，不知其身羈樊籠而志在霄漢。噫，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籬下燕雀，徒自啾啾耳。

葉曾成評　取老莊之文，就老莊之意，以形容老莊之人，其文似，其意似，其人亦似。

采眞訪道　冥寥子

余將開耳目，舒神氣，窮九州，覽八輿，（即八方也）采眞訪道，問冥濛，無借空絡，廣莫窮此微妙，余將與至人尋雲芝，覓石髓，御風騎氣，飄渺而遊，隨歸而掩闔耳目口鼻手足，任造物者寘我于何處，曾不可爲罣礙，庶幾了此大事。

王奎徵評　任造物者致我于何處，此言最眞實，最幻，從莊子脫化得來者，俗士不能也。

帝都天所　觀海子

太虛爲輿，駕言而馳于帝都，（寓言之詞）太玄爲肆，隨輿而飲于天所，榮矣哉，匹夫之志，妙矣哉，甚乘之居，可以先天而生，可以後天不死。

葉曾成評　宗老宗莊，術肖何宋，方能下此數字。

一片心爽神飛恍如騰躍天外

魍魎問影　應貞子

魍魎問于予影曰（魍言也　質言也　靜而會之如今之靈聰）君英達之人聰明之子學苞六義文兼百氏（月出獨坐　寒評上）贖道家之秘言（贖多也　秘隱也）採釋部之幽旨既處恭于中饋又希慕于前史不矯枉以干名不毀物而成己伊淑德之如此即精神之足恃何故龐厖姿貌洞其精神煩冤枕䏶憔悴衣帶子惟形兮見寄形與子兮相親何不誨之以崇德而教之以自淪與萊妻之樂道殊鴻窗之安貧豈痾疾而無生賴將徵聘而欲忘身今節變歲移臘終春首

晴光于郊甸動暄氣于梅柳水解凍而繞軒風扇和而入牖固可觸愛釋疾怡神養壽何黙爾無營自貽伊戚（禮致謝　謝欲）僕于是勃然而應曰予居于無人之域遊乎魑魅之鄉形既圖于夏鼎（夏鼎刻鼎以鎮神姦有魍魎之形）名又著于蒙莊何所見之不博何所談之不長夫影依日而生象因人而見言談之足曉何節物之能辨隨晦明以興滅逐形骸以遷變以愚夫畏影而蒙鄙之性以斂智者視陰而遲暮之心可見伊美惡兮由己（一當去談）影何辜而偶遭且余聞至道之精窈兮冥至道之極昏兮黙達人委性命之脩短君子任時運之通塞者不能綴評品不能惑喪之不以爲喪得之不以爲得子何乃怒余之不賞芳春責予之不貴華飾且吾之冰操寒子智之業測（設爲問答　忽然詞致可人）言未卒魍魎惕然而驚歎而起曰僕生于絕域之外長于荒遐之境未曉智者之處身是以造君而問影既談玄之至妙請終身以藏屏

徐大生評　夫人之影亦人之魍魎也魍魎固不能以責影影亦何以答魍魎達乎此義則莫若兩相忘于形質之表雖然吾儒行不愧影斯可以袪魍魎不然則鑠出自人門寔已入于鬼域

妙境遊　紫陽子

白雲紫霧之外（種種變幻　如海市江臺）爲常寂光國國有戒州禪那縣縣有無何有鄉（設言境界只是無物之心）鄉有涅槃里此中有空虛之殿解脫之樓真如之亭圓覺之宮神通廣大之堂其真人坐焉真伊天（君也）其中有菩提之園無相之圃幽玄之洞功德之林其真人遊焉此中有慈心之江清淨之泉平等之岸其真人淡焉真人之于此也安如海上三山洒如江心萬頃湛如春空白雲瑩如秋潭朗月油如淡鎮山谷皎如冬雪霏霏爽如桐開曉[illegible]而[illegible]亦不知其此處爲何如

現此身是何如人此候是何如時也許有識視之更可䏏之臣掌味之使奔佚之羣雜然何真人出遊（此言耳目之引心而出）
真人覺而曰爾輩將欲使我合此而歷五蘊之山乎而泛六塵之海乎于是一麾慧劍斬此數人（慧劍即吾儒四勿）真人如如然申申然于涅槃理無何有鄉戒州禪那縣常寂光國白雲紫霧之外（○收○奧○奇）

袁石公評　若在儒學只是不着一物一句便是却遣出許多玄言妙景真仙風道骨之文

名言名理類

天地無終始　莊子

冉有問于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耶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又問又答○山外有山之○景）冉有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昧然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日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耶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子孫即太極圖四象成男成女之說總歸于無極也）冉有未對仲尼曰已矣（已矣者言此理終不可知付之不論可也）

馮具區評一　莊生嘗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者蓋二氣之先聖人亦存而不論也蓋宇宙間固有一種不可思惟不可擬議的道理此類是也

死生夢覺　莊子

瞿鵲子問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孔子）聖人不從事于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不緣道而行道也）無謂有謂（精妙之談）（不言之言）有謂無謂（無言而言）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明）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為女妄言之女以妄

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為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衆（句法貫千古）（藏色奔一時）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若喪而不知歸者邪（若喪是少年遠離鄉土而不知歸者）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透骨語）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

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顧涇陽評　此莊生齊物論也其意以生死等之夢覺見宇宙之間往往來來生生不息總是一個循環何矜何矜而役役貪生惜死乎此真是名理名言世俗之所不解者

苦逸相襲　列子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不趨役者侵晨昏而不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呻呼音神吟下同）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昔昔夜夜也）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懃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分別也）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昏昏惷也成宮闕佇細思量都了也）昔昔夢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啽囈呻呻吟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夫（葉樂極哀生故覺之所美夢或惡焉）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耶

潘羲繩評　此亦明覺夢不異苦樂各適一方則役夫憨于晝而逸于夜尹氏樂于晝而勞于夜理苟不同未足相跨也

能言不能行　列子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言立斃）己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透切之論）凡人有術不能行生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為不能言生術哉

湯若士評　學者能言不能行問者聞言即能行見迷悟各在人也然取譬覺無甚妙處特錄之以為人之不納言者規耳

不見生死　關尹子

庖人羨蟹遺一足機上蟹已羨而遺足尚動是生死者一氣聚散耳不生不死而人横計曰生死曰有死立者有死坐者有死臥者有死病者有死藥者等死無甲乙之殊若知足之士不見生故不見死（理如貫珠）

申瑞泉評　生死一氣耳其間奇奇怪怪殊殊絶絶是一氣聚散之異惟與之相忘者視之如一

吾心可作萬物　關尹子

關尹子曰古之善揲著灼龜者能于今中示古古中示今

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一中示多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拆不可合不可喩不可思惟其渾淪所以爲道（憤辟之談理明致透）（神妙不測之謂道惟神故靈所謂誠）（箇蘭抽繹精而明也）曰水潛故蘊爲五精火飛故建爲五臭木茂故華爲五色金堅故實爲五聲土和故滋爲五味其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一不可執謂之非萬不可執謂之非五不可執謂之非一或合之或離之以此必形以此必數以此氣徒自勞爾物不知我我不知物（天下之道非萬非一非一非萬何物何我何渾渾淪淪不可執著執之者敗矣）即吾心中可作萬物蓋心有所之則愛從之愛從之則精從之蓋心有所結先凝爲水心慕物涎出心悲物淚出心愧物汗出無暫而不久無久而不變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相攻相尅不可勝數嬰兒蘂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此物有非此物存者

董思白評　文始眞人談道多以五行爲言蓋天地之間不過五行生尅始終循環此生生之妙而吾心之神可以配之則人心之所以爲妙也

奇鬼扶醉　呂子

梁伯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侄昆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誚讓）吾爲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于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譆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于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旦之市（或有從聚人情多類此）

而醉其眞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逝迎之丈
人望其眞子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于
眞子夫惑于似士者而失于眞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

王荆石評　此篇說奇詭能爲似以亂眞見疑似者不
可不察奇論駭人

食之道非細　　譚子

宛蜒曲曲眞寶自露

爲巫者鬼必附之設像者神必主之蓋樂所享也戎狄之
禮事毋而不事父禽獸之情隨毋而不隨父凡人之痛呼
毋而不呼父蓋乳哺之教也虎狼不過于食肉蛟龍不過

于食血而人無所不食所以不足則鬬不與則叛鼓天下
之忿激烈士之忿食之道非細也

曾元賛評　民事之急無甚于食一日不食則憊二日
不食則病三日不食則死故王者當足民食不然禍由
此起其何以謝之哉

食迷　　譚子

民有嗜食而飽死者有夢食而鞭死者有感食而義死者
有辱食而憤死者有爭食而鬬死者人或笑之殊不知宦
所以務祿祿所以務食貨所以務財財所以務食而宦然

議論宏浩

矯佞諂諛而律死者死于法由求食而貿以波濤江海而溺死者
死于水也由求食而而不知所務之端不知得死之由而還怨于誰
流歸咎于江海食之迷也

陳二何評　易頤卦象曰君子節飲食而魯論鄉黨亦
區區紀及飲食誠以其迷人而聖賢之愼之也

食化　　譚子

庚氏穴池搆竹爲凭檻登之者其聲策策焉辛氏穴池搆
木爲凭檻登之者其聲堂堂焉二氏俱牧魚于池中每凭
檻設餌魚必踊躍而出他日但聞策策堂堂之聲不投餌
亦踊躍而出則是庚氏之魚可名策策辛氏之魚可名堂

評玄淡可有趣

堂食之化也

黃經甫評　物之知食者尚可化况治民者可獨不然

造化孕育之異　　譚子

胡夫而越婦其子鼻面而蛙足蠻夫而羌婦其子拗鼻而
昂首此段言人之可異梨接桃本強者其實毛梅接杏而本強者
其實耳此段言物之可異以陰孕陽以柔孕剛以曲孕直以短孕
長以大孕小以員孕方以水孕火以丹孕黃小人由是知
可以爲金石可以爲珠玉可以爲異類可以爲怪狀所造

千態萬狀総一造化

化之道也

侯晉陽評　天地人物尚且漸染則可以一口而不與君子相砥礪哉

道妙混沌　　譚子

老楓樹名化爲羽人道人朽麥化爲蝴蝶自無情而之有情也賢女化爲貞石山蚯化爲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是故木土金石皆有情性精魂魄（語如清泉湧出）無所不至神無所不通氣無所不類孰爲彼孰爲我孰爲有識孰爲無識萬物一物也萬神一神也斯道之至矣

王奎徵評　盈天地間皆物也盈天地間物皆神也盈天地間物之神皆道也道也者太極之謂也

名實相副　　抱樸子

官達者才未必當其位譽美者實未必副其名（談揭西子談趣極）故鋸牙不能咀嚼箕舌（南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不能別味壺耳不能理音橋鼻不能識氣釜目不能攄望舒之景牀足不能有尋常之逝

梁曾成評　天下有奇巧亦有奇拙若此數者誠天下之奇拙者也

見利忘害

首滑去蚤虱而來蚰蜒礬石止齒髓之痛而朽牙根腓痛雖彌必生後患此取小利而忘大利惟去輕害而負重害也（翻美如黃鸝巧舌）瘕疾壝胸而不敢鈹蠆尾螫噬而不敢斫非好疾而愛毒以鈹斫之患甚疾螫也酖酒（毒酒也）盈卮渴者弗飲非不渴也飲之立死銷金在爐盜者不掬非不欲也掬而灼爛虓虎在前（詩註虓虎之自然也）地有隋珠雖貪如盜蹠則手不暇拾懸轂向心路有西施雖淫如景陽則目不暇視（深妙奇目）非不愛寶而悅色而不顧者利淺而患急也昔有美錦于市盜于衆中而竊之吏執而問曰汝何盜錦于市中對曰但見有錦

不見有人（即入市攫金見金而不見人之意）故取之耳（作法至此又疾徐中節）若斯人者瞭于利而忘于害黃口以貪餌而忘害故擒于羅者異鵲以見利而忘身且怵于莊周（莊周遊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翼七尺目大徑寸感周之顙而）

梁子是以智者見利思難闇者見利而忘患思難而難不至忘患而患反生以是觀之利害之道去就之理亦以明矣

王芝提評　夫有利必有害利害之際見之貴審彼見小利而忘害者是未達剖身藏珠入市攫金之說也嗚呼此惟可與智者道也

隨時

劉子

霜飆慘烈，周棄（后稷名）不耗禾；炎氣赫曦（赫曦，烈日也），曾明不褻裘。知時不可也。貨章甫者不造閩越，衒赤舄者不入跣狨（跣足）。狨人徒知俗不宜也。故救饑者以圜寸之珠，不如與之橡拔；貽溺者以方尺之玉，不如與之短綆（綆，索也）。非橡綆之貴而珠玉之賤，然而美不要者，各在其所急也。方于饑溺之時，珠玉寧能救生死哉？是以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壺，瓠也，大舊波瀾驟起來水），貴賤無常，時使然也。故明鏡所以照形，而盲者以之蓋巵；玉笄所以飾首，而禿嫗以之挂棧。非鏡笄之不美，無用于彼也。

（盲以鏡爲無用，禿嫗無用于玉笄也。）庖丁解牛（見莊子），適俗所傾；朱泙屠龍（巧於琢山背），無所用。功苟乖世務，雖有妙術，歸于無用。故老聃至西戎而效披言，夏禹入裸國忻然而解裳（出淮南子），非欲忘禮，隨俗宜也。墨子儉嗇而非樂者，往見荊王，衣錦吹笙，非苟違性，隨時好也。

湍義耀評　時有所適，俗有所宜，用不適于時，則雖珊猶虛也。說來物之不適于時用，儒有奇處。

務大不屑小

劉子

夫曲思于細者，必忘其大；銳精于近者，必略其遠。由心不並馳，則事不兼通。小有所係，必大有所忘也。故仰而貫針，望不見天；俯而拾虱，視不見地。天地至大，而不見者，眸掩于針虱故也。是以智者知小道之妨大務（注者曰：猶其志不同也，欲論要到底神妙），小察之傷大明，損棄細識，舒散性情，以斯觀之，人有小察細計者，知其必無遐志廣度，亦可明矣。奚以見之？夫觀焦堯之節，知非防風之脛（防風氏身橫九畝，其胎節專車，禹會羣臣于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戮之）；視象之牙，知其大于豕也（象牙大細）；見狸之尾，知其小于豹也（而豹尾多，狸尾小）。故覩一可以知百，觀此可以明彼。是以蹄窪之內，不生蛟龍；培塿之上，不植松柏（莊子云：培塿無松柏）。非水土之性，有所不生

乃其營宇隘也。數粒而炊，稱薪而爨，非苟爲艱難，由性褊悋而細碎也（無一句疏）。項羽不學一藝（羽欲學萬人敵，一劍之任不足學），韓信不營一飡（家貧乘釣城下，不營于一飡），非其心不愛藝，口不嗜味，由其性大不綴細業也。曾子植羊，非性闇惷，不辨方隅，以其運大，不習小務也。智伯庖人亡炙一篚，而即知之；韓魏將反，而不能知；邯鄲子陽園亡一桃，而即覺之，其自亡也而不能知。斯皆銳情于小而亡大者也。

汪石臣評　人之務大者，必不屑于小計；察察于小者，必無標度明矣。故遠慮無涯，換之異禍人狹苛細之情

此直臨之別不可不察也

虛名敗實　劉子

黄軒四面非有八目夔之一足必有獨脛周人玉璞其實死鼠（鄭人謂玉琢者爲璞周人謂鼠未腊爲璞周人遺鄭賈人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璞乃鼠也）楚之鳳凰乃是山鷄愚谷智叟而像頑稱（柳宗元謂居溪上更爲之愚溪）黄公美女乃得醜名（齊奢　突出）魯人縫掖實非儒行東郭吹竽而不知音四面一足本非真實玉璞鳳凰不足定名魯人東郭空濫美稱愚谷黄公橫受惡名由此觀之傳聞喪真翻轉名實虛信傳說即似定真傳野丈人謂之田父河上姹女謂之婦人堯漿禹糧謂之飲食龍肝牛膝謂之爲肉（世之以名責實者種種如斯）掘井得人謂言自土而出三豕渡河（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巳害矣）云彘行水上凡斯之類不可勝言故狐狸二獸（九尾狐玉面狸）因其名便合而爲一蛩蛩駏驉（駏驉乃義獸也）其實一獸因其詞煩分而爲二斯雖成其名而不知敗其實

黄玉崖評　有名無實傳聞失真世間荷妄誠有如此是以君子不貴道聽而途說也

鄙名敗義　劉子

昔畢萬以盈大會（晉作酌以）偶逢霸以其名有善惡也

水名盜泉尼父不漱（孔子過于盜泉渴矣而不飲○出尸子）邑名朝歌顏淵不舍（朝歌[illegible]之邑[illegible]爲朝歌長）里名勝母曾子還[illegible]（[illegible]不過勝母）之里（出淮南子）亭名柏人漢后夜遁何者以其名害義也

王奎徵評　名之鄙者君子所不道以因名害義也

定心無出入　玄策子

玄策遊方至河朔聞隍之名（策與隍皆修佛者之名）造菴問曰汝在此做甚麽隍云入定（僧人坐化爲入定）策云汝云入定爲有心入耶無心入耶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隍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汝心自定何云入定

徐大生評　有心無心終是有有無之心隍曰入定時不見有無之心此化境也策云既不見有無則亦無出入何爲又說入定此化境之化境也

夜氣當養　貞子

子盍觀夫冬之爲氣乎木歸其根蟄坏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闢之基正者元之始而艮所以爲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才三百

六旬之積，故冬；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以冬比夜，是得景得則。天壤之間，羣動俱闃，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爲宗。必齊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慾自放于寐寤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人身一小天地，可知此說）翼容一息之間斷，而昏明易忽之際，猶當致戒謹之功。（此恭氣之淡也）蓋安其息，所以爲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此得氣之力也）本既立矣，而又致察于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此言以晝固其夜）孟子之所以戒晝梏也。然知及之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奚庸。爰作箴以自砭，當凜凜而瘝瘝。

徐笠叟評　夜氣之說，創自孟子，此惕人心之藥也。以此自箴，發明前賢之遺教，而文詞春鎔，粹然大雅，絕無涂紐之態，可以千古朗誦。

理象無間　　薛子

（總是一段至理）

體用一原者，蓋無聲無臭者體也，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具于其中，（萬有皆含于無也）故曰一原。顯微無間者，蓋天地萬物顯也，而無聲無臭之理無不具于其中，故曰無間。體與微皆以理言也，用與顯皆以象言也。理中有象，象中有理，初無有毫髮之間也。體用一原者，先言體而用在其中；顯微無間者，先言用而體不能外也。（至理名言）

徐筆洞評　會得此旨，則宇宙名象非粗，神化造命非杳。昔朱夫子謂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或問太虛，程子亦云無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是朱程之言有無虛實，可以示儒者之的矣。可怪哉，老佛二家造說以惑人心也。

溺情世利　　羅山子

天地間之勢利，等于雲之變滅之浮耳。世之痴兒騃息，金穴銀塢，（鄧通銅山，郭況金穴）銅山不自掩，其冰山（唐人倚楊石如冰山）既摧，反謂肉譜之可傳。嗟夫！梁空燕去，門鎖鴉還，此何景色耶？壯夫爲之一慨。

顧淳陽評　銅山非富，華門非貧，苟非宇宙間奇人，莫識此中情事。

境付無心　　扶搖子

宇宙以來治世者，以[illegible]

[illegible]

無心。醒亦無心。吾對境莫任心。對心莫任境。如是已矣。

知其他

劉青岳評　做得此是人間奇人。語得此是文中奇文

身大形寬　　　　攖慧子

天為吾蓋。而吾心足以蓋天。張天之蓋。蓋吾者是徒知身在天內。而不知有天外之身。身居天外。覺天小而身大。此言心之神足容天也。地為吾輿。而吾心足以輿地。輾地之輿。輿吾者是徒知形在地上。而不知有地外之形。形遊地外。覺形窄而形寬。此言心之神足以載地也。

王奎徵評　人心徑寸耳。可以益天。可以輿地。信哉。天下莫神于心也。

生人大迷　　　　冥寥子

余觀于天。日月疾于弾丸。嘗其鞍轡而西。岩雖有拔山扛鼎之力。不能挽之而東。雖有鯛魟路海之精。不能輸之而東。崦嵫没没。長繩莫繫。古今以為長恨。說時可惜。而我吐板云。此言日月易逝。以見人生易老也。余觀于地。高崖為谷。深谷為陵。江湖湯湯。日夕東下。而不止[illegible]也。余觀于萬物。陰陽所摩。[illegible]

搖搖叛枯。顯落乃滅。如斷梗[illegible]前浪推而後浪逐。莫知所泊矣。嗚呼。命無百年之固。而氣作千秋之想。身坐百火之中。而心嘗天地之間。其謂之何。

涑居一評　形骸告倦。而心不休。欲火推人。逝于東。日西傾。試看逝波風燭。迷乎醒乎。

虛擲半生　　　　覌子

鼠齧枯藤。問其命根固不固。蠅觸曉窗。問其見地徹不徹。數點寒鴉虛擲半生。於逝波。起坐中夜之明月。

曾元贊評　命根已不固。見地猶未明。徒自苦耳。看下兩句。如出火坑中。食清涼散。

丈夫無上勝事　　　　覌子

天地如許大。萬物如許夥。多人身不過七尺。元會運世。計十二萬年。如許長。人世不滿百年。以百年之光景。入十二萬年間。不啻電光石火。滅也。言易以七尺形骸。寓天地萬物中。不啻九牛一毛。萬馬一嚴。小也。言其能于此。勘破生身世之樞機。開乾坤之隻眼。孰得孰失。何去何從。不取憐。市兒自失。丈夫無上勝事。

語入時調　扒鋒透骨

楊[illegible]評　人生能自樂。便是最上勝事。彼奔走于名

利之中者皆併市兒也失自家大丈夫矣

廉取仁施　　祝子

世知銖銖兩兩身爲撲滿（撲滿入錢之器有入而無出）入而不出以爲遺之子孫不知以天地爲家常廉取仁施施于不報乃所以遺吾子孫也以前之所遺遺鬼神發其藏而失也若流以後之所遺遺子孫焉司其邪而反之若寄

曾元贊評　語云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不如積陰德于冥冥之中正與此互相發

官品士品　　祝子

官品品之一朝定命自天士品品之百代造命自我士君子（振衣千仞似之言）窺天先之天閱人中之人審物外之物（謂道德也）思身後之身（謂聲名也）何短何長何在何亡定不以彼博此

楊拱北評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區區一朝官品何能及百代士品高人俗吏自此分矣

丈夫關係世間　　秋園子

所貴乎丈夫者抱淵然之思挺浩然之氣（爲霖爲濟川副治水土）爲稷播穀爲說（即傅說也）布霖濟于八荒爲姬公旦施行四書所得功習章句粘束青紫局局爲世間無所關係人

顧九疇評　道理透文章自奇文章必關係許大須[illegible]之文

白晝攫物　　龍門子

晉人有好利者入市區焉遇物即攫之曰此吾可羞也此吾可服也此吾可資也此吾可器也攫已即去市伯隨而索其直晉人曰吾利火熾時（利火欲心之火也熾多也）雙目蒙熱四海之物皆若已所固有不知爲爾物也爾幸與我我若富貴當爾償市伯怒鞭之奪其物以去傍有哂之者晉人戟手駡曰世人好利甚于我往往百計而陰奪之吾取之白晝

豈不又賢于彼哉何哂之有（精抄語）

丘毛伯評　陽攫陰奪此語講盡世上人那等手筆撰出這等奇人做出這等奇事吐此這等奇語奇文奇文

世人多溺（假嘆生議論）　　龍門子

竊怪夫世之溺也金稍少匱則貞廉爲笑（言貧則廉者被笑也）貧窮綏弗加則賢豪爲譏（言賤則賢者被譏也）譽常積于榮餘毀多來于困極聽勝婦女擬劇孩稚此則在人乃爾于我躬無涉也其亦莞而麾之

包儀甫評　此等情態能奇我猶無涉亦是世間希奇

子出世間上上者

立功立德　闇然子

漢之東都諸仕人以危言傷國家之元氣（東漢如俊廚顧及皆激成黨錮）
（一沙論）是以一意氣爲節義宋之鵞湖諸學人以執見傷吾道
之元氣（宋陸湖講學不合理學始聚訟不歸一）是以意氣爲理學立功立德
須量其意平其氣以收天下之公

陳眉公評　盛氣最害事正氣亦未得計不若平氣平
則能和天下之氣故能收其公

與亡在德　弇洲子

（堪爲人君座右銘）
有德易與無德易亡凡都會然也謂長安（地）險難亡乎秦何
以二世爲洛陽（地平）易亡乎周何以七百故四海而朝宗京
室可無版築矣四海而土崩金湯晚矣

莊九微評　在德不在險此憂盛危明語也然中興再
造之基地利亦不可少

閒人得閒中趣　達化子

丁并點春不知春從何處來一葉驚秋未審秋從今日到（以此字起閒字妙）
忙人終朝忙不惟富貴功名忙即道德文章亦是忙中事
閒人終身閒不惟靜坐幽栖閒即披吟躑躅皆得閒中趣

藏石水評　閒中有忙忙中有閒世間偏有此境有此
事有此理有此心有此人在人自擇

至文在我　岡東子

太羹也玄酒也朱絃洞越也（遺味論禮）後世曰不文古人以爲有餘
味有餘音也茅舍圍以綠陰短墻映以山嵐如玉之人對
之自觀何如耶

郭士俊評　無味中得味無音中得音無景中得景奇
味也奇音也奇景也

亭上得心　蒼琅子

觀之先儒嘗言曰飲茆亭月酌盡古來天地心（飲茆亭月之語出神）
（隱說）噫一茆亭可以盡天地乎（又幅千里）天地之大又可以一酌盡乎
說者謂其天機活潑心境也乃道境也然則人心能會道
豈必情致玄邈即今之謫適者亦一亭耳而其間天機相
映亦可以想見前人之趣故夫斯亭之交翠也（芳色內雅）孰非是心
是道哉試觀其芳蘭綠竹玉女蒼公（玉女女蘿也　蒼公松也）天者喬
者莫非天地授其色是物象之翠自天地交也象交于吾
心之天地而天地之翠又自吾心交也以吾心活潑瀟傲
其間覺鄭圃花開（鄭圃列子所居）漆園蝶舞（漆園莊子所居）歸庾樓而

明千里遊梁苑而雪滿群山此果何如襟期哉嗟夫氛壘自撥太虛自開領于我而柳染可也（李四夢九烈君以柳汁染其衣）薜蘿亦可也此中光景真可以一酌老天地矣玄澹之趣豈惟周氏之亭可相上下即茆亭風致而天命之心與古人之心俱可以此交翠亭上得之（天命之心數人之心意趣並於此文得之）

徐大生評　此君曾構有閒軒盤咏其中有云溪聲送響爽氣浮光其成一種閒趣天地運四時而不撥則天地閒人心守大道以委蛇則人心閒嗟乎晚近以來紅

没足矣顧有遠趣如蒼琅子乎每讀其書令人邈然玄勝

生死類

有生必有死　楊子

問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也曰德故爾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得爾曰殘賊或壽曰彼妄也君子不妄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付之天命細微極）

馬君常評　觀此段文死生壽夭莫非命也

死與生一往一反　列子

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見存亡往復無窮已）

田豫陽評　死之與生一往一反言自生而死猶往之必反死于是者安知必生于彼此便是佛家今生來生前身後身之說也

自生自死　列子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長江大河封之津涯）（奇詞奇致）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已耳

王鳳洲評　貴賤厚薄無與于壽夭此語似若反常而非反常其言似若逆理而非逆理

欲生惡死　荀子

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故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法也（讀之可以一死生）（動不及）

顧廷瀾評　此段論心當以理爲主不在于欲之多寡

文更亥勁

死賢于生　桂巖子

彼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獲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

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可爲忠孝作勸）當此時死賢于生也

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

歸震川評　絕好詞命

死者猶可藥　封龍子

扁鵲曰吾不能起死人（賈誼）直使夫當生者起死者猶可藥而

況生乎悲夫罷君之治無可藥而息也

李卓吾評　起死回生的扁鵲長技

生于憂勤　東萊子

世之死于酖者乎萬人而一人耳（爲酖所毒者至少）死于宴安者（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天下皆是也（死于宴安者甚多）宴安之毒至慘至酷（毒盡古今天下之人）無

物可譬以非（雖酖不足）仲姑就世之所畏者爲譬也（酖毒世人但知可畏）

故借御借此以譬之地之（車行于地）莫仁于羊腸（羊腸）

所嘗側未令言其人也

山名其地至而莫不仁于康衢（行于康衢）水之于舟（行于水者）

險能敗人

莫仁于瞿唐至險能溺人而莫不仁于谿澗（瞿唐峽名其水）戒險則

念（羊腸瞿唐之險人皆知戒）玩平則覆也（人皆玩忽）而之

而保全其舟車所以爲仁

此舟車所以生于憂勤（全人之生）所以死于宴安（迷人之所以死）

爲不仁也

理明甚人所以不知畏者特習之而不察耳端居之暇無事

之時嘗試思之（其）使吾志衰氣惰者誰與使吾功隳業廢

者誰與使吾歲月虛棄（文勢加流）者誰與使吾草木同腐者誰與

吾縱欲忘返而流于惡者誰與使吾弛備忘患而陷于禍

者誰與自棄之根皆宴安之爲也（答言六者其棄而宴安其根也）

郭在中評　玩六箇誰與以更端設問見人之敗皆

安爲之也

蹈之以死不有其生　郁離子

三峽之驚湍望而知其能覆舟也而蹈之以死者不有其（亦見玩心所使）

生者也知泥之樂而不知風之可畏者未嘗夫險者也

郭士俊評　詞淸意爽讀之不覺神蒐飄蕩

正編

脩身類

至道治身　莊子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茆（茆與茅同），閒居三月，邀廣成子順下風，膝行而進（廣成子皆寓言之名），再拜稽首而問曰：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善哉問！吾語爾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如此是清淨），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愼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我爲汝遂爲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懸河之辯），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愼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而吾形未嘗衰。

董思白評　莊生祖老子之學，故治世治身都要清靜。莊彼立言不免有偏，在儒者善悟之，用以保身，都是至理。一篇之中，妙處全在神字，惟神全故身全也。

至德衛生　莊子

南榮趎（趎音朱）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脩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

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更進一步矣），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

史聯岳評　見子一篇，極得衛生宗門，至推至至人至德一段，則孔子所謂天者壽之理也。妙甚佳甚。

解牛得養生　莊子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此皆莊子敘言），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

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
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
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
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
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
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
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

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
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
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
之言得養生焉

郭士俊評　篇中大意以刀比生以善刀比善生而所
以善處在以道不以技蓋技者才也才足以殺身道者
德也德足以延年庖丁順道而解牛故能善刀聖人順
道而處世故能善生此一篇寓言意也而養生一句結
末方揭出尤是古人文法深處非能文者不恍也

莊子

真君不可使芒

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而皆悅之乎其有
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
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
君存焉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
與物相辨相靡其行盡
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自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
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

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
也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袁了凡評　真君者真心也人生之生死惟視此心之
存亡耳此心存則生亡則死其可以一刻使之芒而不
求其惺乎

列子

全德者無變

紀渻子爲周宣王養鬬鷄十日而問鷄可鬬已乎曰未也
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
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

受矣彼命敵而我不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不以血氣者矣
之異鷄無敢應者反走耳（德全者非但已無心乃使外物不生也郭象曰養之以至於全）
者猶無敢于外況自全乎

焦漪園評　養德至于全萬物俱忘聖人心體原自如
是太鷄之喻甚切當而參參數字文氣文機俱妙

德盛不與物競　莊子

楊朱南之沛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
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與至人遊而不能去其矜誇故曰不可教者也）楊朱不答
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嘆曰

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閒是以
不敢今夫子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
與居（何所居處而睢張若此）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處卑而守約則不與物競）
楊朱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
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厚自藏異則物憚之也）其反也舍者與
之爭席矣

眘赤水評　此段大意乃祖老莊而為之者卻下惠之
和立意亦是如此看來老子重虛無而一意以自下為
主則亦不免有心于矜持而未能化者矣

道不可有私心　列子

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
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故據有此身而問）曰是天地之
委形也生非汝有天地之委順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
蛻也（氣自委結而蟬蛻耳）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
非知而為之也天中來天也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齊之國
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
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
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

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
贓獲罪沒于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
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
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
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
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
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
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
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

罪孰怨哉（人有其財我犯其私所以致禍）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已

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

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若其有盜則我身非我有天地之一物不得私而有之若其無盜耶則外物不得異也）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

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

故得罪（公者對私之名無私者是則公名滅矣今若有公以犯天者為公犯人者為私於理未一身不得不直所犯之異志耳未非公）

私者亦盜也（公私者亦盜也一一物理不得不）公公私私天地之德身即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耶孰

（不聚而復欲詰之非公公私私天地之德身即天地之一物孰為盜耶孰）能去而無心者也

今所愛各天地之間生身耳

李無公私理無愛吝者也

為不盜耶（天地之德何也自然而已何所歷其公私之名公私之名既廢盜與不盜理無差者也）

李卓吾評　此列子寓言以儆世之偶道學者耳末段

言私者固偽即公者亦偽也讀者當知其意文字亦閒

雅脫利

脩身配堯禹　　　　　荀子

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脩然整飭貌言見善必自整飭使存于身也）見不善愀

然必以自省也（愀然憂懼貌自省其過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

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惡也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

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

友必以致惡其賊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誡雖欲無進得乎

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

已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

諫諍者疏脩正為笑至忠為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詩曰

噏噏呰呰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

是依此之謂也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脩身

自名則配堯禹（扁讀為辨君子有辨善之度言君子有辨別善之法即謂禮也言若用禮治氣養生）

則壽可及于彭若以修身自

為名號則配堯禹不朽矣

吳因之評　師友賊三言一字一金脩身配堯禹真是

堯禹功臣此子書中之極純極粹者每讀令人不欲釋

卷

無以利害義　　　　　荀子

曾子疾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夫魚鱉黿鼉猶

以淵為淺而堀其中（堀與窟同）鷹鳶猶以山為卑而巢其上

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

辱亦無由至矣

李九我評　大抵利者人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以利

行者比比然也曾子終命數言千載當奉為蓍蔡何

獨善元

忘已無累

使信士分財，不如定分而探籌。何則？有心者之於平，不如無心者也。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而全封。何則？有欲者之于廉，不如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生怨，監見其醜則自善。人能接物而不與己，則免于累。

袁中郎評：身之為累，惟有己耳。忘己則無累，此是累道之言。孔子語顏子以克己，便何為仁？況惟免累乎。

忠心難明　屈子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障于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偷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身乎？將哫訾栗斯，喔咿嚅唲，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泛泛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

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郭在中評：屈原之意，蓋曰吾之忠君之心，愛國之意，不惟君不能知，臣不能知，國人不能知，天下後世不能知，雖龜策亦不足以知之也。惟我自知之而已矣。故設為問卜應答之詞，如此文詞文意，文體俱入上乘。

正靜內得　管子

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乃能戴大圜而履大方，鑑于太清，視于大明。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于四極，敬發其充

觀此得然而不及此生之惑

湯賓尹評　齊桓公正而不譎全在此處得去人謂管子一匡未可以死吾謂不能如管子之辭正内得則何以生

自苦為義　　墨子

子墨子自魯之齊即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為義子獨自苦而為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于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為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

李卓吾評　窮中讀之令人堅老中讀之令人壯中夜讀之令人燈前起舞對不肖朋友讀之令人羞慚滿面

貌為德符　　韓嬰子

孔子見客客去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狠兮其心顙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千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良珠良玉比仁者之美）形體也道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著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有諸中必形諸外也）

陳紫峰評　玉韞山輝珠藏澤媚世之有德有才美不彰奈之何金玉其外而茅穿其中比比也此皆孔子之所客者矣

與身皆養氣　　韓嬰子

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榮為人所稱譽者為身也惡貧賤危辱為人所謗毀亦為身也然身何貴也莫貴于氣人得氣則生失氣則死其氣非金帛珠玉也不可求于人也非繒

布五穀也不可糴買而得也在吾身（四句即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意）不可不慎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氣可見人當養氣以保身）

屠赤水評　此條明理名言可為暴氣傷生者之戒夫氣為體之充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氣而不養則身特委蛻耳可見人當養氣以保身

聖人渾無耻　　楊子

或問犁牛之鞹與玄騂之鞹有以異乎（犁牛雜色之牛）曰同然則何以不犁也曰將致孚乎鬼神不敢以

其犁也如刲羊刺豕罷賓犒師惡在犁不犁也有德好
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其好問仲尼也曰魯未能好問
仲尼故也（有德者好問聖人則好行之）如其好問仲尼則
魯作東周矣天下有三檢眾人用家檢賢人用國
檢聖人用天下檢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由于
禮義入自人門由于獨智入自聖門或問士何如斯可以
禔身（禔安）曰其為中也弘深其為外也肅括則
可以禔身矣（威儀也肅敬也括法也）君子微慎厥德悔吝不至何元
憞之有（微纖也悔吝小疵元憞大惡也）上士之耳訓乎德下士之耳順

乎已（上士好德聞而戒之下士是已聞而誠之訓誠也）言不慙行不恥者孔子憚
焉

李九我評　孔子曰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誠恥之也
誠憚之也誠以其病狂喪心而無以禔身也吁可不戒
哉

君子不妄義　揚子

或問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
人以其仁（龍龜鴻鵠性自壽耳人則為仁）然後能保其壽孔子曰仁者壽　或問人言仙者
有諸乎曰吁吾聞伏羲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
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
益子之彙矣（名而無實也仙者皆有名而無益于事實也）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
異也聖人之于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于天下恥一
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或曰世無仙則焉
斯語曰語乎者非囂囂也歟惟囂囂能使無為有
虛語耳　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為也有與
無非問也問也者孝弟之問也忠
臣孝子僔乎不僔　或問壽可益乎曰德
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也曰德故耳

如是　曰殘賊或壽曰彼妄也君子不妄
哉　壽哉君子不
妄生者也

吳因之評　夫修德之外別無仙術也亦別無壽域也
蓋聖賢不以生前之年為壽而以死後之名為壽則上
及羲農堯舜下及孔孟顏牛固至今不死也夫豈若小
人之妄昧偷生旦夕哉

自得為真樂　淮南子

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末世有勞為萬乘而日憂
悲者由此觀之聖亡乎治人而在于得道樂亡乎富貴

淮于德和，知大巳而小天下，則幾于道矣。所謂樂者，豈必
處京臺章華，京臺章華，皆楚之崇甚。游雲夢沙丘，雲夢，楚之大藪；沙丘，始皇沒之所也。
耳聽九韶六瑩，九韶，舜樂；六瑩，顓頊樂。口味煎熬芬芳，馳騁夷道，釣
射鸕鷞之謂樂乎。鸕鷞，鳥名，形似雁。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天
其得者，不以奢為樂，不以廉為悲，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
子夏心戰而臞，子夏入見聖道而悅，出見芬華而悅，謂之心戰。得道而肥。聖人不
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是以其為懽不忻忻，其為悲不惙
惙。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
是故有以自得之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無以

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能至
于無樂者，則無不樂。

袁中郎評　淮南此言，飾心之諦也。蓋其心有大欲焉，
求之不得，故破格決裂，激而出此爽快之言，之為快也。
及至謀不訛而身卞，然後見此語之為飾心之證也。

聖人與造化為人　淮南子

達于道者，反于清淨，究于物者，終于無為。以括養性，以漠
處神，則入于天門。天門，只是道之自然，不着人為。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
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𪾢智故，曲巧偽
詐，所以俛仰于世人而與俗交者也。故牛岐號而載角，
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
與道游者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
于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篤于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
拘于俗，束于教也。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
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為而成，精通于靈府，與造化
者為人。

袁中郎評　淮南全學南華文字，不入而已焉者也。淮
南不已而人者也。如此段，皆南華而粉飾之，故乃奇警
有致。

大人利害俱忘　譚子

天下賢愚營營然若飛蛾小蟲，夜飛者。之投夜燭，蒼蠅之觸曉
牕，知往而不知返，知進而不知退，但知避害而就利，不知
聚利而就害。夫賢于人而不賢於身，何賢之謂也？傳于物
而不傳于已，何傳之謂也？是以大人利害俱忘，何往不臧。

陳墨菴評　利兮害所伏，欲避害以就利者，使為聚利
而就害，故利害俱忘者，何往不臧。

儉之義大　譚子

之府庫不以分衆（府庫充實不分人）石乞諫曰今患至國將危殆不
敗存亡之機故以形于胸中矣不能散財以求人心則不
如焚之（令焚其府庫無令彼衆還以害我）不能從及葉公入
乃發大府之財以與衆出府庫之寶以賦人因而攻之十
有九日白公身滅（出史記）財非已有而欲有之此以小害而
禍生焉（此爲害者之戒）寒土有獸其名曰貔生角當心俯而磨之（二喻更精愈出愈精）
慎心而死炎州有鳥其名曰梟嫗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
既成食母而飛（是性惡能食母見淮南子）蜀侯之逆秦牛牛逾近而身
轉死何異貔磨其角角愈利而身速亡乎白公之據財財

愈積而身愈滅何異梟之養子子愈長而身就害也是達自
人觀禍福之機繫成敗之原不以苟得自傷不以過害自
害

湯賓林評　貪者買禍害者招尤是禍福之機成敗之
原淺人見之審矣世人安可以苟得自傷過害有害爲
哉

小過不傷大美　劉子

天道混然無形寂然無聲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非可以影
響求不得以毀譽辨也降此以往則事不雙美名不兼盛

[illegible]天地之大三光（日月星也）之明聖賢之智[illegible]
故天有折之象地有裂之形（昔共工氏與顓頊爭帝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缺）
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女媧氏以立四極日月有薄蝕
之變（詩云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五星有孛彗之妖（昭公十八年有星孛）
堯有不慈之誹舜有囚父之謗湯有放君之[illegible]
于武有殺主之議（誅紂于牧野）齊桓有貪淫之目晉文有不
臣之聲伊尹有誣君之迹管仲有僭上之名以夫兩儀天
也七曜（日月五星也）之靈不能無虧沴堯舜湯武之聖不能無
嫌謗桓公伊管之賢不能無纖瑕之過由此觀之宇宙

奚能自免于怨謗而無悔恡耶是以荊岫之玉必含纖瑕
驪龍之珠亦有微纇然馳光于千載飛價
于侯王者以小惡不足以傷其大美也

顧隣初評　凡人不能無微瑕小過即天地聖賢猶然
況于人乎世之人主類忌人之短忘人之長是以一眚
棄天下士奚以成大成哉

去其害體　劉子

蜂蠆螫指則窮日煩擾蚊虻噆膚則通宵失寐
蜂蚊小害指膚外疾人入山則避蠆[illegible]

戈而出凡人能之華蔓在入室則驅蚊虻(皆猛不驅蚊)何者以

其害於體也

黃貞甫評　此與孟子愛身養體之旨相肖兩翰蔑孟

子狼疾等譬亦可相當矣

慎獨　劉子

遽瑗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句踐拘於石室

君臣之禮不替冀缺耕於坰野夫婦之敬不虧(冀缺耕其妻饁之敬其)

(相待如賓李曰見而異之)獨立不慚影獨寢不愧衾

許鍾斗評　君子不以昭昭飾節不以冥冥惰行長四

知並畏獨知由來如此

行貫順理　劉子

今使孟說(音悅即孟賁古力士也)引牛之尾尾斷膂裂不行十步若

環桑之條以貫其鼻(牛必穿鼻馬必貫絡)縻以尋綱被髮童子騎而

策之驅於廣澤恣情所趣(馳可廣澤之野推意所適無不順其度)何者十步

之行非遠於廣澤彼髮之童非勇於孟說然而逆不及遠

強不如弱者逆之與順也(孟說引其尾則逆童子從其所之則順之也)司馬蒯

聵天下之攻擊劍者也(精於劍術)令提劍斜而捭劍觚必傾

指即太阿倒持而不能以陷腐木而況金甲乎(而不割矣意甲必能與金)

若提其觚而棹其鋒以順雖則凡人可以陸斬犀象水

截蛟龍矣(二句出莊子)順理而行若執劍觚逆情而動如執劍鋒(至理名言)

欲無傷乎其可得乎后稷雖善播植不能使禾稼冬生逆

天時也禹善治水鑿山穴川不能迴水西流逆地勢也人

雖才勢卓絕不能悖理成行逆人道也

王玉辰評　勢有順逆故人度而行之耶引牛操劍之

喻足醒世之瞶瞶冥行者

履信　劉子

齊桓不背曹劌之盟晉文不棄伐原之誓是起不虧移轅

之賞魏侯不乖虞人之期昔齊攻魯求其岑鼎(昔魯鑄九鼎左傳云)

(鑄鼎象物凡與圖之物皆鑄之於鼎)魯侯偽獻他鼎(岑鼎不以真)而請盟焉齊侯

不信使柳季云是則請受之魯使柳季柳季曰君以鼎為

國信者亦臣之國(穆公云在信不在鼎一言而鼎重萬鈞柳季之謂也)今欲破臣之

國全君之國臣所難也乃獻岑鼎小邾射以邑奔魯(歸魯也)

魯使季路要我君無盟矣(小邾射有語)乃使子路子路辭之季孫謂之

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何為辭不為而)

盟之子路曰彼不臣而濟其言是不義也由不能矣夫柳季

季路魯之匹夫立信為衛門而聲馳於天下故齊邾不信

千乘之盟而董二子之言信之爲德豈不大哉

葛屺瞻評　信此國之大寶以柳季之路立信足以取重于世則信安可不重彼輕爲然諾者視此可愧死矣

聖賢在德　　孔叢子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于先生也（言欲以非鬚眉與子）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脩禮義富百姓而伋（非所愛人以德）得寄帑于君之境內從襁負之列其庸多矣若無此鬚髯非彼所病也昔堯身脩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脩八尺

有奇面頷無毛亦聖（言舜之聖不在鬚）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禮武折臂望視武禿皆背僂亦聖不以鬚眉美鬛爲稱也（真是鬚眉丈夫）人之聖賢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鬚之不茂也

張賓王評　聖賢在德不在貌孔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人慎毋以貌相天下士哉

保身大道　　無能子

孫登先生隱蘇門山嵇康慕而往見之因康問[illegible]不能

[illegible]命齡有千年也龜燕雀不能與海鵬康之心度不足以料真誠然而日月之照何限乎康莊挑埔雨露之潤罔俾[illegible]樹蓀蕭艾皆草先生理身固命之餘願以及康俾康超有涯遨乎無垠登入而應之曰夫杳杳冥冥有精非精渾淳淳有神非神精神甚眞離之不分留之不存孰謂固命孰謂理身孰爲有涯孰有無垠然而虛無之中綿綿[illegible]循出入無跡爲天地之根知之者明得之者尊凡汝所[illegible]未窺其門吾聞諸老聃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且夫蚌以珠剖象以齒焚翰以翠拔以文當入

用知也汝有藻飾之才亡實濠之樸如執明燭煌煌光燦等蒼所惡也（至理）吾嘗得汝貽山巨源絕交書其間二大不可七不堪皆矜已疵物之說時之所憎也（規以爲訓）夫虛其中者朝市不喧（其心苟虛雖朝市亦靜也）欲其中者巖谷不幽（其心苟擾雖林壑皆喧也）仕不能奪汝之情處不能濟汝之和仕不累不仕則已而又絕人之交增以矜己疵物之說嘷嘷于塵世之中而欲探乎永生可謂惡形而走于日中者也何足問吾之蒔哉康聽然如醒後果以形死

徐大生評　有小才無大道則殺其軀康之謂也詩云

毋首者尾隨宅腴者嬖依言勢忘失也虎豹違山見瘠子犬悍夫不戒或孺褻焉（光獸求名清之快心）鸞折其翼而鳶啄腹汝乃捐華贊要而昔心不移夫舍陵遡壑海榜者也去重即輕覇擲者也服冕不則命裂者也子失勢矣固昔憎所乘而任所便也汝奚無罪予曰勢若龍蛇誰與執之且棄趾若疾掩耳冒罵貪主人之利而憚進若剗予未能也予不知罪（言已不能以勢自恃也）三難曰虎搏隣羊攫狐不射非已利虞人布羅獲食丘若見者弗禁有在野也譬腹可飽忍割朋肉痛弗切膚也故攘隣之嘗以赴盜以庇已而已子則塞勢者之贓奪配乎大嚼之口而飼之人（以文有闘鷸）貽國人以富而甘以其身買戾夫存隣羊而射虎逢虎之怒惡貪饕而毀虞羅遺虞之疾是眩者爲也汝奚無罪（以一以至情）予曰梟搏雞雛其母奮翅知不能庇愛弗已也夫闘啼助戮良所弗忍予不知罪（言忘已救人仁人之心非吾罪也）四難曰衆直頎行不勝單佞十老崇治一柴潰之默夫伸舌惠口是屈故堅幹不代決漲不遏鑠焰不撲族骨不解奔飇不障虞反傷也而子務勁者之摧而壓之庇汝奚無罪予曰吾寧五步之蹶（忿入急激）誠不能使勁者之內也且覆羆以求立也德强以避抑也曷可説矣予不知

罪（言自恐不忍乃已之性非吾罪也）五難曰不拔之道存乎抗浩淵拔以偶攻也王屋之鳥弋人弗射皇囿之兕獵子不逞能（光莘春目）攢之蠅忍而弗擲若水之絛引手莫牽菓莢生階弗剪哉其附然也故陽匾無束垂仁讓無橋品潤國無操類附之及也子膺托而子援矣汝奚無罪予曰予聞之徙大終曰立不倚不偃衆恃而不怵非夫也予不知罪（言獨立不倚亦非已之罪也）六難曰世有尊官莫知其名手握雷電奔轟閃耀旭（說向細微）晏候忽姝態改視偃僂而趨賞以最考唯唯將事是爲豊積勞折之腰壽其文組如醴之轄頤而麻是永故頸項者易剛勝者斥毅面者黜符中者完旣泄之孔柞脆者扇不薪（不變折罰了）之焰是天下之至威也汝乃規守矩執恭不踰憲不省已倨咎人之借茲搆之由也何謂無罪哉何謂無罪哉予乃俯伏喟息茫然汗洽鬖然股慄厥罪自知無復以對神不復難

揚崑阜評　歷設神難敘其得罪之由歸到在世有尊官是天下之至威汝乃規守矩執恭不踰憲不省已倨咎人之借茲搆之由何謂無罪遂俯伏喟息厥罪自知無復以對甚得涉世買罪之原堪稱至言

長傍于君子　　龍川子

見辱於市人越夕而可忘其辱 言小人之辱不足恥也 見傍于君子累世而不泯其傍 言君子之恥不可忘也 此丈夫所當履其道笵筆誅口伐于華門主賓之間是其行免心喪膽落于自贍巫聆之余

張倉王評　云君子不求令于千人萬人而求令于一人二人不求免于千人萬人而求免于一人二人誠以此一二人者聖賢之人也

身內五寶　　扶搖子

吾有五寶一日智二日信三日仁四日勇五日嚴得此五寶方可以動五雷眞中有神誠外無法可以佩而行之不然魍魎蚖蝕其衷雖癖癖亦有害夢蝶蘇其慮不清也夢魂亦性根受戮夫天幾塵隔雲萬里幻質沉海凡籠驚沙身內不有長生寶漫說飛神謁上蒼天

蘇紫溪評　五德之外別無天五德之外別無仙五德之外亦別無有神人信乎五德爲中庸之神奇者矣

眞能愼獨　　臨川子

非禮義無甚不良者人得往往畏人不廉而人所不知之

一時私勝則於所不當爲能保其不爲乎若顏叔子達旦乘燭夜雨一火投之叔子令執燭破屋柱至明楊伯起暮夜却金王密以可畏君實死無一不可與人言光嘗言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爲無一云云趙閱道無一不可與天知非晝所爲夜必焚香告天不可告不敢爲眞性愼獨者也

張侗初評　人所不知之地最易肆然十目十手之指視即在於此此處不愼天地雖大自心不自容何問乎他

愼獨在一念　　九成子

張子成日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於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于此善皆在一念成之也衆在一念之皆惡成之也是以君子愼其獨

徐玄扈評　惡莫大於微吉莫先幾幾微之際善惡分頭之關此關錯過一堯一桀一舜一蹠烏可不愼

士必慤而後智能　　張子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信而後多智能不慤而多能豺之豺很不可近

林希翀評　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此狷士之所以同科于狂而硜硜小人之所以同列於士也

禮以節和　張　子

言之不頋不規規于非義之信（不信之言非可傾也）寧身被困辱不狥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于可賤之人（小人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

李恩公評　君子和而不流以有禮耳不則鮮不流矣非義之信非禮之恭可賤之人淡禮之所關重哉

檢身内外　順和子

望梅生津（即涎）食芥墮淚（芥薑）此液之自外至者也（液津）因慕而涎垂觸愧而汗發此液之自内至也此可以驗人身之靈通亦可以見人身當檢制

梅存梅評　身不檢制則内想外緣莫非戕身之具至梅食芥之論的是名言

盛德若愚　空峒子

君子有吾有耳而不敢驕人之無能吾能耳而不敢傲人之拙實吾實耳而不敢乘人之虛（有若無實若虛大德之心作如此）良賈深藏盛德若愚（句出老子道德經）飛纓躍馬之榮一笑而忘

王觀濤評　堯舜視天下若浮雲過太虛飛纓躍馬之榮有何足據而以張大乎以矜此小人之事君子恥之

闇然自昜　復元子

實大者聲宏（宏大也）亦積厚者流光爾得不實不厚徒事揚揚流言者謂爾不情（不情無實也）知德者病爾爲狂爾實寸壞即謂爾泰華（泰山華岳）于爾何加爾實寸流謂爾爲江河於爾何多闇然者日章的然者日亡胡不以闇然者自昜也（勉）而以的然者自誑

韓求仲評　周公望道未見孔子無知無能小善自盈必孔門之外未嘗登泰山之嶺者也

萬化生身　印玄子

上天下地之宇古往今來之宙皆在至人掌握中（即萬物皆備于我之意）其道之真以治身其餘緒以治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是謂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鄭中甫評　古今無異道物我無異性宇宙在手萬化生身信此心此理同也是故君子求諸已

聖賢類

大聖不作　莊　子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美謂覆載）之美也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

至人無爲（任其爲而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觀其形容象其物宜）

與天地不異

郭士俊評　此三句何等寃晃當今時藝亦當祖之。

聖人財物　荀子

聖人財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枘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不入小則綰而不周動於心孜於手而愈醜

馮世奇評　工匠宰庖二喻曲盡聖人動物之妙

聖人無異人　關尹子

曰行雖至卓不離高下言雖至公不離是非能雖至神不離巧拙貌雖至殊不離妍醜聖人假此以示天下天下冥此乃見聖人（言崒高下是非巧拙妍醜等心皆忘乃爲聖人也）曰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置兵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惟聖人同物所以無我曰聖人曰道觀天地人物皆吾道倡和之始終之青黃之卯異之不受道不棄物不道君子不賤小人（此一段皆言聖心之志也）賢人曰物物不同旦旦去之旦旦與之短之長之直之方之是爲物易也（此一段言賢人之志也）殊不知聖人鄙雜廁別分居所以爲人不以此爲己曰聖人之於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宇舟車同也富貴貧賤同也衆人每同于聖人聖人每同于衆人彼抑其高俗其大者其然乎其不然乎

茅鹿門評　聖人何嘗異于人哉人之觀聖人者異耳

文始此言亦孟子道性善意也

聖無挫折　關尹子

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刀利則物必摧之銳斯挫矣威鳳以難見爲神是以聖人以深爲根走麝以遺香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爲紀

丘毛伯評　孔子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矣堅招毀利招摧三復斯言令大才人頓起小心

聖賢道德　永誠子

勞爾形苦爾志而樂爾節顏回則能貞爾遇而土苴乎軒冕也嶄然出曠然昧而豁然貫通則能超然會而日月乎道德也

郭臣虎評　回惟好學故能安貧自樂也顏回惟如愚足發故能三月不違也斯評可爲顏子註疏

聖德天生　屈子

也非而長也〔長民之長〕而安也長如其得道以立者地能立之其得
道以付〔或作祁〕者地弗能立也其得道以安者地能安之其
得道以危者地弗能安也其得道以生者天能生之其得
道以死者天弗能生也其得道以存者天能存之其得道
以亡者天弗能存也彼安危勢也存亡理也何可責于天
道鬼神奚與〔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安自危自存自亡古天道豈容有責而鬼神亦奚與哉〕一者
〔或作日〕德之賢也〔不離乎數〕聖者賢之愛也〔愛暮也〕道者聖之所吏
也〔夷猶任也〕至之所得也〔不離于真謂之至人〕聖人之所吏至人之所得也〔故道者〕以至
聖〔圖或作國〕弗能識名弗能舉口不可以致其意貌不可以

致其狀〔鶡冠成金石辭〕若道之象門戶是也〔言道也就〕賢不肖愚知由焉出入
而弗意也道者開物者也〔能使之由而已〕非齊物者也〔不能序之〕故聖
道焉道非聖也〔夫聖人者道之主也聖道也而道非聖也〕故道者通物者也聖
者序物者也是以有先王之道而無道之先王〔此申道非聖〕
也之故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
義
而知天地之殺力不若天地而知天地之任氣不若陰陽
而能爲之經不若萬物多而能爲之正不若衆美麗而能
舉善指過焉不若道德富而能爲之崇〔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崇高者也〕
也〔者言〕不若神明照而能爲之注〔或作王〕不若鬼神潛而能絫

其靈不若金石固而能燭其勁不若方員治而能陳其形
昔之得道以立至今不遷者四府太山是也〔而峻其高下不可測〕其得道以危
至今不安者苓〔或作繼塑或作谿苓如零落之零壑塞也〕蘗木降風
〔蘗蘗落之降下也〕是也其得道以生至今不亡者日月星辰是也
其得道以亡至今不可存者苓蘗遇霜朝露遭日是也故
聖人者取之于執而弗索于察執者其專而在已者也察
者其散而之物者也物乎物分芬份份〔之離紛亂〕孰不從一也
楊復所評　鋪敘聖人得道之妙義理瑩明意味深邃
經思着意無所不合一段好一段體格是自家立來而

意思字眼多肖莊子。

君子全德　楊子

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問君子何以能然〕曰以其
弸中而彪外也般之揮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
也不行行必有稱也〔稱金美玉之文〕或問君子之柔剛曰君子于仁也柔
于義也剛〔水性則仁故柔金性則義故剛〕或問航不漿衡不撥有諸〔不撥航〕
〔漿衡車不載燕〕曰有之或曰大器猶不居于小乎〔言有大志者不顧小節〕曰
斯械也君子不械〔械器也器械適于用君子明道無施不可〕或問孟子知言之
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或曰小子諸子孟子

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以其知異於孔子之立
道孟子異乎不異乎道同仲尼也或曰荀卿非數家之書侻也毀非
也數家諸子侻脫也至于子思孟軻詭哉誕此則曰吾於荀卿歟
見同門而異戶也言荀卿亦述孔子之道而所見不能無小異惟聖人為不異
牛玄騂白騂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君子全德色純曰犧宗廟之牛騂
貴純毛如黑色白三色各純騂而角捏中犧則可升薦孔廟矣所以君子亦貴純全其德今荀卿學聖人之道而非
孟亦不粹矣

吳因之評 荀卿性惡之說自為異端乃自失其性自
訪其德而自陷其身于小人者耳君子豈如是哉

聖人文柄　楊子

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
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文最精工奇巧敢問質曰羊
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聖人虎別
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辯人狸別其文萃也狸變則豹豹變
易革九五大人虎變其文炳也上六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辯別之人文次之其文叢萃也
則虎君子聯聖亦聖之徒

藍田玉評 今日大頭巾的秀才皆家家自以為孔姓
人人自以為仁名蒲衣一虎皮以號其道曰我羊質也
而虎文也矣笑

聖人利大　楊子

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歟曰知之曰知之則
為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也可得聞乎曰用之則
宜從之用其人當從其道從之則棄其所習逆其所順句法精工習謂故常所安順謂
情志所欲彊其所劣捐其所能所劣謂彼所難能夫子所能者正彼所不正故當棄之
衝如也心相逆鬭之貌非天下之至德孰能用之或問孔子知其
道之不用也則載而惡乎之載道所之也衡何曰之後世君子曰
賈如是不亦鈍乎言當貨以迂後者道俟將來是遲鈍曰眾人愈利而後鈍

聖人愈鈍而後利關百聖而不慚關猶言管也樞要也天下之道管是矣而百王
之法一是矣蔽天地而不恥能言之類莫能加也貴無敵富無
倫利孰大焉

宋羽皐評 眾人貴以位而富以財聖人貴以道而富
以毅無倫敵矣利及萬世非大而何

聖言如天　楊子

聖人之言遠如天不可譬一意遠肖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瓏瓏其聲者其質玉
乎玉之瓏璁其聲亦猶君子頌令其德音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
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

殷抑之評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乎羣倫故言不可窮晳不可盡此所以為聖人之言

天爵為榮　抱朴子

天秩有罔極之尊（即孟子所謂天爵之尊）人爵無進德之貴（惟有德者斯貴）（人爵之榮）故仲尼雖匹夫而饗祀于百代（匹夫為百世師）辛癸（夏桀辛 履癸）（即桀紂是也）為帝王而僕豎不願以為比（鑒古察今原當不循）商老身愈賤而名愈貴（老彭終身不仕）幽厲位彌著而名彌惡齊王之生不及柳惠之墓秦王之宮不若康成之闕

周玉綖評　富貴而名湮滅者不可勝數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夫其所樹立然也

樹勳立言　梳柮子

妍姿媚貌形色不齊而悅情可均（非達觀不定語此）絲竹金石五聲詭韻而快耳不異繳飛（生絲係矢以弋飛者）鈎沉（鈎沉以取魚）罾舉（罝柳所以取獸）而有獲同功樹勳立言出處殊途而所貴一致

林希言評　世多右樹勳而左立言不知出處雖殊其致一也

不囿世類　抱朴子

丹華綠葉不拘於曲萃之株紫芝秀發不限于所出之壤

是以受玄圭以告成者生于四罪之門（四罪即共工驩兜三苗鯀是也禹父鯀故曰生于四罪之門）承曆數于文祖者出于頑嚚之家

黃葵陽評　自古聖神之生不拘限于類此夫子語仲弓犁牛之言也

大哉孔子　文中子

子遊孔子之廟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太極陰陽中分之陰）初神道並行乎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子曰子未三復白圭乎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謂聖人之道教能成就于人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于夫子受罔極而吾子汨彝倫乎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臧否

馬君常評　他人皆可贊惟我仲尼不可贊非不可贊也不能贊也不勝贊也

宰予知夫子　文中子

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焉道者遊也）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事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

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義不遠人貴義尚德清潔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咎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言此數事皆其儉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靡靡窈窕之淫音（夫子之心入方能道此）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乎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使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也（呪者）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

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之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照行君子與此脗合）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袁小脩評　尼父在春秋時七十二君鮮有能宗之者照王之遺雖不能用然亦知聖人者按記云昭王欲用孔子晏嬰止之則安車蒙飾之遺將不虛也

聖賢殊量　孔叢子

縣子問子思曰（縣子名瑣魯人）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則見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illegible]事仁愛乎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于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于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一問一答宛然當日情景）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瑱巷哭三月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

馮存梅評　聖賢之分判于霄壤浸水膏雨之喻非子思不能道出來此段喻尼父極得與子貢室家宮墻之譬同其親切若以沾沾見奇之功論聖也則仲尼猶為可及淺之夫言聖矣

聖人効法天地　淮南子

古未有天地之時無像無形窈窈冥冥芒芠漠閔澒濛鴻洞（說不透道字多少含蓄）莫知其門有元神混生經天營地浩乎莫知其所終極滑乎莫知其所止息于是乃別為陰陽離為八極剛柔相成萬物形形煩氣為蟲精氣為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

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精神無形故入于天門骨骸有形故復根于土）我尚何存是故聖人法天順情不拘于俗不誘于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陰陽為綱四時為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聖法天地自然之理）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

唐士雅評　夫子有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故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者也玩味此數語足以闡發此文與旨

聖心自得　淮南子

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間哉夫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殺生之柄而以行其號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識權持勢）自得而已自得則天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常相有已又焉有不得容其間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為一矣（又進一步）故雖游於江潯海裔馳騕褭（騕褭良馬名）建翠蓋（翠蓋以翠羽飾之蓋）目視掉羽舞象之樂（周武王之樂也）耳聽滔朗（明音）奇麗激抮之音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射沼濱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淫泆流湎聖人處之不足以營其

精神亂其氣志使心怵然失其情性處窮僻之鄉側谿谷之間隱于榛薄之中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戶甕牖揉桑為樞上漏下溼潤浸北房雪霜滾灖浸潭苽蔣（苽蔣二草名）逍遙于廣澤之中而彷徉于山峽之旁此齊民之所為形植黎累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為愁悴怨懟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是何也（無處何處是佳境）則內有以通于天機而不以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者也

吳寧野評　定心即以定境故置之囂而能寂樂境不離樂心故置之塞而能通心也者聖人之天也聖人亦惟自得其天而已矣

孔子孟子　慎子

春秋之時無孔子則顏回沒于陋巷而少正卯為聞人（不待之情）戰國之時無孟子則匡章陷于不孝而陳仲子為廉士

沈無回評　闡顯闡幽聖賢之事能好能惡仁人之公彼俗儒管窺傎勿嘵嘵臧否天下士也

仁人法堯舜　韓嬰子

夫當世之愚飾邪說（以己之說飾世俗）文姦言（以己之說言文當世）以亂天下欺惑眾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從者則是沖

魏牟田文莊周愼到田駢墨翟宋鈃鄧析惠施之徒也諦鑑
邪文姦此十子者皆順非而澤以非為是聞見雜博然而不
言者（不說先得是行合謂）
師上古不法先王按舊造說自為工（自工其說道無所遇于道不合）
而人相從（于人而合）故曰十子者之工說說不足合大道美風
俗治綱紀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人持所見似近理）足以
欺惑衆愚交亂樸鄙則是十子之罪也若夫總方略（正綱紀）
一統類（化其類）齊言行（編言行）羣天下之英傑告之以大道（明吾道）
以敎之以至順（啓之以順德之行）奧要之間（一室之內有奧要）衽席之
上簡然聖王之文具（法先王之道）沛然乎世之俗起（一世俗之趣）工

諸子金丹　卷九　正編　聖賢類　四七

說者不能入也（自工其說者不得入其說非）十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
之地（負無立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則是聖人之未得志者
也仲尼是也舜禹是也（得志露其意）仁人將何務哉上法舜禹之制（彼說）
不攻自（息矣）如是者仁人之事畢矣天下之害除矣（不至斯惑衆惡以亂）
天下聖人之迹著矣（聖人之道大明于萬世者此也）

郭在中評　此段排斥十子之言倡明聖道以一世俗
乃傳之有關世敎者

天下自外聖人　鹿門子

造父善御不能御奔駟之馬　公輸善匠不能匠散木之不材

陽貨者仲尼之讎也互鄉者仲尼之敎不也天下
于聖人聖人何預于天下

陳眉公評　畢竟天下外聖人不得陽貨得夫子而名著
人愧心九地矣互鄉得夫子而童子芳名千秋矣世猶
聖人天下雖欲自外而外不得

聖人兼體不累　正蒙張子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如四時相推五行生尅之類）然其為理也
順而不妄（論有原）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
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

諸子金丹　卷九　正編　聖賢類　四八

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支安派流未免穿鑿性真）
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佛氏之徒）往
而不返（佛歸于全）徇生執有者（老氏之類）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
（無老則）以言乎失道則均焉（人不能如聖人之盡道）聚亦吾體散亦吾
體知死之不亡者（形既散氣復歸于太虛）可與言性矣

唐士雅評　未生之前聖人之性已如此非以生而加
既死之後聖人之性又是如此非以死而滅生固生死
亦生也心體生生之謂性觀于天地可見矣

至人皓皓　空峒子

雖有至聖弗慎則汚雖有上智罔念不念則愚至人皓皜白
之游心厥初初生太虛爲輿恬御靜轡細人徇智斯道斯
琢殺來捐質離齊紛錯維室生闇維虛生明維厥至人光
凝素行介圭之貞芝蘭之馨匪伊匆則含淵乃貞

馬君常評　天地雖大離不得畜初太極聖賢雖至離不得赤子初心含初心以覺至人大索十日不得也

言語類

聖人無言　關尹子

曰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芣苢用之當桔梗芣苢生之

不當金玉斃之曰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必居一于此矣（甲乙丙丁之言喻道者之衆也）喻道者不言曰事有在事言有理道無在道言無理知言無理則言言皆道不知言無理雖執至言爲梗爲翳曰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不信賢人易不信聖人難不信一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夫不信千聖人者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曰聖人言蒙蒙所以使人聾聖人言冥冥所以使人盲聖人言沉沉所以使人喑惟聾則不聞聲惟盲則不見色惟喑則不言言不聞聲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不見色者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不言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

孫臨武評　聖人之道言也聖人之言言也既曰道即非言矣既曰言即非道矣道與言之相去遠矣故夫子亦嘗曰予欲無言也文始其得此意乎

矣言相贈　晏子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車也）不若以言吾請（喻休如登高之障）以言乎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贏矣故君子慎

所揉今夫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脩之則爲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脩（錦紋有法）今夫蘭木三年而成湛之若湛（浸也）則識者不近（喻君子爲小人所累則敗品也）庶人不佩湛之麋醢而價匹馬矣故君子慎所蕩嬰聞之君子居心擇鄉游心擇士擇鄉所以求士也求士所以避患也汨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

顧鄰初評　習俗移性此至言也以贈伯子贈之得其人者也孔子謂晏平仲善與人交豈不信哉

言莫如聖　鶡冠子

賤必棄遠矣。所說出于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陽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其所敬而滅其所醜。其所指人主之心 彼自智其計，則毋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毋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無傷者，勿逆其心也 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悟，辭言無所擊排，乃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乃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待，此說之成也。

李光垣評　吾獨悲韓非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楊子雲曰：非為說難而卒死於秦者，何也？曰：說難，此其所以死也。彼其探人心伺顏色，求合取容，無所不至，此其所以死也。

善言惡辭　抱朴子

抱朴子曰：鸞鳳競粲于朝陽，未有惡物之孫，而莫不聽于下風。鵂鶹梟鳴惡，霄集于垣宇，未有分毫之損，而莫不掩耳而注鏑焉。故善言之往，無遠不悅；惡辭之來，靡近不忤。猶日月無謝于貞明，枉矢見忌于暫出。

唐士雅評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言之貴善不貴惡也，信夫。

言必以驗　子雲子

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而不可考驗于今者，所謂無稽之言也。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浩浩乎其莫之禦也。有所發明如白日所照，有所滌濯如江河，浩浩洪流無能當之者 面日之辭相適，面目猶面對之時以辭相適也 除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嚍嚍者，莫如言。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者，古昔之㫚㫚，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畫者，君子小人而所以券情乎。君子所券情者道，小人所券情者利 聖人之辭，渾渾若川。渾渾若大川之流 順則便，逆則否者，其惟川乎。順之則便易，逆之則不行 或曰：仲尼聖者歟？何不能居遂

駭電也（良馬）所追皆前聖之至慎後人之斑銘（言與丹楊戒此）

昔知伯失言于水灌韓魏躡其肘足而亡韓武滿誦于英雄（青梅謂劉備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玄德遺其七筋是以頭爲穢器師馳徐州（始爲三晉及智伯滅乃爲二晉）土割地（劉備）亡敗長舌爲天下笑不慎言也韓昭侯與棠谿謀而終夜獨處愛露于妻妾也孔光不對溫室之樹恐言之泄于左右也言者風也無足而行無翼而飛不可易也

葛屺瞻評　言之得失禍福關焉昔荀息見于展之恭大明識予圉之亂言語可無慎乎全篇皆爲失言者發

聲戰皆謬　玄真子

鸞鷟氏自東方來梵嚴氏（俱是劉散之谷）自西域至遇于中華之野相與號虛談以聲戰勝負于是鸞鷟氏嬰若而鳴曰開吁者嘐者呵者嗤者謂（槃以譽佳）叔颸咽喘乎氣筵者喲者哼者噭者辛酸冊淡呪乎味呪者嗙者肟者腓肝跛賊祭乎聽憂者控者乾者揔者鏗鍠鑿鑿譁乎聽亂聞（覺而言人也）是梵嚴氏趨然而呪曰吾開月者月者埜者學者邪聦龍明矜乎天峯者岑者岡者嵘者嶢巘峨嵬乎山緯者波潸淦者淪者彪訇瀴漫蕩乎水倚者甦者蠡者甦者偬窣駭歇欲乎鬼斯極已（下以而就人意）因酬酢相窮以言自求不斷自以爲極然鸞鷟氏摩距厲吻以背戰門梵嚴氏吾舌直尾以喉嗚震中華予歎之曰近韻諸身則鸞鷟之說謂諸物則梵嚴之說斯二君者背役獸場勞于聲戰雖辨若雷鼓舌如簧適足驚俗安能著道于滄溟

馬君常評　形容世之嗜談辯者徒費口戰耳俱得于大道所以爲世之多言者戒也

慎言檢心　恆通子

聲出諸口者也能無翼而飛揚于萬里之遠也（言其聞）情存于心

者也能無根而固結于千秋之久也（言其存）故常慎其言之所出而檢其心之所存

卓爾康評　言視乎心心放則言多心存則言寡吉人之詞寡吉人之心存也仁人之言訒仁人之心存也不慎乎

言不可苟　司馬子

司馬涑水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鍾鼓乎夫鐘鼓扣之而後鳴鏗訇鍠鞳（聲鼓聲）人不以爲異也若不扣自鳴人孰不謂之妖耶可以言而不言猶扣之而不鳴也亦猶爲廢

哉矣

萬日章評　言貴乎時時才可以言而言者非也時

言而不言者亦非也夫言亦視乎時而已

言視其人　郁離子

焦贛父居楚有見聞必言不待王之問也及其之宋宋王

雖問之弗言或曰宋王之待先生不薄于楚王而先生

言焉或不言焉毋乃異乎焦贛父曰子亦嘗學樂乎鐘鼓在

懸矣和之以琴瑟間之以笙磬合止柷敔柷狀如漆桶敔狀如伏虎

起樂以止樂然後八音諧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音而簫韶成矣今有

百子金丹　卷九正編言語類　廿九

竽笙皆樂之小者間以鐃鈸雜以侏離之樂和以羯鼓雖有鳴球聲

竟其可以褫奏乎是故雷不鳴于啓蟄夏至則雷鳴而鳴于冬

至冬至則天道變雞不鳴于嚮晨近晚而鳴于宵中夜半也

則人聽惑

楊昆阜評　琴竽不同調也以其器之異方員之不相

入也以其器之殊熊贄父有言有不言亦顧其時之何

如耳

正編

文章類

君子不騖華絕根　元誠子

羽獵一書自工矣而投閣貽玷揚雄有羽獵賦後投閣

不磨佩韋等作美則美矣而阿附懷奸柳子厚有佩韋諸作

辭莫掩然則文者枝葉行者根本君子豈容騖華而絕根

梟拍楨評　士先氣節而後文藝無氣節而事文藝文

百子金丹　卷十正編文章類

雖工弗善也何也無本也

揚子

鸚鵡一揮後漢禰衡鸚鵡賦揮筆立就子虛百日煮豆七步

三都十年不妨並美大抵才有遲速要論工拙耳

惟畫亦然李思訓百日之功吳道子一日之功詩人之賦

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

堂相如入室矣

貞石評　才雖有遲敏不妨在拙巧如耳

才遲敏論　抱朴子

抱朴子曰。開源不億仞。則無懷山之流。（源深則流長）崇峻不凌霄。則無彌天之雲。（山高則雲興）財不豐。則其惠也不博。（用財豐施）才不遠。則其辭也不贍。（有遠大之財者。其吐詞必富贍）故觀有溢文之水。則知其不出寸之中。見有百尋之枝。則知其不附毫末之方。（山水是妙喻）

包儀甫評　實大聲宏。積中形外。故才遠詞贍。理所固然。無足怪也。

養邃文博　抱朴子

抱朴子曰。止波之修鱗。不出窮谷之隘。（修鱗大魚也。蹟蹟之屬大魚不出）

一鷙樓之峻木。不秀陪塿之卑。（培塿土阜也。培塿無松柏）（借物興起机最懸）九疇之格言。不吐庸猥之口。（其子作其九疇）金版之高算。不出恒民之懷。觀百抱之枝。則足以知其本之不細。（其本厚者其末威）觀汪濊之文。則足以覺其人之淵邃。（而其養邃者其文博）

張賓王評　文生于養。如枝葉之有根荄。彼曰從事于風雲月露之章。而其養不充。無為貴文矣。

書析諸聖　揚子

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賣書而無義不能什義）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鈴以喻小聲。猶小說不合大雅）君子言也無擇。（何所擇乎）聽也無淫。（非正不聽）擇則亂。淫則辟。（言有可擇則必亂。聽有淫後則邪辟）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哆音預。亦謂其言不正也。疾辟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賦本欲以正道而其辭已邪哆。未能而歸于正道）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言較然易知）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言皓首紛紛貌）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如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姦姦者以姦為姦。詐詐者以詐欺詐。如此則學者難有所得而正之也）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

震風淩雨。然後知夏屋之為帡幪也。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為郛郭也。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于孟子。或曰。人各是其所翫。而我非之。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眾言淆亂則折諸聖。或曰。惡覩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

張侗初評　聖人者。傳道之祖也。而亦文章之祖也。彼天下之書不要之聖。而將誰折哉。蓋聖人存則人。亡則書。書存則聖存也。善乎揚子之言也。

經有乎其人　文中子

九師興而易道微（淮南王聘九人撰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三傳作而春秋散（三傳左氏公羊穀梁也）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禮有大戴記小戴記）書殘于古今（書有古文有今文）詩失于齊魯（詩有齊魯毛韓）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郭在中評　子平日讀書極悪傳註謂其蒙滅本書之義也讀王通此言謂千古讀書要括

詩無取于末流　文中子

季密見子而論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孫虛詐力吾不與也李伯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應瑒劉楨魏時人）下述沈謝（沈約謝靈運梁時人）分四聲八病剛柔淸濁各有端序音若損箎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詩尚溫厚和平此之謂也）上明三綱下達五常于是徵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

李于鱗評　詩之關係大矣三百篇之詩帝王經世之詩也下此不錄矣何有于營營馳騁者乎即唐且然唐以来詩益遠矣

文貴約以則　文中子

子謂門人曰今而後難乎今之世（評論古來文人各各服）予謂荀悅史乎史乎（史乎史乎無實也）謂陸機文乎文乎（文乎文乎從華也）皆思過半矣乎

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人與文宗然俱見）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以上之人或喪其或不利人也）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

李遇公評　此段可謂詞人以且文士春秋其文約以則哉

聖人文章自然　荀子

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爲文者不同如係諸之文決無不得

知一枝花剪裁繪畫者時雖似相類終不若化工所生自
有一般生意

蕭伯玉評　聖人無心于文章但說道理耳然道理透
文章自奇此其所以自然也

意言象數　邵堯夫

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數（作易之初）數立則象生
象生則言著言著則意顯（象成言著意顯之後）象數則筌蹄也言意則魚
兔也（意言二字理）得魚兔而謂必由筌蹄可也舍筌蹄而求魚兔則未
見其得也（筌香草以餌魚者蹄兔罝以繫兔者）

蕭伯玉評　言中有意悟者得片言得全旨不悟者終
日言止是言耳其所以言者不知也故曰文章過知已

自然之文貴大　何之子

累石爲山峻峭突兀鑿池引水曲折紆廻奇矣哉遇眞山
眞水而失其趣矣（作爲者不及自然也）古洞出崖喬木環突澗流清
泳激石鳴風奇矣哉遇華岳洞庭而失其觀矣（小者之自然不若大者之自然也）
吾于是知文章貴于自然又貴于大

莊芙若評　觀海者難于水入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蓋
以聖言之大也故君子欲立言須當見大

遊處皆文　龍門子

九天之崗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八柱八方之地柱）厚不可測吾文
之量得之規摸覗淵運行不息基地萬榮纏次部秦吾文
之焰得之（天地皆文章）昆崙玄圃之崇高層臺峻閣之嚴邃吾文之峻
得之南推北瀚東瀛西溟杳渺而無際涵負而不竭吾文
之深得之雷電鼓舞風雨豫張雨露潤澤鬼神恍惚吾文
之變化得之上天下地自色自形羽而翥足而奔蟄而泳
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卑吾文之隨物賦形者得之

丘毛伯評　一篇談文錄悟者讀之神與俱遊此等處
景非善文者不能言非善文者亦不能賞也

六經類

先王之陳迹　莊子

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一語破的）

潘義繩評　二語不落字字入神

春秋一字之褒貶　莊子

春秋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了全部春秋）片言之貶辱過市
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
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

吳本如評　此見春秋之嚴一字不可假借

聖經不可使人知　楊子

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乎其益可知也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或曰易損其一雖惷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如書序雖孔子亦末如之何矣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矣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誰乎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曰不可天俄而可測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為眾說郛不能出其域

王遵巖評　言天然者聖人也言仲尼之後或道非聖人而有應特造書以救世而明治道者其益亦可知也

如孔汲孟軻之流者

支離可以為簡易　楊子

或曰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曰支離蓋其所以為簡易也已簡已易焉支焉離

然簡易安用支離也言經者所以明道既明則經不繁矣

楊升菴評　五經簡易如布帛菽粟安得支離

易之所存　邵子

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易者三皇之事業也書者五帝之事業也詩者三王之事業也春秋者五伯之事業也三皇之時如春五帝之時如夏三王之時如秋五伯之時如冬易之易者生生之謂也易之書者生長之謂也易之詩者生收之謂也易之春秋者生藏之謂也書之易者長生之謂也書之書者長長之謂也書之詩者長收之謂也書之春秋者長藏之謂也詩之易者收生之謂也詩之書者收長之謂也詩之詩者收收之謂也詩之春秋者收藏之謂也春秋之易者藏生之謂也春秋之書者藏長之謂也春秋之詩者藏收之謂也春秋之春秋者藏藏之謂也天府造為消長

聖經真為消除其道如此可以意會不可以言求也

薛德溫評　昊天之四府者春夏秋冬也聖人之四府者易詩書春秋也昊天之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聖人聖人以經法天此觀物因贊相

易詩書禮春秋之體　　邵子

皇帝王伯者，易之體也。虞夏商周者，書之體也。文武周召者，詩之體也。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易以道陰陽，書以道事，詩以道志，春秋以道名分。）意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仁義禮智者，書之用也。性情形體者，詩之用也。聖賢才術者，春秋之用也。三皇修夫意，五伯修夫言，三王修夫象，五伯修夫數，易具是四者，故意言象數爲易之用。有虞修夫仁，有夏修夫禮，有商修夫義，有周修夫智，故仁義禮智爲書之用。文王修夫性，武王修夫情，周公修夫形，召公修夫體，故性情形體爲詩之用。秦穆修夫聖，晉文修夫賢，齊桓修夫才，楚莊修夫術，故聖賢才術所以爲春秋之用。

項仲昭評　潤論雄談，動鬼驚神，文之可法者。

三者同出于史　　文中子

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

鄭太白評　述三經，見帝王興衰邪正，同出而不可雜，是功之太處。

詩不可不續　　文中子

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誥絕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元經興而帝制亡矣。（元經作於續詩之後。）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國史不明變，嗚呼，斯則久矣，詩可以不續乎？

陳二何評　深心遠思，羽翼三經，末段續詩大意。

五經　　白虎通

孔子所以定五經者何？以爲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陵遲，禮義廢壞，強陵弱，衆暴寡，天子不敢誅，方伯不敢伐，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應聘，冀行其聖德，自衛反魯，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經以行其道。

馬君常評　此篇遡著述之原要。

聯辭結采將欲明經　　雲門子

聯辭結采，將欲明經，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翳。固知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殆謂此也。

張子發評　此即莊子云言隱于榮華是也。

運命類

命有否泰　　石[illegible]子

命有否泰遇有屈伸否與泰相翻屈與伸殊貫遯泰遇伸不盡叡智遭否會屈不專府敏何者否泰由命屈伸在遇也命至於屈才通即蹇遇及於伸才蹇即通通之來也非其力所招蹇之至也非其智所迴

陳明卿評　前段言出命遇後半言出智之

知遭命之將至　　鹿溪子

霜露零悽而交下兮尚冀幸其弗濟霞雪零揉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顧微幸而有待兮泊（泊一作）莽莽與樊原

同死霜露下而霞雪亦喻變亂之愈甚也泊而止顧自直而徑徉兮路蹇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厭按而學誦

項仲昭評　此章痛哭流涕長太息收之數言而不簡

天不可怨　　莊子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孫休慶子二人皆假設爲之辭）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圍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于鄉里（賓者棄也）逐于州郡則何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

馮具區評　此在吾儒只可不怨天不尤人不願乎外素位而行居易俟命而已矣在莊生則欲忘形骸棄世事而後爲得蓋宗老氏無爲之旨與吾儒安命之說似而非焉者也

安時順處　　莊子

子祀子輿子犂子來（此亦造設之名）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尻音考）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疾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于齊肩高于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䟵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使浸假者假使漸也）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

以爲輪神以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心無所係着曰懸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此即順適而無好惡之意）俄而子來有疾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犂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幻境上亦真境也）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此二句言至小之物）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今夫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鏌鋣（良劍）之名夫冶必以爲不祥之金（造一我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適成然寐蘧然覺

鄧元贊評　人生自無始來故以無爲首從無入有故以生爲脊至死而息故以死爲尻此是看死生首尾爲一體四人各相契悟會得此理于心曲綴六句言病之狀也後假數語是任天付予而安之意所謂安時處順也合末段皆是此意尤覺脫洒

窮通皆命　　莊子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娛樂）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非智人所以得如此）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窮通與人無與）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此皆寫真勇）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楊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此亦可見其爲命也）

丘毛伯評　時勢在天聖賢有命一時窮達擾于人力無與也而喜之而憂之而愛之而惡之是皆逆天而不知命者之所爲也

信理自覺　　列子

孔子遊於大山見榮啓期行乎郕（隱者）（郕邑名）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知足自樂）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

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
日月不免襁褓者（其言其大也）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真道也者之言）
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尚何憂哉孔子
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慎九疇評　杜詩所謂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臥
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便是此章之
意

窮達有命　　列子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
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
人子誠並仕也（若不解之狀）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
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粢糲（衣短褐食粢糲言其貧）居則蓬室出則
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衣文錦食粱肉言其富）居則連欐（音麗屋棟）
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
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
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
之驗與（謂德有厚薄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亦是羞愧之語）北宮子無以
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偊偊
而步有深愧之色耶北宮子言其狀（三字筆力甚高）東郭先生曰
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見耶造故物勢自揚）曰汝奚辱北宮
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
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
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
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
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
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
也非人也（歸到命上極的）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
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聞理而服）北
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莪菽有稻粱之味庇
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蓽輅若文軒之飾（若破舊有窮妙處）終身逌然自得
（貌如此）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
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悟易悟也哉

蕭士偉評　自矜自愧總不若自安之為深于命也此
章之旨與莊子同而筆力奇矯則不無少遜焉

條與莫非命　　屈子

何邑牧豎云何而逢（言有邑氏牧豎之人耳）尊卑先出其命何從

□著有殊異 武王能承前之業
將相之才也既游帝切激何逢長之 孜文須亦孫于紂切
激而數其過何逢伯昌號衰秉鞭作牧 言紂既令紀衰文
后弗錫嗣之長也 王執鞭持政爲雍
州之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之國 言武王既誅紂令壞邠
牧也 故之社言已受天命而
有國以殷天下
天下之亂也

屈原評　屈原悼其君之惑于小人而不悟也爲之哀怨悲思噓唏歎息以爲天命之所致也故作問天之詞以歷詰從來廢興之不可知者有如此

時命惟聖人能決　　鶡冠子

命之所立賢不必得不肖不必失 命不可知 命日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于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蓋言此

命者挈已之文一作者也 夫身在草萊而俯仰百年恍然如浮雲之上 哀是文也故有一日之命有一年之命有一時之命有終非實也身之命終身之命 精於言命者 無時成者也故命無所不在無所不施或作無所不及 言無適而無有命也 時或從而得之命也既有時有命 時者天之運命者天之令南華曰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命也 引其聲命之名其得時者成命日調引其聲命之名其夫時者精神俱亡命日乘 夫頻其屑一也而人厭之更增其厭 時命者唯聖人而後能決之 南華曰知通之有時知窮之有命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 夫先王之道備 [illegible]

寫重道德更妙 而世有困君其失之謂者 禮義法度應時而變時命不常法亦隨故而昧者膠柱刻舟守 先王之餘其道雖備而祗益困窮此故所謂道無已者猶桃臥芻草而更以遭厄豈易悟也哉也 而已隨之所謂德者能得人者也 亦不失已 道德之法萬物取業所謂資而不匱者也

李卓吾評　天下何人不在時命之中然衆人與造化爭與時命忤徘徊于得失之際而不勝遲疑也求其與時俱遷與命俱適決于得失而不爲所疑者其唯聖人乎其唯聖人乎其不可及也

聖人備心事以適時命　　鶡冠子

天高而可知地大而可案萬物安知人情安取伯夷叔齊 開口便奇 能無盜而不能使人不意已 橫逆豈申徒狄 殷之末也 可以戲 枯槁者也 以爲世溷濁不可居故負石自投于河不知水中之亂有逾甚者德之盛山無徑跡澤無橋梁不相往來舟車不通何者其民猶赤子也 老子曰含德之厚比于赤子 男曰赤子女曰嬰兒 有知者不以相欺役也有力者不以相臣主也是以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麋鹿羣居可從而係也 戀慨係之矣 烏鵲猶羈麋鹿性然決故此言之 至世之衰父子相圖兄弟相疑 夫父子天性兄弟天倫忠信素足非自然至故蹶世人之足則辭以 脫俱兄則以嫗大親而已矣今從下衰而至于父子相□兄弟相疏者豈其性固異于古也哉蓋治之之道也何

者其化薄而出于相以有爲也（此言不能相與于天相爲故其獎至此郭象日）
大體天地奧變化者雖手足異任五藏殊管未嘗相與而相
百節同斯相與于無相與也未嘗相爲而表裏俱濟斯相
爲于無相爲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運其于股肱
以營五藏則相營愈篤而內外愈困矣蓋知此也是
故爲者敗之治者亂之敗則傰也（傰黨亂則阿阿則理廢）傰
則義不立光傳舜以天下故好義者以爲堯智其好利者
以爲堯愚湯武放弑利其天下好義者以爲無道（此言何所謂）
學則惟好義者以爲有道而好利之人以爲賢爲（或無爲字）彼世不傳賢故
有放君君好傰阿故有弑主夫放弑之所亡國之所在吾
未見便樂（或作見其便樂）而安處之者也夫處危以忘安循哀以

百子金丹　卷十　正論　運命類　三三

損樂是故國有無服之喪無軍之兵可以先見也是故箕
子逃（逃遁也非謂逃而去之）孔而持衆牧（宋世家曰南
子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以兵造公宮萬殺湣公
子業澤大夫裘牧聞之以兵造公門商客拘而蹇叔哭
門子萬殺牧湣著門死卽其事也）
也穆公襲鄭蹇叔哭之）昔之登高者下人代之慺（慺或作悽怖也）手足爲之
汗出（之汗濡）故爲而上人（或無人字）乃始持折枝而趋操木者爲之觀（此喻情言傷）
驚懼始持而折枝趨而操木
處危忘安而諫是故天下寒心而人孤立今世之處側
者皆亂臣也其智足以使主不逆其言是以滑政其朋黨
足以相奪于利害昔湯用伊尹周用太公秦用百里奚（百里奚也）

莾用由鹿（晉也）齊用管子此數大夫之所以高世者皆
國之忠臣所以死也（此亦古之人其才一也或以高世由或以之死在所遇之君異故也）
是觀之非其智能難與也乃其時命者不可及也（此言伊尹申胥）
之才人非莫及也而箕奚之徒雖無如是時無其時有所至
卒以殺身無其時命故者也
而求臣故雖時有所至而上求焉君無時有所至而辭（或作表夫有時無故雖）
而下辭時有所至而閣（或作闔）命有所至而闔
猶求賢不必得時也不肖不必失命也是故賢者守時而
也
不肖者守命（守命猶委命也）今世非無舜之行也不得時之故也
非無湯武之事也知伊尹有任責自負費仲惡來得辛紂

百子金丹　卷十　正論　運命類　三四

之利而不知武王之伐之也比干子胥好忠諫而知其主
之殺之也費仲惡來者可謂知心矣而不知事比干子胥
者可謂知事矣而不知心聖人者必兩備而後能究一世
王奉微許　天下之治亂聖賢之成敗皆時命所爲也
聖人盡心盡事亦聽天趁時以挽回其萬一而已矣夫
豈能與天爭哉

達人大觀　鶡冠子

時不常使蚤晚細濊反相殖生變化無窮何可勝言水激
則旱矢激則遠精神回薄振蕩相轉遲速有命（言有命息又作）

正息必中三五合散消息孰識其時至人遺物（遺物或作不遠）獨與道俱縱軀委命與時往來盛衰死生孰識其期儼然

至湛孰知其尤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禍與福如糾纆（此言禍福相爲表裏如糾纆索相纏亦不可分）渾沌錯紛其狀若一交解形狀孰知其則芒芒無貌（貌或作狀）人而後決其意（決或作決）

其幹流遯徙固無休息（小休曰息）終身有始孰知其極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雀（太路）籠中之鳥空窺不出（太容故也）衆人唯唯安定禍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憂者在堂弔者在門）失反爲得成反爲敗吳大兵强夫差以困越棲會稽勾踐霸世達人大觀

乃見其可（或作可作許）惰方一術矣足以游（惰讀如惰鑒之惰方讀如方鑒之方夫天下之事百出要以百變應之而今惰方一術則豈游于變通理之會哉）

潛義繩評　凡物凡事皆有命命不可逃安能逃得命逃命亦是命故不若與之相忘達人知命與之相安相忘而已矣

樂天知命　抱朴子

抱朴子曰連城之寶（價值連城）非貧賤所能市（内重即外輕）買也高世之器非淺俗所能識也然磊人之珍不以莫知而暗其質逸倫之士不以否塞而蕩其節（不以世之否塞遂改節）樂天任命何怨何

尤（惟知樂天任其命之自至何怨尤之有）

陳二何評　安土敦仁怨尤俱泯此聖人心事也即聖人之命也即聖人之天也夫聖人之天命亦在我而已矣

樂天當學仲尼　楊子

或曰孔子之事多矣不用則亦勤且憂乎（孔子以天下爲己任其事不少矣然復不見用于世則徒勤且憂乎）曰聖人樂天知命樂天則不勤知命則不憂（聖人不自知其爲憂勤故曰樂）或問銘（盤銘）（或溺之）曰銘哉銘哉有意于慎也聖人之辭可爲也使人信之所不可爲也（聖人之辭先王之法故可爲也人有善惡好惡不同必使皆信）所不可爲也

是以君子彊學而力行珍其貨而後市修其身而後交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君子之所慎言禮書（慎言無口過慎禮無失儀言禮是慎條之爲書）上交不諂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爲也（的是聖人心事的是聖人功夫）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道交功勳成奚其守（天地之交以道人道之交以理當順天人之道理而無所逆也）好大而不爲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爲高不高矣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卲也（卲高也公儀子爲魯相拔葵之不與民爭利也董仲舒爲江都相下帷三年不窺園以二君才德尚美）使見善不明用心不剛儔克爾（儔誰也誰能如此）

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

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勝勝斯得矣有意哉（謂志于道）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孟子無此語）

或曰治已曰治已以仲尼（言當以仲尼之道治修其已）或曰治已以仲尼奚寡也若人人治已以仲尼則仲尼宜多曰率馬以驥不亦可乎

項仲昭評　仁義禮智信五者皆仲尼治已之道也具是五者而後能樂天而後能知命不然如徒取于強制而已者猶未免為造化所勝也

潛升以時用

楊子

或問命（世稱修短之命）曰命天命也非人為也人為不為命請問人為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命不可避也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顏淵冉伯牛非不知修人事）曰以其無避也（顏淵早夭伯牛惡疾何也）若立岩墻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辰乎辰（謂日月所會）曷來之遲去之速也

君子競諸（進德修業欲及時也）諄言敗俗（謂諄邪妄言也）好敗則（不作惑能復生以敗俗者也）（妄好非聖之書敗先王之法）姑息敗德（苟姑息而苟容取安也冥安鴻灩故敗德）君子謹于言慎于好亟於時吾不見震風之能動聾瞶也（雷震非不烈不能動聾聵聖教非不服不能化頑嚚帝堯在上不能化四凶）或問

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不諭曰未之思也曰治則見亂則隱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鷦明遴集食其絜者矣（遴集者類集謂得其所也鷦明非竹實之絜不食君子非道德之祿不居）鳳鳥蹌蹌匪堯之庭（蹌蹌者步趾之威儀也言其降步于堯之庭非堯之庭則不降步也）亨龍潛升其貞利乎（言龍之所以能亨者豈非以其有正利之德乎）或曰潛龍何以貞利而亨曰以未可而潛不亦貞乎可而升不亦利乎潛升在已用之以時不亦亨乎

張侗初評　時未可而潛時一可而升所謂時乘六龍以御天者也此非人之所能為也必也達天知命之聖人乎

凋榮有命　劉子

百物遇春而榮華者不謝（無不榮）淒然而秋凋零者不憾（無不凋）脩然而泰榮凋有命困窮有期故春葉雖茂假朝露而抽秋葉誠危因微風而飄零（[illegible]）

郭在中評　命不可逆亦不可恃不可希冀亦不可委棄其在我以聽之天而已矣

命相　劉晝

命者生之本也相者助命而成者也相命既定即鬼神不

能移改而聖智不能廻也（天人相命皆異不能移易）華胥履大人之

跡而生伏羲女媧感瑶光貫日而生顓頊（出史記）慶都與赤

龍合而生堯先握登見大虹而生舜修紀見洞流星而生

夏禹（出淮南子）扶都見白氣貫月而生殷湯太任夢見長人而

生文王顏徵感黑帝而生孔子劉媪感赤龍而生漢祖（出史記）（淮南王命論曰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藝有異于人）微子感

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弧星樊噲感狼星老子感

火星（出淮南子）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天瑞相而生者也相者或

見肌膚或見聲色賢愚貴賤修短吉凶皆有表診故五嶽

崔嵬有峻極之勢四瀆皎潔有川流之形五色鬱然有雲

霞之觀五聲鏗然有鍾鼓之音善觀察者猶風胡之別劍

孫陽之相馬覧其機玅不亦難乎（有奇人者有奇相不爽不爽）伏羲日角黃帝龍顏帝

嚳戴肩顓頊駢骭堯眉八采舜目重瞳（堯眉八采舜重瞳子俱出淮南子）

禹耳三漏湯臂二肘文王四乳武王駢齒孔子返宇（孔出淮南子）

孔叢子云孔子河目顏回重瞳皐陶烏喙（俱出淮南）若此之類

而隆顙返宇未詳

皆聖賢受天姝相而生者也舜目重瞳是至明之相而項

羽王莽亦目重瞳子（出史記）越王勾踐長頸烏喙非善終之

象夏禹亦長頸烏喙（出史記）王莽之重瞳驕驁有驥之一

毛而不可謂之驥也禹之長頸烏喙猶龍有蛇之一鱗而（辨毀分別俱出史記）

不可謂之蛇也及衆庶皆有診相故叔子豐下叔與知

其有後（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于魯國）

必有後衛青方顙黥徒明其當貴（衛青少為平陽侯家奴有相者曰貴人至封侯青曰人奴無笞罵足矣安得封侯後為大將軍封長平侯）

亞夫縱理許負見于餓死（亞夫為河內守許負相之曰君后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政后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負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

之于天命當貧賤雖貴猶有禍患命當富貴雖欲殺之猶

不能殺故晉隨之命若從天墮若從地出不得以理救推（明人詳考論之）

非可以智力要今人不知命之分限而妄覬多貪命在于

貧賤而穿鑿求富貴命在于短折而臨危求長壽皆惑之

甚矣

侯晉陽評　窮達分也貴賤相也世人多妄于覬覦而

成敗于貧富壽夭是未達命與相之一定也

有義有命　藍田子

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所必然有義有命是有可得

可受之理故舜可受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

故孔子不求衛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問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昭豫若日月）理安得受是謂義合于命故益不受焉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受是謂命合于義故孟子辭齊萬鍾二者義命有正合之理時中而已矣

郭公遠評　義命不可分益不受焉亦非有義無命哉之能賢亦義所不當受也孟子辭齊亦非有命無義王之不用亦命所當辭也故義處即命命處即義不可分析議者以爲何如

大化叵測　空峒子

大化流行誰其測哉（歐陽有驗果然不謬）相如病于金馬（司馬相如有渴病）長吉死于玉樓（長吉李長吉也）君寔摧于秋風（君寔司馬光也）胡界之良朋奪之永是以豪夫志士仰天而問履霜而悲凌雲托之大人（所氏有大人）人歎造物比之小兒（造物小兒言天之無常也）蓋憤嫉弄之叵測而痛雲颭英雄之難遭

齋義繩評　俗間有罵天者曰良馬負駝癡漢走巧女多作拙夫眠世間多少不平事不會做天莫做天子止之曰勿罵父母之生子豈不欲其美而不能禁其必醜天之抑棄傑也是以天之窮也勿罵勿罵子是與俗人付之一笑

窮達類

富貴皆苟得　莊子

子張謂滿苟得曰（滿苟得三字皆撰設之名）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藏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作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可見道富身外物得失心内知）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子張之意）

（苟滿只是苟得何妙之極）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在于修行）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言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于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尾苟得之意止在于苟得

項仲昭評　只滿苟得三字撰得便奇此莊子撰苟得之言以嘲世之苟得者意涉有激詞甚詼諧

忠貞蒙蔽　屈子

昔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詩（昭詩明典文也）奉先功以照下兮（承宜祖業以示明也）明法度之嫌疑（草創憲度定嫌疑也）國富強而法立

介爲良臣而日娭（而遊息也）致忠良初容事之載心兮（乃天災也乃仵念也）雖過失猶弗治（臣有過差猶赦寬也）心純庬而不泄兮（秉性敦厚言語也）遭讒人而嫉之（遭遇靳尚及上官也）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澂其然否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若詐僞轉相欺也）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何貞臣之無辜兮被離謗而見尤慚光景之誠信兮（質性謹厚貌純也）身幽隱而備之（雖放草野行猶篤也）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沉流（逐起深水自害賊也）卒沉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昭（懷王壅蔽不覺悟也）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爲藪幽（賢人放竄棄草野也）焉舒情而抽信兮（安所展思彼愁苦也）恬死亡而不聊獨彰壅而蔽隱兮（遠放在歸）使貞臣而無由

袁了凡評　屈子以忠臣愛國之心被讒邪之蒙蔽而見尤芳草藪幽泊沉泊流嗟哉窮乎

才不世用　陸子

夫窮澤之民據犁啁報之士或懷不羈之才身有堯舜禹皐之美綱紀存乎身萬世之術藏于心然身不用于世者不通故也大公卿之子弟貴戚之黨友雖無過人之才然在尊位之重者輔助者强飾之者衆靡不達也昔扁鵲居宋得罪于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爲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爲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咒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故事求遠而失近廣藏而狹棄斯之謂也

王奎徵評　此段正言明詞道出高賢大良之不爲世用文機發動有得心應手處

功困于時　韓嬰子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山鍾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如泰山（其音高）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江河（其音大）鍾子期死伯牙擗絃絕琴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與鼓琴也（以知音者少）非獨琴如此賢者亦有之苟非其時（苟不遇明時賢君）則賢者將奚出得遂其功哉

李光垣評　嗟乎知心難逢知己難再伯牙鍾子之事可爲賢士君子扼腕三嘆者也

君子固窮　韓嬰子

大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

善相馬也安得千里之足造父（造父周穆王時人善御者）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芷（香草）生于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人莫見之故不芬（[illegible]）夫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憂而志不衰先知福禍之始而心無惑焉

郭士俊評　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所惑此是處窮第一義蓋世能窮吾遇而不能窮吾心也

孟子不悅于齊　韓嬰子

孟子說（猶言）齊宣王而不說（音悅）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不知善之爲美）淳于

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即無賢意）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游魚聞瑟而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六馬聞琴而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即音樂之善）而況君人者也（答未知善之爲善句）孟子曰夫雷霆之起也破山折木震驚天下（賈山語云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耳聾者不聞雷霆之聲）日月之明徧照天下（日月之光無不容光普照）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無目者不能見日月之明）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善歌而齊人好歌（即聾者盲者意安能知善）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即有諸內必形諸外意）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淺澤不能容吞舟之大魚）度量之士不居汙世（汙濁之世豈能容度量之士乎）夫葉冬至必彫吾亦時矣慨時不遇

宋九青評　竟是相罵一場與孟子本意相似孟子遇齊宜窮矣遇淳于更窮非老孟善辯幾乎屈矣

士困達乃見　韓嬰子

夫鳳凰之初起也翾翾（音消）十步之雀喔咿而笑之（鳳凰未展羽時爲燕雀所笑）及其升而高一詘一信（音申一上一下意）展而雲間藩木之雀（即藩籬之小鳥也）（善喻之妙令人郎然）超然自知不及遠矣士褐衣縕著未嘗完

也（衣之賤也）糲藿之食未嘗飽也（食之賤也）世俗之士即以爲羞耳（冷批冷趣）（世俗以其貧賤羞）乃其出則安百議定者賴以安定用則延民命（能福庇民民命賴以安）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矣

張侗初評　玉必剖乃玉珠必剖乃珠非知珠玉者也

世人抱柱相林何必問哉

貴不在位　抱朴子

夫麟不吠守鳳不司晨騰黃不引犁尸祝不治庖也（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言尸祝不肯違去樽俎而代庖人烹割也○出莊子）且夫揚大明乎無外宜姬照之和風者日也雄舉燧于閑夜治金石以致

用者火也天下不可以經時無日不可以一旦無火然其大小不可同也（言大小不一大致也）江海之外彌綸二儀升爲雲雨降成百川不朝夕之用不及累仞之井（江海雖大不若井汲之小亦有用）灌田溉園末若潢汙之沢（潢溉之功雖大似不若溝之沢瀆爲易用）拔其巨細孰爲曠哉桀紂帝王也仲尼陪臣也今見比於桀紂則莫不怒焉見擬于仲尼則莫不悅焉爾則貴賤果不在位也（是推德是尚）故孟子云禹稷顏淵易地皆然矣宰予亦謂孔子賢于堯舜遠矣夫匹庶而鈞稱于王者儒生高極乎唐虞者德而已矣何必官哉

項仲昭評　必真實有德而後可以無官必真實有德而後可以爲千秋萬世之官而不必爲一時一世之官不然此非爲甘心與草木同朽腐者藉口也

藏器待時　抱朴子

抱朴子曰翔集而不擇木者必有離羣之禽矣（禽鳥不擇木而棲必不相）遭矰繳（之禍）出身而不料時者必有危辱之士矣（爲士者不相時而出必遭危必發時之害自取）時之得也則飄乎猶應龍之覽景雲時之失也則蕩然若巨魚之枯崇陸（人之失時猶魚之失水）是以智者藏其器以有待也隱其身而有爲也若乃高嶽拚賁非細縷所綴（岩之墜豈一將）

（蕭所能係）龍門沸騰非掬壤所遏（滔天之水豈士所能塞）則不苟且於乾沒（言射利也得利爲乾失利爲沒出張湯傳始爲小吏乾沒）不投險于僥倖矣

侯菅陽評　語曰巳乎巳乎瑞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故上貴栢時而動無以邦曲而傷吾足也

得時則鳴　抱朴子

潛靈俟慶雲以騰竦（應龍潛靈雲而騰霄漢）棲鴻借勁風以凌虛（亦翻未舉藉勁風以凌空）素鱗須姬發而躍（周武王與子白魚躍入王舟）白雉待公旦而來（周公旦輔成王以朝重譯始獻白雉）姜老值西伯而投磻溪之綸（太公磻溪釣叟遇文王始于投綸而興王室）韓英遭漢高乃騁撥亂之本（韓信源母遇高祖始拜將而成帝業）

蘇石水評　大德必待明時賢臣必擇英君從來如此故時未至而干者愚也時既至而伏者拙也

兼正居直　抱朴子

非分之達猶林卉之冬華也（處富貴非其分猶林卉冬華未有不凋落者）守道之窮猶竹栢之履霜也（窮而自守以進獲竹栢有經霜之操故識者泰才）獨見者雖刼以鋒鋭猶不失正而改塗焉（言卓然自特有獨見卽鋒在前不失其正）安肯諂笑以偶俗乎（與俗爲偶）懷方貞以居直者雖誘以封國猶不遷情以趨時（懷貞自居卽誘以利祿不肯遷就）安肯蹤徑以取容乎

徵也

抱朴子曰玄雲為龍（雲從龍興則雲騰）騰非蚯蜓所能招也（蚯蜓蛇屬）

飄風為虎發（風從虎虎發則風發）非狐貉之能致也（狐貉野獸二獸名）

是以大人受命則逸倫之士集（大人如堯舜禹湯之主逸倫乃超逸絕倫者如稷契伊尹）

玉帛幽求則丘遠之俊起（如湯以幣聘則起尹于莘野之類是也）

抱朴子曰金以剛折水以柔全山以高移水以卑安是以（持身之正道）

執雌節者無爭雄之禍多尚人者有召怨之患

抱朴子曰淮陰既勇于跨下（韓信未遇時受胯下之辱）不損龍躍而虎

視也應侯韜奇於溺簀（范雎受辱于須賈）不妨其奮翔而鳳起也

或南面稱孤或牢總台輿故一抑一揚者輕鴻所以變虛

也乍屈乍伸者艮才所以俟時也（艮才者艮卦時行時止之才也）

李九我評　君子之屈也非藏拙也君子之伸也非炫

奇也時屈則屈時伸則伸時止時行艮才之所以妙也

欲俟時者其于艮卦占之

通塞異勢　劉子

命有否泰遇有屈伸否與泰相翻屈與伸迭貫邀泰遇伸

不盡散智遭否命屈不專愚（如此可以善其通塞）鈍何者否泰由命屈伸在遇

也命至于屈才通即塞遇及于伸才塞即通通之來也非

其力所招塞之至也豈其致所回勢若就塞則口目雙掩

遇若屬通則聲眺俱明故處穴大呼聲徹數仞順風長叫

響通百里入井望天不過圓蓋（所望只如圓蓋之少）登岑眺目（至登高由仰目而視）

極于煙際（登高窮煙際之表）在井穴之時聲非卒爽目非暴昧

而聞見殊者其勢塞也（二語妙極總結通塞奇絕）及其乘峰躋岑聲非益壯之力目

非離婁（至明之者）而響徹眺遠者其勢通也買臣恐饑而行歌

（漢朱買臣貧薪以給食行且讀書妻羞之求去買臣曰我年五十當富貴妻曰如公等終當餓死溝壑中何能富貴及為會稽守妻自縊而死）王章苦寒而坐泣（王章為諸生時學長安病無被臥牛衣中）蘇秦

握錐而憤懣（蘇秦讀書欲睡以錐自刺其股）班超執筆而慷慨（班超嘗傭業俟筆歎

日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立功西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當彼

四子勢屈之時容色蠶黑神情沮悒言為无緣行成狂猾

髮露心憂形銷貌悴（形容憔悴如見）引嘆而雷轉噴氣則雲勇如驎驥之

伏於鹽車（驥服鹽車伏櫪而上太行伯樂遇之攀而泣之驥于是俛而噴仰而長鳴）玄猿之束

於籠圈（玄猿善升受束于圈）才非無千里之駿萬仞之捷然而不異

罷鈍者無所肆其巧也何異處穴而望聲徹入井而欲眺

視視哉及其勢伸志得或佩錦而還鄉（朱買臣）或齎玉于廊

廟（王章）（形容又妙）或合縱于六國之府（蘇秦）或懸旌于崑崙之外（班超）當斯之

時容形光液神氣開發言成金玉行為世則乘肥衣輕愉

然自得快若輕鴻之洗長風沛若巨魚之縱大壑（淵王懸得賢臣頌）何異順風而縱聲登峯而長眺

侯君陽評　文義甚粗淺然說盡世態矣其條段亦自分明不紊亂故足錄也

遇不遇與命　劉子

賢不賢性也遇不遇命也性見于人故賢愚可定命在于天則否泰唯期（真正不同）命運若遇危不必禍愚不必窮命運不遇安不必福賢不必達故患齊而死生殊德同而榮辱異者愚不愚也（以人事言）春日麗天而隱者不照（幽隱之處日照所不及）秋霜

彼地而藏者不傷（有所遮蔽處霜不及）遇不遇也（以物言）昔韓昭侯醉臥而典官加之以衣覺而問之知典官有受于己者（可謂典官乎）以越職之故而加誅焉（此典官者之不遇）衛之驂乘見御者之非從役呼車有救危之意不賞其罪（此呼車者之遇）加之以衣恐主之寒（愛其主也）呼車愛君之危（愛其君也）忠愛之情是同越職之愆亦等（典官侵典衣之職驂乘侵御者之職）典官獲罪（誅）至于呼車見德而不罪遇不遇也（典官不遇也驂乘遇而典）鴟臨腐鼠非虞氏之侵擁水沃地非射姑之穢事出庭外固非其罪（明明指然）俠客大怒而虞氏見滅邾君大怒而射姑獲免遇不遇也（射姑遇而虞氏不遇也）齊之華士棲志丘壑而太公誅之（太公召華士不應其召）魏之干木遁世閭而文侯敬之太公之賢非有減于文侯干木之德非有逾于（總一個）華士而或榮或辱者遇不遇也（太公誅之矣）（干木遇而華士不遇也）董仲舒智德冠代位僅過士（卒為江都相）田千秋無他殊操以一潔則相同遇明主而貴賤懸隔者遇不遇也（田千秋遇而仲舒不遇也）莊姜適衛美而無寵（莊公薄之）衛人為之賦碩人（莊姜不見答）夔痾適齊醜而蒙幸遇不遇命也（莊姜不遇也夔痾遇而）賢不賢性也怨不肖不適性也傷不遇是不知命也

何宗元評　賢不賢性之一定遇不遇命之一定世人

每欣戚于遇不遇之間是未達乎否泰之命而失賢者之性也

士與庸流雜處（士無外此）　劉子

龍之潛也慶雲未附則與魚鱉為鄰驥之伏也孫陽（伯樂）即伯未賞必與駑駘同櫪士之弱也知己未顧亦與庸流雜處自非神機洞明莫能分也（非神機動見分明鮮有能辨其賢否）

李光垣評　知人則哲自古難之非神識者慎勿妄自臧否人物也

得天在胖　　郁離子

鄭之鄙人學爲蓋也。而其三年藝成而大旱蓋無所用乃棄
而爲桔槔（治田器即水車也）又三年藝成而大雨桔槔無所用則
（嗚呼老矣是非人之過也時不再來矣時之爲難逢也）
又還爲蓋焉未幾而盜起民盡改戎服鮮有力蓋者欲學
爲兵則老矣（捨其藝而學兵器其事已老）在離子見而嗟之曰是殆類
漢之老郎與然老少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藝事由己之
學雖失時在命而不可盡謂非己也故學有善農者墾田
以種稻三年皆傷于澇（爲水所傷）人謂宜洩之以樹黍（黍宜高燥以備旱）
弗聽而仍其舊其年乃大旱連三歲計其獲則償所倍
其澇焉故曰旱思具舟（以備水之用）熱思具裘（以備寒之用言以貴預也）天

下之明言也

魏仲雪評　擇術在己得天在時人且奈何因守其業
安意以待之而已矣

通明本於晦塞　　蘿山子

（文勢一段緊一段真步步超也）
曒曒者汚昧昧者發灼灼者翳昏昏者達圭角一呈其鏡
必折芒刃一露其鋒必摧若一特之閒然者雖不可窺而
萬世之燦然者自不容息是以磻溪之蹟（于太公鈞于磻溪）而鷹揚
于牧野傳巖之伏（傅說築于傅巖）而鶯振于殷廷羑里星垂乎八
封（文王囚於羑里）尼山天暇乎六經（孔子筆削于尼山）晦之小者乃其明
之大也塞之作者乃其通之久也

張侗初評　天欲開八百載之通明故晦塞文王于羑
里天欲開千萬古之通明故晦塞夫子于尼山晦塞之
地天心之所流注也夫復何恨哉

功成於激　　潛室子

陳潛室曰毛遂（戰國時人）上不數于其主下不齒于其徒而卒
能奮身決起著名楚趙苟非見棄于人安能有以激乎（机鋒鴻泉矣）吾
觀戰國遊士往往皆因激致之蘇秦之相六國妻激之也
（妻不下機）張儀之相秦友激之也范雎談笑而取秦栢譽激之

也（魏齊嘗欲殺雎）善用人者於其凌厲頓挫之時而乘其感慨奮
激之氣則雖尋常之人皆能以自效于尺寸不然雖奇人
節士亦或無以自見耳

袁小修評　樹之號也激于風也水之響也激于石也
寒士之奮庸也激于世也物理人情由來如此

處一化齊　　通書子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夫
（發明最妙）富貴人世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
地間有至貴至富（必有這篇方可發）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

大而忘其小焉者耳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郭在中評　顏子安貧分明有至富至貴在今人無至富至貴之具而亦托言安貧此朽腐之草木又顏氏子之所憂也

順化無心　叢衣子

（化化字轉上順字步驟好）夏暄冬寒候關氣運不可以有溫萃涼萎變遜化（心與也）宎以私（不可）意爲消息代換樞括自定（也）不容以人（力參也）晴能服捩化體以狥其私慕哉若夫意榮憎枯輒生德怨是以知覺之曲悰妨鴻麗之盛造寧不取罪于陰陽之中

李少文評　凡事皆造物排定何關識想人爲試思晝來依然如昨夜間何煩許多患惱

凡境皆幻　蒼琅子

世俗之見每據見在爲真境而不知境皆幻也（幻字說得透徹）李山甫曰憂裏輸羸總未真若此則海若之觀不可無（海若自忘海小之大觀）遼豕之矜不可有（有獻豕白頭者一至遼東豕皆頭白）凡窮通得喪何莫非然境有不能豁者以季主臨卜之言推之（司馬季主醫卜皆驗）亦必爽然自失

何宗元評　宇宙一空境也已往者空也未來者空也現在者亦空也由虛而實復由實而虛功名富貴天上浮雲窮通得喪悠悠安足論

持盈類

知雄守雌　老子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谿溪、美事也、高亦藩屬）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忒差也）復歸于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于樸（樸木未散之名）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周南池評　知雄守雌等句本是老子卑謙之學不意反爲後世僞道學者開一便門也

侯王得一　老子

昔之得一者（一者道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一也（即孟子道一之者）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

而貴高將恐蹷 此上數者皆不欲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 歸重更妙 數車無車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魏仲雪評　此爲王侯立論故下專言處貴須尊之事以謙卑爲尚也

知足知止　老子

公子荆可以當此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名與貨外物無益于身死名死利雖所无不同其于亡身則一身也名也貨也果孰得而孰亡是以貴知足知止也

鄒臣虎評　字字名言知此義者可以長守貴長守富長守功名是明哲保身之第一義

天道猶張弓　老子

毛言至理可讀可誦

天之道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 天道虧盈而益謙猶弓之有張有弛也 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聖人爲之不恃功成不居不欲自見其賢正合得天道也

張子發評　此是謙招損謙受益的道理老于一生以弱能勝強柔能勝剛虛謙受益亦本論也

江海善下　老子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 水下故爲衆流所歸 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其言下之 善下之善夫人而知之者 欲先民必以其身後之 聖人能下民故爲百姓所歸 是以處上而人不重 不以爲難勝也 處前而人不害 不以爲患害也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黃海鶴評　惟不爭能止爭能止爭然後得以爲民上而不敗此居尊持盈之最上策也

挹損之道　荀子

孔子觀于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 欹器傾欹易覆之器 孔子問于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守廟者曰此蓋宥坐之器 宥與右同言人君可置于坐宥以爲戒也 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 以欹器以發持滿之道妙 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也 挹酌 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嘆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

陳仁可評　此與老子知雄守雌同一理但老子未至於無故有心欲無其語氣恒歛後世機心若聖人之意自覺渾融是化于無者也

晏子辭邑　晏子

慶氏亡（即慶封）分其邑與晏子（景公與之也）邶殿其鄙六十（以邶殿分）晏子弗受子尾曰富者人之所欲也（識高詞逸欲雅之極）何獨弗欲晏子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生厚而用利于是夫正德以幅之使無黜慢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郭在中評　景公之後田氏之奪故晏子矯之以儉與

謙亨有終　韓嬰子

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易之一道是也）（虛中布景）夫天道虧盈而益謙（盈者虧損之謙者裨益之）地道變盈而流謙（盈則變謙則流）鬼神害盈而福謙（盈者受害謙者受福）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皆盈則必虧之意）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處謙則亨可以獲元吉）

殷晉陽評　易六十四卦中惟謙卦爻有吉亨利而無凶悔吝甚矣謙之妙也故夫子曰謙德之柄也

戒盈　劉子

四時之序節滿即謝（即自春徂秋自秋而冬是也）五行之性（金木水火土是也）功成必退故陽極而陰降陰極而陽升日中則昃（側也）月盈則虧（缺也）此天之常道也（大人之處世則亦然）勢積則損財聚必散年盛返衰樂極還悲此人之恒也昔仲尼觀欹器而革容（孔子觀周廟有欹器）焉曰吾聞有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孔子喟然嘆曰嗚呼烏有滿

而不覆者哉此察象而識類覩霜而知冰也（霜降則冰結）夫知進而不知退則踐盈泛之危處存而不忘危必履泰山之安故楚莊王功立而心懼晉文公戰勝而色憂（出左氏春秋）非憎榮而惡勝乃功大而心小居安而念危也（處處可法）夏禹之饋（受餐）而七起周公一沐而三握食不遑飽沐不及晞（乾也）非耐饑而樂勞是能心急于接士處于謙光也

張侗初評　滿即謝盈即虧天時猶然況于人乎人若不自滿而能抑而損之謙以居之則何德何功不成能行謙德其惟禹與周公乎

明君戒盈

抱朴子曰清玄剖而上浮（言天居高）濁黃判而下流（言地處卑）尊卑等威於是乎著往聖而取諸兩儀（仰在天俯地也）而居臣之道立（明君之至哉不可不務也）設官分職而雍熙之化隆君人者必修諸已必先四海統先身以率萬民去偏黨以平王道（書無偏無黨王道平平）遣私情以標至公（公道以率物）擬宇宙以籠萬殊（宇宙以爲量）真僞既明於物外矣而兼之以自見矣（真僞既別而又聰）既總于接來矣而加之以自聞矣（聽德爲聽而加之以獨見又加之以獨聞）儀決水以進善（進善如流）鈞絕絃以黜惡昭德塞違（左傳云君人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言照明善德閑害惡邪）肩親昵賢

（庸用也匪愛也）使規盡其圓矩竭其方（使賢者得盡其規員矩方之才）繩肆其直斤効其新（得効繩直新斤之用）匠之以六藝（書禮樂射御之交）軌之以忠信莅之以慈和齊之以禮形揚玄陋以伸沈抑（書明明揚側陋）有沈折下察者有激清流以澄濁否（激濁揚清減否自定）使物無詭道事無（以伸逸絡世之格言）非分立朝牧民者不得侵官越局推轂即戎者（爲將帥者）莫敢悼殺願命（畏危亡至于保身）悅近以懷遠修文以招攜（招亡攜判以來遠人）阜百姓之財粟闡進德之廣塗杜機僞之繁務則明罰敕法哀敬折獄淳化治則匪服藏疾五教在寬（書敬敷五教在寬）外怨（音）聰多士于武內建維城之穩屬（詩宗子維城）使親疎相掎尾爲身幹枝雖茂而無傷本之憂（木茂而不傷）流雖盛而無背源之勢（流盛而源不背）石盤岳峙（國勢）式遏覬覦（覬覦者式遏絕之）見三苗之傾殄則知流川之不可恃也覩騎幽之不守則覺嚴險之不足（見危思危則可以終）賴也金城湯池不若人和是以賢君抱德懼不足而改過恐有余謀當計得猶思危而弗休焉故勝地處猶戒盈而夕惕焉

項名昭評　抱德懼不足改過恐有余只二語道盡人君治法心法至哉言也

化柄惟在儉

儉於德可以養虛儉于視可以養神儉于言可以養氣儉于私可以獲富儉于公可以保貴儉于門闥可以無賊盜儉于環衛可以無叛亂儉于職官可以無奸佞儉于嬪嬙可以保壽命儉于心可以出生死是知儉可以爲萬世之柄（此言儉爲化柄之源）王者皆知御一可以治天下也而不知執爲之一夫萬道皆有一仁亦有一義亦有一禮亦有一智亦有一信亦有一一能貫五五能宗一者天下可以治其道蓋簡而出自簡之其言非玄而入自玄之是故終迷其要覓惑其妙所以議守一之道莫過乎儉儉之所律則仁不

典義不泯禮不沓智不變信不惑故心有所主而形有所本而民有所賴 此言惟儉 君儉則臣知足臣儉則士知足士儉則民知足民儉則天下知足天下知足 又推出一層文之法 所以無貪財無競名無奸爲無欺罔無驕佞是故禮義自生形政自寧溝壑自平甲兵自停遊蕩自耕所以三皇之化行 此言三皇以儉化天下

郭在中評 一儉德道出關係許大爲君相者皆可勒一篇于座右以爲省心節欲之資

傲乃凶德　龍門子

士有挾貴與文而以傲物自居者來見龍門子其氣洋洋然其貌斤斤然其聲鏗鏗然 形狀其傲態如此 龍門子與之坐默然如不能語者 形容其謙虛如此 士忽呼曰位尊而才高亦爲人所禮乎 謙敬也 龍門子曰否位尊非所禮也才高亦非所禮也唯足乎德可耳位不稱其德是鶴乘文軒也才不命于德是馬失磬御也人方且賤之斥之絕之安取所謂禮乎曰然則德足以驕人乎曰德足以服人亦不足以驕人聖帝如堯舜聖王如禹湯文武聖相如周公聖師如孔子亦不過盡人道爾所以無足驕人者德尚不足以驕人況挾貴與文而傲物者乎傲乃凶德傲物則失人失人則喪己喪己則名削名削則禍將及矣傲安可長哉 議論到底 士乃氣索神沮而去 索消也沮滞也

馬君常評 一傲一謙相形其形狀一令人可厭一令人可親如此其言語一令人欲近一令人欲逃如此甚哉謙傲分途之遠也

隱逸類

陶閒寓世　濮衣子 舜時賢人

與與乎塊世余何知焉草而宮木而棲薄蔬可以經旬 十日爲旬 彫皮可以歷紀閒哉吾之寓世也以視于世虞氏不及泰氏 文簡化矣 泰氏其臥徐徐 自得之貌 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 象其健 一以己爲牛 象其順 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虞氏其乃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

郭公遠評 有堯舜在上故不妨草宮木棲有孔子在外故不妨點瑟回琴不然蒼生當不與人任當相特待清毋貴石隱爲也

脩然全形　濱何子 夏末時人

守玄可以祛辱執素可以揣氣吾將量腹而飲度體而衣

偃臥從容以遊餘尚有來告者曰弔黃鵠縱欲晚我遲輪
辰輪迴以難回岐路也再懼白雲之冷而青山之孤故
軌也
餘然不進是亦所以全我天形
丘毛伯評　此事甚易我輩嘗問居何地處何時遇何
君餘何業然後可不然白雲青山未必非朽骨之場也

假日娛樂　屈子

自娛之心亦忠君之心也

邅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　言已設去楚國遠行乃轉至崑崙神明之山其路長以周流天下而求其同志也
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　言已從崑崙將遂歷天披雲霓之晻藹鳴玉鸞之啾啾有節度也
朝發軔于天津兮夕至乎西

極　言已朝發天之東津萬物所生夕至地之西極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亟疾也
鳳凰翼其承旂兮高翺翔之翼翼　言已動順天道則鳳凰來隨我車敬承旂旗高飛翺翔翼翼而和嘉忠正懷有德也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　言我乃忽然過此流沙遂循赤水而遊戲德行遠方動以潔清自潔飾也
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余　言我乃麾蛟龍以橋西海使少皞來渡我動與神獸聖帝相接言能渡萬民之厄也
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　一本作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言崑崙之路險阻艱難非人所能由故令衆車先使徑待過使從邪徑以相待也
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　以言已所行高遠莫能及也不周山名言已使語衆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遁不周山而左轉者言君行不與已同志也
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並馳　言乃屯陳我車前後千乘齊以玉為車轄並馳左右言從衆

已者乘皆有下德焉
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　言已駕八龍宜輔千乘之君也龍者神智之獸其狀婉婉委委又載雲旗委蛇而長也駕八龍者言已德如龍可制御八方也載雲旗者言已德如雲雨能潤施於萬物也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　言已雖乘雲龍猶自抑案弭節徐行高抗志行邈邈而遠莫能逮及也
奏九歌而舞韶兮　九歌九韶皆樂也
聊假日以娛樂
黃貞父評　屈子以悲憫之懷反藉為行樂之詠讀其詞令人神遊天際

北郭先生不應聘　韓嬰子

楚王使使賫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之使　自稱妻日箕箒婦人所事者晉庾袞一孤兒女
願入計之　與其妻謀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為相今日相即結駟列騎食方丈于前如何　今日得相即可以享富貴
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為食　言以織屨為業夫匹婦也
食粥毚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于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
蕭伯玉評　賢哉北郭先生之婦也彼非徒樂隱蓋以楚人猾夏非可相之國也故必知子彼子西之必然

後知郭先郄楚相之意

鮑焦立槁　韓嬰子

鮑焦衣敝膚見（音現）挈畚（音本。飾器也）持蔬遇子貢于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于此也。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眾矣，吾何以不至于此。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爽行也（詩云女也不爽，士二其行）（○有識之言各各有味，當以子貢之言為正）。上不已用而干之不止者，毀廉也。行爽毀廉，然且弗舍，惑于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污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于是棄其蔬而立槁于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行礫者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為人不祥（語云剛則折）。鮑焦可謂不祥矣。

郭在中評　伯夷死于陽山，為武王也；鮑焦死于洛水，果誰為哉。果誰為哉。傷廉傷勇，皆無之矣。

俗士不識玄曠　抱朴子

抱朴子曰：余昔遊乎雲臺之山，而造逸民，遇仕人在焉。仕人之言曰：明明在上，統御八紘，華夷同歸，要荒服事，而先生遊百歲之遐，武穆摹伍於鳥獸，然時移俗世，務不拘故，木石山棲，外物遺累者，古之清高，今之逋逃也。君子思危於未形，絕禍于方來，無乃去張毅之內熱，就單豹之外害（詞藻而采，氣暢可滿），畏盈抗慮，忘亂群之近憂，避牛迹之淺嶮，而墮百仞之不測，違濡足之泥濘，投鑪冶而不覺乎。逸民答曰：夫銳志于雛巢者，不失鵷鸞之用，必勝務于庭粒者，豈知鴛鴦之遠指，猶焦螟之笑雲鵬（莊子云有鳥其名為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絕雲氣負青天，然而適南冥也。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莊子云朝菌不知晦朔。○朝菌糞之也，朝榮而夕落。○又云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

八千歲為秋），朝菌之怪大椿，坎蛙之疑海鼇，蛇之蟠鷹龍也（班固答賓戲云：應龍潛于潢汙，魚黿蝶之不睹其能也）。子誠喜懼於勸沮，焉識玄曠之高韻哉。吾幸生于堯舜之世，何憂不得此人之志焉。

頌件將評　此為當世之偽仕與偽隱者譏也，設為問答，條段分明，詞氣通利，亦子語中之可錄者。

富貴鴆毒　抱朴子

夫鳶不絓網（讀此可以作警。○閭居云：鳶善飛騰，閒捕魚介之不絓鱗網），江湖之鱗不墮弃，騏驥之一日千里。相彼鳥獸，猶知為患，風塵之徒，皆是未容也。若夫要離滅家以效功（闔閭欲殺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慶忌）紀。

信赴婚以訴楚紀信用兵繫楚圍卒為楚燒殺陳賈刎頸以證第仲由投
命而葅醢藺門伏劍以喪心聶政感惠而屠葅荊卿絕臏
以報燕燕太子丹厚養荊軻卒藉荊軻首以奉丹事即此事也楚公含悲而受首皆
下愚之狂惑豈上智之攸取哉蓋祿厚者責重爵尊者神備忠昭然惜世人不解也
勞故漆園莊生也即莊垂綸而不顧卿相之責栢成滌侶而不屑
諸侯之高爭說安乎屠肆揚朱吝其一毛佬求之徒咻乎
可欲集不擇木仕不料世貪進不慮犯乘之禍受任不計
不堪之敗論榮貴則引伊周以救溺言亢悔則諱覆餗而
不詁易鼎折足覆公餗伺河龍之睡而撥明珠河上翁家貧持緯蕭而食者其子設

得千金之珠謂其子取石來鍛之曰夫珠必在驪龍頷下子遭其睡也使其寤子當為虀粉尚何珠之有居
量表之寵而冀無患耽漏刻之安蔽必至之危無朝菌之
榮望大椿之壽千歲之椿下有茯苓上有兔絲以入千歲為春秋朝菌朝榮夕枯之草以蹈說得㦸切
薄冰以待夏日登朽枝而須勁風淵魚之引芳餌澤雉之
咽毒粒咀漏脯以充饑酣鴆酒以止渴也

張侗初評　此專為世之貪進而不知隱者立論歷舉數人以為證歷舉數物以為喻堪為俗吏救生之藥

物貴自適　抱朴子

層犀為甲給乎專征之服犀角用以征伐裂翠為華粲乎后妃之
首翠羽為飾婦人之冠雖出幽谷遷于喬木為二物之計未若捿氣藏其地掩其形矣
于林薄生擇乎榛藪也故靈龜寧曳尾于塗中而不願中笥
之寶莊子曰吾聞楚有神龜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于塗中乎
澤雉樂十步之啄以違犧牲之禍王不善也

唐士雅評　士君子處世與其皎皎而召災賈禍寧闇闇汝汝無所表見于世

志不願仕　文中子

揚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共饘粥彈琴著書講道

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有德之隱

沈無回評　守先人之廬可以為孝期君以正身可以為忠講道功義可以為教如此始可以隱矣

貴韜光　劉子

翠以羽自殘羽毛綠用以為飾龜以智自害龜可以卜人用以占其吉凶丹以含
色磨肌石以抱能碎質此四者生于與俗與人非不闇也物之不韜光以成
托性于山林寄情于物外非有求于人也然而自貽伊患不韜光之士至言亦名言
巷未能隱其形也若使翠歛翮於明丘之林則翠羽之患

余脫入鮑齒龜曳尾于易谷之泥則鑽灼之悲不至
解其狳能夢于元君不能避豫且之網智
能來鑽無遷策不能避刳腸之患丹伏光于春山之底則
磨肌之患永絕石亢體于玄圃之嵓玉生于玄圃則剖琢之憂
不及故窮巖曲岫之梓栱雜木名生于積石瀕貫青天根盤
黃泉分條布葉輪菌磥砲騏驎戲其下鵷鸞遊其顛浮雲
棲其側句調俱佳清風激其間終歲無毫釐之憂免刀斧之害者非
與人有德也能韜隱其質故致全性也能韜其質故能全其性也路側
之楡楡作柳樵人採其條匠者伐其柯餘有尺蘖而爲行人
所折者非與人有讎也然而致冦者形不隱也不能韜其形也

鷄斷尾獲免于犧牲周時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悍其爲犧也出左傳山
狙見巧終必招害昔昭宗播遷隨駕伎藝矢有弄猴者猴頗馴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孫供奉后朱全忠篡位取此猴令殿上起舞猴望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奮擊遂令殺之由此言之則
出處之理亦可知矣

卓爾康評　出處之理當問世之治亂如何德之大小
如何區區物理之喻未足盡其義在處亂世不擇主而
仕者則視此可以爲戒

用晦自全　郁離子

是故縣黎之玉宋有結綠梁有縣黎楚有和璞晉有垂棘皆玉名也虞頑石之中而
潛于幽谷之底其壽可以與天地俱也可以承久無虞無故而舒
其光使人矚而駭之于是乎推鑿來而扃鑰發矣開其扃而啟
其桂樹之輪囷結樛與栲櫨奚與盤盤之說理趣悠然有韻詩有栲櫨乃堅久者而斧斤尋之
鉻斧所不憚阻遠者何也以其香之遠也故人欲人之不見伐之
莫若晦其明自韜其光欲人之不知莫若瘖其聲自箝其口是故鸚
䲃繫于能言一名綠衣郎以其能言也鸚鵡獲于善鳴詩如蜩如螗
以惡而免劓詩山有栲乃惡木也以苦而不烹瓠有苦葉不可食何
翳子之燁燁燁燁震電燁光明也詩而返子之寘寘乎詩云鳳飛翽翽
即韜光用晦意

萬日章評　不相時而出不擇主而仕無大才德而貪
厚祿好尊官求顯榮名聞而不知所止者讀此可以知
所自反矣

性中安樂　妙明子

泥金富貴輕視之詞曲肱乎仁義之域精言草芥芬華草芥言其賤移洗
於聖賢之鄉性中是吾安樂境世上是人危險塗

郭公遠評　仁義不專在貧窮聖賢非立心必遺世而
得目前真消息方可以定出處之機關

隱非貪名　妙明子

雷霆之聲無欲聞人之耳而耳自聞笛簫之音無欲悅人
之心而心自悅故夷齊匿跡于首陽不欲德稱于人而人
自稱其德巢許韜光于箕岫（巢父許由也箕岫山名）豈爲道揚于
世而世自揚其道

王奎徵評　出處俱不容以有心與其間用則行舍則
藏是聖人語行違妙訣世人千言萬語總不出聖人兩
句

避名去欲　無能子

車馬代勞也騏驥欵段一也屋宇庇風雨也丹楹畫棟一

也衣服蔽形也綺紈韋布一也食粒却饑也椒蘭藜藿一
也況吾汩乎太虛咀乎太和動靜不作陰陽同波今方自
忌其姓氏自委其行止操竿投緡泛然如寄又何假梏其
肢體愁其精神貪乎麗名而充乎妄欲

魏仲雪評　君昏世亂之秋萬不獲已之際不然君明
時泰之日功成名遂之後方可時存此心不然邪有道
而貧且賤孔子之所耻也何以解哉

身內乾坤　純一子

兩儀之下孰爾孰我千載之中誰與誰亡議者非項羽是

劉邦記者悲靈均（屈原也）權元亮（陶潛也）談者夸太丘（太丘陳寔也不附權貴）泣范滂看來盡是塵世中泥塗上到不如一杯
濁酒一局殘棋一枕舟榻身內乾坤隨吾收隨吾放

蕭伯玉評　九河既治五穀既登五教既明之後信據
如此信是如此

孤雲飛鳥　扶搖子

試觀塵寰有幾箇人（問情悠極可人心目）言勞役童子燈下弄影（童子弄影不知爲影所弄）
侏儒戲也（矮人）場中事奇吾不得而知之矣仰視孤雲欲去吾
神與之俱遠靜見一鳥橫空意恍不在人間故將執契友

于千秋之上弁無規評言于一室之中

郭冲斗評　執契友于千秋無規評言于一室斯言乃
我心扶搖子先言之也

身在天地間　扶搖子

走紅塵孰若對青山叩朱門孰若步綠野毛錐計貲（毛錐以筆出財也）
皮甲封拒（皮甲以兵取封也）孰若岩花數枝林鳥幾陣惱惱
青鋒之下（青鋒劍也）逐逐紫陌之中揚揚綺筵之上孰若白雲
窩裏衾內鼾鼾一境且不如天地放在何處又焉知我身
放在天地間

莊羮若評　但使天下人人皆能如此處處皆得如此時時皆堪如此則天地原自位萬物原自育矣但恐捘山劢海之日白雲時黑素衾無處置耳

真人即我　海瓊子

海瓊子嘯傲乎風月淸虛之都往來乎後山寥落之境朝餐紅霞暮飼紫霧（省得破說得透詣致幽）四大怡怡然一性申申然不知春秋之欲寒暑我不知日月之徃晝夜我似醉似夢若佯若狂（此皆形容其自得之態）俄而竹洞風冷松岩雲歸山昏水暮陰霭陽曦中有人焉（創設之詞）冠自然之冠履實際之履衣虛無湛寂之衣食蟬蛻法膳之食十月不睹其形四聰不聞其聲步趍也（熟綴處如蔚山青黃碧綠俱是佳境）白雲流水語默也翠葉黃花已而言曰我無位眞人也子知之乎世尊與螻蟻共胎兆率暨鐵圍內億子可罷可聽之臣（耳也）職視之吏（目也）可以形影相弔于無陰陽地海瓊子於焉大塊其身枯木其形乃與眞人會若留邂逅偕眞人仗一切無念之杖（心也）張大用現前之蓋（天也）且行且甜恍然夢寐之交夫孰知夫眞人之即我

黃海鶴評　此是我輩快心快事他人不曉也然亦嘗念及手闢乾坤者櫛風沐雨之賜

身世如寄　海瓊子

黃卷（書也）不靈青瑣無效乎生翰墨（文章也）半天下一無所裨于身心名沉江漢影墮山林已矣（幾乎出世矣）夫造物者憐而眞我于空虛之境寂寞之濱嗟長天兮遲冥顧遠水兮風寒耶身世其如寄若有贅乎兩閒

楊拱北評　翰墨一途其寃天下士多且久矣宜其破格决裂而出乎此也其言似閒其意實激

出世眞樂　玄衲子

携一張琴向晩風前指下山自高水自流拔一卷經從幽室內口中道爲生竹爲舞登岸覺詩情之自饒壽堅自俗心之皆遣人笑我短毛之易白我笑人長袖之自紅人笑我囊中無所貯我笑人棺中貯不得金穴園石崇有劍谷富貴銅柱功名（馬援西征標功于銅柱）玉冊文章畫是塵中之塵

魯元贊評　看此等語言如入異地遇異人見異事聞異音令我十日不知飡終日不加衣不知日月寒暑

逸人一笑　紫巖子

閙市叢中（自淸之遠）盡塵世之荊榛之刺人寄林泉處見玉天之風露雲而臥霞而餐露而飲亦域埜上之日炽利而走名而逐

功而棄紅塵路中之徑狹達人一笑愚者莫真

嘯居一評　宇宙一笑場也功名一笑事也一笑天地空可與達者道難為俗人言也

凡事只求月減　　祝子

生人通患髮短心長石火易陰（身世如寄誰能識破）人生如石中火易過也河清難俟人壽幾何俟河之清（謂時運難逢也）如欲任世出世須是知幾息機不與造化爭權造化權還之造化即與兒孫種福兒孫福付之兒孫抽討物外之閒身爽猶眼前之清事尋花問月瀹茗焚香總事只求口減此心真與天游此亦塵世丹丘（丹丘仙境）展世

淨土（淨土佛境）

劉青岳評　身親閱歷經過之後方有此悟方有此言方有此受用塵世中人孰以語之不信也

求所以為我　　龍門子

寓形宇壞不翅蟣蠓（蠛蠓虫）之微者眇然勝之幻也歲之遷也電之滅也鳥之空也駒之過也（翅猶乎言仙意而語則道破）我其加之何哉才奪氣雄者則封秦于函谷（以一丸泥東封函谷言滅秦也）走楚于烏川（項羽自從于烏江言滅楚也）熱即墨之朱（田單以火牛破燕）怒昆陽之虎（光武用諸虎豹大戰于昆陽）飆颯乎海水立起而應龍天飛也志高行潔者擊壺而越吟倚

柱而長嘯悠然南陽之耕（孔明躬耕于南陽）落然滋泉之釣（子牙）乎清風蕩俗而神豹霧盤也參玄入寘者陰隆伏骨陽著方瞳（仙人兩有伏骨眼有方瞳）御躋虛之龍（躋穿入之義遊昔放勝）驂服太極之鶴驅木羊而上下視銅狄而摩挲（有老摩銅狄吾見此幾百年）一日飄飄乎雲臥天行神潛雪飛也馳功驟名者翌聖登皇矩地規天負公日之扆（周公旦負扆佐成王）秉伊尹之衡箸借留侯（張良借前箸為漢王籌）圖畫諸葛（諸葛孔明畫八陣圖）巍巍乎垂猷竹帛而紀績鐘鼎也之數者畸斐志人達士之所藐然而弗可恃也弗可倂也雖足感憾之水髮博桑之山鬱氣埃于人瑕緣忠信于天光求

求所以為我者在邪

邪在中乎　集數人為大成隨時起而應之可也而恃之而倂之則失其所以為我學四等人而無一成者矣

役役何如神遊　　乾銘子

人生役役終其身惟衣食之求未足營足既足營豐既豐營久溺者泊其浪涉者溺其波奮者走蔦腐蟻膻之場（摯弓曲盍）競蝸蟻累積盈者入蠅營狗苟之室也伏走辱泥塗撓筋折骨而不寧升雲霄嘔心鏤神而靡憚談笑而有戈鋒之險骈違遹有就弈之匿或犧恢而驕矜件至（驕矜午或消寞而）

尫駹叢覘彼川而泳嵡而猴蟜而趨喘而息榮不能辱不惕俛不以儀廢不以織者更任天而遊神

李光垣評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是聖人言吾儕千載用之不盡彼役役者何嘗而不受福也

□□評註奇正合編百子金丹卷之十終

百子金丹十卷 內府藏本

明郭偉編偉字士俊泉州人其書分文編武編內編外編奇編正編六門所采上自周秦下迄明代託立名號不可究詰如曹植七啓設爲鏡機子問答即割其一段題曰鏡機子其大畧可知矣

諸子褒異十六卷

〔明〕汪定國輯

湖南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諸子褒異十六卷》提要

諸子褒異序

文不變不異也而變而異者氣
相召也一士之變有異心一氣
之變無異道氣世鼎也周氣簡
而秦氣激也世氣識也簡則繁
而激則促也知變者謂異之足
異而不知氣之毋足異狼犺蟲
鶴飛鼯甘烟守宮猘蠆走獏羨
鐵變於物則異矣若乃嘤嘤艸
蟲趯趯阜螽鼉鳴泮隰鼈隱淵

中娠臨門彩味蔑娟在軍鼻鼓
噎髮兒號毋乳出乾血動痼疾
蒺應於變則又異矣然而類至
則升形觸則化者物制於氣也
氣相名非異相變也故道不變

而氣變文不異而氣異有異神
之異者可經有異氣之異者可
子有異變之異者可釋可老知
異不變可進諸子於全經知變
不異即何難登釋老於全儒也

諸子褒異者非謂異如是止
異如是止將變亦以是盡乎異
有盡而變不盡故不以變變者
爭異而以異異者修變變於此
非異也異於此非變也世相治

而氣相名也不應於氣則玄玄
之門不足異也應於氣則窅渺
寡絕冥極鉤蒺僻且艱苦而不
必不異也是故釋與子有全觀
而子與經無別跡也其謂之有

異云乎耶其謂之無異云乎也
耶任彥升曰標異人之跡有仝
物之勞抱朴子曰懷眞逸之量
者不矜風格以立異然則以異
為異者非余意也夫異生於變

變生於氣氣囙於世世相變也
文不得不異囙異而異之即囙
氣而無異〻之此真汪子蒼舒
張子汝韶意也然則二子者其
殆幾於道矣而余亦幾於近道

者矣噫異矣
楚潨水程正巽子甫氏題於
西湖舟次

諸子褒異序

常人目不離咫尺介見天地肰輙謂天地盡己如是〻猶不見天地也江湘二淛之間棋欲黄落則水潤土辱礎辟

皆汁故江南三月雨謂之迎梅五月雨謂之送梅轉淮而北則否矣閩中風氣恒暵梅桃並菊一旹均芳至廣東境尤㙯子瞻詩云三時皆佀夏

一雨便成龝則中國裘葛之適非所用矣狄道九皐灘中產五色寉眞窗山澗鳳鳴籥琴蒙化天耳山邑人有計度言語雖甚秘密山中便有人

傳之且雒有木客自言秦時造阿房宫採木者會木禁得不死能詩旹就民間歙酒姝聳異搆在中國者己不可耳目殫記然則一室俯仰果未

可㠯盡哭地矣況夫文心實
曠以絕景至精之思攡刃於
舌端筆抄欲以數寸楮墨便
足把盡蟪蛄井畫應脊髭矣
汪學蒼舒以尤異之姿沈心
古學幾式十季所讀書不止
三間屋下筆滾滾如揚江之
波向得習文褒異讀之殊舄
新異楚中程學風隨其家大
司空芸閣先生來蒞南都與

予定交一日共讀此編輒相
謂曰異人異才未易攡也一
日學風鵾鹵湖要得蒼舒所
手抄學帙把示要舄希貫余
與學風勸刻庶之得若干篇
或疑先學蕪耳半雜糅家言
糅非學也蒼舒毅然合而刻
之其說曰五經定自聖手本
蘇經學之目莊列之徒紛自
標觚后人仍之遂謂之學然

莊亦謂南華經列亦謂亟虛經矣關尹亦謂文始經矣晉之集學者雜陰符道惪於其間陰符非學也錙德亦自謂經不謂學也然而業已學之

矣至於離騷詩派也而謂之屈子申論書派也而亦謂之徐子則又無謂矣然讀子者咸謂之子何獨於釋而疑之且釋之與道均為異端也予

閱道家三洞之文所云莊老韓非墨列關尹玄眞天隱化書文子之流皆其所藏書儒人讀之一辭而不相非於此則不異於釋則有異何也歷

代作史者撰藝文志分別儒墨各為一家而皆謂之子四十二章經劉向久標蘭臺之目則釋之可為子久矣缶有期期不謂之然者得無謂[illegible]

菊必分旹迺榮梅雨爲春天
皆一乎鶴必無五色乎山風
皆怒號無有鳴琴箏音者乎
如有之是見一室之天履一
鄉之地者也毋有異書必得
異人讀之迺可耳或曰吾氏
氏家言不如爾也則蔡邵張
子之書佩服吾孔子者也其
言咸列且與爲異乎且不與
爲異乎

天台社弟張元聲汝韶氏
撰

諸子褒異序

自侯岡興字畫而軒轅肇兵戎亘古邇今殽敘精製迺揚儒澤以娩天經然而乎壤藻額則楞鄰薦登瞞旦枳衢斯腥鉾串類習塵窪之轂音忽裸珏之筵質以至諄天天婚訣聖　泣闕橫然燕猶使盬蹄絕追宸夢金莖遼致黃緜罕贖亦云甚矣爰有達流亟

為齊輸檀麟皮之皷褰違靈旗餽象鼻之娘眩矜華爰思過霞肆以襲氅儀闢揭風埃而凌貝武挾兩家之騎驛解千仞之逃邅碩乃廣慧難周絜蓮航而纖楫至柔恒譎躡璸林以煽欸俾夫璇衡貿徙方摯甦杓於堙涅峚軸怒犇且應旋芭於曲宿髙坐胡語幾絫介葛西来鞞觀姝等夜

郎豈非迦葉增慚扈譏獨笑
者哉揆厥所繇耑懸薦耨乎
媂蒂姝頴剽蕩乎贋柎雖演
腸蟠沙籀眶窄圄詮氣歕蛙
襟精禎易敗也蒼舒汪子悼

斯緒之淆襍歆尚論之愜微
擻致贊魂卷專雅酢壽提玄
朔古液供其醢截業闢蠶叢
荒域投其羈鞚飼玉卷以繡
血敲鑁版而袿願彼傾藥籙

為醮祠此任繪緘於臺寶莫
墨道嚴之胸稍費趦盱之目
於焉綪譯窮齡淪綺障而無
愳撿蒐㴉筴觸秋禁以何譽
嗟乎神織潟擬憑虛龍軿枉

鶩闉急猶傳禮梵帝瑟徒嫻
飛昇詎營魄之期煉脩匯駐
頹之寔若彼蠻瓔貢自鞢鞈
緇裘撰夫蔚藍鶴頸憎長蟷
城苦隘雉曇有言鳳織瀉於

篆隸而陰界留貢觀韜符[illegible]
於收頫而道家飾變事誠為
搯宋廡之秭船睽晉塵於漏
色别慮空巖洄詹遙禖穿緣
克現癯叟䑛掖雄村嚴律允

持嵒泯弗銷蒷業則國牒未
鳌直蹠之禪通𨁂佗郊壘方
熾洵界之昆吾赫胥以是彈
鎮諸天稗蜉羣聖何賜皦之
就聰而崇蠱之龐逮哉

越婺同盟葉永圻薊緦氏
敬書

序

展天作紙瀉海傾墨微言妙義難可粤稽如卷心於蕉縷寄目于藕空不復通人我之懷融彼此之說誰無留以貯心固扃而固鍵之謂若為是天下豈少若我中華文士厥師孔氏然使六經之外無隹文九州之表無英士正不美觀耳夫人借牖乎耳目而不知見之為墻封聽之為填塞也今試即見聽所及謂土無聲則信謂沙

能鳴則不信然靈遠有沙人馬踏之則鏘然鳴也謂漆為黑則信謂漆為黄則不信然朝鮮有樹如椶六月取汁漆物如金也謂草木無情覺則信謂草木有情覺則不信然夜交藤株有雌雄每夜則一交赤箭草有風不為之動風靜乃獨搖也推此而譚尚安得執一蚊足忘千駿步目瀆燕麥不知有青飿南燭耶世之好讀子家言者嘉其奇思訴理溢發經外耳然

鵬鷃之觀以驚莊蝶春臺之理夙聞
猶龍比如中國人得火浣布一尺足
相詫怪西域服之無殊葛越耳是則
老莊雖予不為異也梨馬玉杯猶之
爾矣予好書雖舊箋碎楮必拾而讀

三

之佳者輒手抄出遇大帙廣軸必繙
閱訖心如有釋以故十餘年來所寫
藁亦纚纚連篋癸未之秋謀所以刻
子者為之理其緒屬其贅朱圈墨點
心其佳好間有乙者塗者稍以識論

書其尾者皆與子風蔚縱汝龠商之
三月而畢事意主搜異不敢以陳者
雜之不厭以怪者佐之是以續釋綴
老錯以逸書夫釋老本自謂經耳抑
之以予所以貶之也四夷之君比于

四

王朝之陪隸此其說矣中夏諸僧之
序書其名而不予以予亦所以貶之
也天王歸賵宰咺稱名亦其說矣讀
是集者持此說以遊覽其間可也稽
康自言讀老莊重增其放前輩譏其

不善讀書覽斯集者心軌窅寘之庭金像青螺梵響虛發芝田珠樹渺歲遐棲十二子各有所㪚蔔鄉非之予亦非之矣

海寧汪定國蒼舒氏撰

諸子褏異集目記

海寧汪定國蒼舒氏評　楚沅程正揆子風氏叅

第一卷

諸子褒異集目記

海寧查燕緒酉蕃舒氏訂　天台張元鼓汝韶氏校

諸子褒異集目記

海寧汪之岡蒼舒氏選　金華葉永祈蒯綖氏參

諸子褒異集目記

海寧汪定國蒼舒氏評　海寧汪玉立峴崖氏參

第四卷

終

周子　周顒撰

明子　明徵君撰

此四篇有目無文其文見代卷八末

諸子彙函目記

海寧汪定國蒼舒氏評　錢塘吳山濤岱觀氏叅

第五卷

嚴子　嚴君平撰

道德指歸論卷一

道德指歸論卷二

道德指歸論卷三

道德指歸論卷四

道德指歸論卷五

道德指歸論卷六

諸子褒異集目記

海寧汪史國蒼舒氏選　嘉禾吳國升雲軒氏恭

第六卷

顏子　　顏炅撰

碧虛子　　撰人名闕

空明子　　撰人名闕

采真子　　撰人名闕

諸子褒異集目記

海寧汪定國蒼舒氏評　海寧徐日昌有煎氏叅

第七卷

孫綽子　　孫興公著

喻道篇

宗子　　宋宗炳著

神不滅論一

神不滅論二

神不滅論三

神不滅論四

神不滅論五

神不滅論六

附謝鎮之難神不滅論

諸子褒異集目記

海寧汪定國蒼舒　評　西湖吳玄石魚山氏叅

第八卷

道安

十法句義經序

道地經序

陰持入經序

人本欲生經序

支遁

大小品對抄序

求沙門名籍書

阿彌陀佛像贊

文殊像贊

襄陽金像贊

慧遠

大智論抄序

正法度論

念佛三昧詩序

答桓玄書

與劉遺民書

在家論

出家論

求宗不順化論

體極不兼應論

形盡神不滅論

萬佛影銘

肇公

物不遷論

最體論

長阿含經序

百論序

維摩詰經序

叡公

大品經序

法華經後序

大智度論序

與七十二之序文不同

諸子褒異集目記

海寧汪之陶蒼舒氏評　山陰駱有年玄子氏校

第九卷

大般若經十會序

大般若經十一會序

大般若經十二會序

大般若經十二會序

大般若經十四會序

大般若經十五會序

大般若經十六會序

道宣子

佛德篇序

宋朝傳譯佛經錄

離垢慧經序

大唐內典錄序

諸子褒異集目記

海寧汪定國蒼舒氏評　嘉禾汪繼昌敬五氏叅

第十卷

螢緒一

諸子褒異集目記

海寧汪之圖蒼酹氏評　語水勞大典習三氏恭

第十一卷

天隋子

東瀛子

雲笈子

弘農子楊夔

止始

照臨順下　月謹宣啟本八
敕名
菩提說
舶高說
止始

諸子褒異集目記

海寧汪定國蒼舒氏評　錢塘吳雷煥巖雷氏參

第十二卷

十地經論序

辯㦌論序

修行也不淨觀經序

諸經集要序

四分比丘戒本序

舍利弗阿曇毗論序

地藏十論經序

中論也

諸子褒異集目記

海寧汪定國蔚舒氏評　秀水江嘉梅晚柯氏叅

第十三卷

鄒子

張子

蔡子

潛子

林子

歸來子

混肰子

右混然子　共五十五篇

缺去　十二　三千　四九[illegible]萬

共三篇計三頁

實存空白三張

諸子褒異集目記

海寧汪之國蒼舒氏評　杭州吳山晚逵集氏參

第十四卷

陸子

埤雅上

埤雅下

下三十一頁尾有缺頁以注空白段

諸子褒異集目記

海寧汪之國蒼舒氏評　西湖汪如建孝先氏較

第十五卷

老子注

王弼

杜弼

蘇欒城

呂惠卿

老子及訊

孫盛

聖賢同軌老子非聖論

孫盛

莊子注

褚伯秀

羅勉道

呂惠卿

列子注

張湛

維摩詰經注

僧肇

諸子褒異集目記

海寧汪之闕蒼舒氏評　嘉禾鄭之璘以時氏叅

第十六卷

諸子褒異集目記

海寧汪定國蒼舒氏評　楚深程正吳子鳳氏

第一卷

多羅葉玄文

釋迦說　　汪定國閱

天地創立論

佛言富樓那如汝所言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汝常不聞如來宣說性覺妙明本覺明妙富樓那言唯然世尊我嘗聞佛說說斯義

性謂自性其體靈鑒性即覺故此覺圓明絕諸名相故云妙明也本覺明妙重釋上句也本覺者謂本性自覺非有所覺故明妙者覺體自明非因所明故孤山曰本亦性也變其文耳以本原自性既能所雙絕而寂炤互融即寂而炤故曰妙明即炤而寂故曰明妙不動周圓妙真如性性真常中求于去來迷悟生死了無所得若了斯旨何山河之忽起有為之遷流耶

佛言汝稱覺明為復性明稱名為覺為覺不明稱為覺明

汝聞我說性覺妙明為作何解為此解體本性自明名為覺明為復覺自不明由覺他明〻與覺異名為明覺

富樓那言若此不明名為覺者則無所明

答意正順次問之義若謂無明即明覺者是則覺體無所炤明

佛言若無所明則無明覺有所非覺

若汝執言必有所明方稱明覺若無所明無明覺者佛即破云有所非覺也意云若有能所焉稱真覺

無所非明

言無所覺中亦復非有能明之相也

無明又非覺湛明性

性覺必明妄為明覺

性覺必明不藉所明也妄為明覺妄認所為明覺也

覺非所明因明立所〻既妄立生汝妄能無同異中熾然成異

真覺妙明本非所相無明不覺妄認為所妄所成故妄能隨生一

真之體離言說相離心緣相故無同異能所妄分二相成起故熾然成異謂相異無相也亦名動相異靜心故

異彼所異因異立同

異彼所異者能異即同相所異即異相故異〻相獨立而名前異于真今異于異待異立同亦名靜相靜異故

同異發明因此復立無同無異

由前同異二相〻形顯發故從今心初轉應能成外境形對前二而立此名非前靜相故名無同非前動相故名無異

如是擾亂相待生勞〻久發塵自相渾濁

三相互相擾惱、互相雜亂、形待不息、遂成勞倦、如勞目睛、則有狂華、三相虛妄、汙染真性、故名為塵、泊靜清體、令失明潔、故名為濁、

由是引起塵勞煩惱

起為世界、靜成虛空、虛空為同、世界為異、彼無同異、真有為法、世為遷流、界為方位、前後改轉、隔別不同、故名世界、皆由內有異相為本、故云起為世界、下文云精研七趣、皆是昏沉、諸有為相、故云、真有無法

覺明空明相待成搖、故有風輪執持世界

一明一昧、一動一靜、剎那生滅、相待不息、于內生滅、即名為搖、于外即成風輪、初起是故世界之初、風輪為始、虛空即為世界所依

鄣空搖出
因空生搖、堅明立礙、彼金寶者、明覺立堅、故有金輪保持國土、

因空生搖、牒上文也、堅明立礙、謂堅凝妄明、成立質礙也、于內即是覺明堅執、于外即成金輪、次起夫金以堅為性、亦由情堅之感也、彼金寶者、明覺立堅、故知寶性因覺明有、是故從寶所體堅而用明也

堅覺寶成、搖明風出、風金相摩、故有火光為變化性

火能變生為熟、化有成無也

寶明生潤、火光上蒸、故有水輪含十方界

既風金起火、而火復蒸金、故金潤下流、遂成水也

火騰水降、交發立堅、濕為巨海、乾為洲潭、以是義故、彼大海中、火光常起、彼洲潭中、江河常注、水勢劣火、結為高山、是故山石、擊則成燄、融則成水、土勢劣水、抽為草木、是故林藪、遇燒成土、因絞成水、交妄發生、遞相為種、以是因緣、世界相續

復次富樓那、明妄非他、覺明為咎

明妄即妄明也、言此妄明之體、更非他覺所成、全是金覺起于妄明而為過咎、

所妄既立、明理不踰

真明妙理、為妄所礙、不能踰越而顯現也、

以是因緣、聽不出聲、見不超色、色色香味觸、六妄成就、由是分開見覺聞知

分開知云分出、

同業相纏、合離成化

胎卵有情、要因父母同業相感、濕化有情、但因自己情想合離合

濕濕生雜處化生、

見明色發、明見想成、異見成憎、同想成愛、流愛為種、納想為胎、交遘發生、吸引同業、故有因緣、生羯羅藍遏蒲曇等、

胎中凡有五位七七名羯剌藍此云凝滑二七名頞部曇此云皰一狀如瘡疱三七名閉尸此云軟肉四七名健南此云堅肉五七名鉢羅奢佉此名形位今略舉前二等取餘三

胎卵濕化隨其所應卵惟想生胎因情有濕以合感化以離應情想合離更相變易所有受業逐其飛沉以是因緣衆生相續

汪蒼舒曰此篇談天地起立纖妙皆出諸儒常談謂無極而太極一兩字鶻突如許妙義

飛空之音

長生君撰

我遨飛輿逍遙八荒空洞生風玉音遼遼鳳軒巘起環山遶水紫金作宮蟠基大龍內有大君金姿玉容儼坐紫雲飾衣霓虹下觀兆人録紀善功宴與化通長生無終焰覽十天騁霧浮空左扶金真右扶玉童詠此洞章神界九重

汪蒼舒曰此天上人語然只如六朝人手何也

八景玉錄

上清高聖太上大道君者蓋二晨之精氣慶雲之紫煙玉暉曜煥公映流真結化含秀苞凝玄神寄胎母氏育形為人諱器[illegible]字上開元母妊三千七百年誕于西那天鬱察山浮羅岳丹元之阿側矣元藍朗于始旦八洞被于太初周觀九緯俯濯體川道遥拜生採真食精飛玄摽羽激挹泰門受籙紫皇位司高仙振風朱素朝會萬神玄淵栽谷大霄彌芬布想玉真之虛霞上清之靈晨兩乃披思眇蒸蹈空栖真沉朱華瑋群冠九天晧朗丘岳極洞萬峰神熏五曜形錯七元感精太寂思招玄清逍浩映浮暉飛珠濯靈隱芝結秀寶光夜生朝

採華晨餐晨上精秉雲絡烟八道煥明神電烟風緑炁幽藹廣眄八浩九元币至再登紫陛三飛瓊闕四寶大素五曇琳空携握五老洞源極容高尊上帝莫不履比
慧暢玉篇咀嚼沖味排細幽虛鬱流逸霄形沉八玄翻光真[illegible]際浩ㄑ宴貫絛ㄑ霞標神秀外覺炁彌淩州容與大化寥廓[illegible]任寄ㄑ即色隨消凜風淵峙恬机理愉天音朗徹高塗[illegible]无于[illegible]飛翰蔚乎慶烟龍潛一勃鳳儀眇扇逐撫四九[illegible]玉虛眺景上清位為太上高聖王晨大道君治[illegible]珠日闕[illegible]紫房玉童玉女各三萬人侍君散香焉佩九色[illegible]霜珠

之袍巾須史酉鞅之冠帶鳳光白齡育精之御下極萬ㄑ受事虛皇也君或累変常流順風入鵠鼓揚三道下眄八外登乎丘阜杖福萬國玄唱四振領拔宏致鵰翮八撫和音流華委佗雲霞之上韻響韡一往之眇蔚俯拜蒼黎登ㄑ彌遇夫決疑朗惑欽範雲檦濯蕭文于苓潤煥釆雲于川澤濯天貌于蘭玉發金精于幽谷乘大順以御至象遊冥神以混五濁虛澄九落勞不止足凝形泊中遲携榮辱寔太上之曲教也吞其飛栖靈觀洞宴七覺机若聽來測神書與弘模瀠浮虛遝幽闡神浪布奧九音以懸玄寂既忘託寓華園照ㄑ法標朗明功全妙激重理靡洞萬千儛景扇虛[illegible]空抱烟盤紆七紀蘇首上

緑靈符曜散數陳隱篇括

運轉潾輪綜結五炁携領諸天寔太上之化理以視于羣方也若夫散款恭形赴校神炁朗立三宮冲靈獨泰寥朗二順含元嘉會遺撤雜思忘累遺外行洞幽虛積妙成大吐故受新拜精逐穢除邪念之紛交藏真正之寶貴漱晨華以招日皇挹夜朗以挹月珠郁儀橫運煥啟太无結璘吸霞使景合遊飛芝苑玄靈若被幽扆腦鼓翼于金曆驎精奮耳以振軀夜光煥乎五岳晃朗盘條而結華隱龍鳴雲瓊乎珠遘于是靈衣漫艇紫掠鬱丘丹散于合玉寂懸嵎蝶燮七元登空駕浮西靈浩漿東建醴朱酣丹琳可以遷九玄味虎沫足以嬰朽夫爰有四𣐊紫津三華玄剛青瓶

漂芝玄柯瑩朗素盈衝霄絳生五英抱玄渠之甘露交白首而方童
矣若登峻嶺洪秀天和育明葯羅煥扇神柯晨榮縹蕊落林丹蘭敷
靈崿崿巖虛飛烟奏香合谷獻葩芳液凝形紫碧絳雲金條艷精總
根太華吐納七冥六慶揮慧八解奇成曉曉遠暢飄飄絕冥心泊嶵
悏以翅孫嬰也于是定覺道信明序等壽王真啟晨沐浴靈丘清宵
上朝精心豁愉蔚蔚三関偶景以絪寂幽内韻含唱高柔伏魔命仙
研神步元歷落九天儼然甚齊七聖表梯高風以標明範既維總運
四浮也將有觴詠瓊堂愔沉大有靈風散景六雲生牖從容霄杪俯
盻崇阜肅條兩谷總轡萬畝擲輪靈津飛散嘯旅神童翼蓋西華宴石

芬霧繞襟芳烟生手寥寥岳器金藏玉藪五象八廓澄景合偶遊觀
隱與是永久也時溴解帶萬流日遊月旋招風扇羽流蕩九遷明霞
逐鏡暝暝重玄雲房含曜林真理間窈窕絕宅神洞寥閒精輝内映三
館潔鮮千痾不兆故有常痊遂溺振策七圃揚青建朱騰空儛旌駕
景騁飈徘徊八烟盤桓空塗仰簪日華拾落月珠摘絳林之琅寔餌
玄河之紫漿漣寥靈軒領理帝書萬神入拜五德把符上真侍晨天
皇抱圖太真四告中篇定模六紀流盈甚焉揖虛于馬撫空仰玄吟
唱而言曰予欲為真當存日中君駕龍驂鳳乘天東遊希林遂
入帝門若必昇天當思月中夫人駕十飛龍乘我流零西朝六領遂

詣帝堂精根運思上朝玉皇奮數儛儀以踊景晃散結珠以曜霄九
緯橫擲七象電幽靈風交鼓又二晨八通騁素以侍朝三雲煥華于壯
雄萬龍騁騰以唱嘯東鵬鼓御紫華放翅高奔圓精洞景逍遙儛皇
合華凌天而彫也總通坦陶神混然平靈窗森列披素玉庭左把龍
符右操虎經八風洞虛流響五城玄黃煥落鬱若羅星三寶交扇步
豪根瑛高宗枝藻鏘鏘弹瓊玄音續枝金振琅砰鳴儛雲池飛鳳唱
凝紫柱運蘭繞空繞靈曜豬太霞曜朱上清發飈龍隧駃動八明累
椿積刼保爽利貞也或交教分道假名移形六一過朱玄雲育成飛
丹水玉騰躍雪霜靈華八射紫游九揚徘徊亂轉曖昧三黃絳液易

精九琳吐芒琅玕百変碧映水陽八瓊飛景秀蕊緑漿曲晨乘霄流
金月明玄津玉醴靈映五公光弄枝音一唱八張波若大精伊離玉
靈金欽百會含利練香鬱鬱靈寶化易文章刀圭既陳壽不可量定
真元之真藥上帝之所秘藏也或鍊五雲王華靈金餌清朱醍綠漿
華腴碧精南燭翠飯沉沙空青朝條五晨玉潤素㯹六䊆反故還新
変老浮嬰也于是四悉運和八風扇虛晏盻紫林振裳九陽扶桑鬱
秀建木與丘為真道巡濯翮滄流百草結柯五華耀數冥寥夕生含節
而浮若登齋入室當先驅除以辟鬼病又防百試乃冥目内視撫心
而祝北向叩齒三十六通有微言于玉清瓊元君曰六天大魔王受

制幽冥无巨獸去甲毒龍四喉白鷹仰鳴奮爪振豪萬精幽匿滅邪
破妖天丁一怒五嶽崩朝風火征伐九天肩照矣于是重楗閉視棘
神容精調研三宮存一天庭帝君撰宴卿瀟晉朗和逍遥淡朝揭九
靈五神安疊津源流並白元散真無英布生洞景潛朗四德以平結
暉內竇歌洞觀淸太素列圖壽尒不傾也時復廣盻空同嗽嚼絶漢
乘風振鬱始暉滄畔濱心八陜照神獨祭登碧水之靈臺覩滄洲之
紫館布悠眇々霞飛煙散鵠翥雲鏤騎勃鼻爛偶景眺目儵然萬旦
塵音立騁玄風合讚扇无掣剛目華眸煥綬容霄漢硏以永晏矣若
揀琳玄蓬翦芝瓊圃眇邀高真巍々天尊玉華翼景金真繞轅絳波

岳踊躍心和鮮手落七曜澄迴八門仰浮艷河俯少絶山領理工契
咀嚼至玄把持法總懷精會神飄々高肆順風隨新晏々德模潛英
啟全坼以積椿久盻常保利津也或遇琢林茂崿逸景結丘逍遥玄
覺觀化玉虚萬度非有本質在无軒飇神盤靈姬啟符羽帝淳霄翠
帔翳舒高詠玉淸講豪康初大微侍席五皇曜樞洞机宣幽至象合
琡玉重璉徽壯華放節天女羅陳百々齋升玄韵四嘯千音匹零紫
鳳撫翅漱籟同鳴雲烏差池䴉啄唱敕神羽帝呼飛徵揚商蒼龍仰
鳴業雲欝生神虎嘯咤八鳳扇庭撞金折玉拊璧拍瓊朱炮啟動三
素緑青圓精寢曜飛霞助冥朕淺太帝下席散神綵靈眺々霄符晃

翮亭々左揮南房右掎文昌進趣斉蔚會節順翔窈窕衛晨躁燮汸
浪然貫逸館羅桂拂空揚旌過魔秉旗招光還延內詠心和混暢河
眸既周一至永長矣又各大唱妙哭揄元環靈三宮八維金音振庭
開陳太素數誘隱宴衆藻狀疏微言繪呈暉條森琬極妙之精考遘
岌業以犀綵別柯禁羅以散榮有遊于閬闔之南映又似乎紅葩之
繞梁流景之伊欝飛烟之鶡蒙曜九彩于帝圃欻然虚之邕々廣聴
嚼歌于玉墀擊石沸駛于金堂五雲纓蓋八素陰軍招日月之高精
命七宿之靈剛握節以步六天振朱紱之緯煌儕十絶于北燭魔華
憣于白空乘神風以盻八景何事九鳳興八狼綠蓋眇々以琜躍絳

旌飄々以逆衛九轡一登躋霄雲驂猿擒青丹之蕊翅散飛華之及
香懸蘂五練而米祭九琳洞合而玉成火琅遊珠流金探瓊廻勾陳
之北阿落散晨之極虚秉輪空同運然而征巍峩具真法恒數成有
齋上契命何可傾若其元浮遊泮微音漱淸軌玩三慧堅擶黃宇浩
共聖玄微乎幽翰洞赵无生空逸放旌挹神々庭纓繫靈關外奧四
境寶在六元茗々玉德形體欵延可謂温和萬範順轡御圓也及至
夕齡時栖方邊八易淸淡抱生眇々神迹婉延化理測幽極頤妙運
奇絶寫翰氾遊龍華騈煥于繡雲五映潛躍于丈霄丹暉電曜景風
扇和高會上宮氿浪虚淀悠々玄真灌然玉河振波八道馨流霄阿

〻為理玉日新不居是用積劫靈紫淩無弗班也爰有寶魂制魄凝
神胞胎之法瓊數十言耳可以安身合道衆魔散却乃興天之絕祝
秘宣龍燭之玄壯典旨不可得而演重言不可得而譯爲音啟欻風
韃雲落珠天幽唱英能通釋若聊總領奇翰稼然洞定領括九幽冥
韶内郭乃玉音金流以施于南户之方矣本命之日及有心處之地
開閑精思叩齒三通安然呼吸正身北趣而心存微言曰羅勒那輸
方來開練班目勃隱悌漢巨蚍赤寀白原升綵大魔真韻廣數靈靈
峙霄總覽吉凶發洞暢幽儕昕衆品領括繁條百方千塗莫不谿寥
天地疏度孰云能彫也

若夫炎分翳澤剖堅散凝獨音合四映顯丕天曜煥遷不滯不師
八風迴繚天帝陳辭回羅衆秀光玉扆四司激據八垣衆安史危有
生無聲玄精致罷悠谿極洞特非我持混形同釆罵能及之嘉晏寒
澤幽迎大矣二唱曰人血離大羅六會空同九轉七清澄光四
元纏綿體稱忘覺萬彩非王朗羅軫森雲皇玄眇内輪
隕七積動飈冥心遠淑細歷氣鶴原宗歸大任形換空造神内外冥
默妙爲自服而會冲靈獨鏡恢恢遠恭四律奐然雲淨脩永九觀元
元心六谿靜虛烱牢落二晨煥頴雲梯遷遼元巒而騁八界三道胡
神以駐高德遠瞎衆門運靈即空亦无作无而名太玄一標支條由

情幽寥照灼淳音和清二度七結及乃無生飈霄遐離有中頗虛大
妙離唱玄景未踈塵迹始素坐與本無不貴常琢理歸漠渝大慧已
釋與天同休萬事百向莫不會遐將有真妙玄致靈章无方恍惚奇
洞高昕圓卿擢此神音燭類在七漯漯登霄㳟㳟運芳仰執軌度于
總朋俯極萬和于萠甚四輪揚輝真元眇邈大師秉拖把籙明箱奉
飈策景龍騰九天法鼓洞震瑋曄靈盤曜南宮之宗皇浮七蓋于玉
津扇擲羽旂徘徊靈源綠雲擎旗北風振翠流玲羅射飈皇生惱導
達萬変應節扇烱朱虎俠景蟲龍翼軒侗凶夫之失道感六天之大
姧有惡必誅有吉必存千魔為之伏首山精為之旬殘流響逸乎太

空二景鵠而落煥矣逍遥群品泯形萬旦高極玉霄下盡抄取变化
假體千術肆覩惠化衆危各獲晏情上下咨黎開括元生標名列籍
敍神測精有能施用飛登上清洞元詠微出幽入冥乃撰太上八景
玉經羅真之妙闡帝之明子獲其篇號曰元景左卿思習洞道上清
左公佃為三素逍遥紫空夫總億兆者將撫揖羣流執運萬物周昕
廣虛目朗八外盡空同之所宗遺玄暉之極蔚雲合遵涯風行烱華
罕得高靜宵處指兩儀之修御也豈容默默三清任大氣以斂遼乎
遂綿心坦觀照靈十阿于是乃命八帝撤落萬靈告水源之陰甲呂
五星之守君河海整嚴千其理輪火甲爲鋒天丁揮斥山嶽開塗日

月照晨雨乃太上大道君將游行乎九霄䨙神于外天拱幽章于玉
虛亦隱符于紫皇明光八維啥徹羣方者也于是太上大道君初乘
一景之輿駕八素紫雲拆布微啟帝名籙璧子俱東行詣鬱悅那林
昌玉臺天見玉清紫道虛皇上君受九暉大晨隱符太上大道君次
乘二景之輿駕七素絳雲拜中微赤帝名定无彥俱南行詣高梲厲
沖龍羅天見玉清翼日虛皇太上道君受列靈元晨隱符太上大道
君次乘三景之輿駕六素紅雲拜㕽微白帝名渠淵石俱西行詣碧
落空歌餘梨天見玉清昌陽始虛皇高元君受總晨九極隱符太上
大道君次乘四景之輿駕五素青雲拜玄微黑帝名齊元旋俱北行
詣𡶜摩坦婁于翳天見玉清七靜導生高上虛皇君受脩曜從根隱
符太上大道君次乘五景之輿駕四素黃雲拜始微上帝名序空子
俱東北行詣扶刀蓋華浮羅天見玉清太明虛皇洞酒君受玄景晨
一隱符太上大道君次乘六景之輿駕三素綠雲拆靈符中帝名秉
巨文俱東南行詣具渭耶渠初默天見玉清始元虛皇太霄君受合
暉晨命隱符太上大道君次乘七景之輿駕二素紫雲拆宣微下帝
君名宏膺子俱西南行詣沖容育鬱離沙天見玉清七甩先生虛皇
金靈君受郡暉晨玄隱符太上大道君次乘八景之輿駕一素靈雲
拜洞微真帝名四澄遷俱西北行詣單縣察空輪法天見玉清八甩

[illegible]天虛皇游景君受高上龍烟隱符太上大道君又乘洞景玉輿駕
太霞紫烟玄景之暉捕九微內帝君名中朗閑及上皇九玄九天諸
真仙王等俱仰登弥梵羅堂霄絕寥丘飛无雲根之都玉清上天見
玉清紫暉太上玉皇明上大道君受清太虛无極上道君隱符太上
九遊之嚴矣佃騰之初也八景次駕八素運涓玉輿飛旂太霞繞輪
引日合月俠華揚軒五皇驅除發曜九天无剛把籙北極命神太帝
啟道太素揖雲神虎七千以大肅嘉龍九百而開滓猛獸鳴堂六領
御山鷹翁奈爪斷羅萬奸九帝帶日景五嶽制九関爰有大甲赫柏
圓丘森羅戟戈百丈翁阜傾河天丁代卒萬〻綏鮀女騎千卩落羽
浮虛仰擲大鈴躍空晃流〻金逆漱煥裂八嶼感風洞源扶林拔株
慶雲蔼〻以玄虛龍霞幽羅以恭扶帚七晨之夜景要九光之月珠
黑虎紺號散揚天陳叩玉鳴鐘壯鄮啟旦明嚮九衢宝香華散景華
擲霄八素犇軒千百萬塗黃衣師兵羽蓋浮空丹旗延精錦牙龍旋
爲〻相傾飛烟薄日映欝長明五霞纏曜衛鵲虛旋握節制魔揮劍
步精龍人吹簫文虎奏箏玉鼓震雷九暉畫冥八狼御律齊音鏗〻
雲璈虛彈歷落宮商角羽納歛合空洞明神姬八百歌犇上清雲帔
錦袂羽巾佃青右揮浩真左招晨桑窮寵雲際翠華流星仿翔羅列
交秋遠頸潛濯太虛彈虛吸景呼七道之紫烟流龍燭未熒〻爲聆

極欢逍遥霄傾邀霞起空凌厲玉城天鈞鳳音羽篤唱鳴飛華雷麗
夜日運精瓊華九節紫句如霜太桂生糸拂拂圓明晨霞列戀三輪
九軿沸洞虛玄顛倒杳冥大哉玉駕何靈德之至尊將矣雲景何飛
蘂之蔚翰夫大音洞暢玉道幽邃高曜廻明玄華朗蔚妙響郁府神
姬列衛玉光輔身進德益爇和魂拆精七魄受制洞仙虛真帝一尊
貴于是司命森颷公子同軿佃戀八鸞流神九精五帝下迎上造上
清壯揭五帝唱詠洞經宴晏太素華羽圓明金妃詣房玉童散香讀
乾于此心拜四方所以尊貴洞靈心碩騰空也
汪蒼舒曰東華上仙曰太上八素隱書南華上仙曰大洞真經西
華上仙曰金真玉光映天洞觀王經壯華上仙曰蕭條九曜鈴
落七玄上經玉皇中華上仙曰太上高聖八[illegible]中[illegible]
老君南極元君藏錄二經于太素瑤臺玄雲羽室封以[illegible]
笈玉清三元之章
程子風曰明玉饗金如登宝府之大[illegible]等但[illegible]之複與
四言之仙宗二驗之別容

混元聖紀

以地為輿勝天為蓋馳鶩曠蕩翱翔外八不足衆其光也窈幽極微
至纖無際析毫剖釐刃缺鋒鋭不足言其細也絲竹八音簫韶九成
宮商調暢律呂和平不足言其聽也玄黃煥爛丹青瑜煜熀煒暐曄
靡華彿不足言其色也嗷耀熠爍神明恍惚風流電邁虹振響逝不
足言其疾也結根九泉沈潛八海水凝蒸澤洞淳澂峙不足言其止
也陰陽不測變化無倫飈颷太素師虛友真不足言其神也光燭玄
昧洞鑒無形仰觀太極俯察幽冥不足言其明也影離響絕雲消霧
除鑽永求火探巢捕魚不足言其無也滌宇宙之塵穢掃霧霾于天

衢下抗宏而無底上寥廓而無隅包六合而適域跨八維以為匡不
足言其虛也然則道固無形夫何為名故乃託虛寄無假道以言之
言之不足以盡意故歸之自然自然者理之極乃道之常也故衆聖
所共尊道尊德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無老氏所老者乃元生之
至精兆形之至靈也者乎虛空之中結氣凝真強為之容体大無邊
相好衆備自然之尊上無所攀下無所踏懸身而處不嶺不落者光
明之永照虛空之中如含日月之光也
汪蒼舒曰孔叚道方王子安孔廟碑

三真靈篇

第一玉清上真金景明微太帝三華之音

玉京浴々玄漠何有雲層叢戴曁隱春曰丁上其神沖和爲春踊并
自仲真遊斯陳

第二上清上真神景洞微太帝九華之章

我乘八風袁々飛龍下觀世間光青瞳朧狄維何人企我神宮騁輪
夜過罷福濛々

第三太清上真玉景靈微大帝十華之歌

壽之天髮我執真自降真奏蜘駐鳳泒軒玉女滙香錫命億年子來
知真道去子身

道言々無顛頭曲無華宛故謂玄與雉可尋詳上天所寶秘
子玄都紫薇上宮

附

混洞無形空桐真々元氣未生孰有其真　上階帝友刺位
丹瑷構光熒々碧脊萬程　犢盖生氣靈机內營九天虎纂

八咸能文

汪蒼舒曰星隱春曰一語非天上人不能[illegible]恨倘敬先生未棟入
古詩歸予念古今詩人有超然別出唐人外者世人宋唐開口
出字如共喉舌特錄詩辭若干首與世商之

大微神母歌

六星綳々對臨天闕宮浮紫烟玉暈昊蒼帝君丹袍瑤笏龍刀三魂
七魄竟井魁罡天嬰煒秀嘯泛雲濤口吐去文光纓景霄六真夫人
錦帳金巤迅風朱陵鳳背鸞腰飲月咀日碧霄瓊齋玄芝萬株絳實
放桃換以長生久視遊遨擇此晨輝仙露貽醪凡骨爲玉與歌此玄
中豪

汪蒼舒曰嘯泛雲濤鳳背鸞腰八字非此行仙所能有

神農求雨書

闕名

神農求雨書曰、春夏雨日而不雨。甲乙命為青龍。又為火龍。東方小童舞之。丙丁不雨命為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己不雨命為黃龍。壯者舞之。庚辛不雨命為白龍。又為火龍。西方老人舞之。壬癸不雨命為黑龍。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雨。潛處闔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取人骨埋之。如此不雨命巫祝而暴之。如此不雨。神仙積薪擊鼓而焚之。

尸子云、神農之理、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為行雨、旬日為穀雨、旬五日為時雨、萬物咸利、故曰神雨。

汪蒼舒曰文頗質樸

九丘

經緯天地曆

禹平水土之後、分治九州、并立五岳、定封四瀆、苑囿中有名山大川、悉以神靈主之、乃考翼軫之下有名山曰太和。七十二峰、賁豁九霄。氣吞太華。應七十二候。權爾當陽。九宮符備。非玄武當之。孰可享耶。遂更太和之名曰武當。

汪蒼舒曰、文雖不倫、然不可不錄、如九丘赤松之編是也、探幽之懷、關奇人悕、昔恨未之覩、得覩一節、亦是取膚之旨故也、武當二字亦取得新。

箕山歌

許繇撰

許繇者、古之貞固之士也、堯時為布衣、以清節約聞于堯、堯乃遣使禪為天子、繇喟然嘆曰、匹夫結志固如磐石、采山飲河、所以養性、非以貪天下也、堯既徂落、乃作箕山之歌。

登彼箕山兮、瞻望天下、山川麗崎、萬物還普、日月運照、靡不記覩。游放其間、何所却慮、嘆彼唐堯、獨自愁苦、勞心九州、憂勤后土、謂予欽明、傳禪易祖、我樂何如、蓋不盻顧。河水流兮緣高山、甘瓜施兮葉綿蠻、高林肅兮相錯連、居此之處傲堯君。

汪若舒曰、巢父許由、向聞其名、今見其文也。

岣嶁山碑

大禹

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知營形析、心罔弗辰、往求平定一嶽泰衡、宗疏事裒、勞餘伸禋、鬱塞昏徒、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

汪若舒曰、岣嶁石數世以為奇、與耳抑知古韵靡靡若此也。

周成王冠辭

祝雍造

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使能、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嘉祿、欽順仲夏之吉日、並大道邠或、秉集萬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免稚免之幼志、崇積文武之寵德、肅勤高祖、清廟於金之內靡不息、陛下永永、與天無極。

江若舒曰、書有不可不摘者、此全部專有其妙、或逸事稀覯、罕于浩言繁帙之中、如此篇之例、或長語不佳、精言偶見、忽于儇目之餘、若諸子摘句之例、皆小言可喜、全咏無欣、不得啥截為截鶴頸也。

張汝韶曰、割此便是異聞、是書之妙、在使往言不墓。

五符文

吳王夫差書

天文五符、六仙人樂、修門于勞盛山、上刻石、作五符文、

玄津流絳波、崑碧映琅山、朝日控晨輝、蒼鮮何婉娩、遊雲落太陽、飈景凌三天、靈寶曜九霄、幽明鍾山關、夏禹登八陂、散氣髻金蘭、回枝振玉條、緣波討洪源、扶質立靈黔、垂葉以結繁、渺邈龍鳳跡、煥爛九天翰、仰挹三辰精、保身永長安、俯漱五華液、還復在童顏、騰神溫涼官、豈知熱與寒、千秋似清旦、萬歲猶日半、鼓翼翼空洞、上要叔靈寶官、梵々五帝駕、俱會景漢端、相問飢與渴、玄泉從流丹、水仙方寸內、八遐無易難、願朱闕門、真當塗中有蘿銘、碣勞觀、陰穴岫可希盤、

任若舒曰、體似五言、不謂子也、然為夫差事、亦探奇之所不忍割、故此卷備存之。

論語緯

比考讖

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游首山觀河渚有五老游河渚一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曰河圖將來告帝符有頃赤龍銜玉苞舒圖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盛書威曰知我者重瞳也五老乃為流星上入昴黃姚視之龍沒圖在堯[illegible]曰帝[illegible]則禪于虞堯[illegible]曰咨汝舜天之歷數在汝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乃以禪舜

程子風曰禪舜事得此為遺宜錄存之

論語緯

摘輔象

帝不先力任道德王不先力尚仁義霸不先正尚武力

明由晚升級故也必有敗北怖賊也成時受古諸諸侯也贗立受迎

燧人四佐

金提主化俗民也鳥明主指建利也視默主史恩[illegible]也紀通為中職

內也仲起為海陸土也陽侯為江海水也

伏羲六佐

風后受金法天老受天籙五聖受道級知命受糾俗窺紀受變復地典受州絡力墨受準斥

黃帝七輔

論語緯

子夏六十四人共撰孔子微言

子夏山尾斗統曰

子貢至孝顏淵至仁子游握文是謂徹士子夏握[illegible]是謂受相罕叔程戶是謂守道仲弓駒文在手足謂知士澹臺滅明岐掌是謂正直

汪蒼舒曰摶者亦有可存者如堯翼之精星在南方舜斗之精星在中央禹參之精星在西方湯虛之精星在北方文王房之精星在東方

孔子曰簫韶舜之遺音也溫潤以和似南風之至剛良人得其玉小人得其粟

樂五変生為齒秀為禾王変而條爾之粟四変而米五変而蒸飯可食

孔子求書得黄帝之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遠取近可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

晝視無日虹蜺煌煌夜視無月彗孛將將天卑地高雷讙公門星晝奔覩夜光

漢京房六十律

黄鍾 子
林鍾生太簇 寅
南呂生姑洗 辰
應鍾生蕤賓 午
大呂生夷則 申
夾鍾生無射 戌
仲呂生執始 子
去滅生時息 寅

黄鍾生林鍾 未
太簇生南呂 酉
姑洗生應鍾 亥
蕤賓生大呂 丑
夷則生夾鍾 卯
無射生仲呂 巳
執始生去滅 未
時息生結躬 酉

結躬生變虞 辰
遲內生盛変 午
分否生解形 申
開時生閉掩 戌
南中生丙盛 子
安度生屈齊 寅
歸期生路時 辰
未育生離宮 午
凌陰生去南 申

變虞生遲內 亥
盛変生分否 丑
解形生開時 卯
閉掩生南中 巳
丙盛生安度 未
屈齊生歸期 酉
路時生未育 亥
離宮生凌陰 丑
去南生族嘉 卯

蕤嘉生隣齊　戌
內負生分動　子
歸嘉生隨時　寅
未卯生形始　辰
遲時生制時　午
少出生分積　申
爭南生期保　戌
物應生質末　子
否與生形晉　寅

隣齊生內負　巳
分動生歸嘉　未
隨時生未卯　酉
形始生遲時　亥
制時生少出　丑
分積生爭南　卯
期保生物應　巳
質末生否與　未
形晉生惟汗　酉

惟汗生依行　辰
包育生謙待　未
未知生白呂　酉
南授生分烏　亥

依行生包育　亥
謙待生未知　寅
白呂生南授　辰
分烏生南事　午

按世之論者皆以十二律為循環相生不知三分損益之數往而不返仲呂再生黃鐘止得八寸七分有奇不成黃鐘正聲京房覺其如此至仲呂再生別名執始轉生四十八律共三分損益不盡之算或減或增

江蒼衍曰蔡元定亦說京房之見是而去四為六十則非然六十

律名嚴新則可喜持為餘出

張汝韶曰昔人取于創造如此士上恨解不保耳無患文不奇也

試以此文鈹其懵

大智度論

如見好畫言是好手手非是畫見畫妙故說言好手

譬如慈母多有衆子先念癡病給其所須

譬如失火以瓶水救之唯存滅火而不惜瓶

譬如合散雖衆藥各各有力石勢大故名為石散又如大軍摧敵雖各各有力主將力大故主得名字

譬如良醫雖賤為貴者所重

譬如慈母愛子雖為子受勤苦不淨不以為惡

譬如種種好藥不能破病不名為藥起浮土泥等能差病者是名為藥

譬如漆井短綆不及便言失井井實不失

如人有手入寶山中自在能取若無手不能有所取

譬如小藥師以一種藥二種藥不具足故不能差重病大藥師草具足衆藥能差重病

譬如好染一入便成

如鳥子自知羽毛具足閑乃可飛

有人雖疾而知力不强如馬雖疾而力弱有人雖有强智力而不利

譬如斧鉞雖有大力不能破物

譬如月十四日衆人生疑若滿若不滿

譬如師子百獸之王為小蟲吼為衆所笑若在虎狼猛獸之中奮迅大吼智人所可

如遭風雨則入舍持蓋如地有刺則著鞾鞋大寒則火熱時求水

譬如人為非人所持而罵辱良醫良醫是時但為除鬼不嫌其罵

譬如梁椽因緣和合故名舍舍空而梁椽不應空

譬如以鉗取火雖捉而不燒

譬如城有多門入處各各至處不異

譬如一盲無見則千盲俱盲

譬如乳中著毒乳變為酪酪變為酥乳非酪酥酪酥非乳乳酪雖變而皆有毒

如鳥飛空雖無所依止而遠逝不墜

譬如人著新衣初著日若不著第二日亦不應故如是乃至十歲應常新不故而實已故當知與新俱有故微不覺故弊已成方乃覺知

譬如人雖有目日不出時不能有所見要須日明淨有所見不得言我有眼何用日為

如火燒金銀蜜沸熱漿雖有色味燒身爛口急應捨之

如大河水狀一合鹽則失鹽相不名爲鹹
如合衆縷以爲繩有力又如墻崩殺人言墻有力若各各分散則無
有力
如夜行險道無人執燈終不得過
譬如猛風除雲能令日月出現而不能作日月也
譬如刀雖利不能破空
譬如以飛言之爲則勝人
譬如蠅無處不着惟不着火焰
如時雨能益卉木不益虛空

如日出不能令高者下下者高但能照明萬物令有眼者別識
父雖愛子不能以頭目與之
譬如漏瓶水不得入
譬如樹常東向曲若有所有必當東倒
譬如羊近于兎雖得好草其食而不能肥
譬如城有三門一人身不得一時從三門入若入則從一門
譬如上山既得到頂則不畏墮未到之間傾危畏墮
又如雨隨不住山頂必歸下處
如人著衰常有不吉

譬如射地無不着時若射如物有着有不着
譬如雲霧遮翳則見近之則無所見
如人雖到海以小故不能取無量水
如人闇中燃燈亦能自益亦能益人
但有月而無日則萬物濕壞但有日而無月則萬物焦爛日月和合
故萬物成熟
驚怖墮床如熱河中魚
如尺蠖循條安前足進後足盡樹端更無所依止還歸本處
譬如日出盲人不見便謂世間無有日月日有何咎又如雷電震地

聾人不聞鼓鼓有何過
譬如白人雖擬洗黛子黑不名黑人
如人夜失寶珠電光暫現即時還得
如人避熱故在池中卧起還洗則如故
箭鏑在髓雖沉雖難拔良方妙術猶可令出
譬如鑽火以木則火可得拆薪求火火不可得
如言日食千兩金金不可食因金得食故言食
譬如獅子有所搏撮不以小物而改其勢
譬如種種妙香一人買一人賣傍人在邊亦得香氣手香無損

二十

無失

如滌水雖度有人分散此水令渴則度者皆易

辟如有人言有木無火有濕地無水是不可信

如蔽彙成寶不得以玉惡故不取其寶又如夜行嶮道衆人執炬不得以人惡故不取其炤

得入樹林而但取其葉既入七寶山而更取水精

如人以手障鋒但有傷其手鋒無所損

如鐵出金誰當信者

辟如人悶搦牛角得乳斗乳是為非聞

五

大智度論

辟如吐食不可更噉

如樹無華果無所饒益如枯渠無水無所潤及

辟如人欲守護虛空虛空而不能壞風日不能乾刀伏不能傷若有人欲守護虛空者徒自疲苦于空無益

汪着部曰妙喻叠出睹之令人心思豁然何必莊言乃為利法

智者說

智顗

如實外月乘遊取中　土圭測影不縮不盈

遮言其有不見色質遮言其無沒趣處想不可以有無思度故名心為妙妙心可軌稱之為法

有類無多聞是不知實相譬如大闇中有日無所見多聞無智慧亦不知實相譬如大明中有燈而無炤

化主鑒机炤其可否

無以識食置于寶器

大醫不治小醫拱手

衆生情溺于妙耳大悲順物不與世諍

以此寶珠用貿所須

寄言譚于象外而其體絕精粗所以稱妙妙者衆同之稱也

吾人入屠肆林不嗅餘香

智者說　一

譬人未渴飲色已彰

純習黒惡難可改變如木有火近緣即發

作谷取木不取縷線作布取縷不取泥木

强者伏弱魚鱗相阻牽車轅重皆是惡力用也

為惡行者名為半人

既行惡行者地獄作于理則通于事不去

古今異軌各引證據同保一文不信餘說者惡氣將遠更相開入

緒淡精微禎用臨窮

莫以人情而彼大處空理玄微非知莫顯智能知所非境不照境既顯妙智亦稱之其猶形影矣

郛計法執心行理外

聚華為積華生煥氣還自萎悴

理智翳伏而未新郛智照今有命

命信此理如藕絲懸山

智如利針行如長線

有樹名以婆堅在地百歲一出即長百丈蓋

瑜伽師地論

汪定國閲

無處無位穀牛角守而出于乳必無是處穀彼乳房斯有是處無處
無位鑽搖水瓶而出生酥必無是處鑽搖于酪斯有是處無處無位
壓沙出油必無是處壓苣膝等斯有是處無處無位鑽濕木守而出
于火必然是處鑽于乾木斯有是處

汪耆舒曰據路空光膈即悟故妙引玄思愚人必執一説胸有窒
隔而文心死矣

百論

一一沙不能出油多集亦不能
眼雖見相不自見眼如指端不能自觸
譬如盲跛相假能去
譬如近火止寒則樂轉近燒身則苦

張汝諧曰妙句不多義味轉遠

無支祁論

集仙録云、雲華告禹曰、太上愍汝之志、將授靈寶之文、陰策虎豹水制蛟龍、誠邪檢兇、以成汝功、因授上清寶文、又得庚辰、虞余之助、遂導波決川、奠五岳、別九州、天錫玄圭、以爲紫庭真人、虞余庚辰按楚詞乃益稷之字、雲華者云王母之女巫山神女也、皆李公佐至永和九年、從元公錫泛洞庭、登包山、入靈洞、得古岳瀆經第八卷奇字蠹毀不能解、其後周焦君詳之云、禹治淮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石號木鳴、土伯擁川、天老肅兵、功不能興、禹怒召百靈、搜命夔龍、桐柏等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蒙氏、彰商氏、兜氏、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祁、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猨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逾九象、搏擊騰踔疾利、倏忽視不可久、禹授之童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田、烏木田不能制、授之庚辰、庚辰能制、鴟脾桓胡、木魅水靈、山妖石怪、奔號叢繞者以千數、庚辰以戟逐去、頸鎖大索、鼻穿金鈴、徙之淮陰龜山之足、俾淮水永安、而釋氏乃以爲泗州僧伽之所降水母者、惟僧伽以觀音大士應化于過去阿僧祇劫值如來三慧門入道、以音聲而爲佛事、現化此土、如李邕之三碑、蔣之奇所傳三十六化近是、而水母之事非也、方永泰初李湯知山陽、物皆出焉、詳于福地記

江叢軒曰、集仙録東瀛子所作也、羅泌路史想道家其援証諸書多出道藏、今人盛傳路史、故知讀書貴善採、不必以異端爲棄、余故更刊集仙録、發其義例于此、人亦可以讀矣、道書既然釋部亦爾、人盡可讀矣

諸子褒異集目記

海寧汪定國蒼舒氏訂　天台張元敷汝

第二卷

虛無自然本起經

古數讀經

四氣調神經

靈寶經

笑經

法句經

本生心地經

群喻經

三慧經

雜寶藏經

十輪經

金庭無為妙經

玉清經

正法念處經

本緣經

海空智藏經

十千經

雜阿含經

化清經

玉皇本行集經

古禽經

相牛經

玄覽經

修行道地經

大寶積經

天樞經

定觀經

相鶴經

耒耜經

送禽經

虛無自然起經

夫道為三、一者謂虛無、空虛者精光明、而無形質、無者無也、無有形可見、無質可得、故為無空者、未有天地山川左顧右視蕩蕩溝溝、無所障礙、無有邊際、但洞白無所見、無以聞道、自然混其中生、辟若琴瑟鼓簫之局、以此中空、故出聲音、是以聖人作經、誠欲賢者欲使守道空虛其心、閑閉其耳目、不復有所念思想之者、不能得自然之道也、所以者何、道未變為神特、無端無緒、無心無意、都無諸欲、澹泊不動不搖、及變為神明、神者外其光明、多所照見、使有心意、諸欲因生、更亂本真、是以聖者欲道、當曉知虛無自然、守虛無者得自然之道

汪蒼舒曰談者虛無者有原本

古嶽瀆經

金華宋濂刪

維禹治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訊雷、石號水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雄千持旄、龍鴻勒、軒開不能興、禹乃震怒、召集百靈、蒐命夔龍、桐柏千君、稽首請命、因不惟寅、神令所射、激如槐槍、乃縻鴻蒙、乃因章商、乃黎兕盧里、咸戴揚挈、妻年劉勢、不敵爭拔、七支祈力踰九象、欣形肖蜈、目有電光、量淮渡江、辨捷沉衝、揆之童律、重律莫當、授之烏木田、木田還滅、授之庚辰、庚辰拕其尤、絡以鐵繩、鼻如牛羊、繫諸淮陰龜山之蓟、木犯水精、洞妖石祥、葬號禹數、治有長七、淮流湯湯、入海既平、民用靖康、直達外方、至于陪尾、無壅弗通、率惟厥常、以旺于輿疆

汪蒼舒曰謂禹治水行所無事非也、鑿三山山驅放蛇龍、是常力所出、此與真行子可同讀矣、路史無支祁一篇更可比觀附錄

四氣調神經

黃帝著

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夜卧蚤起廣步于庭被髮緩形以使志生々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奉長者少夏三月此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夜卧蚤起無厭于日使志無怒使華英成秀使氣滑泄若所愛在外此夏氣之應養長之道也逆之則傷心秋為痎瘧奉收者少冬至重病秋三月此謂容平天氣以急地氣以明蚤卧蚤起與鷄俱興使志安寧以緩秋刑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無外其志使肺氣清此

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逆之則傷肺冬為飱泄奉藏者少冬三月此謂秘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蚤卧晚起必待日月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溫無泄皮膚使氣亟奪此冬氣之應養藏之道也逆之則傷腎春為痿厥奉生者少天氣清淨光明者也藏德不止故不下也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空竅陽氣閉塞地氣者冒明雲霧不精則上應白露不下交通不表萬物命故不施不施則名木多死惡氣不發風雨不節白露不下則菀槀不榮賊風數至暴雨數起天地四時不相保與道相失則未央絕滅唯聖人從之故身無奇病萬物不失生氣不竭逆春氣則少陽不生肝氣內變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沈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沈浮于生長之門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真矣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滑道々者聖人行之愚者佩之從陰陽則生逆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亂反順為逆是謂內格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鬭而鑄錐不亦晚乎

汪蒼舒曰容平容狀至秋而平定也天氣以急風聲切也地氣以

明物色變也交通不表言不表陳其狀也

剛風内赦素耀外挺至陽凝質梵氣派泉結為大器二象乃分開明
素景是為靈根上無復根惟道為身
神無変懐錬之即鮮
元洞玉肝五炁混淪金氣為骨木炁為筋水氣為血火炁為神土氣
為意物乃化形
熌爍濃虚向華洞晏
鴻濛大朴邃廓開生芒華流彩運度自然
燿靈繞羅炎鬱雲興 蒼肝曰燿靈曰神條藏目神

金為神液流貫蒼闕千和滴合自然成真
真金為質能生能動木風為助金風相摧遂成炎景洞然西明名曰
純一妙靈之炁
葆蓋交蔭琅琛騰輝
魂不蕩空魄不沉滯
為陽演赤 散多紛神 早炁始東 智騫璨燿規犖冀沖
妙炁凝胎生根超秀
道體五妙包養太空
言無理宗口無欲趣齊同慈愛異骨成親

雌一變雄一化魂
血沉奇理纖絶元樞
飛神玉霞祈車紫蜩
北穿孔幽曳邈眇閑
仁澤流消
禍挨照燭靈化奇傳
煥素燿景空華洞希
負赤玉之寶圖握黑帝之隱篇
延致妙氣滋養身形

下冲鬱絶上朗太无靈風扇霄開天衢圖
太極玄素尤難揄歆
五山安鎮玄嶽高峙崑丘閬風黄老為治
焰煥潜藝幽離浮殞定頭妙樞紀錫光實
湊智遠京
道為無體德為有體焰為明體方為暗體陽為動體陰為静體正為
仙體邪為鬼體
體分既定則貫其氣以受其生無體則貫以浩氣有體則貫以元氣
明體則貫以清氣暗體則貫以濁氣動體則貫以龍氣静体則貫以

氣仙脉則貫以靈氣鬼髓則貫以要氣
[illegible]玉光于靈顙納朱文於錦胃
識其道則　成龍文飲其光則肉化金色
三辰光煒所以能保命延生者三光之精天真之神下接人氣神氣
混淪光性為焰於人為識〻在氣存神不離根是之謂命〻洞斯有
可保而有命為生主〻在生延〻生浮道〻妙自然
性最精清淩飆碧落丹霞群輪綠景遠棟
地雲柔軟若蹈綿續　若舒曰奇妙之句一代唐詩無此八字
八海鍊淨六天冲融

上階帝玄刻丹瓊搖光煥〻碧青萬程
太光沉滯萬劫開光眇浩非遠混氣成空
元始安鎮雲霞結篇九天虎篆八威龍文
汪若舒曰仙子妙句自超匡九靈寶經為道洞之首亦猶般若之
冠糠部
程子風曰西昇經亦多妙句如　世薄華飾以相拊言處飛龍前
行在跛鱉後　實不如虛數不如希茂多卒夭疾不如遲慈
雲暮霞枯朽再榮　譬如鏡中影可見不可取言如響中聲
聲豈可緒

程子風曰迦陵之鳥能為五音字句出天上人自不超拔
張汝韶曰浮氣胃注片義皆深

算經

商高撰

昔者周公問于商高曰竊聞乎大夫善數也請問古者包犧立周天曆度夫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尺寸而度請問數安從出商高曰數之法出于圓方圓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為句廣三股脩四徑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生也周公曰大哉言數請問用矩之道商高曰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為圓合矩以為方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方數為典以方出圓笠以寫天天青黑地黃赤天數之為笠也青黑為表丹黃為裏以象天地之位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聖智出于句句出于矩夫矩之于　其裁斷萬物惟所為耳周公曰善哉

汪容舒曰數學是古人六藝之一其大足以量天句股之術最也

程子風曰奇與擩考工之上

法句經

汪定國刪

莫輕小惡以為無殃水滴雖微漸盈大器

羸馬比良棄惡為賢

如空中鳥遠逝無礙

不寐夜長疲倦道長愚生死長

遠道闇昧如夜發箭

如車行道捨平大塗從邪徑敗生折軸憂

老如形變喻如故車老如白鷺守伺空池

法句經

苟生無恥如鳥長喙

天雨七寶欲猶無厭

世皆淵沒渺克度岸

惡生于心還自壞形如鐵生垢反食其身

如拙取水掘泉揚泥

命盡怡親如盲守燈

蓋屋不密天雨則漏意不惟行婬泆為穿

洗除心垢如工鍊金

心棄惡法如蛇脫皮

意馱于學難護難禁
近道名顯如高山雪
汪蒼舒曰清言佳味聚々遥成

本生心地經

報恩品

父有慈恩母有悲恩
悲母念子無比恩及未形始受胎經於十月行住坐臥受諸苦惱洪口所宜
其子蔜嬉如聞音樂以母胸臆而為寢處左右膝上常為遊履（非文人所能寫）（何張楚々於）
母有十德一名大地于母胎中為所依故二名能生經歷眾苦而能生故三名能正恒以母手理五根故四名養育隨四時宜長養故五名知者能以方便生知慧故六名莊嚴以妙瓔珞而嚴飾故七名安忍以母懷抱為止息故八名教授善巧方便道引子故九名教誡以善言辭離眾惡故十名與業能以家業付囑于故
何者最富何者最貧悲母在堂名之為富悲母不在名之為貧悲母在時名為月中悲母死時名為日沒悲母在時名為月明悲母亡時名為闇夜

汪蒼舒曰小雅鞠育章寫父母之致恍于五經為懇至肫亦單行耳予更出此品願與為子者清晨修夜共展讀之

附無垢性品

修習無垢之業調伏有漏之心

滅此身命能得幾時是日已過命隨減少猶如牽羊詣彼屠所

漸漸近死無所逃避

譬喻經

偈摘

多作寶花結步搖奇廣積德香所生轉好奇花芳草不逆風薰近道

開敷德人遍香

愚闇近智如瓢斟味雖久狎習猶不知法開達近智如舌嘗味雖須

臾習即解道要愚人施行為身招惡快心作惡自致重殃行為不善

退見悔吝致涕流面報由宿習

弓匠調角水人調船巧匠調木智者調身譬如厚石風不能移智者

意重毀譽不傾譬如深淵澄靜清明慧人聞道心淨歡然

雖裸剪髮杖服草木沐浴踞石納疑結何不伐燒殺亦不求勝仁愛

天下所適無怨

何喜何笑念常熾然深蔽幽冥不如求定見身形範倚以為安多想

致病豈知不真老則色衰病無光輝皮緩肌縮死命近促身死神徙

如御器車肉消骨散身何可怙

咸靈感人儀雅挺特

飛鳥走獸尋光而來

附不誦為言垢不勤為家垢不嚴為色垢放逸為事垢慳為惠施

垢不善為行垢今世亦後世惡法為常垢

昔有長者名薩遮尼揵才明多智為中國第一有五百弟子貢高自大不顧天下以鐵鍱鍱腹人問其故答曰恐智溢出故也

汪蒼舒曰釋藏博多譬每遍採以自娛樂而成一書

三慧經

有人墮海中有人欲食水盡可得步出人言我已飲淺水淺來世俗（江空國閑）如是前後相越不可極

身譬如地善意如禾惡意如艸地不去艸穢禾實不成人不去惡意亦不得道

學者有苦不學者無有苦學者有苦譬如人田種當先從去艸穢便多得收是為先苦不學者無有苦譬如地不犁績自生蕀穢惡物是為不學無有苦

昔有國王徵國中諸盲人令于象廄中觀象中有持象足者中有持象鼻者中有持象耳者中有持象尾者去後共相問象何等類持象足者言象大如柱持象鼻者言象如繩索持象耳者言象如箕持象尾者言象如大帚皆共諍之盲人各自信其意譬如人各見少所經不達其法便謂大解亦如是汪蒼舒曰蘇長公自喻從此拈出此可悟讀釋文之訣

雜寶藏經

夫為王者率土歸仰王當如橋濟渡萬民王當如秤親疏皆平王當如道不違聖蹤王者如日普照世間王者如月與物清涼王如父母恩育慈矜王者如天覆蓋一切王者如地載養萬物王者如火為諸萬民燒除惡患王者如水潤澤四方

張汝韶曰為頌為箴俱有殊別之致一洗張葭古惡習

十輪經

汪定國閱

譬如燒香其臂雖壞而氣芬馥薰他令香

譬如燕麥在麥田中葉莖枝葉與麥相似穢雜淨麥乃至彼州其穗未出是農夫應權合置穗既已出是時農人總穢淨麥并根拔棄于田外

惡行善者猶如朋日惡失道者猶如明燭

譬如石田雖植好種勤加營構終無果實

如無足者所得車乘如迷涉者所得資糧如迷方者所遇示導如狂亂者二服妙藥如疾病者所遇良醫如一老者所得几杖如疲倦者所止床座渡河流者為作橋梁趣彼岸者為二船筏

汪蒼舒曰西方化人之書極靈極博妙在從空性湧出更不俟故典依聞

金庭無為妙經

無形附有形有形為之宅有形附無形無形為之主

不雕刻而萬物成不提挈而萬物生

五星聚天市而聖人生五行配地氣而萬物形

如象仰之高峰顧之則散再擊則破

為天地者有為乎哉手無為乎拱手自為者聖人隨衣裳而天下治

無象者其人全神而形自女

始則觀大江之水浩浩不絕溢于心流終則決滄海之波浩浩不止

流于神府

蒼舒曰此有本也

張汝能曰一二語而有千百言之妙理長則味滋也

玉清經

汪定國閱

辟如大海流潤無極任人取用為之灌溉有智之人涂鑿溝渠以導

其流則浇灌無極愚痴之人執持漏器請于河海隨漏隨潤甚少哉

有盲人都不見海無所覺潤

若太陽之洋積雪似夜炬之朗重昏窮霧消亡層冰解散

夫空有大言不行大道亦猶疾人言善治病亦猶致人貴賑行槃百

而聽之一往如實者觀察即知其謬

及已逝之鬼魂縈已凋之朽質

如披重雲得覩日月猶如盲人得見色象如籠中鳥而得騫翥如小

水魚得游江海亦如枯骨而得成人

辟如電菌一時之春

辟如有人執杖和慈負水求大勤若積紀終不可得

失吾生道如鳥失翼亦猶濟人忘其船筏進退彼岸無由得度

辟如艸木遠離地水定不虛生

徒近玄流無心洗垢猶繫在側不知愈疾

又如蒼蠅而變腐臭性之所使無由自改

辟如春雨是物皆潤獨有枯木而不受洽綻不潤者蓋甚朽爛終不

帳生枝葉花果
道如晨暉德同下流無日不新無時不歸
張汝韶曰句玩之佳全文未為佳也如此等書要是摘手之妙

正法念處經序

夫域中之名四等道之所生萬殊名蓋衆名之所生非有生者矣髣
則修促共盡小大同期而金宇綿綿文素分途則道門張戶披
既昧斯藏之之未接息言之路詎能探神測妙超無遺有聖將應
靈目曠遠志遺形膚施羅城國及繁星駐綵夕馬騰空出四門以結
金扇三夜而圓果十力在己八解俱照智無一切慧洽萬方既而法
吼傍震甘露降洒鷲山祇樹之下鹿苑連河之坎衆出恒沙徒繁林
竹乃窮迹於非極名重於燈炬樹林興業薪已燃敎義不忘
風猷彌被壽陵御丹青之工清臺寫金玉之賢冰胥流輝闡閩加等

遺教餘旨薄備前載此宗絕唱方備茲辰使持節大將軍領中書監
撫軍吏部尚書京兆大都督渤海王世子高公通風虛遠神衿峻遠負
日月於中衢擎雷霆於上路德表生民作舟梁於夷夏器含庫物制
天淵於瀾堂殊流共奏酌而不竭異轍同驚仰以知歸黃扇南闢鈴
所表於則高七通才兼人偉器機其謨略之重鄙其南岳之遊鼓
研其奇目得門下俱中前挺之禮茲度却行之幕茲以書奏多方術
星異奇鼓披衣而此哉一貫獨得每留神辯典洞叩玄門以夫照壁
瀉瓶遺文必舉非從九部實止十二過矣西方路遐而宿精力苦心
不憚重阻故能藏法行異聞俱湊爰有金城妙說時將廢通法螺

長桒鑒授斯在從善業之本極身念之際標品有七明義者五至如遣俗絕世託想菩提眷彼天人涅嘆兜高鑒疏因果寔心契緣篤誠修行入前旨藏依仰形殊理一大覺下臨照朕燭曉四辨六通綱羅群智贊揚妙德事屬斯文直以風殊俗外詞輸乘絕彷耳注目賜若山河將恐靈教有辭玄旨多壓有婆羅門人瞿曇流支比丘曇林僧昉等鉤深索隱言通理捷延居第館四事無違乃譯明諸典名正法念處起自興和歲陽玄默終於武定淵獻七年餘涼積廣合七十卷微言不昧弘之在識大崇覺典赴宣靈迹此乃濟世部於法橋測六塵於究水必斷業重無德而言讎稠不追焉嗚呼日遠中法尋遺

天竺異旨所以聯索攀節雅俗頓晉義有存焉永法三界云爾

汪蒼舒曰渤海王世子高公一歐拔髯少安便成高潔今人必于此等處拎張織補耳安有好文又曰此經九七十卷說三塗諸天慈詳天品中說夜摩天王鵝王孔雀王說諸佛教誡天人種種法門文義富妙

正法念處經

譬如日光比于闇冥如以寔語比于妄說如以須彌山比于衆[illegible]如以解脫比于繫縛如以利益比于衰損如以善友比于怨家如[illegible]露比于蠱藥如以白日比于昏夜如以僞珠比于真寶如以[illegible]富比[illegible]于貧窮積如行使比安住者如以螢火比于日光如無足者欲比極風相去懸遠如以盲人比有眼者如以險路比平坦道

汪蒼舒曰奇情肆溢此等妙處釋獨有他書無也然昔人太渺領畧到此

本緣經

汪定國刪

譬如有人以艸易麁服無食病

心為愁感猶初月烟霧所覆無有光明

如以網捕風是事為實難

猶如羸人步陟高山

譬如日出雖然炤了一切天下然不能為盲者作明

譬如大雨百穀滋長悄以五指抗人財惠猶如五龍降注大雨

亦如曠野清泠之水渴人過遇自恣飲之

破戒雖炬自燋其心所伐法樹乃殖毒材

木應挑其右目以治左眼

如車折軸網遂破壞不任運載

汪若舒曰釋部諸經比喻極妙予博採之以助華思

海空智藏經

汪定國閱

譬如空谷因聲有響愚人聞之謂是實聲有智之人解無之寔但有

教音誑于耳根

譬如陸龜心常念水

作法橋梁作法梯隥作大明炬作大舟航令諸世間並得解悟

譬如甘蔗既被壓已滓無滋味

如無輕畫無不尋蹟

猶如假借勢不得久

譬如愚人生便無目雖有光明終不覩見

譬如海水入一微塵是海水中蛟龍魚鼈安常如故亦無迫迮

如田農夫于秋月時勤耕深地脩除穢艸

當須積學用心堅固若服食者中廢則疾若適炎淬中廢則危

汪若舒曰比喻連類見理融然所摘諸經均以此擅勝

十千經

天老

自古得道之人坐乾風后六九三老皆從此中而全真
氣液之淡交寒瞻于呼吸之間視六合于毫芒之內海水用氣吹之
可以通西千里
一日一夜一萬三千五百通息出入氣脘二萬七千氣一神一氣皆
能指用

汪蒼舒曰此與養氣義足相明

雜阿含經

汪定國閱

破一毛而分射一分之毛箭箭中此為難也
譬如女人欲作丈夫難發難即作女難
譬如樓閣中心堅固眾材所依拱突不散
如人刈草手攬其端舉而抖擻萎枯悉落取其長者
譬如有人從高樓下乘于大象下象乘馬下乘與下與坐床下床墮
地從地落坑
譬如鳥翮入火則卷不可舒展

汪若舒曰雖一二語而致已透欲透則裁翦不必他多也

清化經

蔡洪撰

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跼。將噬者爪縮。將言者口默。將文者且朴。動則虎變。靜如蟬潛。若彼赫赫。若此洋洋。

令

汪滄舒曰洪字叔開吳郡人初仕吳中舉秀才仕至松滋

玉皇本行集經

設使江河水波浪皆生蓮。慈烏毛皆白。如經故難[illegible]龜生毛皓。禄為衣服。夜月皆消冰。如經故難遇。設使鼓紫足翅捲袍舟橋皆載。一切重如經故難遇。設使嘴口雀皆銜擔太山擲之地方。累如經數。經故難遇。設使一葉舟力皆載嵩崑崙浮泛于大海如縷故難遇。設使嘴水蛭口皆生巨齒。其又以象牙如經故難遇。設使蓮萬葉皆發。燕鴻累踰跎無缺裂如經故難遇。設使鳥巢類同樹一巢棲啣食共桐樹如經故難遇。設使龜生角堪用為梯蹬上窮極頂天如經故難遇。設使鼯鼠等緣于兔角梯至天皆食月如經故難遇。設使驢顏骨色如蘋婆果泛皆作歌舞如經故難遇。設使纖魚等皆飲鍾石酒迷荒而泥醉如經故難遇。

以蛻蜩物有形者皆擬以尺璺物不潔者比鮮

立義逞滄溟之遠直祇崇崑岳之高言言彰鮮脫之門諧諧鼓清淨之吹

謗曰人不知身為聖馬不知身為龍

汪蒼舒曰絕奇至幻之文

古禽經

師曠撰

青鳳謂之鶡赤鳳謂之鶉黃鳳謂之焉白鳳謂之鷫紫鳳謂之鷟

鸇愛陰而惡陽雁愛陽而惡陰

鶬老則聲下而不能高近而不能察

旋目其名鷃方目其名鴋交目其名鳽

鳥之小而鷙者皆曰隼大而鷙者皆曰鳩

烏鳴啞啞鸞鳴噰噰鳳鳴喈喈凰鳴啾啾雉鳴嘒嘒雞鳴咿咿鸎鳴嚶嚶鵲鳴唶唶鴨鳴呷呷鵠鳴哠哠鵬鳴嗅嗅

御近翠者能步御近潚者能擲

朱鳶不攫肉朱鷺不吞鯉

拏好風鵝好雨鷀好霜鷺好露一云䳟好風鶬惡雨鶴好霜鷺惡露

陸鳥曰棲水鳥曰宿獨鳥曰止衆鳥曰集

鵓俯鳴則陰仰鳴則晴

鶖見異類差翅鳴鶼見同類拊翅鳴

鵻上無尋鶒上無常唯上有丈鷚上有赤

暮鶬鳴即小雨朝鳶鳴即大風

鶉鶉之信不如鷹周周之智不如鴻

淘河在岸則魚沒沸河在岸則魚涌

鶡以周之鷲以就之鷹以膺之鶻以搰之隼以尹之

鴻雁愛力遇風迅舉孔雀愛毛遇雨高止

鴈曰翁鷄曰灘鶉曰鷹

鷹不擊伏鶻不擊妊

鶴以怨望鴟以貪顧雞以嗔睨鴨以怒瞋雀以猜懼燕以狂䀢視也

鸎以喜囀鳥以悲啼鳶以飢鳴鶴以潔唳梟以凶叫鴟以愁嘯鳴也

一鳥曰隹二鳥曰雔三鳥曰朋四鳥曰乘五鳥曰雇六鳥曰鶂七鳥曰鮀八鳥曰鳶九鳥曰鳩十鳥曰鶉

林鳥以朝嘲水鳥以夜㖡

拙者莫如鳩巧者莫如鷦

鵲見蛇則噪而賁孔見蛇則宛而躍

鸑鷟鳥也鷗信鳥也

鷲啄則絲鷹捕則角弭

山禽之咮多短水禽之咮多長山禽之尾多修水禽之尾多促

鳥向咮背棲燕背飛向咮

衘為褁盧為燕火為鵂亢為鶴

鵲生三子一為鶻。鳩生三子一為鴞。

鷹好跱，隼好翔，鳧好沒，鷗好浮。

乾皋斷舌則坐歌，孔雀拍尾則立舞，人勝之也。鶉入夜而歌，鳳入朝而舞，天勝之也。

霜傳彊枝，鳥以武生者少；雪封枯原，鳥以文死者多。

雀交不一，雉交不再。

冠鳥性勇，帶鳥性仁，纓鳥性樂。

鶖飛則蜮沈，鵁鳴則蛇結。

鵙鳥不登山，鶡鳥不踏土。

汪蒼舒曰：埤雅及爾雅翼引禽經語頗詳，近日所刻止林鳥朝嘲、水鳥夜吹及鷙毅鳥鷗伯鳥同耶，餘皆無之，知非真禽經也。今兩刻之，而以古今題其上，誌別也。

相牛經

齊 甯戚

牛岐胡壽（岐胡牽兩服下分為三）。去角近，行駛。眼欲得大，眼中有白脉貫瞳子，最快。頸骨長且大。壁堂欲得闊（壁堂即股間也）。倚欲得如絆馬（且聚而正也）。膺廷欲得廣（膺庭胸也）。天關欲得成（天關脊接骨也）。俊骨欲得垂（俊骨脊中央欲得下）。蘭株欲得大（蘭株尾株）。豐岳欲得大（豐岳膝株骨）。種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垂星欲得有怒肉（蹄上已有肉覆蹄間名怒肉）。力柱欲得大而成（當車）。懸蹄欲得如八字。陰虹屬頸（陰虹者有雙筋自尾屬頸寧公所飯）。陽鹽欲得廣（陽鹽者夾尾前兩膝上）。常有聲以鳴者有黃。洞胡一者珠淵無壽（珠淵當目下也）。旋毛當上池，有亂毛妨主出（上池兩角中央也）。身欲得促，形欲得如卷。大蹶珠。

肋、脅、能、頸、突目、好跳、紫筋，欲得成就（肋欲力也）。橫毛欲得短密，若長疏不耐寒氣。尾不用至地，尾毛少骨多者有力。膝上肉欲得堅，角欲得細，臭如鏡則難牽。口方易飼。豚有方易飼。水牛牀大尾青黑有力。

程子風曰：牛且體既大，取精而宏，察以此相牛，豈獨以此相甯耶？雖然不令秦穆公見之，奇立拔大夫一席。

玄歎經

太微天帝君生于始青之端九曜神靈之胤玄氣未敷之始結流芳之胃而法形焉連光映靈紫雲曜霞玄烟流霧丹暉纓絡妙覺濟徑仍採納上契條暢純和吐納冥津遂降靈生之胎哺煎洪泉曲芝行年二七金容內發玉華出映洞慧沖聰朗睹虛玄綸掌帝號其所任升澄流九霄之霞飛朓洞清之源明朼覽于極玄傾綜運于億津積感加於冥會妙啟發于自然是以浮樑紫度焱光廻神飛霄登空之法修行內應上登玉清高上之尊道備以付中央黃老君焉

汪若舒曰始青之端木氣之初也辭似誕溢原五行初廓之始理非無也道家今判天帝義實微渺不得以蹈見自規井魚之目

修行道地經

觀品

是身如聚沫不可手捉是身如海不厭五欲是身如江歸于淵海趣老病死是身如糞明智所捐是身如沙城疾梵磨滅是身如遇土多觀怨賊是身如險道常失善法是身如博家百八愛所立是身如裂器常自穿漏是身如畫瓶中滿不淨是身如涸九孔常流是身如水漬危為瑕穢是身如幻以欺愚人二識正帝是身如蒜燒毒身心是身如萎華疾至老耄是身如車與無常俱是身如露不得久立是身如宅四百四病之所居止是身如篋毒蛇所處是身如蚖瞋火常燃是身如顛國十八結所由是身如芭蕉樹而不堅固是身如破船六十二見為之所欺是身如朽閣傾壞尋相是身如琴因絃有聲是身如鼓皮木衆覆計之本空是身如壞無有堅固是身如灰城風雨所壞歸老病死

附

譬如故瓶盛淨不淨而蓋其口不見其裹發口則現也

所言不了了藏惡在于心如灰覆炭火蹈躡燒人足

比淫怒痴不可輕戲如以糠火欲消銅鐵終不能也

譬如有人而取一髮破爲百分還續如故令不差錯是事甚難否乎轉相依倚譬如鼓音如弓絃前而相恃怙不合不別

譬如病者而有疾苦恐當為醫至誠說之

譬如飛鳥飛行空中然所依據以空為地不畏虛空

如盲欲御盲不能致一如趣

但能解其義而不能微妙如人食空有而無有飯具

汪蒼舒曰種種訶彈是身心目靈變異常是解人拘執之患

大寶積經述

徐鍔

夫日月出矣而輝耀十方時雨降矣而潔澁萬物況我身常樂湛虛空之相妙覺圓明融心行之本唯徼唯昧不生不滅者歟是以開無學之地韋修迦蘭欲息言之津晝作羅柰髯勝菩薩起方便之緣淨居天人毀成就之力稱謂所絕者其第一義乎伺恒星夜掩仙虹晝爍青鉢傳其睟容寶棺現其金臂法山摧仞拂魔箭于先昇直水橫流係慈航于彼岸烏摩妙藏不可以常秘法輪不可以終類雙林下書示于泥洹逮一千年適彼于敎敎龍持貝葉亟傳摩竭之城象負蓮華遂淵真丹之境三十七品蔽悉于大宅一十二經引諭于沙界矣大寶積經者後漢迦葉摩騰竺法蘭及今朝玄奘法師菩提流志等咸自西天竺所致也如來昔在鷲峰利建平等金口注海酌之而不竭寶言如綸振之而有緒歉縮寒久寂鴻都原祭展非市朝多變歷代相沿之主競與參譯跋陀披記之言罕能丕就洎我唐之有天下也功橫纖圍化綿切利兢禦千累提封萬刹吳四摒之靡廣納諸有騁六道之驥寘濟羣感太上皇以澤深紉游掌握禪珠神望帝以動格梵空胸懸法印肅啟玄誥昭灑鴻波歷選緇徒明敕列眾博考同異聿興刊繹勇振頹綱嚴持絶紐爰有沙門大德思忠東天

竺國婆羅門大首領臣伊舍羅等譯梵文者求善住緣悟與生忍傳
開强識精而譯之復有天竺沙門波若屈多沙門達摩證梵義者開
忍辱場破煩惱衆猶諧神侶明而辨之復有沙門大德履方宗一㬜
敬慧覺等筆授者今聞孔膠威儀不忒手握仙札史而字之復有沙
門大德勝莊塵外無着慧廸等證義者國之大師佛之右臂採
諸了義演而證之復有大德沙門承禮雲觀神暕道本等次文者銀
影多林息有香窟勤修精進纂而次之復有潤文官者銀青光祿大
夫邠王傅上國柱國安縣開國伯盧粲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詹事崇
文館學士兼修國史上柱國彭城縣開國公徐堅朝議大夫守中書

舍人崇文館學士兼修國野王縣開國男蘇晉朝議郎給事中內供
奉崔璩等位列鳳墀鼓流雞園分別二諦潤而色之復有銀青光祿
大夫守侍中兼太子方庶子兼修國史上柱國鉅鹿縣開國公魏知
古兵部尚書上柱國郭元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中書令上柱國范
陽縣開國男張說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監
修國史上柱國興平縣開國侯陸象先等朝野瓊園玄遊珠域護持
四法捴而閱之尔乃杖錫之士端珪之後廊列定筵林摛樂土蔭祥
雲而演譯倏換炎涼吸甘露而勤求載淹衡蓋大乘章句義不虛損
小品精微極無遺溺能事畢矣佛何言哉今所新翻經凡有四十九

會七卷七品合一十二帙以類相從俱寫成畢以先天二年六月三
十日進上太皇八月二十一日進皇帝榮開曉闡真教上開仙宇克
怡宸襟光穆珠鈞陳于白日親御寶臺落雲而予形胥券加珠懸賢
懇稽首以為利見仁王真俗歸心以為潛登覺道次有清信佛弟子
前少府監丞李武顏等皇朝金紫光祿大夫兵部尚書贈侍中隴西
公迴秀子也復有清信佛弟子前右拾遺徐鐈等皇朝銀青光祿大
夫太子賓客昭文館學士高平公子也咸屬彼岑降禍私門隳禰陟
遐岵而崩心瞎冥途而獻福于是躬採筍禮波羅蜜廣登簡牋首
崇書寫不化桃大遐言箔秩肰裝之鍱軸綴以璣鐵羅緣彙而覓舒

猶珠函而錦縟方使僵風吹嶽長如妳路之文劫火燒天不壞多羅
之決

汪菊舒曰用字既佳構章更妙怡目展誦身心快樂

大寶積經

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初成即有妙高山王及以大海其智宏深譬之

自海吾提高廣喻若須彌自身威光超于日月凡所思擇與慧相猶

如雪山其心潔白光明普照無邊功德廣煩惱薪乃之于火不為普猶

悪之所搖動心靜常安猶如大地洗滌煩惱如清淨水心無所主猶

如火不著世間猶如風發諸有情猶如地觀諸世界如虛空荷載衆

生猶如良乘不染世法譬之蓮華遠暢法音猶如雷震而一切諸方

之大雨光散賢聖猶彼大仙善能調伏如大龍象勇猛無量如師子

王覆護衆生如泥狗陀樹地論不動如一圍山修慈無量如彼恒河

諸菩法王能為前導如大梵天無所聚積猶如飛鳥摧伏他論如金

翅王難遇希有如優曇華

附

次等不應猶如銅鐵空有其殺應順如來修行此法

辟如木柱若以州土不能斬截必以利斧乃能斬之

如世間中燈油之光于螢火光為廣為大顯照明淨超過宏

勝燭炬之耀超勝燈光庭燎火聚又勝燭炬藥草發光踰于

天聚星宿之光倍過藥草滿月流光又過星耀秉盛日光踰

過于月

辟如怯人執持刀應得安穩及生畏

譬如漁師以食塗網於之深淵既淵所求即便牽出

如說之螢火小虫負須彌山飛空而去為可信不

譬如有人漂沒大水渴乏而死

猶如蠶虫出絲纏繞即自戕身

譬如瓶滿天降時雨而不受一滴

貪欲無滿如海吞流終不滿足

汪蒼舒曰議論有極奇幻處有極精貼處妙舌慧心自透文字之

外

天機經

汪定國闕

敍曰有機而無其人者敗有其人而無其道者敗故易曰即鹿無虞
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故聖人觀其時而用其符應其机
而制其事故能運生殺于掌內成功業于天下者也易曰君子藏器
于身待時而動是以聖人保之于靈臺以觀机變卷之則自脉舒之
則勝人察之則無形用之則不極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而陰符象
之矣故聖人不測之符陶均天下而無所歸怨矣夫天為地主道為
德君故聖人奉地而法天立德而行道參天道而為經首明地以為

之易曰乃順承天待時而動是故聖人將欲施為必先觀天道之盈
虛後執而行之與事應机則無遺策易曰後天而奉天時
汪蒼舒曰唐時仙人張果註陰符經隹道藏本附此經于卷後不
知何人之筆大旨亦陰符詮解也

昌

天聖人法地而奉天立德而行道居天地德之間建莫大之功者未
未有不因五賊而成也五賊者其一賊命其二賊物其三賊時其四
賊功其五賊神皇帝王霸權變之道也是以聖人觀其机而應之度
其時而用之故太公立霸與而殷朝行王風而理周室豈不隨時
應机驅馳五賊者也故聖人立本于皇王之中應机于權霸之內經
邦治身五賊者備矣則天下望風而從之竭其性命而無所歸其恩
怨也乃謂之曰有道之賊無形之兵嗚呼鬼臾大禹五賊在心擒縱
在手治身佐世莫尚于斯經云見之者昌不亦宜乎

程子風曰坎為盜莊子云聖人為天地之大盜辭此深微方知五
賊之用

身

術曰夫人心。身之主。魂之宮。魄之府。將欲施行五賊者。莫尚乎心。事有所圖。必合天道。此則宇宙雖廣。覽之只在于掌中。萬物雖多。生殺不離于術內。則明天地不足貴。以遠以厚。而況耳目之前乎。

張汝韶曰提出身字為陰符之主

機

夫殺機者。兩朝終始之萌。萬人生死之兆。覆雲雷而泰之、曰玄黃流血之時、故天之為變也。則龍出于田。蛇游乎路。此為交戰之機、故曰龍蛇起陸、人之為變也、則春行秋令、賞逆罰忠、此為天陸之機、故曰天地反覆、天人之机、同時而發、雖千變萬化、成敗之机定矣、

汪。翁舒曰殺興則龍自沉穢龍出乎田蛇遊乎路已作天墮之機

史奇

藏

夫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智者能愚愚者不必能智故聖人時
通則見巧而建其功時否則見其拙而昧其跡故孔明序曰太公八
十非不遇也蓋審其主焉嗚呼性命巧拙之時識達行藏之勢可以
觀変察机運用五賊所以然者夫聖人所以深衆遠照動不失机觀
天料人應時而作故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汪蒼舒曰藏中有用藏即用也太公非不遇尤說浮沉冥

静

夫九竅者在天為九星在地為九州在人為九竅九竅之氣不正故
曰受邪受邪則識用偏識用偏則不可發机觀変故九竅之急在乎
三要太公曰耳目口也夫耳目口者心之佐助也神之門戶也智之
樞机也人之禍福也故耳無聰不能別其音目無明不能見其机口
無度不能施其令夫三要不精上不能治國下不能治家況兵者乎
懸人之性命為國之存亡静動之間不可無事豈可軽而用之
程子佩曰此于四勿中只少得動字然勿其動即静也三要之說
可與言微

入

夫火生于木火發而木焚國生于姦姦深則國亂亦猶螢能作賊賊成則殺其身人能生事事煩則傷其命非至聖不能修身鍊行防之于未萌治之于未亂夫十圍之木起于拱把百仞之臺起于足下治小惡不懼必成大禍嗚呼木與相摩火無由出國與亂政姦無由生有始有終是非不動能知之其惟聖人乎

吳浩來曰陰符之起只爲身與人耳身奉陰符以制人人爲陰符所制天下復何姦邪哉

安

萬物盜天地之精以生成人盜萬物之形以利用萬物盜人之力以種植彼此相盜各獲其宜俱不知爲萬物化故能用机者法此三事以道之盜而賊于物物亦知爲盜之道所以貽者貴得其時也貴得其机也故曰合其時而食則百骸治應其机而動則萬化安乖時失机則禍亂生也

汪蒼舒曰動机然後得安真安也厝火積薪火未及然因謂之安豈安哉世人終日漢蒸上騰耳

神

老君曰功成不有為而不恃此全生立德之本也夫小人者貪其財則以身殉利傾其名則以力爭功矜衒神弦而求神名物共嫉之必喪其命歟益招損是不神矣夫君子建大功而不恃防小禍于未萌退已進人推能讓物物共戴之故不奪其利自獲神智不爭物物共讓之不居其波為損招益是以至神矣故老君曰為者敗之得者失之誠哉言也

張汝韶曰神以不用為理故陰符之義妙在伏藏

聖

默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應日月之數所生而大小之人之共泰大人出世應明德而建聖功小人當時則發正綱而生禍亂故太公說于西伯知人望而已歸周劉琨表于琅琊識天時而未離晉陵毋自死知明主之必興括母不誅見趙軍之必敗故天道人事賢者可以預知往非其人竟于九族故易曰長子帥師開國成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吴魚山曰聖即動時之人

命

夫成敗之道未形兆出之機未發小人能見君子能知則易見而難知舍近而知遠也未見機者則趨時而耗利財不保其天年知機者則原始而要終固當全其性命

蔡鈞泥曰小人能見君子能知判得甚好小人亦必服此言矣

倍

聲者善聽神不離于耳辨者善視心不離于目其為聽也神則專耳其為視也心則專目耳之與目遍為用師當用之時利絕其一心之所主則無事不精猶有十倍之利何况及處以此用之三思精誠一計順時隱顯應機行藏以此用師固萬倍之勝利

吳淞來曰心之所主無事不精于聾瞽人身見出亦妙

物

夫人之心無故不動生之与死緣物而然物動則心生物靜則心死

生死之狀其惟物乎

程子風曰生之與死緣物而然此語道與釋均有之

吳湉来曰物靜心死非死也息也

目

目者神之門神者心之主神之出入莫不游乎目故見机者莫不尚乎目然知机者莫不尚乎心

程汝蹈曰目者神之門尤與

吳無山曰以見机与目世俗膠撲身陷不覺若夫相随拍肩滿路實可憐愍

蠢然

夫道不為萬物而生。春萬物感春氣而自生。秋不為萬物而殺。萬物感秋氣而自殺。其為生也不恃其恩不求其報故其恩大矣其為殺也不恃其威不求其懼其威大矣凡物取而淂之者小不取而淂之者大、故聖人不取、夫君王有道無道則人民治亂之机。歌謡或樂或哀則時年豐儉之兆時人不能省察。天地乃降徵祥或五雲騰起七曜變行皆因國風是以肰矣且宋君失德熒惑守心及乎謝愆退之三舍用令壽古皎在目前以彼喻斯豈勞心術故智者悟于人事之初而愚者晦于星象之後矣

汪蒼舒曰蠢然者即昭昭然列其狀者即機也

由

老君以無為有、毋静為躁、君夫静者元氣未分之初。形于元氣之中故能生天地萬物。亦猶人弘静其心不撓則能生天下萬物也

李筌山曰講生守根静來有理

原缺第十七、十八葉

契

至聖之道窈然無為無為則無机無机則至靜夫律曆之妙動則能知靜既歷无莫得施其管術亦枕兵者不失其机不露其隱雖有智士迟何制焉

葉蔚然曰動則能知靜則能契

張汝諧曰契即符也

象

奇器者陰陽之故能生萬物亦猶人心能造萬事象其進前狀也八卦六甲鬼神机察之事剛柔相制之術昭昭乎前列其狀矣

汪蒼舒曰日杲月沉鬼出電入山飛水渚花舒獸嘷何非奇器故知象者曉夕怖恐尤不寧也

張汝諧曰陰符昔無明解得天机經析理稍白秋老霜旦同人一時集南屏精舍互證更發遂得了悟因附本刻忠讀者躭其玄義無忱詞章也

定觀經

左玄真人說　注　定國刪

夫欲修道先能捨事

遣迹之心名為修道一切無染名為捨事

外事都絕無與忤心

六塵為外事須遠離也六塵者色聲香味觸法更不染著名為都

絕境不來忤心即無惱心不起染境則無煩心境兩忘即無煩惱

故名無與忤心

然後安坐

拱澄煩惱名之為安本心不起名之為坐

内觀心起若覺一念起須除滅務令安靜

慧心內照名曰內觀瀾念未除名為心起前念忽起後覺則隨起

心既滅覺照亦忘故稱除滅了心不起名之為安覺性不動名之

為靜故稱安靜

其次雖非的有貪著浮遊亂想亦盡滅除

衆心不起妄念悉忘亂想不生何有貪著故曰滅除

晝夜勤行須臾不替

晝之言淨夜之言垢垢淨兩忘無有間替故名不替

唯滅動心不滅照心

妄想分別名曰動心覺照祛之故名為滅慧照常明無有間故名

不滅照心

但凝空心不凝住心

不起一切心名空心一切無著名之不凝住心

注著所曰心有所則不得正亦為住心也

不依一法而心常住

然則凡心躁競其次初學息心甚難或息不得暫停還失

去留交戰百體流行

久久精思方乃調熟勿以暫收不得遂廢千生之業

少得靜已則于行立坐卧之時涉事之處諠鬧之所皆作意安

見一切諸相為涉之處起一切諸心名為諠閙之所也息亂歸寂

名為作意恬淡得所名之為安也

有事無事常若無心處靜處諠其志唯一

若束心太急又則成病氣發狂顛是其候也

心若不動又須放任寬急得所自恒調適

制而不著放而不動處喧無惡涉事無惱者此是真定

不以涉事無惱故求多事不以處諠無恐强求就寂
習性歷勞常須制御不可縱逸
以無事為真定有事為應跡
見本性空邪故為真定慧用無邊故為應跡
若水鏡之為鑒則隨物而現形
善巧方便唯能入定
慧發遲速則不由人勿令定中急急求慧急則傷性傷則無慧
浮丘公曰大學能定之後恐靜安而后能慮于此可恭
若定不求慧而慧自生此名真慧
慧而不用實智若愚
益資定慧雙美無極
唯全定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曠然無基
舊業日銷新業不造
無所罣礙迥脫塵籠
行而久之自然得道
汪君舒曰雖無新僅然理味真實不可不讀
程子夙曰此道藏書何異儒言三教蓋互相表裏

相鶴經

浮丘公撰

鶴者陽鳥也而遊于陰因金氣并火金以自養金數九火數七故禀其純陽也生二年而毛露而墨點易三年頂赤而羽翮具七年小变而飛薄漢雲復七年舞應節而晝十二時鳴々則中律百六十年大变而不食生物故大毛落而叢毛生乃潔白如雪故泥水不能汙或節純黑而腦盡成膏矣復百六十年变止而雌雄相視目精不轉則有孕千六百年形定飲而不食胎化而產與鸞鳳同群為仙人之騏驥矣夫聲聞于天故頂赤食于水故喙長軒于前故後指短棲于陸故足高而尾凋翔于雲故毛豐而肉疏且大喉以吐故修頸以納新故天壽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黄二色者木土之氣內養故不表于外也是以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清潔者也王策記曰千歲者終不集于林也其相瘦頭朱頂則沖霄露眼黑睛則視遠隆鼻短喙則少瞑䯚頰䯚耳則知時長頸竦身則能鳴鴻前鸞膺則体輕鳳翼雀尾則善飛龜背鱉腹則伏產軒前垂後則會舞高脛麁節則足力洪髀纖指則好翹其經本浮丘伯授王子晉崔文子學道于子晉得其經藏高山石室淮南八公採藥得之遂傳于世

汪君舒曰此本音節古錯近刻訛舛本前後與此叉然讀其筆致

似不及此此王氏意雅本從之
張汝韶曰此經典明遠舞鶴賦真山林逸客之笥寶

耒耜經

汪屯國閱

耒耜者古聖人之作也自乃粒以來至于今生民賴之有天下國家者去此無有也飽食安坐曾不求命稱之義非楊子所謂如禽者耶余在田野間一日呼耕甿就而數其目恍若登農皇之庭受播種之法淳風泠泠聳豎毛髮然後知聖人之旨趣朴乎其深哉孔子謂吾不如老農信也因書為耒耜經以備遺忘且無愧于食

經

曰耒耜農之言也民之習通謂之犁冶金而為之者曰犁鑱（鑱本作）曰犁壁斲木而為之者曰犁底曰壓鑱曰策額曰犁箭曰犁轅曰犁梢曰犁評（去）曰犁建曰犁槃木與金凡十有一事耕之土曰墢墢猶塊也起其墢者鑱也覆其墢者壁也草之生必布于墢不覆之則無以絕其本根故鑱引而居下壁偃而居上鑱表上利壁形下圓負鑱者曰底底初實于鑱中工謂之鶩肉底之次曰壓鑱背有二孔係于壓鑱之兩旁鑱之次曰策額言其可以捍其壁也皆貼肰相戴自策額達于犁底縱而貫之曰箭前如桯而樛者曰轅後如柄而喬者曰梢轅有越加箭可弛張焉轅之上有如槽形亦如箭焉刻為級前高而後庳所以進退曰評進之則箭下[illegible]以其上下類激射故曰箭以其淺深類可否故曰評評之上[illegible]而衡之者曰建建捷也

所以扼其轅之前末曰槃言可轉也左右繫以樫乎軛也轅之後末曰梢中在手所以執耕者也轅車之胸梢取舟之尾止乎此乎鏵長一尺四寸廣六寸壁廣長皆尺微橢（音隨）底長四尺廣四寸評底過壓鑱二尺策減壓鑱四寸廣狹與底同箭高三尺評尺有三寸槃增評尺七焉建惟稱絕轅修九尺梢得其半轅至梢中間掩四尺犁之終始丈有二耕而後有爬（去聲）渠疏之義也散撥去芟者焉爬而後有礰礋（宅）焉有磟碡（音鹿毒）焉有爬至礰礋皆有齒磟碡觚棱而已咸以木為之堅而重者良江東之田器盡于是耒耜經終焉

嘗讀汜勝之書喜其辭絕奇古淩滑嘗望此篇與牛宮詞可謂田家三寶陸深跋

汪若舒曰古與直與考工相羡器名形製今物而古文之足使時物增氣何必鄙言周褻言商也

禽經

張華撰

鳳雄凰雌亦曰瑞鶠亦曰鸑鷟羽族之君長也鳥瑞鳥亦曰鶠趣背巽亦曰丹鳳青曰羽翔白曰化翼玄曰陰翥黃曰土符鳳翥鸞舉百羽從之鳳靡鸞吪百鳥瘞之瘞鳥及喃白脰烏不祥巨喙善警哀鳴吟夜警鳥之善搏者曰鷂竊玄曰鷴弁曰鵕骨曰鶻瞭曰鷂展曰鸇奪曰鵰王鵰鳩鳥鷹也亦曰白鷺亦曰白鷹雄介鳥也亦曰鷹五采備曰翬亦曰夏翟亦曰鷮雉朱黃曰鷩雉白曰鵫雉玄曰海雉首有采毛曰山雞頸有采囊曰避株背有采羽曰翡翠腹有采文曰錦鷄鳴鳩戴勝布穀也亦曰鶻鵃亦曰獲穀春耕候也倉鶊黧黃黃鳥也亦曰楚雀亦曰商庚夏蠶候也鵲鸇忌其類鵜鶘鶴去鳥愛其類鳩以水言自北而南鴿以山言自南而北鶴以聲交而孕鵲以音感而孕白鶂相視而孕鵁鶄睛交而孕鷦鷯爲周子規之帝必北向江介曰子規蜀佑曰杜宇隋揚越雉鷓鴣也飛必南翥各安曰懷南江左曰逐隱鵻義鳥也鵁不知死鷗信鳥也信不知用鶖有文而貪鷟不鷙而貪鷸志在水鸛志在木鳩拙而安鴿巧而危鬼鷙之雌鵰鷲之潔鶗鴂鳴而草衰澤雉啼而麥齊風翔則風雨舞則雨霜鶻則霜露鷺則露林鳥朝嘲水鳥夜唳山鳥岩棲原鳥地處㐫鵂兆喜鵲鵬塞耳

亢爽子

元陽妙經

青鸞亦風不根難大

車有雙輪則有載用為有兩翼堪任飛行

如虫食木有成字若此虫不知是字非字世人見之終不唱言是虫

解字

如水中之火竹中之火二俱相燒無有異也

滿月盛光重則不明

譬如人醉其心昏亂視諸山川城郭宮殿日月星辰悉皆迴轉

譬如畫石其文恒在畫水易滅勢可不住瞋恚難成譬如畫石善根易滅猶如畫水是故此心難得調伏

如大火聚其明久住電光之明其光不停瞋如火聚慈如電光是故此心難得調伏

譬如地有八味之水一切衆生而不能得有慧之人用功穿鑿則便得水真道亦爾譬如盲人不覩日月良醫療之而能得見如是日月非是今有真道亦爾

譬如耕田秋時為上如猶鳥點中鳥點為勝於諸想中无常為最

是身如城血肉筋骨皮裹其上手足以為却敵樓櫓目為寮孔頭為

眾生心生厭中。如是身城。諸善真仙之所棄捨。凡夫愚人。常所愛樂。貪逐嗔恚。惡如羅剎。止住其中。是不堅固。猶如蘆葦。伊蘭水沫。芭蕉之樹。

如欲濟水。善護舟航船筏之具。如臨路人。善護騎乘。如田夫布種。善念真儀。

如諸種子。火所不燒。蟲所不食。則得增長。

雖處穢惡。無所染污。猶如明珠。在沙磧中。猶如蓮花。在濁水內。

如端正人。自見面貌。心亦歡喜。

黯霧罔何傷于日月。小瘕庸詎損于瓊琛。

譬如羈客。于途難處。夜行失伴。恐怖憂惶。忽遇同侶。心生歡喜。踊躍無量。亦如宿病。未遇良醫。手塗然頑。忽遇妙藥。病得除愈。心生歡喜。踊躍無量。如人設水。遇得舟航。得渡彼岸。心生歡喜。亦復如是。如人渴乏。忽遇醴泉。恣意酣飲。得無渴乏。心生歡喜。亦復如是。如彼究家。趣逸忽然得脫。無諸煩惱。心生歡喜。亦復如是。如囚詣市。卒聞恩赦。而得解脫。心生歡喜。亦復如是。亦如農夫遇旱。忽然便得雨。而苗得長茂豐熟。心生歡喜。亦復如是。亦如人遠行。忽便還家。心生歡喜。亦復如是。

注蒼舒曰。化胡經云。老子伏羲後生為帝之師。號曰究爽子。復稱

原缺

赤松子

中誡經

赤松子曰。生民莞莞。各載一星。有大有小。各主人形。延促衰盛。貧富死生。為善者。善氣覆之。福德隨之。眾邪去之。神靈衛之。人皆敬之。遠其禍矣。為惡之人。凶氣覆之。災禍隨之。吉祥避之。惡星照之。人皆惡之。衰患之事。并集其身矣。

注蒼舒曰。小人為國。災害並至。正此理也。此經全文頗質。而赤松之名又著。摘其大畧。雖事涉好奇。其亦選家猶名故實耶。

廣成子

中山玉櫃經

黃帝會羣仙于崆峒山問道于廣成子曰夫人養生全真遊覲于天庭問止于洞房中將與衆聖齊羣駐童顏而不敗者則何法最寶

廣成子曰夫人以元氣為本丶化為精丶變為形丶離好生欲脉竭之故欲不可縱丶之則生爵制丶則生至丶者精滿氣盈百神潛達

夫人體內有百關九節合為形府洞房玉戶紫宮泥丸丹田以嚴百神守衛六靈潛護保其玄關守其要路既食百穀則邪魔生

然貴芽五臟環繫六府伏丹田不華寒津液不流注血脈不通行精髓不與注胎魂不守宮陰魄不閉戶令人耽五味長貪欲衰形神老虎髮

大魄翁曰生吾有身憂吾勤勞念吾亂溺情縱欲遇患斯起遂滅子玄化之道也

元炁之神滋育萬物在天則五象明焉在地則草木生焉在人則神識靈焉在竪則五行察在化則四運交

汪蒼舒曰廣成子精火焚五毒又其言道之道之遠者在八化之外近在眉睫之間大則包含天地細則毫末肴

也

魂以精為根魄以目為戶精消魂損目動魄散是以聖人晝精夜視晝存氣府夜存神宮

人身中亦有五行之正氣者五臟之氣也

一汪蒼舒曰世傳廣成子從莊子內摘出不如此自有真者

程子風曰精何更過于莊

真行子

雲華傳丹玉之笈

初禹治水隨山濬川雲華夫人往陰桐之時禹駐巫山之下大風卒
至崖谷振損力不可制遇雲夫人拜而求助夫人授禹制召鬼神之
書因命其神狂章虞餘黃魔大翳庚辰童律巨靈神等助其斬石疏
波決塞導阨

禹嘗詣雲華于崇巘之巔夫人宴坐于瑤臺之上召禹坐而謂曰夫
聖匠肇興剖大混之一樸判為億萬之體發大蘊之苞灑散為無窮
之物故步三光而立乎晷景封九域而制乎邦國判竭以分晝夜寒
暑以兵戒紀綱以正方面山川以分陰陽城郭以聚民器械以衛
衆與服以表貴賤禾黍以備凶歉凡此之制上稟乎星辰而取法乎
神其下以養乎有神之物也是故日月有幽明生煞有寒暑雷電有
出入之期風雨有動靜之常類然浮乎上而衆精散乎下廢興之數
治亂之運賢愚之質善惡之性剛柔之氣壽夭之命貴賤之位尊卑
之序吉凶之感窮達之期此皆稟之于道懸之于天而聖人為紀也
性發乎天而命成乎人立之者天行之者道道存則有道去則無非
道則物不可存也非修則道不可致也太上有言致虛極守靜篤萬
物將自復謂歸于道而常存也道之用也變化萬端而不足其一是
故天參元地守其物人養其氣所以全也則我命在我非天地然
之鬼神容之夫道而自逝也志乎我子之功及于物矣勤速于此矣
善格于天矣而未聞至道也予昔于紫清之闕受書寶于我師曰上
真內經天真所寶封之金臺佩之太微則雲輪上往神虎抱關振衣
瑤房遨晏希林長栢仙公右樓句山而下盼太空汎乎天津則乘雲
騁龍遊此名山則天人請房萬神奉衛千精伺迎翊有八景玉輪靜
則宴處金臺亦謂之太上玉珮金璫之妙文也汝將欲越巨海而無
飛輪渡飛沙而無雲軒涉阨塗而無所輿沙泥波而無所乘陸則困
乎遠絕水則懼于漂淪將欲以導百谷而濬彪川也危乎悠哉太上
則汝之至將授汝以靈寶真文陸策虎豹水制蛟龍斬馘千邪簡馭
羣凶以成汝之功也其在乎陽明洞天矣因命侍女陵容華出丹玉
之笈開上清寶文以授禹仍命狂章巨靈等助禹誅為民害力以能
制者殛防風氏于會稽蝶淮渦之神無支祇于龜山禹後入陽明洞
天底真文于包山之墟

汪君舒曰混元皇帝紀云夏禹時老君降世居南山號真行子庠
紀云夏后氏之王天下也我太上見匡王過發作帝師談德行
之經行為國之法蓋老子自無始劫來常世世為帝王之師分
身應化莫覩其倪

張汝韶曰讀書者一求作貴之法當求祇德之心得此來歷始知
封豕許大事業只在十六字中文致竟與王母見漢武時同其

一則

老子

汪定國删

一清淨經

夫道一清一濁一靜一動清靜為本濁動為末故陽清陰濁陽動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清者濁之源靜者動之基人能清靜天下貴之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而不能者心未澄欲未遣故也能遣之者內觀于心〻無其心外觀于形〻無其形遠觀于物〻無其物三者莫得唯見于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既無其無〻無〻無湛然常寂〻無其寂無寂〻無俱了無矣欲安能生欲既不生心自靜矣心既自靜神即無擾神既無擾常清淨矣既常清淨及會其道與真道會名為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既無所得强名為得為化衆生開方便道

江蒼舒曰又玄之譯比于五千為暢

張汝韶曰無中翔舞古作輪相歸理亢不可少

煙蘿子

內觀經

天地媾精、萬物化生、父母交合、人從以生、一月為胞、二月為胎、三月成魂、四月成魄、五月分臟、六月分腑、七月開竅、八月神具、九月定精、十月氣足、始生之時、神源清淨、既納有形、形染六情、眼則貪色、耳則滯聲、口則耽味、鼻則受馨、意懷健羨、身欲肥輕、從茲流浪、莫能自悟、聖人慈念、使之內觀、己身澄其心也、心澄神靜、亂想不入、邪妄不清、愛遣、滅消、虛室生白、唯在澄心也、

江谷舒曰、從胎中說出工夫、殊有根本、合胎氣精微、諦者尤好

老子

汪定國刪

內觀經

從道受生謂之命、自一稟形謂之性、所以任物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出謂之志、事無不知謂之智、智周萬物謂之慧、動以營生謂之魂、靜以鎮形謂之魄、流行骨肉謂之血、保神養氣謂之精、氣清而駛謂之榮、氣濁而遲謂之衛、總括百骸謂之身、眾象備見謂之形、塊然有閡謂之質、狀貌可則謂之體、大小有分謂之軀、眾思不得謂之神、莫然應化謂之靈、氣來入身謂之生、神去于身謂之死、所以通生謂之道、道者有而無形、無而有情、變化不測、通神羣生、在人之身、則為神明、所謂心也、所以教人修道、則修心也、教人修心、則修道也、道不可見、因生以明之、生不可常、用道以守之、若生亡則道廢、道廢則生亡、生道合一、則長生不死、羽化神仙、人不能保者、以其不內觀于心故也、內觀不遺、生道常存、

道無生死、而形有生死、所以言生死者、屬形不屬道也、形所以生者、由得其道也、形所以死者、由失其道也、人能存生守道、則長存不亡也、

人常能清淨其心、則道自來居、道自來居、則神明存身、神明存身、則

生不占也人常欲生而不依虛心人常惡死而不依保神六猶欲貴
而不肯用道欲富而不肯求寶欲疾而足不行欲肥而食不飽也
所以言虛心者遣其實也無心者除其有也定心者令不動也正心
者使不邪也清心者使不濁也淨心者使不穢也此皆已有令使除
也心直者不反復也心平者無高低也心明者不暗昧也心通者不
質礙也此皆本自然也粗言數者條可思也
道也者不可以言傳口受而得之當虛心靜神道自來也愚者不知
乃勞其形苦其心役其志躁其神而道愈遠而神愈悲背道求道怨
道不慈

老子內觀經 二

內觀之道靜神定心亂想不起邪妄不侵周身及物閉目思存表裏
虛寂神道微深外觀萬境內察一心了然明靜靜亂俱息念念相係
深根寧極湛然常住窈冥難測憂患永消是非莫識

尹壽子

知道者天不殺含德者地不害道德相抱身不衰老內食太和元炁
為首清淨自鍊忘身放體忘無念慮安定藏府洞極太和長生久視
斯炁不動意如流水行之不休得道真矣每入靜室守玄元炁玄元者一
也炁玄中有玄是我命命中有命是我形形中有形是我精精中有精
是我炁炁中有炁是我神神中有神是我自然德以形為車道以炁
為馬魂以精為根魄以目為戶形勞則德散炁越則道叛精消魂損
目動魄微是以守靜愛炁全精寶神道德凝寂魂魄固守所謂含道
不言得炁之真肌膚潤澤得道之根手足流汗精之充溢不飢不渴

尹壽子 一

真龍胎息綿綿長存用之不竭飲于玄泉登于太清還年反嬰道之
自然至道不遠近在己身用心精微命乃永存
延蒼舒曰老子弟子時號尹壽子

逸莊子

南華逸篇

閼奕之隸與殷翼之孫遏氏之子三士相與謀致人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若其高四見列星元天山名游鳧問雄黃曰今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雄黃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臟夫擊鼓呼噪逐疫出魅鬼黔首不知以為魅祟也

插桃枝于戶連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如童子也

童子夜嘯鬼數若齒

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

空閱門一作來風桐乳致巢以其張若其性者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從之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其葉似其鳥來巢其中也

鵷鶵所生必于所苦所號紙也若用力也引鵷鶵歟為人用力不齊作急之也

庚市子肩之毀玉也

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

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為誰對曰子路勇且多力其次子貢為智曾子為孝顏回為仁子張為武老子嘆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為鳳鳳凰之所居也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凰居上天為生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為實天又為生離朱一人三頭遞望以伺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右智左賢

蓄卷光明其得道之士乃北面而師事之蒲衣八歲而舜師之

廉者不食不義之食不飲不義之水

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竈觚竈額也

羊溝之雞三歲為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數以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羊溝鬬雞處株魁也雞畏狸

惠子始與莊子相見而問乎莊子曰今日自以為見鳳凰而徒遭燕雀耳坐者俱笑

豫樟初生可抓而絕

鵲上高城之垝而巢于高榆之顛城壞巢折凌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者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

金鐵縈以大繅戴六驥之上則致千里

孔子舍于沙丘見主人曰辯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識之其口窮相法甚妙蹄其鼻空大其眼傳其聽流其臀足也高其踐地也深鹿與而牛合

青鷦愛子忘親鷦鳥專愛其子

狄氏之牛，夜惡而過，獎止而問焉，我有四足，動而不善，子一足而趍踊，何以然？獎曰：以吾一足王于子矣。市上之人有善截耳者，累十耳而行，人有與之更者，行道未半，而以其耳顛（顛猶尊也）

亡羊而得牛，斷指而得頭

羌人死，燔而揚其灰

子張見魯哀公，不禮士也，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而見君之禮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室彫文畫寫以龍，于是天龍下之，窺頭于牖，拖尾于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不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非不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

派脈並作，則為驚怖；陽氣獨上，則為癲病

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雲而不見鶴；以五鈞射者，見鶴而不見雀

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俞聖玉之味明是至不敢躡也）

趙簡子出田，鄭龍為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彼，使無驚吾馬。三命，鄭龍不對。簡子怒鄭龍，曰：昔吾先君伐衛晃曹，退為踐土之盟，不戮一人。吾今一朝田而曰必為我殺人，是虎狼殺人，故將救之。簡子揪馬曰：不愛其身以活人者，可無從乎？還車轍田，曰：人之田也，得獸；今吾田也，得士

梁君出獵，見白鴈羣集，梁君下車彀弩（弩一作）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白鴈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撫其心，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一作衛），天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者，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為有德于天而惠施于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射殺人，無異于虎狼。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廟門，呼萬歲曰：樂哉，今日獵也。人獵皆得禽獸，吾獵獨得善言而歸

人而不學，命之曰視肉（肉一作學）；學而不行，命之曰撮囊（囊一作橐，撮者也）

秋毫之肥，易乎和之，非不美也，彭祖以為傷壽，故不食之

視牧豎其奧曰：天下有道，我黻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

易姓而王，封于太山，禪于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堮勒石凡千八百餘處

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始規，二旬而葉成（鳩為鷂，鷂為布穀，布穀為鳩，此物交也）

扈款肩若士脩肩鳶肩

權若有鍼之柄（丸將也）將鍼之物（有所斷割猶以斷物也）

鄰文相莒三年歸其母自績謂母曰文相莒三年有馬千駟今母猶績文之所得事皆將棄之已母曰吾聞君子不學詩書射御必有悖客之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竊盜之心婦人不好紡績織紝必有淫泆之行好學為福也猶飛鳥之有羽翼也

任卑未尉僮子行之戒其傾覆也顛高墮谷千人不能安夘之未割也一指摩之及其為飛鴻也奮翼凌雲胥徵不能逮也胎之能乳也一繩制之及其為壯也羅網不能禁也虎也執犀獸食牛馬劍戟不能難也故涓滴之水久久而成江海小蛇不死化為神龍積微之善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

我之所以為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為身者非身身之所以為身者以我存也而我之所以為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留我者道使然也道之所生天之所興始始于不始生生于不生存存于不存亡亡于不亡

夫起福生利成功遂事備物致用使人大富天下者多財貨不足民人愈醜福淵山澤金玉成積國愈不安民益少利佛智相懾以詐相要防隄邪淫姦宄之路家分別同異是非之變衆則國家亂而政事衰作方遂伎彫琢文彩奇衺異怪以褒有德以別尊卑巧故滋起役出愈奇令逐貫深罰峻刑嚴斲肌膚斷四支疏遠不隱親近不和罪

罪莫誠賞重爵侯天地振慄盜賊愈多

夫飢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扶水寒而入火所苦雖除其身必死腸中有疾不可鑿喉中有疾不可刺也蛩蚤著身不可射也飢蝨著身不可斫也

夫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之死生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玄聖之興野人也同客通者之興閉塞也同事道士之興赤子也同功凡此數者其中異而外同非有聖人莫之能明

夫陰曰不陽蔫物不成天地之道始必有終終必有始

夫嬰兒亦知而忠信于仇讎及其壯大有識欺紿兄嫂三軍淨盡則

下士賡勞谿之獄不避兕虎其事非易事理然也

小巫見大巫拔茅而棄此其所以終身弗如

汪著爵曰南華真文多散逸盜跖漁父反以偽筆績貂好奇之士曉了誦之理矣在此則不信在彼則信之知何陋也

相貝經

朱仲

皇帝唐堯夏禹三代之貞瑞靈奇之秘寳其有次此者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朱貝青地緑文謂之綬貝黑文黄畫謂之霞貝紫愈疾朱明目綬清氣障霞伏蛆虫雖不能延齡增壽其禦害一也衮又下此者鷹喙蟬脊以逐溫去水無奇功貝大者如輪文王得大秦貝徑半寸穆王得其殼懸于觀秦穆公以遺燕鼉可以明目遠察宜玉宜金南海貝如珠礫或白駮其性寒其味甘止水毒濁貝使人寡無以近婦人黑白各半是也濯貝使人善驚無以親童子黄脣點齒有赤駮是也雖貝使病瘧黑鼻無皮是也䝿貝使胎消勿以示孕婦赤帶通脊是也慧貝使人善忘勿以近人赤熾内殼赤絡是也䝿貝使童子愚女人淫有青脣赤鼻是也碧貝使童子盜脊上有縷句脣是也雨則重霽則輕委貝使人志強夜行伏迷鬼狼豹百獸赤中圓是也雨則輕霽則重

汪蒼舒曰朱仲受經于琴高

程子風曰文長奇古

長桑公子

炳燒洞徹之道

夫燭物理者天也鑒物形者道也天之道以清銳之道以明爵而無差形定于此物應于彼故川嶽之狀鬼神之情無所逃而隱矣天以清而容萬物鏡以明而鑒衆形澄修天清鏡明澄心靜神而淨内外洞徹則至道成矣倘外徙于物内勞于神神心昏濁不能澄清則去道遠矣

汪蒼舒曰張如珍嘗謂此法昔受之長桑公子修之九年徹視千里如珍晋太康中仙者也

參同契

漢 魏伯陽

言不苟造，論不虛生，引驗見效，校度神明，推類結字，原理為徵。坎戊
月精，離己日光，日月為易，剛柔相當。土王四季，羅絡始終，青赤白黑，
各居一方，皆稟中宮，戊己之功。
晦至朔旦，震來受符。當斯之際，天地媾其精，日月相撢持，雄陽播玄
施，雌陰化黃包，混沌相交接，權輿樹根基，經營養鄞鄂，凝神以成軀，
衆夫蹈以出，蝡動莫不由。
執法刺譏，詰過貽主。辰極受正，優游任下。明堂布政，國無害道。

內以養己，安靜虛無，原本隱明，內照形軀，閉塞其兌，築固靈株。
初正則終修，幹立末可持。
神氣滿室，莫之能留。
欲作服食仙，宜以同類者。植禾當以粟，覆雞用其卵，以類輔自然，物
成易陶冶。魚目豈為珠，蓬蒿不成檟。類同者相從，事乖不成寶。是以
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水流不炎上，火動不潤下。
乾剛坤柔，配合相包。陽稟陰受，雄雌相須，須以造化，精氣乃舒。坎離
冠首，光耀垂敷。玄冥難測，不可畫圖。聖人揆度，參序元基。四者混沌，
徑入虛無。六十卦周，張布為輿。龍馬就駕，明君御時。和則隨從，路平

不邪，隨險阻傾危國家。
謹候日辰，審察消息。纖芥不正，悔吝為賊。
孝子用心，感動皇極。近出己口，遠流殊域。
動靜有常，奉其繩墨。四時順宜，與氣相得。剛柔斷矣，不相涉入。五行
守界，不妄盈縮。易行周流，屈伸反覆。
混沌鴻濛，牝牡相從。滋液潤澤，施化流通。
始于東北，箕斗之鄉。旋而右轉，嘔輪吐明。潛潭見象，發散精光。昴畢
之上，震出為徵。陽氣造端，初九潛龍。陽以三立，陰以八通。三日震動，
八日兌行。九二見龍，和平有明。三五德就，乾體乃成。九三夕惕，虧折

神符。盛衰漸革，終還其初。巽繼其統，固濟操持。九四或躍，進退道危。
艮主止進，不得踰時。二十三日，典守弦期。九五飛龍，天位加喜。六五
坤承，結括終始。韞養衆子，世為類母。上九亢龍，戰德于野。用九翩翩，
為道規矩。陽數已訖，訖則復起。推情合性，轉而相與。循環璇璣，升降
上下。周流六爻，難可察覩。故無常位，為易宗祖。
朔旦為復，陽氣始通。出入無疾，立表微剛。黃鍾建子，兆乃滋彰。播施
柔暖，黎庶得常。臨爐施條，開路正光。光耀漸進，日以益長。丑之大呂，
結正低昂。仰以成泰，剛柔並隆。陰陽交接，小往大來。輻輳于寅，運而
趨時。漸歷大壯，俠列卯門。榆莢墮落，還歸本根。刑德相負，晝夜始分。

夫陰以退陽升而前洗濯羽翮振宗循歷乾健盛明廣被四鄰陽終
于巳中而相干始紀序履霜最先井底寒泉午為蕤賓賓服于陰
陰為主人遯去世位收斂其精懷德俟時棲遲昧冥否塞不通萌者
不生陰伸陽詘毀傷姓名觀其權量察仲秋情任蓄微稚老枯復榮
薺麥芽蘖因冒以生剝爛肢體消滅其形化氣既竭亡失至神道窮
則反歸乎坤元恒順地理承天布宣玄幽遠渺隔閡相連應度育種
陰陽之元寥廓恍惚莫知其端先迷失軌後為主君無平不陂道之
自然變易更盛消息相因終坤復始如循連環帝王承御千載常存
人所稟軀體本一無元精雲布因氣託初

性主處內立置鄞鄂情主營外恒為城郭城郭完全人物乃安于斯
之時情合乾坤
乾動而直氣布流精坤靜而翕為道舍廬
骨弱可卷肉滑若飴
陽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諸非星月安能得水漿二氣玄懸遠感
化尚相通何況近存身切在于心胸陰陽配日月水火為效徵
離氣內榮衛坎乃不用聰兌合不以談希言順鴻濛三者既關揵緩
體處空房
世人好小術不審道淺深棄正從邪徑欲速閼不通猶盲不任杖聾

者聽宮商沒水捕雉兔登山索魚龍植麥欲獲黍運規以求方竭力
勞精神終年不見功
太陽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華轉而相因化為白液凝而至堅
熒惑守西太白經天殺氣所臨有何不傾狸犬守鼠鳥雀畏鸇各得
其性何敢有性
如審遭逢覩其端緒以類相況終物終始五行相克更為父母母含
滋液父主稟與凝精流形金石不朽審專不泄得為成道立竿見影
呼谷傳響豈不靈哉天地至象若以野葛一寸巴豆一兩入喉輒僵
不得俯仰當此之時周文揲蓍孔子占象扁鵲操鍼巫咸扣鼓安能

令甦復起其走
物無陰陽違天背元牝雞自卵其雛不全
日以耀德月以智光
雄不獨處雌不孤居玄武龜蛇蟠糾相扶以明牝牡意當相須假使
二女共室顏色甚姝令蘇秦通言張儀結媒發辯利舌奮舒美辭推
心調諧合為夫妻弊髮腐齒終不相知若藥物非種名類不同分劑
參差失其紀綱雖黃帝臨爐太乙執火八公擣煉淮南調合立宇崇
壇玉為階陛麟脯鳳腊把籍長跪禱祝神祇請哀諸鬼沐浴齋戒妄
有所冀亦猶和膠補釜以硇塗瘡去冷加冰除熱用湯飛龜舞蛇愈

見東張

潤索幽除鉤援相遣旨意等齊於楚不背

汪蒼舒曰按神仙傳伯陽會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辭贍博修真養志約周易作此書凡九十篇徐氏箋註桓帝時以授同郡淳于叔通因行于世彭曉為之解隋唐書皆不載按唐陸德明解易字云虞翻註參同契言字從日下月今此書有日月為易之文其為古書明矣

品藻叒書篇

儒生問曰聖人制法皆有所曰請為詳之願聞厥趣

開士喻曰昔有無名野老不知何許人未詳其姓字徑青溪千仞之南紫臺七盤之北地居形勝山號齊吠門枕危峰簷臨碧潤忘憂長樂既葺扉于閑庭荷蓋蓮衣亦紛披于曲沼雲樓暫起影麗朝霞川錦纔舒光含近日布濩掃壇之竹爭列翠于中園葳蕤甃井之相競垂陰于野院蔓繁倒挂戶桂懸蘿卧石似枕久橫林下飛泉若雨灑窻前松風將鶴唳俱哀春鳥共樵歌並韻寔栖心之福地遯世之桃源者矣余久承靈異始遂經過以己未之年仲夏之月攜登策杖自遠造焉野老乃撫汲郡之鳴琴動蘇門之鼓吹因歌白雪之曲乍詠青山之篇其辭曰亢沸世位卑長卿宦情寡二傾且營田三錢聊飲馬懸峰白雲上挂月青山下中心欣有言未得忘言者余因讓曰夫象以表意得意則象忘言以顯理入理則言息故知以言得理不待請而自談假象會意不藉机而後動彼以無言言之此亦無聽聽之言其不言理自玄會聽無所聽歸乎大通所以口無擇言故天下則之言不虛運故世界仰之于是野老放琴避席執手而喜曰僕得人矣僕得人矣便引余臨風亭遊月館開文苑肆書廚閱孔壁之遺經覩汲冢之餘記尋東觀南宮之典討玉函丹枕之方窮日久之曰

內問曰貧道受身不利佰抱沉痾且病入亦旨醫藥無效累年補洞
未覺有瘳至于照雪聚螢筋力已倦九流七略雖甚攀天萬卷百家
杳猶行海先生既明仰四達世號通人請問之書凡有幾許寡讀利
已何者最優野老聞之愴然改容良久而言曰昔習郁屈弥天之對
闢澤推登地之名匠者之前雅為斤斧雖然禮云無言不訓豈應紝
舌今粗揚㩁奉報德音觀夫遂古無書刻符著信既龜負圖來烏銜
字出聖人命而作記蒼頡揉以成書而無書不要無智不覧余乃又
詰之曰未見佳人不讀書讀書未必令人佳矣斯言之異耶野老重
荅余曰本資識斂事兼木鴈琢玉成器豈虛言哉昔牛首虵身之君

結繩茹毛之后淳朴自然曾無典誥則乃離連紀號栗陸肇名而夫
子所知七十餘代此外綿遠理不能憶庖炎既降軒頊遞興封建驟
啟因存簡冊及乎文質相貿道殊詞華于是虞置上庠夏開西序殷
稌右學周設東郊洎亡秦坑焚簡籍泯棄洎漢聿修尊儒重業有濟
南伏生口以傳授或進漆書開于汲冢或值殘經出于孔壁爰火祚
燋聚墳索稍多藝文志云六書七略百氏九流凡一萬三千二百六
十九卷五百九十六家部異區分三十六種其內七經并樂章自有
三千三十八卷今之世俗不行樂章然而訓世之風唯禮與孝孝是
立身之本禮固為政之先援神契云孝經一部自有五十九卷非直

時變質文亦復學成憂劣至後漢散于祭酒天子行巾卷之儀故桓
榮拜封匪曰武力所以開聚徒華陰立市展其將季史籍轉殷充
車兼兩架藏屋溢董卓遷徙長安載三千餘乘值兩損棄百無一存
于時簡絹素人又取為縢幞比歸洛邑所收蓋寡首尾空殘或非部
裒考夫論語之記善言毛詩以開諷詠尚書以明詔策周易以陳吉
凶三禮別于尊卑三傳詳乎天地戰國叙于權正山經辨于丘陵三
史之錄古今三蒼之談文字次則韓非老子墨翟莊周管仲孟軻不
害平仲大戴小戴共姓殊名大冠小冠同字異氏統其前後著述而
編輯弥威或二馬而班玄晏抱朴蔡邕劉向孫盛王充迺阮氏七錄

王家四部案梁武皇帝使阮孝緒等于文德殿撰文德政御書四
萬四千五百餘卷于時帝修內法多參佛道又使劉杳顧協等一十
八人于華林苑中纂要語七百二十卷名之遍略悉抄撮衆書以類
相聚于是文筆之士須便檢用致令懸髮握錐緣仍懈怠又有壽光
苑二百卷要錄六十卷類苑一二十卷終是周曰殷禮損益可知名
日雖殊還應前致亦猶牀上鋪牀屋下架屋也庾信哀江南賦云諸
宮陷夕元帝手自燒書十四萬卷乃當兼本窮欲毀多而校彼洪流
浚非膚淺所測遂火布斯臻沉于典論法師欲讀想難備有且應隨
急不可遍談但紘章莫偶閭約不類至若史書所述全闕倜儻春秋

之言弥在研射儒風已于攻戰老莊過于逍遙因詁尚虛左丘訛詐假令五經百氏莫非翰林體骨崗雅離騷足為緣情根本原其人倫詳備者豈過禮與孝經乎孝經孝自遮達帝不易之典從生暨死終始具焉有孝有忠有信有義于禮習易周于事審雖忠者略十八章孝治居其一揆吏任所泰民乔是賴貫通神明暨道風俗從五行俱下一閱兼誦論質乃表于精神語才實歸于佗術唯孝包括允仁允恕非家自至若斯而已余又讓曰夫五經浩瀚百氏扶疎義極知微理包盡性譬北辰之臨萬象猶東溟之導百川功不相推德無升降何為止歎孝經一卷耶野老答云三德之甚人倫為主百行之首要道為源是以太昊炎皇謂之務本武發周旦称為大哉至如訓子夏于色難示子由以知敬先王奉法則乾象著明哲后尊親則山川表（孝人妍何正後带華）瑞遂有青鳥合節白雉馴飛墳栢春枯潜魚冬躍行之邦國政令形于四海用之鄉人德教加于百姓故云孝者始于事親終于事君終于立身也至于履霜露而興感懐荼蓼而停悲果木之慟既增風樹之心適切是俯廻上聖致及下愚者矣案禮記云孝者畜也鈎命決云孝者就也度也譽也究也畜也尒雅云善父母曰孝孝之為義繼于奉親禮記云畜者養也為孝子道養德順理不逆于時是名為畜就者成也言天子之孝謂禹之德能盡力溝洫以成大功菲食卑宮

故仲尼云吾無間然庶者諸侯之孝上奉天子下率一國守其法度義無違犯舉者卿大夫之孝勤德内省一心事大苟利社稷無法不為隣國傳芳清猷自遠究者畫也士者事也能辨然否以効一官審德正務忠順不失竭誠盡事厥志匪移周禮師氏職云以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一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防惡逆言其憂裁之功則謂之至德也語其裁成之[illegible]則謂之慼德也譽其仁愛之心則謂之孝德也仲尼叙孝[illegible]揚名然後天經地義周公論孝先稱嚴肅宰割後陳好于父母[illegible]子生乎季周長于末俗觀孝悌之云絶慨禮樂之已崩曾參篤行謹于事親因其侍側為明孝道弟子存錄名曰孝經鈎命決云百王聿修萬古不易者孝之謂歟秦懸呂論一字翻可貴蜀挂楊言千金更招深惟孝經德也川阜無背孝感神明功侔造化比重則五岳山輕方深則四瀆流淺風而不能飲其波濤虛空未足枉其令譽言約旨弘盡美盡善法師佛教可得聞乎試言之以開未悟余對之曰内將外及真與俗乖雖迹異而流理雖一致唯達觀之士方能會通若欲統其指歸詳其始末者則性相無以涉其門色心不能到其境忘言絶慮既杜口于毗耶盡照窮神爰掩室于摩竭沖遂幽簡淼和之職詎知微密希夷上林之書不載尋失真主應土皆流雲分上方下方咸霑聖教創于鹿野終彼鶴

標則有三藏三輪之文四乘四階之說半字滿字之弘音貫花散蕊之別設溺溺為涌雉蝸之足港港馬番長生之露其言巧妙其義深遠譬八河之歸海猶象之越空雖解雉人徐佛任理之經隨類隨宜號至人權化之典喻如出必由户濟克待舟自僧會來吳法蘭赴漢自雒水紆鬱書之頌芳圖立華蓋之祠朱士行之高流飲獅池之八味都嘉賓之世族佩伽陀之一北莫不同怡已身等有佛性体踐煩惱即是菩提假令疎通知遠之書玉洞含章之字子房使碩之術文喜間適之論語未涉于空空事終論于有有並挂八魔之網運營四倒之罷先生向談孰為盡善野老謝曰謂老將至耄又久之略聽法訴悦馬如炎歟開命矣

張汝詔曰談孝一則可錄前半序書之意

瓊明玉符之章

久視真妃撰

明殘龍魁冠彼綠縝錦裾流雲香車華軫南宮九門日微月隱時乘六淳金駕玉衮夕晒龍山芝田霞嶺天官捧策神使列請書兆生籍樹清涵畢雙珠四規宗視無影無極道君虛真寳名梵氣四環玉符發形主兆神氣青帝㸌㷇朱芒蘊光八威煇煌嘒以瓊漿龍低虎昂賜兆秘訣晨風錦光

汪蒼舒曰雙珠四規宗視無影語似仙吾

諸子褒異集目記

海寧汪憲國蒼舒氏評　海寧汪玉立岷峰氏參

第四卷

闕子

失名

宋景公使工人為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對曰臣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于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景公登虎圈之臺援弓東西而射之矢踰于孟霜之山集于彭城之東餘勢逆勁猶飲羽于石梁

宋之愚人得燕石于五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端冕玄服以發寶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甓不異主人大怒藏之愈固

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為餌黃金之鉤錯以銀碧垂翡翠之綸其持竿處位則是然其得魚不幾矣釣之務不在芳飾事之急不在辯言

義渠之人烹黿鼈不熟膎胾腥臭中國之民雖飢餓三日不敢口至死弗食也吳章莊吉受而和之病人食之為之輕體萬乘飲之為之解怒故黿鼈至腥膎不可加然而病人為之輕體萬乘為之解怒何也吳章莊吉之調存也

汪蒼舒曰漢志闕子縱橫家唐志無闕子有梁元帝補闕子十卷

隨巢子

闕名

越蘭問隨巢子曰鬼神之智何如聖人曰勝也越蘭曰治亂由人何謂鬼神耶隨巢子曰聖人生于天下未有所資鬼神為四時八節以化育之乘雲而潤澤而繁長之皆鬼神所能也豈不謂賢于聖人

昔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禹受于玄宮有大神人面鳥身降而輔之司祿益食而民不飢司金益富而國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禹見克三苗而神民不違四方歸之闢地以王

天生之衍萬變爲物跡而不絕賢則欣之不肖則矜之

昔者三苗大亂龍生于廟鬼哭于市

莫祿山壞天賜玉玦于羿遂殘其身以此為福而至于禍

汪蒼舒曰句義與古自是商周之代非後人之筆所可有

龍子

周琥穆撰

龍子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吾有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不喜失不憂眎生如死眎富如貧異方能已之大事曰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

程子風曰孟子好引龍子之言想昔有此書今亡矣此其一節也

魯連子

魯仲連撰

齊之辯士田巴辯於狙丘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訿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連謂劫曰臣願得當田子使之不敢復談可乎徐劫言之田巴曰劫弟子年十二耳然千里之駒也願得侍議於前田巴曰可魯連曰臣聞堂上之糞不除郊艸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何則急者不救則緩者非務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之衆在聊城而不去國亡在旦暮耳先生將柰何田巴曰無柰何魯連曰夫危不能為安亡不能為存則無為貴學

士矣今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卻聊城之衆而所貴談者其若此也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聲而人惡之願先生之勿復談也田巴曰謹聞教明日見徐劫曰先生之駒乃飛兔騕褭豈特千里哉于是杜口易業終身不復談

魯仲連先生見孟嘗君于店堂之門孟嘗君曰吾聞先生有勢數可得聞乎連曰勢數者譬若門關舉之以便則可以一指持中而舉之非便則兩手不關非益加重手非加衆也彼所起者非舉勢也彼可舉然後舉之所謂勢數

不知寒與不宜種以歸純薦不知時與不時猶冬耕也不知行與不

行猶以方作輪也

小巫見大巫拔茅而棄此其所以終身不如

神謳所生必于吉斥

白刃交前不救流矢

揮挑杖于户連反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知不如童子也

百足之虫斷而不蹶持之者衆也

松柏高千仞而無枝非憂王室也無柱也

汪蒼舒曰鬻連子古自有書今人以排難趙城數語當之非也此

迺剪鳳一羽相示耳

魯尸佼著

日五色陽之精象君德也五色照耀君乘土而王八極之內有君長之

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故曰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昴燧人上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為火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

教民以漁宓犧氏之世天下多獸故教民以獵神農理天下欲雨則

雨五日為行雨旬為穀雨旬五日為時雨正四時之制萬物咸利故

謂之神少昊金天氏邑于窮桑日五色下照窮桑人之言君天下者

瑤臺九累而堯白屋黻衣九重而堯大布宮中三市而堯鶉居鷇飲

茱湑騏驎青龍而堯素車玄駒舜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歷山也

荷彼耒耜耕彼南畝與四海俱有其利其漁雷澤也旱則為耕者鑿

瀆儉則為獵者表虎故有光若日月天下歸之若父母南面而治天

下天下太平調于玉燭息于永風食于膏火飲于醴泉舜之行其猶

河海乎千仞之溪亦滿焉螻蟻之穴亦滿焉古者龍門未闢呂梁未

鑿禹于是疏河決江十年未闚其家生偏之疾步不相過人曰禹步

禹長頸鳥喙其形亦惡矣天下從而賢之湯之救旱也乘素車白馬

著布衣嬰白茅以身為牲禱于桑林之野當此時也絃歌鼓舞者禁

之文王四乳是謂至人武王已戰之後三革不累五刃不砥牛馬放

之歷以終身弗并也夫黃帝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人曰陽館周人
曰明堂皆所以名休其善也堯舜所起至治也湯武所起至亂也
其功孰治則曰堯舜治問其孰難則曰湯武難而治天下有四術
一曰忠愛二曰無私三曰用賢四曰度量度量通財則用足用賢則多功
無私百知之宗也忠愛父母之賢也是以日光盈尺光瀰天下聖人
居室而所燭彌綸六合蓄仁而不主仁蓄義而不主義蓄勇而不主
勇蓄智而不主智仁則仁親之義則人畢之勇則人畏之智則人用
之倫之水焉顏夷于興于華于滸于東池于華于曰水有四德沐浴
群生流通萬物仁也揚清激濁蕩去滓穢義也柔而難犯弱而能勝
勇也導江疏河惡盈流謙智也孔子曰商汝知君子之為君乎子夏
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水也孔子曰商知之矣故君之有國也猶
天之有日居不高則不明視不明則不達

尸子仁意篇太平之事云燭于玉燭飲于醴泉暢于永風春為青
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四氣和正光照此之謂玉燭甘
雨時降萬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醴泉其風春為發
生夏為長嬴秋為方盛冬為安靜四氣和為通正此之謂永風

汪蒼舒曰尸子二十卷班氏編入縱橫家商君嘗師之鞅死逃蜀
避秦之難

尸子

尸佼撰

見驥一毛不知其狀見畫一色不知其美

屠者割肉則知牛長少弓人剺筋則知牛長少雕人裁骨則知牛長
少各有辨焉

農夫比粟商賈比財烈士比義

虎豹之駒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鷇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
心

日在井中不燭十步目在足下不可以視遠睛明河益

雞司夜狸執鼠日燭人此皆不能自全

韓雉見申羊于穆有龍須于沂韓雉曰吾聞之出見虎則搏之見龍
則射之今弗射是不行吾聞也遂射之

聖人之身猶日夫日圓尺光盈天地聖人埋戶牖而知天掩雲霧而
測隱

樹蔥韭者擇之則蕃仁義亦不可不擇也

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鍾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子無入寡
人之樂寡人無入手之朝自是以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
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鍾而朝可也

孟成子

孟成括撰

景公宿于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于晏子曰寡人夜者聞西方有男子哭者聲甚哀氣甚悲是奚為者也寡人哀之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适也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為孔子門人今其母不幸而死祔柩未葬家貧身子孺弱力不能合祔是以悲也公曰子為寡人弔之因問其偏祔何所在晏子奉命往弔而問偏之所在盆成适再拜稽首而不起曰偏祔寄于路寢得為地下之臣擁札摻筆給事宮殿中右陛之下願以某日

送未得君之意也窮困無以圖之布唇枯舌焦心熱中令君不辱而臨之願君圖之晏子曰然此人之甚重者也而恐君不許也盆成适蹶然曰凡在君耳且臣聞之越王好勇其民輕死楚靈王好細腰其朝多餓死人子胥忠其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為子今為人子臣而離散其親戚孝乎哉足以為臣乎若此而得祔是生臣而安死母也若此而不得祔臣請輓尸車而寄之于國門外宇溜之下身不敢飲食擁轅執輅木乾鳥栖袒肉暴骸以望君愍之賤臣雖愚竊意明君哀而不忍也晏子入復乎公公忿然作色而怒曰子何必患若言而教寡人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忠不避危愛無惡言且嬰固以難之矣今

君營處為游觀既奪人有又禁其葬非仁也肆心傲聽不恤民憂非義也若何勿聽因道盆成适脫衰絰冠條纓墨緣以見乎公公曰吾聞之五子不滿隅一子可滿朝非乃子耶盆成适于是臨事不敢哭奉事以禮畢出門然後舉聲焉

虞君問盆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託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茂

汪嵩新曰适是孟子時人不應與晏子同朝豈為兩曾參耶

燕丹子

太子孫以燕當秦猶以羊捕狼

丈夫恥于受辱貞女羞于爵節

田光答燕太子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変

燕太子丹質于秦秦王遇之無礼乃求歸秦王為発机之橋欲以陷丹蛟龍捧轝而机不発

余家所蔵燕丹子一序甚奇附載于此曰無秦状無人耽汝可学

燕丹子有言不信有制不神不讀燕丹子此荊軻事也有燕丹而後有荊軻也秦成太赫燕怨太激厳怨相軋所為白紅貫日和歓変徽成图知其事之不成倚柱一笑所謂報太子而成其為荊卿者乎余本孱夫不能学亦不須讀第不忍付之宵燭而録之以付子家巻軸情無作者姓名耳

汪蒼舒曰陝西廣祐縣有紅鶴甘肅有松鷄翠色紅距物雖微而有異安可不由之以志怪

桓子

漢桓譚撰

龍無尺木無以昇天聖人無尺土無以王天下

紫綱以綱于目皆張振衣持領萬毛自整治大國者亦當如此

馬稔騂騮驥騄牛犛郭㭽丁糅

太山之有石刻凡千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七十有二

漢中送王仲都時夏大暑使曝日地又環以十爐火不言熱而身不出汗

太原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月雖有疾病急緩猶不敢犯為介子推故也

元帝時漢中送道人王仲都能忍寒乃於冬寒日令袒衣載以駟馬於昆明池上遊水而走御者厚衣狐裘甚寒而仲都獨無変也

世俗成曰漢文帝躬儉約修道徳以先天下天下化之故殷充實殷富澤加黎庶穀至石數十錢上下饒羨

天下有鶴鳥群国皆食之三輔俗獨不敢取之或取即雷霹靂起原夫天不獨左彼而右此殺鳥遣雷

秦始皇見周室失統自當保有九州見萬民碌碌猶羣羊聚豬皆可以竿而驅之故遂以敗也

桓子

董賢女弟為昭儀居椒風舍淩漢朱佑初學長安帝徃候之佑不時
相勞苦而先非謂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無捨我諦舍
乎以有舊恩數蒙賞賚

余與劉子駿言养性無益其兄子伯玉曰天生殺人藥必有生人藥
也余曰鉤吻不與人相宜故食則死非為殺人生也譬若巴豆毒魚
礬石賊鼠桂害獺杏核殺猪天非故為作也

王莽時男子畢康殺其母詔焚燒其屍暴其罪於天下余上章言宜

帝時公卿朝會丞相語次因聞梟生子長且食其母乃能飛有賢者應
曰但聞烏子反哺耳丞相大慙君子之於禽獸尚為之諱況人乎

宓犧之制杵臼萬民以濟及後人加功因延力借身重以踐碓而利
十倍杵舂又復設機關用驢騾牛馬及役水而舂其力乃且百倍

扶風漆縣之邠亭部言本大王居處其民會日相與夜市而不為則
有蓋

關東鄙語曰人聞長安樂出門西向笑和肉未美則對門而嚼

余歸沛道病蒙賀被絝罽絡乘驛馬宿下邑東亭亭長疑是賊數卒
余令勿問乃問而去此安靜自存

是之郢都車挂轂民摩肩市路相交號為朝衣新而暮衣弊

元帝被方士漢中道人王仲都天暑中使暴又環以千爐不言熱

桓子

高君孟頗知律令嘗自伏寫書郎署裏其老欲代之不肯云我能自
寫乃當十遍讀

劉子政子駿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教子孫

余同時左郎官有梁子初楊子林好學所寫萬卷至於白首常有所
不曉百許寄余余觀其事皆略可見矣

成帝幸甘泉詔楊子雲作賦倦卧夢其五臟出在地以世收內入覺
太少氣一年卒

陳士弟子韓生遭三夜有奇夢來以問人人教晨起日中祀之王旦
之告以為祝詛捕治救日死

余前為典樂大夫有鳥鳴於庭樹上而府中門下皆為憂懼後余與
典樂謝侯爭鬬俱坐免去

汪蒼舒曰漢書本傳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能文章尤好古學
數從劉歆楊雄辯析疑異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
論獻之世祖善焉

桓子

桓譚撰

百足之虫共舉一身安得不濟
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夏易詳而殷易簡
咸少伯工吹竽見安昌侯張子夏鼓琴謂曰音不通千曲以上不足
以為知音
孔子以四科教士隨其所善輕如市肆多列雜物欲置之者並至
明鏡龜策也程章斛斗也銓衡丈尺也
或問曰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者許由讓天子
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相去何啻九牛毛也
子日沐令人愛卯日沐令人白頭業人之髮濯白黑在乎自然但使
嫫母子日沐髹令人愛耶使十五童子卯日沐髹令髮白耶
晉獻公雖與指南車終不覺其齊桓公亦未失有指南車而悟其之
別獻管仲桓公指南車也
晝水鏁米與時消息
前世俊士立功垂名圖畫于殿閣宮省此乃國之大寶亦無價其雖
有和璧累夏瓊囊隨侯昆夜光未足喻也
之刑罰謂之皇有制令而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朝[illegible]
謂之王興兵約盟以信義矯世謂之霸王者往也言其惠澤優游天
下歸往也王道純粹其德如彼伯道駁雜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
萬民垂統子孫其實一也圖王不成亦可以伯
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曰何因至此對曰臣年十三
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技教鼓琴臣導引無所服餌
帝王之道包之如海養之如春
王者造明堂上圓下方以象天也為四面堂各從其色以倣四方天
稱明故曰明堂
汪翁舒曰君山新論自佳當時與子雲爽爭華迎別如此故知文
字無黨乃為作家
程子風曰論衡極推許君山其華手亦相似

小山子

大道無形廬乎六合世器空虛有如墨穴無晝夜日月惟有大實

幽兮實兮應無形兮邃兮動兮不虛動兮與剛柔舒卷兮與陰陽俛仰兮

九天先生曰無極一而太極衆無極無窮而大極有窮也譬之種植太極爲根陰陽爲葉天地爲華萬物爲實 若舒云太極有窮隔見

達乎道者及乎清靜究乎物者終乎無爲和順而穿冥質直而素朴

左具曰欲一言而容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則感物而貴身欲三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 若節云調性

詩有無之精離萬物之變說符玄妙之中通廻萬物之母

是故聖人一度循規不變其宜發光行陰然忘玄伏

緡不肆應景不一詼呼呼彷彿然自得

蘇飛曰其子爲光其孫爲水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

大山曰如光之耀如景之效以道爲綱有待而然抱其太清之本鄉

惝而虛清靖而無

情心靜楂形性屈竭美髀然其天年故夫至人容身而遊適情而行

適情辭餘以己爲度如冬日之翣夏日之裘則無物之爲塵埃矣故

不隨物而動

社內而合乎道在外而調于義發動而成乎文行快而便乎物

居神至簡以游太清引揗萬物羣美萌生

伍被曰義興則有樂朋友合福

衆善皆集不祥祐竭飛鳥走獸尋光而來

田由曰卷則納福舒則慧伸

至精之象不招而自來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

衆人身善則兄妻甚憾屐往來乎遐而大同窮以其所修而遊不用之鄉辟若樹荷山上而畜火井中欲得所求難也

王喬赤松子抱素反真以遊玄眇上通雲天

挾日月而不銚瀾萬物而不耗曼兮洮兮它以覽矣貌乎浩浩曠曠兮可以道矣

聰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莊子聞之棄其餘魚鵝鶚飲水數斗而不足鮮鮪入口香露而死趣行各異何以相非也

口發言時言何不繝洗浴纖體挺作哲身緘唇掩口欲聆道妙

四人名異

伍被曰伯深韓風泰牙管青所相各異知馬一也

狸頭愈鼠雞頭已瘻虻散積血斲木愈齲此類之推者也膏之殺鼈

鵲矢中蝟爛灰生蠅漆見蟹不乾此類之不推者也秘聽通其微

伯孤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蒸愈多而得愈薄矣周呂著僕使

御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
天氣始碨也氏為魄及之玄房各處其宅
先師所謂歷古不昧
孫飛曰皋陶瘖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也師曠瞽而為
太宰晉國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此伏羲神農
所以之為師
矜袒生于不足華誣生于矜但誠中之人樂而不恢如鷄好散態之
好經夫有誰為矜
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學壺子觀影而知持後矣故聖

三

人不為物先而常制之
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
而明不有害
正身直行衆邪自息令釋正而追曲是與俗儳走而內行無繩望人
及己而勿緣也
蛻地之謂水蛻水之謂氣蛻氣之謂虛虛之謂道
李尚曰孔子生而首上圩頂長九尺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
荀有令性幽明俱著荀懷異姿士女同榮故王蠋建寒松之節而齊
王表其里聶姑立殊絶之操而衆侯高其門

豹披霧而文變龍驚雷而脫骨
毛被曰水運踵平人道懸衡豈因豈積祉綜謀升
理從思而合契遠望目而相應若圓輪之抱規猶直角之附繩
李尚曰梧桐不生則九州異主虎豹鳴而聖人興
愚者有所修智者有不足往不可以摘瑕從不可以持盈
伍被曰先之米銑也決之于目桓公之取寗戚也斷之于耳夫耳目
之可以斷也及性情也
衆般墨子以木為鳶飛之三日而集而不可使為工也故高不可及
者不可以為人量行不可遠者不可以為國俗

四

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脫粟之食五卵苔菜而已貪饕多欲之人其
條于勢利誘慕于名位冀以過人之智植高于世此膏燭之類也火
愈然而消愈急
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
左史曰伯余之初作衣也紲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古者剡
耜而耕摩蜃而耨
大山曰猶明評父祝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
非一類知而非智愚者類仁而非仁贛者類勇而非勇使人之相去
也若玄之于石美之于惡則論人易矣亂人者皆窮之于蒙本也

蚑林之子廉益也
聖人之論人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刀鉤
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
讒諺相續如決水派順之不覺其疾循之則知奔溢
今世之祭井竈門戶箕帚臼杵者非以其神為能饗之也恃賴其德
煩苦之無已也是故時見其德不忘其功
鵷飛曰鴟目大而眂不若鼠蚈足多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不若小
衆不若少
登高使人欲望臨深使人欲窺處使然也射者使人端釣者使人恭

五

事使然也
夫散心者重齊五弱侯霸曜炅曈近貫外但皆不見止汝外尋得守
內一
伍被曰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
靜默無記与曉相應
羿江河欲濁歸之居如橋梁人馬戲之
馬飛及鄉鬼之歸穴狐死首丘寒蟬翔水各哀其所生
為翁美詹為車者步出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廬為者不滿用之者
右卅卷

左具曰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桑蚕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必橫
大山曰捨茂林而集于枯不弋鵠而弋烏難與有圖
季尚曰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常漱則具擢對畢修土龍
戟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戟則以刈葵盲者得鏡
則以蓋卮不知所施
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欲綏天下利而
除萬民之害
蓋聞之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黴黑禹胼胝由此觀之思慮不勤
事治求贍者未之聞也

六

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駿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訬以多言者
謂之 胱光踢伯黃姓曰姜騶彩姓曰如湖茯姓曰子騁稷姓曰姬
禹生于石契生于卵史皇產而能書羿左臂脩而善射
蠉蝖知為垤貛貉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艽莦
蓄人在患飢不及飡
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為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
吐之盡瀉其食此未始知味也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諸人
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
雷被曰中無主以受之辟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

蘩蘿之生蟂〻肰日加數寸而不可以為櫨棟故事易成者名小難
成者功大君子修美雖未有利将在後至
倉頡之始作書也以辨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
志遠及其衰也為奸刻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
太真曰駿欲馳服欲步帶不厭新鉤不厭故
黃帝之書曰芒〻昧〻因天之威與元同氣
文公樹米曾子駕羊猶之為知也夫觀逐者于其反也而觀行者于
其終也
伍被曰使燕雀為鴻鵠處則必不得矣其所志者乃之間隙屋之[翳]

蔚也
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為君亦
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為師亦博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
則喜矣又況生儀者乎
智伯有五過人之材而不免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
之巧而身虜于秦不知賢也書曰能哲且惠此三代之所昌
大山曰終年為車無三寸之轄不可以馳驅匠人斲戶無一尺之楗
不可以開閤故君子行思乎其所結
老子曰治大國者烹小鮮為寬裕者曰勿數撓為刻削者曰致其鹹

酸而已矣
田由曰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蹠钁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
使之准傴者使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
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纇小惡不足妨大美
爲刈劒者必以柔砥擊鐘磬者必以濡木轂強必以弱輻兩堅不能
相和兩強不能相服梧桐斷角馬氂截玉
衛宣公有臣田公孫呂面長三尺廣三寸目與雖具而相去殊遠
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
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戶一人相隨可以通天下

論人者其猶射者乎于此豪末于彼尋常
磁石上飛雲母來水土龍致雨燕雁代飛蛤蠏珠龜與月盛衰
河魚不得明目穉稼不得育時所生然也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
世亂則智者不得獨治
雷霆之[聲]聞當時聖人之言傳無窮
足蹍地而為跡暴行而為影此易而難
慕孔丘之徒鞠語者也
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眾矣夫美人者非
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肰意有所通于物故作書以

喻意以為知者也。誠得清明之士。執玄鑑于心。照物明白。不為古今易意。攄書明指以示之。雖闔棺亦不恨矣。
汪蒼舒曰此書半雜淮南或謂之偽不知淮南故集衆客而為之者也此其藁與則此真而彼偽與
葉蒯緱曰田由左飛諸人淮南王所謂八公是也

文子

文子曰、不可以所習為重、所希為輕。惑于外。變于中。情以事不失道德。循調陰不失宜。商。天道法四時。人道法五常。

夫至寶不華、至辭不飾、言約而至者。混事寡而達者明。故珠玉少而貴。瓦礫多而賤。聖人刪七經之本。不過三萬言。衆事備焉。

文子曰、江海所以異于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岳所以別于丘陵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絶山阜。陂旱竭其藪。深不絶涓流。孺子涸其淵。麒麟不處苑囿之中。吞舟之魚不游數仞之溪。剖三寸之蚌。求明月之珍。搜枳棘之叢。求鳳凰之雛。必難獲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

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秋來備寒。絺綌御暑。舟輿異路。俱致行。孔子不以五經之備。廢作春秋孝經者。欲道術恣人意耳。

文子曰、諺云、少所見、多所怪。覩駱駝、言馬腫背。

昔齊人乘舡渡江。其父墮水。其子攘臂捽頭顛倒。使水從出口。而父命得蘇。夫捽頭顛倒不孝莫大。然以全父之身。若拱手修孝子之常。父命絶于水矣。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所謂時宜施者也。

長左者必短右。大前肉必狭後。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取鈇不除稂莠毛矣
武王居鎬周公乞命仲尼有疾子路請禱吾見聖人皆有疾矣未有
兵無病也神農嘗草殆死者數十黃帝請首受計于岐伯
俱謂之艸衆草之性不可勝言俱謂之金衆金之性不可勝言問類
殊性萬物皆然豈徒道乎晉楊墨宗群儒子路事不得前人不得步
孟軻闢之乃知所從師曠鐘琴俟知音者在後聖人制法莫君子之
將硯也玉石同匱猗頓為之于悒朱紫相奪仲尼為之嘆息
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石在谿得流則轉唯泰山不為飄風動磐石
不為疾流移杇事遇霸而發推唯松栢之難凋矣于所見道人必學
未決見未待故有原逐耳以吾之禍目不可窮以胡道者于子不自
改焉欲改人吾未聞仲尼追逃跖湯武法桀紂者矣
指南為北自謂不惑以西為東自謂不矇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螻蜊
而調龜龍禪之不食君子不貴達僻公殷聖人不重秕郅人也之
性以人為言不聞蔣辨蜥也然世人固有嗜菖蒲而棄桂姜蔓甘露
而嗤鄙槃者矣
夫科遂溪而車輪成簍木流而舟楫設蜘蛛布而維羅陳鳥跡見而
文字作故有法成易無法成難

魏子

漢 魏朗

北邊之氣象羣羊南邊之氣類船山海之氣象樓臺宮闕都邑氣象林木
霧之盛須臾而訖暴雨之盛不過終日是以人君喜怒不見于容
君以臣為本以民為根猶室與柱梁相持也梁不壓則上下俱亡故
蓼虫在蓼則生在芥則死非蓼仁而芥賊也本不可失也
積冰當白日聚毛遇猛火雖欲遠害其勢不可
録人一善則無棄人採材一用則無棄材
人皆易華岳以為卑小敝燈之而摧傷雜糅以為高大敝不羿而無
缺
君子表不隱裏明暗同度
仲尼與契勝于天下而德著古今善惡明也銑焰醜如而人不怨法
明善惡而人不恨
士非王璧談者為價
源正則流清本正則末茂內修則外理形端則影直
古有弟子病師數注看之師至弟子輒起因勞而致死師非不仁恭
子非無禮傷于教也

鼎以希出而世重之釜鬲常用而世輕之

趙之相者曰林氏有九一皆賢閭人羨而稱之號曰九德之父十懿之門趙王疾之乃使擇其果之煩者伐之其父曰果之煩者猶伐之況其人乎吾將以爾為果矣去之則免乃携老持子逃于白雲之巖

昔宋人臨萬仞之淵釣數寸之鮮魚將食釣不知勝之目進有傾墮而死旅誘也

汪若舒曰魏朗字少英漢尚書會稽上虞人八俊中稱天下忠貞魏少英者也

周生烈子

周烈

鳩傳鶴翼黑披豹皮類似質違表是裏非

居光舜之位而不行唐虞之政者猶衣旅白步牽麻耳

舜當駕五龍以騰唐衢武當服九駮以馳文塗此上御也

謀一得百舉十失九

天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所以平者人平也人所以平者心平也

汪若舒曰周生烈子姓周生名烈字文逸張角敗後天下大亂故著此書

周生烈子

周生烈撰

御馬失節，其車是碎；御天下失節，四海失墜。桀紂是湯武之梯，秦項是大漢之增。四運不興則四順不弄。

有增者易成基，無增者难成時。

臨死修善于計已晚，事迫乃歸于祈已微。

伯樂相馬，取之于瘦；聖人相士，取之于賤。

矜賞若春，重罰若秋，行禮若大，智流若水。人者天之舌，物者神之口。

辭者主之弓弩，教者君之机閼。

賢哲不可以色貌誘之，猶張羅恤風，施穽誘麟。

程子凮曰：這書也有佳句，隨獲隨録，不可以于瘕而厭其繁蒼舒。于此十年不懈亦傑力强學矣。

張子靈憲

漢張衡撰

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之軌，每緒本原，先準之於渾儀，是為正儀。故靈憲作興。

太素之前，幽清寂寞，不可為象，惟虛惟無，蓋[illegible][illegible]根也。道根既建，由無生有。太素始萌，萌而示兆，斯謂龐洪，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道榦既育，萬物成體。於是剛柔始分，清濁異位，天成於外，[illegible][illegible]陽，故圓以動，斯謂之元，道之實也。

天有九位，自地至天一億一萬六千二百五十里。懸天之景，薄地之儀，皆千里而差一寸。

日者火，月者水，火則外光，水則含影。

陽精之宗，積而成烏，有三趾，陽之類數奇。

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在野為物，在朝為官，在人象事。

紫宮為皇極之居，太微為五帝之廷。

天致其動，稟氣舒光；地致其靜，承施候明。

至多莫若水，至空莫若土，至尊莫若木，至實莫若金，至無莫若火。

冬至日成天文，夏至日成地理。

二公在之為三台九卿為北斗三公為五岳九卿法河海二十七大夫法以大八十一元士法谷阜谷為帝佐以匡綱紀

嫦娥羿妻也竊西王母不死之藥服之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蜍

汪蒼舒曰張平子研覈陰陽妙盡琁璣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

汪與可曰崔瑗作平子碑文稱之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

周顒難

吾門世恭佛舅氏奉道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達迹成異其猶樂之不沿不隔五帝之祕禮之不襲不貶三皇之聖豈三與此皆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安可輒駕庸愚誣罔神極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鴻迹既分吾已翔其所集汝可專遵于佛迹而無侮于道本書與二何而孔周剡山茨少子致書諸遊

生者曰張融曰鳥哀鳴于將死人善言于就慕頃既病甚生衰此亦魂留我氣況驚舟失柂于空壑山是無絆于澤中故視陰之間雖寸陰遷不縱不從也欲使魄後餘意絕塋弟姪故為門律數感其一章通源二道今奏諸賢以為何若

答張書并問張

周剡山茨歸書少子曰周顒頓首憖製來班承復峻其門則參子與踞誠不待獎敬尋同本有測高心雖神道所歸吾知其主然自緯之外儒綱為弘過此而能與仲尼相若者黃老實雄也其教流漸非無邪弊素朴之本義有奇榮吾取捨舊懷粗有涇渭與奪之際不至朱

紫但當懷抱未及晉言耳逐鄙牵煩不可謬同異之閒文宜有歸趣
來旨謂致本則同似非吾所謂同時殊風異又非吾所謂異也久欲
此中微舉條截牽因雅趣試一極言且略如左邊門深況
通源曰道也與佛道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逢化誠
異
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言道家者豈不
以二篇為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為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
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
極無二者為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耶將二塗之外更有異
本儻虛無法性其趣不殊乎若有異本思告異本之情如其不殊願
聞不殊之說通源曰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異吾見道士
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見越人
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
宗其本鴻跡既分吾已翔其所集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
是佛教之異于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于物也道佛兩
殊非鳧則乙唯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為鴻耳驅馳佛道無免二乖未
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害之一有旨乎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
獄方興未能聽訟也若雖因二襟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無訟教

而見矣自應鹿巾環杖悠然自繫儒墨閒閒從來何静而合源共是
分路殊驂非則二跡之用宜均去取奚為翔集所向勤務惟佛專氣服
一無謹于道乎言精旨遠企聞深要
通源曰汝可專遵佛跡無侮道本
周之問曰足下專遵佛跡無侮道本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
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為當本一末殊為本末俱異耶既欲精探彼我
方相究涉理類所閑不得無請
重與周書并答所問
張融白吾未能忘身故有情身分外既化極視首復為子弟留地不
欲使方寸鶴鄉日夜荒淡平生所囿攝猶而州所以製是門律以律
其門非佛與道門將何律故皆氣緩命懸魄中陰數感十懸通源之
本寬欲足下發子奇意果能翔憤起情妙見正折既赴所志令為子
言
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
答彼周曰夫性靈之為性能知者也道德之為道可知者也能知而
不知所可知非能知之義可知而為能知所知非夫可知矣故知
能知必赴于道也知必知所赴而下士雷情波照鼓欲喋神精明驅
動鐵用沉觸所以倒心下灌照陽于道至若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

魄載營魄居靜通靜唯通也則照無所從魄緒停虛故融然自

道足下欲使陰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而不泊道亦于何而可得

令既靜而兩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故退極所以一為性進簡

且韻猖狂曠不能復行次戰思定霸宇內但毀生靈以殊志庶足下

罔象以捫珠是以則帝屬五而神常一皇有三而道無二兒乙之交

定者鴻乎吾所以直其繩矣

周之問曰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為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為宗

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㝎雖同任緣

之方其旨則別

四

問論

答彼周曰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然環會其所中

足下當加以半思也至大遊無蕩思心塵自拂思以無蕩一舉形上

是雖忘有老如察釋然而有忘釋不伐老當其神也悠悠精和坐廢

然以湛其神遂通以冲其用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阼

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迴極之所以無二親情故妙得其一

矣直以物感既分應物雖合令萬象與視聽交錯視聽與萬象相橫

著之既已條却之必方淺所以苦下之翁且箴即色順其所有不震

其情尋其所無漸情其順及物有潛去人將欲無既可西風晝舉而

致南積夕勞漢現中綵不其可乎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期乎

原缺

問律自序

齊張融思光

吾文章之體多為世人所驚汝可師以心不可使耳為心師也夫文

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為常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

何至因循寄人籬下且中代之文道體闕變尺寸相須彌縫舊物吾

之文章體亦何異何嘗顛溫涼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橫歌哭哉政以

屬辭可出從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竦

韻或當未及亦已極其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義亦如

文造次乘我顛沛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耳義

之為用將使性入清波塵洗猶沐無得釣艤同利舉價如高俾是道

場險均軍路吾昔嘗僧言多肆法辭此蓋遊乎言笑而汝等無幸又

云人生之口正可論道說義唯飲與食此外如樹網焉吾每以不爾

為恨汝曹當振綱也

下吟所曰文至此足矣不求不句孤神獨逸余選頗以此為的而

此語足盡余[illegible]

諸子褒異目記

海寧汪也園蒼舒氏評　錢塘吳山瀞岱觀氏校

第五卷

嚴子　嚴君平撰

道德指歸論卷一

上德不德篇

說目

得一篇

上士聞道篇

道德指歸論卷二

道生一篇

至柔篇

名身孰親篇

大成若缺篇

天下有道篇

不出戶篇

道德指歸論卷三

為學日益篇

聖人無常心篇

出生入死篇

道生篇

天下有始篇

行于大道篇

善建篇

道德指歸論卷四

含德之厚篇

智者不言篇

以正治國篇

方而不割篇

治大國篇

大國篇

道德指歸論卷五

為無為篇

萬物之奧篇

善為道者篇

其安易持篇

江海篇

天下謂我篇

道德指歸論卷六

用兵篇

言甚易知篇

知不知篇

民不畏威篇

勇敢篇

民不畏死篇

道德指歸論卷一　　漢嚴遵撰

上德不德篇

天地所由物類所以道為之元德為之始神明為宗太和為祖道有深微德有厚薄神有清濁和有高下清者為天濁者為地陽者為男陰者為女人物稟假受有多少性有精粗命有長短情有美惡意有大小或為小人或為君子變化分離剖判為數等故有道人有德人有仁人有義人有禮人敢問禮人何行而名號殊謬以至于斯莊子

曰虛無無為開導萬物謂之道人清靜因應無所不為謂之德人兼愛萬物博施無窮謂之仁人理名正實處事之義謂之義人謙退辭讓敬以守和謂之禮人凡此五人皆樂長生尊厚德貴高名任其聰明通其所長歸其所安趨務外馳或否或然變化殊方建號萬差德有優劣世有盛衰風離俗異民命不同故或有溟涬玄冥而無名或潒瀰芒芒而稱皇或汪然滂沉而稱帝或廓然昭昭而稱王或遠通參差而稱伯此其可言者也然而伯非伯而王非王而帝非帝而皇非皇而有非有而無非無然千變萬化不可為計重累億萬不可為名何以明之夫易姓而王封于泰山禪于梁父者七十有二君其有形

兆圻垺髣髴不可識者不可稱[illegible]此其性命不因功名不求者耶非也是故上德之君體道而存神與化倫德動玄冥天下王之莫有見聞德歸萬物皆曰自然下德之君體德而行神與化遊德配皇天天下王之或見或聞德流萬物復反其君夫何故哉上德之君性受道之纖妙命得一之精微性命同于自然情意體于神明動作倫于太和取舍合乎天心神無所思志無所慮聰明玄遠寂泊空虛動若無形靜若未生功若天地事如嬰兒遺形藏志與道相得溟涬濛洪天下莫知潼溶方外翱翔至遠陰陽為使鬼神為謀身與道變上下無窮進退推移常與化俱故恬淡無為而德盈于玄域玄默寂寥而化

流于無極恩不可量厚不可測兼包大營澤及萬國知不足以倫其化言不足以藁其俗天下咮咮喁喁皆蒙其化而被其和若此者元無絕而不知為之者何誰也下德之君性受道之正氣命得一之下中性命比于自然情意幾于神明動作近于太和取舍體于至德託神于太虛隱根于玄冥動反柔弱歸和平戴規履矩鏡視太清安化恍惚因應無形希夷茫昧幾無識號方地隨天與化為常德戚澤流洋溢萬方美德未形天下童蒙一海為一鄉鄉玄默與民俯仰與物相望當此之時大道未分醇德未剖六合之內一人獨處其務損而不一其事修而不作所為者寡所守者約民敦厚而忠信世和慎

而穿洎水草為稽積衆禍為戚服臣不為廊廟巖穴為室宅主如天地民如草木被道合德恬淡無欲陰陽和洽萬物蕃殖無有制令宇內實伏嘉禾朱草芍藥並生神龍鳳凰與人相託甘露降而不露祥風動而不息無義無仁六合之內和合天親無節無禮四海之內親為兄弟親而不和欲而不恭天地人物沉沌玄通上仁之君性醇粹而清明皓白而博通心意虛靜神氣和以管領天地無不包裹睹微得要以有知無養生處德愛民如子形影遵變響應影隨經天之分明地之理別人物之宜開知故之門生事避禍以益萬民躁內略外眞之以親積思重厚以裕殊方法禁平和號令寬和舉錯得時天下

歡喜雷霆不暴作風雨不奔趍艸木不枯瘁人民不夭死政行喙息皆樂其生蜎飛蠕動盡得其所老弱舉進壯者耕桑人有玄孫黃髮兒齒君如父母民如嬰兒德流四海有而不聚上義之君性和平正而遠通情察究利害辯智聰明心如規矩志如尺衡平靜如水正直如繩好樂大功以建鴻號樂為福始忌為禍先秉權操變以度時世崇仁勵義以臨萬民因天地之理制萬物之宜事親如奉神愛民如臨深兼聽萬國折之以中威而不暴和而不淫嚴而不酷察而不刻原始定終立勢御民進退與時流屈伸與化俱事與務變禮與俗化號令必信制分別明綱要而不昧法正而不濫萬事決于臣下權勢

獨斷于君延正以慎道頤善以營姦作五刑刺肌膚敬元貴始常與為俱因節而折循理而割權超勢張威震海內去已因彼便民不苛纖芥之惡貶秋毫之異舉內施王室外及人物拯弊通壅存亡繼絕扶微起幼仁德復散有才傳嗣子孫不絕上禮之君性和而情柔心寬而意欲舉事則陰陽發號順四時紀綱百度輝羅人心尊寵君父卑損臣子尊上下明差等序長幼別夫婦合人倫循衰表歸奉儀貫事有差品掬制者褒錄不為者削貶優游強梁包裹風俗導以中行順心從欲以和節之適情禁性防隄未萌壹世繁俗使不得淫絕人所不能已強人所不能行勞神傷性事衆費煩亂得以治是謂以事

知故通遂醇懿消亡大道滅絕仁德不興天心不洽四位失常靈鬼數折萬物夭傷父子有喪而天不為之和晝夜懷懷而世不為之化鐘磬喤喤而俗不為之變況吟雅韻而風不為之移操退辭讓天下不信守柔伏雌天下不親懸爵設賞賢人不下挑精說主君子不來夫何故哉解豈貌美而誠心不施故也是故帝王根本道為元始道失而德次之德失而仁次之仁失而義次之義失而禮次之禮失而亂次之凡此五者道之以一體而世主之所長短也故所為非其所欲也所求非其所得也不務自脩而務小溝夫禮之為事也中外相達華盛而實毀末除而本衰禮薄于權輕于威信不及義德不違

仁為治之末為亂之元詐偽所起忿爭所因故制礼作樂改正易服進退威儀動有常節先識其事以明得失此道之華而德之末一時之法一隅之術也非所以當無窮之世通異方之俗者也是故禍亂之所由生惡惑之所由作也何以明之莊子曰夫天地之應因于事事應于變變無常時是以事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猶滿不可先摩而揣不可先折五味不可以升斗和琴瑟不可以尺寸調也故至微之微微不可言而至妙之妙妙不可傳忠信之至非禮之所能飾而時和先後非數之所能存也故聰明博達智慮四起櫛脈之綱得陽之紀明鬼神之道通萬物之理仰則見天之象俯則見地之變數民

不休事至不止以此致乎非所聞也比夫亂物之託君也猶神明之居身而井水之在庭也水不可以有為清也神不可以思慮寧也夫天地之間萬物並興不可以有事乎也是以大丈夫之為化也體道抱德太虛通洞成而若缺有而若亡其靜無體動而無聲忠信教慈不知為首玄默暗昧朴素為先損心棄意不見威儀無務無為若龍若蛇遵禮廢義歸于無事因時應變不預設肤秉微純要與時推移服舍屈伸禍福患咎求之于己不祥禍福無情于人

汪蒼舒曰讀書之法錄其異思將其常華不得以全篇為去取也此書不行世以漢人之存者有限不敢删芟故錄其義例於此

埒一篇

一者道之子神明之母太和之宗天地之祖于神為無于道為有于神為大于道為小故其為物也虛而實無而有圓而不規方而不矩繩繩忽忽無端無緒不浮不沉不上不行為于不為施于不與合蒙變化負包分理無無之無始始之始無內無外混混沌沌芒芒沉沉可左可右虛無為常清靜為主通達萬天流行億野萬物以成無有形兆寄肤獨存玄妙獨處周密無閒平易不改混冥浩天無所不有陶冶神明不與之同造化天地不與之處稟而不損收而不聚不出不直不先不後高大無極深微不測上下不可隱議旁流不可揆度

滿而舒與皓然鮮生鮮生而不與之變化變化而不與之俱生不生也而物自生不為也而物自成天地之外變蓋之內稟氣不同殊形異類皆得一之一以生盡得一之化以成故一者萬物之所導而變化之至要也萬方之準繩而百變之權量也一其名也德其號也無有其舍也無為其事也無形其度也及其大發也和其歸也弱其用也故能知一千變不窮萬輪不失不能知一時凶時吉持固者亡守身者沒是故音之得一者天之性得一之清而天之所為非情也無心無意無為無事以順其性言言默默無窮無式以保其命是以陰陽自起變化自正故能剛健運動以致其高清明大通皓白和正純

柈真茂不与物糅確然大易乾乾光耀萬物資始雲蒸而施品物流行元亨性命玄玄蒼蒼無不盡覆地之性得一之寧而地之所為非寧也無知無識無為無事以順其性無臭無聲無愛無利以保其命是以山川自起剛柔自正故能性順天翁直方和正廣大無疆深厚清靜萬物資生無不成載神之性得一之靈而神之所為非靈也不思不慮無為無事以順其性無計無謀無智無首以保其命是以消息自起存亡自正故老能復壯死能復生因能復達廢能復榮變化不極反覆不窮物類託之不失其中谷之性得一之盈而谷之所為非盈也不欲不求無為無事以順其性不仁不義不生不死以保其

叢子　卷一　七

命是以寒虛自起盛衰自正故能蒸山流澤以為通德消消不息綿綿不絕皓皓洋洋修遠無極以盈江海深大不測侯王之性得一之正而侯王之所為非正也去心去志無為無事以順其性去聰去明虛無自應以復其命是以和平自起萬物自正故能體道合德與天同則抱神服和包裹萬物教化物盈溢六合德導天地明照日月制世御俗宇內為一凡此五者得一行之與而不廢成而不缺流而不絕光而不滅夫何故哉性命自然動而由一也是故使天有為動不順一為高得卑為清得裂陰陽謬戾綱紀絕和氣隔塞三光消滅雷霆妄作萬物皆失伏地有為動不順一為直得枉為寧得發山

川崩絕剛柔卷折氣化不通五行毀缺百穀枯槁羣生疾疫使神有為動不順一道達得困為靈得歇變化失序締滯消竭盛衰者亡弛張者敗使谷有為動不順一為貴得亡為盈得竭虛實反覆流澤不入侯王有為動不順一為貴得賤為正得歷亂擾迷惑事由己出百官失中喪其名寔萬民不歸天地是絕凡此五者性命淳美變化窮極進退詘伸不離法式得一而存失一而沒況乎非聖人而王萬民廢法式而任其心者哉是故天人之道物類化變為寡者衆為賤者貴為高者卑為成者敗益之者損利之者害處其反者還其覆為所求者失所欲是以賢君聖主勢在民上爵尊天下澤速萬物德懷四

叢子　卷一　八

海道之所祐天之所助萬物所歸鬼神所與厉身趣御自損孤寡處卑守微躬涉勞苦損心挫志務蔵民下不為貴故擅民之命不為高故常在民上不欲也故無所不有不為也故無所不宰萬物紛紛身無所与故能為之本非獨王道萬事然矣夫工之造與也為圓為方為短為長為曲為直為縱為橫終身揆揆卒不為輿故能成輿而令可行也夫玉之為物也微以寡而石之為物也巨以衆衆故賤寡故貴玉之与石俱生一類寡之與衆或求或棄故貴賤在于多少成敗在于為否是以聖人為之以反守之以和與時俯仰因物變化不為石不為玉常在玉石之間不多不少不貴不賤一為綱紀道為楨榦

故解專制天下而威不可勝全活萬物而德不可量貴而無憂賤而
無患高而無殆卑而愈安審于反覆歸于玄默明于有無反于太初
無以身為故神明不識無以天下為故天下与之俱夫何故執因道
而動循一而行道之至數一之大方交化由反和纖為常起肰于否
為存于亡天地生于太和大和生于虛冥

程子夙曰一氣浩性千言如貫

上士聞道篇

道德天地各有所章物有高下氣有長短各樂其所樂患其所患見
其所見聞其所聞取舍殊謬畏喜殊方故鵜鶘高飛終日馳騖而志
在乎蒿苘鴻鵠高舉延歷東西通千違萬而志在乎陂池鸞鳳翱翔
萬仞之上優游太清之中而常以為卑延頸舒翼凌蒼雲薄日月高
翔遠逝曠時不食往來九州棲息八極乃得其宜三者殊便皆以為
娛故無窮之原萬尋之泉神龍之所歸小魚之所去高山大丘深林
巨壑茂木暢枝鴻鳥虎豹之所喜而雞犬之所惡悲夫三代之遺風
儒墨之流文誦詩書修禮節歌雅頌彈琴瑟崇仁義祖潔白追觀往

古通明術數変是定非已經得失身守名榮卿人傳業中士之所道
上士之所廢也閑居幽思强識萬物設偽飾非虛言名實趍翔進退
升降揖集治閨門之禮偶時俗之際傾側偃仰務合當世阿富順貴
下衆取同獲尊蒙寵流俗是則此下士之所履而中士之所棄故規
矩不相害殊性執相安賢聖不為匹愚智不為羣大人樂恬淡小人
欣于戚戚堂堂之業不喻于衆庶棲棲之事不悅于大丈夫鳥獸並
興各有所趍羣士經庶各有所歸是以捐聰明棄智慮反眞歸朴遊
于太素輕物傲士卑爾不汚喜怒不嬰乎心利害不接于意貴賤同
域存亡一度動于不為覽于玄妙精神平靜無所章載抱德含和師

肰及化大聖之所尚而上士之所務中士之所眩燋而下士之所大笑也是故中士所聞非至美也下士所見非至善也中士所眩下士所笑乃美善之美善者也夫陳大言舒至論表自肰窮微妙則中士眩而下士笑浮言游說生息百変起禍與利成功遂事則中士論而下士覺彼非喜山而悪吉貴禍而賤福也性與之遠情與之反若處

（下不可以諭上同此標旨）

黄泉聽視九天遼遠絶滅不能見聞而已矣故聖人建言曰有之有之者言道之難知惟柄自肰之歸以統萬方之指者能有之非庸々者之所能聞也夫何故哉聖人之道深微浩遠冥々忽々寘々昭々虚無寂泊萬物以往纖微高大無有形象窮而極之則知不能存也

要而約之則口不能言也推移離散則書不能傳也何則進道若退亡道若存歇治天下還及其身静為虚戶虚為道門泊為神本寂為和根啚為氣容微為事工居無之淺在有之前棄捐天下先有其身養神積和以治其心々為身主身為國心天下應之若性自肰是故夷道若纇使正玄起除其法物去其分理逆民之心聽其所有滅其文章平其險阻折関破鍵使姦自止壊城敗獄使民自守休卒偃兵為天下市萬方往之如川歸海德如谿谷不施不與不愛不利不處不去無爲而恩流不仁而澤厚長育羣生為天下毋大白青々如如驚恐無制而勢隆無爵而權重德灭遊訖與天下為友出白入黒不

為美好遂功逃名乃長昭々盛德之人敦々悾々若是不足無形無容簡情易性化為童蒙無為無事若癡若觧身體居一神明千之変化不可見喜欲不可聞若閉若塞獨與道存建德若偷無所不成塗民耳目餙民神明絶民之欲以益民性滅民之楽以延民命損民服色使民無争塞民心意使淂安寧質真若渝為民玄則生之以道養之以德導之以精神和之以法式居以天地照以日月変以陰陽食以水穀制以無形繫以無極天下嘿々靡不賓服宇内康寧萬物蕃殖若非其功而非其德大而似小醇而似薄大方不雜無所不包方于不方直于不直無圻無堮無法無式不方不直萬物自淂不直不

方天地自行在為之陰居否之陽和為中主分理自明與天為一與地為常是故大器晩成無所不有変于無形化于形肰動而無聲為而無體威德不可見功業不可視禍生于冥々福生于宵々寂泊而肰是謂至巧萬物生之莫知所以勉々而成故能長久是以大音希聲告以不言々于不言神明相傳默肰不動天下大通無聲而萬物駭無音而萬物嘿天地人物無期俱和若響應聲大象無形大壯無容進而萬物存退而萬物喪天地與之俯仰陰陽與之屈伸幼之象之若影隨形是知道盛無號德豐無謚功高無量而天下不以為大德弥四海而天下不以為貴光耀六合還反芒昧來何故哉道之為

化也始于無終于未存于不存儘而不貸動而萬物成靜而天下遂
也
程子風曰士名一也而千百其狀分上中下扰約言之耳然分處
若列眉已

溪嚴遵撰

道德指歸論卷二

道生一篇

有虛之虛者開導稟受無然々者而然不能然也有虛者陶冶變化
始生々者而生不能生也有無之無者神明不能改造存々者而存
不能存也有無者纖微玄妙動成々者而成不能成也故虛之虛者
生虛々者無之無者生無々者無者生有形有故諸有形之徒皆屬
于物類物有所宗類有所祖天地物之大者人次之矣夫天之生人

也形因于氣々因于和々因于神明神明因于道德道德因于自然
萬物以存故使天為天者非天也使人為人者非人也何以明之莊
子曰夫人形腐何所取之聰明感應何所浮之變化終始孰者為之
由此觀之有生于無實生于虛亦以明矣是故無々無始不可存在
無形無致不可聽視稟無授有不可言道無々無之無始未始之始
萬物所由性命所以無有所名者謂之道々虛之虛故能生一有物
混沌恍惚居起輕而不獎重而不止陽而無表陰而無裏既無上下
又無左右通達無境為道綱紀懷褰空虛包裹未有無形無名芒々
澒々混々沌々冥々不可稽之亡于致色莫之與比指之無嚮搏之

無有浩洋無窮不可論諭潢然大同無終無始萬物之虛爲太初首者故謂之一〻〻以虛無能生二〻〻物並興妙〻纖微生〻存〻因物變化滑淖無形生息不衰光耀玄冥無響無存包裹天地莫覩其元不可逐以發不可逃以形謂之神明存物〻存去物〻亡智力不能接而威德不能運者謂之二〻〻以無之無故能生三〻〻物俱生渾〻茫〻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得其緒望之不覩其門不可揆度不可測量冥〻窗〻潢洋堂〻一清一濁與和俱行天人所始未有形朕圻堮根繫于一受命于神者謂之三〻〻以無故能生萬物清濁以分高卑以成陰陽始別和氣流行三光運羣類生有形而可因循者有聲色可見聞者謂之萬物萬物之生也皆元于虛始于無背陰向陽歸柔去剛清靜不動心意不作而形容修廣性命通達者以含和柔弱而道無形也是故虛無〻〻形微寡柔弱者天地之所由興而萬物之所由生也衆人之所惡而侯王之所自名也萬物之原衆成功之本根也故賢君聖主以至尊之位强大之勢處孤寡居不敢遂所來逃所欲去大爲小安卑樂損出無迹入無朕動于福先靜于禍始無爲無事天下自已不視不聽抱和以靜神明生息形容自正進退有常不廢其行德化凌風理于蒸庶天地是祐萬物是歸衆人則不然見聞知病見聞知病合于成事不覩未然之変故貴

堅剛大權進勢衆疆不制深度柔弱遠絕微寡動與道俾靜與天迹神明潰濁衆事並興思慮迷惑妄喜妄怒福禧出門妖孽入户天網以數不可解之也滂然禍生愴爾覺悟屈約而言卑將死而辭善雖欲改過爲新及于微寡自然不釋與生路遠破國亡家禍及子孫故衆人之教変愚爲智化弱爲强去微歸顯背隱爲彰暴寵爭逐死于榮名事人之教則反之愚之以智辱之以榮微之以顯隱之以彰寡之以衆弱之以强去心釋意務于無名無知無識歸于玄冥殊塗異指或存或亡是以强秦大楚專制而滅神漢龍興和順而昌故强者離道衰者去神生主以退安得長存不求于己怨命尤天聖人悲之以爲教先書之竹帛明示後人終世反之故罹其患

江翁舒曰福禧出門妖孼入户妙語輙如易林

至柔篇

道德至靈而神明賓神明至無而太和臣情濁太和至柔無形包裹天地合囊陰陽經紀萬物莫不維經或在宇外或處大內人物借之而生莫有見聞羲不足以為號窮不足以為名聖人以意存之物也故字曰至柔名曰無形是以無形之物不以堅堅不以壯壯故能潄天地銷銅鐵風馳雷騁經極日月周流上下過飄歷忽工固翔淪于無物何以効其然也夫響以無聲不可窮影以無形不可極水以淖弱貫金石沈萬物地以柔順成大功艸木舌再無患角齒傷折由此觀之柔者敵堅虛者馳實非有為之自然之物也是以地狹民

少兵寡食鮮意妙歡微神明是守與天相參視物如子德盛化隆恩淥澤厚利忠卒信主憂將恐累柔積弱常在民後被羞蒙辱國為雌下諸侯信之比于赤子天下往之若歸父母人物同欲威勢自起強者不能凌智者不能取終始反覆強弱交化天地為助神明為輔時至不制為天下主夫何故哉以道柔弱而體微寡也故地廣民衆國富兵強吏勇卒悍主能將嚴賞重罰峭削直刻深百官戰慄君在前勢便地利為海內雄輕敵樂戰易動師衆合交生奇凌天侮地諸侯執服靡不懾命威震境外常為臬儀人憂物恐威動天地道德不載神明是離衆弱同心萬民不附身死國亡族類流散夫何故哉體

反剛而積弱者也夫道以無有之有通無間遊無理光耀有為之室澄清無為之府出入無外而無所經歷珠玉而無朕何以効其然也夫有形鏃利不入無理神明在身出無間入無孔俯仰之頃經數千里由此言之有為之為有廢無功無為之為成遂無窮天地是造人物是與有教之教聞于百里無教之教動于天外震于四海言之所言異類不通不言之言陰陽化天地感且道德無為而天地成天地不言而四時行凡此二者神明之無自然之驗也是以聖人虛心以原道德靜氣以存神明損聰以聽無音棄明以視無形覽天地之變動觀萬物之自然以觀有為亂之首也無為治之元也言者禍之户

也不言者福之門也是故絕聖棄智除仁去義發道之心揚德之意順神養和任天事地陰陽奉職四時馳鶩亂原以絕物安其處世主恬淡萬民無事教以不言之言化以不化之化示以無象之象而歸乎玄妙奄民情欲順其性命使民無知長生久視故我無言而天下無為天地無為而道德無為三者並興總進相和和氣洋溢太平滋生人物集處宇內混同禍內以閉天下蒙童世無恥辱不覩吉凶知故窒塞自然大通家獲神明之福人有聖智之功當此之時主如天地民如嬰兒飲主之德食主之和陽出陰入與道卷舒君父在上若有若無天下悃悃咪咪喁喁不知若歟無為若雖生而不喜死而不

憂悶〻繞〻性命有餘奚有求之禍福自來夫何故哉人主不言而
道無為也無為之關不言之机在于精妙處于神微神微之始精妙
之宗生無根蔕出入無門常于為否之間時和之元故可聞而不可
顯也可見而不可聞也可得而不可傳也可用而不可言也柄而推
之要而歸之易為智者陳難為淺聞者言也何則廣大深遠曰衆人
莫能及也正而若反而衆人莫能入也淺〻濫〻而世人莫能聞也
宵〻寔〻而俗主莫能行也

江蒼舒曰有形繇利下入無理大是禪釋主如天地民如嬰兒是

循蜚頌

名身孰親篇

我性之所稟而為我者道德也其所假而生者神明也其所因而成
者太和也其所託而形者天地也凡此四者然我而我不能然也故
法象莫崇乎道德稽式莫高乎神明表儀莫廣乎太和著明莫大乎
天地道德神明常生不死清濁太和變化無窮天地之道存而難亡
陰陽之事動而難終由此觀之禍極于死福極于生是以聖人上原
道德之意下揆天地之心崇高顯榮吉祥嘉德深閎浩大尊寵榮福
莫大乎生萬物陳列奇怪珍寶金玉珠璧利深得巨莫大乎身禍世
之匠亂國之工絶逆天地傷害我身莫大乎名生憍長盈困民負國

擾濁身神使心多欲叛天違道爭為盜賊天下不親世多兵革一人
為之傷敗萬國主死民亡物蒙其毒莫大乎貨故得之與亡或病或
利得名得貨道德不居神明不留大命以絶天不能救失名失貨道
德是祐神明是助名顯自然富配天地故身大名未可與論至道
也輕身重國未可與圖利也夫無名之名我之宅也有名之名表
我之稟也無貨之貨養我之福也有貨之貨喪我之賊也是故甚愛
其身至建榮名為之行之力之勞之強過情以損其神多積貨財
日以憍盈憍亡之道貨名俱終故神明不能活天地不能全也夫何
故哉道德之化天地之故一陰一陽分為四時離為五形綸為羅網

故為無間萬物之性各有分度不得相干造化之心和正以公自滅一槩正直平均無所愛惡與物通同剤長續短損盈益虛不足者益有餘者丧貪叨多積自遺禍殃不足不止利心常起智以詐惡强以大取自然均之名利歸主失之而憂得之而喜一喜一憂魂魄浮游一憂一喜神明去矣身死名滅禍及子孫故名利與身若炭與氷形性相反勢不俱然名終體極身存世昌者天下無之是故棲心猾意用情事神風起發務飾容治辭憂懷衆庶剰事立功勵身起節以顯榮名是損所以有身而益所以亡身也竭筋力忍飢渴犯寒暑殘色狭薄衣惡食不適口腹迎朝送夜被耻蒙辱精弃神勉汲汲不止逆道于榮多入為有危身以寧貨積神亡禍患自來憍亡俱至則是為禍以亡福求利以去利故成敗之事在為與否存亡之道在去與來是以知足之人体道同德絶名除利立我于無身養物而不自生與物而不自存信順之間足以存神室家之業足以終年常自然故不可殺處虛無故不可終細民輕物故不可污欲不欲故能長榮知止之人貴為天子不以枉志貧處巖穴不以幽神進而不以為顯退而不以為窮與禍無福與得無丧不為有罪不為有功不兆不辭若海若江浮揚玄域神明是通動順天地故不可危殊利異害故能常然是以精微而不拔神固而不脱卑于天地堅如日月既將且神以保其身知足而止故能長存此謂遁名而名我隨逃利而利我追者也

張汝船曰禪身名處調理俱動

吳澄來曰醒言叫喚夢人亦睞文觀察廣成勸之甫

大成若缺篇

道德無為而神明然矣神明無為而太和自起太和無為而萬物自
理或無根而生或無足而走或無耳而聽或無口而鳴殊類異倫皆
與之並世愛其子子愛其母男女相異物尊其主巢生而喙胎生而
乳鳥鶩而散獸驚而聚陰物冗居陽物巢處火動炎上水動潤下萬
物青青春生夏長秋成冬藏皆歸于土非有政教物自然也由此觀
之為不生為否不生否明不生明晦不生晦不為不否不明不晦乃
得其紀故大道坦坦不出門戶其出彌遠其知彌寡道在于身不在
于野化自于我不由于彼萬物常治智慧不起是以聖人柄和履正

治之無形遊于虛廓以饒太清遺邪亡慨依精息神無為而然玄默
而信窅然蕩蕩昭曠獨存鬆鬆軌軌遂其事素真其用不獎莫之見聞
天何故乎微妙周密清靜以真赤有形發交化其元開導如陽閉塞
如陰堤墆如地運動如天文武玄作盛德自分是以盈而若沖實而
若虛不顯仁義不見表儀不違法式不事有為上欲不欲天下自化
敦厚朴素民如嬰兒蒙蒙不知所求茫茫不知所之其用不窮流而
不衰不耕自有食不織自有衣暑則靜于裸寒則揉于裘無有忌諱
與麋鹿居被髮含哺相隨而遊主有餘德民有餘財化馥萬物無所
不為光景不見獨玄有奇天地人物與之俱化乘空載虛與道徘徊

履度四海周流六虛浩洋無窮棲息至無夫何故乎直而若屈正而
若枉世主為聲天下為響世主為形天下為影故不郊祀而天心和
不降席而正四海故曰大巧若拙天道卬卑無律曆而陰陽和無匠
明而四時節無法度而天下賓無賞罰而名寬浮隱武藏威無所不
勝棄捐戰伐無所不克無號令而民自正無文章而海內自明無符
璽而天下自信無度數而萬物自均是以盈而若詘浮之若喪無鍾
鼓而民娛樂無五味而民食甘無服色而民美好無畜積而民多盈
夫何故乎曰道任天不事知故使民自然也天地之道一進一退而
萬物成遂變化不可閉塞屈伸不可障蔽故陰之至也地裂而冰凝

清風飄冽霜雪嚴殺魚鱉蟄伏萬物死藏當此之時處溼室臨爐火
重狐貉襲毳綿猶不能禦也及至定神安精動體勞形則是理泄汗
流捐衣出室暖有餘身矣陽之至也煎炒爛石飛鳥絕水蟲疾萬物
枯槁江湖消竭當此之時入沈清泉出衣締綌登高臺服寒石猶不
能任也及至解心釋意託神清靜形捐四海之外遊志無有之內心
平氣和凉有餘矣夫知故之為術也治人事育岸形德延天地功配
陰陽及其生亂也發于無形起于無數與政卷舒與化推移得人如
遲遠人若陰猶響應言影不離形為之愈亂治之益煩明智不能須
嚴刑不能禁是無為者有為之君而成功之主也政教之元而變化

之毋也其餘禍亂猶躁之勝寒而靜之勝熱也是以聖人去智去慮虛心專氣清靜因應則天之心順地之意政舉化流如日之光禍亂消滅若雲之除天下象之無所不爲萬物歸之無所不事

汪若舒曰暑則靜于課寒則操于衆得人知遲速人若陰道在于身不在于野鳥驚而散獸驚而聚堤墆如地運動如天此篇佳句極多

天下有道篇

人之生懸命于君君之立懸命于民君得道也則萬民昌君失道也則萬民喪萬民昌則宗廟顯萬民喪則宗廟傾故君者民之顯也民者君之根也根傷則華實不生源衰則流沫不盈上下相保故能長久是以世主得道宇內不擾諸侯賓服百蠻歸喜四海同風兵卒不起徼捍之人無所効其言果壯之士無所施其功聰明辯智隨澤而耕騏驥驊騮服輿而作天下晏閒各樂其業世惇俗厚民人專一總織而衣總耕而食天心和洽萬物豐熟嘉祥屢臻吉符並集非天降福世主道德也天子失道諸侯不朝黠異谷別法制殊四方背叛

君政相凌舉兵爭權弱者爲虜強者爲君是以天下選將簡士砥礪甲兵懸烽烈火四面相望深姦大詐謀于廟堂作変生奇結縱連橫輕車象騎興鼓相當士馬生郊歷年不還化高詐力政當首功當此之時飾養戎馬不遑親戚棄郊先至常食菽粟貪夫坐而爲宰庸僕之徒畜而爲賊百姓罷極財殫力傲長從兵役久而不息時念歸家悽愴慷慨想親罷老涕泣于外遂致憂愁傷心肝膽氣志摧折于內士卒摧頭結踵骸骨暴露流離于中野者不可勝計道路憧憧皆爲孤子思慕號呼踊泣而起何罪若天遭罹此殃死者無夫幼稚無父怨慟悲痛不期而聚大者爲率中者爲宰上下相護中外相保

之有血脈親如兄弟總首為旌穿地為鼓操兵使械趍行業伍常集
戰闘意議其主至精相感氣化相動是以天地黔結陰陽隔閉星辰
散亂日月閉蝕詐逆萌生災変並發非天降禍世主無道夫遭天之
鴻命繼先聖之淺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爵尊寵極莫與比列布衣祖
裘而天下以衲好蔬食藜羹而天下謂之美変世化俗猶風之靡艸
民之遷化猶魚之赴水不務崇道廣德修身正己憂勞元元以承祭
祀光顯祖考業傳子孫德與神明爭流名與天地相保反以驕奢取
名求勢不止逆天迕地無不凌侮是以不肖之士相驕而起輕舉身
入先到為右斂人逺至莫與之交黨類朋絶中外不恃身死國亡宗

廟崩殄可欲之故非天下之罪也是故威勢尊寵窮極民上名號顯
榮覆蓋天下而不知足者禍之具而危亡之大數也夫道德神明
陶冶変化已淂為人保合精神而有大形動作便利耳目聰明遊于
昭曠之域聡眡天地之間上觀自然之法式下察古將之淂失鑒井
而飲耕田而食長妻生子與命相極是足之足者也何況乎萬乘之
主千乘之君或其可足亦明矣故不在于道也利心常起貪人壤土
斂人財寶兼并不休增加不已者進患之大數而淂咎之至要也自
今及古飛鳥走獸含氣有類之属未有不欲滸而全其性命者也故
居君者為虜居虎者為鼠名在青雲之上身處黄泉之下居牛馬之

位者無牛馬之患託犬羊之列者無犬羊之咎是以淂道之士建心
于足游志于止辟威讓勢孤特獨處捐棄萬物唯神是秉身存名榮
久而不殆天下歸之無有不制

汪蒼舒曰此章全幅都妙

葉蔚緃曰聡明辨知隨澤而耕騄騠驊騮要褭而作居君者為虜
居虎者為鼠總首為旌穿地為鼓佳言迭出尤為首矜

不出户篇

道德變化陶冶元首稟受性命乎太虛之域玄冥之中而萬物混沌始焉神明交淸濁分太和行乎蕩蕩之野纖妙之中而萬物生焉天圓地方人縱獸橫草木種根魚沉鳥翔物以族別類以羣分尊卑定矣而吉凶生焉由此觀之天地人物皆同元始共一宗祖六合之內宇宙之表連屬一體氣化分離縱橫上下剖而為二判而為五或為白黑或為水火或為酸鹹或為徵羽人物同類或為牝牡凡此數者親為兄弟殊形別鄉利害相背萬物不同不可勝道合于喜怒及于死生情性同生心意同理何以言之莊子曰一人之身俱生父母四

支九竅其職不同五臟六腑各有所受上下不相知中外不相覩頸足為天地肘膝為四海肝胆為吳越眉目為齊楚若不同生異軀殊体動不相同靜不相待九天之上黃泉之下未足以喻之然而頭有疾則足不能行胸中有病則口不能言心得所安則耳目聰明屈伸調利百節輕便者以同形也人生動于近則人物應于遠人物動于此則天地應于彼彼相應出入無門往來無户天地之間虛廓之中遼遠廣大物類相應不失毫釐者同體故也是以聖人不出户上原父母下察子孫危寧利害及于死生之說察于是非之理通于利害之元達于治亂之本以己知家以家知彼事得其綱物得其紀動知所之靜知所守道德為父神明為母淸靜為師太和為友天下為家萬物為体視彼如己視己如彼心不敢生志不敢舉棄捐知故絕臧三五同而不作嚴居穴處不殺羣類不食生艸未成不服未終不殺天地人物各保其有夫原我未兆之時性命所以精神所由血氣所始身体所基以知實生于虛有生于無小無不入大無不包也本我之生在于道德孕而未育所以成形至于出冥以知深微纖妙和弱潤滑之大通也無知無識無為無事之有大功也視我之為嬰兒至于壯大有智以睹柔之生剛弱之生強小之生大短之生長愚之生智晦之生明也察我呼吸屈伸以知損為益昔益為損元進為退

本退為進根福為禍始禍為福先也上陵仰攸歷阻過險形疲喘悸勞而靜處則神平氣和中外相保以知淸靜虛無無為變化之大功也四肢九竅趨務舛馳異態殊形皆原一心以知百方萬物利害之變皆生于主稽之天地驗之古今動不相違以知天地之道畢于我也故家者知人之本根也身者知天之淵泉也觀天不由身觀人不由家小近大遠小知大迷去家出户不見天下去身窺牖不知天道其出愈遠其知益少周流四海其迷益甚求之益大功名益小不視不聽求之于己天人之際大道畢矣故聖人不見一家之好惡而命萬家之事無有千里之行而命九州之變足不上天而知九天之心

身不入地而知九地之変陰陽進退四時変化深微隱匿盲冥之事無所遁之何則審內以知外原小以知大因我以然彼明近以喻遠也故聖人之爲君也猶心之于我也于身也不知以因道不欲以應天無爲以道世無事以養民玄玄默默使化自得上與神明同與下與萬物同心動與之反靜與之存空虛寂泊使物自然

汪登舒曰楊升庵嘗言君平老子注世不甞有如肝膽爲楚越眉目爲齊魯等句最爲奇語夫升庵并節錄以詑世者予全出之實快事也子夙于此本稍欲删汰余惜之不復尔

道德指歸論卷二終

道德指歸論卷三

漢嚴遵撰　汪定國閱

爲學日益篇

道德之化変動虛玄蕩蕩默默汎汎無形滂滂慌忽渾沌無端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開導稟受無所不存功成遂事無所不然無爲之爲萬物之根由此觀之不知之知知之祖也不教之教教之宗也無爲之爲爲之始也無事之事事之元也凡此數者神明所因天地所歸玄聖所道處士所傳也遠仁義淺薄性命不真不覩大道動順其心

蹈溺知故漸漬変忠情意多欲神與物遷深謀逆耳大論近心非道崇知上功貴名是以作術治數集辭著文載之篇籍以教萬民綱紀天下經緯陰陽制判人事離散祖宗淳朴変化故偽爲方轉移風俗傾正狀常改正易服爲事蓋彰鐘鼓琴瑟開以竽笙升降進退俯仰趨翔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分外並爭興事僻文以辯相詘以巧相勝毫牽絲起益以無窮是以天下背本去根循末歸文博學深問家知户賢者擬聖以立君臣同意者無能而官異心者功大而亡是以天下脉脉不違其親忠習纖纖務順其君故和五味以養其口肥香甘脆不須犖生交五色以養其目玄黃纖妙不許民貪調五音以養

其耳極鍾律之功不愛世涂高臺榭廣宮室以養其意不懼民[illegible][illegible]騁田獵以養其志多獲其上不順天心凡此數者非以為善務也以悅其君也天下相放養僞飾姦消滅和睦長暴之原浸以為俗巧利為賢損民大命以增民勞傷人美性以益民煩當此之時豁谷異君四海各主尊名貴勢強大爲君忿爭相踰力正任武強者居前衆者制寡以亂代治以非圖是時是亂林臣弒其君子弑其父爭之愈大莫之能了求者甚衆得之者寡遁路悲憂盡言軍旅詢詢警警至相烹煮夫何故我飾文益事務以相序也是以聖人釋仁去義歸于大道絕智廢教求之于己所言日微所為日寡消而滅之日夜不止包以大寂使

民無恥滅文喪事天下自己損之損之使知不起適名亡身保我精神象道德之要固存亡之机不為事主不為智師寂若無人至于無無天地自作羣美相隨萬物自象百蛮自和萬物蚩蚩不知所之隨明出入託于四時優游精神不外心志意中空虛如木之浮如壞之休不識仁義不違礼儀心不知欲志不知為行步蹎蹎瞻視顛顛語言默默意氣玄玄外似禽獸中獨異焉寂而不為若無君臣不為而治教厚忠慈至于大安神休精息性命自全萬物相服與道德隣夫何故我主無教令而民無聞也是以將衆天下常于無事不言為術無為無教無欲為實不知為要然行以道無不開道釋虛反實以極

為事上知天高下知地厚明陰陽之分知萬物之數盡見星于天夜見魚于淵耳比八風之調目領羣獸之毛此思慮之極也無益于存力什烏獲勢百孟賁勇千夏育威執三軍進若光景退若浮雲擊如雷霆不動若陰此強之極無益于勝使日下之民皆執礼易通詩書明律比知詔令家益吏里一令鄉一倉亭一庫明察折中強武求盜天下望足而立側目而視父子不相隱兄弟不相容此事之極無益于治是故以知知與天相離以為為與天相奇以事事失天之意為国日益而錢盡倫為而不成求而不得天下相驅歸之于乱

徐有無曰四字為句纍如貫珠滑陸傷滯不及此也

聖人無常心篇

道德無形而王萬天者無心之心存也天地無為而萬類順之者無慮之慮運也由此觀之無心之心々之主也不用之用々之母也何以明之莊子曰我之所以為我者豈我也我我猶為身々非身々之所以為身者以我存也而我之所以為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留我者道使然也託道之術留神之方清淨為本虛無為常非心意之所能致非思慮之所能然也故知者之歷也耳目視聽心意思慮飲食時節寤寐志欲聰明並作不釋晝夜經歷百方籌策萬事定安危之始明去就之路將以全身體而延大命也若然則精神為之損血

氣為之敗魂魄離散大命傷夭及其深也心意不用聰明蔽塞不思不慮不飲不食精神和順血氣生息心得所安身無百疾遭離凶害大瘡以瘳斷骨以續百節九竅皆得所欲夫以一人之身去心則危者復寧用心則安者將亡而況乎奉道德順神明承天心養群生者哉是以聖人建無身之身懷無心之心有無有之有託無存之存上合道德之化下包萬民之心無惡無好無愛無憎不與凶人為讐不與吉人為親不與誠人為矯不與詐人為[illegible]之如地覆之如天明之如日化之如神物無大小視之如身為之未有治之未然絕禍之首逆福之元去我情欲取民所安去我智慮歸之自然動之以和道之以沖上合道德之意下得神明之心光動天地德連萬民々々無賊役主無職員俱得其性皆有其神視無所見聽無所聞遺精忘志以主為心與之俯仰與之浮沉隨之卧起放之屈伸不言而天下應不為而萬物存四海之內無有號令皆変其心善者至于大善日深以明惡者性変浸以平和信者大信至于無私偽者性変日以至誠殘賊及善邪偽及真善惡信否皆歸自然當此之時涸沈太虛霑溺至和民忘心意茫洋浮游失其所惡而獲其所求與天進退與道周流非迫禁而去惡非拘散而後遺也無為々之而変化不自知也夫何故我世主之化虛無寂寞容如枯槁心如㥘驚志如江海旋如谿谷

不別東西不異南北不辯甘苦不殊黑白不正方圓不定曲直評于玄妙務自隱匿與物無治浮游無極廢我之所欲為襄天之所欲浮萬物紛々皆注其耳目世主無為渙如儀客天地為爐太和為橐神明為風萬物為鐵德為大匠道為工作天下青々靡不潤澤故能陶冶民心變化時俗上無不包下無不克成遂萬物無不斟酌感動群生振駭八極天下芸々不識美惡共初眛象自成法式

張汝節曰佳句圖出轉妙此六初閱之不見篇處逐句細味乃得此故知讀書手眼宜閑靜也

出生入死篇

道德神明清濁太和渾淪而為體萬物以形形之所託英英榮榮不覩其字號之曰生生之為物不陰不陽不可揆度不可測量淥微不足以為稱玄妙不足以為名光耀恍惚無有形報無狀無象動靜無方游于虛寂之野處于無有之鄉浮之者存失之者亡夫生之于形也神之為蒂精之為根營與為宮室九竅為戶門聰明為候使情意為乘輿魂魄為左右血氣為卒徒進與道推移退與德卷舒翱翔柔弱棲息虛無屈伸俯仰與時和俱輕死與之友欲生與之仇無以為利則不可去存以為用則不可留故無為生之宅有為死之家也夫

立則道其身坐則忘其心澹如去子泊如無形不視不聽不為不言變化消息動靜無常與道俯仰與德浮沉與神合體和與屈伸不賤為頃不貴為人與王侯異利與萬姓殊患死生為一故不別存亡此治身之無為也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奉主之法順天之命內慈父母外絕名利不思不慮不與不求獨往獨來體和服順辭讓于人不與時爭此治家之無為也尊天敬地不敢忘先修身正法去已任人審實定名順物和神參伍左右前後相連隨時循理曲因其當萬物並作歸之自然此治國之無為也冠無有被無形抱空虛履太清載道德浮神明秉太和驅天地馳陰陽騁五行從群物涉玄冥游乎無功

歸乎無名此治天下之無為也貪生利壽唯恐不得強藏心意閉塞耳目導引翔步動搖百節吐故納新吹煦呼吸被服五星飲食日月形神並作未嘗休息此治身之有為也廢釋天時獨任人事賤強求貴貧強求富飢名渴勢心常載求衣食奢泰事過其務此治家之有為也富國兼壤輕戰樂兵底威契節名顯勢隆形嚴罰峻峭直刻條法察網周悕毒少恩諸侯畏忌常為俊雄公強求伯伯強求王此治國之有為也祖孝弟宗仁義修禮節飾名教修治色味以順民心鐘鼓琴瑟以和民志主言臣聽主動臣隨表功厲行開以恩厚號令赦華使民親附諸事任己百方仰朝此治天下之有為也是故虛與清

靜微寡柔弱卑損時和嗇凡此十三生之徒實有濁擾顯眾剛堅高滿過泰費此十三者死之徒也夫何故哉聖人之道動有所因靜有所應四肢九竅凡此十三死生之外具也虛實之事剛柔之變死生之內數也故以十三言諸夫虛生充實無生常存清則聰達靜則內明微生章顯寡則生眾柔生剛健弱生堅強卑則生高損則生益時則通達和則浮中嗇則有餘是謂並生能行此道與天地同為身者久為國者長雖欲不然造化不聽寔生空虛有生消忘濁則[illegible]擾則失明顯則生微眾則生寡剛生柔脆強生弱殃高生卑[illegible]損空過則閉塞泰則困窮費則招禍是俱不祥有行此道[illegible]禍

身不久為固不平雖欲不然天地不從而民皆有其生而益之不止皆有其身而愛之不已動歸有為智慮常起故去虛就實絕無依有出清入濁背靜作擾變微為顯化寡為衆離柔及剛廢弱與強損卑歸高棄損取盈狠時違過釋和作恭將以有為除害施費夫何故哉大有其身而忘生之道也是故攝生之士超然大度卓迹遠避不拘于俗不繫于世損形于無境游神于無內不以生為利不以死為害兼施無窮物無細大視之如身無所憎愛精神隆盛福德並會道為中主光見于外自然之變感而應之天地人物莫之能敗陸行則虎兕不能傷入軍則五兵不能害非加之而不能克救之而不能制也

神氣相遇傷害之心素自為廢夫何故哉聲響相應物從其類兕虎不加無形而五兵不擊無質攝生之士賊害之心亡于中而死傷之形亦亡于外也

汪蒼舒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辭老者數十家而俱非也此篇實闇室之炬矣讀老不讀此瞽叟誦詩也

遵生篇

聖智之術不自天下不由地出內在于身外在于物循以自然無所不通因循効象無所不竭故道虛德無不失其心天尊地卑不違其節何則以有知無由人識物物類之無者生有虛者生實見微知著觀始觀卒非有巧能自然之物聖人因之與天周密是故知道以太虛之虛無所不禀知德以至無之無無所不攝道以無為之為品于萬方而無首德以無設之設遂萬物之形而無事故能陶性命治情意造志欲化萬事何謂性命情意志欲所禀于道而成形體萬物殊類人物男女聖智勇怯小大修短仁廉貪酷強弱輕重聲色狀貌精粗高下謂之性所授于德富貴貧賤夭壽苦樂有宜不宜謂之天命遭遇君父天地之動逆順窮衰存亡及我謂之遭命萬物陳列吾擇有事舉錯廢置取舍去就吉凶來禍福至謂之隨命因性而動即物感寤欣物好憎驚恐喜怒悲樂憂恚進退取與謂之情因命而動生思慮定計謀決安危通萬事明是非別同異謂之意因于情意動而之外與物相連常有所悅招麾禍福功名所遂謂之志順性命適情意牽于殊類繫于萬事結而難解謂之欲凡此六者謝原道德千變萬化無有窮極唯聞道德者能順其則性精命高可変可易性冠命下可損可益若浮根六不滯有無是故天地人物含心包核有類之

属浮道以生而道不有其德浮一而成而一不求其福萬物莫而貴之親而愛之而無報其德夫何故我道高德大深不可言物不能富爵不能尊無為ㄱ物無以物為非有所迫而性常自然故道之為物窺之無户察之無門揹之無體象之無容甚不能盡而言不能通萬物以生不為之損萬物歸之不為之盈上下不窮廣大無涯消息蕨詘不可度皆進于秋毫不以為少包裹萬天不以為多青紫光耀不為易恣幽明枯槁不為變化運行並施無所愛好稟受性命無所不為德流萬物而不可瀆恩結澤鄉而不可歸贍足天下而不當成功遂事而不衰其于萬物也豈直生之而已我生之形之設而成之品而流之修而就之終而始之先而後之既而託其後又在其前神明以處太和以存清以土積濁以下凝天以之圓地以之方陰浮以陰陽得以陽日月以照星辰以行四時以變化五行以相勝火以之熱水以之寒艸木以榮金石以剛味以甘苦色以玄黃音以高下変以梁横山陵以滯風雨以行鱗者以游羽者以翔獸以之走人以聰明殊類異族皆以之存变化相背皆以之亡萬千殊狀水土異形習俗相遠利害不同容貌謹意欲不通陰陽所不能及日月所不能明皆以之始皆以之終開口張目屈伸傾側俯仰之頃喘息之閒神所經歷心意所存恩愛所加雌雄所化無所不導無所不為生之而不

以為貨為之而不以有求長之而不以為有天下迷惑莫之能知或曰道德天地之神明也天地道德之形容也何以明之道德包萬天也莊子曰夫天地有類而道德無形有類之徒莫不有數無形之物無有窮極以有數之物託于無窮若艸木離土衆星離天不足以喻焉而謂之不然則是不通乎有無相包虛實相含循爪鱗之辯不觀匪蔓之有隣也然蚤蝨于衆禍不知都邑之人多也是故宇宙之外營域之內拘以無禁束以無制安危消息無有中外同風共指和順仰制全活妖好靡有傷敗百祥萬福道為之蓋功玄事實不聞于世天下莫見為而不廢

汪若舒曰道虛德無不失其心因性而動即物感寤道德天地之神明天地道德之形容如此刻鏤關所未有

天下有始篇

夫道之為物無形無狀無心無意不忘不念無知無識無首無向無為無事虛無淡泊恍惚清淨芒為化也變于不變動于不動反以生殺々以生反有以生無々以生有反覆相守自然是守無為々之萬物與矣無事々之萬物遂矣是故無為者道之身体而天地之始也無為微妙周以察矣滑淳安靜無不制矣生息聰明巧利察矣通達萬方無不溉矣故曰有為之元萬事之母也聖人一之與物反矣故能達道之心通天之理生為之云開事之户因萬方之知窮衆目之辯盡異端之巧竭百家之伎王道人事與時化轉因之修之終而復始變化忽然通神使見形于無形事無不理窮于無窮極乎無有以能雕琢復反其母既覆又反為天下本遊于玄冥終身不殆故能塞其聰明閉其天門閉之以舌鍵也以心非時不動非和不然國家長久終身無患夫何故哉不聽之聞與天同聰不視之見與天同明不言之化與天同德不為之事與天同功所守者要所然者詳道德之明不赦而天地之應達通故能響應影隨照物不窮為福元始為化祖宗周流蔓延淪于大中身存物順天下不勤故力視損明力聽損聰疾言[illegible]德功偽敗功是故口以大開耳[illegible]急張知故並起萬物草瞽套心揚應顯遂功名々成功遂禍並禍[illegible][illegible]天[illegible]靜陷地缺神

明不能移遷化不能生庶人殞命國家以喪是以聖人退為之御其事之事体道之心履德之意統無窮之机秉自然之要翔于未元集于玄妙聰作未聞明作未見萌芽未動朕垠未判昭然獨覩無形之變通于無表達于無境毫毛之惡不得生赫々之惡不得至為之形之絶言滅慮積氣體精及于無識誅暴求實與神同化無欲之不勝無事之不為知力不得加天下不得謀治人理物與陰陽配內用其光而外不違衣食耕穫桑織有餘福積禍消人給家贍心不載求賦不貶貴賤不幸富賤微尊儉內外不過奉上養下人道盡備復歸其內神明不耗槃積固畜不敢以為智如江海與天同應絶滅三五害之以事填而塞之使不可識為齊為辯與天地同為玄為默與冥窮極去凶離咎違惡廢賊淳德載和無所不然故人能入道々亦入人我道入相淪而為一守靜致虛我為道室與物俱然混沌周密反初歸始道為我駭

[illegible]與可曰守靜致虛我為道室反初歸始道為我[illegible]妙[illegible][illegible]適于

前

行于大道篇

道悳不為智巧故能陶冶天地造化陰陽而天地不能欺也天地不為智巧故能合此変化殺生群類而萬物不能逃也道釋自然而為智巧則心不能自存而何天地之所造陰陽之所能然也天地釋自然而為智巧則身不能自生而何變化之所包何萬物之所能全故虛無無為無知無欲者道德之心而天地之意也淸静效象無為同應者道德之動而天地之化也何以明之莊子曰道之所生天之所興始始于不始生生于不生存存于不存亡亡于不亡凡此數者自然之驗変化之常也故人之動作不順于道者道不祐也不順于德者德不助也不順于天者天不覆也不順于地者地不載也夫道德之所不祐助天地之所不覆載此禍患之所不遠而福德之所不近也是以玄聖覆世負達抱通棄聰黜明順道奉德棄知亡身偶志憂畏唯恐蹉跌故勉于巧不巧之巧務于明不明之明信順柔弱䏶而食常于止足歸乎無名戰戰慄慄恐失自然患至天地禍及人民是以吉祥之應福德之至如影之于形響之應聲非有期會勤若俱生是故大道甚夷其化無形若遠而近若晦而明平夷無職要約而易行無為而巧成無事而福盈天地由之萬物以生而民𣥦之用其聰明任為𧏮道反地逆天尊知貴巧欺鬼侮神飾治邪媱歸偽去真創作改制起事遂功豊屋崇觀大户高門飾以奇怪加以采文以知為卑以巧為絕詐為之斧偽為之斤衆術操數簡職晄田織不修莨莠並生田苗不起困倉虛空衣重五采錦繡玄黃氷纨綺穀靡麗輝光利劍堅甲强弩勁弓輕車駿馬多伏凶人权重名顯威勢流行伐殺鄉里臣役細民妬賢嫉謗疾忠毒信結邪連偽尚卑貴武無不侵凌使通境外常議枉君食重五味残賊群生刳胎殺獸逆天之心居常醉飽取求不厭多藏金石畜積如山所有珍寶擬于人君出入奇異榮盛光顯離衆絕俗超然獨存乱世高之稱為大人過衆悪彩所怨有人若此喪心受禍生之災患身荀不獲事及子孫

程子風曰天地由之萬物以生而民𣥦之用其聰明醒人句輙好笑

善建篇

天地之閒廣大修遠殊風異俗物類衆巨變化無窮利害埒譎故能不能制而為不能為也我為天下而天下亦為我彼我相遇則彼衆而我寡以寡遇衆則衆寧而寡殆故以已知立則知奪之以已巧立則巧伐之以已力立則力威之唯無所為莫能敗之何以効其然也夫默而求響響不我應託陰求影影不我從畏響而知金響愈我應惡影而處陽影益我從由此觀之無為不能遁福有為不能逃患是以聖人去力去巧去知去賢建道抱德拜情畜神体和服弱履地戴天空虛寂泊若亡若存中外俱默変化于玄無為無事反朴歸真無

法無度無変俱然抱小託大牧養萬民方圓先法常與身存体正神寧傳嗣子孫德積化流洋溢無窮哀而復盛與天俱終故治之于身則性簡情易心達忠通遠所不遠明所不明重神愛氣輕物細民思慮不惑血氣和平筋骨便利耳目聰明肌膚潤澤面理有光精神専固生生青青身体輕劲吴好難終治之于家則夫信婦貞父慈子孝兄順弟悌九族和親耕桑時得畜積殷殷六畜蕃殖事業修治常有餘財鄉邑頌之治之于鄉則睹惆知化動合中和名寔正冥白黑分明曲直異理是非自得姦邪不起威於尊顯令行禁止奉上化下公若父子敬愛信胸上下欢喜百姓和集官無留負職修名榮称為君于常有餘德沒身不殆治之于國則主明臣忠朝不蔽賢士不妬功邪不救正綠不害公和睦順從上下無怨百官樂職萬事自然遠人懐慕天下同風國富民寔不伐而强宗廟尊顯社稷永寧陰陽永合禍亂不生萬物豊繁境内大寧鄰家託命後世蕃昌道德有餘與天為常治之于天下則主陰臣陽主靜臣動主員臣方主因臣唱主默臣言正直公方和一大通平易無為寂泊無藏德馳相告神騁相傳運動無端変化若天不行而知不為而成功與道論興内及真無事無憂太平自興是故我身者彼身之尺寸也我家者彼家之權衡也我鄉者彼鄉之規矩也我國者彼國之準繩也人主者天下之腹心

也天下者人主之身形也故天下者與人主俱利俱病俱邪俱正人主相連苟能淂已天下自然故可以知我者無所不知可以治我者無所不治便于我者無所不可利于我者無所不宜不可于我而可于彼者天下無之

吴澄来曰我身者彼身之尺寸我國者彼國之準繩大學絜矩其理同也

道德指歸論卷三終

道德指歸論卷四　　漢嚴遵撰　　江定國閱

含德之厚篇

道德虛無神明寂泊清靜深微太和滑淖聽之寂寞視之虛曠上下不窮東西無極天不能覆地不能載規不能圓矩不能方度不能度而量不能量金玉不能障蔽水火不能堙落萬物莫之能傾禍患莫之能作沉浮翱翔混沌磅礴心無所棲形無匿宅陶冶案摸萬天以作羣物得之嚥嚥啞啞知慮不能得有為不能獲思之愈遠為之益

薄執之不戒擗然之不[illegible]雜唯然欲者身為之宅藏之於心故曰含德夫德之在人猶父母之於身也其於萬物猶珠玉與毛鉛也是以含德之士重身而天下猶慈父孝子不以其有易其鄰大身而細物者猶良賈察不以珠玉易毛鉛也其無欲也非惡貨而好廉也天下之物莫足悅其心也其為虛也非好靜而惡擾也天下之事莫足為也何故哉所有重而天下輕也明於輕重之綱通於利害之變故萬物不能役而天下不能係也故不為虛而虛自起不為靜而靜自生不休神而神自定不和氣而氣自平是以不聽而聞無聲之聲不視而見無形之形不思而欲是非之意不慮而達同異之鄉

神淪天地德遵陰陽不請福而天地祐之不辭禍而患害去之不救戮而天不畏之不施與而天下愛之鼓腹而樂俯仰而嬉食草而美飲水而甘喬木之下精神得全巖穴之中心意常欣貧[illegible]賤忘其卑窮而恬死困而忘危功與地配德與天齊及遊歸眺化于嬰兒是故建身為國誠以赤子為容則是天下尊道貴德欲寶其身若勢為垢萬物為塵貪夫逃爵殘賊及仁積眾集弱唯德是修而作福生亂者有何由然悲夫天地之道深以遠妙以微能誠之者實行之者[illegible]意不能得唯赤子為體之夫赤子之為物也知而未發通而未[illegible]能而未動巧而居拙生而若死親而若疎為于不為與道周密生

不生之生身無身之身用無用之用聞無聞之聞無為無事無意無心不求道德不積精神既不思慮[illegible]藏神氣不足聰明無識柔弱虛靜魂魄無事樂無樂之樂安無欲之欲生不旺神死不幽志故能被道含德與天地同則蜂蠆虫蛇無心施其毒螫攫鳥猛獸無意加其攫搏骨弱筋柔握持堅固不睹牝牡陰陽以化精神充實人物並歸啼號不嗄可謂正和為之行之與道為常執之守之時曰聰明自然生息動合百祥心意互作氣順堅強無所為故無所不克無所欲故動無所作自然通達衆美萌生天地祭祐禍亂素亡夫何故哉以含德和神而体童蒙也及其有知也去一而知二去[illegible]而知明自

日歸而德日消智道多而迷益深故重天下而輕其神貴名勢而賤其身深思遠慮離散精神苦求榮於力進堅剛陷于欲淫溺于聲色開于危殆塞于萬全故福如天地視而不能見禍若雷霆聽而不能聞出無入有日造禍殃動而之窮為而之亡修身受國為國不祥禁燎而天地是伐禱祀而鬼神是畏非命之罪事物自當也

程子曰含字難言之矣神德之妙只當浮此一字若比以玉在璞珠在蚌猶存迹相

知者不言篇

道無常術德無常方神無常體和無常容視之不能見聽之不能聞既不可望又不可扪故達于道者獨見獨聞獨為獨存父不能以授子臣不能以授君猶世之識其子嬰兒之識其親也夫子母相識有以自然也其所以然者知不能陳也五味在口五音在耳如甘非甘如苦非苦如商非商如羽非羽而易牙師曠有以別之其所以別之者口不能言也故無狀之狀可視而不可見也無象之象可效而不可宣也無為之為可則而不可陳也無用之用可行而不可傳也故得道之人見之如子之識親履之如地載之如天被之服之體之如

身為之行之與之浮沉與之卧起與之屈伸神與化游志與德運聰明內作外若辭育思慮互起狀若癡狂故口不能言而意不能明也譬猶夢為君王履危臨深憂喜相及中心獨然覺而道之不能以喻其鄰也夫道之人則不然見其外不覩其內識其流不獲其源泉其末不窮其根然其所以然不然其所不然故道在于外不在于身中主不定守不固堅心依志疑情與物逮聽明眩耀以偽為真若是若非若亡若存和氣易動若病在人陽泄神遊惡默好言方言之時心有所慮志有所思聰明並外精神去之音散內竭外寔有餘道德離散日以遠之言之益疾而已愈不見道之益衆而已愈不知是故言

者逆道之要也而距德之數也反天之匠覆地之具也是故得道之士損聰棄明不視不聽若無見聞閉口結舌若不知言挫其銳釋其所之意無所守廓以無身解其所思散其所慮奄若不知匿若獨存賊禍無貲及于太素容貌不異服色不詭同循天地與俗變化深入大道與德徘徊無言以言〻無為以為〻清靜以治已平和以應時與世浮沈與俗玄同要物之本秉事之根獨與衆異天下莫聞遊于親疎之〻翺翔利害之門浮于貴賤之野周守我之精神適與無形之鏡放佚荒蕩之鄉貧賤不以為辱富貴不以為榮欲隱而隱欲彰而彰陰陽不能損益人主不能蔽明魁然獨立卓爾無儷顏色不能悅五味不能甘萬物不能與之爭知力不能與之訟無取無與無得無去閉門杜戶絕端滅緒神明為制道為中主動與化隣靜與肽交和順時得故能長久佚蕩無常莫能先後故好之不能近惡之不能遠貴與不能加賤我不能取爵祿不能高貧賤不能下無棄萬物何故萬物不能役無以天下為故天下不能有也

徐有燕回老註河上公為之簡與嚴君平為之橫溢

以正治國篇

道惠之情正信為常變化動靜一有一亡覆載天地經緯陰陽紀綱日月育養羣生逆之者死順之者昌故天地之道一陰一陽〻氣主德陰氣主刑〻德相反和在中央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終而復始廢而復興陽終反陰〻終反陽陰陽相反以至無窮故王道人事一柔一剛一文一武中正為經剛柔相反兵與德連兵終反德〻終反兵兵德相保法在中央法數相參故能大通是以明王聖主損欲以虛心虛心以平神平神以知道得道以正心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法正法以正名正名以正國正國綱紀分明察理元〻本幹左連右參伍前後物如其所正名以覈實審實以責名一名一實平和周密方員曲直不得相失賞罰施行不竊不縮名之與實若合若日一名正而國家昌一名奇而國家衰養國之寂無有所常屈伸取與〻時俱行繼亂任法遭遂任兵守平以道体德無常大小相遇以正則堅失正則化之不從則禁之不止則制之不伏則伐之若夫小國迫于大國之間遭無道之君以正事之不可則去之去之不可則割地而予之予之不可則率衆而避之避之不可則杖策而遁之遁之不可則患及萬民禍將及我故奮計而圖之是爭之所為起而兵之所為生也吾欲選將練士砥礪甲兵積糧高壘營而自守百

姓糜弊國家空虚是戰之所為作也而正之所為與也吾欲以正入則我寡而彼衆我弱而彼强如卵投石為敵焚殃三軍必敗士卒死傷天心不得宗廟滅亡下悲萬民之命上畏天地之心是權之所為動也而奇之所為運也故建往反之計招還來之事開萬民之心生諸侯之謀取我道德之術開我天地之助以津四海之心同萬國之意百姓應我若響鄰國隨我若影飛鳥走獸與我俱往是計之所為用而奇之所為行也上稽道德之意下合天地之心危辭利害視民若身體無形之形處太陰之陰發無為之為措無欲之欲異彼滅化之罪明彼逆天之功顯天之所降見地之所生有名無實有實無名

名實相違或正或傾縱橫反覆合于實實天災旬起妖孽自生離其父子絕其兄弟殺其雄將戮其忠臣天下怨恨莫與同心覩肰獨立矣天之災戰勝大喜四海安寧此用奇之上也惰天下之怨積怨奇之人死耳游目延聰無明游士四達結友合親生息交怪同道應姦飾權養勢以奪其民飛言僻事以惑敵人卑辭降下以閉其君輕使重利以開其臣君臣有隙因制其神變作于陰權動于微懸其死命因其樞機使敵狂惑不得有為隨時進退無有常儀不攻而敵自亂不戰而敵自危紂其君不及其君誅其將不及其師戰勝民喜諸侯畏之此用奇之次也制其地形御其君臣卑體重質以順其外陰謀

雲布以亂所親姦從彼來道從此與欺城而封將連國以予救伏來如見謀計如神方略不測奇變不窮分彼之力疑彼之心如出于地若生于天離其左右散其相連起權生變以制其死阻其計謀使不得信折其强輔以孤其志因形立勝如環無端乘時而發和之為恆動攻其害靜絕其糧撓而奪之飢而渴之重而累之水而火之勞而苦之煩而睏之利而誘之狂而惑之卒而迫之窮而薄之從高擊下以衆制寡堅校部曲官隊相伍上護其下下承其上三軍相保親如父子奇正分合隱伏參處營前經後凌左敗右耀以旌旗惑以金鼓進如波騰退如風雨發如崩潰合戰如虎守不可攻攻不可守戰勝

威行天下大怨此用奇之下也嗚禍亂既成萬物豐寧天心大得宇內欣欣藏奇摘智忠信為務清靜簡易退事止言夫何故我道德變化無所不生物有高下揣智不同趨舍好惡或西或東各推其性以活其身害人以善逆凶人以惡傳誠人以信顯邪人以偽容各効其知以避禍凶求而不贍智者詐生勞而不息忠者起叛拘迫怵惕信者馳擾窮困不已賢者不仁故主好智則民偽主好利則民禍主好賞則民困主好罰則民怨何則事由于主行之在臣賞出于主財出于民法出于主奕之在臣主有所欲天下嚮風故用心思公不若無心之大同也有欲禁過不若無求之得忠也喜怒時節不若無為之有

功也思慮和德不若無事之大通也明于命附之術岐端之數以治之不若使世無病之德豈也扶黃帝太公之慮秉孫吳氏之要以勝之不若使天下不爭智力之不營也故道德之所生愛不能利也天地之所成為不能致也唯無愛者能利之唯無為者能遂之是故明王聖主無欲無求不將不作無為無事無載無章反初歸朴海内自寧何以明之莊子曰夫起福生利成功遂事脩物致用使人大富天下者侈財貨不足人民愈醜福滿山澤金玉成積國愈不安民益少利飾智相愚以詐相要防隄邪淫姦偽之路察分別同異是非之変衆則國家弊而政事衰作方遂伎雕琢文彩奇变異怪以褒有德以別尊卑巧故滋起俊出愈奇令速賞深罰峻刑嚴鑿肌膚斷四肢䟽遠不隱親近不和罪至夷戮賞至封侯天地振慓盜賊愈多故聖人之言云我無為而民自化夫何故於主於天下之心也氣感而体應心動而身隨聲響而應形影相隨不足以為愈是故人主誠為無為之為則天下之心附無所之被道含德無思無求無令無法萬民自化人主誠能事無事之事則天下無效無象無知無識不賞不興萬民自富人主誠能安無靜之靜樂無清之清則天下不學不問無聞無見無刑無罰萬民自正人主誠能欲不欲之欲則天下之虛志平大身細物動而及正靜而歸是不拘不制萬民自朴故人主之政不

孝不仁不施不予閑々緩々萬民恩默墨々倸々好惡不別是非不分故渾而欲性命以全人主之政布德施利明目察々萬民昭々皆知禍福孝悌仁義萬事差別偉々儀々知偶缺々[illegible]々安性命夭絶禍生于福々生于禍々之與禍同營異域俱亡俱存異情同脈相隨出入罔求奧極非有聖人莫能獨得故去福則無禍無禍則無福無禍之福至微玄默天下好知莫能窮極唯無為者能順其則正在禍福之門無所不逃失正則奇生奇生而民惑善人為妖是非反覆天下大迷而不復也

程子凤曰正者三才之樞紐因其變動不居則曰奇耳䟽明正治忽入用兵之奇義類也舉足為快焉

方而不割篇

道無不有而不施與故萬物以存無所不能而無所為故萬物以狀何以明之夫道體虛無而萬物有形無有狀貌而萬物方圓然狀無竒而萬物有族由此觀之道不遷不與而萬物以存不為不宰而萬物以然々生于不然存生于不存亦明矣故王者興師動利則民欲民欲所以方々則割以割為方則邪姦出而方者退忠臣紫其盡萬民受其害貴貨則民亂民求而以直々則劌以劌為廉則貪者顯而廉者斂忠臣蔽其咎而萬臣受々致鬬爭則民出民出而以直々則肆以肆為直則枉者踊翔直者滯服忠臣紫其禍萬民受其敗上好

名則民偽民偽而以光々則耀以耀為光則大德隱而小惠章忠臣紫其死而萬民受其殃数者以施貨流情通所以謂方者不方廉者不廉直者不直光者不光名繆實易正失德亡人主獨立臣下雙身養主之意阿主之心塞主之聽蔽主之明此國之所以危而宗廟之所以喪也是以明王聖主獨有而不與也獨知而不教也獨能而不使也方于己而不以也廉于物而不有也直氣天心而不恃也德光四海而不恬也夫何故民去禍以方使下自公割于不割使民不訟事情自達萬物以通莫為之吉莫為之凶天下蕩々莫云其常非不割也割剝伐擊誅驕制暴而無癥瘕也去貨以厭使下自平劌于不

劌使人無爭貪叨者息潔白自生莫之為濁莫之為清名不虛立突不倚傾非不劌也善廉莫謙華令顯道而辨無所藏也去爭以直使下自危肆于不肆使民自伏出邪正亂化淫矯俗莫之為禍莫之為福天下荒々萬物自滑非不肆也舉臣揚直表過華惡賍邪削枉明人之夫天下盡正而動無敎也去名以光使下自當耀于不耀使民自明莫之為照莫之為冥天下渾々萬物資生德與天比化與道同非不耀也德光四海照萬物而化無形也上下相參中表相應出入無朕往來無間若影之與形響之與聲故治國之道生民之本當為祖宗是故明王聖主損形容卑宮室絶五味滅聲色智以居愚明以語

默達無狀之容立無象之式使彼知我藏于不測故未動而天下應未命而萬民集未戰而索勝之未攻而天下服是以不動勞而民有功不分爭而得其職不刑戮而萬民設不微妙而得天福禍亂不生群祥並集無為而無不成不爭而無不勝故萬物玄同天下和洽浮沈亂軼與道相浮若終而始若亂而紀虛而實無而有流而窮見而疾無形影無根狀彷彿渾沌莫之應以獨知獨見偶為獨不變化無常畜積無府陰陽離合屈伸張弛冥々窅々芒昧玄默若如天地不可窮極自修有餘故能有國治人理物子孫不絶夫何故哉以其當也為當之道不施不予德愛微妙然若無有誠通其意可以長久形

小神大至于萬倍一以載萬故脈輕舉一以物然與天同道極淡紛
固與神明處真人所体聖人所保也
唐初服曰漢人以氣勝之繇許削而不忍發乃在此也

論大國篇

日暮陰生陽至風起谿谷小動海波大興高以細隱甚以百尋者以其形大故也千仞之岸萬丈之崖物類登之崖隤下頹蚊蛀蝼蟻遊是以游翔而犀象虎豹之靡傲者以其形重也飄風隆盛發屋折木石鐵飛揚山陵崩弛而人血脈不為之傷者以其縣大也隙穴之風不動髮肴及其中人也生百病而成死亡者以其纖介也夫大國者江海犀象之徒也而德化若飄風隙穴之類也故其福不可大生也其利不可暴興也其善不可大處也其惡不可大興也大生之則大亡暴興之則暴傾大處之則大去大興之則大至何以明之莊子曰

夫飢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所居雖除其身必死胸中有癥不可鑿喉中有疾不可剔也蚤虱著而不可射也蛾虱著膚不可斫也何則欲除小患而生大賊也是以明王聖主之治大國也若柄纖微若通小水若察秋毫如聽無有若亡若存若非若是如行如留如為如休為在為不為之域化在有無有之野福微利鮮吉希禁寡動于無形功流四海夫何故執以道為父以德為母神明為師太和為友清靜為常平易為主天地為法陰陽為象日月為儀萬物為表因應為元誠信為首殊分異職繩繩玄默引總紀綱舉大要而求之于己是以民如胎𣪊主如赤子智偽無因而生巧詐無由而起

萬物齊均莫有盈損和洽順從萬物豐茂鬼神與人合而俱市動于自然各施所有然如無君洵如無鬼萬物盡生民人盡壽終其天年莫有傷夭主君不仁鬼若不神主非不仁也無施悖變德運六合而無阿憐也鬼非不神浮于恍惚栽于纖微經歷萬方與詩交化神全萬物不以傷人也非不傷人聖人在上與天相參人物順比大化流行知故不作奇物不生莫之為淌莫之為亂天下咸咸物爲齊均既不起商叉不從淶不攻金石不壅水泉人遠徙食不然生世皆可貧賤之可刑州不貴而後落人化盡而後終其故我之所脆地之所函太一之所生天一之所將四時所歸五行所監聚巨泰宮変化運

行各有分節不得相干周流萬物莫之可傷是故鬼神治陰聖人治陽治陰者教侮治陽者教齊虛無清靜鬼神養之纖微寡鮮鬼神輔之盛壯有餘鬼神害之盈滿亢極鬼神殺之不爲其類聖人奉之忠信順善聖人與之雄俊豪特聖人察之作爲生奇聖人殺之故動于陰者鬼神周之動于陽者聖人制之唯無所動者莫能敗之聖人在上奸不得起詐不得生故鬼以其神養物于陰聖人以其道養物于陽福因陰出德因陽終鬼神降其澤聖人流其恩交歸萬物若性自然流通沉德洽和同真

葉劍廷曰此篇多佳句截出看之更好

吳濟來曰治六國貴于無爲其故希聞此篇朗朗

程子風曰此篇起無弱勢收有勝情

大國篇

天地並起陰陽俱生四時共本五行同根憂喜共户禍福同門故所以為寧者所以為危者也而所以為危者所以為寧者也所以為存者所以為亡者也而所以為亡者所以為存者也何以明之夫虎豹以其形容修廣爪牙堅強肌膚盛大毛物豐文章明故執百獸而制于人榮華香艸以其所有光耀芬香故忧于衆俗而傷其根大國之君以其地廣民衆勢尊形寵威隆名顯故張其鄰國而危其身有道則固于盤石寧于太山失道則危于累卵輕于鴻毛俱弱則先困俱亂則先亡是故大國者霸王之梯而亡滅之階也是以大國之君獨立無偶名山四塞三面成阻鴻川並流萬物序下為諸侯轂胥股之府強大之尸權勢之主淵不測之國要阨狹之口肥饒廣易方數千里珍寶奇怪無所不有民解徭役牛馬從處舟輿萬數兵食陵衆居者安樂過者留止人如艸木畜鳥山野耕桑田獵浮獲深倍故天下之所欲歸將相之所欲附車騎畜擊帶甲百萬處易守險形便地利順天而從順地而守懸人之命制人之死與之則有勢奪之則失宗廟故諸侯之所欲交天下之所畏也施道足以并兼尊寵足以發號伐之足以崇仁治之足以朗義萬之足以廣地浮之足以為富故諸侯之所好而將相之利也是故自古及今天下之牝以靜勝牡千世

不易處世不變夫何故執以虛受實以無應有不以為大務以為小不以為高常以為卑也是故明王聖主之處大國也危而不以置下而不以求地裹諸侯之國而無所不畏德包諸侯之力而無所不事折節下之以附人意忠廉誠信以先士爽割地東西以招賢俊疾畔力織以裒畜積結縱連横以戒不虞發倉庾散財幣養耆老孤寡振窮達困顯巖穴之士受而不取授而不予柔弱簡易無為而處諸侯雖有貪鄙殘賊驕矜恃力不好順從欲國逆者猶以文武之勢威德之塈靜而下之則彼修身慎行改過自新割地獻寶歸命殺身請為子弟之國藩墻之臣其處小弱也固道而動修理而行富以舟輿寔以甲兵忠順誠素尚朴貴耕織有分不取民有上下和集親如父子君如腹心民如形体國專和一可與俱死上下順從可以鄰市大國之君雖負衆強上權右勢左德下人心如飢虎怒如湧泉不好施予常欲吞人猶以浮天之心獲民之意將相誠信鄰人之助發源泉之蠡揚不測之威辱身厚体竭誠懸命款款惓惓事以清靜致神感精喻心釋意壞怨移禍從與我為妖上而取人者形大勢豐德博權重人之所利也下而取于人者地狹民少權重德解人之所易也故不戰而壞人之邑不攻而降人之城地廣號尊宗廟顯功德流是大國之所期也友于大國接和結親歲有災害則大國憂之鄰國雖

至則大國來之屈一人之下伸萬人之上社稷尊宗廟顯國富兵强人物全濟延于無窮小國之所願也故接地隣境懸權示勢先下先得卑者制倨靜者勝躁屢大之勢小下大得夫何故哉自然之道不可强制水動流下人動趨利釋下任事衆萌為一出于不意此强大之所以亡也故大宜下之

程子風曰委曲關人禮大貴謙中多懷言

汪若舒曰以大事小孟子亦稱此言者亦得此而暢

道德指歸論卷四終

道德指歸論卷五

漢嚴遵撰 汪定國閱

萬物之奧篇

木之生也末因于條々因于枝々因于莖々因于本々因于根々因于天地天地受之于無形華實生于有氣有氣生于四時四時生于陰陽陰陽生于天地天地受于無形吾是以知道以無有之形無狀之容開虛無導神通天地和陰陽穿調四時決萬方殊形異類皆得以成變化終始以無為々常無所愛惡與物大同羣類應之各得所

行善人得之以翕以張清靜柔弱默々沌々仁和淳潤澤虛平大小周密纖微無形玄達萬事以歸無名終始反覆萬物自生動得所欲靜失所患在人之上威德自明堅勝大莫與為讎凶人得之以發以張堅剛以疎塞動以先驕溢以壯夭盛滿以强極廣修大以無疆照察々以榮々顯的々以彰々彊大終小不禍自生動失所欲靜得所傷心憂志削乃反正常神氣煩促趨翕去張謙約而辭卑拘制而體降迫降而窮以憔怛而忠信改容而易節與君子同流定而言臨死而愛身一奉天教改性易情安貧樂困卑賤為常去天致凶视人如玉上比牛馬下列犬羊天網以發自然不聽吁嗟痛哉為戒

甚明二者殊途皆由道行在前在後或存或亡故言行者治身之樞也所知先後大命之所屬也是以君子之立身也如暗如靜若朴若質藏言于心常處玄默當言深思發敬若毀和順時適成人之福應對辭讓直而不飾故言滿天下而不多振動四海而不速連接萬物而不有辭動天下各得所欲其經世也氣志宵冥而形容隱匿居如跛恐俛似不足儀儀濛濛消如氷釋遇時而伸遁世而伏與天同憂中心惻惻計畫不行隨齊及側謙虛止足卑損自牧樂下如水久而不忘下之又下之至于無極天下應之故能有國夫何故哉人之情性惡尊寵惡卑恥損之而益之而喜下之而忧止之而節古今之

適道而人心之正理也賢者既然小人尤甚是故尊長言行事無患矣古之將民何棄之有桀紂之吏可令順信秦楚之卒可令順善故能得其心天下可有不得其意妻妾不使何以効其然也夫爵尊天下富有四海威勢無量尊權擅柄人之所畏也去徒步離卒伍鴻舉龍興起伍天子發道揚德施行所有恩流萬姓光顯祖考人之所利也以人之所畏求人之所利言不實行不敢離視大望祿珍物而進之安車駟馬而載之則是賢者之心叔慼下否玄聖深隱君子不來言行修于內則神氣喻于外然有駟馬之勞寶璧之贊海內之士響應風起俊雄英豪輻至蜂止聖人下之觀多君子古之所以貴此道

者夫何故哉言順天地而不以行合人心而不恃名成而不顯功遂而不有情性自然不以為取將以順道不以為己萬物歸之為天下牢

紅若舒曰視人如王一語開却釋子三藏法門佛經頌兇王鬼王胡義顧淵妙然即人皆堯舜之旨故知三教其理同也

葉蘭縱曰從草木哉玉無有真鹿長舌

為無為篇

神明之數自然之道無不生無有不生有不無不有乃生無有由此觀之憂不生憂喜不生喜不憂不喜乃生憂喜故居禍者得福居福者得禍禍福之主在于無首為之無形聽之無聲無形無聲則深遠故無功之功大而有功之功小有德之德薄而無德之德厚是以聖人不為有不為無不為死不為生游于無有之際處于生死之間變化因應自然為常故不視而明不聽而聰扶天地飾道養神提挈萬物帝國治民解情釋意俱反始真不為生業不為起事不加以仁不施以利教以不能導以無識絕民所樂以順民情縱民所惡以得民

廉子　卷五　四

意也出天傷之戶入長生之路翱翔玄冥優游太素昧昧芒芒莫知其故教若聾聵天下無事味之于無味察之于無形故能分同異之類明是非之情為之未有起之未傾勇功不見智名不稱福不得起禍不得生無福之福興于無教無禍之禍息于無名主安民樂天下太平故生患而憂之受福而求之幾君而死之辱父而讐之陵難而折之作亂而滅之召寇而救之捂逆而伐之勇功見而與天遺智名興而與道反動而民悅者勞而德小為而民喜者為而惠少是以忠信沮壞正事消亡自然伏竄知故翱翔竊功者[illegible]偷謹者彰暴亂者利邪僞者昌是非亂逆天下大傾物失其命家國以衰故善除患者

不若無患之大也起事致治者不若[illegible]之貴也是以君子動未始之始靜無無之無布道施德藏形于玄始于不怒言于不言攻于不敢守于無端威于不武報怨未萌圖難于易治其本根絕之未兆使不得然事不秋毫功如太山為大于細治之縣縣敬而慎之若始若新不為所欲不求所便常興事反獨守其元與時俱並日進無疆雖欲不大事物自然是故大難之將主也猶風邪之中人未然之時慎之不來往于皮毛湯熨去之入于分理微砭取之在于藏府百藥除之入于骨髓天地不能憂而造化不能治夫大事之將興也猶水之出于山也始于潤濕見于漣漣綿綿涓涓流為溪谷汩汩湯湯濟

廉子　卷五　五

舟漂石以成江海深大不測是以聖人之建功名也微故能顯幽故能明小故能大隱故能彰志在萬民之下故為君王威振宇內四海盡臣懸命受制莫有能當德與天地相參明與天地同光故言多諂者事衆而信不可然也心多所易者難積而袞不可推也是以聖人心默而不動口默而不言目默而不視耳默而不聽動如天地靜[illegible]鬼神不為而成不言而信進則無極退則不窮身無識命之憂國無毛髮之患夫何故哉危于不危亡于[illegible]

江蒼鄙曰為無為正前究不窮[illegible]之說不無不有乃生無有七悟敦化川流之與執此以[illegible]中庸其間微思玄義尤為名

也

徐有叢曰道理燗然揮肆而談君平所老古今第一

張汝翦曰渾厖無刻削此兩漢之獨擅

其安易持篇

未疾之人易為醫也未危之國易為謀也萌芽之患易事也小積之禍易要也何以効之莊子曰任車未動僮子行之及其傾覆也顏高隨谷千人不能安邪之未制也一指靡之及其為蜚鴻也靈翼凌雲晉激不能連也胎之新乳也一繩制之及其為牲也羅網不能禁也虎也氣尋數食牛馬飢餓不能離也故滴滴之流久而成江海小蛇不死化為神龍積微之善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是故經體之君無怨無惡將相和一百姓賓伏鄰國交市無有熱賊平易不動上下和集當此之時守之不用威持之不用力無為無事焉之能

兄及至國家將危萬民將殆患害將興萌而未兆當此之時安危在已不在于彼謀之不必聖人愛之不必力士臣之于銑席而患禍已亡矣及至人君失道大臣怨懟鄰國不市百官衰廢禍患已生小積索蓋當此之時賢人深謀生事起勢未動而患危不加而禍碎及至人君失正大臣謀誤鄰國怨恨百姓猶豫患禍已起根本未壞旌旗將與未得人助或合而不結或結而不固當此之時尊賢下衆析肝膽聽微諫求過于己患心不怨謀士底兵未發而散故禍福作于無形存亡生于微妙二者雲錯變動風號屈伸浪浮進退殽亂聽之不可聞視之不可見機巧不能事智慧不能判是故聖人化之以道[illegible]

以身為之亦有治之未肰不買而物自安不養而物自全動與福
同空靜與禍與天寘〻寘〻其觀其源治之未亂正之未傾禁奸之
本制偽之端閉邪之戶塞枉之門萌芽未動形兆未生絕之未見賊
之未存教以無教道以無名知以無知狀以無形治不淂起亂不淂
生天下無為性命自肰夫太山之本本據于陰末託于陽垂枝布葉
華寔青〻大而合抱高達百尋者生于無大成于不為九重之臺
大擬于丘陵百仞之高昭〻寘〻千于青霄者以為卑小不為高大
也故為大者不大為小者不小為高者不高為卑者不卑不大不小
乃生大小不高不卑乃生高卑故為之者不為之跡也不為者為之

塗也是以為成者敗為利者害為生者死為興者廢執所欲者所欲
亡執所思者所思逝執其身者其身歿執其神者其神退故聖人無
為〻之以生萬物無執〻之以制所欲猶工匠之造高臺而天地之
生巨木自肰而已夫道德不嫉神明不賊和無不通大無不克存亡
得從吉凶自淂人窮事敗者積自肰而任智力去其反而廢其處夫
何故哉以求所求而欲所欲夫誠能慎終如始為所不欲守所不處
偽于未元及于未始為君不為有君不有雖君不成物自肰也夫使
神擾精濁聰明不達動失所求靜喪所欲者貨與學也唯能鍊情易
性変化心意安無欲之欲樂無事之事者道與德也是故想道如念

觀思貨如失身思無思之思求無求之求明白四達以學不知打離
萬物以學不能及衆人之所務而歸乎虛無欲不欲而造虛玄學不
學而窮妙極達人之所不能通窮人之所不能測成人之所不能為
有人之所不能淂心志玄冥形容睢〻冋如死尸立如槁木不思不
慮若無所識使物自肰令事自事空虛寂泊身無所與萬物紛〻者
如其覆冠如阜褐泱如巨表崇錯覆置常與物及萬物應之故鄉深
遠天下大憂與神運轉輔天助地不敢生善
江晩柯曰阜褐巨表不識何物

善為道者篇

道德神明清濁太和天地人物君未君根數者相隨氣化連通逆順昌衰同于吉凶道德之意天地之心安生樂息憎惡殺傷故命聖人為萬物王利物受其福不利則獲其恐聖人大懼恐後有患深原所由冀善自肰自肰之樞要在無形何以明之莊子曰夫天地不知道德之所為故可為肰也萬物不覩天地之所以故可存也萬民不識主之所務故可安也四肢九竅不諭心之所為故可全也夫萬物之有君猶形體之有心也心之于身何淺何先流行血脈無所不存上下表裏無所不肰動與異事虛以含神中和外否故能俱全是以昔之帝王經道德紀神明總清濁領太和者非以道生起事開世導俗務以明民也將以鑒民耳目塞民之心使民不得知歸之自肰也是以立民于昭昭而身處乎混冥教以不知導以無形樂山谷飲水食艸不求五谷知毋識父不覩親族沌沌偆偆不曉東西男女不相好父子不相應不賤木石不貴金玉叢生雜處天下一心八極共旨九州同風蠹虫不作毒獸不生神龍與人處麒鳳游于庭翔鳳噦噦醴泉涓涓甘露湊湊朱艸滎滎嘉禾豐茂萬物長生非天之福主知不知而名無名也是以覩知識愚與道同符知愚知智與道同于政教由之或病或利明于病利太平自登明于利病萬物自正是故愚智之識無所不見清天寧地為類陰福衆庶莫見故曰玄德玄德深矣不可量測遠矣不可窮極與物反矣莫有能克玄德之淪同蕩乾通恍惚無形反物之務和道德導神明包萬國總無方六合之外毫釐之內靡不被德紫仁以存性命終天年保自肰也

張汝韶曰自然之樞要在無形此唐民不能咏堯孟子致思于蝗皞巴

江海篇

道德不生萬物而萬物自生焉天地不含羣類而羣類自託焉自然之物不求為王而物自王焉故天地億萬而道王之衆陽赫赫而天王之陰氣濛濛而地王之倮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蹠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王之凡此九者不為物主而物自歸焉無有法式而物自治焉不為仁義而物自附焉不任智力而物自畏焉夫何故我體道合和無以物為而物自為之化是故江海之王也非積德政累仁愛流神明加恩愛以懷之又非崇禮義盧辭讓節智故設巧能以悅之也又非出奇行變起權立勢奮武揚威重生累息百事以制之也清靜處下虛以待之無為無求而百川自為來也百川非闚海之美被其德化歸慕之也又非拘禁束教有界道畫東西而趍之也然而水之所以貫金觸石鑽崖潰山馳騁丘阜以赴隨江海無有還者形偶性合事物自然也由此觀之卑獨之為道大矣百害不能傷知力不能取不戰而強不威而武默然無為與萬物市夫溪谷為卑不為東西故能達而不窮江海處下不為廣大故能王而不休是以明主聖主之欲高民也以自然之性盛德之容恩卑辭敬比如地奉民若天昭然獨知而不可測卑爾獨能而不可源流察悖達而不可塞聰明並流而不可壅不以役物及以淩民故民履之如地託之若神常在民上王土配天其欲先人處窮寵柔垂尊長生久視樂以無患則去志無身以安萬民身勞而民佚身淩而民先在上而民以生在前而民以安民以生故戴之而不以為重民以安故淩之而不以為患是以天下推而上之引而先之喜而不倦樂而不厭故聖人之王也非求民也民求之也非利民也民利之也非尚民也民尚之也非先民也民先之也故能極微通變求衰匡亂以至太平上配道德下及神明淪唐唐命氣氣馳天地駢陰陽夫何故我以去心意而後其身也是故不爭之德因人之力與道變化與神窮極唯棄知者能順其則故王事自然不滑妄起滑之全命持之有理聖知有性治之有道失其理則王事不成去其道則性情不則是以聖人信道不信身順道不順心動不為已然以為人無以天下為天下累之為陋

程子風曰以江海喻人王標示執謙之旨更入又玄之室

天下調我篇

物有同而異有異而同有非而是有是而非此君子之所以無惑而衆庶之所以憂悲也何以效之莊子曰夫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之死生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玄聖之與野人也同容通者之與閉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此數者中異而外同非有聖人莫之能明是以天下孅䢆眩耀結構紛謬是非是以聖人似不肖夫何故我淳道之士外亡中存學以寂情為以治己寞而若虛渾渾冥冥若無所以容貌言訥貌朴而鈍情達虛無性淡無有邪淌無為若無所止遁名逃世與神卧起執道殿和物無不理不合時俗與天地

交衆人偕為以直為醜殊途異指謂之病矣夫小人則不然博學多識以釣智名興行顯功以疑仁賢詐世治俗飾辭盛容卑体阿順以揄受恩先指承意以穫衆心朋黨相結多挾賊人勞先而祿重功寡而爵尊國貧而家富主微而身貴勤權生変窮乘威埶名號隆盛震動境外憍者暴逆縱恣不制順心而畢情恃而奪動衆民命靜生物織張目而物傷開口而民害此時俗之所榮而世之所謂肖者也若然者道德所離神明所去天地所憎陰陽所惡物類不比民人不附動無所不終靜無所不浮生為患害死為福喜衆俗逆妄漫以相導所患者微其日甚久故淳道之士則不然体虛積慈視物如己搶形促客歸于纖微玄默託淺不為物先谷和順理以芸自然動靜與衆反出入異門戶不以勇勇故不怒而天下恐不以廣廣故不施而天下往不以先先故不害而天下長是故出慈入勇出儉入廣釋淺且先反和逆神動違自然福與之遠禍與之隣大命以絕神氣散分天地不能安道德不能存臨死不覺怨命尤天非命薄也非人賊也安憍樂埶殷道而尚力也夫慈之為行也甚和以真動淳人力靜合天心卑損弱小為萬物君匡世救俗和順天人戰不可敗守不可攻夫何故我天地並生変化無窮方戰之日地為之動天為之震天降変怪地出夙盲鬼神並見為敵起殃禍我將相助我萬民怒我士卒以

空群生牛絕其芻馬絕其糧飛禽折翼獸下而行虎兕可戰攫鳥可將數人驚恐伏甲突兵故賢佐聖將之立身也不强不大不堅不剛柔弱畏武數即消亡戰則損心外意崇体和平辭小託淺動靜應天不以恤恕怒不以武興兵其欲勝數常以及行計運無形以收數神動因彼之所有変因彼之所為反之覆之以慶其奇故使彼邪我正彼言我聽彼怒我喜彼動我靜開其所利以利其命用人則下之以言示之以利陳之以誠使之自至是以不爭不求以淳民意以順民心秉其要忌彼人離散而我順比數欲不亡而不能我欲不存而不得當此之時道為之無德為之始神明為之太和為紀清濁為冢萬

物為子，三光為佐，四時為輔，靜為物根，動為化本，物類託之，無有息
然，德與天齊，久而不殆，自今及古，聖智之道，變化終始，自天而王，皆
由此矣。

汪鳌舒曰：名平手筆與越絶書相近，而漢人変調

道德指歸論卷五終

道德指歸論卷六

漢嚴遵撰　汪定國閲

用兵篇

道無不有，無不為，體和服弱，括囊大威，生育羣類，莫有能為，無有
形象，無萬物師，得之者安，失之者危，天地體之，久而不衰，何以效之
莊子曰：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而不陰，萬物不成。由此觀之，有威
無德，民不可治；有德無威，宗廟必傾；無德無威，謂之引殃，遭運時変，
身死國亡。故人主者，國之腹心也；兵者，國之威神也。夫天地之間，萬
國並興，小大愚智，皆願為君，智盡而服，力屈乃窮，非有餘力，而屈勝
樂為人臣也。是以明王聖主，故道效天，清靜為首，和順為常，因應為
始，誠信為元，名實為紀，賞罰為剛，左德右威，以懸不祥，天下仰制，莫
能毀傷，故國可保而民可全也。夫德之與兵，若天之與地，陰之與陽，
威惠文武，表裏相當，隱之玄域，不得已而後行。故人君失道，好戰自
損，正事不修，邪事作起，强大驕奢，紀綱弛離，琢宮室，盈飾狗馬，高
臺大圃，穀色在淺，剝層忠諫，尊寵奸，好簡傲，宗廟欺侮，諸父残賊，暴
虐孤人，稚子及逆天地，刑戮陰陽，黙剝道德，破碎神明，和順潰濁，変
化不通，冬雷夏霜，萬物大傷，縱橫擊詭，圖不祥，大國驚怖，小國奔

亡老弱離散啼哭而行天下憤怨萬民思兵相率而趨我爲決行夫何故哉惟彼先祖皆有神明之德通于天地聖智之勞加于萬民故剖符丹書受土賜姓列爲君王光顯祖考業流子孫是天地之心萬載之功而繼体者不務保身慮勤學精鍊神修道行德以奉其先乃忽小善而易小惡日以消息月以陵遲宗廟崩弛國爲丘墟族類離散長無所依鬼神飛魂無所棲息乎嗟夫豈不哀哉是以喻我豪俊說我士卒卷甲韜兵且令休息激後心移幸于反覆改過自新交容易則遂往不及爲天下賊百姓窮極財殫力屈海内之憂日以長息蒼天降應禍集其國雖欲未誅伺朕不得天人同心我不能赦故事

爲而神否身往而志還形及我志事逆我身悲彼先聖傷彼萬民無罪于天遇此何辜雖曰忽朕民命在兵發號申令效以信誠先服者賞後服者傷小下者利大下者昌壞邑者削降城者封城邑不下未赴勿毫有罪者免有能者官老弱得養死者得葬德澤洽濡恩愛流行慈惠和結衆情莫揚然朕爲之神氣相通彼三軍與我同心欲爲我使道爲我工敎我以其計慮告我以其地形因彼所有奇變乃通法律不苛險阻空虛天人相得朕出若神前無留欽討誅不爽敵雖衆多與我搆陰兩軍相拒前若絕人戒雖萬全敵不可易易欲生恐亡時失利福去禍來爲于所作是故誰護天祐得人之助猶守之以愛持之以畏出險乘虛宿舍有備未息處便必依水艸塡隙塞汹無敵相距夜運無形奇出無朕錯勝無窮攻戰無方深微窅窅變化無始自我親近不知我之所爲彼之知力何得于己故在家者晏然而樂在師者欣然而喜人懷至誠若爲其子去家越境若衆起市然群力織纂休畢起奇入模列不敢獨有以供師徒如奉父母懸權爭勝敵人不起未戰而海内正不攻而諸侯下天地所覆載日月所照觀皇皇翼翼各安其土夫何欲哉慈哀發動因天之心不敢由于我也

汪若舒曰老子談道德多半言兵後儒謂其虛無之過流入刻薄太史公遂以韓非同傳非但不知道德亦不知兵矣威德文武表裏相當誠看君平是何詞論豈不高子長萬孚

言甚易知篇

夫無形無聲而使物自然者道與神也有形有聲而使物自然者地與天也神道蕩蕩而化天地默默而告蕩而無所不化默而無所不告神氣相傳感動相報及論虛無甚微以妙歸于自然無所不導故言言之言者自然之賊也為為之為者喪真之數也無為無言者成功之至而長存之要也是以聖人言不言之言為不為之為言以絕言為以止為絕言之道去心與意止為之術去人與智為愚為慧無知無欲無欲則靜靜則虛虛則實實則神動歸太素靜歸自然保身存國富貴無患羣生得志以至長存此言之易知而事之易行者也

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也夫何故哉世主好知務順其心不覩大道不識自然以為為為以言言言息知生事以趣所安寢以為俗終世被患性変情易深惑遠迷精濁神擾外實內虛强默生恣强靜生患故視之而不見告之而不聞非以自娛以為不然夫聖人之言宗于自然祖于神明常處其反在默言之間甚微以妙歸于自然明若無見聽若無聞通而似塞達而似窮其事始于自然流于神明常處于和在為否之間清靜柔弱動作纖微簡易退損歸于無為虛無以合道恬泊以處生時和以固國玄教以畜民養以無欲導以自然贈以天地賜以山川富以年歲貴以有身虞以無憂寧以無患無欲之不得無樂之不存民若無主主若無民忘于智力依道倚天萬國和順并為一君是事之盛而業以隆者也而天下謂之不然夫世之異我知者非我道小而不足以知也又非我之事薄而不足為也又非世之好敗惡成喜禍樂患而故不我從也天性于我及情欲與我殊智陷于情欲終世溺于所聞神氣不我我而心意不我然故其明不我能見聰不我能聞是以深言反而笑謗大行遠而得獸獨見之明不悅于衆夫至論大言者總百変要萬方制判毫釐之內明顯虛無恍惚之外周密無間歸于溟昧此乃小節之士所不能聞而隅曲之人所不能逮也夫鴻鵠高飛終日馳騖而不知宇宙之外制法之人拘

教之士累年學問終日談論而不知道德之大也且神明有所不能領天地有所不能理況乎守衆庶之論不覩大要之所由不亦宜乎是故衆俗之所薄賤而得道者之所獨遵也是以聖人知而弗能能而不任仁義而不以為號通達而不以為名堅强而不以為顯高大而不以為榮言不可明動不可形心若江海志若蒼天廢為以立道損善以益性寂然蕩蕩莫之能明皎然昭昭莫覩其情類然默默魁然獨存薄外內身賤己卑名去衆離俗與道為常

吳澄未曰爭魚者濡爭獸者趨以為至言去言至為去為此非所明也言甚易知本于自然乃足相明耳

張汝韶曰歸昔無為毋就離合可為卮言日出而不離于宗此書
或以為子家常談是未深研老氏者矣

卷六 又五

江蒼舒曰強然生故雖静生患剥入無為豈是諸家之解老
張汝韶曰忠於知力休道与天如此又何不易知

卷六 又五

知不知篇

道德之教自然是也自然之驗影響是也凡事有形跡取舍有影響非獨萬物而已也夫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不生無而生有覆不生覆而生反故道者以無為為治而知者以多事為擾嬰兒以不知益高年以多事損由此觀之愚為智巧之形也智巧為愚之影也無為遂事之教也遂事為無之響也巧智擾亂之羅也有為敗事之綱也故萬物不可和也天地不可適也和之則失和適之則適適弗和也而後能和之弗適也而後能適之故安世不知見亂世不知治若影隨形無所逃之也不動求響無所得之也故知

而絶知不困于知不知用知亦不困于知其所以不困則異矣而於為不困則一是故聖人操通達之性遊于玄默之野處無能之鄉託不知之体寂若虛空奄忽如死心無所圖志無所治聰明運動光耀四海塗民耳目示以無有危厨不形殺色不起知故不生禍乱息矣不言而守內治無為而天下已民俯而無放仰而無効致慈中正各守醇性惘惘洋洋皆終天命死者無謚生者無號若此相繼億萬無量其次情無所樂性無所喜心無所安志無所利疾不知孝病不知弟既不睹仁又不識義無有典礼守其真幹一如麋鹿一如鴻雁不在憂喜亦不離乱若盲若聾無所聞見主無宮室民無城郭國無制

令世無恥辱病故不病與道相託不言不為威德自作天地和順渾沌磅礴溷濁流煥若徽客人物皆愚歸于寂寞動無形靜無圻埒生民俱昌天下熙熙亡于小利而享大福默而治者計不能計而度不能度無以效之夫道德廢淳朴亡奇物並作知故流行禮節起分度明萬物有條貫百事有紀綱封疆畫界治邑屋州鄉里國有忠臣家有孝子錄內略外雙身為友損彼益此務以相孕疆大重壘小弱亡有郊祀天地名山大水封于太山禪于梁父流漸相承或然或否斷獄萬數黥人溺道臣殺其君子殺其父亡國破家不可勝數天下享其知故之利獲其死亡之咎由此觀之絶知為福好智為賊亦

明矣故使有德之君変志易心生息萬事以教民禱祝請福以至大治者自然不聽也使彼亡國之君廢智去欲絶為止事修道行德棄其心意而欲死亡者形亦不退也是故趨舍廢置王道之形殺也吉凶存亡趨舍之影響也夫聖人所以能動與天和靜與道合既能保身又能全國翱翔乎有為之外優游乎無事之內取福于纖妙之中而舒之于四海之外喪明者之目杜知者之口塞聰者之耳斬巧者之手與時相隨與和俯仰不為而自成不教而民治恩加走獸澤及飛鳥者以其損聰棄智廢為而任道也是以順情遐欲窮極心意動尊天地靜陶萬物神靈在己不察不燎身不降席而萬國自偶雖欲

不亡自然不置也
汪翁舒曰嬰兒以不知益高年以多事損錄內略外變身爲灰動
無形齊靜無折撓語自古割又惘惘洋若昏終天命又無有典
禮守其真幹一如麋鹿一如鴻雁又生民俱昌天下啞啞俱色
饑自逸

民不畏威篇
道德之旨神明之務太和之心天地之意禍莫甚乎亡福莫甚乎存
非獨天道人物亦然故存身之道莫急乎養神養神之要莫居乎素
然常懼憂畏慄慄震震失神之術本乎縱恣喪神之數在乎自專故
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地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昌衰吉凶皆由
已出不畏乎微必畏乎章患大禍深以至滅亡憂畏元始至乎無形
戒慎未兆其道大光動得所欲靜得所安福祿深微論乎無方正言
若反明而若晦遼遠澒洋莫之能聞同命在我何求于天至福似禍
大吉若凶天下醉飽莫之能明是以世俗見近聞淺不識窅冥之道

敎于微妙之常塞于神明之理察于毫毛之利不覩丘山之禍肆情
行態無所畏忌言順所然行順所喜力能而取心順其無憍奢恣睢
自專損已忠信所愛欺殆父世僥激天地簡傲其主將順情欲以逆
天道故起巧立名以待其身施患流患以獲大殃道福天外追患四
海福德求之不能得矣患弃禍馳無所逃矣大威以至乃始爲害當
此之時道德不能求天地不能解非天之罪也乘高喜大負威任勢
忘憂失畏不死于已也故憂于身者不恐于人畏于已者不制于彼
慎于小者不懼于大誡于近者不悔于遠是以不小其位而臨之以
敬不薄所處而學修其禮不苦卑微而畢其大始不厭困危而絕其

所以樂窮如達安死如壽雖欲且留亦不得久何以明之莊子曰天地之道始必有終終必有始陽氣安于潛龍故能鑠金陰氣肅于鷙霜故能凝水木卷秋毫故能百尋水樂涓涓故能成海飛禽逆于卵鷇故張翮舉此預于胎鞹故能遠走是以聖人智達無窮能與天運變化運動洞于大常猶以積德重厚韓心意隱聰明晏于涸乾畏于無形竄端匿迹遁類逃清萃于靈無歸于玄寞身處天地而不自高德大陰陽而不自彰託微處寡後下帝從飲食無味不擇無文方于自飾志不敢淫秉道操德與物浮沉養民如子遇賤若貴從歸之天功移于人天下辭讓因厚固深故禍不能禍而患不能患福不能

逃而德不能亡非道有私而天地備也戒始慎微和可必信奉道順天與物相參要畏得意安樂困窮哉既安仁求之于身

汪蒼舒曰至福似禍大吉若凶天下醉飽莫之能明醉飽二字寫盡世人痴態越絶書亦不衆人營營盡欲富貴莫知其鄉又通禮天外追蹤四海語奇

勇敢篇

天地之道生殺之理無去無就無奪無與無為為之自然而已正直若繩平易如水因應效象與物俱起損益取舍與始終事深淺輕重萬物自取殊形異類各及其所生為殺兄殺為生首二者相形吉凶著矣故知生而不知殺者逆天之道也知殺而不知生者反地之要也故喜怒有分生殺有節受天之殃得地之罰當怒不怒子為豺狼弟為兇虎當開不開妻為敵國妾為大寇當殺不殺受天之害為物所制當喜不喜蒙天之災獲地之咎當生不生人君失國庶人沒命故君子殺民如殺身活民如活己執德體正不得已而後取存身寧

國在于生殺之間生殺得理天地佑之喜怒之節萬物歸之故劉京質直操摯深酷疾邪養正勇敢先失達于守戰明于開塞長怨愛快安靜樂殺便國利民不避彊大威振百蠻權傾境外得萬之半也宗前畏敬恐情稍言深思遠慮臨正討慾務長寧和恃孝積恩利而不害以明其善與而不奪以顯其名賞而不罰以立其惠生而不殺以成其仁得善之半凡此二功勇敢均計策殊馳射身相非與天地意與地異心奮情舒志各肆所安或以千乘亥為亡虜或以匹夫化為君王故物或生之而為福或生之而為禍或殺之而為福或殺之而為賊二者深微莫能窮測故生之而為福者天下之所佑生之而

為禍者天下之所惡也養天下之所惡者傷天下之所佑養天下之所佑者傷天下之所惡一反一覆或為玄德一覆一反或為玄賊父事天地子孫是得故長養而沒世罔者生當生也生物而沒亡者生當亡也殺戮而福至者殺當亡也長物而禍來者殺當生也天之所惡不敢活也天之所佑不敢殺也天之所損不敢與也天之所益不敢奪也是故敢于不敢者之敢動與天同符靜與地同極天心所惡莫之能辨夫天地之道一陰一陽分為四時離為五行流為萬物精為三光陽氣主德陰氣主刑覆載群類含吐異方玄默無和正直以公不以生為巧不以殺為工因應萬物不敢獨行吉與之吉凶與之凶損損益益殺殺生生為善者自賞為惡者自刑故無為而物自生無為而物自亡影與之交響與之通不求而物自得不拘而物自從無察而物自顯無聞而物自情故不爭而無所不勝不言而無所不應不召而無所不來恢恢蕩蕩無所不圖恍惚之羅設而無狀之綱施流淫濟溪遠邈留遲寂寂無間與物推移故在前而不可遠在後而不可先靜作而不可閒進退而不可見然始禍福吉凶自及非出天外莫之能適也

汪若舒曰子為射狼弟為兕虎妻為敵國妾為大寇一部韓非隱隱迸出

張汝韶曰立德立賊結論卻險嚇人
徐有燕曰實堅入剛其筆挺挺

程子風曰存身寧国在于生殺之間此黄老最秘之旨即所云操刀必割者也

民不畏死篇

人之性情不知而忠信有知而誕謾淨意而安寧失意而圖非窮困而輕死安寧而愛身何以明之莊子曰夫嬰兒未知而忠信于仇讐及其壯大有識欺紿兄嫂三軍失意則下乞虜窮谿之鬪不避兕虎其性非易事理狀也由此觀之民心不淨性命不全則號令不能動也憂愁慘怛樂非輕死則刑罰不能恐也是故好知之君厭世勞民恭燎天地除禍去患招善請福禱祝鬼神変化萬事動以悦民寡知之新王有仁賢違天之象專任人心以所見為明以所論為當廢名實背事情道理塞而非禁興天下大擾百姓遑遑勞苦疲極困窮生

亡敗敗者榮而有功輕死者肥而安寧積善者瘦而多憂畏法者飢而多患寡弱者苦而思死衆强者樂而君王是以天下趣名爭勢不計是非析毫剖芒視死如歸乃始告以峻法嚴刑則是禁以所易而制以所輕也故刑戮並作姦邪不止賞禄施行而大臣不死萬民不附諸侯不市國非其國身非其身也是以聖人之牧民也人主無為而民無望民無獲而主無喪也其業易淨而難失也其化難犯而勢行也其衣易成而難敗也其食易足而難窮也故天下除嗜慾歛樂生惡死者皆重其神而愛其身故刑可制而[illegible]禁也是以俊雄英豪遵道之人不敢作福不敢起威故法立而不[illegible]設而不用夫何

故我身重天地物輕鴻毛法峻嚴刑知不敢淫也是以帝王之道無事無爲目無所見耳無所聽心無所圖口無所言前後左右各有所任因應以循安其成功挨以所懷歸以所行爵加明主祿施進賢作福者身死窮威者宗亡百官赴職主無與爲釋臣任主則疏遠隱匿親近尊顯君道隔塞政事亡矣威嚴兩立邪僞並起陪臣陛進君子淨登君之威勢滅而不揚姦雄豪特令行禁止百姓冤結爲方失理忠臣怨憂佞巧大喜名寔失當賞罰妄舉是猶使屍起哭而代大匠斷也夫死人無爲而子弟悲者以爲死而不爲哭也不與方圓而處大堂者任大臣而身無作也使屍起哭則哭者亡主人代匠斷則功不成是以明王聖主正身以及天謀臣以及民法出于臣秉之在君令出于君飾之在臣臣之所名君之所處臣之所事君之所謀也臣名不正自喪大命故君道在陰臣道在陽君主專制臣主定名君臣隔塞萬物自明故人君有分舉臣有職審分明職不可相代各守其圓大道乃淨爲事自明察耿無事無所不魁臣行君道則滅其身君行臣事則傷其國

汪蒼舒曰死屍起哭則哭者亡是謂世皆屍也莊子云以爲養爲是謂弊侯爲鳥也毒罵千古而人不知

道德指歸論卷六終

諸子褒異集目記

海寧汪定國蒼舒氏選　嘉禾吳爾升雲耕氏參

第六卷

烏妄攫有師具㧙自㦤毁頑也勿姿敀遊妄奔傷𨑊怒䟽圯度手踊
于九靡笙口口躬協于義靡夯口也俾惟曰甫田弗惹去厥莠大壁
弗惹去厥璥辰肆于觀游亦惟割于乃懿門俾惟曰吳大也墻底壞
胎杪宂裔木杗朽胎逌盡辰撿于厥身亦惟光于乃令德㚖𥈠吾于
朕觀口口口口口口口暬戒勵劍朕觀惟辰迹迹蒷也所指者蒷不必及躬而射
在其中可謂善諱矣射口疚撕于時函恔俘首舒曰叔成氏猟事奇

右九戒第四

張汝韶曰若九若納緱錫俠警惷惟意索句不句模此古人絶奇
之筆周秦不得辨此况本魏耶

口𠃊口口𢦏聘玉籍芳報如㴱罔藉惟惟曰侯乃已敘芳奚席于寔
人侯口口𢦏贈元毛報如㴱口口錫實以㓑悱𢦏滋遅賦無衣于時
辰期于江門奄雖蓮罔逆碎迺也侯口口上國之香龠口蟲香辰易
口口口夢月墜于前興賦詩曰明月㶕兮何以有翰兮嚀曰匪覌兮
逌卬之䧟兮口口𢦏猷箴嘉旃口口𢦏有松丘之志口口將會曰侯好也俾俾
跋乃曰寡人弗德幼弃于𢦏前杜嗣惟多很玆㤖乃以薄芍揹何有
卯弗有家人將弗有渙匪丈疇乂厥中罔中惟乃中厥行罔行惟乃
行厥言罔言惟乃言若苗方前弗耕弗耘弗有族成婺若雞方卵弗
伏弗適弗有晨寡人侯媓惪柳姓媓惪侯六時依丈之松丘時鼈家

人觀觀饒譽從丈苦𢦏弗苦何𢘫之而𤇾𡊮之菰腆服班𡊮卸培會
何弗苦也肆當之瞶其圓也去于辰𢦏請庆于西殿侯䰟盈馬弗格惟錫
醴餅餅餹𢦏還弗瞑眩弗克樹侯聆霮嗎以謚錫𢦏穿䘮彰也丕席
筓也命寓口口命空于期門弗遣口口口口廿露降于時辰奏樂名
曰玉華也曲名靡辰周秦盛口口合諧侯古寶古圜二辰錫𢦏一辰易
如香口口口口乃會八乙卯甲子侯月會丙子丙辰侯日會癸亥戊
辰侯歲會侯時會二戚以戊子尋好也𢦏辰奏箴牒匪攸匿朕以服
辟泄也口侯口聘𢦏元王上壽口誓也錫書弗藉善聿書曰觀恂立誓
𨑊周底貳攸貳于厥中有如大江于厥内宮昭告皇天口口口既而

賦大車之未章蕆于盟府口口侯曰寡人惟非回也治而曰亂也又言若若本疢
匪葉馬有瘳背寡人將以仲秋之望口口錫𢦏宝璟秬鬯一卣𢦏拜
錫口口望不果背奏書寓悦𢦏肅對曰衆𢦏遊個或布厥悕𢘙乃射
逌於游射恂失德展乃皇天置介俾觀觀其乖合𢦏展嘉天之賜自
玆迄玆靡有忘賜胎卬命𢦏背寧甲子遁侯小罔大夫厥胎衆𢦏展
慽于古有姦㑹𢦏慽姦斷厥𢘫覆射于令德垂褆于子孫顒門于𢦏
葉慽乃蘊于乃躬靡禐鮮玆侯曰監空巽辰豈胎袁胎易𢦏玉莫巳
腯玆淫𢦏背莫巳葯口秪乃射莫罔術玆睽衆逖莫罔人良苗恒眛
秋禐晴風恒眛于㳟而首瑊末否鮮末肰𢦏焉疲乃終以慽寧靡

之式栩厥顯岡相咎々侯韓予攸弗辰或咎乃允若乃告予誕大也

視諕籍右人厥一人辰僭弁若降厥心弗朝卯岡益厥一人逝越參

若商厥心辰在若々何貪若其靡曰寧逝乃心九一予紓背厥罔謐

肖誕二辰在予關亦罔光九若乃告予誕視子惠乃微柔穫乃徽言

服乃慇即漫逖乃微言辰異烏呼乃射幻申盬厥門又我戕忠哉人骨禱

張皇匪乃之臬慶尚惟背世肯以有什文此章口口會不口口也

右慨言第九

程子風曰訊辭胣一耶綱約敚一耶語出環而徙庸法通庫而入

潛作此文者當有哭鬼之祥讀此文者不少飛愧人嘆

七

已巳呂會于呂圖弗至口口庚午我申歎朿越石志遇也款刻也口口口米口

事口口口口口口口越夏五月口口越口口口口寅籍詩勝我志服也其一曰

雞鳴歐々我也明燈皆々音制摩彼華衾彼珠之詳之三戴在是簿言賬

之爛矣初製賦也三戴而若初製示不寢也口口其二曰方剏伊何榜人擊鼓其鼓橦

橦歷我江游思子不見跨肽獨舞賦也口口口口衛角也其三曰昔我遊于菑

菑歲雖今我懷子有蒲參差日月疾邁永矣我思賦也口口其四曰青々

綠竹陰我宮墻馥々幽蘭發我堂廂右廂堂之左安得覩子篤以兇髡賦也

其五曰曰汙卯手于彼清水丹魚羣游衎々其體彼何修斯天佑之

祉賦也美佑祉于魚蜉乙不大也其六曰歷觀壹門以眺玄里楊柳方々倉庚嗕止

䮿乘行雲言覲君子賦也

右志服第十

汪蒼舒曰不作尤射文而作尤射詩章法亦大變矣至其賦體清

劉屬言渺遠又似周䇿

六月口口我尋盟虎錫書曰赤帝肆垂金石具沕請紓厥會商弗果

覩若賓監侯厥攸什我趯闕文　汪蒼舒曰書辭與

右赤帝第十一

口口口口錫我紫綃之幃黃金飾口秋口口寔盟我弗豫于時曾侯

斬好闕文斬求也

八

右紫幃第十二

癸酉歸我以承澤口口乙亥錫我服屬觀也賓器冬至口口口日卜夢

其繇曰有女孋娍坐彼虎子々有窺厥牖辰侯吉士卜人曰有一有士

陰陽協也虎子威始也窺牖通明也陰陽既協威始而通明岡弗吉

尤利于射于時又娛射觀游我我之口口口內子錫我菡萏鴛鴦璧

幃觀造也躬視其造口窒重也口口口口闕

右承澤第十三

十一月口口我卜會其繇曰吉棠其殉觀光于朝卜人曰棠殉合也

觀光于朝丕廢我敦其繇曰　者其香侯合々止曰已合也而芳在

袁子

袁準

交接廣而信寡乎友祿厚而忠寡乎君

歲在申酉乞漿得酒歲在辰巳嫁妻賣子夫盛衰更代豐荒相半天之常道也

小民髮如韭剪復生頭如雞割復鳴吏不必可畏從來必可輕柰何欲望致刑厝乎

汪蒼舒曰袁准字孝尼陳郡夏陽人魏給事中正論二十卷正書二十五卷唐志儒家

蘇子

蘇彥撰

天子坐九重之內擁塞其門旒以騎明衡以隱聽焉以抑馳

人生一世若朝露之託于桐葉耳其與幾何

蘭以芳致燒膏以肥見燕翠以羽殃身蚌以珠破腹女惡娥眉士惡多已由來尚矣

房聽者趙之賢人立東門之外有行商車轄亡飛告之商怒曰吾轄自亡何須汝告夫患加于己而反怒之吾欲比之草木艸木有心矣

汪蒼舒曰唐志蘇子名彥魏人王伯厚誤以為蘇秦

杜子

篤論

水性勝火，分之以釜甑，則火強而水弱；人性勝志，分之以利欲，則志強而性弱。

日給之華與枽相似也，枽給寔而日給零落，虛偽之言與真實相似也，虛偽敗而真實成。

體論

夫人臣猶土也，萬物載焉而不辭其重，水濆汚焉而不辭其下，草木植焉而不有其功，衆修之業其上，在于不言其次，莫如寡知也。故諺曰：使口如鼻，至老不失。

汪蒼舒曰杜恕著體論八篇以為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之體論又著篤論四卷恕字務伯為幽州刺史

姚子 士緯

姚信撰

孔文舉金性太多，木性不足，背陰向陽，雄倬孤立。

琴瑟張而鄭衛作，五色成而黼黻生。

絲俱生于蠶，銅都出于石，作繒則賤，作一則貴，鑄錢則小，鑄鐘則大。

孟軻驅世事于仁義之域，行者步中正之塗，若使南游蕪林之民。

崑山無攻玉之工，則明珠不御于椒室，美玉不佩于桂宅。

經漸東之水，歷繞翰之沙，趾跂高下不可踰。

汪蒼舒曰姚信吳人著士緯新書十卷唐藝文志名家

唐子

唐　湊撰

有父不能孝有兄不能敬而論人父子之義兄弟之節猶彎弓而自射也

舟循以則進違人順路則不迷

佐鬪者傷預事者亡

鷹隼卑飛鳳凰遠逝小人成列君子深藏諺曰脂粉雖多醜面不加

青澤雖光不可潤州

君子不以爲行易操不以衣昧失容夫自有高世之名必有負俗之累有絕群之節必嬰拂世之患白賈擬蒙魚目似珠邇聽遠望無不亂也

人性若一孝則無所不包猶樹根一植百枝生焉

古人目短于自見故以鏡觀形心短于自治故以禮自防

大木百尋根積深也滄海萬仞衆流成也淵知達洞累學之功也

或問齊桓晉文優劣唐子答曰論功則桓見而文弗論德則文見而桓弗

汪芳舒曰此數則比意雅增出前人得一二句自以爲奇乎乎外乃自欣焉有矣

唐子

唐湊撰

斧見食笋歸煮竹根

禍福相轉利害相生如循環而還旡耳其作不可見其端不可覺

人多患遠見百步而不自知眉睫知眉睫者復不能察百步也

君子守其伏待遵時不容雖有詘辱之恥幽垢之謗猶傷體毛耳

良將如山如淵人不知其威亦不知其歡

汪芳舒曰唐湊字思潤生吳太元二年

伏愚子仇國論

因餘之國小、而肇建之國大、並爭於世、而為仇敵、因餘之國、有高賢卿者、問於伏愚子曰、今國事未定、上下勞心、往古之事、能以弱勝強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恆多慢、處小有憂者恆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人養民、以少取多、句踐恤衆、以弱斃強、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強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為界、各欲歸息民、張良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尋帥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國、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邊陲、覬增其疢而斃之也、伏愚子曰、當殷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而取天下乎、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強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肇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為大王、難為漢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縱橫、出入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濟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不及、

譙周本傳云、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性推誠不飾、無造次辯論之才、然潛識內敏、蜀記曰、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況左右乎、

傅子

傅子　玄撰

管寧上書天子，且以疾辭曰：臣聞傳說發夢以感殷宗，呂尚啟兆以動周文，以通神之才，悟于聖主，用能匡佐帝業，克成大勳。臣之罷朽，實非其人，雖貪清時，釋體蟬蛻，內省頑病，日薄西山，唯陛下聽野人山藪之願，使一老者得盡微命。

詔書問青州刺史喜寧為守節高乎，審老疾尫頓耶。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為州吏，與寧鄰比，臣當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年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祭祀，輒自力強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特加觴，泣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澡灑手足，闚于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以旬生長潛逸，耆艾智衰，是以栖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為守高。

傅巽字公悌，瓌偉博達，有知人鑒，在荊州目龐統為半英雄。

靈帝時榜門賣官，于是太尉段熲、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張溫之徒，皆入錢上千萬下五百萬以買三公。熲數征伐有大功，烈有北州重名，溫有傑才，陵能偶時，皆一時顯士，猶有貨取位，而況于劉囂、唐

珍飛鸝之黨乎

劉先主歎遠周不疑巴學，巴荅曰：昔遊荊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甥摧鸞鳳之豔，遊燕雀之宇，將何以啟明之哉。愧于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

漢桓帝時，大將軍梁冀以火浣布為單衣，常大會賓客，冀陽爭酒失杯而污之，偽怒，解衣曰：燒之。布得火，煒燁赫然，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若用灰水焉。（布自人与事非佳百）

太原黃塚破棺中有一生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送之京師，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塚上櫟木可三十歲，不知此婦人三十歲常生于地中耶，將一朝欻生，偶與發塚者會也。鳴足何以服，難足何以所服所，吾不知也，何況問天地乎。

漢末一筆之匣，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文以翡翠，此筆非文犀之楨，必象牙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繡之衣，踐雕玉之履。

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

智惠多則引血氣，如燈火之脂膏，炷大而明，明則膏消，炷小而闇，闇

別青覓之則係久也

汪容舒曰傳玄號鶉觚北地人為晉司隸校尉集經去大國之說

評斷得失各為區別

張汝韶曰所著馬先生傳尤佳

幽求子

杜夷

嘗其夢時觀山念木或志在舟楫因舟念水因水念魚

臨觴念感則甘旨失調對饗思哀則嘉殺易味

衆以服霜見髮驚以當着見覩

獵若嗜肉不多于不獵及其淩岡巒赴谿嶺而有遺身之志

汪容舒曰晉書杜夷字行齊廬江人懷帝時舉方正著幽求子二十篇

符子

許由欲觀帝意，謂堯曰：坐于華殿之上，面雙闕之下，君之榮願亦已足矣。夫堯曰：余坐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于棟；余立櫺扉之內，雲爲而雲生于牖。雖面雙闕，無異乎崔嵬之冠蓬萊；雖背墉闇，無異乎回巒之榮觀。余安知其所安榮。

羿嘗與吳賀北遊，見雀焉。賀命之射，羿曰：生乎？殺之乎？賀請射其左目，羿中厥右，恥之，終身不忘。故羿之妙中高出天下。逢事夏王，王命射于方尺之皮，徑寸之的，曰：中之，賞子萬金；不中，則削十邑。羿援矢而色蕩，射之不中；再之，又不中焉。王謂傅弥仁曰：斯羿也，發無不中，而今也不中，何以？對曰：若羿者，喜懼之爲災，而萬金之爲患也。人能遺其喜懼之，去若萬金之患，則天下無愧于羿矣。王曰：善。乃今如無欲之道矣。

大伯將讓其國于季歷，謂其傅曰：太王欲以一國之事而以嗣我。上其義之者問：聖人也，不君一世而萬世以之；君不貴一代而萬代以之。貴吾焉能貴乎？不國而聘乎萬代哉？乃去其國。

太公渭釣隱溪，五十六年矣，不得一魚。季連往見之。太公渭恐君隱崖，不餌而釣，詠俯吟，及其釋竿，勝處。季連曰：釣所以在魚，無魚何釣？公曰：不見唐王文之釣耶？吾方之猶一日也。

周人有製重裘而好儉，蓋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爲少牢之膳，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于重丘之下，羊相呼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製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則？周人之謀失之矣。

史皇產而脈壽，羿左臂修而善射。

鄭人謂展禽曰：暴聘夫子，夫子三黜無憂色，何也？答曰：春風鼓百草敷蘇，吾不知其茂；秋霜降百草零落，吾不知其枯。茂非四時之悲欣，榮辱豈吾心之憂喜。

符子

東海有鼇焉，冠蓬萊而浮游于滄海，騰躍而上，則干雲之峰，邁于群岳；沉淡而下，則隱天之丘，潛于重川。有蚿蟻聞而悅之，與群蟻相要乎海畔，欲觀鼇之形。月餘，鼇潛未出，群蟻將反，遇長風激浪，崇濤萬仞，海水沸，地雷震。群蟻曰：此將鼇之作也。數日，風止雷默，海中隱起如岱。蟻曰：彼之冠山，何異我之戴粒也。逍遙封壤之巔，歸伏乎窟穴之下，此乃物我之適，自已而然，何用數百里勞形而觀之乎。

桀觀炮烙于瑤臺，謂龍逢曰：樂乎？龍逢曰：樂。桀曰：觀刑曰樂，何無惻怛之心焉？逢曰：天下苦之，而君爲樂，臣爲君股肱，孰有心悅而股肱不悅乎？桀曰：聽子諫，子諫得，我赦之；不得，我刑之。龍逢曰：臣觀君冕非冕也，冕危石也；臣觀君履非履也，履春冰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壓，蹈

吞氷而不勝悲嘆曰子知我之亡而不自知亡子就炮烙之刑吾覩子亡子不知我亡龍逢行歌曰偉哉造化者勞我以生而休我生炮烙也乃赴炮烙而死

魏文侯見宋陵子三仕不願文侯曰何貧乎曰王見楚富者牧羊九十九而願百嘗訪邑里故人其鄰人貧有一羊富者拜之曰吾羊九十九令君之一盈我成百則牧數足矣隣者與之從此觀之爲富者非富貧者非貧也

昔公子重耳奔齊與五臣游乎太澤中見蜘蛛布網曳繩執豸而食之公子重耳乃撫僕之手駐駟而觀之顧謂其臣咎犯曰此蟲也智之薄者矣而猶役其智布其網曳其繩執豸而食之况乎人之有智而不能廓垂天之網布絡地之罟以供方丈之御是曽不如蜘蛛之智歟可謂之人乎咎犯曰公子盾古言也若終行之則有邦有嗣矣不女其未而深其明是猶夕蛾去暗赴燈而死也

符子登乎大山下臨千仞之澗上蔭百丈之松蕭蕭肰神王乎一丘矣言不出乎來邪心不逼乎俗人上猶木犬守戶瓦雞司晨矣

汪啓淑曰符朗字元達苻堅從兄降晉爲員外散騎侍郎著苻子三十卷老莊之派也

辛玄子

辛延期撰

辛玄子字延期隴西定谷人也漢明帝時諫議大夫上洛雲中趙國三郡太守辛隱之子也玄子少好學有道尊奉法戒至心苦行日中菜食鍊形守精不慮外物州府辟聘一無降就或遊山林棄世風塵志願遂乎辛子縱岑遊凌陽以無玄故改名爲玄子而自字爲延期矣不圖先世多𠎝殃流子孫結背列乎前遲沉逮于後昆享年不永遂沒命于長淵之津西王母見我按行鄷都上帝愍我道心告勅司命傳檄三官拔取形骸還魂反真使顯胎位爲靈神于今二百餘年矣近得度名南宮定藉朱陵爲營衛時方列爲仙而太帝今且見差領東海爲代度生又見還補禁中郎將爲吳越鬼神之司主事靡濫斯亦勞矣若夫冠晨佩青蕭條羽袂鳴鈴仙附轉輪瓊室者雖實素心而卒未有日也根未便得與玄真併羅同嬰崑閬之墉察鈞韶之遺音採瓊芝于幽峰振羿衣于九霄儛雲翮于十方耳方當拜御羣兒領理是非處衆穢之中閑声交于邪魔之紛紜事與道懸爲瀾眼與聆真爲睽熟比無寐於玄境道邈于太初我夫同教于合物亦類分相關邈矣係景委積是以名皆上清丹錄玄階有道之氣與靈合德托體高暉故永相從今贈詩三篇以叙誰情之至也其詞曰

嘯音入冥鄉順觸應靈樞神隨空無散而與度雲消形非明玉質玄匠安能雕琢足吟幽唱仰首歌鳴脩林空有逸歡絕此軒外玄道無附固曜嘉音何寥寥

翔翼將與感玄音拼動音高言雖參差而藹仍故來聽者有所遊予令神與靈粹委順浪世化心標窈窕林同翔無外無相與靜泉今命與庾鄭阿逸遊超冥鄉空中自有物有中而無常音言有無際相與雷曠然目擊玄解子見神理自忘

汪蒼舒曰玄子所云夷生者是晉庾太尉也此所用為撫東將軍今又用為鄧靈侍帝晨如人世侍中此篇出遺眞靈仙記中

顧子

顧夷

登高使人意遠臨深使人志清

昔梁丘據之諫景公也于庚晏嬰之諫景公也于朝晏嬰之忠著于竹素梁丘之佞于今不絕

顧夷子與子華游于東池子華曰水有四德沐浴群生澤流萬世仁也揚清激濁蕩去滓穢義也柔而難犯弱而難勝勇也導江疏河惡盈流謙知也

汪蒼舒曰顧夷字君齊吳郡人作義訓十卷晉辟主簿不就應藝文志儒家

碧虛子

陳景元撰

一尺之面，容貌不同者，道與之也。六尺之體，空竅無殊者，天與之也。

皆非情之所有。

蟭蟟轉丸，蜘蛛結網，不謀之智也。雲龍風虎，松柏女蘿，不斷之膠也。

禽獸林藪，魚鱉江湖，無喪之德也。

詩至德而為體，循至理而著建，順真常而不偏，離外景以全內。

離堅白之辨，若懸宇寓空，使衆昭然也。

有首有趾，形可視也，無心無耳，意莫知也。

有喪則義見焉，有情則仁出焉，有詐則忠顯焉，有詭則信彰焉。

貧賤無主，而反覆流行，常也。大道淺沈而放，心自得通也。稟分有數，

而少謝多施，空也。世道參差而行止遞變，理也。

德私則不嚴，毅福私則不久長。

受命自然，不可勸成，其猶小棗詎能容大棗，所定之分不可遷，遷其猶短綆詎能引滄海。鳥之鷲九韶，如齊侯之鷲皇道也。人有賢愚，故莫能一事；有古今，故莫能同名實。不越則有條而不塞，義理違用則禍去而不免矣。

馬之獸敗由東御之過分，民之知竭由政教之苛察。

喪竭入寥於物初，既數去竅而識天地之大。

膚受者達耳，神悟則徹心。

牛溲安有鵬鯤之化，蜂房安有鵰鶚之雛，理固然也。

死生雖異，皆出於中氣。

忠孝如月，晨曆如火，月圓不足以勝火。

誦詩書而黃家，居貧辟而守義者，何代無之。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耕而不顧。

窮真之士，觀鐘鼓膠聽，則衣冠道業；觀膏粱充溢，則動多疑苦桎勢。取態者溺為身疾，攫金不顧者甚於戮辱。

汪蒼舒曰：陳景元字太初，建昌人，熙寧間著道德、南華二解，號碧虛子。

程子風曰：披其叢薄，非無芳草；視其崖岸，視有潤珠，亦佳冊也。

空明子上

西子居苧羅之里其富人見之則避貧人見之則拒色云艷矣美人也藉令西子作壽世人將外而弗厭索與絹頗之女媌嫇爭妍弗能矣賁育挺千鈞之重提之則然左挈之則然右可不謂有力哉壯年也使為老賁育則筋力衰瘠索與小勇之夫鬪負角雄必不能矣故曰時也者賢聖之媒也諒哉

荊人得徑寸之珠裹之囊會若主索急謀隱之不獲乃吞之竟死于肝主人破腹取之越人之長安適有衛盤郢劍潛捐千萬婚構滯慝有失懸之床捐會大盜至索財不售遂取而劍殺之空明子聞而嘆

望則人死于珠越人死于劍皆戕珠劍戕之尺軀此而人哉

而堯治天下天下未必遜逸一統亡天下天下不旋踵而亡故堯君代有民不憎多桀君一見民不憎少

虎豹天下之猛獸也山名曰堯則虎豹不游焉狼夸天下之惡艸也四名曰石則狼夸不産焉跖蹻天下之大盜也國名曰衛則跖蹻不入焉李斯盧杞天下之巨奸也朝名曰治則斯杞不晁焉

大木之産于山也望者知為棟隆之材而山不能材之得大匠削焉而木之用著良玉之韞于石也識者知為圭璋之器而石不能器之得良工琢焉而玉之用著昔者伍子胥賁奎黃生于楚社主楚者也而楚不能用使子胥逃吳奎賁交晉而兩國用之而兩國之[illegible]故山為大匠產木山者大匠之奴也石為良工韞玉石者良工之奴也楚為煞骨有賢楚者吳晉之奴也有國者其無驅賢以資敵而為人奴哉

羊腸之輸轂有人矣未聞輸轂之下有展齒也江湖之覆艘有人矣未聞覆艘之下有鵠戒也國圄之桎梏有人矣未聞圄圄之下有曾史也故君子順于道不逆于倫則羊腸為夷坦江湖為細壑囹圄為息影矣雖然豈君子斷斷為惡生策哉

壺丘先生問于空明子曰原憲之鶉衣賢于季孫之狐貉顏氏之簞

瓢甘于智伯之錫豢子思之銀佩美于虞公之垂棘吾見子之誦斯言而躍也令子修道白屋之下先于德富于仁矣然或糟糠不飽布褐不完四壁蕭然窮愁旅羞當此之時少枉生不枉則死子死于窮乎抑以枉生乎空明子曰南方有鳥名曰鵷鶵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全性也苟世無竹實醴泉則鵷鶵亦有死耳寧能啄腐鼠飲濁汙泥活哉且仲尼阨陳絕粒七日猶固窮無枉食者重道于生也夫仲尼不枉我將鵷雛矣壺丘先生憮然嘆曰空明子可謂有道乎哉

吳之富民曰向氏者嗜異味誠聽負鼎氏言負鼎氏之向氏之飽也每未必私厭直先以憎膳向氏弗悟也石演子善向氏一日往謂之

向氏揖而進曰先生不以不佞為不肖儆朕辱臨之不佞當餕先生
于是令賈鼎氏具異膳酒三行賁門氏進焉醮之犖朮藥之卑向氏
曰此約肉也石瀆子味之則蟠鴨狗也曰噫有是哉少選賁門氏進
崑崙之蘋具匪之菁向氏曰此珍菜也石瀆子嘗之則瓠莧芥也曰
噫有是哉少選賁門氏又進江湖之楠寒蕩之柚向氏曰此佳菓也
石瀆子剖之則鬻市之柑橙也曰噫有是哉石瀆子因起謝曰寡人
乃識之下異膳矣寡人奚以堪之石瀆子歸以告于空明子空明子
曰獨任成奸偏聽成傒向氏之信賁門氏猶齊王之信河伯乎
根深者不約枝茂而枝茂德富者不約名隆而名隆故伊尹放太甲

商人不巢之公旦誅鮮度周人不專之晨畬霞寒女督人不淫之富
于德也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此之謂也
古之善鑄劍者干將為夫莫邪為婦一日楚王挾二姬遊雲夢雲夢
之藪有古鐵焉一姬手之已而孕鐵楚王驚問臣下臣有對曰聞人
產鐵乃劒貝也淬劍工冶之則陸剸犀象水斷蛟鯨即湛盧魚腸歙
鍔矣楚王索劒工臣下舉干將對干治雌劒一雄劒一雌者獻王雄
者不以獻未幾雌者鳴楚王詰其以匿雄之王怒命使斬干時鏌
遺腹千泣謂鏌曰吾死矣或育女乎則止或育兒乎盍示之鏌遂破
柱隱劍携嚼枝枝鏌載果産兒兒成鏌以嚼示兒拂衣歔曰吾父死

于劒吾寧為無父之子哉誓仇王矣乃楚王先夢中見千派達頭突
貲舞劒環走殿王王覺惧令國中不二中孫孫潛匿深山遇樵者具
以狀對樵者怒而斥之曰女有母罪三父仇不報非義也肉二突而
命棄之非孝也畏死而來非勇也何面目樹于天下皆欲斬若頭耶
若劒為若雨之勿貿也孫遂刎頭對樵者以獻王命烹頭三烹三沸未
樵者瞰王視鼎開斬王于鼎則孫之頭與王頭俱爛樵者自斬赴之少選
而裂空明子嘆曰此何異趙孤兒程嬰杵臼事乎嬰杵臼猶朔
客也若樵者于千孫白頭耶傾蓋耶一旦為千鏌不重生亦奇矣雖
朕于匿楚王劒負不義以死樵者勇矣以死殉不義士耶世停干

鏌為良劒者訛也
舜德衰矣北人無擇石戶之農以為辱己而投于蒼領之淵湯道王
矣卞隨務光目為無道不忍久見而沉于頳水何者舜湯非果不聖
也不如四人之無欲也故今天下貫聖者欲也無欲則純白備純白
備則見超八極德侔二大猷利不從其中聖人不貴矣
東風扇物無細不被而荄艸不補其泣太陽當天無微不燭而幽室
不當其明河澥行地無科不盈而漏沆不治其澤
俞跗之醫神之神者也迎偟病而索之則俞跗不神矣工倕之技巧
之巧者也捐斧木而付之則工倕不巧矣故君人者尚亂于治計凡

于安則雖中士庸人咸能自效患禍勿備之矣如其喊欲偷安坐令宇内虚耗元氣彌薪然後求賢才以定國是亦何異病篤而索俞跗木朽而付工倕也哉

盲人得鏡不以鑑形而以覆杯虞人得裘不以文身而以負薪宮人得劒不以畜武而以伐舟何者不知所用之也

夫驊騮日馳千里其天能也駑馬不度而效之不數步而蹶矣而施嚬笑揄人其天色也嫫母不度而效之將益醜矣故聖人非不可學學而失之者乃所以累聖人也

汪翁舒曰陽羨野史跋曰空明子不知何許人所著有離篇上下二卷其志深其詞直蓋賢而未偶者乎谷空則應響鑑空則見形天地雖空晉焰離明人患弗空弗患弗明空明子空而明故其言多中

空明子下

有誠于潔身者強與之富不富強與之貴不貴也有誠于崇身者天與之貧不安其貧也天與之賤不安其賤也何謂誠于潔身者昔者王子搜患君越也逃之丹穴越人薰之以艾王子搜登輿仰天嘆曰君乎君乎胡為其不舍我乎魯君聞顏闔之得道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居陋閭飯牛使者門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自對之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請納幣顏闔曰恐謬而遺使者之辱願從審之使者去而顏闔隱矣楚昭王知接輿之賢使人齎金百鎰請治河南接輿不受使者辭去其妻從市歸疑之曰子少而為義豈老而遺之門外轍迹

奚深也接輿曰王不知不肖走使聘我業已不入矣因負釜甑載紝器易姓字而去之此三人者強與之富不富強與之貴不貴者也何謂誠于崇身者昔者百里奚虞之亡虜也將之秦令妻烹伏雌炊扊扅而去遂鬻身飯牛謀取相位甯季子甕牖繩樞士也十上秦王不遇賂我妻嫂復揣摩千說王得佩六國印捌乃里門韓退之舉進士不第賦感二鳥篇以見志三上書執政自方怪物願得少仕此三人者天與之貧不安其貧也天與之賤不安其賤也且入由前三人則貴富者將不得為士乎由後三人賤貧者將不得為士乎故曰如其道則舜可受天下于堯非其道則一介不可以取又曰得志與民

由也不得志獨行其道故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時之有寒暑也日之有晝夜也人之有死生也皆相代乎前而不易者也朕居寒者未嘗畏暑居晝者未嘗畏暮至生者聞死靡不變色愕焉此何以故且夫寒有被裘之勞而暑則裸体自若也晝有出作之勞而夜則寢夢自適也生有俯仰之勞而死則適適焉之拘牽也死亦何負于人哉昔者靈翳子將之千里重去其家悲號三日已而至千里以飭術干建王建王幸之錫以車馬然以高梁倚以美女靈翳子欣欣樂而忘其家夫靈翳子不知千里之外之愈于家也則人之生者又安知死之必不愈于生也哉

聖人神明而大受眾士多窺而既施二者皆賢人之所不逮也賢人之學長于守經不可與亮權之于榮正不可與任術是故堯舜之讓湯武之誅伊周之負扆宣尼之獵較柳下季之履寒女皆聖人之權也以賢人處之則悖矣雖過附耳諂諛也而可以濟國是流馬木牛怪器也而可以飲宿師此策士之以術圖功也賢人聞之則恥矣故賢人之樹立每在聖人之下策士之止

禍仁子善積儲錢穀若丘山晏空子貧不能給往從貸焉禍仁子有吝色晏空子曰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予所需有限子富而無所用之又何吝焉禍仁子曰吾將借子之瑜以瑜子吝庭有樹名曰長椿條幹遠揚陰蔽霄漢群鴉爭集棲無剩枝山徐之池積水尋丈狂然千羣日取一飽泉不加增一池為渴由此觀之吾財有限而需者無窮是以為子吝也晏空子無以應逡巡而歸道過空明子空明子曰子奚往而又觸觸然有深愧之色邪晏空子言其狀空明子曰子無愧矣吾與子更之禍仁子而問之曰子奚吝吾屢空子之求也禍仁子曰吾始借其喻以喻之矣空明子曰甚矣子之吝而佞也夫農人秋穫畢穀盈場雞雀聘脱思啄餘粒農人命童子持竿迅驅飛走影絶故雞雀有啄粒之念而農人無損穀之災也今子貽求名于眾而飾其言以拒淂無類農人之畢穀者乎禍仁子笑曰子之許淂矣其如端木先生慼耶

東吳子適也之數而病欺視世人莫已若者太狀子幸其能悟往喻之曰子亦聞商丘迂氏之觀水乎始而渡江見豚魚吹浪衝濤激山眾注千里疾同飛騎以為水至遠矣已而遊洞庭彭蠡放舟中流見上絶島道四無際涯山陵列峙望若累土波飄震蕩鼓作鬼神則江亦為細焉矣已而略北海泳龍門逍遙而之也見河伯迷端舟師依斗向波撼山攻鯢聚浮乘風逐遊旬月無歸則洞庭彭蠡又細沼矣由此觀之道体之無窮猶是也豈直水哉故君子語大雖聖人有所不能盡也昔者禹之智神矣其賞罰則不如堯舜之玄默公旦之

才之美,陳兵戰則不如呂望之鷹揚;孔子之聖大矣,言仁義則不如老聃之得道。令子僅通九九之數,其最淺矣,乃睥睨當世,反謂不悦桀拒善而伐德也,竊為子憂之。吳子艴肰怒,嘵ゝ肰譽而去。大子嘆曰:予無怪矣,予失言矣。夫取勝張而衣以孔子之法服,彼必挽裂盡矣;而後燃陳蕭韶之音,以娛斥鴳,未有不驚而翔者也。東吳子之做性成矣,非言之所能悟矣。

汪與可曰:空明子以逸編冊,雖世代無稽,要是方駕晉漢

米真子

宋　湯垕　撰

米真子妙于考古,在京師時,與鑒書博士柯君敬仲論畫,遂著此書。用意精到,悉有據依,惜乎尚多疏略,乃為刪補編次成帙,名曰畫鑒。後有高識,賞其知言。米真子,東楚湯垕君載之自號也。

吳畫

曹弗興古稱善畫,作人物衣紋皺縐,畫家謂曹衣出水,吳帶當風。宣和內府刻意搜訪,不過兵符圖一卷,余常見于一人家,上有紹興題印,筆意神彩,疑是唐末宋初人所為也。

韋偃畫馬松石更佳,世不多見,其筆法磊落,揮霍振動,杜子美詩所謂戲拈禿筆掃驊騮,倏見騏驎出東壁者。余嘗收紅韉漫背駿馬圖,筆力勁健,駿尾可數,如顏魯公書法。往歲鮮于伯幾見之,驚嘆累日,嘗賦詩曰:渥洼產馬如產龍,韋偃畫馬如畫松,奇文也。惜不成章而卒。

徐熙畫花果,多在澄心紙上,至于畫絹,絹文稍麤,元章謂徐熙絹如布,是也。

士女之工,在于得其閨閣之態。唐周昉、張萱,五代杜霄、周文矩,下及蘇漢臣輩,皆得其妙,不在施朱傅粉,鏤金佩玉,以飾為工。余嘗見收

宮女圖文矩筆也置玉笛于腰[illegible]指爪情意凝竚知其有所思也又見文矩畫高僧試筆圖見錢唐氏家一僧攘臂揮翰傍觀數士人各嗟嘖嘖之態如聞有聲真奇物也

顧德謙蕭翼賺蘭亭圖在宜興岳氏作老僧自負所藏之意口目可見後有米元暉畢少董諸公跋公董畢良史也跋云此畫絹用朱砂石粉而筆力雄健入本朝諸人皆所不及比丘塵柄指掌非戚稱蘭亭之美則力辯以與蕭君袖手營度瑟縮其意必欲得之皆是妙處畫必貴古其說如此又山西童藻跋云對摑僧粉色可掬旁僧亦復不[illegible]粉果雖取哉

僧傳古龍體勢勝董羽作水甚不逮僕平生于龍畫最多留心舊藏葉公之迹不可復見秘閣曹弗興龍首于傳有之張僧繇吳道子輩所作不傳于世唐畫留以錢氏所藏十二幅絹素作一首一背五代傳古龍約有至十四五本亦曾收過三十本大抵得蜿蜒升降之狀而猶未免于畫法且有馬圖要識神駿龍圖要識變化故畫龍馬最難蓋一主于變化出沒必流於戲墨于畫法甚戾若拘于畫法則又乏變化之意故龍畫尤難董羽之學亦不拘于形似元章云董羽龍似魚傳古龍似蜈蚣真知言哉嘗見董元龍[illegible]清奇可愛元之長政不在是姑置勿論近世陳容公儲亦備[illegible]者[illegible]畫龍深得變化之意潑墨成雲噀水成霧醉餘大叫脫巾濡墨信手塗抹然後以筆之升者降者俯而欲嘘者怒而視者踞而爪石者相向者閑者[illegible]雲躍霧戲沙出水者以珠為戲而爭老或全體或見或一臂一首隱約而不可名狀者曾不經意而得皆神妙真骨中自有得于天者耶

五代袁義宋徐白善畫魚及觀其迹不過刀几間物耳使人徒起美膾之興獨文臣劉寀畫水中魚雖風萍水荇觀之活動至于鱗尾性情遊潛迴泳皆得其妙平生嘗觀其畫近見落花遊魚圖紅桃一枝飛花數片亦鯉漾輕波吹落英深得詩人之意

孫太古湖灘水石圖在浙石民臧家雙幅長軸中畫一石高數尺湍

流激注飛濤走雪聽之自覺有聲筆法甚老黃筌不能過也

米芾元章天資高邁書法入神宣和立畫學擢為博士初見徽宗進所畫楚山清曉圖大稱旨復命書周官篇於御屏書畢擲筆于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惡体照耀皇宋萬古徽宗潛立于屏風後聞之不覺步出縱觀稱賞元章再拜求索所用端硯因就賜元章喜拜置之懷中墨汁淋漓朝服帝大笑而罷其為豪放類若此作畫喜寫古賢像山水其源出董元天真發露怪怪奇奇枯木松石時出新意然傳世不多耳

花光長老以墨暈作梅如花影然別成一家政所謂寫意者也傳世

不多僕平生止見四五本子昂學其枝條花用別法

常州太守寺佛殿後壁有徐友畫水名清濟貫河中有一筆尋其端末長四十丈觀者奇之友之妙豈在是執筆法既老波浪起伏浮其水勢相對活動愈看愈奇兵火間寺屋盡焚而此殿巍然獨存豈水能厭之耶

近世龔聖予先生名開淮陰人身長八尺碩大美髯讀書為文能成一家法畫馬尊師曹霸得神駿之意但用筆頗麄此不足耳畫人物亦師曹韓畫山水師米元暉梅菊花卉雜師古作卷後必題詩贊或跋俏新奇嘗自畫瘦馬題詩曰一從雲霧降天門空進先朝十二閑今日有誰憐駿骨夕陽沙岸影如山

汪若評曰文士作制藝相題當如看畫骨畫之妙備於此持此術以相題當有悟也予備采真子為說法耳

諸子褒異集目記

海寧汪定國蒼舒氏評　海寧徐日[illegible]

第七卷

孫綽子　孫興公著

喻道篇

宗子　宋宗炳著

神不滅論一

神不滅論二

神不滅論三

神不滅論四

神不滅論五

神不滅論六

附謝鎮之難神不滅論

孫綽子

喻道論

或有疑至道者喻之曰夫六合遐邈庶類殷充千變萬化渾然無端是以有方之識各期所見鱗介之物不達皋壤之事毛羽之族不識流浪之勢自得于窗井者則怪游溟之量翻翥乎數仞者則疑沖天之力纏束世教之內肆觀周孔之跡謂至德窮于堯舜微言盡乎老易焉復觀夫方外之妙趣寰中之玄照乎悲夫章甫之委裸俗韶夏之棄鄙俚至真絕于漫習大道廢于曲士也若窮迷而不還者非辭喻之所感試明其旨庶乎有悟于其閒者焉

夫佛也者體道者也道也者導物者也應感順通無為而無不為者也無為故虛寂自然無不為故神化萬物萬物之求卑高不同故訓致之術或精或麤悟上識則舉其宗本不順者復殃放淆者羅刑網為大罰盜者抵罪三辟五刑犯則無赦此王者之常制宰牧之所司也若聖王御世百師明達則向之罪人必見窮測無逃形之地矣使姦惡者不得容其私則國無違民而賢善之流必見旌敘矣且君明臣公世清理治猶然今善惡得所曲直不濫況神明所在無遠近幽深聰明正直罰惡祐善者哉故毫釐之功錙銖之釁報應之期不可得而差矣歷觀古今禍福之證皆有由緣載籍昭然豈可掩哉何者陰謀之門子孫不昌三世之將道家明忌斯非兵凶戰危積殺之所致耶若夫魏顆從治而致結草之報子都守信而受驄驥之錫襄嬰罪故有墜車之禍晉惠棄禮故有弊韓之困斯皆死者報生之驗也至于宣孟愍翳桑之飢漂母哀淮陰之僅並以一餐極其懸餕而道獲倒戈之祐母衛千金之賞斯一獲萬報不踰世故立德闇昧之中而慶彰萬物之上陰行陽曜自然之勢譬猶灑粒于土壤而納百倍之收地穀無情于人而自然之利至也

或難曰報應之事誠皆有徵則周孔之教何不去殺而少正卯刑二叔伏誅耶

答曰客可謂達教飭而不體教情者也謂聖人有殺心乎曰無也答曰子誠知其無心于殺〻故百姓之心耳夫時移世異物有薄淳結繩之前陶然大和暨于唐虞禮法始興爰逮三代刑網滋彰刀斧雖嚴而猶不懲至于君臣相臧父子相害吞噬之甚過于豺虎聖人知人情之固于殺不可一朝而息故漸抑以求厥中猶蝮蛇螫足斬之以全身癰疽附體決之以救命亡一以存十六輕重之所權故刑依秋冬所以順時殺春蒐夏苗所以簡胎乳三驅之禮禽來則韜弓聞聲覩生肉至則不食釣而不網弋不射宿于蜫蟲無加隱惻至于議獄緩死省災肆赦刑趣從輕宰失有罪流滯俟鉞哀矜勿喜生育之

恩篤矣仁愛之道盡矣所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德被而功不在我日用而萬物不知舉茲以求足以悟其歸矣

難曰周孔適時而教佛欲頓去之將何以懲暴止姦統理群生者哉

答曰不然周孔即佛佛即周孔蓋外內名耳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佛者梵語晉訓覺也覺之為義悟物之謂猶孟軻以聖人為先覺其旨一也應世軌物蓋亦隨時周孔救極弊佛教明其本耳共為首尾其致不殊即如外聖有深淺之跡堯舜世夷故二后高讓湯武時難故兩君揮戈淵默之與赫斯其跡則胡越然其所以跡者何常有際哉故逆尋者每見其二順通者無往不一

孫綽子　三

或難曰周孔之教以孝為首孝德之至百行之本本立道生通于神明故子之事親生則致其養沒則奉其祀三千之責莫大無後体之父母不敢夷毀是以樂正傷足終身含愧也而沙門之道委離所生棄親即疏刓剔鬚髮殘其膚貌生廢色養終絕血食骨肉之親等之行路背理傷情莫此之甚而云弘道敦仁廣濟群生斯何異斬刈根本而脩枝幹而言不殞碩茂未之聞見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此大乘汙世教子將何以祛之

答曰此誠窮俗之所甚惑倒見之為大謬咄嗟而不能默已者也夫父子一体惟命同之故母嚙其指兒心懸駭者同氣之感也其同無間矣故唯得歡心孝之盡也父隆則子貴子貴則父尊故孝之為貴貴能立身行道永光厥親若匍匐懷袖日御三牲而不能令萬物尊已舉世我賴以之養親其榮近矣夫緣督以為經守柔以為常形名兩絕親我交忘養親之道也既五明其宗且復為客言次者夫忠孝名不並立潁叔為君書稱純孝石碏戮子武節乃全傳曰子之能事父教之忠策名委質二乃辟也然則結纓公朝者子道廢矣何則見危授命誓不顧親皆名注史筆事標教首記注者豈復以不孝為罪故諺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明其雖小違于此而大順于彼矣且鯀放殛而禹不告退若令委允命以尊父居至公于私懷斯一介

孫綽子　四

之小善非大者遠者矣周之泰伯遠棄骨肉託迹殊域祝髮文身存亡不及而論稱至德書著大賢誠以其忽南面之尊保沖虛之貴三讓之功遠而毀傷之過微也故能大革夷俗流風垂訓夷齊同餓首陽之上不恤孤竹之祀仲尼目之為仁賢評當者寧復可言悖德乎梁之高行毀容守節宋之伯姬順理忘生彼名冠烈婦德範諸姬秉二婦之倫免愚悖之譏耳率此揆在乎所守之輕重可知也昔佛為太子棄國學道欲全形以遁恐不免維縶故釋其鬚髮變其章服既外示不及內修簡易于是捨華殿而即曠林解龍袞以衣鹿裘遂垂條為宇藉草為茵去櫛梳之勞息湯沐之煩頓馳騖之轡塞欲動之

門目遏玄黄耳絕淫聲口忘甘苦意放休戚心去于累胷中抱一載
平營魄內思安般一數二隨三止四觀五還六淨遊志三四出入十
二門禪定拱默山停淵淡神若寒灰形猶枯木端坐六年道成號佛
三達六通正覺無上雅身丈六金色暉曜光遏日月聲協八風相三
十二好姿八十形偉群有神足無方于是游步三界之表恣化無窮
之境迴天轉地飛山結流存亡倏忽神變綿邈意之所指無往不通
大範群邪遷之正路衆魔小道靡不遵服于斯時也天清地潤品物
咸亨蠢蠕之生浸毓靈液枯槁之類改瘁為榮還照本國廣敷法音
父王感悟亦昇道場以此榮親何孝如之于是後進篤志之志被服
訓思齊高軌皆由父老不異所尚承歡心而後動耳若有昆弟之
列者則服養不廢既得弘修大業而恩紀不替且令逝沒者得福報
以生天不復顧歆于世祀斯豈非兼善大通之道乎夫東隣宰牛西
隣禴祀殷昊黍稷周尚明德興喪之期于茲著矣佛有十二部經其
四部專以勸孝為事慇懃之旨可謂至矣而俗人不詳其源流未涉
其場肆便瞽言妄說輒生攻難以螢燭之見疑三光之明芥隙之滴
怪淵海之量以詆罔為辯以果敢為名可謂狎大人而侮天命者也
張汝韶曰論釋歸于勸孝不是移彼媚此經云凡人事天地鬼神
不如孝其二親斯言何等率六因知佛骨表亦只是拯其流弊

未可謂蕭內典全無情也
汪蒼舒曰佛在晉時皆附儒理以自表見當時清談諸公以易老
之說恭解涉入無多萬古引人幽思

神不滅論一

宋炳撰

夫道之至妙固風化宜尊而世多誕佛咸以我躬不閱遑恤于後萬里之事百年以外皆不以為然況須彌之大佛國之偉精神不滅人可成佛心作萬有諸法皆空宿緣綿邈億劫乃報乎此皆英奇超洞理信事實黃華之聽豈納雲門之調哉世人又貴周孔書典自堯至漢九州華夏曾所弗暨殊域何感漢明何德而獨昭靈彩凡若此情又皆牽附先習不能曠以玄覽故至理匪遐而疑以自沒悲夫中國君子明于禮義而闇于知人心寧知佛心乎今世業近事謀之不臧猶興喪及之況精神我也得焉則清昇無窮失矣則永墜無極可不臨深而求履薄而慮乎夫一局之奕形算之淺而奕秋之心何嘗有浄而乃欲率井蛙之見妄抑大猷至獨陷神于天穽之下不以甚乎今以茫昧之識燭幽冥之故既不能自覽鑒于所失何能獨明于所滑唯當明精闇向推夫善道居然宜修以佛經為指南耳彼佛經也包五典之德深加遠大之實含老莊之虛而重增皆空之盡高言實理肅焉感神其映如日其清如風非聖誰說乎誰推世之所見而會佛之理為明論曰今自撫踵至頂以去陵虛心往而勿已則四方上下皆無窮也生不獨造必傳所資仰追所傳則無始也奕世相生而不已則亦無竟也是身也既日用無限之實親由無始而來又將傳于無竟而去矣然則無量無邊之曠無始無終之久人固相與陵之以自敷者也是以居赤縣于八極曾不疑焉今布三千日月羅萬二千天下恒沙閱國飛塵紀積劫普冥化之所容俱眇末其未央何獨安我而疑彼哉夫秋毫處滄海其懸猶有極也今縲爽倫于太虛為藐胡可言哉故世之所大道之所小人之所遐天之所邇所謂軒轅之前遐哉邈矣者體天道以高覽蓋昨日之事耳書稱遠不出唐虞春秋屬辭盡于王業禮樂之良敬詩易之溫潔今于無窮之中煥三千日月以列照麗萬二千天下以貞觀乃知周孔所述蓋于蠻觸之域應求治之粗感且寧乏于一生之內耳逸乎生表者存而未論也若不然也何其篤于為始形而略于為神哉登蒙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是其際矣且又墳典已逸俗儒所編專在治迹言有出于世表或散沒于史策或絕滅于坑焚若老子莊周之道松喬列真之術信可以洗心養身而亦皆無取于六經而學者唯守救粗之闕文以書禮為限斷闕窮神積劫之遠化忽司前而永忘不亦悲夫嗚呼有似行乎層雲之下而不信日月者也今稱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者蓋謂至無為道陰陽兩渾故曰一陰一陽也自道

而降使入精神常有于陰陽之表非二儀所完故曰陰陽不[illegible][illegible]
平之說一生二謂神明是也若此二句時以明無則以何明精神乎
然羣生之神其極雖齊而隨緣遷流成粗妙之識而與本不滅矣今
雖羣生于蠢蠢之神也必非蠢蠢之所生則兩均之精又非蠢蠢之所育
生育之前素有粗妙矣既本立于未生之先則知不滅于既死之後
矣又不滅則不同愚聖則異知愚聖生死不革不滅之分矣故云精
神受形周遍五道成壞天地不可稱數也夫以累瞳之質誕于頑嚚
篤均之身受體黃中愚聖天絕何數以合乎豈非重華之靈始粗于
往昔結因往劫之先緣會萬化之後耶今則獨絕其神昔有接粗之

累則練之所盡矣神之不滅及緣會之理積習而聖三者鑒于此矣
若使形生則神生形死則神死則宜形殘神毀形病神困據有腐則
其身或屬纊臨盡而神意平全者及自牖執手病之極矣而無變德
行之主斯殆不滅之驗也若必神生于形本非緣合今請遠取諸物
然後近求諸身夫五岳四瀆謂無靈也則未可斷矣若許其神則岳
唯積土之多瀆唯積水而已矣得一之靈何生水土之麁哉而感託
巖流廟成一體設使山崩川竭必不與水土俱亡矣神非形作合而
不滅人亦然矣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矣若資形以造隨形以滅則
以形為本何妙以言乎夫精神四達並流無極上際于天下盤于地

聖之窮機賢之研數逸于宰賜莊嵇吳札子房之倫精用所之[illegible][illegible]
不行坐徹宇宙而形之與腐甘嗜所資皆與下愚同矣寧當寬寧當
復不稱哉其應漸修其善乎則向者神之所以知先之識必當少有
所用矣又加千歲而忽已亦可以其欲鄰澄遂精其神如先者亦大
辰月交則律呂動璧壁交而蚌蛤應分至啟閉而鷰鴈龍蛇飛馬出
吠者時先之以冥化而後發于物類也凡厥群有同風陶于冥化矣
何數事之獨然而萬化之不盡然哉今所以殺人而死傷人而刑及
而纍絏之罪若及今則無罪與今有罪而同然者皆由冥緣前構而
人理後發矣夫幽顯一也豈遷于幽而醜發于顯既無怪矣行凶于

顯而禁毒于幽又何怪乎今以不滅之神合知先之識幽顯于萬世
之中昔以創惡與以誘善如有日月之宗無光助照何緣不虛已鑽
仰一变至道乎自恐性執之桀紂皆可徐成將來之湯武況今風情
之倫少而沉心于濟承者乎由此觀之人可作佛其亦明矣夫生之
起也皆由情兆今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者皆精由情構矣情構于已
而則有眾神受身大似知情為生本矣至若五帝三后雖超情窮神
然無理不順前昔緣所會亦必循俯入情化相與順生而數萬族矣
況今以情貫神一身死壞安得不復受一身生死無量乎識能澄不
滅之本寡日損之學損之又損必至無為無欲欲情唯神獨照則無

嘗予生矣無生則無身無身而有神捴身之謂也余黄帝虞舜姬公
孔父世之所仰而信者也觀其絕轡升天龍潛鳥飀及風起禾絕粒
絃歌亦皆由窮神爲體故神功所應倜儻無方也今形理雖外當其
隨感起滅亦必有非人力所致而至者河之出圖洛之出書龔獎無
哉而數其往不緣而成桑穀在庭條然大拱忽爾以亡火流王屋而
爲烏鼎之輕重大小皆翕欻變化感靈而作斯實不思議之明類也
夫以法身之極靈感妙衆而化見照神功以朗物復何奇不肆何變
可限豈直仰陵九天龍行九泉吸風絕粒而已哉凡厥光儀符瑞之
偉分身涌出移轉世界巨海入毛之類方之黄虞姬孔神化無方向

宋子　　神不滅論一尾四

者衆瑞之奄晦顯沒既出形而入神同惚怳而玄化何獨信此而抑
彼哉實覺法王清明卓朗信而有徵不違顏咫尺而昧者不知衰矣
哉夫洪範庶徵休咎之應皆由心來是向虹貫日太白入昴寒谷生
黍崩城隕霜之類皆發自人情而遠形天事固相爲形影彼無無響
亦情無無報矣豈直貫日隕霜之類哉皆莫不隨情曲應物無遁形
但或結于身或播于事交賒紛綸顯昧渺漫孰覩其際哉衆變盈世
羣象滿目皆爲世已來精感之所集矣故佛經云一切諸法從意生
形又云心爲法本心作天堂心作地獄義由此也是以清心潔情必
妙生于英華之境濁情滓行永悖于三塗之域何斯唱之遐邈微明

有實理而直顯視沭想飛誠悚志者哉雖然夫慈恚等之情猜相緣成
識識感成形其性實無也自有犍悟已來孜孜豁然滅除心患未有
斯之至也請又述而明之夫聖神玄照而無思營之識者由心與物
絕唯神而已故虛明之本終始常住不可凋矣今心與物交不一于
神雖以顏子之微微而必乾乾鑽仰好仁樂山庶乎屢空皆心用乃
識必用用妙接識識妙續如火之炎炎相即而成爛耳今以悟空息
心心用止而情識歇則神明全矣則情識之構既新故妙續則悉是
不一之際豈常有哉使庖丁觀之必不見全牛者矣佛經所謂變易
離散之法法識之性空夢幻影響泡沫水月豈不然哉顏子知其如

宋子　　神不滅論一尾五

此故處有若無撫實若虛不見有犯而不校也今觀顏子之屢虛則
知其有之實無矣況自茲已降喪真彌遠雖復進趨大道而與東走
之疾同名狂者皆違理謬感遁天妄行爾非真有矣況又質味散色
淺是情僞之所影化乎且舟壑潛謝交速奔電將來未至過去已滅
見在不住瞬息之頃無一毫可據將欲何守而以爲有乎甚矣僞有
之蔽神也今有明鏡于斯紛穢集之微則其照翳積則其照昧昧
彌厚則照而昧矣質其本明故加穢猶照雖逆謝至昧要隨鏡不滅
以之辯物必隨穢彌失而過謬成焉人之神理有類于此僞有累神
成精粗之識識附于神故雖死不滅漸之以空必將習漸至盡而窮

本神矣泥洹之謂也是以至言實當從而豁以空焉夫巖林希微風水爲虛盈懐而性猶有曠然况聖穆乎空以虛懐人而不清心樂盡哉是以古之棄虛入道一沙一佛未拒多也

耳

汪登許曰文有雋旨時有佳味不必全賞其瑜是貴知幾之哲人

神不滅論二

或問曰神本至虛何故沾受萬有而與之爲緣乎又本虛既均何故分爲愚聖乎又既云心作萬有未有萬有之時復何以累心使感而生萬有乎

答曰今神妙形麤而相與爲用以妙緣麤則知以虛緣有矣今懸者鄙郵要能處今識昔在此憶彼皆有神功則練而可盡知其本均虛矣心作萬有備于前論據見觀實三者固已信然矣但所以然者其來無始無如之始豈有始乎亦玄之又玄矣莊周稱冉求問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曰古猶今也蓋謂雖在無始之前仰尋先際初自沾涉猶今之冉求耳今神明始創及孕生於先之祖都自杳漠非進想所及豈復學者遐塞所預乎大聖固獄獻感而後應耳非想所及即六合之外矣典以爲感故存而不論聖而弗論民何由悟今相與戲地載天而存我戴之則豈有紀極乎禹之所成五服數土不過九州者蓋道世將所及者耳至于大荒之表暘谷濛汜之際非復人理所預則神聖已所不明矣况過此彌往渾瀚罔淡豈復議其邊隅哉今推所戲戴終至所不識故一體耳推今之神用求昔之所始終至于聖人之所存不論者亦一理相貫耳豈得可據哉備由其緣隨宇宙而無窮物情所感者有限故也夫衆心稟聖以成識其猶衆目會

日以為見離婁察秋毫于百尋者貴其妙目假日而睹耳今布毫于千步之外目力所匱無假以見而于察微避危無所少矣何為以千步所昧遠疑百尋之毫乎今不達緣本情感所匱無以會聖而知耶至于致道之津無所少矣何為以緣始之昧還疑既明之化矣哉

汪蒼舒曰鍾理于空紀思無有如此筆舌豈假前言古學以相助哉

張汝韶曰引接近心樁我掃除想輪所運無復天地之所限幅

神不滅論三

或問曰今人云不解緣始故不濟 夜此非感耶聖人何以不為明之

答曰所謂感者抱身之分而理有未至要當資聖以通此理之宜感者也是以樂身滯有則朗以苦空之義兼愛弗弘則示以救身之慈體非俱至而三乘設分業異修而六度明津梁之應無一不足可謂感而後應者也是以閒適靈鷲天人咸暢造極者蔚如也豈須遠求緣始然後至哉理明制足如說修行何所不俯而猶必不信絲懷遇疑于想所不及者與將閒之疾餌藥不服流矢適中忍而拔要朱矢藥造樁之始以致命絕夫何異哉附由猶適何昔於未會無言致使今日在信妄疑耳豈可以為冥理之感哉非理妄疑之感固無以感聖而能明矣夫非我求蒙而求我固宜虛己及身隨順玄化誠以信往然後悟隨應來一悟所振終可遂至實極守是妄疑而不歸純歟枉者方將長淪感網之哭豈有旦期背向一差升墜天絕可不慎乎

汪蒼舒曰不必鑽理但要其諳致所造秀城來會俯思孫迴如是讀外學諸文乃有益耳

神不滅論四

或問曰孔氏之訓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仁之至也而佛經說菩薩之行矣老子明無爲無爲之至也即泥洹之極矣而曾不稱其神通成佛豈孔老有所不盡與明道汰以窮物而捲其致通之冥乎無寔之疑安得不生

答曰教化之發各指所應世蔽乎亂洙泗所弘應治道也純風彌凋二篇乃作以息動也若使顔冉宰賜尹喜莊周外讃儒玄之跡以導世情所極內棄無生之學以精神理之求世孰識哉至若冉季子游子夏子思孟軻林宗康成蓋公嚴平班嗣楊王之流或分盡于禮教或自畢于任逸而無欣于佛法皆其寡緣所窮終無僭濫故孔老治音指導自斯之倫感而所暨故不復越叩過應傳以弘仁道在抑動皆已撫救詳崖曩匪甫極矣雖慈良無爲與佛說通流而法身泥洹無興盡言故弗明耳且凡稱無爲而無不爲者夫法身無形者入一切者豈不同致哉是以孔老如來雖三訓殊路而習善共轍也

宗子

汪翁舒曰寥乎其清而不紊也深乎其微而可會也文人案頭何可無此種文浣絲汰垢

汪與可曰一指一盼倡暢宗極廬山遠社自然佳勝

神不滅論五

或問曰自三五以來暨于孔老洗心佛法要將有人而獻酬之跡曾不乍聞者何哉

答曰余前論之旨已明俗儒所編專在治跡言有出于世表或散沈于史策或絕滅于坑焚令又重敘所懷夫三皇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爾時也孝慈天足豈復訓以仁義純朴弗離若老莊者復何所扇若不明神本于無生空衆性以照極者復以何通大道乎斯文沈矣世孰識哉史遷之述五帝也皆云生而神靈或弱而能言或自言其名懿淵疏通其知如神既以類夫大乘菩薩化見而生者矣居軒轅之丘登崆峒陟凡岱幽陵蟠木之遊逸跡超浪何以知其不由從如來之道哉以五帝之長世堯治百年舜則七十廣成大隗滿崖巢許孝父北人姑射四子之流玄風高積洋溢于時而五典餘類唯唐虞二篇而至寡闕于長之記又謂百家之言黃帝文不雅馴搢紳難言唯採殺伐治跡猶萬不記一豈至道之感不見于殘缺之篇便當謂虛妄哉今以神明之君遊浩然之世携七聖于具茨見神人于姑射一化之生復何足多談微言所精安知非窮神億劫之表哉廣成之言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即首楞嚴之昧矣得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即亦隨化升降爲飛行皇帝轉輪聖王之類也失吾道者上見

宗子

天下為士亦生死于天人之累者矣感大既之風稱天師而風擬六
十號之稱矣而恐無生之化附道染于若時業流于玄聖而事從振
古理隨文騁故百家盱撫若曉而昧又搢紳之儒不謂雅訓從今猶
世而不涉于道者伏史籍而抑至理從近情而忽遠化困精神于永
劫豈不痛哉伯益述山海天毒之國畏人而愛人郭璞傳古謂
即天竺浮屠所興偎愛之義亦如來大慈之訓矣固亦既聞于三五
之世也國典弗傳不足疑矣凡三代之下及孔老之際史策之外竟
何可量孔之問禮老為言之關尹之求漢為明道該使二篇武沃其
言獨存于礼記後世何得不謂狂下翁直見知禮老儒豈不體于玄

風乎今百代衆書飄蕩于存亡之後理無倫在豈可斷以所見絕獻
酬于孔老哉東方朔對漢武劫燒之說劉向列仙叙七十四十在佛
經學者之管窺于斯又非漢明而始也但馳神越世者衆而顯結成
幽微者寡而隱故潛感之宜不揚于物耳道人澄公仁聖于石勒虎
之世謂虎曰臨淄城中有古阿育王寺處猶有形像承露盤二深林
巨樹之下入地二十丈虎使者依圖搜求皆如言將近姚略叔父為
晉王于河東蒲坂古老所謂阿育王寺處見有光明鑿求得佛遺骨
于石函銀匣之中光曜殊常隨略迎覲于霸上比丘今見存寺奇由
此觀之有佛事于齊晉之地久矣哉所以不悦于王傳者亦猶于寳

孫盛之史無語稱佛而妙化寔彰有晉而盛于江左也
江潛舒回擁想自冷珠城異心便自孤立區外

神不滅論六

或問曰若諸佛見存一切洞徹而威神之力欲濟自在何為不曜光
儀手當今使精誠同其信悟飛神功于將迫以拔寃枉之命而令君
子之流于佛無親故同其不信俱陷闡提之若秦趙之衆一日之中
白起項籍坑六十萬夫古今彝倫不諸焚坑者誠不悉有宿緣大善
蓋不覩無一緣而悉積大惡而不覩佛之悲一日俱坑之痛慈肤眾
同坐視穷酷而不應何以為慈乎縁不傾天悳不邀世則不能濟何
以為神力自在不可思議乎衆陽廻日耿恭飛泉宋九江虎遠江而
螳避境猶皆心力精微能使非道玄通況佛神力融起之氣治精之

心以活百萬之命殊易尖納須弥于芥子甚仁于斃身乎一虎一鴿
矣而令想焉而弗見告焉而弗聞請之而無救寥寥肰與大空無别
而子其中有作沙門而境身者有絶人理而剪六情者有苦力役傾
資寶而事廟像者預齊其當年而不見其所得呼可惜矣若謂應在
將來者則向六十萬命善惡不同而枉滅同矣命既殊身沒所
當獨何得既見世殊品既一不蒙甄别將來浩蕩於欲詞哉況復稽
受無將來於經方況掎按地三千佛土皆見及育蘇濟瘂牢獄毒痛
皆得安寧夫佛進近存亡有戒與戒守以懸焉此之有心宜見皆痛
宜寧與彼一頭而往則快多是語實則覺無瞥應安知非異因有命

述尋者精此空法以齊異翼善交言有微遠之情事有澄肅之旲
純而易信者一已喻身遂相承于不測而勢無止遊乎
答曰今不覩其路故予竟謂除珹瞰其余則不見所難矣夫常無者
通也唯佛則以神法道故德與道為一神與道為二故有照以通
化一故常因而無造夫萬化者固各随因緣自作于大道之中矣今
所以稱佛云諸法自在不可思議者非曰為可不由緣數越宿命而
横濟也蓋衆生無量神功所導皆依崖曲暢其照不可思量耳譬之
洪水四凶鯀頑象傲皆化之回肰免舜弗能易矣而必各依其崖涂
水流凶允若免諧其德豈不大哉夫佛也者非他也蓋聖人之道不

神不滅論六見一

盡于濟主之俗數化于外生之世者耳至于因而不為功自物成直
克之殊應者耳夫鍾律感類猶心玄會忍夫靈聖以神理為類乎凡
所相與冥遣于佛國者皆其烈志清神積劫增明故能感諸洞徹致
使釋迦散暉十方交映多寶涌見燈王入室豈物之獨顯乎我能見
矣至若今之君子不生應供之運而域乎尚積之内皆其誠背于昔
故會乎于今雖復清若夷齊貞如柳季所志的殊復何由感而見佛
乎況今之所謂或自斯已還雖復礼纂身高名馥世而情滌于人
志不附道雖人之君子而實天之小人靈極之容復何由感映豈佛
之偏隱我我弗見矣若或有隨緣來生而六度之誠發自宿業感見

獼朗亦當要有其人然雖道俗比肩復何由相知乎然則塵沙在成
故見香味應豈可以己之不睹于光儀而疑佛不見耶熟炎天地有
靈精神不滅明矣今泰超之釋無神與宇宙俱來成敗天地而不滅
記籍二將呈將領滅六十萬神哉神不可滅則所滅者身也豈不皆
如佛言常滅群生之身故其身受滅而數會于起離乎何以明之夫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至于鷄豕犬羊之命皆乾坤六子之所一也民
之咀命充身暴同蛛蝥為網矣鷹虎非搏噬不生人可飯蔬而存則
虐已甚矣天道至公所布者命寧當許其虐命而抑其冥應哉今六
十萬人雖當異惡殊品至于恐咀群生恐不異也美惡殊矣其生

之所享固可實殊害生同矣故受害之日固亦可同今道家之言世
之所述無以方焉至若于公卿吉慶怡德應于後嚴延年田蚡晉宣
殺報交驗皆書于魏漢世所信觀夫活人而慶流子孫況精神為殺
活之主無殃慶于後身乎殺活彼身而災報己身況道塞彼神而不
索悴于己神乎延年所殺皆凡等小人晉宣王陵窮獄之豪賢不殊
貴賤異其致報一也報之所加不論豪賤將相晉王不二矣豈非天
道至乎才與不才亦各其子理存性命不在貴賤故耶然則肫魚雉
賤性命各正于乾道矣觀大鳥之迴翔小鳥之啁噍蓄盧所聽之牛
而已所感之鹿情受各涂于其類矣今有孕婦雉子于斯而有劉而

剔之燔而炙之者則謂究痛之殃上天所感矣今春獵胎孕燔狙墨
雖亦天道之所一也豈得獨無報哉但今相與理緣于飲血之甘嗜
漸非可頓絶是以聖王庖廚其化蠢順民之欲以減其害毀庖閑龍
則所不忍同射獵以為節疾非時之傷孕解直而不網開含氣之命
重矣孟軻擊賞于釁鐘知王德之去殺矣先王撫鹿於息故雖深其
仁不得頓苦其禁如來窮神明極故均重五道之命去殺為衆戒之
首弃抄見報于向无釋氏受滅于昔魚以示報應之勢明其窮究之
深迹而不昧矣若在往生無開于道淑修法戒則必不墜長平而無
坑馬服矣及在既墜信法能微必起令雖若緣豈先重雖有前報及

戒德後臻亦不復見坑來身矣所謂濟神功于窮迫以拔冤枉之命
者其道如斯慈之至矣今雖有世美而無道心犯害衆命以報就迫
理之當也佛衆理居當而救物以法不踰法則理無横濟豈物無定
乎譬之扁鵲救疾以藥而不信不服疾之不瘳豈鵲不妙乎魯陽耿
恭遠祖九江所以無迴日飛泉虎避德者皆以烈誠動乎神道神
道之感即物之感也若在泰越必不陷于難矣則火陷者皆已無誠
何由致感于佛而欲治起藉哉夫以通神之衆萃窮化之堂故須弥
可見于芥子之内耳久聞今則虎鵠昔或為人嘗有緣會故値佛嘉
運救身濟之劉殷代之尚無感可動以命懺虧治之奇安得妄作

妙覺之死感其自已而疑佛哉夫志之篤也則想之而見告之斯閉矣雖周孔交步偽說形求寔至古今悠隔傳嚴遐阻而玄對無礙則可以信夫潔想西感覩無量壽佛越境百億超至無功何云大空無別哉夫道在練神不由存形是以沙門祝形燒身厲神絶往神不可滅而能奔其往豈有負哉契闊人理崎嶇六情何獲于我而求累于神識自剪絶則日損所情寔漸于道苦力兼覩傾資奐居未我有之儀肰身滅名寔所收不出盜跨構館棲神象淵肰幽穆形從其微神隨之遠微則應清遠則楹妙盜跨與道孰為優乎頓奪其當年所以超升潛行協于神明福德彰于後身豈能見其所淨哉夫人事之動

必貫神道物無妄肰要當有故而肰矣若使幽明之報不如前論則六十萬命何理以坑乎既以報坑必矣報不坑矣今戰國之人肜若安期幽名四皓龍顏而帝列地而君英散茂寔不可稱數同在升之數中獨何肰乎豈不各是前報之所應乎既見禍成于往行則令行無負于後身明矣見世味品既宿命所既則身後所當倘何容濫經之所寄自謂當佛化見之時皆由素有嘉會故其遇若彼今曾無暫應皆咎在無緣而及拯至法空構嗚呼禅鑒孔昭侮聖人之殃亦可畏也故聞空構者將聖人與賢人與小人與夫聖無常蓋就物之性化使遂耳若身歿神識但當一以儒訓盡其生極復何事哉而拯以

不滅欺以成佛使燒祝髮膚絶其牉合所遏齒稟數不可量且夫彥聖育無常所況潛有塞矣空構何利而其甚大若知非聖賢之為矣若人哉拱須之流也則亦欲身周孔乎懼異端欺妄作斯若自詠已降則不肖之倫也又安能立家九流之外增徽老莊之表而慨列于千載之後龍樹提婆馬鳴迦旃延法山賢達摩多羅之倫曠載五百仰述道訓大智中百論阿毗曇之類皆神通之才也近孫綽所頌耆域犍陀勒守八賢支道林像而讚者竺法護于法蘭道邃闕公則皆神映中華中朝竺法行時人比之樂令江左尸梨密摩公高其卓朗郭文舉肰遂允而非奉唯佛凡自龍樹以迄密皆失身于向所

謂不肖者之誑乎肰則黃面夫子之事豈不明也哉今影骨齒髮遺器餘武猶光于本國此亦道之證也夫殊誠之性多有精察黠才而嗜欲類深皆以厥祖身立佛前冥葉親傳世祇其寔影跡遺事昭化敷顯故其棄王則傾國奉戒四果若微死而無悔若理之詭瞭事不寔奇亦豈肯傾已破欲以尊無形者乎若影物無寔報出來往則古今來者何為若身離欲若是之至往而及者空其泪懈而類皆更篤乎粗可察矣論曰夫自古所以不顯治道者將存其生也而若由生來眛者不知矣故諸佛悟之以苦道以無生無生不可頓休而引以生之善惡間善報而弥升則朗肰之盡可階焉是以其道惜若滄

海小然不津大然不通雖邀興務治存生者及而亦固陶潛五典勸
佐禮教焉今世之所以慢禍福乎天道者類若史遷感伯夷而慨者
也夫孔聖豈妄說也哉稱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而顏冉夭疾廚俊
閹商臣考終而莊則賢霸凡若此類皆理不可通然理豈有無通者
乎則納慶後身受殃三塗之誡不得不信矣雖形有存亡而精神必
應與見世而報夫何異哉但因緣有先後故對至有遲速猶一生禍
福之早晚者耳然則孔氏之訓資釋氏而通可不曰玄極不易之道
哉夫人理飄紛存沒若幻龍以百年命之族者無不蓋矣雖渡黃髮
給皆猶自覺所經倏頃況其短者乎且時則無止運則無窮既往積

劫無數無邊皆一瞬一閱以及今日今積瞬以至百年曾何難及而
又鮮克半焉夫物之媸于朝露之身者頗無清遐之寔矣何為甘是
腐于漏刻以枉長存之神而不自疎于遐遠之風哉雖沒名法於世
之家亦何獨無分于大道但究轉入域置于世路故惟覺人道為盛
而神想蔑如耳若使迴身中荒升岳遐覽妙觀天宇澄肅之曠日月
照洞之奇寧無聖列威靈尊嚴乎其中而唯唯人群怱怱世務而已
哉固將懷遠以開神道之想感嘶以貽明靈之應矣昔仲尼修五經
于魯以化天下及其眇邈太蒙之顛而天下與魯俱小豈非神合于
八遐故超于一世哉然則五經之作蓋於俄頃之間應其所小者耳

世又何得以格佛法而不信哉故闕今之不信為謂默昔之外都無
神明耶為之亦謂有之而直無佛乎若都無神明唯人而已則唯命
玄鳥降而生商孰遺巨跡感而生棄哉漢魏晉宋咸有瑞命知視聽
之表神道炳焉有神理必有妙極得一以靈非佛而何夫神也者依
方玄應不應不預存從實致化何患不盡豈須龍物而後訓乎然則
其法之實其教之信不容疑矣論曰群生皆以精神為主故于玄極
之靈咸有理以感先則遠矣而百數脩德豈非感哉則佛為萬感之
宗焉日月海岳猶有朝夕之禮秩望之義況佛之道衆高者窮神于
生表中者受身于妙生下則免夭三趣乎今世教所弘致治于一生

之內夫玄至者寡順世者衆何嘗不相與唯習世情而謂死則神滅
乎是以不務邀志清遐而多循情于所欲君子之道鮮焉若鑒以佛
法則厥身非我蓋一想逆旅耳精神乃我身也豈長存而無已上德
者其德之暢于己也無窮中之為美徐將清升以至盡下而惡者方
有自新之迴路可補過而上還是以自古帝籍之中黎已懷遠祗行
于今以擬來業而遠至德者不可勝數是佛法之效矣此皆世之所
蓮將之所開其于顏豈不曠然融新妙而得遺塗哉若之何忽而不奉
乎夫風經炎則暄吹林必涼清水激濁澄石必明神用將喪亦存所
託今不信佛法非分之不然豈處意則然誠試避心世物移映清徹

則佛理可明事皆信矣可不妙覈其[illegible]此明信已往終將克三
神道百世先業皆可幽明永蘇孝之大矣衆生治仁慈之至矣斯神
獨妙道之極矣洞朗無核明之盡矣發黔常人之心首路得轍緩可
多歷劫數終必遷集玄極者是之奇也等是人也樹轍失路蹭蹬長
往而永淪九地可不悲乎若不然也世何故忽生懿聖復育愚鄙上
則諸佛下則蜎飛蠕動乎皆精神失得之勞也令人以血身七尺死
老數紀之內既夜消其半矣其疾衆故又勞其半生之樂盛衰樂得
志蓋亦何幾而疾苗不居榮必俱辱樂寔速憂亦無全泰而皆競入
流俗之陰昧謗毀佛法之曠塗何如其智也世之以不違緣本而閱

于佛理者誠亦衆矣夫緣起浩汗非復追想所及失得於閱無理矣
感即六合之外故議而不論已具前論請微循環而伸之夫聖人之
作易天之垂象吉凶治亂其占可知然原其所以然之狀聖所弗明
則異之能知今以所莫知廢其可知迺占違天而動豈有不亡者乎
不可以緣始弗明而背佛法亦猶此也又以不憶前身之意謂神不
素存夫人在胎孕至于孩齡不得謂無精神矣同一生之內耳以今
思之猶冥然莫憶況經生死歷異身昔憶安得不亡乎所憶亡矣而
無害神之常存則不違緣始何妨其理常明乎子路問死子曰未知
生安知死問事鬼神則曰未知事人焉知事鬼豈不以由也盡于好

勇篤于事君固宜應以一生之[illegible]
其寔理之感故性與天道不可得[illegible]之類
十四門一切智者皆置而不答誠以答[illegible]墮惡邪然則寘
理奉佛之道固宜謝其所絕資其所應如渴者飲河挹洪流以盈已
豈須窮源于崐山教凡在佛法若違天破理不可得然則毀之可也
今無不可得然之破而有順天清神之寔豈不誠然哉夫人之生也
與憂俱生患禍發于時事災沴奮于寘昧雖復邪彩連雲擁溢百萬
初自猶以形神坐待無常家人嗚嗚婦子嘻嘻俄復淪為惚怳人理
曾何足恃是以過隟宜競睞謗寔化緩欲侈害神既無滅求滅不得

復當乘罪受身令之無賴群生乖多萬守皆教鑒也為之誅者唯有委
誠信佛託心履戒以援精神生蒙靈援死則清升清升無已遂將作
佛佛固言爾而人僻之何以斷人之勝佛乎其不勝也當不下墜彼
惡永受其劇乎嗚呼六極苦毒而生者所以世無已也所聞所見稍
進而死者臨盡類多神意安定有危迫者一心稱觀世音略無不蒙
濟此向所謂生蒙靈援死則清升之符也夫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日
異不違食兆民賴之于一化內耳何增茂其神而王萬化乎今緣廟
孔以養民味佛法以養神則生為明后沒為明神而常王矣如來豈
欺我哉非崇治侈像容於濫吹之僧以傷財害民之謂也物之不然

逐寔而觀近奬將橫以詬法矣蓋尊其道信其教悟無常空色有慈心整化不以尊豪輕絕物命不使不肖窮假非服豈非導之以德齊之以礼天下歸仁之盛乎其在容與之位及野澤之身何所見猎而不自濟其精神哉昔遠和上澄業廬山余往憇五旬高潔貞厲理學精妙同遠流也其師安法師靈德自奇微遇比丘並含清真皆其相與素洽乎道而後孫立于山是以神明之化遂于巖林驟與余言于崖樹澗壑之間曖然乎有自言表而高人者凡若斯論亦和上據經之旨云爾夫善即者因爲跡以書契窮神與人之頌緹縈一言而霸業用遂肉刑永除事固有識尔微感而終至冲天者今無陋鄙言以

神不滅論六尾十

警其所感巻然身從安知不以之超登哉

注言紓曰譚感應之理以明神存則可以警不善亦可然君子讀之是以正之、讀之易起儆福甚哉宣聖義利之喻至深且微也

程子夙曰清辨洮上食其筆潤滋和肺腑多矣

難神滅論

蕭琛之

論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

難曰形非即神也神非即形也是合而爲用者也而合非即矣生則合而爲用死則形留而神逝也何以言之昔者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秦穆公七日乃寤並神遊于帝所帝賜之鈞天廣樂此其形留而神遊者乎若如論言形滅則神滅者斯形之與神應如影響之必俱也然形既病焉則神亦病也何以形不知人神獨遊帝而歡觀于鈞天廣樂乎斯其寐也魂交故神遊于蝴蝶即神與形分也其覺也形開遽遽然周也即形與神合也然神之與形有分有合合則共爲一体分則形亡而神逝也是以延陵窆子而言曰骨肉歸復于土而魂氣則無不之也斯即形亡而神不亡也然經史明證灼灼也如此寧是形亡而神滅者也

論曰問者曰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通云非有鬼也斯是聖人之教然也所以達孝子之心而厲渝薄之意也

難曰今論所云皆情言也而非聖旨請舉經記以證聖人之教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若形神俱滅復誰配天乎復誰配帝乎且無神而爲有神宣尼云天可欺乎

今稷無神矣而以稷配斯是罔其欺天乎果其無稷也而空以配天者既其欺天矣又其欺人也斯是人之教〻以欺妄也設欺妄以立教者復何達孝子之心厲渝薄之意哉

原尋論旨以無鬼為義試重詰之曰孔子菜羹瓜祭祀其祖祢也記云樂以迎来哀以送往神既無矣迎何所迎神既無矣送何所送迎来而樂斯飲欣于孔明送往而哀又虚泱于丘体斯則夫子之祭禮也欺偽滿于方寸虚假盈于廟堂聖人之教其若是乎而云聖人之教貽也何哉

張汝韶曰辨斷明析

汪蒼舒曰范伯倫作神滅論

葉蒻縦曰層遮皆見擎兎阮千里素執無鬼論范加厲焉致使經典忽然能無怨惘謝析其前矣

諸子褒異集目記

海寧汪定國蒼舒　評　西湖吴玄石魚山氏恭

第八巻

十法句義經序　　道安

大造舟而濟者其體也安粹數而立者其業也業也美異故般若諸卷必
於了諸法卒數以成經斯乃紀經之喉襟為道之樞要也可不務乎
了了前後不忘玄數者鶖鷺子也于後經武有們來矣焉斯業者哉
不成也爰晉土者世高其後也偉哉數學淵源流清抱德惠和播騰
此域安雖希高迹未躡也已然旋馬周馬戚馬終馬未墜地也并一
以感以成積習移志道遠移質緣以高尚欲爽不能也人亦有言曰
聖人也者人情之積也聖躡積靡蠦蟠之間焉可已乎經之大例皆

已說同行異說者明夫一行之高致同行者其要不可相無則行必
俱行全其歸致則同處而不新不新故頓至而不惑俱行故叢萃而
不迷也所謂知異知同是乃大通既同既異是謂大備也以此察之
義焉瘦哉義焉瘦哉夫玄覽莫美乎同異而得其門者或寡矣明白
莫過乎辯數而入其室者鮮矣晉康調撰十慧章句康僧會集六度
要目每尋其蹤欣有悟焉然猶有闕文行未錄者令抄而第之名曰
十法句義若其常行之注解若昔未集之貽後同我之倫儻可察焉

汪蒼舒曰道安筆手每似者燃
注与可曰無聲無調孤馬高唱

道地經序　　釋道安

道地者應真之玄堂升仙之奧室也無本之城杳然難陟矣無為之
墻邈然難踰矣微門妙闥少闚其庭者也蓋為器也猶海與行者
酌之而不竭汲精者無數而不滿其為像也含弘靜泊綿綿若存寂
寥無言辯之者幾矣怳惚無行求矣漭乎其難測聖人有以見因華
可以成實觀末可以達本乃為布不言之教陳無轍之軌闡止啟觀
式成也歸憩念六雙率由斯路歸精谷神于乎羨矣夫地也者包潤
旋毓稼穡以成鏐鐐瓊珠罔勿以載有喻止觀莫近于此故曰道地

也昔在衆祐三達遐鑒八音四辯赫奕敷化識病而療救典雅奧止
如來善逝而大訓絕五百無著還而靈覺乖于是有三藏沙門厥名
衆護仰惟諸行布在群籍俯愍蒙進不能悉洽粗述衆經撰要約行
目其次序以為一部二十七章其于行也要猶人首與可終身戴不
可須臾下猶氣息與可終身通不可須臾閉息閉則命殞首下則身
殪若行者暫去斯法茲究之患入矣有開士世高者安息王元子也
禪國高讓納萬乘位克明俊德改容修道越境流化爰適此邦其所
傳訓淵微優邃又析護所集者七章譯為漢文音近雅質敦兮若樸
或變質從文或因質不飾皇以世高審得厥旨夫絕愛源滅榮冀息

馳騁莫先于止了疑惑達九道見身幻莫首于觀大聖以是達五根
登無漏楊美化易頑俗莫先于止靡不由茲也真可謂盛德大業至
矣哉行自五陰盡于成壞則是菩提漏盡之迹也神足章者則是禪
思五通之要也五十五一者則是四非常度三結之本也人之處世
曚昧未祛熙熙甘色如饗太牢由處獄海幽厄九月既生迍邅罹遘
百凶尋旋老死嬰苦萬端漂溺五流莫能自返聖人深見以為苦詎
遊神八路長渺永安卑精稽古則佚樂若此閑情緤欲則酸毒若彼
二道顯著宜順所退石以淬璧剝堅截鋼素質精染五色炳爍由是
論之可不勉哉予生不辰值皇綱紐絕獫狁猾夏山左蕩沒避難濩
澤師殞友於周爰諮謀頓靡所詢時雁門沙門支曇講鄴都沙門竺
僧輔此二仁者聰明有融信而好古冒險遠至得與酬酢尋章察句
造此訓傳希權與進者暫可微悟蚊蚋奮翼以助隨嵐蟻螘增封嵩
岳之頂豈其能益于高猛哉孫蹟與渺唯八輩難之況末學小子庶
幾茲哉然天竺聖邦道阻遼遠幽見碩儒少來周化先哲既逝來聖
未至進退狼跋咨嗟涕洟故作章句仰己丹赤冀諸神通炤我融融
必枉靈趾燭謬正闕也
江蕭舒曰譯來崇艱而頗深彩不求新而輒異本之于性抒之于
筋文之與事止矣

陰持入經序

道安

陰持入者世之深病也馳騁人心變德成狂耳聾口爽耽醉榮寵抱
癡投冥酸號三趣其為病也猶癲疾焉入骨徹髓良醫拱手猶[illegible][illegible]
焉來則冥然莫有所識大聖悼茲痛心內發忘身安赴塗炭令學甚
悉辯觀羅縷于重雲止罝網于八極洪癡不得騁其翼巨愛不得
逞其足挾善心于毫芒拔兇頑于虎口以大寂為至樂五音不能聾
其耳矣以無為為淡味五味不能爽其口矣曜形濁世拯擢難計陟
降教終潛淪然名諸無著等尋各騰逝大弟子眾深懼妙法混然廢
沒于是令迦葉集結阿難所傳凡三藏焉該羅幽廓雖度難則也世
雄撥藥必因本病病病不能均是故眾經相待乃備非彥非聖罔能綜
練自茲以流神通高士各為訓釋或撰諸經以為行式辟璞纖疑
擇彼珠珍以色相瑩佩之羅之為光為飾喻繪事次調別眾彩以圖
暉列諸明徹者所撰六然此經則是其數也有捨家開士出自安息
字世高大慈流洽播化斯土譯梵為晉微顯闡幽其所敷宣專務禪
觀醇玄道數深矣遠矣是經其所出也陰入之弊人莫知苦是故先
聖照以止觀陰結日損成泥洹品自非知机其孰能與于此乎逆首
至于九絕都是四十五藥也以慧斷知入三部者成四諦也十二因

緣起爭法部者成四信也其爲行也唯神矣故不信而成唯妙矣故
不行而至統斯行者則明白四達立根得眼成十力子紹胄法王奮
澤大千若取證則拔三結住壽成道徑至應真此乃大乘之舟楫泥
洹之關路于斯晉土禪觀弛廢學徒雖興蔑有盡漏何者禪思守玄
練微入寂在取阿道猶覘于掌一睹斯要而希見證不亦難乎安未
近積罪生逢百罹戚伏孔棘世之聖導潛遯晉山孤居離衆幽處窮
壑竊覽篇目淺識獨見滯而不達夙宵抱疑諮諏靡質會太陽比丘
竺法濟并州道人支曇講陟岨冒寇重瀾遠集此二學士高朗博通
誨而不倦者也遂與析槃暢礙造茲注解世不值佛又處邊國音殊

俗異規矩不同又以愚量聖難以逮也冀未踐緒者少有微補非敢
自必析究經旨

汪蒼舒曰道安文筆甚老嘯四海習鑿齒稱天釋道安自是對得
過

人本欲生經序　釋道安

人本欲生經者照於十二因緣而成四諦也本癡也欲愛也生死
也略舉十二之三以爲目也人在生死莫不浪滯於三世飄瀊於九
止綢繆八縛者也十二因緣於九止則第一人亦天也四諦所鑒ヽ
乎九止八解正迹ヽ於八邪ヽヽ正則無往而不恬止鑒則無往而不
愉無往而不愉故能洞照傍通無往而不恬故能神變應會神變應
會則不疾而速洞照傍通則不言而化不言而化故無棄人不疾而
速故無遺物ヽ之不遺人之不棄斯禪智之由也故經曰道從禪智
得近泥洹豈虛也哉誠近歸之要斯經似安世高譯爲晉言也言古

文悉義妙理婉覩其幽堂之奧闇庭之富者或寡矣安每覽其文
欲疲不能所樂而玩者三觀之妙也所思而存者想滅之辭也敢以
餘暇爲之撮注其義同而文別者無所加訓焉

汪蒼舒曰道安悲遠之師晉室以此人爲首座

大小品對比要抄序

支　遁

夫般若波羅蜜者衆妙之淵府羣智之玄宗神王之所由如來之照功其為經也至無空豁廓然無物者也無物于物故能齊于物無智于智故能運于智是故夷三脫于重玄齊萬物于空同明諸佛之始有盡羣靈之本無登十住之妙階趣無生之徑路何者耶賴其至無故能無用夫無也者豈無哉無不能自無理亦不能為理々不能為理則理非理矣無不能自無則無非無矣是故妙階則非階無生則非生妙由乎不妙無生由乎生是以十住之稱興乎未足定号般若之智生乎教迹之名是故言之則名生設教則智存智存于物實無

迹也名生于彼理無言也何則至理冥壑歸乎無名無名無始道之體也無可不可者聖之慎也苟慎理以應動則不得不寄言宜明所以寄宜暢所以言理冥則言廢忘覺則智全若存無以求寂希智以忘心智不足以盡無寂不足以冥神何則徒知無之為無莫知所以無知存之為存莫知所以存希無以忘無故非無之所無寄存以忘存故非存之所存莫若無其所以無忘其所以存忘其所以存則無存于所存遣其所以無則忘無于所無忘無故妙存妙存故盡無盡無則忘玄忘玄故無心然後二迹無寄無有冥盡是以諸佛因般若之無始明萬物之自然衆生之喪道溺精神乎欲淵悟羣俗以妙道

漸積損以至無設玄德以廣教守谷神以存虛齊衆首于玄同還羣靈乎本無蓋聞出小品者道士也嘗遊外域歲數悠蒙未見典載而不詳其姓多矣嘗聞先學共傳云佛去世後從大品中抄出小品世傳其人唯目之以純德驗之以事應明其致而已亦莫測其由也夫至人也覽通羣妙凝神玄冥靈虛綿應感通無方建同德以接化設玄教以悟神述往迹以搜滯演成規以啟源或因變以求通事濟而化息適任以全分々足則教廢故理非乎變々非乎理教非乎体々非乎教故千變萬化莫非理外神何動哉以之不動故應變無方無窮之變非聖在物々變非聖々未始于變故教遺興乎變理滯生乎權

接應存物理致同乎歸而辭數異乎本事備乎不同不同之功繇之萬品神悟遲速莫不緣分々闇則功重言積而後悟質明則神朗觸理則玄暢輕之與重未始非分是以聖人之為教不以功重而廢分分易而存輕故羣品所以悟分功所以成必須重以運通因其宜以接分此為悟者之功重非聖教之有煩令統所以約教功所以全必待統以適任漸文以領玄領玄則易通因任則易從而物未悟二本之不易統致同乎宗便以言數為大小源派為精麤文約謂之小文殷謂之大順常之為通因變之為舞守數之為滯領統之為失而彼揩文之徒羈見束教頂著阿含神匱分淺才不經宗儒墨大道域定

聖人忘局文句詰教雖權謂崇忝為逵諒傾統為傷宗須微驗以明
定劾應則起伏是以至人順序情以微理取驗乎滯洫明小品之體
本要辭疑之幽滯因物之微驗故示驗以應之令不可以趣微于一驗
用之為淳德効丧于事寔謂之為常人而未達神化之權統出應于
妙一暢濟功于殊塗運無方之一致而察殊軌為異統觀奇化為逆
理位大寶為興王聚濟貧為欲始徒知至聖之為教而莫知所以教
是以聖人標域三才玄化萬品教非一途應物萬方或損教遵無寄
通逵會或抱一御有繁文明宗崇聖典為世軌則夫體道盡神者不
可詰之以言教遊無蹈虛者不可求之于形器是故至人于物逐通

而已明乎小大之不異暢玄標之有寄因順物宜不拘小派或以大
品辭茂事廣喻引宏奧雖窮理有外終于玄同然其明宗統一會致
不異斯亦大聖之時教百姓之分致苟以分寄之不同亦何能求簡
于聖哉若以簡不由聖豈不寄言于百姓夫以萬殺鐘響響一以持
之萬物感聖聖亦寂以應之是以殺非乎響言非乎聖明矣且神以
知來夫知來者莫非其神也机動則神朗神朗則逆鑒明夫來往常
在鑒內是故至人鑒將來之希纂明才致之不並簡教迹以崇順擬
羣致之分而閑之者易統知希之者易行而大品言數豐具辭煩富
溢問對衍與而理統宏邃雖玄宗易究而詳事難備是以明夫為學

之徒須尋遊旨開其所往究覽宗極標之興盡然後悟其所滯統其
玄領或須經紀恐閑明其觸對探幽研賾盡其妙致或以教眾數溢
飄讀罷究歎為寫崇供養力致無階諧如此例羣仰分狹闕者絶希
是故出小品者恭引王統簡領羣用荃域事數標判由宗以為小品
而辭喻清約運旨疊疊然其往往明宗而標其會致使宏綱有詠于
理無損而非至精孰其明矣又察其津塗尋其妙會覽始原終研極
與旨領大品之王標備小品之玄致標標乎覽精乎不味精矣盡矣
無以加矣斯人也將神王于冥津羣形于萬物量不可測矣宜求之
于筌表寄之于玄外惟者閑之曰夫大小品者出于本品本品之文

有六十萬言令從天竺未適于晉今此二抄亦興于大本出者不同
也而小品出之在先然斯二經雖同出于本品而時往有不同者或
小品之所具大品所不[illegible]品之所備小品之所闕所以然者或以
二者之事同互相以[illegible]其本一故不並矣而小品致略玄總事
要舉宗大品雖詞致[illegible]不丧本歸至于說者或以專句推事而
不尋況旨或多以意裁不依經本故使文流相背義致同乖羣義偏
狹喪其妙旨或失其引統錯徵其事巧辭辨偽以為經体雖文藻清
逸而理統乖宗是以先哲出經以梵為本小品雖抄以大為宗推梵
可以明理徵大可以驗小若苟任胸懷之所滯背聖教之本旨徒常

以新穀苟競以異常異常未足以徵本新穀不可以經累而遺異常
之為誒而莫知傷本之禍致傷本則失統失統則理滯理滯則或殆
若以殆而不思其源固而不尋其本新則外不閑于師資內不由于
分淨豈非仰資于有知自塞于所尋困蒙于所滯自窮于所通進不
闇常退不研新說不依本理不經宗而忽略先舊毀訾古人非所以
為學輔其自然者哉夫物之資生靡不有宗事之所繇莫不有本宗
之與本萬理之源矣本喪則理絶枝朽則枝傾此自然之數也未紹
不然矣于斯也徒有天然之才淵識邈世而未見大品覽其源流明
其理統而欲寄懷小品率意造義欲寄其分淨標顯自然希邀常流

徒尚賓而竭其才思玄格聖言趣悅廉情而乖本違宗豈相望乎大
品也哉如其不悟將恐遂其所惑以罔後生是故推考異同驗其虛
變尋源窮源各有歸趣而小品引宗時有諸異或辭倒事同而不乖
旨歸或取其初要廢時後致或筌次事宗倒其首尾或散在廉品略
標玄要時有此事乖互不同又大品事數甚衆而辭曠浩衍本欲推
求本宗明驗事旨而用思甚多勞窗功又寡且稍驗廢事不還速息
是故余今所以例玄事以駢比標二品以相對明彼此之所在辨大
小之有先雖理或非深與而事對之不同故採其所究精粗兼研
盡事迹使驗之有緣故尋源以求實趣之于理宗是以考大品之宗

致驗小品之總要被玄波之所存求同異之所寄有在尋之有軌則
乃也貫綜首尾推步玄領究其盤結辨其凝滯使文不違旨理無負
宗棲驗有寄辨不失徵且于希味之徒浪神遊宗陶冶玄妙推尋源
流閑虛考實不亦易乎若其域乖體極對非理標或其所寄者須
俟將來摩訶隆幸為研盡備其未詳也

汪蒼舒曰支集神思孤秀然散帙壞逸余殊甚既久遂得多篇將
謀全梓兹未暇也

葉蘭繼曰大小品意即大小乘止為標槃無煩衍跡乃佛微青蓮
眼棹珊瑚舌叙致精麗才藻奇拔真非溢譽每恨道逸漁父諸

篇未得披其遺詠豈知惟有一乘法寧復作義聞以下人註腳
也

吳濬來曰吐氣迴翔言有生趣如人夢到絶奇境界醒不可擬似
此名英自當涤梓入室

求沙門名籍書　支遁

夫標極有宗則仰之者至理契神冥則沐浴彌深故尼父素室顏氏流連豈不以道隆德盛直往忘及者哉貪道等雖人凡行薄黍條三寶受自天至信不待習但日損珍德撫心增懷賴聖主哲王復躬弘其道淂使山居者騁業城傍者閑道緣是滌曠瀧朽輸紫榮然沙門之于世也猶虛舟之寄大壑耳其來不以事退亦乘閑四海之內竟自無宅邪亂則振錫孤逝道洽則欣然俱萃所以為遠而至良有以也將振宏綱于季氏展誠心于百代而頃頻被州符求沙門名籍煎切甚急未悟高旨野人易惧抱忌寔深遂使禪人失靜勤士廢行丧精絶氣達旦不寐索然不知何以自安伏願明公扇唐風于上位待白足于其下使懷道獲濟有志俱全則身七餘盡卑命此去天聽殊邈或未具簡謹以上聞伏追悚息

汪蒼舒曰自護其法吾津涪涪箴性悚何道來兩筆

葉蔚綖曰意氣傾人命句簡同所歸皆眹緣身學道知也乃腸重譯而相聚歷萬劫而不磨豈容輕與外人說亦豈容遙從今日之我有能如九方皋之相馬哉不至以變辭相塞也

阿彌陀佛像讃　支道林

夫六合之外非典籍所模神道詭世豈意者所測故曰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每在常輒欲以所不能見而斷所未能了故令井蛙有決宅之聆馮夷有秋水之伐故其實矣余遊大方心倦無垠因以靜暇復伸諸奇麗佛經記西方有國國名安養迴遼迴邈路踰恒沙非無待者不能遊其疆非不疾者焉能致其速其佛號阿彌陀晉言無量壽國無王制班爵之序以佛為君三乘為教男女各化育于蓮華之中無有胎孕之穢也館宇宮殿悉以七寶皆自然懸構制非人匠苑囿池沼蔚有奇榮飛沉天逸于淵藪逝寓羣獸而率真閶闔無扇于瓊林玉響天諧于簫管實霄隕華以闔境神風拂故而納新甘露徵化以醴被蕙風導德而芳流聖音應感而雷響慧澤雲垂而沛清學文喻兮而貴言真人冥宗而廢玩五度憑虛以入無般若遷知而出玄眾妙于茲妙于茲大啟神化所以永傳別有經記以錄其懿云此晉邦五末之世有奉佛正戒諷誦阿彌陀經誓生彼國不替誠心者命終靈逝化往之彼見佛神悟即淂道矣道生末踪忝厠殘跡馳心神國非所敢望乃因匠人圖立神表仰瞻高儀以質所天詠言不足遂復係以微頌其詞曰

王猷外釐神道內綏皇矣正覺寔兼宗師泰定軫曜黄中秀姿恬智

文殊像讚

支道林

文殊師利者是遊方菩薩曰離垢之言而有斯目非敢號所先也原夫稱謂之生蓋至道與其號何者虛引之性彰於至德軌世之表開於實真應俗之風移則感時之訓興故云濡首又以法王子爲名焉夫欲窮其淵致者必先存其深大然古邈矣道言像之所極雖算之劫功高積塵悠悠遐曠焉可爲言請略叙其統若人之始出也爰自帝胄尊號法王無上之心兆於獨悟發中之感無不由他近一通正覺而靈珠內映玄景未移遂超登通依於是深根永搆於沖懷豈除異神柯而同茂慧悲之氣興惠風俱扇三達之明與日月並曜具体

而徹周以功侔法身矣若乃天機將審即神通爲館宇圓應家會以不疾爲影迹斯其所以動不離寂而弥綸宇宙倏忽無常境而名冠遊方者也世尊興出乃援躍進之明顯潛德於香林用慶雲而西徂復能見於茲刹法輪既轉則玄音屢暢靜朗倜極輒暢發深言道映開士故諸佛美其稱體絕塵俗故混纓於高而凡跡非夫合天和以挺作吸沖氣而爲雲舒靈霄以迴豪味德音而流韻孰能与於此哉將欲拔宮群生之性宅至齋之主開宗基於一貫廓恒沙而爲宇若眹而不悅文殊之風則未達無窮之量長笑於方寸之宗矣自世尊泥洹長將千祀流光移蔭淡泊昔而升降由是冥懷宗極者咸悲長

交泯三達玄奧衣境金方緬路悠廻于彼神化悟感應机五度祇採六慧研微空有同狀玄門洞開詠歎灖灖稍義順神玄肆洋洋三乘說嚴往摹故知來惟新二才執降朗滯由人造化營域要揣崇崇緊館尻峙華宇星羅玉閣通方金墉啓阿景傾朝日韞蔚晨霞神堤廻互九源曾深泯無筌忘鮮罕儛渋潭不同虞歎翼懷林有客驅徒兩埋机心甘露敦洽蘭蕙肋馨化隨雲濃俗興風清蔵蔍消散靈飈揮英瓊林諧響八音文成瑯瑤沉綵芙蕖晞陽流澄其絜藻揣其奇清衷寘萃載哲來翔孕景中葩結靈幽芳類諸風化妙蕪于長遊軌一爻同規坐忘

阿彌陀佛像讚

汪蒼舒曰世之桃源仙之華胥佛之安養境逈妙矣不能遂流安能不修淨土之業

津之長源俱風日之潛損遂共衰客金石繼以文頌人思自盡廣甞
露以潛潤今之所遇盡是數減百年有鐵輪王王闍浮提號曰阿育
仰規遺軌擬而像焉雖真容不存於形而靈位若有主雖幽司不以
情求而感至斯應神變之異屢華民聽目睒悟時信有自來矣蕩曰
為接類薄之運寔由冥維之功通夫涉否之俗固非一理所弘是以
託想之賢祇誠啟寄思細將絕之緒引高心以標住乃遠模元匠像
天所像成來自表不覺欣賦同詠
眇眇同真弱齡啓蒙含英吐秀登玄履峰冲以道王休以冲通浪化
遊方乃軌高蹤流光遺映寔賢茲際思對淵匠靖一惟恭虔祺絕代

座落塵封

汪蒼舒曰以儒詮佛而理甚深如支公故自雖耳馬祖一喝直得
臨濟三日耳聾雖是禪機寔亦粗劇

文佛像讚并序

支道林

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有本道德之謂也昔姬周之末有
大聖號佛天竺釋王白淨之太子也俗氏母族厥姓裘曇焉仰靈胄
以丕承籍乃哲之遺芳吸中和之誕化稟白淨之顥然生自右脅弱
而能言諒天爵以不加為貴誠逸祿以頂靡為足故常夕惕上位送
旅紫庭紆轡儲宮擬隔區外俄而高逝周覽郊野四闢皇扉三鑒疾
苦風人厲辭以激興乃甘心受而莫違訊大猷於有道慨在茲之致
淹恙乃明發遐征栖遲幽闕脫皇儲之重任希無待以輕舉褌龍章
之盛飾貿窮藪之廬褐資送之儔自崖而反彌乃抗志匪石安仁

以山班草匠居摧心立蹤暨於般若之氣總運十算以質心併四籌之
八記從二隨而簡絕迷觀之而旋緣妙一於冥端發三止之朕秀
洞四觀而合泯五陰遷於還府六情虛于靜德滿七位而摠玄撥冥
魚於六絕蓋既立而發登路萬結之積習同生知於當年捲玉獨以
擬脈嗣六佛而徵儁儔唯支六體佩圓光啓庚黃中色艷紫金運動
陵虛德進儀總八音流芳逸豫暢彩妙覽未兆則卓絕六位曲成已
著則化隆三五沖量弘乎大虛神蓋宏於兩儀易簡待以成體太和
擬而録部圍著者象其神寀方卦者法其智周照積祐之留祥元宿
以制作或嗣之以德義或跡之以沖風兒形摇於日新朗妙主於

不盡美既青而青藍還百練以就粹覩厥物以歸宗援老孔之外捷
屬八億以語極罕墳索以興典擬道行之三點絡明周以罩玄化著
於西域若朝暉昇于暘谷民望景而興行循曲訓諧於宮商當是時
也希夷緬邈於羲風神奇卓絕于黒軒蔚彩沖漢於周唐頌味有餘
於鄒魯信可謂神化之都領皇孫之宗謨也年邈緜心泯迹泥洹夫
至人時行而時止或隱此而顯彼迹絕於[illegible]實歸於維衛俗徇常
以駭奇圖以存之而統之至於靈覺之性三界珍崒谿若川傾頹如
乾墜黔首與永夜同幽冥涂與凋津並靈六度與崩谷俱禰三乘與
絕軸解轡門徒泣血而心喪百靈銜衆而情悼夫道高者應卑因巡

者觀察故不[illegible]苦而異其悲憂忘天下易使天下忘難靈風播越
環周六合府數終於[illegible]後而以與開[illegible]仰神儀而事絕於千載
祇洹既已漂落玉毫不[illegible]見[illegible]逝[illegible]八[illegible]時[illegible]氣通以不才仰遵
大猷追翔陽而鄉璧附桑榆而未仆神馳在昔願言再欽遂援筆典
古述所避思其詞曰
太上邈矣有唐統天孔亦周遠虞三儒明明釋迦寔惟帝先應期
啟作化融乾交泰恬和濯粹沖源邁軌世王領宗中玉堂搆洪模
揭秀真靈岐嶷誕覺武澄泉太清太儀岑巍乃圓其明玄黃希和文粹
八蕤埏蕙炬燭我宵征人欽其哲孰識其冥豈必[illegible]帶即而雲津

威揚夏烈溫柔晞春比器以形卓机以神眷卹涅槃亦能伸鼓舞
爭整靈氣惟新誰與族作快運陶鈞三與衆玄八億致遠二部既弘
逡翰惟典光亦瓌奇怡以易崩歡諸蘊歷實之今善可善上國乃攜
乃演致存言性皇伊弘闡日月貞朗顯晦周遍生如於霧聰來已歸
至人全化跡隨世微微云泥洹言告言歸遺風六合佇方未武象闡
不存誰與悟机睹心來輸朕覿冥睎

大智論抄序

廬山慧遠

夫宗極無為以設位而聖人成其能昏明代謝以開運而盛衰合其變是故知險易相推理有行藏屈伸相感數有往復由之以觀雖冥樞潛應圓景無窮不能均四象之推移一其會通況時命紛謬世道交淪而不深根固蒂寧極以待其若是之有運時來非由遇則正覺之道不虛凝于物表弘教之情亦漸可識矣有大乘高士厥號龍樹生于天竺出自梵種積誠曩代契心在茲接九百之運撫頹薄之會悲蒙俗之茫昧蹈險跡而弗悋于是卷陰衡門雲翔赤澤慨文明

之未發思或躍而勿用乃喟然嘆曰重夜方昏非螢燭之能照雖白日寢光猶可繼以朗月遂自誓落簪纓容衣玄服隱居林澤守閑行禪靖慮研微思通過半因而悟曰聞之于前論大方無垠或有出乎其外者俄而迴步雪山啟神明以訴志將歷古仙之所遊忽遇沙門于巖下請質所疑始知有方等之學及至龍宮要藏秘典靡不管綜滯根既拔則名冠道位德倫三忍然後開九津于重淵朋鱗族而俱游學徒如林英彥必集由是外道高其風名士服其致大乘之業于茲復隆矣其人以般若經為靈府妙門宗一之道三乘十二部由之而出故尤重焉然斯經幽奧致趣難明自非達學鄙將安歸故敘夫體綜[illegible]其深致若意在文外而理蘊于辭輒寄之賓主假自疑以起對名曰問論其為要也發軫中衢啟惑智門以無當為實無照為宗無當則神凝于所趣無照則智寂于所行寂以行智則群邪革慮是非息焉神以凝趣則二諦同軌玄轍一焉非夫正覺之靈撫法輪而再轉孰能振大業于將頹紐遺綱之落緒令微言絕而復嗣玄音輟而復詠哉雖弗獲與若人並世叩津問道至于研味之際未嘗不一章三復欣于有遇其中可以開蒙朗照水鏡萬法固非常智之所辨請略而言生塗兆于無始之境變化搆于倚伏之場咸生于未有而有滅于既有而無推而盡之則知有無迴謝于一法相待而非原生

滅兩行一于化映空而無主于是巧即之以成觀反鑒以求宗鑒明則塵累不止而儀像可觀觀深則悟徹入微而名實俱玄將尋其要必先于此然後非有非無之談方可得而言嘗試論之有而在有者有于有者也無而在無者無于無者也有有則非有無無則非無何以知其然無性之性謂之法性法性無性因緣以之生生緣無自相雖有而常無常無非絕有猶火傳而不息夫然則法無異趣始末淪虛畢竟同爭有無交歸矣故遊其奧者心不待慮智無所緣不滅相而寂不修定而閑非神遇以期通焉識空空之為玄斯其至也斯其極也過此以往莫之或知又論之為体位始無方而不可詰觸類多

交而不可窮哉關途理以數與或導近習以入滯或闇昧塗于一法而弗離或闕百慮于同稠而不分此以絶夫壘兎之設而無數于天下者也爾乃博引衆經以贍其辭暢發義旨以弘其美美盡則智無不周辭博則處大悉備是故登其涯而無津挹其流而弗竭汪汪焉莫測其量洋洋焉莫比其盛雖百川灌河未足語其辯矣雖涉海求源未足窮其邃矣若然者非夫淵識曠度孰能與之潛躍非夫超名反數孰能與之澄漠非夫洞幽入冥孰能與之沖泊哉有高坐沙門字曰童壽宏才博見智周羣籍玩服斯論佩之彌久雖神悟發中必待感而應于時秦主姚王敬樂大法招集名學以隆三寶德洽殊俗

化流西域是使其人聞風而至既達關右即勸令宣譯童壽以此論深廣難卒精究因方言易省故約本以爲百卷計所遺落殆過三倍而文藻之士猶以爲繁咸累以博罕既其實譬大羹不和雖味非珍神珠內映雖寶非用信言不美固有自來矣若遂令正典隱于榮華玄樸虧于小成則百家競辯九流爭川方將幽淪長夜背日月而昏逝不亦悲乎于是靜尋所由以求其本則知聖人依方設訓文質殊體若以文應質則疑者衆以質應文則悅者寡是以化行天竺辭樸而義微言近而旨遠義微則隱昧無象旨遠則幽緒莫尋故令翫常訓者牽于近習束名教者惑于未聞若開易進之路則階藉有由曉

漸悟之方則始涉有津遂于是簡繁理穢以詳其中令質文有體義無所越輒依經立本繫以問論正其位分使類各有屬謹與同止諸僧共別撰以爲集要凡二十卷雖不足增輝聖典庶無大謬如其未允請俟來哲

汪苾舒曰時鳩摩羅什新譯論出姚興送遠曰此既龍樹所作又是方等所歸宜爲一序以伸作者之意遠謂大智論文句繁廣初學難尋乃抄其要文二十卷傳稱遠序致淵雅使夫學者息過半之功

三法度序

盧山慧遠

三法度經者蓋出四阿含四阿含則三藏之契經十二部之淵府也以三法為統以覺法為道開而當名交而彌廣法雖三焉而[illegible][illegible]不盡覺雖一焉而智無不周觀諸法而會其要辯眾流而同其源斯乃始涉之鴻漸舊學之華苑也有應真大人厥號山賢恬思閑宇智周変通感達識之先覺愍後蒙之未悟故撰此三法因而名云自德品暨于所依凡三章九真度斯其所作也其後有大乘居士字僧伽先以為山賢所集雖辭旨高簡而其文猶經故仍前人章句為之訓傳

演散本文以廣其義顯發事類以弘其美幽讚之功于斯乃盡自茲而後道光于世其教行焉于是振錫躡足者仰玄風而高蹈禪思入微者挹清流而洗心高座談對之士擬之而清言博識淵有之賓由之而贍聞也有遊方沙門出自罽賓姓瞿曇氏字僧伽提婆昔在本國預聞斯道雅翫神趣懷佩以遊其人雖不親承二賢之音旨而諷味三藏之遺言志在分德誨人不倦每至講論嗟詠有餘遠與同集勸令宣譯提婆于是自執梵經轉為晉言雖音不曲盡而文不害意依實去華務存其本自昔漢興逮及有晉道俗名賢並參懷聖典其中弘通佛教者傳譯甚眾或文過其意或理勝其辭以此考彼殆兼先典後來賢哲若能參通晉梵善譯方言幸復詳其大歸以裁厥中焉

棄前縱曰經律論為三藏非逐法數解脫也釋迦慈悲充積歷劫生瞿曇種中要周一踢磨不相違靜婆沙四果猶却奇熱輪之助乎

念佛三昧詩序

廬山慧遠

序曰夫稱三昧者何專思寂想之謂也思專則志一不分想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恬其照神朗則無幽不徹斯二乃是自然之玄符會一而致用也是故靖恭閑宇而感物通靈御心惟正動必入微此假修以凝神積習以移性猶或若茲況夫尸居坐忘冥懷至極智落宇宙而闇蹈大方者哉請言其始菩薩初登道位甫窺玄門体寂無為而無弗為及其神變也則令修短革常度巨細互相違三光迴景以移照天地卷而入懷矣又諸三昧其名甚衆功高易進念佛為先何者窮玄極寂尊号如來体神合變應不以方故令入斯定者昧然忘知即所緣以成鑒鑒明則內照交映而萬像生焉非耳目之所暨而聞見行焉於是覩夫淵凝虛鏡之体則悟靈相湛一清明自然察夫玄音之叩心聽則塵累每消滯情融朗非天下之至妙孰與於此哉以茲而觀一覲之感乃發久習之流覆豁昏俟之重迷若以匹夫衆定之所緣固不得語其優劣居可知也是以奉法諸賢咸思一揆之契感寸陰之頹影懼來儲之未積於是洗心法堂整襟清向夜分忘寢夙宵惟勤庶夫貞詣之功以通三乘之志臨津濟物與九流而同往仰援超步之興俯引弱進垂策其後以覽衆篇之揮翰豈徒文詠而已哉

念佛三昧詩四言

瑯琊王齊之

妙用在玄涉有覽無神由昧徹識以照麁積微自引因功本虛泯彼三觀忘此毫餘

其一

寂漠何始理玄通微融然忘適乃廓靈暉心悠緬域浮不毀机用之以沖會之以希

其二

神資天凝圓映朝雲與化而感與物斯群應不以方受者自分寂爾淵鏡金水塵紛

其三

慨自一生風乏患識託崇淵人庶藉冥力思轉毫功在深不測至哉之念注心西極

汪崙舒曰止觀念佛三昧門云如夢見七寶親屬歡樂覺已追念不知在何處如是念佛人不來往而樂事宛然如是者念佛又如人行大澤飢渴夢得美食覺已腹空自念一切所有法皆如夢如是者念佛

歎蒯紙曰念者猶禮云致齋時詠思成也何等精擊傳敎識相孟
頤奉法皆妄希溷入不得

答桓玄書　　盧山慧遠

大道淵玄其理幽深銜此高肯實如來談貧道出家便是方外之
賓雖未踐古賢之德取其一往之志削除飾好落名求實若使幽冥
有在故當不謝于俗人外似不盡内若斷金可謂見形不及道哀哉
而束枕石華而不實管見之人不足累矣雖復養素山林與樹木何
異夫道在方寸假練形為真卞和號慟于荊山患人不別故也着閣
其名令見其人故毀周悲慨人生天地之間如白駒之過隙以此而
尋疏淨久停豈可不為將來作資言學步邯鄲者新無功失其本質

故使郎人俯仰而歸育代之中有此一也豈渾同以通之貧道已乗
世務形權于流俗欲于其中化未化者雖復沐浴踞傲柰殺結何一
世之榮劇若電光聚則致離何足貪哉淺見之徒其惑哉可謂下士
聞道大笑之真可謂迷而不反也貧道形不出人才不應世是故毁
其隨質被其割截之服理未能心冥玄化遠存大理之制豈捨其本
懷而酬高誨貧道年與時頹所患未痊乃復曲與光慈感慶交至檀越
信心幽當大法所寄豈有一傷毁其本也將非波旬試嬈之言辭拙
實聞力酬高命蓋是不逆之懷耳
汪翁舒曰桓玄致書稱是至道緬邈佛理幽深豈是幽幽常使所

旅求及今世道士外覈儀容而心過俗人道俗之際可謂學步邯鄲匍匐而歸先聖有言未知生焉知死一生之中[illegible]方求寞寞黃泉下福皆是嘗見未體大化故遠答之若此

葉蒯緱曰溫希九錫欲立功河朔玄侍詔代思退保江陵而枋頭名位頓滅新亭桑盜遂亡其膽識寔似過乃父至究論生死則騃駐所不道矣遠公以慈悲心拭滌過莽漢元此盛懷千眼仙人成隊執幡幢香花迎東坡寺引歸圓寂豈為誕也

與劉遺民書

盧山慧遠

每尋疇昔遊心世典以為當年之華苑也及見老莊便悟名教是應變之虛談耳以今而觀則知沉寞之處豈得不以佛理為先苟會之有宗則百家同志君諸人並為如來賢弟子也策名神府為日已久徒積懷遠之興而乏因籍之資以此永年豈所以勵其宿心哉意謂六齋日宜簡絕常務專心空門然後津寄之情篤來生之計深矣若染翰綴文可託興于此雖言生于不足然非言無以暢一言之感因驥之喻亦何必遠寄古人

汪蒼舒曰彭城劉遺民除宜昌柴桑二縣令值廬山靈遠丁母憂去職入山遇慧遠遂有終焉之意于西林澗北別立禪坊養志閑處與宗炳張野周續之雷次宗之徒研精玄理以此永日遠乃遺書云云臨終光作篤終誡曰皇甫謐遺論佩孝經示不忘孝道蓋似有意小兒之行事今即土為墓勿用棺槨

葉蒯緱曰數行看澹悱絕清遠便如身逢白蓮池聽十二銅葉笑答傳劉涌響也

在家論第一

廬山慧遠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家為異。出家之人，凡有四科。其弘教通物，則功侔帝王，化兼治道。至于感俗悟時，亦無世不有，但所遇有行藏，故以廢興為隱顯耳。其中可得論者，請略而言之。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内，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因，則功由在昔。是故因親以教愛，使民知其有自然之恩；因嚴以教敬，使民知有自然之重。二者之来，寔由冥應。應不在今，則宜尋其本。故以罪對為刑罰，使懼而後慎；以天堂為爵賞，使悅而後動。此皆即其影響之報，而明于教，以因順為通，而不革其自然也。何者？夫厚身存生，以有封滞，累根深，存我未忘，方將以情欲為苑囿，聲色為遊觀，耽湎世樂，不能自勉而特出。是故教之所檢，以此為涯，而不明其外耳。其外未明，則大同于順化，故不可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是故悅釋迦之風者，輒先奉親而敬君；變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順動。若君親有疑，則退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于治道者也。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故位夫内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略叙經意，宣寄所懷。

汪蒼舒曰：廣永疑沙門抗禮萬乘，遠著論五篇答。

葉莉縱曰：政使大地雖空，我身猶滯，故或蹈刀火而即佛，或淪逆家而仍魔。彼悖本忘親，而以玄虛濟其淫僻，所謂鬼幽者蠅夢，是蹊寧馨兒，三宦難免也。豈獨沈香座能報罔究歸，猶婦終遲澤孕我慧根，孽障重重相錯，夜深坐滿圍上，懺念痛號，禪燈我迴明滅。

出家論第二　盧山慧遠

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于物其為教也達患累緣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于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于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于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若斯人者自誓始不于落簪立志形乎變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遯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遯世則宜高尚其跡夫然者故能極溺俗于沉流拔幽根于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從此而觀故知超化表以尋宗則理深而義篤照泰息以語仁則功末而惠淺若然者雖將面冥山而旋步猶或恥聞其風豈況與夫順化之民尸祿之賢同其孝敬者哉

葉蓟緹曰吾身最近致諸亦斯世宗大經畫説壞説渺或誇獨詎皆被淪黜矣尊敬門極有体識肰佛原獨為生死大事來入中國而六朝五代頂禮隆摯者傾覆相尋修士懟王睇肰宜作胸待也

求宗不順化論第三　盧山慧遠

問曰尋夫老氏之意天地以得一為大王侯以體順為尊得一故為萬化之本體順故有運通之功肰則明宗必存乎體極体極必由于順化是故先賢以為美談衆論所不能異異夫衆論者則義無所取而云不順化何耶答曰凡在有方同稟生于大化雖羣品萬殊精麤異貫統極而言唯有靈與無靈耳有靈則有情于化無靈則無情于化無情于化化畢而生盡生不由情故形朽而化滅有情于化感物而動動必以情故其生不絕其生不絕則其化彌廣而形彌積情彌滯而累彌深其為患也焉可勝言哉是故經稱泥洹不變以化盡為宅三界流動以罪苦為場化盡則因緣永息流動則受苦無窮何以則其然夫生以形為桎梏而生由化有化以情感則神滯其本而智昏其照介肰有封則所存唯己所涉唯動于是靈轡失御生塗日開方隨貪愛于長流豈一受而已哉是故及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洹泥洹之名豈虛稱也哉請推而實之天地雖以生生為大而未能令生者不死王侯雖以存存為功而未能令存者無患是故前論云達患累緣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

生々由于禀化不順化以求宗義存于此義存于此斯沙門之所以
托礼髙棄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
業願綏同天下大患爲吾有身欲溺于因甚粘縛況敢頌珠恩于
生我也形積情滞天地根然如何至遝充醜茟爲王侯以芟蕩
之世方嗟痛吁籲彼明燭臨稱快豈蒙々我佛圖澄能誘石勒
道安不能諫苻堅劫運未迴雖少寬貸真受苦無窮矣傷心今
日孰乃大導師

體極不兼應論第四

盧山慧遠

問曰歷觀前史上皇已來在位居宗者未始異其原本々不可二遂故百代同典咸一其統所謂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如此則非智有所不照自無外可照非理有所不盡自然理可盡以此而推視聽之外廓無所寄理無所寄則宗極可明今諸沙門不悟文表之意而惑教表之文其爲謬也固已甚矣若復顯然有驗此乃希世之聞

答曰夫幽宗曠邈神道精微可以理尋難以事詰既涉乎教則以因時爲檢雖應世之見優劣萬差至于曲成在用咸即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則止其智之所不知而不關其外者也若然則非體極者知所不兼々々之者不可並御耳是以古之論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但方内之階差而猶不可頓設況其外者乎請復推而廣之以遠其旨六合之外存而不論々者非不可論々之或乖六合之内論而不辨々者非不可辨々之或疑春秋経世先王之志辨而不議々者非不可議々之者或亂此三者皆即其身耳目之所不忘以爲關鍵而不關視聽之外者也因此而求聖人之意則内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以爲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潜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詳而辨之指歸同見理或有先合而後乖有

先爭而後合先合而後爭者諸佛如來則其人也先爭而後合者歷代君王未體極之主斯其流也何以明之經云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物以權廣隨所入或為靈仙轉輪聖帝或為卿相國師道士若此之倫在所變現諸王君子莫知為誰此所謂合而後爭者也或有始創大業而功化未就迹有參差故所受不同或期功于身後或顯應于當年聖王則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稱筭雖抑引無方必歸塗有會此所謂爭而後合者也若令爭而後合則拒少通塗者必不自崖于一揆若令先合而後爭則釋迦之與堯孔發致不殊斷可知矣是故自爭而求其合則知理會之必同自合而求其爭則悟體極之多方

體極不兼應論

但見形者之所不兼故惑衆塗而駭其異耳因茲而觀天地之道功盡于運化帝王之德理極于順通若以對夫獨絶之教不變之宗固不得同年而語其優劣亦已明矣

汪紱舒曰體極故聖應不兼故時勢自不得不極應乃不必兼也

張汝韶曰壁偏動斥外教以此為觀物內外篇即要何疑合堂同席而坐

形盡神不滅論第五

盧山慧遠

問曰論旨以化盡為至極故造極者必違化而求宗求宗不由于順化是以引歷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體極之至以權居統此雅論之所託自必于大通者也求之實當理則不然何者夫稟氣極于一生生盡則消液而同無神雖妙物故是陰陽之所化耳既化而為生又化而為死既聚而為始又散而為終因此而推固知神形俱化原無異統精麤一氣始終同宅宅全則氣聚而有靈宅毀則氣散而照滅散則反而受于天本滅則復歸于無物反覆終窮皆自然之數耳孰為之哉若令本異則異氣數合合則同化亦為神之處形猶火之在木其生必存其毀必滅形離則神散而罔寄木朽則火寂而靡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之分昧而難明有無之說必存乎聚散聚散氣變之總名萬化之生滅故莊子曰人之生氣之聚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彼徒若吾又何患古之善言道者必得以得之若果然耶至理極于一生生盡不化義可尋也

答曰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為靈者也精極則非卦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物而為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識生疑多同自亂其為誣也亦已深矣將欲言之是乃言夫不可言

今于不可言之中復相與而依俙神也者囿於[illegible]
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
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麁故其性各異智
有明闇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為化之
母神為情之根情有會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徹者反本惑理
者逐物耳古之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引而明之莊子發玄音于大
塊曰勞我以生息我以死又以生為人羇死為反真此所謂知
[illegible]無生為反本者也文子稱黃帝曰形有靡而神不化以
[illegible]變無窮莊子亦云特犯人之形而猶喜若人之形萬化
而未始有極此所謂知生不盡于一化方逐物而反者也二子之論
雖未究其實亦嘗傍宗而有聞焉論者不尋無方生死之說而惑聚
散于一化不思神道有妙物之靈而謂精麁同盡不亦悲乎火木之
喻原自聖典失其流統故幽興莫尋微言遂淪于常教令談者資之
以成疑向使時無悟宗之匠則不知有先覺之明冥傳之功沒世靡
聞何者夫情數相感其化無端因緣密構潛相傳寫自非達觀孰識
其變自非達觀孰識其會請為論者驗之以實火之傳于薪猶神之
傳于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
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于一生便以謂神情共喪
猶睹火窮于一木謂終期都盡耳此由從養生之談非遠尋其類者
也就如來論假令形神俱化始自天本愚智資生同稟所受問所受
者為受之于形耶為受之于神耶若受之于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為
神矣若受之于神是以神傳神則丹朱與帝堯齊聖重華與瞽瞍等
靈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構著于在昔明闇之分定于神
初雖靈均善運猶不能變性之自然況降茲已還乎驗之以理則微
言而有徵効之以事可無惑于大道

注蒼梧曰成帝幼冲庾冰輔政以為沙門宜敬王者桓玄在姑孰
乃與遠書往反欲令盡敬 觀遠辭旨超越未 及某位即下書

形盡神不滅論

曰李既在已宜盡讓光揖道人勿復致禮也遠乃著沙門不敬
王者論五篇

葉荊溪曰使光熾青論取官已至今僕矣何足折蕭子良孫文與
妙難梓似聊為請客雲之畫趙之徹杭之棟三人樓當四面仍
就陶長官贈答相釋陸淨修以青松塵拂塵遠公混混雅致超
超玄著猶飛鴞凌空而行甚怪孫興公往殿中畢故事也

萬佛影銘

佛影今在西那伽訶羅國南山古仙石室中度流沙從徑道去此一萬五千八百五十里世之應詳于前記也

慧遠

夫滯於近習。不達希世之聞。撫常永日。罕懷事外之感。是使塵想制於玄襟。天羅網其神慮。若以之窮齡。則此生莫遇。以之希心。則開悟靡期。於是發憤忘食。情百其慨。靜慮閑夜。理契其心。斯乃思沾九澤之惠。三復無緣之慈。妙尋法身之應。以神不言之化。化不以方。唯其所感。蹤不以緣。實懷自得。碑日月麗天。光影彌暉。群品熙榮。有情同順。成欣暨映之在已。罔識曲成之攸寄。妙物之談。功盡於此。將欲擬夫幽極以言其道。彷彿存焉。而不可論。何以明之。法身之運物也。不物物也。而非其端。不圖終而會其成。理玄於萬化之表。數絕乎無形無名者也。若乃語其筌寄。則道無不在。是故如來或晦先跡以崇基。或顯生途而定體。或獨發於莫尋之境。或先待於既有之場。獨發類乎形。相待類乎影。推夫冥寄。為有待耶。自我而觀。則有間於無間矣。求之法原無二統。形影之分。孰際之哉。而今之聞道者。咸摹聖體於曠代之外。不悟靈應之在茲。徒知圓化之非[illegible]力止方其跡。豈不誣哉。遠昔尋先師奉侍歷載。雖啟蒙慈訓。託志玄籍。每想奇聞。以篤其誠。遇西域沙門。輒餐遊方之說。故知有佛影。而傳者尚未曉然。及至此山。值罽賓禪師、南國律學道士。與昔聞既同。並是其人遊歷所經。因其詳問。乃多有先徵。然後驗神道無方。觸像而寄。百慮所會。非一時之感。於是悟徹其誠。應深其信。將援同契。發其真趣。故與夫隨喜之賢。圖而銘焉。

廓矣大像。理玄無名。體神入化。落影離形。迴暉層巖。凝映虛亭。在陰不昧。處闇逾明。婉步蟬蛻。朝宗百靈。應不同方。跡絕而冥。其一

荒宇靡勸。靡獎淡虛。寫容拂空。傳像相具。體微沖姿。自朗白毫。吐曜昏夜。中爽感徹。乃應扣誠。發響留音。停岫津悟。冥賞撫之。有會功弗由曩。其二

旋踵忘敬。罔慮罔識。三光掩暉。萬象一色。庭宇幽藹。歸塗莫測。悟之以靜。震之以力。慧風雖遐。維塵攸息。匪伊玄覽。孰扇其極。其三

希音遠流。乃眷東顧。欣風慕道。仰規玄度。妙盡毫端。運微輕素。託彩虛凝。殆映霄霧。跡以像真。理深其趣。奇興開襟。祥風引路。清氣迴軒。昏交未曙。髣髴神儀。依俙若真。其四

銘之圖之。曷營曷求。神之聽之。鑒爾所修。庶茲塵軌。映彼玄流。漱情靈沼。飲和至柔。照虛應簡。智落乃周。深懷冥託。宵想神遊。畢命一對。離此百憂。其五

晉儀熙八年。歲在壬子。五月一日。共立此臺。擬像本　以寄誠。雖成由人匠。而功無所加。至於歲次星紀。赤奮若。貞于[illegible]之墟。九月三日。乃詳檢別記。銘之於石。爰自經始。人百其誠。道俗欣之。感道跡以悅心。於是情以本應。事忘其勞。於時揮翰之賓。僉焉同詠。成

感身遠猷、託相異聞、庶來賢之重軌、故備時人於影集、大通之會誠
非理所期、至於佇襟遐慨、固已超夫神境矣

注蒼舒曰遠居尋陽見廬峰清靜足以息心創造精舍洞盡山美
卻負香廬之峯傍帶瀑布之壑仍石疊基即松搆架清泉環白
雲滿室復于寺內別置禪林森樹烟凝石逕苔合遠聞天竺有
佛影是佛昔化毒龍所留之影在天竺月氏國每興感交懷志
欲瞻覩會有西域道士敘其光像遠乃背山臨流營築龕室妙
算畫工淡彩圖寫色疑積空望似煙霧暉相炳暧若隱而顯乃
著銘云

肇論

晉僧肇撰

物不遷論

夫生死交謝、寒暑迭遷、有物流動、人之常情、余則謂之不然、何者、放光云、法無去來、無動轉者、尋夫不動之作、豈釋動以求靜、必求靜於諸動、必求靜於諸動、故雖動而常靜、不釋動以求靜、故雖靜而不離動、然則動靜未始異、而惑者不同、緣使真言滯於競辯、宗途屈於好異、所以靜躁之極、未易言也、何者、夫談真則逆俗、順俗則違真、違真故迷性而莫返、逆俗故言淡而無味、緣使中人未分於存亡、下士撫學而弗顧、近而不可知者、其惟物性乎、然不能自已、聊復寄心於動靜之際、豈曰必然、試論之曰、道行云、諸法本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中觀云、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斯皆即動而求靜、以知物不遷明矣、夫人之所謂動者、以昔物不至今、故曰動而非靜、我之所謂靜者亦以昔物不至今、故曰靜而非動、動而非靜、以其不來、靜而非動、以其不去、然則所造未嘗異、所見未嘗同、逆之所謂塞、順之所謂通、苟得其道、復何滯哉、傷夫人情之惑也久矣、目對真而莫覺、既知往物而不來、而謂今物而可往、往物既不來、今物何所往、何則、求向物於向、於向未嘗無、責向物於今、於今未嘗有、於今未嘗有、以明物不來

於向未嘗無故知物不去覆而求今ゝ亦不住是謂昔物自在昔不
從今以至昔今物自在今不從昔以至今故仲尼曰回也見新交臂
非故如此則物不相往來明矣既無往返之微朕有何物而可動乎
然則旋嵐偃嶽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歷
天而不周復何怪哉噫聖人有言曰人命逝速ゝ於川流是以聲聞
悟非常以成道緣覺ゝ緣離以即真苟萬動而非化豈尋化以階道
覆尋聖言微隱難測若動而靜似去而留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是以
言去不必去閑人之常想稱住不必住釋人之所謂往耳豈曰去而
可遣往而可留耶故成具云菩薩處計常之中而衍非常之教摩訶
衍論云諸法不動無住來處斯皆遵達摩方兩言一會豈曰文殊而
乖其致哉是以言常而不住稱去而不遷不遷故雖往而常靜不住
故雖靜而常往雖靜而常往故往而弗遷雖往而常靜故靜而弗留
矣然則莊生之所以藏山仲尼之所以臨川斯皆感往者之難留豈
曰排今而可往是以觀聖人心者不同人之所見得也何者人則謂
少壯同體百齡一質徒知年往不覺形隨是以梵志出家白首而歸
鄰人見之曰昔人尚存乎梵志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鄰人皆愕然
非其人也所謂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覺其斯之謂歟是以如來
固群情之所滯則方言以辯惑乘莫二之真心吐不一之殊教乖而

可異者其唯聖言乎故談真有不遷之稱導俗有流動之說雖復
千途異唱會歸同致矣而徵文者聞不遷則謂昔物不至今聆流動
者而謂今物可至昔既曰古今而欲遷之者何也是以言往不必往
古今常存以其不動稱去不必去謂不從今至古以其不來不來故
不馳騁於古今不動故各性住於一世然則群籍殊文百家異說苟
得其會豈殊文之能惑哉是以人之所謂住我則言其去人之所謂
去我則言其住然則去住雖殊其致一也故經云正言似反誰當信
者斯言有由矣何者人則求古於今謂其不住吾則求今於古知其
不去今若至古古應有今古若至今今應有古今而無古以知不來
古而無今以知不去若古不至今今亦不至古事各性住於一世有
何物而可去來然則四象風馳璇璣電卷得意毫微雖速而不轉是
以如來功流萬世而常存道通百劫而彌固成山假就於始簣修途
託至於初步果以功業不可朽故也功業不可朽故雖在昔而不化
不化故不遷不遷故則湛然明矣故經云三災彌綸而行業湛然信
其言也何者果不俱因ゝゝ而果因ゝ而果因不昔滅果不俱因ゝ
不來今不滅不來則不遷之致明矣復何惑於去留踟躕於動靜之
間哉然則乾坤倒覆無謂不靜洪流滔天無謂其動苟能契神於即
物斯不遠而可知矣

覈體論

晉僧肇撰

有名曰夫名號不虛生稱謂不自起經稱有餘涅槃無餘涅槃者蓋是返本之真名神道之妙稱者也請試陳之有餘者謂如來大覺始興法身初建澡八解之清流憩七覺之茂林積萬善於曠劫蕩無始之遺塵三明鏡於內神光照於外結僧那於始心終大悲以赴難仰攀玄根俯提弱喪超邁三域獨蹈大方啓八正之平路坦衆庶之夷途騁六通之神驥乘五衍之安車至能出生入死與物推移道無不洽德無不施窮化母之始物極玄樞之妙用廓虛宇於無疆耀薩雲於幽燭將絕朕於九止永淪太虛而有餘緣不盡餘迹不泯業報猶魂聖智尚存此有餘涅槃也經云陶冶塵滓如鍊真金萬累都盡而靈覺獨存無餘者謂至人教緣都訖靈照永滅廓爾無朕故曰無餘何則夫大患莫若於有身故滅身以歸無勞勤莫先於有智故絕智以淪虛然則智以形倦形以智勞輪轉修途疲而弗已經曰智為雜毒形為桎梏淵默以之而遼患難以之而起所以至人灰身滅智捐形絕慮內無機照之勤外息大患之本超然與羣有永分渾爾與太虛同體寂焉無聞怕爾無兆冥冥長往莫知所之其猶燈盡火滅膏明俱竭此無餘涅槃也經云五陰永盡譬如燈滅然則有餘可以有稱無餘可以無名無名立則宗虛者欣尚於沖默有稱生則懷德者彌仰於聖功斯乃典誥之所垂文先聖之所軌轍而曰有無絕於內稱謂淪於外視聽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昏昧使夫懷德者自絕宗虛者靡託無異杜耳目於胎殼掩玄象於霄外而責宮商之異辯素緇之殊者也子徒知遠推至人於有無之表高韻絕唱於無名之外而未覩靜思幽尋寄懷無所豈所謂朗大明於冥室奏玄響於無聞者哉

汪菴舒曰慧遠序曰匹彼淵海數越九流挺拔清虛蕭然物外

長阿含經序

僧肇

夫宗極絕於稱謂，賢聖以之沖默；玄旨非言不傳，釋迦所以致教。是以如來出世，大教有三：約身口則防之以禁律，明善惡則導之以契經，演幽微則辯之以法相。然則三藏之作也，本於殊應，會之有宗，則異途同趣矣。禁律，律藏也，四分十誦。法相，阿毗曇藏也，四分五誦。契經，四阿含藏也：增一阿含四分八誦，中阿含四分五誦，雜阿含四分十誦，此長阿含四分四誦，合三十經以為一部。阿含，秦言法歸。法歸者，蓋是萬善之淵府，總持之林苑。其為典也，淵博弘富，溫而彌廣，明宣禍福賢愚之迹，剖判真偽異齊之原，歷記古今成敗之數，墟域二儀品物之倫。道無不由，法無不在，譬彼巨海，百川所歸，故以法歸為名。開析修途，所記長遠，故以長為目。翫茲典者，長迷頓曉，邪正難辨，顯如晝夜；報應冥昧，照若影響；劫數雖遼，近猶朝夕；六合雖曠，現若目前。斯可謂朗大明於幽室，惠五目於眾瞽，不闚戶牖而智無不周矣。

汪蒼舒曰：舉居廬山十八高僧之數，文與慧遠、僧叡相頡頏者。作上多兼有老子莊

百論序

僧肇

百論者，蓋是通聖心之津塗，開真諦之要論也。佛泥洹後八百餘年，有出家大士，厥名提婆，玄心獨悟，俊氣高朗，道映當時，神超世表，故能闢三藏之重關，坦十二之幽路，擅步迦夷，為法城塹。于時外道紛然，異端競起，邪辯逼真，殆亂正道，乃仰慨聖教之凌遲，俯悼群迷之縱惑，將遠拯沉淪，故作斯論，所以防正閑邪，大明於宗極者，是以正化以之而隆，邪道以之而替，非夫領括眾妙，孰能若斯？論有百偈，故以百為名，理致淵玄，統群籍之要，文旨婉約，燊側作之美。然至趣幽簡，尠得其門，有婆藪開士者，明慧內融，妙思奇拔，遠契玄蹤，為之訓釋，使沉隱之義，彰於徽翰，風味宣流，被於來葉，文藻煥然，宗塗易曉。其為論也，言而無當，破而無執，儻然靡據，而事不失真，蕭焉無寄，而理自玄會，返本之道，著乎茲矣。有天竺沙門鳩摩羅什，器量淵弘，俊神超邈，鑽仰累年，轉不可測，常味詠斯論，以為心要，先雖親譯，而方言未融，至令思尋者躊躇於謬文，標位者乖迕於歸致。大秦司隸校尉安成侯姚嵩，風韻清舒，沖心簡勝，博涉內外，理思兼通，少好大道，長而彌篤，雖復形羈時務，而法言不輟，每撫茲文，所慨良多，以弘始六年歲次壽星，集理味沙門與什考校正本，陶練覆疏，務存論旨，使質而

而不野簡而必諧宗致盡爾無間然矣論凡二十品品各五偈後十品其人以為無益此土故闕而不傳冀明識君子詳而覽焉

汪蒼舒曰余校藏至此可謂富矣或疑外氏無益儒書不知老莊韓墨晏嬰關尹陰符文子俱出道藏世士博讀未聞禮官奏禁道既可用釋亦猶耳嗟嗟于此可謂小儒矣頗與世放大心眼廣採異聞也

大品經序

長安釋僧叡

摩訶般若波羅蜜者出入之由路登十階之龍津也夫淵府不足以盡其深美故寄大以目之水鏡未可以喻其澄朗故假慧以辯之造盡不足以得其涯極故借度以明之然則功託有無度名所以立照本靜末慧日以之生曠兼無外大稱由以起斯三名者雖義涉有流而詣得非心跡寄有用而功寔非待非心故以不住為宗非待故以無照為本本以無照則凝知于化始宗以非心則忘功于行地故啟章玄門以不住為始妙歸三慧以無得為宗假號照其真應行顯其明無生冲其用功德旌其深大明要終以驗始漚和即始以悟終蕩蕩焉真可謂大業者之通塗畢佛乘者之要軌也夫寶重故防深功高故校廣囑累之所以慇懃功德之所以屢增良有以也而經來茲土乃以秦言譯之典謨乖于殊制名實喪于不謹致使求之彌至而失之彌遠頓轡重關而窮路轉廣不遇淵匠殆將墜矣

汪蒼舒曰釋文淨遠公叡公玄妙言真足撤子席廓宗譚舉文流易緇服也

葉蒯緱曰布施持戒忍辱精進静慮乃得智慧而到彼岸天下讀書種子吾人學道根脚盡此矣梵解不足以蒙之

法華經後序

僧叡

法華經者諸佛之秘藏衆經之實體也以華為名者炤其本也稱分陀利者美其盛也所興既玄其甚婉自非達識傳之有得其門者矣百卉藥木之英萬物實之本也八萬四千法藏者道果之源也故以喻焉諸華之中蓮華最勝華而未敷名屈摩羅敷而將落名迦摩羅處中盛時名分陀利未敷喻二道將落譬泥洹榮曜獨足以喻斯典至于般若諸經深無不極故道者以之而歸大無不該故乘者以之而濟然其大略皆以適化為本應務之門不得不以善權為用權

之為化悟物雖弘于實体不足皆屬法華固其宜矣尋其幽旨恢廓弘邃所該甚遠豈徒說實歸本畢方殊塗而已耶乃實大明覺理囊括古今云佛壽無量永劫不足喻其久也分身無數萬形不足異其体也然則壽量定其非數分身明其無實普賢顯其無成多寶炤其不滅夫邁玄古以期今則萬世同一日即百化以悟玄則千塗無異轍夫如是者則生生未足以言期在永寂亦未可言其滅矣尋幽宗以絶往則喪功于本無控心轡于三昧則忘期于二地經流茲土雖復垂及百年譯者昧其虛津靈關莫之或啓談者乖其准格幽跡罕得而履徒復搜研皓首未有窺其門者秦姚嵩擬韻玄門宅心世表注誠斯典信詣至每思尋其文深識譯者之失既遇鳩摩羅法師為之傳寫指其大歸真若披重霄而高蹈登崑崙而俯眄矣是時聽受領悟之僧八百餘人皆是諸方秀英一時之杰也是歲弘始八年歲次鶉火

程子風曰清思閒遠引淡入微如琴中稽酒中陶文中韓詩中韋前涂有則教悟不煩者也

汪蒼舒曰傳寫稱慎題識斐然想見當年開士彥會絶盛殆難為縂請移建寺塔諸費助百餘萬緡閃闡十稔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我將發騐憎此經併之勝場

大智度論序　釋僧叡

夫萬有本于生〻而生〻者無生變化兆于物始〻而始〻者無始然則無生無始物之性也生始不動于性而萬有陳于外悔吝生于内者其唯邪思乎正覺有以見邪思之自起故阿含為之作知滯有之由惑故般若為之照然而照本希夷津涯浩汗理超文表趣絕思境以言求之則乖其深以智測深則失其旨二乘所以顛沛于三藏雜學所以曝鱗于龍門者不其然乎是以馬鳴起于正法之餘龍樹生于像法之末正餘易弘故直振其遺風瑩拂而已像末多端故乃寄跡凡夫示悟物以漸又假照龍宮以朗搜玄之慧託聞幽秘以窮微

言之妙趣乃憲章智典作茲釋論其開夷路也則令大乘之駕方軌而直入其辯實相也則使妄見之惑不遠而自復其為論也初辭據之必標眾異以盡美卒成之終則舉無執以盡善釋所不盡則立論以明之明論其未辯則寄折中以定之使靈篇無難喻之章千載悟作者之旨信若人之功矣有鳩摩羅耆婆法師者少播聰慧之聞長集奇拔之譽才來則亢標萬里言發則英辯榮枯常杖茲論為淵鏡憑高致以明宗以秦弘始三年歲次星紀十二月二十日自姑臧至長安秦王虎襟既已蘊在昔見之心豈徒則悅而已晤言相對則淹涵終日研微造盡則窮年倦日又以悟言之功雖深而恨獨得之心不曠造盡之要雖玄而惜津梁之勢未普遂以莫逆之懷相與弘兼忘之慧乃集京師義業沙門命公卿賞契之士五百餘人集于渭濱逍遙園堂鑾輿佇駕于洪涘禁禦息警于林間躬覽玄章考正名于梵本諮通津要坦夷路于來踐經本既定乃出此釋論〻之略本有十萬偈〻有三十二字并三百二十萬言梵夏既乖又有煩簡之異三分除二得此百卷于大智三十萬言玄章婉旨朗然可見歸途直達無復惑趣之疑以文求之無間然矣故天竺傳二像正之微末馬鳴龍樹道學之門其淪胥溺喪矣其故何耶寔由二未契微邪法用盛虛言與實教並興嶮徑與夷路爭轍始進者化之而流離向道者

惑之而播越非二匠其孰與正之是以天竺諸國為之立廟宗之若佛又稱而詠之曰智慧日已頹斯人令再曜世昏寢已久斯人悟令覺若然者真可謂功格十地道侔補處者矣傳而稱之不亦宜乎幸哉此中鄙之外忽得全有此論梵文委曲皆如初品法師以秦人好簡故裁而略之若備譯其文將近千有餘卷法師于秦語大格唯譯一往方言殊好猶隔而未通苟言不相喻則情無由比不比之情則不可以託悟懷于文表不喻之言亦何得委殊塗于一致理固然矣進欲停筆爭是則交競終日卒無所成退欲簡而便之則負傷于穿鑿之譏以二三唯案譯而書都不備飾幸冀明悟之賢略其文而挹

其玄也

葉蘋純曰訛與機關中服凉愛頓怠褻甚之騷瀆移以俑耶諸能

而挫威于鉢橙勒勒沙門圖師貽厥子瀆渭橋斤若西域經論

非此大為緇諱終歸攻昧楚王英宋光好是其林道羅什也

配鬼事近故僧有以高異聞

汪蒼舒曰大智度論云凡夫人或時知身無常而不能知心無常若凡夫人言身有常猶莖以心為常是大惑何以故身住或廿歲二十歲是心日日過去生滅各異念念不停欲生異生欲滅異滅如是無量因緣故知心無常說心極透因附錄

思益經序

僧叡

此經天竺正音名毗絁沙真諦是他方梵天殊特妙意菩薩之號也詳聽什公傳譯其名翻覆展轉意似未盡良由未備秦言名實之變故也察其語意會其名旨當是持意非思益也直以未喻持義遂用益耳其言益者超絕殊異妙拔之稱也思者進業高勝自強不息之名也舊名持心最得其實又其義旨舊名等御諸法梵天坦其津塗世尊紹其所明普華獎其非心文殊泯以無生落落焉真可謂法輪再轉于閻浮法鼓重暢于宇內甘露流津于季末靈液沾潤于遐裔者矣而公明前鋒頗麗其辭仍迷其旨是使宏標乖于謬文至味淡于華豔雖復研尋弥稔而幽旨莫啟幸遇鳩摩羅什法師于關右既得更譯梵音正文言于竹帛又蒙披釋玄旨曉大歸于句下于時咨悟之僧二千餘人大齋法集之衆欣遇難遭之慶近是講肆之來未有其比于時予與道恒謬當傳寫之任輒復疏其言記其事以貽後來之賢豈期必勝其辭必盡其意耶庶以所錄之言庶可彷彿其心耳不同時事之賢儻欲余見其高座所說之旨故具載之于文不自加其意也

汪蒼舒曰古文殘闕亦當如此尋繹文人淳辭前哲何賴而不蕪

汶觀敬公此序益深我尋幽之懷

禪經序

禪人朗

夫三業之興以禪智為宗雖精麁異分而階籍有方是故發軫分逵途無亂轍革俗成務功不待積靜復所由則幽詣告微洞悴難究然理不云昧庶旨統可尋試略而言禪非智無以窮其寂智非禪無以深其照然則禪智之要照寂之謂其相濟也照不離寂寂不離照感則俱遊應必同趣功玄于在用交養于萬法其妙物也運群動以至一而不有廓大象于未形而不無無思無為而無不為是故洗心靜亂者以之研慮悟微入微者以之窮神也若乃將入其門機在攝會

理玄數廣道隱于文則是阿難曲承音詔遇非其人必藏之靈府何者心無常規其變多方數無定象待感而應是故化行天竺緘之有匠幽關莫闢罕闚其庭從此而觀理有行藏道不虛授良有以矣如來泥洹未久阿難傳其共行弟子末田地末田地傳舍那婆斯此三應真咸乘至願冥契于昔功在言外經所不辯必闇軌元匠孱焉無差其後有優波崛弱而超悟智絕世表才高應寡觸理從簡八萬法藏所存惟要五部之分始自于此因斯而推固知形運以系廢興自兆神用則幽步無跡妙動難尋涉麁生異可不慎乎可不察乎自茲已來感于事變懷其舊典者五部之學並有其人咸懼大法將頹理

深其概遂各述讃禪經以隆盛業其為教也無數方便以求寂然寂
乎惟寂其揆一耳而尋條求根者衆繞本運末者寡或將堅而不空
或守方而未變是故經稱淵顧之德高晉事之風原夫聖旨非迹冷
其長亦所以救其短若然五部殊業存乎其人上不經世道或隆替
廢興有時則互相昇降小大之目其可定乎又達節善變出處無際
晦名寄跡無聞無示若斯人者復不可以名部分既非名部之所分
亦不出于其外別有宗明矣每概大教東流禪數尤寡三業無統斯
道殆廢頃鳩摩耆婆宣馬鳴所述乃有此業雖其道未融盛乙匀山
于一貫於時來之有遇感奇趣于若人捨矢制勝之論而順不言之

辯遂誓被僧那至寂為己任懷德未忘故遺訓在茲其為要也圖大
成于未象闡微言而崇體悟惑色之悖德杜六門以寢患達忿競之
傷性齊彼我以宅心于是異族同氣幻形告疎入深緣起見生死際
爾乃闢九關于龍津超三忍以登位垢習凝于無生形累畢于神化
故曰無所從生靡所不生于諸所生而無所生今之所譯出自達摩
多羅與佛大仙其人西域之雋禪訓之宗搜集經要勸發大乘弘教
不同故有詳略之異達摩多羅闔衆篇于同道開一色為恒沙其為
觀也明起不以生滅不以盡雖往復無際而未始出于如故曰色不
離如如不離色佛大先以為澄源引流固宜有漸是以始自二道開

甘露門釋四義以反迷啓歸途以領會分別陰界導以止觀暢散緣
起使優劣自辨然後令原始反終妙尋其極其極非盡亦非所盡乃
曰無盡入于如來無盡法門非夫道冠三乘智通十地孰能洞玄根
于法身歸宗一于無相靜無遺照動不離寂者哉庶伽遮羅浮迷譯
言修行道地

江君錫曰禪學起自達摩臨濟天台殊為奇做其語錄著作亦多
可觀

十二門論序

釋僧叡

十二門論者蓋是實相之折中道場之要軌也十二者總衆枝之大數也門者開通無滯之稱也論之者欲以窮其源盡其理也若一理之不盡則衆異紛然有惑趣之乖一源之不窮則衆塗扶疎有殊致之迹殊致之不夷乖趣之不泯大士之憂也是以龍樹菩薩開出者之由路作十二門以正之正之以十二則有無兼暢事無不盡事盡於有無則忘功於造化理極於虛位則喪我於二際然則喪我在乎落筌筌忘存乎遺寄筌我兼忘始可以幾乎實矣幾乎實矣則虛實兩冥得失無際冥而無際則能忘造次於兩玄泯顛沛於一致整歸駕於道場畢趣心於佛地恢恢焉真可謂運虛刃於無間奏希聲於宇內濟溺喪於玄津出有無於域外者矣遇哉後之學者夷路既坦幽闢既開真得振和鸞於北冥馳白牛以南迴悟大覺於夢境即百化以安歸夫如是者悉復知曜靈之方成玄陸之希也哉叡以鄙倍之淺識猶敢明誠冥開悕懷宗極庶日用之有實冀歲計之能植況才之美者乎不勝景仰之至敢以鈍辭短思序而申之并目品義題之於首豈期能益庶以此心開自進之路耳

汪奎評曰前幅層思參樹擇絕攀幽深微之功于斯能入者矣

中論序

釋僧叡

中論有五百偈龍樹菩薩之所造也以中爲名者照其實也以論爲稱者盡其言也實非名不悟故寄中以宣之言非釋不盡故假論以明之其實既宣其言既明於菩薩之行道場之照朗然懸解矣夫滯惑生於倒見三界以之而淪溺偏悟起於厭智耿介以之而致乖故知大覺在乎曠照小智纏乎隘心照之不曠則不足以夷有無一道俗知之不盡則未可以涉中途泯二際道俗之不夷二際之不泯菩薩之憂也是以龍樹大士析之以中道使惑趣之徒望玄指而一變括之以即化令玄悟之賓喪諮詢於朝徹蕩蕩焉可謂坦夷路於沖階敞玄門於宇內扇慧風於陳枚流甘露於枯悴者矣夫百梁之構興則鄙茅茨之仄陋睹斯論之宏曠則知偏悟之鄙倍幸哉此區之赤縣忽得移靈鷲以作鎮險陂之邊情乃蒙流光之餘惠而今後談道之賢始可與論實矣云天竺諸國敢預學者之流無不玩味斯論以爲喉衿其染翰申釋者甚亦不少所出者是天竺梵志名賓伽羅秦言青目之所釋也其人雖信解深法而辭不雅中其中乖闕煩重者法師皆裁而裨之於經通之理盡矣文或左右未盡善也百論治外以閑邪斯文祛內以流滯大智釋論之淵博十二門觀之精詣尋斯四者真若日月入懷無不朗然鑒徹矣予玩之味之不能釋手遂

復忘其鄙拙託悟懷於一序并目品義題之於首豈期能釋耶蓋是欲自同之懷耳

汪若舒曰語不偷真又成妙構昔人論畫謂胸有成竹故佳不如胸無成竹尤妙也

小品般若經序

釋僧叡

般若波羅蜜經者窮理盡性之格言菩薩成佛之弘軌也軌不弘則不足以寂群異指其歸性不盡則物何以登道場成正覺正覺之所以成群異之所以一何莫由斯道也是以累教殷勤三撫之以類發功德疊校九增之以屢至如問相標玄而玄其玄幻品忘寄而忘其忘道行坦其津難問窮其源隨喜忘趣以要終照明不化以即玄章雖三十貫之者道言雖十萬倍之者行行凝然後無生道足然後補處及此而變一切智也法華鏡本以凝照般若冥末以解懸解懸理趣菩薩道也凝照鏡本告其終也終而不泯則歸途扶疏有三實之應不夷則亂緒紛綸有惑趣之異是以法華般若相待以期終方便實化冥一以俟盡論其窮理盡性夷明萬行則實不如照取其大明真化解本無三則照不如實是故歎深則般若之功重美實則法華之用微此經之尊三撫三囑未足諭也有秦太子者寓跡儲宮擬韻區外玩味斯經夢想增至准悟大品深知譯者之失會聞鳩摩羅法師神授其文真本猶存以弘始十年二月六日請令出之至四月三十日校正都訖考之舊譯真若荒田之稼芸過其半未詎多也斯經正文凡有四種是佛異時適化廣略之說也其多者云有十萬偈少者六百偈此之大品乃是天竺之中品也隨宜之言復何必計

其多少識其煩簡耶胡文雖質果不害之於彪乃不足樸正有餘矣
章輿文悟之皆略之皆略其華而載其實也
江盤舒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五經之精歷未始有此混沌鴻濛
諸子之腐鮮如此生秀詮理家求其孤迥當自致而開耳

交友論　　西域利瑪竇集

利瑪竇曰吾友非他即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當視友如己焉
友之與我雖有二身二身之內其身一而已
相須相佑為結友之由
孝子繼父之所友有如承受父之產業矣
時當平居無事難指友之真偽臨之須則友之情顯焉益事急之際友之真者益近密偽者益踈散矣
有為之君子無異仇必有善友

交友之先宜察交友之後宜信
雖智者亦謬計己友多乎實矣　愚人妄自修而友似有而罕無智者抑或謬計友無多而寔少
友之饋友而望報非饋也與市易者等耳
友與仇如樂與鬨皆以和否辨之耳故友以和為本焉以和微業長大以爭大業消敗　樂以導和鬨則失和友相和則如樂仇不和則如鬨
在患時吾惟喜看友之面然或患或幸何時友無有益憂時減憂欣時增欣　蓬舒曰今人亦喜看面但勢面富臉耳非友也
仇之惡以殘仇深于無之愛以恩友豈不念世之務于惡強于恩哉
人事情莫測友誼難憑今日之友後或變而成仇今日之仇亦或變

而為友可不敬慎乎

徒試之于吾幸除其友不可慎也（脉以左手驗耳 左手不主脉也）

既死之友吾念之無憂益在時我有之如可失及既亡念之如猶在焉

各人不能全盡各事故上帝命之交友以彼此胥助若使除其道于世者人類必散壞也

可以與竭露我予心如為知己之友也

德志相似其友始固（友也双又耳 我以又彼 彼）

正友不常順友亦不常逆友有理者順之無理者逆之故直言獨為

友之責矣

交友如醫疾然醫者誠愛病者必惡其病也彼以救病之故傷其体苦其口醫者不忍病者之身友者宜忍友之惡乎諫之諫之何恤其耳之逆何畏其額之蹙

友之譽及佞之諂並不可盡信焉

友者於友處處時時一而已誠無近遠內外面背異言異情也

友人無所益我與佞人無所害等焉

友者過譽之害較佞者過訾之害猶大焉（友人譽我我或因而自矜 佞人毀我我或因而加謹）

視財勢友人者其財勢亡即退而離焉謂其不見其初友之所以然

則友之情遂渙矣

友之定于我之不定事試之可見矣

爾為吾之真友則愛我以情不愛以物也

交友使獨知利己不復顧益其友是商賈之人耳不可謂友也（小人交友如放債惟計利幾何）

友之物皆與共

交友之貴賤在所交之意耳特據德相友者今世得幾雙乎

交之所宜相寬有限（友或負罪惟小可容 友如犯義必大乃棄）

友之樂多于義不可久友也

惡友之惡便以他惡為己惡焉

我所能為不必望友代為之

友者古之尊名今出之以售比之于貨惜哉

友于昆倫邇故交相呼謂兄而善于兄弟為友友之益世也大爭財為無人愛財為財而有愛友特為友耳

令也友既沒言而諂諛者為佞則惟存佞人以我聞真語矣

誠令我或被害于友非但恨己乃兼恨其害自友發矣

多有密友便無密友也

如我恃幸無禍豈識友之真否哉

友之道甚廣濶雖至下品之人以盜爲事亦必以結友爲黨方能行其事焉

視友如己者則逆者通弱者强患者寧病者愈何必多言耶死者獲生也

我有二友相訟于前我不欲爲之聽判恐一以我爲仇也我有二仇相訟于前我可猶爲之聽判必一以我爲友也

信于仇者猶不可失況于友者乎信于友不足言矣友之職至于義而止焉

如友實也予寡有喜亦寡有憂焉

故友爲吴友不可棄之也故無以新易舊不久即悔

既友美事可同議之然先須議定友

友于親惟此長焉親能無相愛親友者否蓋親無愛親亦倫猶在除

愛乎友其友理焉存乎

獨有友之業能起

友々之友仇友之仇爲厚友也 吾友必仁則知愛人知惡人故我讎之

不扶友之急則臨急無助者

俗友者同而樂多于悅別而留憂義友者聚而悅多于樂散而無愧

我能防倫他人友者安防之乎聊絜友即友化友之道矣

上帝給人雙目雙耳雙手雙足欲兩友相助方爲事有成矣 即兩手也可有而不可無朋字古篆作羽即兩羽也鳥借之方能飛古賢者惟朋友豈不如是耶

天下無友則無樂也

以詐待友初若可以籠人久而詐露反爲友厭薄矣以誠待友初惟自盡其心久而誠乎益爲友敬服矣

我先貧賤而後富貴則舊交不可棄而新者或以勢利相依我先富貴而後貧賤則舊交不可恃而新者或以道相合友先貧賤而後富貴我當察其情恐我欲親友而友或疎我也友先富貴而後貧賤我當加其敬恐友防我疎而我遂自處于疎也夫時何時乎順語生友

直言生怨

視其人之友如林則知其德之盛視其人之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德之薄

君子之交友難小人之交友易難合者難散易合者易散也

平時交好一旦臨小利害遂爲仇敵由其交之未出于正也交既正則利可分害可共矣

我榮時請而方來患時不請而自來夫友哉

世間之物多名而無用間而始有益也人豈獨不如此耶

良友相交之味失之後愈可知覺矣

居染塵而狎染人近染色難免其污穢其身矣交友惡人恆聽視矣
醜事必習之而浼本心焉
吾偶候遇賢友雖僅一抵掌而別未嘗少無裨補以洽吾為善之志
也
交友之旨無他在彼善長于我則我效習之我善長于彼則我教化
之是學而即教教而即學兩者互資矣如彼善不足以效習彼不善
不可以变動何殊晝日相與遊讌而徒費陰影乎哉（無益之友乃偷時之盜偷時之損甚于偷財財可復積時則否也）
使我人未篤信斯道且修德尚危出好入醜心戰未決于以剖釋其

疑安培其德而救其將隊計莫過于交善友蓋吾所數聞所數覩漸
透于膺豁然闇悟誠若活法勸責吾于善也嚴哉君子嚴哉君子時
雖言語未及怒色未加亦有德威以遏不善之為與
爾不得用我為友而均為嬿媚者
友者相褒之禮易施也夫相忍友乃難矣然大都友之皆感稱己之
譽而忘忍己苦之德何歟一頭截長一頭截短故耳
人人不相愛則耦不為友
臨當用之時俄識其非友也悲矣
務來新友戒毋誼舊者

友也為貧之財為弱之力為病之藥焉
國家可無財庫而不可無友也
仇之饋不如友之棒也
世無友如天無日如身無目矣
友者既尋久之既少得之既難存之或離于眼即念之于心焉
知友之益凡出門會人必圖致交一新友然後回家矣
諂友非友乃偷者偷其名而借之耳
吾福祚所致友必吾災禍被之
友既結成則或一相斷友情一斷可以粘相著而難復全矣玉器

有所結惡于觀易散也而寡有用耶
醫士之意以苦藥瘳人病諂友之向以甘言長人惡不能友己何以
友人
智者欲離疎友且漸而違之非速而絕之
欲以衆人交友則繁焉余竟無寬仇則足已
彼非友信爾爾不得而欺之欺之至惡之之效也
永德永友之美餌矣凡物無不以時久為人所厭惟德彌久彌感人
情也德在仇人猶可愛況在友者歟
歷山王（大西域古總王）值事急行入大陣時有謀臣止之曰事險若斯陛下

安以免身乎王曰汝免我于詐友且顯佗也自乃儆防之
歷山王亦慎交友賢士名為善辯先使人奉之以數萬金善話佛而
曰王既吾以茲意吾何人耶使者曰否也王知夫子為至廉是奉之
耳同然則當容我為廉已矣而塵之不受史斷之曰王者欲買士之
友而士者毋賣之
歷山王未德德值時無國庫凡獲財厚須給與人也有敵國富盛
惟事務克庫飢之曰足下之庫在于何處曰在于友心也
吾待友而皇惠之將盡本家產也傍人或問之曰財物畢與
友何留于己乎對曰惠友之味也別傳對曰留惠友之冀也意愧與而均美

交友論　八

古有二人同人一極富一極貧或曰二人為友至密矣寶法德古者名賢
聞之曰既然何一為富者一為貧者哉言交之雅皆與共也
昔有人求其友以非義事而不見與之曰苟爾不與我所求何須用
尔友乎彼曰苟爾求我以非義事何須用爾為友乎
西土之一先王曾交友一士而贍養之于都中以其為智賢者日曠
弗見陳諫即辭之曰朕乃人也不能無過失莫見之則非智士也見
而非諫非非賢友也先王弗見諫過且如此使值近時文飾過者當
何如
是的亞國名是北方俗獨多得友者稱之謂富也

所西國王名以匹夫得大國有賢人問宗國之所行大旨答曰惠我報
我仇賢曰不如惠友而用恩俾仇為友也
墨卧皮古聞上者折開大石榴或人問之曰夫子何物願獲如其子之多
耶曰忠友也
江蒼舒曰天主教夷學也今時方來中國其技藝頗可觀但鳩聚
徒類毀棄蒸嘗殊為傷壞中國之治士夫往往溺其子技令彼
得借為教援鼓惑後生頃聞日本最惡此種有至理域者以萬
矢殺之云先時有以此術往至其國聚黨既多即欲據其君國
也然則中國又安可無以處之中國釋道而為遊食尚後宜汰
況加此等來擾中國何可長也杭州横山尤有一種無為教嘯
聚黨類聞其蔓布江南如臂指犬牙尤宜時雉之願來莅此土
者稍留心也

交友論　九

明徽君

正曰道家之旨其在老氏二君敦玄之妙備乎莊生七章而得一盡靈無間形変之奇彭殤均壽未覩無死之唱故恬其天和者不務変常安時處順夫何取長生若乗日之精入口剖腹年事不符託異合説稱非其有誕議神化秦漢之妄妖言魏晋言不経聖何云真典乎

正曰佛経之宗根明極教而三世無浔俗證覺道非可事顯肰精涤所會定慧有徴于内緣感所應因果無妄于外夫釋迦發窮源之真唱以明神道之所通也故其絲精研照非發正之功徴善階極異殆

然自崖道濟在忘形而所貴非全生全生不貴存存何功忘功而功者然滅而道常出無無始入乎無終靡應非身塵劫非遐此其所以為教也

論曰道則佛也佛則道也

正曰既教有方圓豈覩其同夫由佛者固可以權老學老者安取同佛苟挾競慕高撰會雜妄敵因其同檞邪去正是乃學非其學自漏道靈祇多不量見恥守器矣

論曰其入不同其為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又曰或照五典或布上乘教在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又曰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異也

別

正曰寂感逐通在物必暢佛以一音隨類受悟在夷之化豈必三乗教華之道何拘五教冲用同威既夷華未殊而俗之所異孰乖聖則雖其人不通肰其教自均也

論曰端委搢紳諸華之容也翦髮緇衣羣夷之服也

正曰將求理之所宜無本礼俗涂服異道唯其時物故君子豹変民文光單顯孫膺訓我志學肢夫致德韶武則禅代異與湯聖有作豈限夷華兒由之極教必拘国服哉是以縈其恒衣而逆涤動頹矣水陸既交致遠有御舟車之譬浮無翮乎而刻船守株固以而見所

歸

又曰全形守祀继善之教也毀貌易姓絶悪之学也理之可貴者道事之可賤者俗

正曰今以廢棄祀為犯順存孝欲與中祀則是孝敬三典在我為濟俗無以賤矣毀貌絶羞彼為鄙遷無必責美受俗拘畜崇華尚礼貴賤迭置成獨哉従弼畫弼于凡觀豈期本理乎聖言耶

客既喬于佛老之正猶未値其漏今將更粗言其陋而使自反焉夫釋肰研心二教而微乃可動静兼盡所遇斯乗也老子之教盖修身治國絶棄貴學止其分虛無為養蒸為用內視反聴浮根守極

渾忘天元恬高人世浩氣養知夫得無妄窮不撰通致命而娭達忘
淉已以公為虞此學者之所以拘仰餘波而其道若存者也安取夫
神化無方濟世不死我其在綢霞羽毯精妄窮靈此句縉積前成生
類異氣數難記奇之者有之而言理者弗由矣稽之神功暨及物類
大若麟鳳怪瑞小則雀雉之化夫既一受其形而希學可致乎至乃
類孔道濟粃貲納之棰圖將仰靈塵而止欲迷未由則分命之不委
有推之可明矣故仲尼未知命而必有所不言伯陽去奇而回守
以無為皆將以抑其誕妄之所自來也然則窮神盡數固由之有宗
矣道盛事得各會之有元矣夫行業著于前生而強學以求致其功

積習成于曩葉而積累以要易其為首無□越其希聖何由哉此學
得所學而學以成也為其所為而為可致一則夫學鏡生靈中天枕
數觀象測変存而不論經世之深孔老之極也為于未有盡照窮緣
殊生共理睽偽歸真神功之正佛教之弘也先乃神明其宗老全其
生守生者其發明宗者通然後止大方乃雜救而非妄動由其宗則
理通而照極故必德貴天全自求其道崇本實通功歸四大不謀非
然守數保常孔老之純得所學也超宗極覽尋流討源以有生為塵
囂狀息致于君觀不敢議其化與不執方而駭奇妙察觀以祐息功
積見而要來則佛教之粹明于為也故夫學得所學則可以資全生

累而教尊誠求矣明為不為條乃滅習及流而貌夫人矣遇此已往
未之或知流塵之得其將在茲

洛蒼舒曰生硬語未上人古自我寫出政足佳做

汪與可曰胸中有丟斗爛腸面上有數寸塵土急酒此漱之

程子夙曰左袒黃面瞿曇猶龍氏忽入淵為恰矣二教何可相正
正之者當在我東家大聖耶

明道論　　陳傅縡

三論之興為日久矣龍樹剏其源除內學之偏見提婆揚其旨蕩外道之邪執其言曠其意遠斯固龍象之騰驤鵾鵬之搏運覆乘決羽豈熊熊望其閒哉頃來代鮮曠士人習小學人說非馬家握靈蛇以無當之心同畫地之餅而撤山之學則守一遵本言無預談理非宿構睹緣爾乃應　敦然後動煥乎有文章雖朕不可得為是可毀ゝ故為衆為不可毀ゝ自不及且大乘之言指介小道令知大法寧得不言大乘之意分憤之心既娀恬淡之悟自成人而不同其心亦異豈得必謂他人說中道而心偏執無諍外不違而心平等耶無諍有言願息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德夫道德之士不在諍與不諍讓與不讓也他人道高則自勝無勞讓矣他人道劣則雖讓而無益矣欲讓之詞將非虛說中道之心何處不可成定三論何事致乖且夫心道偽以使口ゝ行詐以應心外和而內險言隨而意逆求利養引聲名入道之人在家之士斯輩非一若夫知道之人心知勝也口言勝也心知劣也口言劣也亦無包藏亦無忌憚但直心而行之他通雖劣聖人之教也已德雖優亦聖人之教也或勝則聖人勝他勝則聖人劣聖人之優劣蓋根緣所宜爾雖復終日按劍極夜擊析瞋目以爭得失作氣以求勝負在誰處乎有心之與無心徒欲分別虛空耳何意不許我論說而使我謙退此謂鵾鵬已翔乎寥廓而虞者猶窺乎澤藪嗟乎丈夫當知斯道矣且無諍引言諍者用末而救本失本而營末夫諍與無諍不可偏執本之與末又安可知由來不諍寧知非末於今而諍何驗非本夫居後望前則為前居前望後則為後猶如彼此ゝ呼彼為彼ゝ亦呼此為彼ゝ此之名的居誰處萬事可知矣水泡生滅火輪旋轉入牢穽受羈紲生憂畏起煩惱其失何哉不與道相應而起知見故也聖人念繞經之不脫愍黏膠之難離故虛己遊世而俛仰於電露之間明月在天衆水咸見清風在林羣籟畢響吾豈逆物哉不入鮑魚不甘腐鼠吾豈同物哉誰能知我共行斯路浩ゝ乎堂ゝ乎豈復見有諍為非無諍為是諍者自諍無諍者自無諍吾俱取而用之寧勞法師費功夫點紙筆書浮詞無所用詐道自然消諍待後進以觀其妙矣

汪蒼舒曰縡篤信佛法從惠朗受三論時大心暠法師著無諍論以詆之縡乃著明道論以釋其解後主時官秘書監卒以諍賜死此篇得無同韓公子之說難乎

諸子褒異集目記

海寧江也嗣蕃舒氏評　山陰殷有年玄子氏恭

第九卷

僧祐

法集錄序

譯經音義同異記

世界記序

出三藏記集序

釋迦譜序

玄則

大般若經初會序

大般若經二會序

大般若經三會序

大般若經四會序

大般若經五會序

大般若經七會序

大般若經八會序

大般若經九會序　四篇遺缺

大般若經十會序

大般若經十一會序

大般若經十二會序

大般若經十二會序

大般若經十四會序

大般若經十五會序

大般若經十六會序

道宣子

佛德篇序

宋朝傳譯佛經錄

離垢慧經序

大唐內典錄序

法集錄序

僧祐撰

夫五時九部之契三藏四卷之軌玄哉邈乎與不可議已朕法海無涯航而知大慧藏不極採而得寶是以弘誓之士隨時斟酌（當什四馬）馬鳴抽其幽宗龍樹振其絕緒提婆挺其名數訶梨標其條理（馬鳴龍樹提婆訶梨四人名也）並冀讚妙典俘剪外學迷津見衢長夜逢曉故智慧之日名飛于摧邪功德之月績翔于闡化亦已盛矣但羣萌殊業根力異品運季道澆信淡識淺至于披翫鑽仰事資鑑照懸針感宜務切近是以後代數訓顯晦不一或飈言以汎解或提耳而指授所以卷卷教義抑揚風軌豈滯恒方期于悟俗而已齊太宰竟陵文宣王淨刹萌因居士現果慈自天成道為期出孝忠淳和之深仁智博愛之厚率由而極因心則至若乃棲神二歸宅業三寶瞻前卓爾望淺不羣用能降帝子之尊灼淨土之緣屏衆觀之貴下向屋之禮磨踵以拯俗剗髓以殉道望億劫以長駈減千載而猶上若乃闡經律弘福施濟蒼黎翻動未嘗不慮積昏明蓋洽巨細感靈瑞于顯微通覺應于宵夢固已威聳民眷昭晳坤聽矣至于苞括儒訓藻鏡釋典空有双詮內外咸照常欲廣彼洲渚熾此法燈匪四生之風波燭九居之塵霧循來際以為期總大千以為任故惻隱兼救態懃敷道于是睿思雲之思壯談天之文網羅宇輪儀形法即是以淨住命氏於入道之門華嚴瓔珞探出世之術決定要行進趣乎金剛戒果莊嚴克成乎甘露開其衆經注義法塔諸頌僧制樂記之流遵文顯飾之屬莫不撮在言前理出辭表大者鈞深測幽小者馳辯感俗森成條章鬱為卷帙可謂開士住心道場初迹冠一代之妙化兼千祀之勝範者也祐昔以道緣預屬嘉會律任法使謬荷其寄齋堂梵席時枉其請哲人徂謝而道心不亡靜尋遺篇僾乎如在遂序茲集錄以貽來世云爾

汪蒼舒曰吳士綺筆蕭梁所擅朕用于騷賦則優用于理學則劣此回滑其長也

譯經音義同異記

梁僧祐

夫神理無聲。因言辭以寫意。言辭無跡。緣文字以圖音。故字為言蹄。言為理筌。音義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應用。彌綸宇宙。雖跡繫翰墨。而理契乎神。昔造書之主。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樓。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梵及佉樓居于天竺。黃史蒼頡在于中夏。梵佉取法于淨天。蒼頡因華于鳥跡。文畫誠異。傳理則同矣。仰尋先覺所說。有六十四書。鹿輪轉眼。筆制區分。龍鬼八部。字體殊式。唯梵及佉樓為世勝文。故天竺諸國謂之天書。西方寫經。雖同祖

梵文。然三十六國往往有異。譬諸中土。猶篆籀之變體乎。按蒼頡古文。沿世代變。古移為籀。籀遷至篆。篆改成隸。其轉易多矣。至于傍生八体。則有仙龍雲芝。二十四書。則有揩奴針殳。名實雖繁。為用蓋尠。然原本之議。則体備于六文。適時為敏。則要會于隸法。東西之書源。亦可得而略究也。至于梵音為語。單複無恒。或一字以攝眾理。或數言而成一義。尋大涅槃經列字五十。總釋眾義十有四音。名為字本。其發語裁音。宛轉相資。或舌根脣末。以長短為異。且胡字一音。不得成語。必餘言足句。然後義成。譯人傳意。豈不艱哉。又梵書製文。有半字滿字。所以名半字者。義未具足。故字体半偏。猶漢文月字虧其傍也。所以名滿字者。理既究竟。故字体圓滿。猶漢文日字盈其形也。故半字惡義。以譬煩惱。滿字善義。以譬常住。又半字為体。如漢文言字。滿字為体。如漢文諸字。以者配言。方成諸字。諸字兩合。即滿之例也。言字單立。即半之類也。半字雖單。為字根本。緣有半字。得成滿字。譬凡夫始于無明。得成常住。故因字製義。以譬涅槃。梵文義奧。皆此類也。是以宣領梵文。寄在明譯。譯者釋也。交釋兩國。言謬則理乖矣。自前漢之末。經法始通。譯音胥訛。未能明練。故浮屠桑門。遺謬漢史。音字猶然。況于義乎。案中夏彝典。誦詩執禮。師資相授。猶有訛亂。詩云。有兔斯首。斯當作鮮。齊語音訛。遂變詩文。此桑門之例也。禮記云。孔

子蚤作。蚤當作早。而字同蚤虱。此古字同文。即蚤之例也。中國舊經。而有斯蚤之異。華戎遠譯。何怪于屠桑哉。若夫度字傳義。則置言由筆。所以新舊眾經。大同小異。天竺語稱維摩詰。舊譯解云無垢稱。關中譯云淨名。淨即無垢。名即是稱。此言殊而義均也。舊經稱眾祐。新經云世尊。此立義之異旨也。舊經云乾沓和。新經云乾闥婆。此國音之不同也。略舉三條。餘可類推矣。是以義之得失。由乎譯人。辭之質文。繫于執筆。或善梵義而不了漢音。或明漢文而不曉梵意。雖有偏解。終隔圓通。若梵漢兩明。意義四暢。然後宣述經奧。于是乎正。前古譯人。莫能曲練。所以舊經文意。致有阻礙。豈經礙哉。譯之失耳。

息世高聰哲不羣所出衆經質文允正安玄嚴調既亹亹以調
越竺蘭彬彬而雅暢凡斯數賢並見美前代及護公專精兼習華
梵譯文傳經不愆于舊逮乎羅什法師俊神金照秦僧融肇慧機水
鏡故能表發揮翰克明經奧大乘微言于斯炳煥至曇讖之傳涅槃
跋陀之出華嚴辭理辯暢明踰日月觀其為美繼軌什公矣至于雜
類細經多出四含或以漢來或自晉出譯人無名莫能詳究然文過
則傷豔質甚則患野野豔為弊同失經体故知明允之匠難可世遇
矣若竊尋經言異論呪術言語文字皆是佛說然則言本是一而梵
漢分音義本不二則質文殊体雖傳譯得失運通隨緣而尊經妙理

湛然常照矣既仰集始緣故次述末譯始緣興于西方末譯行于東
國故原始要終寓之記末云

汪蒼舒曰能所主定鵠之右以喊衆之死恐穿陷益揭本習行通
國歆狂泉矣若梵若佉盧乃其王也嘗未飲時毋為衆勢所劫
余謂武事扎術道藏佁其前文事鼓畫釋藏頌其正拜服四子
家言雖極博窮徽宇宙內事為分未浮慶一皆可覆覈豈同參
誕

世界記序

梁僧祐

夫三界定位六道區分麁妙異容苦樂殊跡觀其源始不離色心簡
其會歸莫非生滅生滅輪迴是曰無常色心影幻斯謂苦本故涅槃
喻之于大河法華方之于火宅聖人超悟息駕反源拔出三有然後
為道也尋世界立體四大所成業和緣合與時而興數盈災起運復歸
乎滅所謂壽短者謂其長壽長者謂其短矣夫虛空不有故厥量無
邊世界無窮故其狀不一然則大千為法王所統小千為梵王所領
須彌為帝釋所居鐵圍為藩墻之域大海為八維之瀆日月為四方

之燭總總群生于茲是宅瑣瑣含識莫思塗炭沉俗而觀則迂誕之
者言大道而察乃掌握之近事耳但世宗周孔雅伏經書然辨括宇
宙臆度不了易稱天玄蓋取幽深之名莊說蒼蒼近在遠望之色于
是野人信明謂旻清如碧儒士據典謂乾黑如漆青黑誠異乖体是
同儒野雖殊不知一也是則俗尊天名而莫識天實豈知六欲之嚴
麗十梵之光明哉至于淮南地勢則虛信章亥圖度日月則深委吳
術未值一隅豈以千里雖復夏畢說地不過戶牖之間鄒子談天甫
在奧突之內練名既誣[illegible]名詭俗書徒繁竟無顯說世士蒙昧莫
詳厥体是以憑思獨慮闊六合之相持桓譚拒問舉五臟以為喻通

人碩學思欝理窮况乃塘見其旅辯乎嗟夫匯界現事猶莫之知不
思妙義固其已矣竊惟方等大典多說深空唯長鋡樓炭辨章世界
而文博偶廣雅耶檢究且名師法匠職競玄義事源委積未必曲盡
祐以庸固志在拾遺故抄集兩經以立根本兼附雜典之出同異撰
為五卷名曰世界集記將令三天階序煥若披圖六趣群分照如臨
鏡庶溺俗者披蒙服道若瑩鮮其建慧眼之因俱成覺智之業焉

汪蒼舒曰樓炭作世界起因經然語涉誕不若楞嚴第六卷但言
其理為是予用之作開卷義誠為儒人未裁之秘也

出三藏記集序

梁僧祐

夫真諦玄凝法性虛寂而開物導俗非言莫津是以不二默酬會于
義空之門一音震辭應乎群有之境自我師能仁之出世也鹿苑唱
其初言金全究其後說契經以誘小學方典以勸大心妙輪區別十
二惟部法聚總要八萬其門至善逝晦跡而應真結藏始則四含集
經中則五部分戒大寶斯在含識資焉然道由人弘法待緣顯有道
無人雖文存而莫悟有法無緣雖並世而弗聞聞法資乎時來悟道
藉于机至机至然後理感時來然後化通矣昔周代覺興而靈津致

隔漢世像教而妙典方流法待緣顯信有徵矣至漢末安高宣譯轉
明魏初康會著述漸暢道由人弘于茲驗矣自晉氏中興三藏彌廣
外域勝賓稠疊以總至中原慧士暐曄而秀生提什舉其宏綱安遠
震其奧領渭濱務逍遙之集廬岳結般若之臺像法得人于斯為盛
原夫經出西域運流東方提挈萬里翻轉梵漢國音各殊故文有同
異前後重來故題有新舊而後之學者鮮克研覈遂乃書寫繼踵而
不知出經之歲誦說比肩而莫測傳法之人授受之道亦已闕矣夫
往時聖集猶五事證經況千載交譯寧可昧其人世哉昔安法師以
鴻才淵鑒爰撰經錄訂正聞見炳然區分自茲以來妙典間出皆是

大乘寶海時競講習而年代人名莫有詮貫歲月逾邁本源將沒
生搜救爰所取明祐以庸淺豫憑法門翹仰玄風誓弘大化每至昏
曉諷持秋夏講說未嘗不心馳菴園影躍靈鷲於是牽課羸恙沿波
討源綴其所聞名曰出三藏記集一撰緣記二詮名錄三總經序四
述列傳緣記撰則原始之本克昭名錄詮則年代之目不墜經序總
則勝集之時足徵列傳述則伊人之風可見並鑽析內經研鏡外籍
參以前識驗以舊聞若人代有據則表為司南聲傳未詳則文歸蓋
闕秉牘凝翰志存信史三復九思事取實錄有證者既標則無源者
自顯庶行潦無雜於醇乳燕石不亂於荊玉但井識管窺多慚博練

如有未備請寄明哲

汪蒼舒曰釋藏中此書稍文及廣弘明集頗佳學士尚文宜各購
一冊

釋迦譜序

梁僧祐

蓋聞菩提之為極也神妙寂通圓智湛照道絕于形識之封理舉于
生滅之境形識久絕豈實誕于王宮生滅已畢寧真謝於堅固但
群萌長寢同歸大覺緣來斯化感至必應若應而不生誰與悟俗化
而無名何以導世是以標號釋迦譚種刹利體域中之尊冠人天之
秀朕滋脫屣儲宮貞觀道樹捨金輪而御大千明玉毫而制法界此
其所以垂跡也爰自降胎至于分塔瓌化千條靈瑞萬變並義炳經
典事盈記傳而群言參差首尾散出事緒舛駁同異莫齊散出首尾

至於賢一之匠莫齊同異必資會通之功故知博訊難該而總集易
覽也祐以不敏業謝多聞時因疾隙頗存尋覽遂乃披經案記原始
要終敬述釋迦譜記列為十卷若夫衛裔託生之源得道度人之要
泥洹塔像之徵遺法將滅之相標眾經以正本綴世記以附末使聖
言與俗說分條古聞共今跡相證萬里雖邈有若躬踐千載誠隱無
隔面對今抄集眾經述而不作庶脫尋訪力半功倍敢率丹心略數
髻顉

汪蒼舒曰釋迦譜不可少既法顯玄奘俱有西域志甚佳當續刊
出供博雅之覽

地藏十論經序

釋玄則

昔者旭照高山天宮衛一乘之駕流輝鹿苑轉四諦之輪雖復
發軫分途而塗無亂轍一雲普洽而卉木各茂自寉林變色慧日寢
光淺學電掛以息肩真人長往而穿藏且前賢述聖難令各解後進
孤陋更異覩承況乎正法既往久當東末定慧與福德與時淳化與
澆風俱運然則一乘三乘之駕安可以同其轍哉若識時來其教藥
性勿違然後可以濟沉痾之宿疾體機實之所歸矣十輪經者則此
土末法之教也何以明之佛以末法惡時去聖遠欲根比之壞器
空見倍喻生盲況醉五欲類石田之不苗故抹十惡似與身之垢穢

故此經能濯與身開肓目陶甄器沃石田是以菩薩示聲聞之形象
王歎出家之服以此憧相化彼無慚顯二事之護持成三乘之道果
故經曰為令此土三寶種性威德熾盛久住世故又曰摧滅一切諸
眾生類猶如金剛堅固煩惱然則三寶久住顯教傳於末法金剛煩
惱險障異乎一乘昔經之來年代茲久但[illegible]第遺同偉人共記翻
譯之主既往未終之日罕聞同哉者共愧於[illegible][illegible]我者大笑於淡
味然以千里能刃懸乎大極耀文天說獄罰於[illegible]霧至言苑樹時淪
滯於邪辯嶽石一從有生死之巨痛識惡錯學有異隆之異途其可
易乎屬有三藏玄奘法師者始則學窮東朝末乃訪道西域雖一[illegible]
之性命涉截蕤之艱難果能竭溟渤以索亡珠蹈龍宮而窮秘藏吞
法流於智海瓶寫無遺受道氣於檀林香風更馥至於日明三量敵
論八音莫不究玄破之源窮宇轄之本如來所說菩薩所傳已來未
來一朝俱集昉以薄業不偶真應幸逢聖制託於末跡後賢傳燈於
既夕遂使定死餘命既及觀於法藥昏野迷方期還轅於覺道於是
奉翰採紙杜絕外慮務詳至教釋彼紛執嚮咨法主重啟梵文粵以
永徽二年歲次辛亥正月乙未盡其年十二月甲寅謝譯始畢凡八
品十卷以今所翻比諸舊本舊本已有今更詳明舊本所無斯文具
載於是嚴座抗談者響法雷而吐辯靜慮通微者鏡玄波而照心項

大暴腹之徒戢螢暉於慧日喜足謙慷之侶騰高節於清風矣前佛
既往後佛未興康此微長懸永濟來者弘道之士如何勿思

汪穧舒曰十六會序外又得此篇妙文開廓王筍希聞願與世共
寶之

張寧韶曰脫盡筆吻故習褒異至此真異書也
吳瀚來曰此十六篇實超絕古今之作

大般若經第三會序　玄則

夫正理晦於麤情而情由理貌妙覩睽於情迹而迹以貌冥肰情迹兩棄假名相而施習則理觀凌於資漸滯於多聞王城所以亟迂聖庠於茲復坦是用入遊戲定攝前會之神源出微妙音集向時之逸證光數法潤藻沃心源將欲利無利於情區度不度於生品還六通於即寂流四辯於忘言固當性不思議得無分別至如夢中重夢尚禁馳狗之勞即明覺後復覺乃有發蒙之魔何物物之殊炫而如如之罕覩哉彼如復知者北異所異也在經出體而性淨有佛無佛而体常會之則歸來號如來矣乘之則流異稱異生焉前際空而累盡後際空而德滿命其闕甘露門坐金剛座假名法外無色而莊嚴勝義諦中無心而啓悟故能斷以空滯空之悉取聞無說假說之善權與妙色之殊對常聞音之各解莫非自般若以爲源依般若以成學辟山王之高妙谷王之宗長義必重深辭亦豐秘凡五十九卷三十一品於舊無涉號禪譯焉

汪蒼舒曰析玄貯理而能文藻施流其傳實真帳中寶也

大般若經第四會序

釋玄則

若夫識之所識曷嘗非識如之所如未始不如是故係行與所行並空則拜受之理廢自性與無性不異則執取之念忘若忘執而有恃或存槃以隳業知盛脩而不行乃虛已而制勝怨野馬之情未戢故靈鷲之談復敞或曰其在名也無初有行之識其于實也必警無行之急塗致或爽析中美歸竊應之曰一切凡夫剖名相之符保癡愛之宅所以措懷有著擬議必違至真及此動寂斯會由此言之行亦不行不行亦不行而究然行矣究然不行矣以假名不若投假名著

薩是持幻法與幻人故無作亦無得此又晨蜉之語嵗夢蝶之譏覺乎慨斯取之未傾欣此教之方漸凡二十九品一十八卷即舊小品小品焉道行即分中之初品譯者取以別經明度乃制度之異言即即就緣自為號寔由殘缺未具故使名題亦差今大教克圓鴻規允布心術之要可復道哉

張汝澍曰摩詰不應文殊無有文字言語何至屢會之煩徒拈候幻風車雲馬任及清都紫微未遠中天臺也那得心[illegible][illegible]看日出處

般若經第五會序

玄則

蓋聞中天寔居而欲泒淪憤悱離座而忍請益沉溟懋之遠物悟知之委照妙感之潛通玄機之蔵扣其於說也何能已乎律運之來亟諧景集靈山之上復動希秋良由心塗易蕪情露難拂滯識象之為識昧空色之即空豈知夫法體法如不一不二性相唯宗言窮莫尋既無一在而可舒又無不在而可卷諒非兆朕之可導又非塵獨之可隨斯則行不行矣住不住矣觀無二之性與二不二則非一之名在一恒一故紛之則萬殊澄之則一如一如未限而藏匿之一藏未易而名異之一名未改而想質之一相未泳而取亂之通

此已往其不涯矣然以眾之與大心迴向之與頭喜忘之則戒定慧蘊存之則想心見倒失見生死者三有著涅槃者二乘是故知生死空斯出三界矣知涅槃空斯過二地矣釋五花之授記乃證菩提擬七寶之校量乎溟福德天供天護加頂讃而德敷神咒神珠播靈禪而不極鋪惟此會未傳兹懷凡二十四品今譯充十卷瑩瑩通覿斯渴奉者固當不以[illegible]羽而輕積珍矣

江發衍曰標新理拔異辭每讀此公序輒咤猶無塵

程子風曰[illegible]於遠測其之所際

般若經第六會序

玄則

原夫控歸塗以弥綸殘要極而端務莫若警十度於一施被六蔽於三檀刹般若之大猷圓粮領而高視誠庶心之為牖積行之樞紐故能範圍真際苞塞塵區汎之則無緣綏之則無動太悲抗其首大捨維其末恬五痛之若修條三祇之遥序頓無近遠遇物斯資等靡鴻纖觸塗必衍遇無象而永日暇有綸於長夜窮幽盡妙其般若之致乎粤有天王是為最勝捐樂宮而下拜汎嘉名而上表含霧在茲塗究爰度肰以住懸道爾非目擊之能存所以覿叙揣辰寄言提而取悟即舊勝天王般若今譯成八卷一十七品其發明照自敝拔幽關圓已法寶駢闐義林交積自性三種帶無性以萃照果德萬區斂不總而輝映凡敷筵之士猶希取贊況衆林之秀如何勿思

汪若舒曰釋子如支遁慧遠玄則實三韵人

大般若經七會序

釋玄則

聞夫即相無觀挺真如之壯觀即慮無知成種智之默識但二塵且滋時逐見以輕濃五翳將披淫因緣而聚散是以聯明空道紛張總旋戀之場遲遲時徒妙吉昇對揚之重忽無覿以瞻仰俄不聆以餐悟既泯脩而造脩亦絕學而超學狀其區別則菩提萬流斷其混莊則涅槃一相一相則不見生死萬流則無非佛法不壞假名之繁總而闡實相之沈寥正明如來法無況菩薩法菩薩法無況二乘法二乘法無況凡夫法〻尚不有何有菩提尚無菩提云何可越尚無可趣何有証浮尚無證浮何有證者是故有之斯珠無之斯貫洞之斯遠湍之斯局豁爾夷蕩而無懈嶬肰翹勵而不精惱禊與慈濟分筆劍林將玉毫比色諸其所也何以易諸覿其假言路以便〻仰真宗而止〻突〻珠轉淪〻玉振赴予聖旨其尚于茲睎体法王不亦宜矣肰則探其義也發祕藏之玄尚味其說也包密語之殊轍詞婉而旨密即舊文殊般若矣雖準軸成部而醫樂倫彰庶士衆所歸較肰無遠

汪與可曰語不琢綺神味綿綿

徐有熊曰意興翔會華三之彩斐然

般若經第十會序

釋玄則

般若理趣分者蓋乃數諸會之旨歸綰積篇之宗緒妙詞益而動蒸獨意象以興言是以蹄德實之所蔑則金剛之慧為極㢤絶焰之依炫則圓鏡之智居尊所以上其天宮因自在而為心表傍開寶殿寄摩尼而作說標朋般若之勝規乃歷行之淵府故能長驅大地抗業上乘既得一以儀真且吹萬以甄俗行住無積般德山而秀峙句義畢圓吞教海而澄那仚其攜真淨器入廣大輪性印為以成文智冠嚴以勝質然後所灌頂位攸揔持門以穿寂心住平等性滌除戲論說無所說絶棄妄想思不可思是使篠忿共情親恐等觀名字斯假

同法界之甚深障漏未銷均菩提之遠縱信乎心疑旨奧義舷詞明言理則理邃環中談趣則趣冲㨑表雖一軸單譯而具該諸分若不思建此旨頌詠斯文何能栢脇迷津揆奇密藏矣

汪耆舒四一津一梯想其下筆時俛仰顧盼每有悠然之樂

蔡蘭綖曰未通戒性先破貪緣叫受歡義非入理深者久辨也周致之敎于斯為律特致其欣證焉

般若經十一會序

玄則

菩薩德相照統之者三身爲竹相資輔之者六度若沖虛之六澗閒塵之六情矣故每因別會各彰其分爲王如利物之基拾亦之漸詳其要也無出施乎但施有瀹累良資諸忻所以室羅復集檀那肇唱欲令三堅共守十度成津即當據四弩之修期排七空之祕鍵然二乘而直上摧三輪以遐驚亂以唯識何圓城之可依斥以假名豈顯目之爲我推之以隨喜則不植而自滋矣終之以廻向則不勸而自章矣控之以菩提則不遷而自致矣權之以方便則不念而自融矣不故不患物之少也患夫用心之不弘不患施之難也患夫忘取之不易其有發心以爲淨是亦踈其嚴矣趣寂以爲真是未會其宗矣又況名譽福樂之求王賊水火之處其于致極不亦殊遠然則大覺之士弘願所歸其財施也畢生品以充足其法施也啓金識而出離然後忘其所以爲之共其所以利之洵乎無惑矣鑑乎有成矣推此丈之允彼欣此念之方恢雅度至之不拔卜商之難既云異慈音漸染所勝册形自此而還訖然哉其文句聯篇語喩默朗凡勒成五卷

又重譯其

汪若評四字無文翔酒溪心路良亦由牧羊勉此爲一一的評

大般若經第十二會序

釋玄則

夫欲備淨法先淨身語將趣妙源前鴻行檢居其邂必特有戒焉所以復指名區更申玄集切身口而詳訓則一言一行斯佛事矣因動靜以研機則米足下足斯道場矣誠喩道之英澄闇室之蜺虹度疾之仙丸出苦之神馭堅德者之明鏡散心者之宜警渉眾季之大師毫塵俗之善友雖目之無眼搏之不觸而芬郁布濡類光遂之盈空際映澄華比眼瑚之洞色含靈所以挺埴法眾所以弥綸善逝法王抗之以爲明是其尊者歎之而爲淨命但簡以行度或非處而難遵移以正教示而致壽木七群之道猶尚勤至誠五百生之禪髣仍貽佛識猶媒異道攝而爲盜分劉皆以成如涅槃爲來保鼻精而尚犯菩提介願受欣樂而猶持輕嬈與重性同利懲防與身遂於品詳故住欲能行所行道必隨喜脈以法性豈止州繁情然木必羸遂喜能悉務怖錯忘怖將設之務蠢模之常樂使八梁流照五熱浮際辟筋夾矣灰河輸闡啟其開諸行門允備穢辯克圓其五軸卑譯

一切施於凡愚心之士豈不耶焉

汪嘗評曰用譯事作判如此方文人何必便嗤外教爲不雅

大般若經第十四會序

玄則

觀夫至運無動妙警伊寂梵輪冥遠韓之規慧航虛下濟之影斯聽德所以為貴勒音所由而作也其有捐情匪而遠椅措覺地以高驤比振甲之精堅固冊馴之逸風則必任善以為軛引之無窮之路委身而作雜馳之罔極之期微五欲之晏安乃三塗之酖毒逞四脩之勞悴寔為德之光數惟夫淺溜穿石小滴盈器鑽燧之勤斬幹之漸皆積不已故在者可觀紉荊質而飲泉蠻壯容而寄穴驊騄急矣駑先之紉牛摩折竹心波羅密行其于勉剃豈忘動靜故係千界如蟻諭一句以挾之為流方制拯一命而派之假使駐補處以三祇終韃勇于物發雖復淡即空于萬行乃均熾子普然不端倪其所欲行不翹佇其所當證撫塵劫之脩如瞬仍如渴日視砂界之赴若隣猶敘風夜故精進之于諸度也若衛[illegible]之在羣庶馬臣勤之于道品也若塩梅之資列鼎馬正法源底由之而至聖人脩事于茲而飛肸後聞舍利之談覺支則較貫無地憶底沙之流讚頌則勒興斯在三練之業允談六意之脩奚極緬惟景躅豈運寧處誠詠玄章盍何[illegible]而卷六未經再譯是入禪秘其誰合諸

張汝韶曰妙句冥冥玄趣騰湧

蕭嗣曰僕先象玖致足乾隆近聞弋陽王孫幼普有一袈內貯經咒佩以渡海可鎮風濤乃唐時緇僧所製余家法寶殊觀已沒點家同雖相匹

大般若頌第十五會序

玄則

夫心之用也其大矣哉動之則群競牢興靜之則衆變息大之則充乎法界細之則入于微塵故海嶽環匯心之影也形骸耳目心之候也生死纏迴心之迷也菩提昭曠心之悟也三界唯此寔曰難調一處制之斯無不辦所以乃給孤之勝集開等持之妙門別夫定品克達心源允冥沉禪嬰斥止觀而澄明攘欲界之表派騫有頂之外境焰熾而逾明因技翦而益肅慈乎累蓋動與德會故統之則一如權之則二相徹之則三脫依之則四神行之則五印撿之則六念聚之則七義流之則八解階之則九次肆之則十遍其餘四念四等之儔五根五力之類莫不互諸禪地積業乎根本端之定激磊研乎邊際警泥之在均金之在鍛唯所用耳豈有限哉故能力味精通神妙揮忽日月上捲川嶽下搖身遍十方發畢六趣水火交質金土易形變化之塗出思議之表具微妙定不受扶已之勝生閑惡趣門而甘剎他之微苦至有八禪分用三昧異名曰旋星光月愛花德莊戲奮迅清淨照明或百或千難階難極感覺說力具故詞編凡胎趣文乃隨卷事非重譯庶將質寸陰以尺璧廿夕死于朝聞矣

程子鳳曰情遍物外思入渺冥細讀之如立身尋頂目遍虛空不通人間烟火

葉蘭挺曰文長號恭同玄門二及論中一篇頗為隱謎斷以快悟翔許然道家之郛廓即佛氏之影會也五經之外九州之表復自有人玄則又當之矣

般若經十六會序

釋玄則

尋夫理殊湊以司方坦一歸而揆務何嘗不銘想真際研執幻塵雖權戒之崇嚴恐進之調鈍革怙寵於實慧假遺於真詮將開發敵之迷復有鷲池之會所以光導五之迹昇第一之乘甄昀二邊洞希微而賑睇撥識四句仰崇穼以黜言諸見之萌則翳落星落塞積疑之經則障散雲披了性空而常修悟生假而恒利四魔由之亂轍六度因而業徵施以之不捐而難捨戒以之不捨而難護忍以之無受而堪於不堪進以之無行而散於不散定以之亡靜而三相不相慧以之亡然而三輪不輪故體之則動而逾寂謀之則寂而彌動法不斯雄於非法行豈一異於無行其覺證也真心混而一觀其出生也法寶駢而萬匯故有二智焉三身焉四辯焉五眼焉六通焉七覺焉八正焉九定焉如十八不共八十隨相十二緣智二十空心皆挺[illegible]成之羅若聚以玉毫之眾流之念吻之旋勒成八卷元非再譯則以不徵謀畵譯決緬諸會之昌莛嗟既此而其奉者言殊與載表道音本悠吹以紛騰因聖期而頂戴將使家傳妙寶人握靈珠洗客塵於八區霽玄欲於萬叢福庇寰極帝后延齡廣洽黎蒸法教增明庶挾中之士標起於鷲岭之辰上悟之賓徽儔於充詘之際[illegible]沙塵本宿代罘聞何能若篇枝恬忘言入實者哉悲夫

汪蒼舒曰繊塵不起澂華心飛

葉劔挺曰妙緒搖搖實能浣人俗襟

佛德篇序

道宣

序曰夫以紫俗作梗妙藉舟師師之大者所謂王也故王者往也若海之朝宗百川焉王之承號況于此也然則統言王者約緣乃多事理兩分舉要唯二初謂詳事二謂明理故詳事之王則人王天王是也行化生事事止于身身存而化行身滅而化息此則外討其身而莫思其內識故目其化為外教也二謂明理則法王佛覺是也行化在事事在于心心存而化行想滅而境絶此則內檢其心而不緣于外境故目其化為內教也所以厚身而存生生而不窮捐生而去情情忘而照寂致使存形之教萬國同儀練心之術千聖殊一是則道俗兩教出入升沉俗則入有而沉形六道以之而綿亘道則出空而升位三聖自此而昌明焉自正道東流六百餘載釋衆從信其徒不一獨夫震虐而坑僧擊像者二三明后重道寺塔崇樹者亦衆矣至如吳王之詳佛聖曉天人之所歸宋君之叙佛德明朝賢之宗奉諸餘紫昧無足勝言故序現迹之詳瑞又述頌作之盛德隨類覧歷豈不昭彰心性乎

汪蒼舒曰行化之論義分理法古詞生拙故妙宋儒然曰內聖外王矣

程子風同入：重言盆子昭曠

葉莉延曰凡為兩家聯群共進東山贊陸子靜儒者曰我法無是欲世歸乎至誰群應驗是為自遺敗相佛亦何敢任咎

宋朝傳譯佛經錄

道宣

佛經劉云信為道原功德之母智是出世解脫之基無信不可以登輕舟無智不可以斷深惑故生死大海浩汗無涯非夫六舟無以超越是以智士信六度為超生之本故登舟而大濟斯顯然唯智能克自教開中土三被誅除晚移南服五代弘闡以事據量則文明之朝信智不言而自顯武猛之國仁慧不可以開導可不然乎可不然乎然則晉宋兩朝斯文卓越楊扇釋道宗猷可觀令略叙之用顯陳迹

宋世錄者劉裕字德輿彭城郡鄉人初生之夜神光照室形長七尺六寸受東晉禪稱宋仍都建康至第三主元嘉年中有上事者云北寺塔僭飾過興梁福之徒耆舊日甚文帝以問何侍中曰范泰及謝靈運皆稱六經本是濟俗性靈真要會以佛經為指南此賢達臣言實誠有據若使率土之賓皆純此化則朕垂拱坐致太平尚之對曰中朝以遠難復盡知渡江已來王導周顗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郗超王謐等或號絕群或稱獨步略述數十人雖非英俊清信之士無乏于時慧遠法師云釋氏之化無施不可臣謂此說有契理與何者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穆傳此風教已編宇縣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于家萬刑息于國則陛下之言坐致太平是也故佛圖澄入鄴石虎殺戮減半澠池寶塔放光符堅椎鋸用息蒙遜及盛無親虐如豺虎末節改悟遂成善人法建道人力兼萬夫武亂河渭而縛甘死以赴師尼此豈非是佛化之被哉時吏部郎羊玄保在坐進曰臣竊恐秦楚論強兵之術孫吳盡吞併之計將無取于此也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為心志在吞噬亦無取于堯舜之道豈惟釋教而已哉帝大悅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于耳帝使中書陸澄撰續法論百有餘卷讚述佛理有弘裕焉准此而談可謂至矣法由人顯佛寵帝王自是宋朝釋教隆盛名僧智士繁若稻麻寶剎金輪森如竹葦相承八主五十九年其諸譯人華梵道俗二十有四人合出修多羅毗尼戒本羯磨優波提舍阿毗曇論傳錄等凡二百一十部四百九十六卷結為宋代建康錄云

程子風曰理瞻辭壁聞者感動

汪茗舒曰要知十人持戒則十人淳謹一片話綵是巧言破道言巧固可喜但不然之耳

葉荊艇曰開說濟世深旨既說李士謙與道安遂會昆舉然終義

降之世橫挑強胡授刃兜子一視鐵環穿頷純灰洗腸應果敢
足相當武猛與仁慧左何匠(?)之家術歟

離垢慧菩薩所問禮佛法經序

道宣

惟夫慢幢難傴三界由此輪迴愛水未清四感因茲流洄自非獨拔
開士出有至人何能裂愛網而開重關賃漆疑而啟脩趣有離垢慧
菩薩者道高初住德跨八恆徵時俗之津途發深識之嘉問如來以
無緣之勝辯赴有待之幽情斷五趣之蓋纏藉五輪之禮念所以五
通五眼錫此增修五位五生承斯圓滿蘊結中夏千六百年類運有
緣載關東漢洎能朔二年有天竺三藏厥號那提統括六與之宗窮
徹四圍之典九部八藏綱無昧于自他十德一乘義有歸于空色並
詳略名理妙達宏致來儀帝里頻謁天庭降尊禮于慈恩將歸飛于
海表以此經舉聖之發軫凡衆之初心乃出流布傳于道俗遂依繕
寫所在通之恐未悉其來由故因敘其緣致云爾

注蒼舒曰玄音寂唱法味多芳此亦轉讀之勝業

大唐內典錄序

道宣撰

原夫正法稱寶誠有其由良是出俗之津途入真之軌轍所以歷劫英聖仰之如父母遂古洎今隆之如日月豈不以衰我倒之筌蹄演先生之賢位者也自仙苑告成金河靜濟敷字聲品汲引塵蒙隨機候而設謀猷逐性欲而陳教敷網羅一化統括大千受其道者難傳其宗者易曉故尊者迦葉集四藏于雪山大智文殊結八藏于鐵圍表遂脈流被未際終七萬之長齡餘波東漸踰六百之嘉運譯夭爰始梵文負之僅計香像今歸漢于方言大約五千餘卷近賈更襲澆浮五陳卷部單重疑偽凡聖致使集錄并雜三十餘家繁統各有富章徵覈不無紕雜今總會群作以類區分合成一部開為十卷依例條顯無相奪倫文雖重張義絕煩亂若夫大聖景訓具流同經述經敘聖兵流回論異非彼滯之方略會正之稽古綜重則超生可期疑謗則劫危斯及故試詮廣隨更陳序之云爾

汪蒼舒曰集錄并類擬經而附理也莫大夫文中子僅皆罪魁未有若忠經紕荒之甚者俗儒傳習禮懺諸書誐欲等之妖賊而儒生竺顧山拳于其後說以大品內典者終戴其學之撤隱今珠則亦物未備

諸子褒異集目記

海寧汪史國蒼舒氏評　嘉禾汪繼昌徵五氏參

第十卷

金樓子

梁元帝撰

齊桓公卧于柏寢謂仲父曰吾国富民殷無餘憂矣一物失所寡人耽為於邑白鳥營肌而求飽寡人曰之閉翠紗之幃進蚊子焉其蚊有知礼者不食公之肉而退有知足者嘬公之肉而退有不知足者遂長噬短吸而食其飽也腹腸為之破潰公曰嗟乎民生亦猶此矣

汪蒼舒曰鑽膚吮血兩蚊焉耳蚊何得文雖然加之以文之稱焉將以戒世之文者與

昔王池国有民婿面奇醜婦国色鼻齆婿乃求媚此婦終不肯近頑

遂往西市無價名香而熏之還入其室婦既齆豈知分香臭哉寒者不貪尺璧而思短衣拔虎千金不如一豚

汪蒼舒曰語致

魏文侯見宋陵子三仕不願文侯曰何貧乎曰王見楚賦者牧羊九十九而顧百嘗訪里邑故人其鄰人貧有一羊者富拜之曰吾羊九十九今君之一盈成我百則牧數足矣鄰者与之從此觀焉富者非富貧者非貧也

孔子遊于山使子路取水逢虎于水所与共戰攬尾得之內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何子曰上士殺虎持虎頭又問中士殺虎如何子曰中士捉耳又問下士殺虎如何子曰捉虎尾子路棄尾[illegible]因恚孔子曰夫子知水所有虎使我取水是欲死我乃懷石盤欲中孔子又問上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上士殺人用筆端又問中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中士殺人用舌端又問下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下士殺人懷石盤子路出而棄之於是心服

奕舍仕楚王非其欲見飛蚊觸蜘蛛網而死嘆曰仕宦亦人之網羅也於是挂冠而退時人謂之蜘蛛隱

汪蒼舒曰蜘蛛隱事新

始皇遣徐福入海求金菜玉蔬并一寸椹

寄肱一民能為飛車從風遠行至于豫州歸則別給不以示民

汪蒼舒曰螺舟飛從海底行見拾遺記与飛車事都異

南林川有眾香木根栴檀節沈水花鷄舌葉藿膠薰陸

汪蒼舒曰華宗根葉俱可用者中國惟遺足匹此也

毅洪志云周旦腹中有三斗爛腸摘衡云葡或可強与言餘皆酒瓮飯囊

汪蒼舒曰語滑佳

山中以日稱虞吏辰日稱雨師虞吏虎也雨師龍也

汪蒼舒曰佳對

楊雄作賦有夢腸之談曹植為文有反胃之論言勞神也

王積舒曰二公奇才作文斷思如此況子孫夫何所可用

鍮當其舌擁耳為吳桂華不究玉卮無當

銅之精為奴錫之精為婢

玉茄一名金鹽地榆一名玉豉

星如玉李月上金波霧生猶疑河異似帶

羅含之鶉能言西周之犬能語

以日雨謂之月額

書卷古怡神如媼奶

扶餘國美珠如酸棗

汪藻舒曰標韵妍新雖為碑璧亦佳錄也

淨住子

齊蕭雲英撰

夫立名所以表德非德無以顯名有名未必具德有德名非虛唱

未見貌醜鑒鏡有悅目之華體拙照水發羣濫之觀

令欲緘其言而正其身者未若先撓其心而次折其意故經云制之

一處無處不辦既心會于道身過不遏而止意順于理口失不防而

滅

如遺霜花人不欲視

自救無功何得有時間意人善惡

若謂妙色為樂者則應長悅心目永慰形骸何意須臾顏貌改變

白而黑傷痛少年華嵗之難

若謂好鼓為樂者則應絲竹繁會靚聽無厭何謠小久便致厭倦耳

不樂聞

若謂朋遊為樂者則應終日遊散不知厭極何意每一登臨少時便

倦後更相携無復行意

若謂榮位為樂者則應始終不變無恥無辱何意黜陟之間憔悴並

致

慶開笑謔之端醉辭自鹿之異

夫道泛吕生不由樂果德憑功造非情所集蘊而德者則其理通求而獲者則其理滯

汪蒼舒曰雲英作此本分三十二門而命王微為之頌

附辨德門頌　絳迟揚鑣分源競栧麗景或幽瀅舒每鈌

歸信門頌　登山小魯泛海難沂參琨見壁辨礫知璣

清淨門頌　靈龜攝根睛慕衒[?]

生老病死門頌　穠華易遷繁[?]不實星髮飴肌悴光悄日

二豎潛書十四空術

魅責心行門頌　豈無通術援此榛荒　循情内負撫事

傷

蘭較行業門　渾風緬没於俗膠加競文内疾譙緬心瑕再

惟情忒三省　身華貴危窮濫貧憐豪奢

在家門頌　氷開春日蘭敗秋年散隨類反習乃情遷

出家門頌　風祀驚心賜文好野　迄殊冠冕事報馳驅

善友門頌　蘭室改蓮心椅崖変伊草　曲轅且繩直詭木

遂彫[?]

戒門頌　慧浴盥身倪端儀有直景正道無傾蹊

任子

任奕

山必有阜河必有曲江漢東流必有迴澴

水可乾而不可奪濕火可滅而不可奪熱金可柔而不可奪重石可破而不可奪堅

水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燥土氣人智而寬水氣人急而賊

日月為天下眼目人不知德山川為天下衣食人不能謝

直木無陰直士無徒是以賢人直士常不容于世

火佚焚家家不罪火食過傷人人不罪食以其積之于仁義無私害

也伊尹放太甲太甲無怨心管仲黜伯氏伯氏無怨言以其積之于公正無私惡也

汪蒼舒曰任子者道論十卷唐藝文志道家

任子

任奕撰

神龍不處網罟之水鳳凰不翔羂羅之鄉賢人不入危國知者不輔亂君

登太山見天下之大不察細[illegible]視遠故也處高位見人主之貴不卹卑賤者意滿故也

道德之懷民猶陽春之景物飛滌水而不寒結木條而不折

一人之智不如眾人之愚一目之察不如眾目之明

張汝翻曰細珠碎璧零落人間愈多愈妙不必尋其巔頂讀書法門自務始也

玄覺子

永嘉集

道不浪階隨功涉位

然朝擾擾競夜昏昏道德未脩衣食斯費上乖弘道下闕利生誠以為耻故智人思之寧有法死不無法生

定則利益虛則賊損實是起善之根虛是生惡之本善惡之本由口言詮善之言名為四正詮惡之語名為四邪邪則沈苦正則歸樂善是助道之緣惡是敗德之本是故智者要心扶正實語自立當知邪念眾惡之本是故[illegible]制而不隨

夫念非忘塵而不息塵非息念而不忘塵忘則息念而忘念息則忘塵而息忘塵而息息無能息念而忘忘無所忘忘無所忘塵遺非對息無能息念滅無知知滅對遺一向冥寂闃爾無寄妙性天然如火得空人則自滅空喻妙性之非相火比忘念之不生

既非智而不了智非境而不生智生則了境而生境了則智生而了智生而了了無所了了境而生生無能生無能生雖智而非有了無所了雖境而非緣緣即不無有即非有無雙然妙悟蕭然如火得薪彌加熾盛薪喻發智之多境火比了境之妙智

卒逃澇闇而背明捨靜而求動眾悟背動而從靜捨暗以求明明生

閉藏愚成慈靜立則息亂成定立緣于時動慧生因于捨暗動
達藏于明體靜明相趣于物表物不能愚功繇于慧炳不能幽功自
于定慧更資于靜明愚亂相纏于時動而能靜者即定而能幽
也暗而能明者即愚而慧也如是則瞻動之不無差靜明由茲合道
夫怡心之士寧既觀而述旨達教之人豈滯言而感珍閉則言語
道斷何言之能儀旨會則心行處滅何者絕思之言不能思議者
可謂妙契寰中矣
夫妙道冲微理絕名相之表至真虛寂靈超群數之外而能無緣之
慈隨有机而感應不二之旨遂根性以區分順憐愍懷施而不作終

日說示不異無言設教多途無乖一揆是以大聖慈悲隨机利物統
其幽致群藉非殊
無情罔俟塵葉有識無怡蝟蠛幽淵未足比其清飛雪無以方其素
恭總若羽群揚翅望星月以窮高棄聽若鱗衆驚鈞投江瀛而盡底
玄曠斷去遠照上界恐以緣消
如其妙慧未彰心無準的解非契理行闕超塵乎法性而順常情背
圓心而執權說如是則次第隨机時根緣而設教矣
夫妙悟通衢則山河非壅迷名滯相則絲毫成隔譬夫行由通徑則
藏可期如其隔物衢渠則終朝域內以其不知有無形之畔渠

有窮虛之域故也
妙旨絕言假文言以詮旨真宗非相假名相以標宗譬夫象非靈山
假靈山而類象者此但取其能類耳豈以靈山而爲象耶
夫妄非愚出真不智生達妄名真迷真曰妄豈有妄隨愚變真逐智
迴真妄不差愚知自異耳真妄既辨愚知迥然是以愚無了知之能
知有達愚之實
體非名而不辨名非體而不施言體必假其名語名必藉其體今之
體外施名者此但名其体耳豈其體當其名耶
無体而施名者則名無實名耶名無實名者所名無也所無既無能

名不有也何者設名本以名其体無体何以當其名言體本以當其
名無名何以當其体無當而非體名無名而非名此則何獨体而
元虛亡乃名而永寂也
視聽都息心累閑然獨宿孤峰端居樹下息繁飡道誠合如之然而
正道寂寥雖有修而難會邪徒喧擾乃無習而易親若非解契玄宗
行符真趣者未可幽居抱拙自謂一生與
夫欲採妙採玄實非容易決擇之次如履輕冰必須側耳目而奉玄
音肅情塵而賞幽致忘言妥旨濯累飡微夕惕朝詢不濫絲髮
如是乃可潛形山谷寂慮絕群其或心徑未通矚物成壅而欲避

喧求靜者盡世未有其方，況乎欝々長林峨々聳峭，鳥獸鳴咽，松竹森梢，水石峥嶸，風枝蕭索，藤蘿縈畔，雲霧氤氳，節物衰榮，晨昏眩晃，斯之種類，豈非喧雜耶。故知見惑尚紆，觸途成滯耳。人迷謂之失，人悟謂之得，々失在乎人，何關動靜者乎。譬大未解柔而欲怒其水曲者乎。若能妙識玄宗，虛心寅執，動靜常矩，語默恒規，寂角有規，恬然無悶，如是乃可逍遙山谷，放曠郊鄽。

張汝詔曰氣象窮神清言鹿目

汪蒼舒曰玄覺永嘉集妙辯全涌舌材足畏

浪翁規惡

唐　元結

出規

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兩去我久矣，何以異乎。諾曰：叔將始自出中至長安，見權貴之盛，心憤然切悔，比年于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飢寒，愛水木而已。不數月，自王公大夫卿相近臣之門，無不至者。及二年，有向與歡宴過之可弔，有始賀拜僕已聞就誅，豈不裂封彊，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暖，其客自祿位者隨以淨盡，王者嗜好參遊宴者，或刑或免。叔將之身，如犬逃者五六，似鼠藏者八九。當其時，環望天地，如置在杯斗之中。元子聞之，嘆曰：兩將，汝何思而為乎。汝若思為社稷之臣，則非正直不進，非忠讜不言，雖手足斧鉞，口能出聲，猶極忠言，與氣俱絕。汝若思為祿位之臣，猶當避赫赫之路，脇顕々之机，如下廄累馬，齒食而已。汝忽然望權勢而往，自致身于刑禍之方，將筋骨截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三子以叔將為戒乎。

原缺第一至六葉、第八至十三葉

浪翁觀化

唐 元結

浪翁山野浪老也聞元子亦浪然在山谷病中能記水石草木蟲豸之化亦來說常所化凡四說

有無相化

浪翁曰陰陽之氣化爲四時四時之行化爲萬物萬物形全足無化有爲物形盡是有化無此有無相化之說

有化無

浪翁曰人或云我立于東西望萬里目極則無人我兩忘終世相無此有化無之說

無化有

浪翁曰人或云我來于南北行萬里志無不有人我而我終世相有此無化有之說

化相化

浪翁曰吾觀化于無也何無不有吾觀化于有也何有不無有無更化日以相化々言何極化言何窮

時化

元子聞浪翁說化々無窮極因論卿曰翁亦未知時之化也多于此乎曰時焉何化我未之記元子曰於戲時之化也道德爲嗜慾化爲險薄仁義爲貪暴化爲凶亂禮樂爲耽淫化爲侈靡政教爲煩急化爲苛酷翁能記于此乎時之化也夫婦爲游戲所化々爲大怨父子爲憐慾所化々爲貪欲兄弟爲猜忌所化々爲嫛欲宗戚爲財利所化々爲行路朋友爲世利所化々爲市兒翁能記于此乎時之化也大臣爲威權所怨忠信化爲姦謀庶官爲禁忌所拘公正化爲邪佞公族爲猜忌所限賢哲化爲庸愚人民爲征賦所傷州里化爲禍邸姦兇爲恩幸所迫厮阜化爲將相翁能記于此乎時之化也山澤化爲井陌或曰盡于草木原野化爲狴犴或曰殫于鳥獸江湖化爲罷

藪或曰暴于魚鼈祠廟化爲宮寢或曰數于祠禱翁能記于此乎時之化也情性爲風俗所化無不作狙狡詐誑之心歎呼爲風俗所化無不作諂媚僻淫之辭顏容爲風俗所化無不作姦邪感促之色翁能記于此乎

世化

浪翁聞元子說時化嘆曰吾昔聞世化所說又異于此昔世之化也天地化爲斧鑕日月化爲豺虎山澤化爲州里草木化爲宗族風雨化爲郎舍雷霜化爲衣裘呻吟化爲常歡歎汚化爲粱肉一息化爲千歲烏犬化爲君子元子惑之浪翁曰子不聞往昔世之化也四海

之內巷戰門鬪斷骨腐肉萬里相藉天地非斧鑕也耶人民晴夜盜起求食晝逃則死傷相及日月非虎豺也耶人民相與寄身命于絕崖深谷之底始緣嗷吟動息山澤非州里也耶人民奔走非深林薈叢不緣歲救艸木非宗族也耶人民去鄉國入山海千里一息力盡暫休風雨非即舍也耶人民相持于死傷之中裸露而行霜雪非衣裘也耶人民勞苦相冤瘴瘓相殘老弱孤獨相苦死亡不能相收呻吟非常聲也耶人民多飢餓溝瀆病傷道路糞污非粱肉也耶人民奔亡潛伏戈矛相拂肅傷沒死免而存者一息非千歲也耶僵王腐卿相枕路隅鳥獸壞其骨肉烏犬非君子也耶

言以道深

秦子

秦菁

玉壺必求其所以盛干將必求其所以斷無盛之危雖志瓊碧瓏無貴也不斷之劒雖含影承光無取也

今欲馳光日下顯白雪中不可得已

常開作人當開國圖之監不異衆艸染而後明然不如棠棣之華灼灼自顯

五味者各稱一族之名合和一鼎名曰羹猶威重無平忌合而爲信也

虎熊雄猛不可以託麗鷹能飄瞥不可以寄雛

吾欲錦中而紵裘不欲繡表而麻裡猶論者寧匿于辭不匿于理

注著舒曰唐藝文志雜家秦子三卷

阮子　　闕名

不樹者死無椁不蠶者身無帛不績者出無衣君子眠稙則思義小人眠逸則思邪

一姦不誅害在寄察修衆不誅害在詞主

漁人張網于淵以制吞舟之魚明主張法于天下以制强梁之人主法以隄民百姓不踰于主防以堤水江河不踰犯防而可犯則江河決溢法而可干則百姓成害

高鳥相木而集智士擇主而翔

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為餌黃金之鉤錯以銀碧垂翡翠之綸其持竿處位則是然其得魚不幾矣故曰釣之務不在芳飾事之急不在辯言

汪蓋舒四書林所載阮子數條頗佳今錄此

文泉子　　劉蛻撰

山書

予于山上著書一十八篇大不復物意茫洋乎無方自號為山書

天地之氣復則結者而為山也融者而為川也結于其所者一靜而不動融于其時者疏決以忘其反故山之性為近正川之性為平融是以處其結者為君子處其融者為利人

天地之先未嘗有形故字其形為人民為禽魚萬物既後更其字讀其形之動曰生形之靜曰死嗚呼我苟不生乎天地先而未嘗用其形竅以出納斯非混沌之以乎故吾以渾沌不嘗在天地先而在哉之不為萬物鑿者而已矣

壞人者天地也使其

故觀數以象動則有爭鬬亂患夫數始乎手足敓離吾之指為吾視其指而吾亦離則數數人爭忽矣故知指生六而為有餘生四而為不足與其餘也為骼不作嗚呼心既分身之有餘與不足也則爭鬬亂患何嘗不由數出

聖人重其生以榆出炮濟其用故甘糧之具出乎榆未而後網罟不足于野以牢養于宮中故天下忘身以自給嗚呼上古食而棄其榆熟而茹其皮亦足矣是知聖人欲化而更亂其生聰鳳鳴而吹管果

象也故有象竹之教者必有衆段之器然則造其為而恥陵學者風
也故不去而乗造其象而恥人學者聖人也故末世而不出嗚呼
泚河鑿而山木泣以為川既出而必伐舟也舟既入水而蛟魚相對
以其居泉而遠于教者也今則造泉之具成是大道存而巽其質矣
道亡而連其禍
利以勸天下利盡而天下畔道以歸天下道薄而天下去嗚呼為利
物所間為道亦不僞故始愛其應者終亦将以應人然則利盡所畔
者必賊其淺道薄而所去者貴不救其孤而已
城廓溝池以固民也有竊城廓溝池以盗民者則殺人甚于不固天

有竊固之具必有攻固之利苟有利之物雖必生其下是以太古安
民以巢故于野則無争巢固民則相殺
卑服妾媵所以奉貴也然而奉天下衆事貴者賤夫有卑服必有雜
佩有妾媵必有娛樂聖人既為之貴賤是欲顯農父子以奉不賤雖
有杵臼吾安淂粟而舂之嗚呼教民以杵臼不若均民以貴賤
古之弓矢所以防惡也懐惡者在内所以能持弓矢也故射惡未及
致而奪械可以殺人于天下天下逞而集畜私械者嗚呼古之弓矢
所以防惡也今則不然及防人之持弓矢也
萬物無常聲而主聲者在民悲歡則聽在心而耳職廢也謂雷為可

異則以畏聲聽之不知有時雷可長養也謂琴為可狎則以狎聲聽
之不知有皆琴可派衣也則有幽思之涤聲之悲也去家日久而
聲之愁也嗚呼悲愁果在心也雷與琴無常聲也
為學豈有歳故勞于農夫以其有遇世也故佚于使人然而雖佚不
妄學以其勞而未嘗遇是故死而不淂止其心古有志者猶悲月
之易于人也故謂飛鳥走兎在其中付大歳之論未必有信之者也
夫取人之論必為信以入其中受人之託必有情以寄其内故大信
者不使人付有道者不使人求
相衣之孚英以王礼百姓不貪其死以其愛名不甚于愛身任時之

重必多怨借君之權必易死是于名則君子愛身不甚于百姓焉
聖人有意然故勸善以爵使利爵者樂修夫惡殺人與殺盜釣為仁
人之心則亦召盜以爵嗚呼使聖人無意則劝善不以爵矣是故君
子為善不獨樂歟為聖人而出是不見仁人之術使爵以召盜乎
食秦人之封則懐其妻子聞秦婦之嫁則無涕悲甚身當是時亦起
天下之妻矣吾過富貴之門則懐其爵矣及聞秦人以爵使者則無
涕悲其身當是時不獨天下之貴矣有惡雀鹿之甚者揮帚以驅雀
蜷罟以禁鹿夫帚罟既可以駭物則帚罟必可以取物嗚呼孰其具
以逐雀鹿安知不有學其具以取之故善惡去者不必惡其名善逐

看不示人以其具

猿鳴不過薜蘿以其有葉〻者必組物夫縱過其組必自祛其溢鳴

吁髟之組吾髮也帶之組吾腰也線之組吾衣也亦是矣今葉在天

下安得復祛其心哉

汪若舒曰劉蛻華搖老強文泉子其所名序然山書自足一子也

无黄子

闕人

樹上懸瓠非木實也背上被裘非脊毛也此似而非

令有鍛錫之疑雖歐冶百鍊猶不如无刀有駑駘之馬雖造父駕之

終不及飛兔絶景質鈍故也

土不可作鐵而可以作瓦

經巨海者終年不見其涯測度淵者終世不知其底故近者不可以度遠也

光武鳳翔于南陽燕雀化爲鵷鶵二溪之臣煥爛如三辰之附天長

平之卒爲落如秋艸之中繁霜勢使然也

雲翳于日則不能焰焰汙于玉則不能光

善釣者不易淵而釣君子不降席而進道

剝剝富強以養貪蕕何異餓耕牛乘馬而飽吠犬棄干將而礪鉛刀也

怨懟去其損多矣怨愛之熟推甑而棄之損益多

小人恥其面不如子都君子恥其行不如舜禹故小人貴明鑒君子尚至言

以之學如渴而飲河海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大觀則大見小觀

別小見

程子風曰書有佳句雖見而未披全帙者如程曉女典丽色妖容高才美調此乃蘭形棘心玉曜瓦質　又太元經内清外濁隣衣褁玉　鶩雛鳳子養牡高峙隱耀深林不食滓穢

張汝韶曰或云此即物理論

汪茖舒曰古之贋作多矣尤首子為唐人王士源之書尹文子為仲長統之製俗尚習見佳文沒于疑別之朐久矣

猗犴子

春陵菊圃　唐　元結

春陵俗不種菊前時自遠致之植于前庭墻下及再來也菊已無矣徘徊舊圃嗟嘆久之誰不知菊也方華可賞在藥品是良藥為蔬菜是佳蔬縱須地趍走猶宜徙植修養而忍蹂踐至盡不愛惜乎於戲賢士君子自植其身不可不慎擇所處一旦遭人不愛重如此菊也悲傷奈何于是更為之圃重畦植之其地近讌息之堂吏人不此奔走近登望之亭旌麾不此行列縱參歌妓菊非可惡之艸使有酒徒菊為助興之物為之作記以託後人并錄藥經列于記後

哀丘表

乾元庚子元子理兵于有泌之南泌南至德丁酉為賊邑乾元已亥為賊上殺傷勞苦言可極耶衛鄭乱弊如古所肆于是收而藏之命曰哀丘或曰次山之命哀丘也哀生人將盡而亂骨不藏者乎哀壯勇已死而名跡不顯者乎對曰非也吾哀凡人不能絕貪爭毒亂之心守正和仁讓之令至今吾有哀丘之悠歎

魯縣墓

天寶十三年元子逷兄房魯縣大夫德秀卒元子哭之哀門人兼盈

問曰夫子哭泣兄嫂衰不亦過乎禮歟對曰汝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過叔孟退謂其徒曰夫子之哭元大夫也無師友之分亦過矣元子聞之召叔孟謂曰吾誠哀過汝所云也元大夫幼無所固壯無所專老無所存哀無形除此非人情人情所耽溺喜愛可惡者大夫無之如戒如懼如憎如惡此其無情此非有心士君子知焉不知也今令之哀汝知之焉而不知也嗚呼元大夫生六十餘年而卒未嘗識婦人而視錦繡不頌之何以戒荒淫侈靡之徒也歟未嘗求足而言利苟辭而使之不頌之何以戒貪猥佞媚之徒也歟未嘗主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童不濟之何以戒占田千夫室宇千柱家童百倚之徒也歟不當裘布[illegible]而衣具五味而食不頌之何以戒綺紈粱肉之徒也歟亦戒吾以元大夫德行遺示[illegible][illegible]爾君子方直之士也歟

丹崖翁宅銘

零陵瀧下三十里得丹崖翁宅俗曰有唐節者曾為瀧水令去官家于崖下自稱丹崖翁丹崖湘中水石之異者翁湘中浮道之逸者愛其水石為之作銘曰瀧水未盡瀧山猶峻忽見洞洄丹崖千仞磄丹崖其下誰家門前斷舟離上劉車不知幾峰為其四壖竹幽石磴泉飛戶中怪石饒洞硐石顛何浮石顛翁獨醉眠吾歡與翁東西亭宇飲啄終老翁亦悅許世俗常事阻人心情緋細崖下遂刻諸銘

別崔曼

漫叟年將五十與時世不合垂三十年愛惡之散紛紛人間悖陵崔曼愨叟所為遊而辨之數月未去會潭州都督張正言薦曼為屬邑長將行叟謂曰叟異時乃山林一病民耳宜不相因行矣勿惑吾子有才業且明辯又方年少必能樹勳府垂名獄若求知遇賢異能相披拭正在張公張公往年在西城主人能用其一言遂開城千里威震絕域張公往在淮南逐巡猜猾麾萬夫風從遠逐猾穀而不為今海內兵革未息張公必為時用吾子免之所相規者所宜緩步當貴從容謀晝少節酒平氣概耳

寒亭

永泰丙午中巡屬縣至江華縣大夫瞿令問咨曰縣南水石相映望之可愛相傳不可登臨俾求之得洞穴而入攀險之通之始得構茅亭于石上及亭成也所以階檻憑空下臨長江軒楹[illegible]端上齊絕頗若旦暮景氣煙靄異色蒼蒼石墉含映水木欲名斯亭忧頻不得敵清名之表示來世乎是于亭上為酒之曰今大暑登之疑天時將寒炎蒸之地而清涼可安不合命之曰寒亭歟乃為寒亭作記刻之亭

忕

右溪

道州城西百餘步有小溪南樓數十步合營溪水抵兩岸悉皆怪石攲嵌盤屈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洄懸激注休木異竹垂陰相映此溪若在山野則宜逸民退士之所遊處在人間可為都邑之勝境靜者之林亭而置州已來無人賞愛徘徊溪上為之悵然乃疏鑿蕪穢俾為亭宇植松與桂兼之香草以裨形勝焉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銘石上彰示來者

茅閣

乙巳平昌孟公鎮湖南將二歲矣以威惠理戎旅以簡易肅州縣刑政之下則無撓人故居方多閑時與賓客嘗欲因亭引望以紓遠懷偶愛古木數株垂覆城上遂作茅閣蔭其清陰長風寥寥入我軒檻扇和爽氣滿於閣中世傳衡陽暑濕鬱烝休息於此何為不然今天下之人正若大熱誰似茅閣蔭而蘇之於戲賢人君子為蒼生之庥蔭不如是耶諸公歌詠以長之俾茅閣之什得系嗣於風雅者矣

唔臺

浯溪東北二十餘丈得怪石焉周行三百餘步從未申至丑寅崖壁斗絕左屬回鮮前有磴道高八九十尺下當洄潭其勢硱磳半山水底蒼然泛泛若在波上石巔勝異之處悉為亭堂小峰欹竇其間松竹掩映軒戶畢皆幽奇於戲古人蓄憤悶與病於時俗者力不能築高臺以瞻眺則必山巔海畔伸頸歆吟以自暢達今取茲石將為唔臺蓋非愁怨乃所好也銘曰湖澗清深唔臺陗峻登臨長望無遠不盡誰厭朝士羈牽局促借君此臺以縱心目陽崖礱琢如瑾如珉作銘刻之彰示後人

瀼溪

乾元戊辰浪生元結始浪家瀼溪之濱瀼溪蓋溢水分稱瀼水及瀼江海則百里為瀼湖二十里為瀼溪瀼溪浪士愛之銘之其濱於戲

古人喜尚君子不見君子如見似者亦稱頌之瀼溪可謂讓矣讓君子之道也稱頌如此何遺瀼溪若天下有如似讓者吾豈先瀼溪而稱頌者乎銘曰瀼溪之瀾誰取盥焉瀼溪之漪誰取飲之盥宴可矣飲豈難矣得不慚其心不如此水浪士作銘將戒何人欲不讓者慚遊瀼濱

汪務訏曰元結自敘所製集自乙未以前稱元子乙未以後稱猗

玗子

抱一子

永明壽著

光以開解信入後以無思契同

有之不用求真規宛尒無之自肰足妙旨煥肰

金鍮共爇真偽俄分砂米同炊生熟有異

戲熾燃于朽宅忘苦忘疲卧大夢于長宵迷心迷性

鏡中之影無體而全因外境水中之月不實而虛現空輪認此為真

愚之甚矣

寔肰玄妙〻無不寂以寂為體〻無不虛

起念馳求如痴人避空失頭狂走

孔子謂顏回曰吾與汝終身交一臂已謝豈待白首肰後變乎意明物〻常自新念〻不相到交臂之頃尚不相待已失前人豈容至老而後交耶又前念已故後念恒新終身相見恒是新人故云見新如此新人非之只如交臂之頃

達轉萬差卷舒之形隨智鎔融一際開合之勢從心始不失機縱差別而恒順用非乖體雖一味而常通

經云舍利弗復問何故諸賢復發此言從今日始不以佛為聖師諸比丘衆曰從今日始自在遊地不在他鄉自歸乎已不歸他人已為師主不用他師是以故性不以佛為聖師

太子與王儀之祠迦陵起衆鳥之音將師子觔為琴絃餘音斷絕以喜見藥而治病衆患潛消

水未入海則不鹹薪未入火則不燒境未歸心則不等

森羅雖異不能自異虛空雖同不能自同以無體故法〻常生以無用故塵〻恒寂

海湧千波總含萬像非一非異互奪互成

依前性著及並迷心如熱金光執則燒手

若前念是凡後念是聖此猶別教所收令不動無明全成正覺故華嚴論云將寶位直授凡夫如夜夢千秋覺已隨滅

夫了〻者即是佛法無有二相是以來同水月散若幻雲見猶夢形聞如谷響覺處即現不從方來迷處自無不從此去

微塵撲于猛吹輕舸隨于迅流一心不信自生艱阻

汝之心靈一切明了未曾暫昧而迷者自擊不知如美玉沉泥自埋高價猶真金混礫空進光輝

自眼有斯妙見不通還背己靈沉溺家寶雖同一性要以智明如樂益奇音指妙則宮商應節人懷覺性智巧則動用冥真

官階一品但以為臣

衆生心性猶如利刀唯用制之無所成刀自能斬理體常妙衆生自縱能善用之即合本妙

夜絕不動疑之爲蛇闇室本空怖之有鬼故知本無迷悟妄自升沉昔迷悟而自迷今悟迷而非悟但以內見自隔客塵所遮于体上分遠近之情向性中立凡聖之量

如空中雲如芭蕉壁如電久住如漢發芽

如鏡鑒像虛不失焰似日遊空焰不失虛

覩生也如石女之懐兒覩住也若陽焰之翻浪

業海存涯遺金取礫掬泡作寶執石爲珠

把一子　三

本來是佛更無所進如在虛空退至何所

薄福之人不生于疑能生疑者必破諸有

靈智不昧則萬法出生

千聖仰之爲母爲師羣賢歸之如王如尊

執則守之蒼莛通則文之妙藥

入海筭塵沙仰空數星宿終不覩見去道猶賒

如人水所深淺游而渴死

如聾奏音樂悦彼不自聞

塞耳大叫雖免他聞心口喎違自應何用

如登九層之臺足履漸高所見漸遠

如竹春生筍不離于春即與毋齊何以故心空故

猶有而生之無如迸峰而赴壑俱不免爲過矣

名字如覩真理如人

二際寂合物我無差契萬境以虛玄同一心之澹泊皆依空而立抱一而生是以雲融波而緞清霄山幽隱而開綠野喬松依岩而自長修竹拂徑而長新內則襟懷澹然外則道性長尔

焰體獨立物我皆如

求真去妄似棄影勞形若體妄即真似處陰滅影故無心于忘焰則

把一子　四

萬賴都捐浩任運以鄉知則衆行發起放曠任行去住靜鑒覺籌源流語默不失玄微動靜未離法界

自眼未開焉治他目

隨緣体妙遇境知心乃至見色聞聲俱能證果華飛劍動盡可栖神

執之如大火聚四邊不可觸之了之若清凉池諸門皆可入矣

如燈焰生時內[illegible]膏炷外發光明

如善不容于惡猶向不受于塵若惡不容于善如臭不納于香

隨善惡以薰成同種習而爲種似衆香之紙染芳馥似腸膋如紫魚之繩近腥羶而作氣

不可起龜毛兔角之心執蛇足鹽香之見

觀用知体如觀生芽比如種體是有

如美玉在水皆衣所纏覆賴邪處生死習氣縈不現

佛者覺也如夢覺如蓮花開

諸心々法々爾似境顯化名緣非如鉗等動作取物非如燈等舒光

焰物如明鏡等現影焰物

如一以色淫人見之以為淨妙心生染著不淨人觀之種々惡露無一淨處等婦見之妒憎嗔惡目不欲見以為不淨淫人觀之為樂妬人觀之為苦淨行之人觀之得道無預之人觀之無所適莫如見土木若此美色實淨四種人觀皆欲見淨若實不淨四種人觀皆應不淨以是故好醜在心外無定也

如夢見境起諸貪嗔稱彼夢者謂實無虛理實無境惟情妄現

惡從心生及以自賊如蟣生蛄消毀其形樹繁華果還折其枝蚖蛇含毒反害其軀

向醫眼人說空中無華對狂病人說目前無鬼徒費言語終不信受

數盡則尋有皆虛名廢則萬像自平

如一沙壓無油聚衆沙而豈有似一狗而獅子聚尋狗而亦無

波澄秋潘含虛洞然雲朗晴空迥無所有

寧作心師不師于心

法無心而隨緣成壞人無心而諸行遷流如芭蕉聞雷葵藿向日

發之以知焰助之以良緣了々見時方迸境縛

不覩善友常迷知眼

如初生月明雖漸滿而常帶圓月以圓月常在故々十五日月偏在初一二三等中則知滿果偏在因位

同故無心于彼此忘心契合故異故不失于焰功智異木石故

知心常寂雖焰境而無緣寂不失焰雖空寂而恒用斯則知焰境亦焰境寂智亦寂々焰雙分而一味境智融即而歷然

即心是者疾數心行者遲

身為智影國土亦然智淨影明大小相入

夫火日外朗水鏡內焰光在上為影光在下為像々以明傳而像現于水形以日映而光隔為影二物雖虛而所待妄有妄有雖空而狂惑見之見之以不狂則形與影一像與形同一法亦爾衆緣所起々者之有與所起之緣俱為空物無一異也

見無所見衆相參天聞無所聞群音揭地

汪蒼舒曰蘇長公筆舌縱橫人莫之遏或以為得力莊孟不知悟境全在內典予乃嘆此叢書亦欲拓人神智博喻廣辯無窮耳

螢螗子

性者先天至神一靈之位也命者先天至精一氣之謂也精與神性命之根也性之造化系乎心命之造化系乎身見解知識出于心也思慮念想則心役性矣舉動應酬出于身也語默視聽則身累命矣命有身累則有生有死性受心役則有往有來

汪蒼虯曰一部内典累言不盡者此能數句括之

張汝韶曰極玄至奥一字一珠不足以易之

諸子褒異集目記

海寧汪必國蒼虯氏評　諸水勞大與曾三氏恭

第十一卷

戰秋辭

唐 陸龜蒙

八月空堂前臨隙荒抽閑散扇晨鳥未光左右物態森昧強梁天隨子爽駭惝悚恍罔贋之衆當濛肰而溝壘肰而墻壘肰而柱隊肰而篁衫峣犄茅蕉摽建常撟戈矢東矯蔓絃張䆁合助吹鳥分敵行若革進而金止圍進陰而號陽無何雲顏師風旨伯蒼泛慘淡驟危撼劃烱欻上扶而陣下轃如濛者注如壘者鬬如轟者弛如隊者折如茅者折如常者折如矢者朴如弦者磔如吹者瘠如行者惕石有髮兮蓋衆木有耳兮咸馘雲風而烱乘勝之勢驕杉篁蕉蔓敗北之氣減天隨子曰吁秋無神則已如其有神吾為爾羞之南北截折盜興五暴方州大都虎鬬龍旗兎解氷碎尻兮且離斧抵耄老千穿乳見昨守令爐朝人暮尸萬犢一啗千兪一炊援戕遝刎殲傷蟊夷制質守帥披擴城池兮拳不利甲綴不離兇渠歡簸裂地無疑天有四序秋為司刑少昊負扆覿朝百靈蒸狀相臣太白將星可霾可電可風可雹可澂滔頭陷可天札迷冥曾忘墜剪自恣沍寒前蜡禮之云責厥穴怒而誰下柔何欺荒凝虔壞砌祓崇澀秕宿蕙揭編茅而逞力斷鱗蕭而作勢不過約蒴歆畬戕殘廢替可謂棄其本而趍其末拾

其大而從其細也辭猶未已若色愧恥于是陣者止偃者欹

江濱野曰草有魁桑鬱為摧秀

弃蜂對　天隨子

晉悼公見弃蜂爲土于墉負桑蟲之異之若有言者不勝其鼓也即召師曠以詰其事曠對曰弃蜂無子負蟲而祝之祝之不急試其形隨之而化也公駭其說曠因從而理之曰伊蜂也欲肖己之速是故祝之誠夫誠之感物雖千品萬形之殊未有不從而應之者也誠之不違感之不應雖體質外均而其心化爲他類矣臣願以人事明之在昔堯欲天下之治祝舜以禪之舜恐天下未治祝禹以傳之傳之誠故三姓之天下化爲一家之治也是則堯舜非不能化其子盖將傳其祝于至公也是臣又敢以晉國事直啟王心冀王之速悟日者曲沃桓叔恤民務德有國之人被其祝無我而化之雖晨風鬱林魚麗趍澤不是過也逮于獻公納士蒍之說逐群公子伐驪戎而嬖其女使太子將東山之師龍凉玦離顯以義絕既吉卒行見新城之縊二公子繼踵而奔七甯是時懼獻公之毒不啻狼虎之磨牙也此則父化爲虎狼矣既而使兵伐蒲又加兵于屈視其子之居不啻寇戎之所聚也此則子化爲寇戎矣文公在外十九年賢士五人爲之輔公厥祖而祝之故渠體化爲一身也及夫齊桓妻以宗女夫一作楚成待以諸侯送之于秦卒以得立此則化于他國不儀化于父子聞諸獻公未嘗誠而祝之也是知吾說而他類作者弃蜂也不亂而已

子離者獻公也君子謂公之智不如蜂猶係著其令令君先有晉國宜乎上保宗廟之基下近一作延百代之資擇其可化而化之無俾弃蜂逞術于君王悼公因小開而大獲孤之幸也孤其念焉乃立其彪爲太子而使田蘇爲傳

江蒼舒曰元子世化甚奇此汝神舌函外

說鳳尾諾

天隨子

或問子曰鳳尾諾為何等物國耶書耶對曰余之所聞自晉訖于梁陳以來藩邸之書也凡封子弟為王則開府群僚屬敢當時士有學行才藻者中是選其所下書東宮則曰令上書則曰啟諸王下書則曰教上書則曰啟應和文章則曰應令應教下其制一等故也其事行則曰諾猶漢天子肯(集作可非)臣下之奏曰可也鳳尾則所諾牋之文也綷縩襍從肰織與繪異的知既肯其行必有褒異之辭若今之批答策耳晉元帝為琅邪王時帝美其才令通習外事常使批鳳尾諾南齊江夏王鋒高帝第十二子甚憐之年五歲使學鳳尾諾下筆便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餘未見其出鳳尾牋當番薄縷輕其制作想精妙靡麗而非牢固者也殆將五百年必不能保而存之好事者或云織(集作識)妄矣且傳云仲尼在陳有問隼集楛矢者皆知之及脩春秋則遠者略近者詳故曰立于定哀而指隱桓之日遠矣蓋聖人作大典不可不慎則前所傳六之(一作妄矣)余學聖人之文者求其誠而已矣又安可詐別數百年前事自以為賢哉君子慎所傳無易

汪蒼舒曰詐別數百年前事自以為賢此鄭康成註疏未足當宋儒一噱也

治家子言

天隨子

予既伐(蜀本作勝)殷懸紂首有泣于白旗之下者有司責之其人曰吾家孫也數十年間載易其籍乾矣今又將易之不知其所業故泣吾祖始為田疇歲東作必大售肰賦重未耒耜者一歲不敢赴吾父易之為工器為宮室臺榭修其售益倍民凋力窮土木中撤吾易之為兵器會諸侯伐殷師(蜀本作軍)旅戰陣與其舊又倍前也今周用鉞新猶夫四海將用文理吾之業必壞吾亡無日矣武王聞之懼于是芑干戈勸農事治家子演祖之蘊

張汝都曰思能造端謂之構架之材此其人也

禽暴

天隋子

冬十月，予耜耰于甫里。旱苗離離，無以支憂，傷于（集作盈）懷，疽不能寐。往往歎頻暴雨而疾至者，一夕凡數四。明日訊其吐，曰：鳬鷺也。其曹數天而下，蓋田所當之禾，必竭穗而後去。曰：浮無弋羅者捕勿耗之耶？對曰：江之南不能弋羅，常藥而浮之，捭櫛下上西巔逢枝叢植于陂，一中千萬，膠而不飛，是藥也。出于長沙豫章之涯，行賈貨錯，歲售于射鳥兒。盜興已來，紫衡塞江，其旗敢商，是藥既絕，群鳬遂翔，幸不充乎口腹及優人之稻粱。予曰：嘻，夫敺之民化而為盜，閑梁急征，商不得行，使江湖小禽亦肆其暴，以害民食。古聖人敺害物之民，出乎四裔，況害民之物乎？俾生靈之衆死乎盜、死乎飢，吾不知安用敺者為。

程子鳳曰：四方蠢動，累累渠魁，已喙及王孫矣，肯害者既不能弋之，亦宜倫一味藥，防其飛舉。

汪蒼舒曰：佳句如蒼蘚苔蝕，自然古浸，文人舌底筆端時時著此一二語，便力出先秦以上。

化稻鼠

天隋子

乾符己亥歲，震澤之東曰吳興，自三月不雨至于七月，常時汙坳沮洳者，埃壒坌勃，櫂櫼支派者，入扉屨無所汙，農民轉遠流漸[illegible]澗（集無此字）稻本，晝夜如乳赤子，欠欠然救（集作極）渴不暇，僅得葩折穗結，十無一二焉。無何，群鼠夜出，齧而僵之，信宿食殆盡，雖廬守板擊，毆而駭之，不能勝。若（集作吾）官督戶責，不食者有刑，當是而賦索愈急，棘束械榜箠，木肌（集作胝）頸者，無壯老。吾聞之于禮曰：迎貓為食田鼠也，是禮缺而不行久矣。田鼠知之，復（集作汲）歛物，消時而暴。歛政苛貪而廢，作一發歟？國語曰：吳稻蟹不遺種，豈吳之土鼠與蟹更伺其事而效其力，殲其民歟？且魏風以碩鼠刺重歛，碩鼠斥其君也，有鼠之名，無鼠之實。詩人猶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況（集作州字）乎上招其財，下啗其食，率一民而當二鼠，不流浪轉徙聚（集作徒字）而為盜何哉？春秋螽蝝生，大有年皆書，是聖人于豊凶不隱之驗也。余通于春秋，又覩紫其災，于是乎記。

張詠韶曰：讀賦鼠可以長智，讀化鼠可以祛貪。

蠹化

天隨子

橘之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蹙蹙然類蝤蠐而青翳葉仰嚙如飢騃之逮不相上下人或張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桀鷔一旦視之凝然弗食弗動明日復往則蛻為蝴蝶矣力力拘拘其翎未舒襜黑蔥蒼（集作蒼黃）分朱間黃（集作黃）腹填而橢（集作隋）綾纖且長如醉方寤羸枕不揚又明日往則倚薄風露攀緣草樹聳空翅輕瞥然而去或隱蕙隙或留篁端翩旋軒虛颺曳紛拂甚可愛也須臾犯蝥網而膠之引絲環纏若桎（集作縶）梏人雖甚憐不可解而縱矣噫秀其外類有文也嘿其中類有德也不朋而遊類潔也無嗜而取（集作食）類廉也向使前不知為橘之蠹不見觸發之網人謂之釣天帝居而來今復還矣天下大橘也名位大羽化也封略大蕙篁也苟滅德忘公崇浮飾傲榮其外而損其內害其本而窒其源有不為大蝥網而膠之乎觀吾之蠹化者可以惕惕

程子風曰秀而婉

江蒼舒曰恍妙蝴蝶賦小蟲纖含各出情性莊生鵬鷃之外鮮觀其醜

祝牛宮辭

天隨子

冬十月耕牛遂（一作為）寒築宮納而皁之建之前日老農請乞靈于土官以從鄉教（教一作非）余勉之而為之辭（辭集作云）曰四牸三牯中一去乳天霜降寒（集作故）納（集作入）此室處老農拘相度地不臨東西幾何七舉其武南北幾何丈二加五偶楹（集作盈非）當間載尺入土太歲在亥餘不足數上締蓋茅下遠宮府耕耨以時飲食得所或寢或訛免風免雨宜爾子孫實我倉庾

注蒼舒曰何異考工

書銘

天隋子

太古之時何嘗有欺逮于結繩民始相疑畫卦造書聖人之為國載文字厥初弗知惟簡惟牘斷（蜀本作折）竹析木累必充庭負必折軔韋絕（集作編）一絕錯亂名目寖務輕省擣巢剝穀膠緻嵡丶恣其所便蟲篆更隸形模易宣上下今古卷舒嬋聯董曝蠹蠹疵（集作猶）乎不堅又取珉石琢磨雕鐫由簡牘下其存四邊塑印章璣旋動識（書作志）焉其巧益甚其訛益繁盟契質要朝成夕及（書作勦）誥誓制令尾達（集作遺）首言戕檄奏報離方就圓録注傳記（集作録注傳記）醜雕美憐銘誄碑表虛功壁贊歌詠賦頌多思謫權在簡牘者埋沒爛壞無遺一編詞（集作詞）以集藪其留最延錯謬顛倒龍蒙虛刪在珉石者固寵納賂惟辭是妍鐫鑿既畢名馥泯朕充舜之道以人為傳有死必繼流乎億年宜斥詐偽焚燒棄捐復以太古結繩之前

汪若舒曰今之製救尤可惕息

紀錦裾

天隋子

侍御史趙郡李君好士之士也因余話上元瓦官寺有陳後主羊車一輪天后武氏羅裙佛幡皆組繡奇妙李君乃出古錦裾一幅示余長四尺下廣上狹下闊六寸上減三寸半皆周尺如直其前則左有鶴二十勢若飛起率曲折一脛口中銜莩碼華右有鸚鵡聳有舒尾數與鶴相等二禽大小不類而隔以花卉均布無餘地界道四向五色間雜道上累細細點綴其中微雲瑣結互以相帶有若駁霞殘虹流烟墮霧春草夾徑遠山截空壞牆古苔石泓秋水即丹浸漏粉蝶塗染鬌縮環珮雲隱涯岸濃淡霏拂靄抑真密始如不可辨別反諦視之條段斬絕分畫一一有去處非繡非繪縝緻柔美又不可狀也其縷緣下製綫尚如舊兩幅皆解散蓋析斷零落僅存此故耳縱非齊梁物亦不下三百年矣昔時之工如此妙耶嗚其據者復何人焉因筆之為辭繼于錦譜之後俾善詩者賦焉（集作賦之）

汪若舒曰朱綃斑駁尘之書人目精謫之突帨齒類故為妙也

蟹志

天隨子

蟹水族之微者，其為蟲已有籍，見于禮經，載于國語，揚雄太玄辭，晉春秋、劉學等篇，考于易象為介類，與龜（集作與字非）同鱉劉其外者，骨乾之屬也，周公所謂旁行者歟，參于藥錄食疏，蔓延乎小說，其智則未聞也。惟左氏紀其為災，子雲譏其躁，以為郭索後蚓而已，蟹始窟穴于沮洳中，秋冬交，必大出，江東人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蚤夜觱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音鍁）斷（音短）其之江之故（文粹無故字）道焉爾，然後扳援（文粹作奔紛）越軼遁而去者十六七（文粹作八九），既入于江，則形質寖大于舊，自江復趨于海，如江之狀，漁者又斷而求之，其越軼遁去者又加多焉，既入于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嗚呼，穗而朝其魁，不近于義耶，由沮洳而之江海，自微而務著，不近于智耶，今之學者，始得百家小說，而不知孟軻荀楊氏之道，或知之，又不汲汲于聖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說沮洳也，孟軻荀楊氏聖人之瀆也，六籍者聖人之海也，苟不能捨沮洳以（集作而）求瀆，由瀆而（文粹作以）至于海，是人之智反出水（集作水）蟲下，能不悲夫，吾是以志其蟹。

汪蒼舒曰：此等文叢細緊雜處妙不其詮理

程子風曰：敘應甚掉

告白蛇文

天隨子

田廬西北隅有古丘焉，高可四望，余將升之以眺遠紓鬱，農民遮言曰不可，是丘有蛇，巨如井盎，而白忤之，能為祟，不利人多（集作甚）矣，宜然。余取酒沃其丘，告之曰：物之生而白者，犬雞馬牛羊而已，其餘則老而後白，狼狐兔鹿鳥雀熊雉龜蛇之類是也，人老而毛髮皓白，耗眊昏倒，不能記子孫名字，形朽神潰，以至于死，物老而鱗毫羽甲亦盡白，白而後有靈，非一堅所在（一作在）乎上德光被于下，則不為之出，出必人奉之以獻，不敢隱匿，惟蛇不在瑞典，雖然神而且靈尚矣，故漢之興，神嫗謂之白帝子，得非天命者志慎，必曰白然多穴（一作空）老墳坎（集作毀）大木，要野之醮殽甌（集作甖）酒之享，作小兒女子寒暑疾胗淤巫倩之彈吹（集作係）騃用歌舞其妖恒（集作其）致其惑考獻用帶備胃其上，歲時奔走，畏在人後，疾病不治，飢寒不辭，惡爾輩之為也，古者鑄鼎象物，使民知神也，若之姦吾知之矣，況旅吾之地，由我進退藝以時出（集作出）無逃兕蟲之職，無雜兕神之事，吞宮居若野處，各有分齊，故不相害，然騈（集作斯）騈通顛（集作巔）為畋日過薪之所，則不當用（集作與）人爭也，如不用吾言，吾當籲天廷，斷汝首尾，然吾誠不矜為易爾焉。

汪蒼舒曰：佳處在穴老墳拔大木一段

東瀛子集仙錄

雲林

唐杜光庭集

雲林右英王夫人名媚蘭字申林王母第十三女也受書為雲林宮右英夫人治滄浪宮晉興寧三年乙丑七月三日與東嶽上卿司命真君諸真同降于楊君因授書曰萌喪凋淪篤靈未盡倚伏異同害梯未抗雖有懷于進趣猶未測于至理矣君才實天工心以清瀾凝浪于高韻栖神乎太玄朗紫庭而步空矣有心洞于飛濟蔡翰騖乎冥契也動合規矩等圓殊方靜和真味吐納脩育可謂縱誕德挺契安良為飲矣然職思不豁鄙懷內固淫念不斷靈虬未澄將未得相興論內外之期況二景之交耳大失機者貴在能改相釋有情令無妨矣雖暫駐羣聽故克和也前途攸邈此比非一滌蕩緒多端當相戒察苟情有慾散浮隨事失悟言微矣將何以遇之將何進之清響散空神風飛林身超冥衢志詠靈音仁侯其人也守真一勤篤若一年使頭不白而禿髮再生前內憂子孫外綜王事朋友之交耳目廣用魏氣雖役此亦道不專也又述王斧修道之事因喻以薛季和七試不過乃長里先生弟公之弟為婬泆失位然性好箭音鳳鳴故長里乞之于太上使其生因言肇陶陰德可以及于許侯王斧也又云陶以風則心悲觀故聽則懷恭忠駿騎以慕盼嘉柔順以家攜廿人之心易嘗不爾此則其本鄉之風然昔丘之內感也苟能信之君其諧矣如其匪怯秉欲丹降不陽靈人攜手而空返高友欽袂而迴晏神然不形其宅窮通不放其目自命矣夫故可悲耶夫得道者以其能排卻衆累直而而進于是百度自靜衆務雲散試其擾者不足為勞拔于艱者可以表心正月中必有龜山客來賢者之業復宜詳之自古及今死生有津顯默異會萬往感稽與世同之者皆得道之行也若夫瓊丹一御九華三飛雲液晨酣流黃徘徊仰餐金漿咀嚼玉蕊者立便控景登空玄昇太微也自世事弗互斯業未就當斬嚴太陰潛生冥鄉外身棄質養胎虛宅陶然絕篇受精玄漠故改容于三陰之館笈重顏于九鍊之戶然後知神仙為貴死而不亡去來之理理之深也夫費陰萬畝靳必出峻極之煩淊天根奇者必嘗淵浩之源洪扎積陰德之賢有似水人也逍遙通遊大義之表故無齗絡之憂靈羽振翅玄圃之峰以遠羅絙之惡人之修道豈厭乎滅身之客匿跡之要也且尋飛絕影之冥不能騁逸于呂梁皮泳泉之舟不河陟峻于太行此才之異也繁林翳薈則羽族雲華玄泉浩瀚則鱗翠競赴此在惑之茂也為道者質為勤苦勤苦者必得之矣學道者當在專道注真情無散念塔者修保冲白邪馬如密有所觀然馬如

滑有所得者如臨深谷戰戰如履薄氷此得道之門耳而未得道
之室也所謂學道甚難而甚易若其窮玄沉味保和天真注神西靈
軌祈六府情然杜情無視無聽此學道之易也若其不能行此數者
所以為難也況山敵然援則强弩號千沐川瀆結滯則龍蛇慄于澤
此自然之象也苟趣捨理乖則吹萬之用不同也非靜順無以要譙非
虛栖無以寘會思之無邪則無禍害矣在正其心而斥其累澄其源
而清其流也若南遊而北騁心念而口違捐蘇而茹茶晒九成而悅
壯鄙者我知其無識和音之聽鑒也因吾晉簡文帝宜以爵者一貝
于頸間水注及惡夢學道在積功累善太虛真人常云人有張過而
不自悔罪歸其身如川赴海日益賚矣有惡知非悔過從善罪滅善
積亦得道也夫人過我以惡者以善對之佛我以禍者以福對之善
常在己矣惡人害善人猶如仰天而唾唾不汚天還自汚身逆風揚
塵塵不汚彼還坌其己道不可毀禍必滅矣又飯凡人百不如飯一
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一眾栖學道之人此高真之秘言太上之要
戒也財色之于身也譬如小兒舐刀刃之蜜蜜不足以美口而有截
舌之憂戒我志之愛欲之大莫大于色其罪無外非惡無赦得不戒
耶學道在陰德施惠解救也用志莫大于守身本道其福甚不其且
悲國夫人受詩曰

駕欻遊八虛迴晏東華房阿母延軒觀朗嘯躡靈風我為有待來故
乃越滄浪

其一

騰躍雲景轅浮觀霞上空宵軿縱橫舞紫蓋託靈宮朱煙纒於旄羽
帔扇香風雷鼓擲獸攫電吟鸞玄龍鈞籟混虛響金筑唱神鐘抹之
滄浪阿撥華八澤峰米顏日以新劫波方嬰童夫道不尊已行事亦
無功

其二

夫真仙之才倒多隱逸栖身林藪之中遠人間而抱澹泊則必嬰顏
而玄髮也玉體金顏丈聚火棗此即騰飛之藥不比于金丹也仁侯
體未真正穢念亂懷恐此物輩不肯來也苟真誠未一道亦無私亦
不當試聞交梨火棗之樹已生君心中令猶有荊棘相雜是以二樹
不見不審可翦荊棘出此樹否此樹單生其實我好也雖云間也其
欲布之近也當為君問主須一三年更以相問以即日始也夫虛和
可守雄蕭可守雌知白可守黑蕭蕭者謂單景獨往也君絳宮中
詎能仰扉空同上上雲玄之涯君道易聞而患不真書易得而患不
行若尊如此大天之中盡真仙比肩也我亦無從于不能為者心不
從而欲書將欲治之我患不往而求真以欲衛之也可以此告許長

又十月十五日雨降又述秋分日瑤臺大會之詩

青童大君四君各吟真詞以和玄鈞廣韶之弦　青童君吟曰

欲植滅度根當拔生死栽沉吟墮九泉但坐惜形骸

太虛真人吟曰

飽神載形時六迅車迅馬車敗馬奔亡濟運一時促哀世莫識此但是息風火穢罪天網上受盡地獄下

西城真人王君吟曰

神為渡形舟泊岸當別去形非神常宅神非形所載徘徊生死輪但苦心猶豫

小有真人王君吟曰

失道從死津三魂從生道生、以遠死、日以早悲哉苦痛客根華已顛倒起就零落坐焉知反枯老

又吸詩與許君曰

詠清通雖通跡達妙難窮許侯其人也曜靈方界丘騰躍暉霞外身飛九天中作則犀真歸金闕撫種人

其一

其德仁以融其教默以和可謂天秀標範為兆民崇養形隸東岑七神自相通風歷有變衰殞我句號翁長冥遭嘆仰恨不早逮躬

其二

停駕望行移迴軌迄滄浪赤觀若人遊想安得康良因侯青春以敍中懷忘

其三

控晨浮紫烟八景觀滄流羽童捧瓊漿玉華餞琳腴相期白水涯揚我晨雞珠

其四

愴彷滇東霞紫造浮絳晨雙德秉道宗作鎮真伯灊八臺可將日若有乃飛元清淨雲口觀渺、靖景還吐納洞嶺秀藏暉隱東山久安人事上日也無虛閒豈若易翁質從此攸中頻

其五

晨闕太霞構玉室起霄清領略三奇觀浮景翔絕冥丹華空中鬱金闕有挺精八風鼓錦披碧樹曜四靈華蓋蔭蘭暉紫蓋策綠輧結信通神交觸類率天成何事外象像須睹瑤玉瓊

其六

三景秀觸玄霄映朗八方丹雲浮高晨逍遙想靈風鼓翩焱素飈竦肹瓊臺中孫蓋入協晨青軿擲空同右掛東林帝上朝太虛皇玉賓剖鳳腦遨酣飛藥聚雲鈞迴曲霄千音何琅、錦旌洛[illegible]華滸正

低昂香毋折腰嗢紫烟排棟梁總轡高清閒解駕佳人旅背逍挺未
兆靈化順氣翔心眇玄涯感年隨積椿崇形苟甘真味動靜共滄浪
我及寔不肏榮辱昨已忘

其七

絳景浮玄晨紫軒乘烟征仰超綠闕内俯眄朱火城東霞放廣暉神
光煥七靈翳映泯三燭流任自齊冥風纏空洞宇香青觸節生手携
織女舞併衿艶衣鹿左佃青羽旗華蓋隨雲傾晏霞九炁表是非不
我營抱真栖太寂金姿日愈嬰豈似愁織中悠悠無聊生

其八

三巒空紫軒傾雲東靈阿四遊曜太空朱仙飛靈丘三蓋蔭七景鼓
翼霄上浮九音朗紫空玉璈洞太无晏詠三晨宮唱嘯呼我儔不覺
椿已老豈知二景流佳人雖無忘而未放百憂長林真可靜巖中多
自娛

其九

北登玄真闕携手結高羅香烟散八景玄風鼓絳波仰超琅園津俯
眄霄陵阿玉簫雲上奏鳳鳴洞九遐乘炁浮太空咼為蹠山河金節
命羽靈徹兵折萬魔齊𢌿二辰暉千春方嬰牙喪真校競室不解可
柰何

其十

仰眄太霞宮金閣曜紫清華房映太素四軒皆朱瓊擲輪空洞津總
轡舞綠軿玉華飛雲蓋西妃運錦旂雖朕歷洞遐條欻佳人庭宿感
應真降所招已在冥乘風奏霄晨共酣丹琳罳公侯徒渺渺安知真
人靈

其十一

清晨挹絳霞揔炁霄上遊細軿躡曲波遂覩世人憂醉肯猶朕起不
散三秀嗬何若巡玄鄉撫璈為余娛君安有有際我須有中無

其十二

[illegible]登霄晨遊晏滄浪宮絳雲繞丹霞靈藹散八空上真吟瓊室高
仙歌琳房九鳳唱朱籟靈節錯羽鍾交栖金庭内結我真中朋俱挹
玉醴津倏忽已晏盡云何當路躡愁痾隨日崇

其十三

晨遊太素宮控軿觀玉河夕晏靜絕宇朝採圓景華彈璈北寒臺七
靈暉紫霞濟濟高仙舉紛紛塵中羅盤桓賞歡内愁累不當多

其十四

駕炁騁雲軿晨登太帚丘絳津連岑趺清波鼓滌流步空觀九府八
綱皆已遊暫宴三金秀恭覿玄志衛勤懈不相捲是以假有也

其十五

泛波越滄浪忽肬造金山四稍於日進罕我雲中人

其十六

試閒構虛上玄館衡紀虢琳琅數靈圃華生結瓔珞騁軿滄浪洋八風激雲韶拔羽扇北騎接節鳴金籥鳳鷯和千鍾西童歌晨朝心豁虛無外神襟何朗豁迴舞太空嶺六炁運重幽我塗豈依尋使爾不終凋

其十七

玄波洽浪濤泆津鼓禹流駕景鸖大虛思與佳人遊妙唱不我對清

音與誰起扶雲中轉瓊輪何爲塵中衡

其十八

松柏生玄嶺鬱爲寒林傑繁條盛嚴冰未肯愼白雪亂世路重岨迴生道常躐飛此遠鬱輪披被遊人轗公侯可去来何為不能絕

其十九

清溜循東山秀景栖靈穴隋閑庭虛騎蒼青松密固映曜南軒来風肅幽室洪扶開房內闈朝探妙術寡明遠想玄蕭條神心逸

其二十

縱心空洞泮蛛繼象米斯佳人来何遲道德何時成

其二十一

寓言必可用不用是無情焉浮駕欸然尋此空中靈徽音良有貴當用愼勿輕爭了應神机保爾見太平

其二十二

幽景落滄浪騰躍青海津絳烟亂太陽羽蓋傾九天雲輿浮空洞倏忽滄波閒来尋真中友相攜侍帝晨王子協洞徹齊首招玉賢下盼八河宮上寢希林巔漱此紫瓊腴方知纖塵辛佳人將安在勤之乃浮觀

其二十三

絳閣排霞扉扳丹登景房紫旗振雲霞羽晨舞八風停蓋濯碧谿秣秀月交峰岨嚼三靈華吐吸九神芒標敬無絕紀協日積重蒙攜扶明真館仰攜無上皇北釣唱羽人王玄絜賢衆云何波浪宇浮失為我鍾引領驚庭內開心擬纖衡習遠榮辱域罕躋赤林宮一靜安足苦試去視滄浪

其二十四

世珍芬馥交道宗玄霄會振衣尋真儔迴軒風塵際良德映玄暉穎拔粲華蔚容言多長福沖靜尚真貴恒當二象順攜手同襟帶何為人事間日焉生患害

其二十五

夫人伺初降說此賦詩尤皆勉勵于修道處中道而敗則禍更重矣丁寧戒諭者以許君及王夼皆籍名仙簡務其日進玄德更懋貞階耳目直貴董君勤學道之士拔愛欲之根如擬懸珠一一掇之自當盡矣又云牛馬負重入泥轉增陷沒道士心抉世欲速須去之視彼泥中之牟須求穌息耳人憤道經淨修道之味如饗異食六腑皆美而有餘味能行如此者得道矣

此多二十三真人十五夫人降于金壇楊君家也

汪若舒曰雲林夫人喚楊許書最為蔚秀

西王母

杜光庭集

金母生于神州伊川厥姓緱氏理于西方亦號王母所居宮闕在龜山之春山有金城千重玉樓十二瓊華之闕光碧之堂九層玄臺紫翠丹房錦水九重洪濤萬丈非飈車羽輪不可到也所謂玉闕暨天綠臺承霄青琳之宇朱紫之房連琳綵帳明月四朗軒砌之下植以白環之樹丹剛之林空青萬條瑤幹千翠無風而神籟自韵琅然皆奏八會之音也

黃帝討蚩尤之暴威所未禁帝歸息太山之阿昏然憂寐王母遣使

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曰太一在前淨之者勝戰則克矣符廣三寸長一尺青瑩如玉丹血為文乃命婦人人首鳥身授帝以三宮五意陰陽之略靈寶五符五勝之文遂克蚩尤于中冀

又數年王母遣使獻白虎集帝之庭授以地圖

虞舜攝位王母遣使授舜白玉環又受益地圖遂廣黃帝之九州為十有二州

王母又遣使獻舜皇琯吹之以和八風

穆王命駕八駿之乘遂升崑崙之阿赤水之陽以觀黃帝之宮遂賓于西王母王母觴于瑤池之上

王持白珪重錦以為王母壽歌白雲之謠刻詩紀跡于弇山之上

漢初有小兒戲于路歌曰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皆莫知之唯子房往拜焉曰此乃東華王公童也仙人得道當揖金母而拜木公也

漢武帝好長之道王母使墉城玉子登來語帝曰七月七日吾當暫來也

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麟戴太真晨嬰之冠躡方瓊鳳文之履下車東向而坐帝拜跪問良久呼帝使坐設以天廚芳華百果紫芝萎蕤紛若塡螺

命取桃玉盤盛七枚大如鴨卵以與帝母自食其三帝食桃輒收其核母問何為曰欲種之耳母曰此桃三千歲一實中土地薄種之不生如何

母命侍女　王子登　彈八琅之璈
董雙成　吹雲和之笙
石公子　擊昆庭之玉
許飛瓊　鼓震靈之簧
婉淩華　拊吾陵之石
范成君　扣桐陰之磬

段安香　作九天之鈞
法　嬰　歌玄靈之曲

江蒼舒曰女諱號名俱妙

言訖與上元夫人命卓言去矣指東方朔曰此我隣家小兒性多滑稽曾三來偷桃矣

大茅君盈南岳句曲之山使者告盈曰食四節隱芝者位為真卿食金闕玉芝者位為司命　食流明金英者位為司祿　食長曜雙飛者位為真伯　食夜光洞草者總主左右御史之位子盡食之矣

江蒼舒曰食品頗奇異

魏華存夫人齋于隱居之山隱元之臺王母乘八景輿傳玉清隱書四[illegible]為之歌曰駕我八景輿欻然入玉清龍旗拂霄上虎旂攝朱兵逍遙玄津際萬流無暫停哀此去留會劫盡天地傾當尋無中景不死亦不生體彼自然道寂觀合大冥南嶽挺其幹玉映輝緑精有任靡其事虛心自受靈嘉會絳河曲相與樂未央

江蒼舒曰李白一生好作仙人語真仙人語及如達人漠逝殊妙

清娥

杜光庭集

清娥字玉音謂楊君曰夫令勤者勤其事就其玄微耳慎者亦將類而作也學道之難不可盡矣有恥鄙之心者于道亦遠乎灌柔朕淺可耳賢者之樂自更悟耳令且可內忘也曰吟曰玄清渺渺觀落景出東源領得絕塵友瀟瀟罕世瞽吟此再三又曰靈人隱玄鋒真神翳雲豕玄唱非無期妙應自有待豈期虛空寥至韻固常在攜襟登羽宮同晏廣寒衆借問明人誰所存惟玉子吟竟曰阜靈虛之駿抗翮于崆峒之上斯人也豈不長揖南面永謝千乘乎

製服術方以行于世叙曰夫晨齊浩元洞冥幽始八氣靡渾靈開赤理者則獨坦觀于空漠任天造以虛恃于是淳音微唱和風合起二明含暉霄騎無待也璇韻孳于未判塞萬源于机上含生及真餘頌藏初炎可哂萬歲以為天頤嬰札而長和耳何事体造靈之冥鄉心研珠方之遐外兆自形無待真之具器無任真之用者誠宜天元之領枏推萬精以極妙尋九緯以楨生睹晨景之廻焰仰觀烟氣則六靈纏虛術盼大律則八風扇厥太元發洞冥之嘯園曜有映空之暉于是紫霞擒秀波激嶽頹浮烟龍豢清景飛五行敍害四節交御金玉指觀水火結隙林升停偃百川閉塞洪電縱橫而响沸雷震東

西而折聚天屯見化為陽九之災地否閉乃為百六之會尤悋削戚窮于乾極剝羣龍攫爪則流血于坤野瀾乃苞凶五衢衆禍發穢坦道者將幽人貞吉居肥遯者亦無往不利冒險蹈[illegible]行必與尸涉于東北則朋喪而悔至前大川之不利明坎井之沉冥矣此皆人失其真物棄我和遊魂為厲神鬼用謀寥使天地無常四百姓為心于是太上真人懸衆流之鼓動開冥津以悟賢遂劍導達百疾拯生理具居福德者常全處危害者洞析樂六氣者壽延服靈芝者神逸奇方上術演于清虛之與金簡玉劄撰于委羽之臺窈窕神唱真暉合離散其章則控晨太微用其道則揚翰九陔軒蓋于流霞之陣眷盼

乎文昌之臺或爐鍊丹砂之幽精紛煉金壁之紫漿琅玕鬱勃以流華八瓊雲煥而飛揚絳液廻波龍胎隱鳴虎沫鳳腦雲琅玉霜太極丹髓之環靈剛若以刀圭奏矣神羽翼張乃披空洞之上文燁燁元始之始瓊音琅書發乎三玄之宮寶紋紆三元之暗藥佩登丹琳之房上帝獻紫軿之重暉太真錫流金之火鈴神璽啟緐九鳳齊鳴天籟駭虛神鍾玲鑑諫身抑撓八景浮空龍與虎旂遊蘭八方上進常陽之絕紗下寢倒影之蘭堂月地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容靈姬奉紛香烟溢隱領盼而圓羅道矣何九萬之足稱哉況淡知高仙之道益上昇靈之塗微妙服御之致合神吉凶之原機顯也自非無英公子黃老玉書

眞有羣偶于此術矣夫木氣則式退鬼津吐烟則鎮折邪卽強肉相視益血生腦逐惡致真守精衛命飡其餌則靈氣四敷營輸輕盈服其丸散則百病瘳除五臟含脈所以長生遠視久而更靈我見諸物皆嘗賦而木為益也山林隱逸服此之道千年八百比有于五岳矣

汪蒼舒曰林序甚參鬱無文字氣此仙人手筆吸氣飲露之作

上元夫人

杜光庭集

王母命侍女郎容香邀上元夫人云王九光母敬謝但不相見四千餘年天事劳我致以愆面别徹好道遂來殿之見徹了了似可成進但形慢神穢腦血淫濁五臟不淨關胃空索骨無津液脈浮反升肉多精少童子不移三尸狡亂玄白滲時雖當語之以至道殆非仙才也吾久不在人間人間實為臭濁然時復可遊望以寫細念

夫人天姿清耀靈眸豔絕服赤霜之袍雲彩亂色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戴九靈夜光之冠帶六山火玉之佩結鳳紋琳華之綬腰流黃揮精之劍

夫人謂帝曰暴則使氣奔而攻神是故神擾而氣竭淫則使精漏而魂疲是故精竭而魂消奢則使精離而魄穢是故命逝而靈臭酷則使喪仁而攻田是文失仁而服亂賊則使心關而口乳是故內戚而外絕五事皆是截身之刀鋸刳命之斧斤矣雖復汝好道長生不遺茲五難亦何為損性而自劳乎今阿母迂天尊之重下降于蟪蛄之戶屈霄虛之靈而詣狐鳴之俎其致最節度明修所奉

金書秘字六甲靈飛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

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

太陰六丁通真逐靈玉女之錄
太陽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書
左乙混洞東蒙之文
右庚素活摒救之律
壬癸六遁隱地八術
丙丁入火九赤班符
六辛入金致黃水月華之法
六己石精金光藏景化形
子午卯酉八稟十決六靈威儀

丑辰未戌地真曲素決辭長生紫書三五順行
寅巳申亥紫度炎光內視中方
王母曰此三天太上之所撰藏于紫陵之臺隱以靈蓋之房封以華
琳之函韜以蘭簡之帛約以紫羅之素印以太帝之璽
汪蒼舒曰此十二事並五岳真形圖授武帝

唐　羅隱

貴賤第一

夫一氣所化陽尊而陰卑三才肇分天高而地下龜龍為鱗介之長麟鳳處羽毛之宗金玉乃土石之標芝松則卉木之秀此乃貴賤之理著之於自然也龜龍有神靈之別麟鳳有仁愛之異金玉有鑑瑩之奇芝松有貞秀之姿是皆性稟殊致為衆物之所重也然則萬物之中唯人為貴人不自理必有所尊亦以明聖之才而居億兆之上也是故時之所賢者則貴之以為君長才不應代者則賤之以為黎

庶然處君長之位非不貴矣雖莊力有餘而無德可稱則其貴不足貴也居黎庶之內非不賤矣雖貧弱不足而有道可採則其賤未為賤也何以言之昔者殷紂居九五之位孔丘則衆國之逐臣也齊景有千駟之饒伯夷則首陽之餓士也此非不尊卑道阻飛伏理殊然而百代人君競慕丘夷之義三尺童子羞聞紂景之名是以貴賤之途未可以窮達論也故夫人主所以稱尊者以其有德也苟無其德則何以異於萬物乎是故明君者納隍軫慮旰食興懷勞十起而無疲聽八音而受諫蓋有由矣且崆峒高卧黃軒致順風之請穎水幽居帝堯時而之讓夫以緜夫獨善之祿猶降萬乘之尊況天子享

賤之恩而為百姓所尊者哉蓋不患無位而患德之不修也不憂其賤而憂道未尊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苟無其仁亦何能守位乎是以古之人君乾乾而夕惕豈徒為名而已哉實恐墜聖人之大寶乎先王之餘慶也故貴者榮也非有道而不能居賤者辱也雖有力而不能避也苟以修德不求其貴而貴自求之苟以不仁欲離其賤而賤不離之故昔虞舜處於側陋非不微矣而門祚肇建終有揖讓之美夏桀覩御神器非不盛矣而萬姓莫輔竟罹放逐之辱古公避賤而遷居豈求其貴也行未輟葉邑城岐下胡亥笑堯禹之陋豈樂其賤也死不旋踵地分霸上夫以虞舜之微非有穀帛之利以饒於衆也夏桀之盛非無戈戟之防以禦於敵也古公之興非以一人之力自強於家國也胡亥之廢非以萬乘之尊頓同於黔首也貴者愈賤賤者愈貴求之者不得得之者不求豈皇天之有私哉德佑之而已矣故老氏曰道尊德貴其是之謂乎

汪蒼舒曰羅隱字昭諫生於唐末不遇隱於靈璧山著書號靈璧子一名兩同書其意謂老子養生孔子訓世二者同出而異名因著書各五篇目之曰兩同也

強弱第二

夫強不自強因弱以奉強弱不自弱因強以禦弱故弱以強者所仁強為弱者所宗上下相制自然之理也然則所謂強者豈壯勇之謂耶所謂弱者豈怯懦之謂耶蓋在乎有德不在乎多力也何以言之夫金者天下之至剛也水者天下之至柔也金雖剛矣折之而不可以續水雖柔矣斬之而不可以斷則水柔能成其剛金剛不敵其弱也故晏嬰之侏儒耳齊國之宰臣甘羅之童子耳秦國之良相僑如大人也衆人摏其喉矣長萬壯士也宋人醢其肉矣晏嬰身短不過人此非不懦矣甘羅年亦弱冠此非不幼矣僑如大可專車此非不壯矣長萬力能扶輦此非不勇矣然則僑如長萬智不足以全身晏嬰甘羅謀可以制一國豈非德力有異強弱不同者歟由是乾以健剛終有亢極之悔坤以卑下能成光大之尊則其致也然夫所謂德者何唯慈唯仁矣所謂力者何且秦且武耳苟以仁慈則天地所不違鬼神將來舍而況於人乎苟以暴武則九族所離心六親所側目而況於遠乎是故德者兆庶之所賴也力者一夫之所持也矜二夫之用故不可得其強乘兆庶之恩故可得其弱是以紂能索鐵天下懼之如虎狼堯不勝衣天下親之如父母然虎狼雖使人懼之豈可言虎狼強於人耶父母能令子親之豈可言父母弱於子耶則強弱之

理固亦明矣是以古之明君道濟天下如衆心不可以力制大名不可以暴成盛德以自修柔仁以柔下用能不言而信拾垂拱以化行古將乃八極歸威四方重譯豈待一郡從服百姓與能而已哉嗟乎古之暴君驕酷天下捨德而任力欲已而責人狀可行弁不能自制其嗜慾材堪舉鼎不足自全其性靈至今社稷為墟宗廟無主永為後代所笑豈獨當時之弱乎悲夫老氏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其是之謂乎

程子風曰文索知體清理脩而識正

江翁舒曰紂能索鐵天下懼之如虎狼堯不勝衣天下親之如父

母佳語惜不令秦皇漢武聞之

損益第三

夫萬姓所賴在乎一人一人所安資乎萬姓則萬姓為天下之足一人為天下之首也然則萬姓衆矣不能免塗炭之禍一人尊矣不能逃放戮之辱豈載之於足實在於元首也夫以水動萍移風行草偃處唐虞之代則比屋可封居桀紂之朝則比屋可戮夫天下者豈賢於彼而愚於此易於上而難於下哉蓋人君有所損益也然則益莫大於主儉損莫大於君奢奢儉之間乃損益之本也且夫日月天下之至明也然猶有不及之處兩其儉主之理則天下無為天下無為則萬姓受其賜其於日月亦已大矣豺狼者天下之至害也然猶有不傷之所兩其奢君之理則天下多事而萬姓受其毒其於豺狼亦已甚矣是故古先聖君務脩儉德土階茅宇綈衣麤裘捨難得之貨捨無用之器薄賦斂省徭役損一人之愛好益萬人之性命故得天下歡娛各悦其生矣古先暴主志在奢淫瑶臺瓊床錦衣玉食購難得之貨斷無用之器厚賦斂煩徭役益一人之愛好損萬人之性命故使天下困窮不畏其死矣夫死且不畏豈可畏其亂乎生且是悦豈不悦其安乎故人安者天子所以保其安也人亂者天子所以罹其亂也人主欲其已安而不念其人安恐其人亂而不思其已亂此不可謂其智也且夫剖腹嘴口不足謂其美也溫璧動心不足謂其

勞也夫心口所以存者為其𦛗腹也腹之且剖豈異口之剖耶𦛗之且溫豈異心之溫耶故人主所以稱至尊者徒以有其人也人且共益則君孰與其損哉且人共損則君孰與其益哉是故損己以益物者物既益矣而物亦益之堯舜所以成其上聖克保者順之壽也益己以損物者物既損矣而物亦損之癸辛所以陷其下愚自取誅逐之敗也是則彼之自損者豈非自益之道歟此之自益者豈非自損之道歟損益之途固亦明矣嗟夫性命者至重之理也愛好者不急之事也今或捨一身之不急濟萬姓之至重不言所利廣逐生成承居南嶽之安帶有北辰之政則普天率土孰為我損乎夫以嗜慾無厭貪求莫止士飢糟糠犬馬餘其粟肉人衣皮毛土木榮其錦繡崇虛甚寔捨利取危枳棘生於梗逑鯨鯢遊於沸海則九州四域孰為益乎老氏曰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其是之謂歟

汪若舒曰捨一身之不急濟萬姓之至重此語漢人佳疏亦未到也

張汝弼曰損益之理莫此剴切陸敬輿之論尚不為暢

敬慠第四

遠古之代人心混沌不殊於草木恥類於羽毛洎代聖人乃道之以禮樂教之以仁義然後君臣貴賤之制坦然有章矣然則禮之所先莫大乎敬禮之所興莫甚於慠故以敬事天則神降以敬理國則人和以慠事天則神歎以慠理國則人殆下之不敬則不足以奉君上之不敬則不足以御臣是以地中有山大易嘉謙尊之旨海下於水老氏著谷王之論相鼠有體風詩刺其失儀飛鳥能言古人記其無禮則敬慠之效灵恐殊致是故明主之於天下也設壇授將側席求賢貴來弟於紅園降安車於蓬巷故得其能就位振鷺來庭天下崇之翕從其化也明主之於天下也拔蒙接士露髮執人視賢良若艸芥以黎庶為豕畜是以白駒投谷飛鴻逃雲天下惡之願逃其恥也然夫敬人者不必自賤蓋欲用其人也慠人者不必增貴遊主悉其人也何以言之昔文侯式干木之閭昭王築郭隗之館故得群才必至駿足攸歸何則以敬之所致也齊桓有葵丘之驕漢祖輕過趙之罵故有背侯不附大臣構逆何則以湯之所致也然夫向之所致者豈徒敬人而已哉蓋以自敬也向之所慠者豈徒慠人而已哉蓋以自慠也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慠一人則千萬人悉皆欲知好人之敬而不知行其所以敬皆欲知惡人之慠而不知去其所以慠此猶

南望以求燕北行以適越誠有不可得也且夫人王者天下之表也行書國策言記史官有一眚若驚雲之浮輝天下之所欣賀有一慝若朝日之帶蝕天下之所傷嗟不可數於匹夫不慎其敬懼也故人問田子方曰富貴者驕人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道言不合用則去之楚越若燕秦何同之是以虎豹墜谷頓為虀粉螻蟻隨風無傷纖髮輕重之理不同年而語也故周公文王之子也權為𢒀馭者晏嬰之僕驕矜自若豈非君子小人之道欲懼殊途者乎夫尺蠖求伸亦曰其屈鷙鳥將擊必先以卑以貴下賤大得人也故老氏曰後其身而身先其是之謂歟

江䓁舒曰語多遒黏讀之欣ヒ然

厚薄第五

夫大德曰生至貴唯命故兩臂重於四海萬物少於一身雖禀精神於天地託質氣於父母然亦因於所養以遂其天理也且夫松柏苦有凌雲之操也若壅之以糞壤沃之以鹹流則不及崇朝已見其憔悴矣冰雪者無適時之堅也若藏之於陰井底之於幽峰則為涉盛夏未聞其消解也夫松柏之性非不貞矣終以速朽冰雪之性非不液矣竟以踰延此二者豈天使之然哉養之所致也況夫人者異乎松柏之永矣養之失其所則安可以不朽乎豈徒冰雪之倏忽也養之得其道則安可以不延乎故壽之有長短由養之有厚薄也悲夫

飲食男女者人之大欲存焉人皆莫不欲其自厚而不知其厚所以薄也人皆莫不惡其為薄而不知薄之所以厚也何以言之昔信陵孝惠為縱長夜之娛溺酒色之樂極情肆志此非不自厚也然卒逢夭折之痛自陷於泉壠之下是則為薄亦已甚矣老氏彭公修延年之方遵火食之禁拘魂制魄此非不自薄矣然克保長久之壽自制於雲霄之上是則為厚亦已大矣夫外物者養生之具也苟以養過其度則亦為喪生之源也是故火之所宜者膏也木之所宜水也今以江湖之水清其尺蘖斛炭之膏沃其星燭則必見壞滅也故性命之分誠有限也嗜慾之心固無窮也以有限之性命逐無窮之嗜慾

而安可不困苦哉是以易存飲食之節禮撤男女之際蓋有由矣且夫居九五之尊此天下之至貴也有億兆之衆此天下之至富也苟以養生之不存則五臟四支猶非我有而況身形之外安可有乎夫美玉枝娃明珠彈雀捨所貴而求所賤人即以為惑矣今以至尊性命之重而自輕於嗜慾之下豈得為不惑乎是故土能濁河而不能濁海風能拔木而不能拔山嗜慾者適足以亂小人不足以動君子故暑仲尼渴而遇盜泉之水藏而不飲鄭子公則染指以求美柳下惠與女子同寢終不為亂宋華父則危身以竊色周公遺酒誥之旨殷紂沈酒而致亡婕妤辭同輦之嬿姜氏遜淫而無恥豈非貞濫有異厚薄不同者與神大用則竭形大用則勞形神俱困而求長生者未之聞也為人主者誠能內寶神氣外損嗜慾念馳騁之誡宗願養之言永保神仙之壽常為聖明之主豈不休哉故老氏曰外其身而身存其是之謂歟

程子風曰一篇養生論而紆迴曲折以出之如遠山疊秀巨水迴瀾足以破六朝之靡靡矣

理亂第六

夫家國之理亂在乎文武之道也昔者聖人之造書契以通隱情則弧矢以威不伏二者古今之所存焉然則文以致理武以定亂文雖致理不必止其亂武雖定亂不必達其理故防亂在乎用武勸理在乎用文若手足之遞使舟車之更載也是以漢祖矜坊陸賈諭以為學蕭公批會仲尼請其技術蓋有由也然夫文者道之以德德在乎內誠不在乎琦飾者也武者示之以威威在乎自全不在乎強名也苟以強名則吳雖多利兵適足彰其敗也苟以誇飾則魯雖盡儒服不足救其弱也是故始皇築長城修戰伐勞役不伏人不堪命遂使陳涉之流坐乘其弊禍起於強名也王莽構靈臺興禮樂賦歛無度人不聊生遂使聖公之徒行收其利敗始於虛飾也故始皇用武於天下也若陶者之埏器雖務欲求其大而不知薄者之所以反脆也王莽用文於天下也若匠者之斲材雖志在矜其妙而不知細者之所以速折也二者皆以理之終以為亂也此未得其大體也且夫文者示人有章必存乎簡易簡易則易從將有恥且格武者示人有備必在乎恬淡恬淡則自守但以逸而待勞恒以逸而待勞則攻戰無不利有恥且格則教化無不行化行而衆和戰利而寇息然後澄之以無事濡之以至仁此聖王所以得其理也然二者不求之於內而

宗之於外不撓之以性而縱之以情煩文以蹟下暴武以困衆此不可得愈於天下也雖然猶有其弊何者晉伯益鑿井燧人鑽木水火之利於今賴之然智伯因之以灌趙城董卓因之以焚漢室是乃爲害亦已甚矣然則文武者理國之利器也而盜竊者亦何嘗不以文武之道亂天下乎故章邯以軍旅而分秦地田常以仁義而篡齊國則有理不能無其亂唯人主之所制也是故牧馬者先去其害驅羊者急鞭其後後之不鞭羊之所失也害之不去馬之所亡也魯不能去三家之害國之所叛也晉不能鞭六卿之後地之所分也蓋亦不能則雖有商易之文恬淡之武適足助其亂也安可得其理乎故聖

人不得文武之道不理賊臣不得文武之道不亂非文武有去就之私蓋人主失其柄也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其是之謂乎

汪蒼舒曰魯不能去三家之害晉不能鞭六卿之後如此証據春秋反似爲莊老註脚

得失第七

夫騏騄騁遠必以四足之力鷙鷲翔遐莫非六翮之用也是以聖人撫運明主乘時亦以杞梓之材而爲股肱之任然則地有山川其險可見天有冬夏其時可知至於人之心杳然無所素王以之不測帝堯猶以爲難將欲用之不無得失也何以言之夫君者舟也臣者水也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臣能輔君亦能危君是以三傑用而漢興六卿強而晉滅陶朱在而越霸田氏盛而齊亡雖任是同而成敗尤異也夫人者奸宄無端真僞匪一或貌恭而心悍或言覩而行違或賤廉而貴貪或負貞而富蹟或恁大以求變或位高而自疑或見利

而忘恩或迷刑而構隙此則蓍筮不足決鬼神不能定且利器者至重也人心者難知也以至重之利器假難知之人心未明真僞之情陡信毀譽之口有霍光之才者亦已得矣有王莽之行者亦已失矣[illegible]是故考之於宗親則管蔡周公不無忠僻驗之於戚僞則竇嬰呂祿不無正邪推之於功臣則王陵英布不無逆順論之於故友則雍齒盧綰不無去留取以刀筆之能則若張湯之欺誰賞以頰舌之用則獄主父偃之倒行若智策有餘則陳平不可獨任若兵謀出衆則韓信慮其難制夫天下之至大也無其人則不可獨守有其人則又恐爲亂亦何不取其才而不制其亂也且夫毛髮梳於頭也日以櫛之

爪甲短於指也月以鑷之爪之不鑷長則不便於使也長之不揃久
則殊成於亂也夫爪甲（子風曰□□□□極功）毛髮者近在己躬本無情識苟不以理猶為
之雜況於臣下非同體之物人心有易遷之意委之以職否隨之以
是非益不可以容易也是故逐長路者必在於駿馬之力理天下者
必求於賢臣之用然駿馬前馴由不可以無轡也賢臣雖任終不可
以失權之故夫御馬者其轡煩則其馬蹀而不進其轡緩則其馬驕
而好逸使夫緩不至逸煩而無進者惟造父之所能也夫御臣者其
權峻則其臣懼而不安其權寬則其臣慢而好亂使夫寬而不至亂
峻而能安者惟聖人之所明也恐馬之多逸捨馬而徒行則長路不

可涉也恐臣之為亂捨臣而獨任則天下莫能理也知馬之可乘勒
不執其轡則不能禁其逸也知臣之可用而不親其權則不能止其
亂也是故項羽不用范增是捨馬而徒行漢帝雖有曹操是乘馬而
無轡的欲不敗其可得乎故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於人其是
之謂歟

汪蒼舒曰項羽不用范增是捨馬而徒行漢帝雖有曹操是乘馬
而無轡佳論善譬也

程子風曰筆法逐項接下宛轉合節非惟盡变化且極情文入熟
技心手皆調

真偽第八

夫主上不能獨化也必資賢輔物心不為易治也方俟甄識使夫小
人進野君子居朝然後可為得矣然則善惡相生是非交殊形彰而
影附唇竭而齒寒苟有其真不能無其偽也是以歷代帝王統御家
國莫不側身馳心以恭英又及所封授則猶是愚小真不攘臂切齒
以疾妬使及所誅逐則謗加賢良必有識者之所嗟痛也夫山雖無（蒼舒曰故用人許之自清珠）
靈賈之者謂之鳳野麟嘉瑞傷之者謂之麕然麟鳳有圖麕雖無識
猶復以真為偽以偽為真況忠逆之情靜躁之性愚黠者類直智狂
者類賢潔己者不能同人化類者短於忤主情狀無形象可見心慮

非視聽所知欲使綴鉛不雜淄澠殊味其有浮者亦萬代之一遇也
是以吳用宰嚭致戮於子胥魯退仲尼委政於李氏秦誅白起以舉
應侯趙信郭開而殺李牧卞和獻玉反遇楚刑北郭吹竽濫食齊祿
若斯之類實繁有徒然則所是不必真所非不必偽也故真偽之際
有數術焉不可不察也何者夫眾之所譽者不可必謂其善也眾之
所毀者不可必謂其惡也我之所親者不可必謂其賢也我之所疏
者不可必謂其鄙也何以明言昔竟理洪[illegible]鯀眾所舉而洪水
其除魏伐中山樂羊為眾所謗而中山卒拔鄧通延夢於漢主而非
傅說之才屈原見逐於楚王而無共工之罪此則眾讒不必是獨見

之為得也是故明主疇咨在位詳省己慮先難而後易考覈以究微使登用者不愧其賞有罪者不逃其責然後可為當矣然則良馬驗之於馳驟則駑駿可分不鑑孫陽之槩也柔刃微之於斷割則利鈍可見不勞風胡之談也苟有難知之人試之以任事則真偽自辯以察天下之訟也故先王之用人也遠使之而觀其志節近使之而觀其敬勤令之以謀可識其智慮煩之以務足見其材能雜之以居以貞濫委之以利詳以貧廉困窮要之以仁危難思之以信尋其行而擇其性聽其辭而別其情案其尚之八徵驗之九德然後緇竹懸白璧袂泥跡染渝黃紫並彫青松凌霜而獨秀則偽者去而真者得矣故孔子曰衆好者必察焉衆惡者必察焉其是之謂乎

注舊解曰取人以身首義未暢請以此章為之疏理

同異第九

夫同類相應同氣相求雖虎異谷風虎嘯而谷風起蛇非山霧蛇騰而山霧興理所同耳夫異類殊群異情同行雖蛤同雀化而蛤不與雀游鴛自鳳為而鴛不與鳳匹理所異耳然父子兄弟非不親矣其心未必同君臣朋友非不疎矣其心未必異故晉惠懸而重華聖盜跖貪而柳下廉劉季困而紀信焚伯桃餓而角哀死亦猶烟所同出飛塵自分膠漆異生而堅固相守也然則情性不可同異雖并大易雖云同人於門三爻復云伏戎於莽此則於同不能無異也故有面同而心不同者有外異而內不異者有始同而終異者有初異而末同者有彼不同我而我與之同者有彼不異我而我與之異者何以明之昔者陳平面向呂后而心歸劉氏程嬰外逆孫臼而內存趙孤張耳陳餘始刎頸之交終構參商之隙夷吾小白初有射鉤之怨末為魚水之歡田氏懷詐義於齊君齊君弥信亞父盡至忠於項羽項羽益疑是則同異之心不可以一二而測也是故明者徐視而審聽高居而遠望也隨時之宜唯變所適同其可同而與之同異其可異而與之異矣故衛青墨耳漢武委之以軍旅由余虜耳秦穆授之以國政夫以衛青由余微於秦漢非不疎矣惟知可同而同之況於父子兄弟之親而有可同者乎且管叔兄耳姬旦誅之以極刑石

厚乎矣君蜡死之以大義也夫以管叔君厚比於旦蜡非不親矣猶知可與而與之況乎君臣朋友之衆而有可同者乎故能同與者為福不能同與者為禍虞舜能同八元能與四罪永垂聖哲之名殷紂不同三仁不與二臣故永敗亡之辱是則同與之際不可失其微妙也故孔子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其是之謂歟

汪蒼舒曰于同與生背向于背向生利害三復起人惕思

愛憎第十

夫日月之明也熱幽不燭益之以重雲則光輝莫覩水之鑑也有來而斯應泥之以滓土則影象俱滅矣以水日之明鑑失其常狀者豈不以塵土之異移其性乎是則人有神智之察非不靈矣徒以內存愛惡之情外挾憎忿之事則是非淆失不能不惑焉何以明之昔重華孝矣瞽叟病之觀行不義寤生賢矣武姜惡之自構其亂鶴乃賊矣衛君重之載以華軒馬則微矣楚王好之衣以文繡夫以骨肉親親戚無間矣而猶憎之禽獸鶴別識有分矣而猶愛之況乎邪君佞臣不如父母之信于邪士媚於主巧於鶴馬之媚人而然愛憎之迷

者深而寵矣是故汲黯袁盎以忠諫而屢出籍孺轉媚以佞倖而益寵孫通詖言而受賞賈誼切直而見疎甚矣哉愛憎之惑人也如此昔夫忠臣之事君也而諍君之惡方欲成君之美而君反以為憎己也佞人之事主也而諛主之甚方及長主之過而主人以為愛己也殊不知聞惡而遷永為有道之君悅善而忘忠長為不義之主是則致君於有道者豈得不為大愛乎陷主於不義者豈得不為大憎乎而主不原忠諂之情輕肆向背之志以為愛己者已亦愛之則寵光加於三族以為憎己者已亦憎之則殃滅被於五宗遂使剖心刺頸之誠棄而莫用舐痔吮癰之類擢以珠紱且夫賞以勸善君以會

賢使天下不肖者有名無功者受賞則何以勸天下乎法以禁非刑以懲惡使夫懷忠者坐法行直者遇刑則何以禁天下乎是以漢憎雍齒張良以為可封隋寵少師伯比以為可伐無德是視自淪喪亂者也

程子風曰羅隱作兩同書文詞清辨筆致遒古如劉子新序有晉初之風無唐末之氣自成一家良不誣耳

汪翁針曰此篇古本盡缺不全美非全章也

弘農子

揚夔撰

較畬

弘農子遊卞山之陰過鄉叟申不完履不全負薪仰天吁而復號問詭訊諸柳表而未傳乎柳有冤而莫訴乎何救之哀而情之苦耶叟致薪而泣曰適助軍之賦男繫于縣絕粮者三日矣今將省之前日之道已貸其耕犢昨日之道又貸其少女矣今田疇而頻搐之奠稔貸之靡售且以為助軍之需豈一一于軍哉今上未可二三及于戎醜餘悉為外用又役吏貪官盈縮舞姦深無所避征無所賓非敢懷生奈不死何弘農子聞其言憮然其心退而省于世為類中是為民虎者莫若虎之暴行戚之以警貪吏庶少牧民害是夕夢有獸而人言曰爾欲警于貪將以吾為貫雖爾之累奈辱我之甚乎余曰賊人之盲以自飽腹爾不為貪孰獸曰不黍不農何以給生苟不捕野獸寔吾喉吾以其飢而求食之苟或一飽則晏然匿跡不為殊矣豈爾曹智以役物黎之富之畋之漁之以給其茹也桑之育之經之營之以供其用也一物之可求一貨之可圖汲汲為殊孜孜繫心如溪壑莫滿其盈豈與吾獲一飽則晏然熟寢而獸比方孰弘農子驚而窃諦而思若然則人不如獸也遠矣

畜狸說

楊夔

敬亭叟之家毒于鼠暴穿墉穴牖室無全宇咋齧篚筐帑無完物及賂于捕野者俾求狸之子必銳于家畜數日而獲諸詐迺將馴飾首以模給鱗以縮之撫育之厚如子諸其攫生搏飛舉無不捷鼠懾而殄影㬥星露蹤擒其犯矣肰其野心常思逸于外罔以子育為懷一旦怠其紲遁垣越宇倏不知其所適叟悵且惜涉旬不釋弘農子聞之曰野性匪馴育而靡恩非獨狸肰人亦有旃梁武于侯景寵非不深矣劉琨于疋磾情非不至矣既負其誠復逞厥噬嗚呼非所畜而畜孰有不敗哉

張汝詒曰大足箴世

植蘭說

楊夔

或植蘭荃鄙不遵茂乃法圃師儆汲以溉而蘭淨荃潔非類乎衆莽苟既𦶜悴根亦從腐亮貞于蘭荃欽遷茀舒守其元和雖瘁而茂也假雜壤亂天真雖沃而斃也守真介而擇祿者其蘭荃乎與淤亂而偷位者其蕪莽乎哀莽之偽者孰若蕪隙之不仕耶食述之備祿者孰若管寧之不位耶嗚呼業圃者以擷為主而復見艱管之匹

汪蒼舒曰屈平有橘頌楊夔植蘭佳文何嘗匹

止妬

楊德

梁武平齊盡有其內後宮兒十餘輩頗娛于目儀為郗后所察動止皆有隔抑梁末憤恚殆欲成疹左右識其情者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云以倉鶊為膳可以療其事使不忌陛下盍試諸梁武從之郗茹之後妬戒殆半帝愈神其事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蓋諸以遍賜羣臣使不才者無妬于有才狀私者不妬于奉公濁者不妬其清貪者不妬其廉俾其忘去勝忌前皆知單心並助化之一端也帝殊肰其言將詔庾人廣捕之會方紫內熾于血生其儀遂寢

諸子褒異集目記

海寧汪也園蓄伃氏評　錢塘吳雷煥巖靈氏恭

守意經序

康僧會

夫安般者，諸佛之大乘（道私以爲以無有爲）以濟眾生之漂流也。其事有六，以治六情。情有內外，眼耳鼻舌身心謂之內矣，色聲香味細滑邪念謂之外也。經曰：諸海十二事，謂內外六情之受邪行，猶海受流，餓夫夢飯，蓋無滿足也。（經云守意譬如燈火有兩因緣，一者壞冥，二者見明；守意一者壞癡，二者見黠也。）心之溢盪，無微不浹，怳惚髣髴，出入無間，視之無形，聽之無聲，逆之無前，尋之無後，深微細妙，形無絲髮，梵釋仙聖所不能照明，默種于此，化生乎彼，非凡所覩，謂之陰也。猶以晦曀種夫深芬，闓手覆種，孳有

萬億，旁人不覩其形，種家不知其數也。一朽乎下，萬生乎上，彈指之間，心九百六十轉，一日一夕十三億意，意有一身，心不自知，猶彼種夫也。是以行寂，繫意著息（數息爲遷意，相隨爲斂意，止爲定意，觀爲鐘意，還爲一意，淨爲守意。又云意亦是意亦非意，何以故，數息時意在息爲是意，息生息已止無有意也），數一至十，十數不誤，意定在之，小定三日，大定七日，寂無他念，怕然若死，謂之一禪。禪，棄也，棄十三億穢念之意。已獲數定，轉念著隨（行息時爲隨息，念止時爲隨相隨，定觀時爲隨時），蠲除其入，正有二意，意定在隨，由在數矣（時爲隨時爲隨，亦爲行也，意淨）。垢濁消滅，心稍清淨，謂之二禪也。又除其一，注意鼻頭，謂之止也（經云已得息棄息，已得相隨棄相隨，已得止棄止，已得觀棄觀，莫復還數息，亦使意亦使息也）。得止之行，三毒

四走五陰六冥諸穢滅矣煛然心[illegible]汙心猶鏡處泥
穢垢汙焉偃以照天覆以臨土聰叡聖[illegible]臨照雖有天地之大
靡一夫而能覩所以然者由其垢濁眾垢汙心有踰彼鏡矣若得
師劉刮瑩磨薄塵微曀蕩使無餘舉之以照毛髮面理無微不察垢
退明存使其然矣情溢意散念萬不識一矣猶若於市馳心放聽廣
採眾音退宴在思不識一夫之言心逸意散濁翳其聰也若自閑處
心思寂寞志無邪欲側耳靖聽萬句不失片言斯著心靖意清之所
由也行寂止意懸之鼻頭謂之三禪也（經不念空便知空知空便知無所有何以故息不報便此）
（知身但氣所作氣滅為空覺空隨道也）還觀其身自頭至足反覆微察內體惡露森楚

毛竪猶覩膿涕於斯具照天地人物其盛若衰無存不亡信佛三寶
眾冥皆明謂之四禪也攝心還念諸陰皆滅謂之還也（經云有意有身無意無身）
意（為人惟是名為還還者謂意不復起惡起思都是習不還）穢欲寂盡其心無想謂之淨也得安
般行者厥心即明舉明所觀無幽不覩往情發萬方來之事入物所
更現在諸剎其中所有世尊化法（經云身不欲行道息欲行便行神足如是意欲飛即能飛也五根堅）
（如樂物堅乃生根不堅無有根）不誦六無遐不見無聲不聞恍惚髣髴存亡自由大
彌八極細貫毛釐制天地住壽命猛神德壞天兵動三千移諸剎入
不思議非梵所測神德無限六行之由也（經云守意中有四樂一者知要樂二者知法樂三者
為知止樂四者為知可樂）世尊初欲說斯經時大千震動人天易色三日安般無

能質大於是世尊化為兩身一曰何等一曰尊主演于斯義出矣大士
上人六雙十二輩靡不執行有菩薩者安清字世高安息王嫡后之
子讓國與叔馳避本土翔而後集遂處京師其為人也博學多識貫
綜神模七正盈縮風氣吉凶山崩地動鍼脉諸術覩色知病鳥獸鳴
啼無音不照懷二儀之弘仁愍黎庶之頑闇先挑其耳却啟其目欲
之視明聽也徐乃陳演正真之六度譯安般之秘奧學者塵興靡不
去穢濁之操就清白之德者也余生末蹤始能負薪考妣徂落三師
凋喪仰瞻雲日悲無質受睠言顧之潸然出涕宿祚未沒會見南陽
韓林穎川皮業會稽陳慧此三賢者信道篤密執德弘正烝烝進進

志道不倦余之從請問規同矩合義無乖異陳慧注義余助斟酌非
師不傳不敢自由也言多鄙拙不究佛意明哲眾賢願共臨察義有
肬腨加聖刪定共顯神融矣

汪蒼舒曰安般經云安為身般為息守意為道又安為生般為滅
意為因緣守者為道也安為數般為推隨守意為止也安為念
道般為解徒守意為不墮罪也安為避罪般為不入罪守意為
為道也安為守意般為御意至得無為也安為有般為無意念
有不得道意念無不得道亦不念有亦不念無安為清般為淨
守為無意名為是清淨無為也無者謂活為者謂生不復得苦

故為活也安為未般為起以未起便為守意若已起意便走為
不守當為還故使說安般守意也
張汝韶曰嘗讀禪頌云夢遊華頂過舟丘歸盡寒雲倚石棲貪看
瀑泉濕㠑壁不知身在碧江頭語意俱絕對此玄解將無同

十住經合注序

釋僧衛

夫冥壑以沖虛靜用百川以之本至極以無相標玄品物以之宗故
法性住湛一以居妙彌綸以運通靈根朗圓燭以照旨乘涉動以
閑用然脈要有資用必有本用必有本故御本則悟涉無方脈要有
資故悟虛則逆其通通則苞鏡六合而有無同照空則用隨緣感而
應必應偏照圓則神功造極應偏則類覆興爲故四旨閑湛則洪川
滙壑玄象著轍則三光騰曜因此而推固知運通有宗化積有本夫
運通之宗因緣闡其會終相極其終化積之本十通啟其謀心術兆
其始故心術憑無則靈照通而大乘廓滯有則神慮塞而九宅闇矣
然推而極之則唯心與法別而張之則綿彰八極詳辯而目爲天萬
法洽然宗一無相靈覺彌綸統極圓照斯蓋目體用爲萬法言性虛
爲無相稱動王爲心識謂靜御爲智照故滯有慮塞則曰心曰識憑
靈照通則曰智曰見見者正見也用統之偏目也智者正偏知也体
極之圓稱也正見劍入微之始正偏標體極之終四者蓋精覺彌綸
水鏡萬法雖數隨緣感然靈照常一而不變者也夫體用無方則同
實異照故亂識爲塵識心欲闇見謂寶廓智明理識心故五欲爲眈
醒之靈閑見故三寶爲利石之門亂識故六塵爲幻惑之肆廓智故

一切種為醍醐之淵四者寔為法浩然同塞異照雖感應交映而宗一無相均也故識御六塵以朦性心起五欲以各應見憑四諦以趣鑒智撫無相以通照然則境雖理故心緣精照彌綸體故靈照宣照故統名一心所緣故標歸一法若夫名隨數變則浩然無際統照法則未始非二故十住為經將窮顧心術之原本遂真悟之始辯使功啟于化彰八萬歸於圓照使靈撫無憑伏之數大進無虛窮之名爾乃落滯迹以反鑒自真慧以居宗開十通運其用恰無相遠其通令三義以鄰師則表宏稱謂菩提菩提者包極十道之尊歸括囊通物之妙稱乃十住故靈照之圖極遠弘大通之逸軌故十住者靜

恩換反鑒之容目者也夫所以冠大業之始昌統十地之通目表稱十住諒義存於慈為義存於慈為然則十住之興蓋廓明神覺之向牖崇瑩真慧之砥礪如來反流盡源之舟與世旅淵會誕化之天府乃眾經之宗本法藏之淵源定鑒始領終之水鏡光宣佛慧之日月者也夫致弘不可以言象窮道玄不可以名數極故文約而義豐辭婉而旨弘兆百行開于心徽啟八萬舉其一隅非夫探鉤玄賾研機歎能充貞鑒敬於希微闡援英悟達于三隅者歟悲夫守習之迷雖服膺涯閫不覩斯要譬負日月而彌昏面玄津而興溺矣當引而擢為夫衆高必諧遠致深則與玄故鄰六天以妙處引法雲以勝衆蓋

非勝無以和其玄處非妙不足光其道道光要有方玄和必得人故位妙處以殊方則境絕衆識闡玄肆以引衆則英彥蓋時處極六天則寶映七珍衆舉法雲則體鏡九宅鄰六變以閑運明離世之宏觀叩三說以開興撫玄中之統韻黄五情以宣到應衆誠以彌淳進二七以運感互交用於玄端開神徽于三轉之際光靈覺於九識之淵否夫衆經以比興不得同日而語開八萬以辯用為可共叔而言非夫體包三義道據兩端孰有若斯之妙哉孰有若斯之弘哉以此而斷其道淵矣其致玄矣夫以金剛之幽植據神辯以居用猶曰不可究其深沉自降茲者乎然道不獨運弘必由人故令千載之下靈液

有寄焉夫外國法師鳩摩羅耆婆者挺天悟於命世邁英風于季俗乘冥寄而孤遊因秦運以弘道撫玄節於希敖暢微言於像外可以袪故納新非擬三益悟宗入徽表於過半運啟其願彌遵其會以銘碑之賛則金南之肆誠悟無迹三之機思與稽玄之謀然存聞實筆庶無感為故撫經靜慮感尋疇昔每若其文約而致弘言婉而旨玄使靈燭映于隱數大宗昧于編文神標絲是以權範玄風自茲用淺淳至於闕詣靖唯和膺津門則何常不遂然長慨撫類海以興嘆哉故遂撰記上闕略為注粹旦曰淵趁之待晨露蓋以伸其用已盡心耳庶後來明悉有以引而補為

汪蒼舒曰立一說以講書拘一法以作文甚大病也有悟乎深發筆而說釋子之所有儒生之所無吾當以此理通諸儒術亦當以此理讀釋藏諸文之例

張汝韶曰昔乾闥婆奏樂其時山河大地盡作琴聲如此通徹何處復有滯礙哉玄津無煩問渡矣

葉蒨綖曰鳩摩羅什為姚興著實相論二卷竺道生微悟言外研思同眾著二諦論相何得實諦何有二應相視而笑也遇此文莫逆于心別教十住始發心終灌頂道育得骨慧可且得髓矣恍聞空中梵天之音

大涅槃經序

釋道朗

大般涅槃者蓋是法身之玄堂正覺之實稱眾經之淵鏡萬流之宗極其為体也妙存有物之表周流無窮之內任運而動見机而赴任運而動則乘虛照以御物寄言蹄以通化見机而赴則應萬形而為像即羣情而設教至乃形充十方而心不易慮教弥天下而情不在己（江云妙句）厠流塵蟣而弗下彌蓋羣聖而不高功濟萬化而不恃明踰萬日而不居渾然與太虛同量泯然與法性同一夫法性以至極為體至極則歸于無變所以生滅不能遷其常生滅不能遷其常故其常不動非樂不能虧其樂故其樂無窮或我生于謬想非我起于因假因假存于名數故至我越名數而非無越名數而非無故能居自在之聖位而非我不能变非淨生于虛淨故真淨水鏡于萬法水鏡于萬法故非淨不能渝是以斯經解章叙常樂我淨為宗義之林開究玄致為涅槃之源用能闡秘藏于未聞啟靈管以通照極四重之瘵疸拔無間之疵贅闡秘藏則羣識之情暢審妙義之在己故靈管則悟玄光之潛映晤神珠之在体然四重無間誹謗方等斯乃衆患之痒痛瘡疣之甚者故大涅槃以無瘡疣為義名斯經以大涅槃為宗目宗目舉則明統稱于衆妙言約而義備義名立則照三乘之優劣盡極

大乘理趣六波羅蜜經序

大朴既散有爲遂作名利牢乎伐巧智丧乎真愛惡攻乎性情因緣聚甚深習內則百慮無節外則六根競誘天理殘而不知道源迷而忘返淪溺苦海劫盡還初惟至人了萬物之宗越三界之表廓獨立而不改徧諸有而常然故能開導羣疑濟拔派品六波羅蜜經者衆法之津梁度門之圓極也昔日月燈明如來爲菩薩說歷劫曠遠真偈深奧文殊師利於耆闍會中嘗與彌勒菩薩語及其事成一切種智會無量意因唯佛能知唯佛能說教必有主其在茲乎是以釋迦

如來爲法而生俟時而現三身不異故處代而常離萬行無修故隨方而自在運慈悲之方闡拯護之門因其六塵示之六度導乎法分全證法身結習紛綸乘理而悟是真般若之旨也故有慈氏菩闡大音讚言天雨寶花雲集仙蓋甘露流液光明燭幽使迷方淺深皆得自然之慧恒沙億衆係通般若之知嘗試論之先儒有言誠者自成而道自導也夫誠已于內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誠物于外則不言而應不爲而成其內者證法之身其外者大悲之力德產之致也蓋化育之功也夫春風鼓吹萬類咸滋旭日昇晝羣陰盡釋乾坤易簡之道是則大同神明幽贊之情孰云匪測殊塗一致其理固然朕爰

[illegible]圖保乂蒸庶思建皇極以升大猷睠想靈蹤翶于叶契而含城妙說久祕梵文徒懷瀉餅未啟遺夾微言不昧將或起予于是罽賓沙門般若受有宣揚光宅沙門利言爲之翻譯特大德則賢聖寺道液醴泉寺超悟慈恩寺應真莊嚴寺圓照光宅寺道岸西明寺圓照瞀安良秀等法門領袖人中龍象證明正義輝潤玄文知釋家之寶城識衆葺之淵宇以貞元四年歲次戊辰十二月二十八日西明寺譯成上進凡一部十卷龍神異衛如從金口之傳梵衆護持無異毫光之現朕齋心滌慮仰味宗源聞所未聞寔爲希有狀以汲引之旨流布爲先庶遇真筌永濟淳俗聊因暇日三復斯經雖法海甚深而

波流不讓聚其梗槩昭示將來

汪蒼舒曰此唐太宗所製序太宗有唐盛主加意內典深不可解三藏中以全設法脩備炒帝武則天姚秦之華彼蓋佞佛以解兵法酷耳英明何事此也

涅槃義疏序

闕名

非言無以寄言，言即無言之累，累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所以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化，離文字以設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異價，涇渭分流，制六師而正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折世智之角，杜愚人之口，導求珠之心，開觀象之目，救燒灼于大宅，拯沉溺之浪海。故法雨降而燋種受潤，慧日升而長夜蒙曉，發迦葉之排憤，吐真實之誠言，雖復二施等於前，五大陳于後，三十四問參差異辯，方便勸引，各隨意荅，舉要論經，不出兩途，佛性開其本有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義高萬善，事絕百非，空空不能測其真際，玄玄不能窮其妙門，自非德均平等，心合無生，金墉玉室，豈易入哉。

汪蒼舒曰：涅槃義疏，沙門釋寶亮于天監三年奉勅撰。

護國仁王般若經序

蓋矣至覺子於元元，載有海以般若之舟，剪稠林以智慧之斂，綿綸六合，羅卓十方，弘宣也深，志應也大。自推與天竺，泳沫凝旌，行無緣之慈，納常樂之域，信其溥施，傾芥域而遍遐，仰大港，罔越言象之又玄，五始不究其初，一滑罔根其本，以彼眾此，何其遼哉。朕泰闕鴻休，丕承大寶，矜推溝以夕惕，方儆枕而假寐。夫其鎮乾坤，週寒暑，和風雨，著星辰，與物無為，又人艱止，不有般若，其能已乎。嘗澡身定泉，宅心祕道，緬尋龍宮之藏，秘合鷲峰之旨。懿夫護國，定在茲經，竊景行於波斯，蕃闡揚於調御。至若高張五忍，是明惻隱之深，永法眾難，定唯化清之本，名假法假，心空色空，推之於無，則境智都泯，引之於有，廼津梁不窮，思與黎蒸，共臻冥相，而縱納目業，文字參差，東夏西天，言音詭謬，致恩古今翻譯，清濁不同，前後參詳，輕重歷一，其猶大輅終總事而增華，譬彼堅冰始積水而非屬，先之所譯，語質未融，披讀之派，臨文三覆，凡諸釋氏，良用慨然。先聖翹誠，王臺灑意，真境茲揮，潛教搜綴缺文，詔大德三藏沙門不空推校，詳譯未周部卷。三藏學究二諦，教傳三密，義了宗極，伊成字圓，聲素西指，泥盃南海，影與形對，勤將啟深妙，印度之教，明洞中華之韻曲，甘露沃朕，香風襲予，既

而梵夾遠賚洪鍾待扣佇於吹萬之籟率訓開三之典朕嘉經總
悲感露露捧戴遺詔不敢怠遑延振錫之羣英終爲山之九仞開府
朝恩許國以身歸佛以命翊我真教申夫妙門爰令集京城義學大
德良賁等翰林學士常袞等於大明宮南桃源詳譯護國般若畢并
更寫定密嚴等經

桯點金毫研精瞭邃蒙者詭略刋定較然昔之沉隱鉤索煥矣足可懸諸日月大燭昏衢潤之雲雨橫派動植伏願上資仙駕飛慧雲於四天迴出塵勞躡金蓮於十地朕理昧幽關文慙麗則見推序述悅撫空懷聊紀之於首篇庶克闡于厥淡將祭皇永永可推而行之時旃蒙歲木董榮月也

仁王般若經序　二

葉蔚挺曰觀真府築臺以待陳文達此書因地而得名也護法著
神已爲備題曰諱而護國兩字無名士木冥入禪林竟作開署
官銜凡遣儒家紙排其罪過乃移在此種卿恩也念及失笑

首楞嚴經序

弘光

首楞嚴三昧者蓋神通之龍津聖惪之淵府也妙物希微非器像所表幽玄寘湛豈情言所議是以九位以虛嚴果萬行而圓乾量挃智以窮賢絕殆庶而靜統用能靈臺十地廓鑰法雲冏象環中神圍自外朕心雖澄一應無不周定以凝泊在感斯至故明宗本則三達同淵論善救則六度彌綸辯威劾則強魔懾淪語衆変則百億星繁至乃徽號龍上晦跡成光像告諸無有盡無滅斯皆參足之寘功威猷之顯事權濟之樞綱勇伏之宏要矣羅什法師翁齡言道思通法門昔紆步關右譯出此經自雲布以來競辰而衍中興啟運世道載昌宣傳之盛日月彌懋太宰江夏王詵綜羣籍討論淵緻每攬茲卷特深遠情充以管昧嘗廁玄肆預遭先匠啟訓音軌參聽儒緯髣髴文意以皇宋大明二年歲次安茂于法言精爲略爲注解庶勉不習之傳敢慕箴闕之義如必紕謬以俟君子

首楞嚴經序　一

汪耆舒曰釋藏中首楞嚴極佳妙辨廣舌種種玄足

解脫戒本經序

僧昉述

戒律者建忘慧之妙幢珍闇惑之明燈杜危嶮之蹊徑開波泊之梁津寶筏之功因初弗越踰重關非梯靡昇正法住滅驗之常典大聖泯躍遺餘千紀法澤迭流猶未周備令文學之徒與論競與薄俗之士訕音淄世余聽斯訣輒闕慈範昧覩玄言乃矚大集聖所嗟嘆言迷葉訛妙觀箴人善摧惱結闢邪辯正極聖沖旨無乖斯文慨五數闕啟以追訪獲斯本戒雖未廣具敢以相心翦世浮辭大魏武定癸亥之年在鄴京都侍中尚書令高澄請為出焉

解脫戒本經序

汪蒼舒曰借事比類釋義獨佳劉勰浮之稍脫而為典雅遂以綺麗製辭之後當悟于此也

佛頂最勝陀羅尼經序

夫業理綿微二乘不足臻其極神宰惚恍十地未易暨其涯則知賦命交加罕言于孔宣父報塵叢雜寘昧于太史公是以先笑後號鶴雀祥而莫准始凶終吉桑穀妖而弗驗或倚或伏之說桂下庶欺賕其然為禍為福之談塞上僅可憐其次若乃條緣洞業索果明因傳絜大千百家孰有京于十力故能息善住之萬惡扯閻靡之圓戶轉凡階聖引短成修比宋景之退法星猶帶于三舍偶魯陽之橋落日故齟齬于再中何只庇託延祺見聞招賴惡神香于異域恥靈艸于瓔田君斯而已哉乃將輕埃附而九惱袪清飇偶而三障殄皎鏡蔣光于日寶暉煥比麗于天金雖事若及常而秉机顯妙奚可以常人之耳目擬議大聖之希夷者焉

陀羅尼經序

汪蒼舒曰引字有別手微事有別腹安得不妙

密嚴經序

御製

朕聞西方有大聖人爲滇不言之言垂無敎之敎啟迪權實披甇聲遠其善者不疾而速階其益者即聖自凡擊蒙求於娑婆牟陵示迹觀以密嚴世界歷染淨在我寔是非遊而禁越生於念中及缺頓於日下彼魚蔵鳥逝其居是乎欽哉密嚴迺超三有量同乎法界相離於極微非聲聞之所聞豈色見之能見實際已至妙允恭付囑是欲泉靜識浪珠清意源窮賴耶隨變之端照自覺湛然之境深詣心極其唯是經夫翻譯之來抑有由矣雖方言有異而本質須存此經

梵音並是偈頌先之譯者多作散文蛇化爲龍何必變於鱗介家成於屈宰即改乎姓氏頗說略輕重或有異同再而詳悉可爲盡善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傳教棟梁愛河舟檝戒珠在握明鏡入懷雪涉雲征窮梔野之真諦帆飛海宿究馬鳴之風詞設該入譯言兩方足可窺鑒關如柳揚了義詔令集京城義學沙門飛錫翰林學士鄧杭等詳譯斯文及讀朗經等對執貝多翻諾筒續撰其本爽依以順言大戾之味不違清月之魄恒滿豈不美歟豈不美歟朕詞之清華文非道麗志承行於秘賾將布護於無窮聊課虛懷序之篇首云爾

汪喬舒曰舌頭新甚濯濯似月初出此唐太宗手筆非釋子所能也

葉蔚綎曰緇譯夫真爛熟經史儘多聚夾卿諳老儒硜硜徒瑑改本刹公呂喬石蓮非直紫不識字之訊甚進謗經之罪矣

攝大乘論序

陳慧愷撰

夫至道弘曠無思不洽大悲平等誘進靡窮德被含生理非偏為但運遐易久淪惑難息若先談出世則疑信莫啟故設教立方各隨性欲唐虞之前圖牒簡妙姬周已後經誥弘多雖復製禮作訓並導之以俗法而真假妙趣尚資未覩故迹隱葱嶺以西教祕滄海之外自漢室受命方稍東漸爰及晉朝斯風乃盛梁有天下循貝興隆歷千祀其將半涉七代而迄今法蘭導清源于前童壽振芳塵于後安馭鼓壯思以發義端生肇擅玄言以釋幽致雖並策分鑣同瀾壯派

而涤洑競馳昭晦相雜自茲以降篤好逾廣莫不異軌同奔傳相祖習而去取隨情開抑殊軫慧愷志漸負[illegible]聚黌序遊學徒稟承訓義遊寫講肆多歷年所名師勝友備得諮詢但綜涉疏淺鑽仰無術尋波討源多所未悟此蓋慮窮于文字思迷于弘旨所恐興嗟負心非一每欲順風問道而未知厥路有三藏法師是優禪尼國婆羅門種姓頗羅墮名拘羅那他此土翻譯称曰親依識鑒淵曠風來俊遠天才高傑神辯閑逸道聲逸舉德音遐俗少遊諸國歷事眾師先習外典洽通書典其四韋于懷抱吞大論于胸襟學窮三寶貫練五部研究大乘盡其幽旨法師既博瞻墳籍妙達幽微每欲振玄宗于他域啟法門于未悟以身許道無間遠遊歷萬里[illegible]越四海如咫尺以梁太清二年方屆建業仍值梁季混濟橫流栽及法師因此避地東西逐使大法擁而不暢未至九江及遊五嶺凡所翻譯卷軸未多遂遣闊越數說不少法師每懷慷慨所歎知音者希故伯牙絕絃于和泣璧良由妙旨之典雖彌盈尺之珍罕別法師遊方既久欲旋返舊國經塗所亘遂達番禺儀同司三廣州刺史陽山郡公歐陽頠獻表岳靈德洞河府經文緯武匡道佐時康流民于百越建匠法于五嶺欽法師之高行慕大士之勝規奉請為菩薩戒師恭承盡弟子禮愷昔嘗受業已少游沉教服膺未久便致睽違今重奉植倍

懷踊躍實欣餐和稟德訪道陳緹雖鼓勤三請而不蒙允遂愧放失函心現靡託衡州刺史陽公世子歐陽紇風業峻整威武貞拔談閑文史深達治要崇儒內湛清輝外溢欽賢味道篤信愛奇躬為請主兼申禮事法師乃欣然受請許為翻譯制旨寺主慧智法師戒行清白道氣宏壯志業聞贍簡遂丞業匡濟不窮翰與靡息伍南長史袁敬德履沖明志託遠微敏清簡水桂療質猶諸蕃匠民譽早著兼深重佛法崇情至理黑白二賢為經越擅越辰次昭陽歲維協洽月呂姑洗神紀勾芒于廣州制旨寺便說翻譯既妙解數論善識方言詞有以而必彰義無微而不暢席間函杖終朝靡息愷謹筆受隨出隨

書一章一句備盡研覈釋義若竟方乃著文然翻譯之事殊難不可存于華綺若一字參差則理趣胡越乃可令質而得義不可使文而失旨故今所翻文質相半與僧忍等同共稟學夙夜匪懈無棄寸陰即以其年樹檀之月文義俱竟本論三卷釋論十二卷義疏八卷合二十三卷此論乃是大乘之宗極正法之秘奧妙義雲興清詞海溢源因幽遠二乘由此迷墜曠劫該含十地之所宗學如來滅後將千一百餘年彌勒菩薩校遠時机降靈俯接既已感應為阿僧伽法師廣釋大乘中義阿僧伽者此言無著法師得一會道体二居宗該玄鑒極凝神物表欲敷闡至理故製造斯論雖識微言因茲得顯三性

妙趣由此而彰冠冕彝倫舟航有識本論即無著法師之所造也法師次弟婆藪盤豆此曰天親道亞生知德侔藏往風格峻峙神氣爽拔稟天兄之雅訓習大乘之弘旨無著法師所造諸論詞致淵理玄趣難曉將恐後生復成紕紊故製釋論以解本文龍小乘于形內挫外道于筆端自斯已後迄于象季方等圓教乃盛宜通慧不挨虛薄情慮膚淺乃欲泛芥舟于巨壑策駘足于長路庶累毫成功聚嚮為明有識君子幸宜尋閱其道必然無失墜也

汪蒼舒曰氣味甚清然總無涵味漢以深文人衆書吟詠各有其妙然求其學味理宗真不關筆墨不得不以此四字讓之偉子矣

張汝韶曰攝大乘論中亦不佳句可採今附錄

蘇不受熏以其香一若物不為香臭所犯則非受熏

譬如鑽火燭為前相

譬如白檀分為多片片之中香皆似本

乃欲泛芥斗于巨壑策駘足于長路庶累毫成功聚二為明

程子夙曰讀子家書謂其張理數盼伏物始蒙先其鼓火爲永夫一緒間作釋家諸文亦應時稀零矣

阿育王子法益壞目因緣經序

闕名

原夫善惡之運報猶形影之相顧受對朗然凡三差焉現也中也後也播九色之深恩以悅天妃之耳目孫禽役王而全命形受五机之切酷斯現報也學是潛淪于幽壑神陟輪飄而不改身酸歷世之殃豈不曉王子之喪目斯中報也阿蘭從惱于無想嬰佩永感于始終終為翁翅之累狸飛況受困而難計斯後報也故聖人降臨必有所由非務不預青白明矣玄鑒三世斯衰之流深計來實壞形之累趣使引入百練之室自如來逝後阿育登位綱維閻浮光被流沿無形

神寺八萬四千羅漢御世沉濟億數國主師宗玄化滂沛萬民仰戴而不已神祇欽賴而愈深肰王子法益術殖洪業生在王宮容貌殊特凌渡受對扉知緣起會秦尚書令輔國將軍宗正卿領城門校尉（秦云姚其隐病使殺臣經重權背高之）使者司隸校尉姚旻者南安郡人也觀姚韶之欣兄字景猷文為儒表則烈勲千千載武為邀輝則欣肰而獨標亢香通寔則辯軌而驍遠執素縱情則翱翔而無倫總也純懿範也雖模赫逕翰于舉才振脉感斯民鋒肰愍永感之巨枚備悲實之不滔歎縱光脉之遺迹聖玄宗于末俗故請天竺沙門曇摩難提出斯緣本秦建初六年歲在辛卯于安定城二月十八日出至二十五日乃訖梵本三百四十三首盧傳為漢文一萬八百八十言今譯胥肯情義宜難或雜文而飾義或正滯而旁通或取解于誦人或事略而曲備冀將來之學士令監罪福之不朽故有毫釐潤色者盡銘之于萌兆故叙之焉

汪蓉舒曰龍驤建業特號相投識也終以殞命五將山兒兵數百迫刺沃中吸弟血出石餘受對朗然可為駭震徒安定五千戶于長安仍還安定此序亦稱歲在辛卯于安定城嘗猶隱俟時道士参赤章故事此乃期預禳耳孰知佛僅能順天耶

緣生論序

闕名

原是一心積為三界癡流漫遠苦樹嶔高欲討其際難測其本理極
寔相之門詮窮假名之域五因七果十有二分緣生之法摠備乎此
凡則迷而起妄聖則悟以通真下似兒浮上如象度大哉妙覺淵乎
洞盡十地興雙林偶暢開城共稻芊咸敷至若此經獨芭彼倒彼所
未說此乃具演攀緣為首對治為求總則一十一門別則有二十開
其旨微而密其詞約而隱經之綱目湃在茲焉并有聖道攢楞迎附（蒼舒曰坍者）
此經旨作論顯發其論也適取三乘之意不執一部之詮先立溫章

（菩法大小學及辯……）
後與論釋偈有三十故亦名三十論也大業二業十月南賢豆國名
天竺若三藏法師達摩笈多興故翻經師彥琮在東都上林園依林
邑所獲賢豆梵本譯為隋言三年九月其功乃竟經二卷論一卷三
藏師究論開明義解泥密琮法師博通經論兼善梵文共對梵本更
相扣擊一言靡遺三復愈審辭順簡質竟存允正比之昔人是無左
失真明法燈之絳智藏頓窮淺際常益世間云爾

汪蒼舒曰凡浮喻八乘不及其珠也象度喻大乘及寶乾也

金剛般若經注序

唐 褚亮

若夫大琨內形役智從物情回習改性與慮遷然則達觀窮覽妙宗
先覺照慧炬以出重昏拔愛河而升彼岸與夫輪轉萬劫盖染六塵
派道以徇無涯略駁而趨捷徑豈同日而言也顏川更初孩早弘篤
信以為般若所明歸於正道顯大乘之名相標不住之宗極出乎心
慮之表絕於言象之外是以結髮受持多歷年所雖妙音演說成誦
不虧而靈源邈湛或有未悟嗟迷方之弗遠睠途而太息屬有慧
淨法師博通奧義辯同炙輠理究連環聽生入室研幾伏膺善誘暴

此聲額仍求註述法師懸鏡忘疲銜鐔自渺上憑神應之道傍盡心
术之用數暢微言宣揚至理曩日舊疑渙焉冰釋今茲妙義朗若霞
開為像法之梁棟變群生之耳目詞鋒秀上映驚岳而相高言泉激
壯赴龍宮而競遠且夫釋教西興道源東注世闕賢智髓粟優洽精
誠審旨罕見其人今則沙門重闡籍甚當世想此玄宗鬱為稱首歲
嘗閒茂始創懷袖月躔仲呂爰茲絕筆猶彼仰軒盖成陰扣鍾隨
其小大鳴鋸發其光彩一時學侶專門受業同涉波瀾遞相傳授方
且頓蔑琳遠俯視安生獨步高衢對揚正法豈惟真本望懸金而不
刊指南所寄藏群玉而無朽豈不盛哉豈不盛哉

汪苍舒曰金剛喻其堅也般若梵言此為至性言性入物能壞一
切獨性不壞也

葉蔚縱曰金剛降伏四魔固當賞其權烈更生仍是冲妙中邊滑
三十六致鉛弄門欹弄何須閉目不窺

十地經論序

崔光

十地經者蓋是神覺之玄苑靈慧之妙宅億善之基輿萬度之□□理道群藏之秘義冠眾典之奧積漸心行窮忍學之源崇廣位德□□道慧之府所以學集孳慮朗成圓種飾首金赫為雷威其為教也粵精遠究淨照之宗聯治瑩練盡性靈之妙目寂揚歆旭圓林輟晖雖復聖訓充感金言濟世而淵猷冲曠莫不經擬于其中矣至于光宣真軌融暢玄門始自信仁終泯空寂因果既周化業弥顯嘿耀大方影焕八極豈直日月麗天润燭千象溟壑帶地泥納百川而已哉

既理富瀛岳局言靡測郁朗洪旨是係淵儒北天竺大士婆藪槃豆魏云天親挺高悟于像運拔英規于季俗故能躡馬鳴繼迹龍樹每恨此經文約而義豐言近而旨遠乃起殷遐慨邈爾悠想慕釋家之餘範追剛藏之遺軌誠深歲于五百慶非六天人梵希遵正像差迴而妙契環中神協扉外通法寶玄莫愧往列遂乃准傍大宗爰製茲論發趣精微根田審哲旨與音殊宣譯俟賢固以冀篤中興時憑聖代大魏皇帝雋神天凝玄情漠遠摛潤風于宇縣之外敷道化以千載之下每以佛經為遊心之場澤以為栖照之囿搜隱訪缺務令□照揚有教必申無籍不備以永平元年歲次玄枵四月上日命三藏

法師北天竺菩提留支魏云道希中天竺勒那摩提魏云寶意及傳譯沙門北天竺伏陀扇多幷義學緇儒一十餘人在太極紫庭譯出斯論十有餘卷所二三藏並以遇俗之量高步道門群籍淵部罔不研攬善會地情妙盡論旨皆手執梵文口自敷唱片辭隻說辯詣櫰遺于時皇上親紆玄藻飛翰輪首臣僚僧徒毗贊下風四年首夏翻譯周訖洋洋之盛寔浮其門義富趣玄執云窺測測旒妙說更興于像世矣親玄旨再光于季運忝廁未邈敢竊祇記耳

汪蒼舒曰總無儒人傳習之者則意法辭如與異域人談文安得不佳

辯惑論序

釋玄光

夫大千遐邈萬化無際塵遊夢境染惑枝華緣想增霜異織紛明政由淳風消薄使衆覺紛乾矣若矯詐棋茶必行五逆感强過當必施六極虫氣霜消致忠非一念秉吳遷水仙之尼爾夷戴兕奔之名閱藪留種民之機漢葉感思子之歎忠賢撫歎民治凌歇攪擾沙事察類其罪消派末學莫知宗本世教說辭詭設三寶老兕民等詠嗟孟路皆是炎山之毀壇河維之渣穆淪濟險難余甚悼焉聊抢往迹庶鏡未然照迷童于五鄉顯妙趣于塵外休風冥被彼我情洞豈是言跂所能據焉

汪蒼舒曰好奇家動抄難字古體夫難字古體徒浮詰崛耳遇解人未有不嗤其膚者不易字而能新此最上等余傳採外教正以其與我道中老生襲句聊為文字說法耳

葉蔚綋曰玄理被以華辭亦以引鈍根者之于歆懌也朕藂毗相迎何殊金粉此騁筆特物放如天池生水墨雜卉覺方幅外別有無數岩壑瀠廻非沈青門輩能識

修行地不淨觀經序

釋慧觀

夫禪典之妙，蓋是三乘之所遊，及達悟感者，託幽途以啟真城，漸三業之固宅，厲六度以滋神，散結賊於曠野，研四變以遊心，攝三慧為炬明，浪中源以珠分，金剛戟以練魔，思慧相和，以測真如，是智依定，則癡妄虧而實落，定由智，則七淵湛然而清，清融九服，則玄庭有階，階級相乘，則鑪治成妙，義之本，本之有方，尋根傳訓，則冥一俱當，雖利鈍有殊，濟苦一量，若契會同趣，則聖性同照，聖性同照，則累患永逸，故知禪智為出世之妙術，實際之義標也。夫禪智之為道，言約理

倫，究析中道，對治萬法，善惡相乘，迭轉執止，互有廢興，館閫匠微畧位其宗，以揆大方，異世同文，上聖為慈悲之主，留法藏於千載，示三乘之軌轍，知會通之至，階次塵蜂於叢棘，曲成眾蠢之靈，蟠密典相傳，以至今，接有緣以八背，未始失其會，隨機猶掌握，所謂潛智常寂，而不失照，雖萬機斯化，一用，故能窮諸法實擬想玄飛，遊志妙極，研神光於無間者哉。禪典要密，宜對之有宗，若漏失根源，則枝尋不全，群盲失旨，則上慢幽昏，可以俱乎？若能審其本根，冥訓道成，寔觀會古，則萬境磔明，沖途散崩而融體，宣艮於無形，然後知凡聖異流，心行與滄然，乘本尋條之士，名以外降，小異俱會，其宗遙迷，元見隔變

其淳，塗界遐長，夜永與理隔，不亦哀哉。羅摩羅從天竺來，以是法柔傳與婆羅婆陀羅與佛陀斯那，佛陀斯那慈此遊冊，無真習可師，故傳於此法，本流至東州，亦欲使了其真偽，塗無亂轍，成無虛構，必加學孟斯經，所云開四色為分界，一色無量緣，宗歸部津，則蔑趣果然，其猶朝陽暉首，萬類影從，師子震吼，則眾獸狀焉，聚三論寶，諸難慷然，覽斯法界，廓清虛津，入有不感，處無不沉，自非道超群方，智鑒玄中，孰能立無言之辯於靈治之淵，寄言述於七覺之林，可謂無名以所名，而物無不名，無形於所形，而物無不形，無事於所事，而物無不事者哉。

汪蒼舒曰：造語生創，如碍舌際，習之讀之，乃理宜然，予于此畧無作複語，諄諄語人，此中實佳耳。

葉蒯緱曰：道猷習頓悟之義，宋明大集義僧，競辨互起，猷乘机挫銳，往必摧鋒，稚稱克明，師匠慧觀，精避現身說法，而微唊舌于未知名之友，猶莊周述惠施耳，不然，可擲於昆也。

諸經要集序

唐玄惲

原夫法身一相體仰異容正教無偏說聽殊旨故師有等雨之說弟子有異聞之說良以隨機授興遂器淺深至如十三分教之大綱八萬法門之廣派龍宮西域未盡經林之知象駕東馳豈窮手葉之誨是以不遊大海未覩沃日之奇不仰太山詎觀千霄之狀浮驪龍之珍乃驗魚目之非寶聽黃鐘之節方知擊缶之為細故知釋典幽宗聖凡所尚寔人天之秘寶越儒墨之希敎威震大千光超巨億蓋罩沙界功道塵劫弘濟之術其大矣哉但時緣未會感通有殊暨衆林變移宵夢啟徵創開白馬之基漸被赤烏之歲聖迹遐感年逾六百道俗參差等同一子既正像侵移沿流末代凡情闇短器識昏迷日有澆漓教沉道喪所以叢章訛替教迹淪濟文句浩汗卒難尋覽故于顯慶年中讀一切經隨情逐要人堪行者善惡業報條出一千述篇三十勒成兩帙冀道俗依行傳燈有據敬尋釋典深奧非淺識而所知出俗幽微豈滯愚而能辯良由海大冊輕山高塵眇操刀易割製錦難成不揆庸識妄決秘典輙樹題目更增媿悉矣

汪蒼舒曰通篇竝精剴令人 之集也

四分比丘戒本序

懷素

夫戒者迺是定慧之宏基聖賢之妙趾窮八正之道盡七覺之源然既樹五制之良規傳須獲寔揚六和之清訓覺者知往窮尋源行總有四本據有四難須同會其文則有異致使弘揚失於宗敘修奉乘於行儀鄰鹿野之微言紊龍城之要旨故今詳撿徙本參驗戒心依於正文錄之如左無使順甚聚之妙道成寔相之嘉謀作六趣之舟航為三乘之軌躅者也

業蔚誕曰鍾會釋四本論雅步洽旨猶在衬祧久聞以戒為宗披枝見葉矣

汪蒼舒曰懷素以草書傳或疑是狂僧乃序戒本如此醉後繩床龍蛇走壁綠天庵裏殆所謂寄其寄者耶

舍利弗阿毗曇論序

道標

阿毗曇秦言無比法出自八音亞聖所述作之體簡成命曲備重澂
曠濟神要莫比真祇垣之微風反衆流之宏趣然物決關昧競執異
津或有我有法或無我有法聆忤淳風虧滕聖道有舍利弗玄哲高
（音○許○昌○普○戴○蒲○勇○四○高○）
悟神貫點從德倫在面智參照乘其人以為是非之越大猷將隱既
曰像法任之益滯是以敦于佛前所聞經法親承即集先巡提防遮
抑邪流肋宣法化故其為經也先立章以崇本演廣演以明義明義
之體四焉問分也非問分也攝相應分也序分也問分者寄言扣擊

明夫應會非問分者假韻默通唯宣法相攝相應分者總括自他釋
非相無序分者遠述因緣以彰性空性空彰則反迷至矣非相無則
相與用矣法相宣則邪觀息矣應會明則極無遺矣四體圓足二諦
義備故稱無比法也此經于先出阿毘曇雖文言融通而旨格異制
制載自空以明宗極故能取貴于當時而垂軌于千載明典振于遠
維四衆率爾同仰是使狗有者祛妄見之惑向化者起即隆之動逆
迫焉故宜宗之遺緒也蓋〻焉故歸輪之所契也此明標明義代重
液西吟純教弥于閻風玄門扇于東嶺惟秦天王冲資叡聖要恨標
于既往實相結于皇極王德應符闡揚三寶闡茲典誥夢想思覽雖

曰悠邈感之愈勤會天竺沙門曇摩崛多曇摩耶舍等義學來遊秦
王既契宿心相與辯明經理起清言于名教之域散衆微于自無之
境超〻然誠韻外之致愔〻然覆美俗之實于是詔令傳譯然承華
天哲道嗣聖明玄味遠流妙度淵極特體明旨遂讚其事經師本雖
闇誦誠宜謹備以秦弘始九年命書梵文至十年尋應令出但以經
趣微遠非從關言所契苟彼此不相領悟直委之譯人者恐津梁之
要未盡于善停至十六年經師漸閑秦語令自宣譯皇儲親管理味
言意兼了復所向盡然後筆受即復內還上討其煩重領其指歸故
令文之者修飾義之者緝潤并校至十七年訖若乃文外之功勝契

之妙誠非所階未之能詳並求之衆經考之諸論新異之美自宣之
于文唯法任之實如有表裏然原其大體有無兼用微文淵富義旨
顯灼斯誠有部之永途大衆之靡趣先達之所宗後進之可仰標以
近質綜不及遠情未能已猥參斯典希感之誠脫復微序庶望賢哲
以恕其鄙

王鑿舒曰凡此淡秀丗賢俗豔巳如無鹽塗胭脂嫫毋簪花髻雖
好愈醜矣

地藏十論經序

釋玄則

昔者旭照高山天宮街一乘之駕流暉泉阻鹿苑轉四諦之輪雖復發軫發途而塗無亂轍一雲普洽而卉木各茂自鶴林變色慧日寢光違學雷謝以息有眞人長往而寂滅且前賢述聖雖令各群淡進孤陋更與覩承况乎正法既往久當象未定慧與福德異時醇化與澆風殊運然則一乘三乘之駕安可以同其轍我若識時來在數藥性易違然後可以清沉痼之宿疾體權實之同歸矣十論經者則此土末法之教也何以明之佛以末法惡時去聖逶遠敗根比之壞器

空見借喩生盲沉醉五欲類石田之不苗放肆十惡似臭身之垢穢故此經能濯臭身開盲目陶壞器沃石田是以菩薩示身聞之形象王敬出家之服以此幢相化彼無慚顯二事之護持成三乘之道果故經曰爲令此土三寶衆性威德熾盛久住世故又曰懽滅一切諸衆生類猶如金剛堅固煩惱然則三寶久住顯教傳于末法金剛煩惱驗障異乎一乘尋舊經之來年代蓋久但譯第適用傳人失記翻譯之主既往來茲之曰罕聞同我者失覩于眞彩異我者[illegible]味謬以千里能勿悲乎大極曜大天或蔽虧于薄霧至言範物時淪滯于邪辨鍮石一違有死生之巨痛纖毫錯學有昇墜之異塗非可

易乎屬有三藏玄奘法師者始則學𥿻東嚮末乃訪道西域輕一生之性命涉數萬之艱難累能竭溟渤以索亡珠蹈龍宮而窮秘藏吞法流于智海瓶寫無遺受道氣于檀林香風更馥至于因明三量蘊論八音莫不究立破之源窮字轉之本如來所說菩薩所傳已來未來一朝備集昉以薄業不偶眞應幸逢聖制孔子未兆淺賢傳燈于既夕遂使定死餘命冀反魂于法藥昏野迷方期還轅于覺道于是染翰操紙杜絕外廛務詳至教釋彼紛執譯恪法主重啟梵文粵以永徽二年歲次辛亥九月乙未盡其年十二月甲寅翻譯始畢凡八成十卷以令所翻比諸舊本舊本已有令更詳明舊本所無斯文具

載于是覆座抗談者響法雷而吐辯靜慮通微者鏡玄波而照心頂火累腹之徒戢螢暉于慧日喜足讓懷之侶騰高節于清風矣前佛既往後佛未興庶此教長懸永濟來者弘道之士如何勿思

汪蒼舒曰文味芬溢未嘗不四六而舌無停響韓抒閒作

中論序

隋慧影

夫萬化非無宗而宗之者無相虛宗非無契而契之者無心故至人以無心之妙慧而契彼無相之虛宗內外並冥緣智俱寂豈容名數於其間哉但以悕玄之質趣必有由非名無以領數非數無以擬宗故遂設名而名之立數而辯之然則名數之生生於累者可以造極而非其極苟曰非極復何常之有耶是故如來始逸真覺應物接麁啟之以有淺為大乘乃說空法化邊當時所悟不二流至末葉像教之中人根膚淺道識不明遂廢魚守筌存指忘月觀空教便謂罪福俱泯聞說相則謂之為真是使有無交興生滅迭爭斷常諸邊紛然競起時有大士厥號龍樹愛託海宮遠無生忍意在傍宗載隆遺教故作論以折中其立意也則無言不窮無法不盡然統其要歸則會通二諦以真諦故無有俗諦故無無真故無有則雖無而有俗故無無則雖有而無雖有而無則不累於有雖無而有則不滯于無不滯於無則斷滅見息不存於有則常等氷消寂此諸邊故名曰中問荅析微所以為論是作者之大意也云云中觀直以觀辯於心論宣於口耳

張汝韶曰王何貴無昔人謂其罪深於桀紂衆逸民出崇有論救之未免偏尚如此跡解議者可與聚訟之煩

然前絶曰南郭齊物改猶申子月上施之名實開發尺許謂了不異人意是也披此如稽會對二陸王手啟語謝公雖非三語數淡來若居上

禪經序

僧叡

夫馳心縱想則情愈滯而惑愈深。繫意念明則澄鑒朗照而造極彌密。心如水火擁之聚之則其用彌全決之散之則其勢彌薄故論云質微則勢重質重則勢微如此質重故勢不如水水性重故力不如火火不如風風不如心心無形故力無上神通變化入不思議心之力也心力既全乃能轉昏入明明雖愈于不明而明未全也明全在于忘照照忘非明非無明非明無明乃爾幾乎息矣幾乎息矣慧之功也故經云無禪不智無智不禪然則禪非智不照照非禪不成大哉禪智之業可不務乎。

汪耆舒曰心些意蘂香華三者在千載上乃似今而始出

奘上重請御題序啓

沙門玄奘

伏奉墨勑猥垂獎喻祗承綸言精守震越玄奘業行空疎謬參緇[illegible]辛屬九流有截四海無虞遇聖靈以遠征恃國威而訪道[illegible]雖獨悲誠慕異懷業定賓朝化所獲經論奉敕翻譯見成卷軸未有詮序伏惟陛下睿思雲敷天華景爛理包繁象調逸咸英跨千古以飛[illegible]掩百王而騰實竊以神力無方非神思不足詮其理聖教玄遠非聖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嚴敢希題目宸睠沖邈不垂矜許撫躬累息相顧失圖玄奘聞日月麗天既分暉於戶牖江河紀地亦流潤於巖崖雲和廣樂不秘響於聾昧金璧奇珍豈韜彩於愚瞽敢緣斯理重以千祈伏乞雷雨曲垂天文俯照配兩儀而同久與二曜而俱懸然則鷲嶺微言假神筆而弘遠雞園奧義託英詞而宣暢豈止區區梵衆獨荷恩榮亦使蠢蠢迷生方超塵累而已謹奉表奏以聞謹言

張汝蔚曰含毫挫藻光氣奕奕

葉蕑從曰以唐文皇之神武三十餘年文體猶襲則此偈演梵欵碑序等製出自宸翰有以永之啓道諭遍拘狀定起衰八代大淨手處歐陽公不滿于唐豈蘇軾所曉

諸子褒異集目記

海寧汪定國簽舒氏評　秀水江嘉梅晚柯氏參

第十三卷

呈混肰子共二十五篇
缺去十二二十四十九等篇
共三篇計三頁
呈……空白三頁

邵子内篇

邵康節撰　汪之國纂

皇極經世書

天生于動者也。地生于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極則剛生焉。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動之大者謂之太陽。動之小者謂之少陽。靜之大者謂之太陰。靜之小者謂之少陰。

太陽為日。太陰為月。少陽為星。少陰為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體盡之矣。

太柔為水。太剛為火。少柔為土。少剛為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之矣。

日為暑。月為寒。星為晝。辰為夜。暑寒晝夜交而天之變盡之矣。

水為雨。火為風。土為露。石為雷。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

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性情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之矣。

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艸。雷化物之木。走飛艸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矣。

走感暑而變者性之走也感寒而變者情之走也感晝而變者形之
走也感夜而變者體之走也
飛感暑而變者性之飛也感寒而變者情之飛也感晝而變者形之
飛也感夜而變者體之飛也
艸感暑而變者性之艸也感寒而變者情之艸也感晝而變者形之
艸也感夜而變者體之艸也
木感暑而變者性之木也感寒而變者情之木也感晝而變者形之
木也感夜而變者體之木也
性應雨而化者走之性也應風而化者飛之性也應露而化者艸之

性也應雷而化者木之性也
情應雨而化者走之情也應風而化者風之情也應露而化者艸之
情也應雷而化者木之情也
形應雨而化者走之形也應風而化者飛之形也應露而化者艸之
形也應雷而化者木之形也
體應雨而化者走之體也應風而化者飛之体也應露而化者艸之
体也應雷而化者木之体也
性之走善色情之走善聲形之走善氣體之走善味
性之飛善色情之飛善聲形之飛善氣体之飛善味

性之艸善色情之艸善聲形之艸善氣体之艸善味
性之木善色情之木善聲形之木善氣體之木善味
走之性善耳飛之性善目艸之性善口木之性善鼻
走之情善耳飛之情善目艸之情善口木之情善鼻
走之形善耳飛之形善目草之形善口木之形善鼻
走之体善耳飛之體善目艸之體善口木之體善鼻
汪蒼舒曰目能收色耳能收聲鼻能收氣口能收味艸木之善口
善鼻者以其能收氣收味也若隸與阿魏之收謝與甘艸之能
和諸藥味是也

日月星辰者變乎寒暑晝夜者也水火土石者化乎雨風露雷者也
暑寒晝夜者化乎性情形體者也雨風露雷者化乎走飛艸木者也
暑變飛走木草之性寒變飛走木草之情晝變飛走木艸之形夜變
飛走木艸之體雨化性情形体之走風化性情形體之飛露化性情
形體之艸雷化性情形體之木
有日日之物者也有日月之物者也有日星之物者也有日辰之物
者也有月日之物者也有月月之物者也有月星之物者也有月辰
之物者也有星日之物者也有星月之物者也有星星之物者也有
星辰之物者也有辰日之物者也有辰月之物者也有辰星之物者

也。不辰辰之物者也。
日日物者飛飛也。日月物者飛走也。日星物者飛木也。日辰物者飛
艸也。
注蒼舒曰孔雀鵞翁花所謂飛木也黃鸝燕鳥蚊蚋螢蝶俱毋歲
一生一死是為飛艸
月日物者走飛也。月月物者走走也。月星物者走木也。月辰物者走
艸也。
注蒼舒曰走木若麋鹿之有角者是也走艸蠕動之虫萌質者是
也

星日物者木飛也。星月物者木走也。星星物者木木也。星辰物者木
艸也。
注蒼舒曰木飛若鄒梲之屬枝條扶蕭也木走若椽樹之屬枝幹
蔓衍也
辰日物者艸飛也。辰月物者草走也。辰星物者艸木也。辰辰物者艸
艸也。
有皇皇之民者也。有皇帝之民者也。有皇王之民者也。有皇伯之民
者也。有帝皇之民者也。有帝帝之民者也。有帝王之民者也。有帝伯
之民者也。有王皇之民者也。有王帝之民者也。有王王之民者也。有
王伯之民者也。有霸皇之民者也。有霸帝之民者也。有霸王之民者
也。有霸霸之民者也。
皇皇民者士士也。皇帝民者士農也。皇王民者士工也。皇霸民者士
商也。帝皇民者農士也。帝帝民者農農也。帝王民者農工也。帝霸民
者農商也。王皇民者工士也。王帝民者工農也。王王民者工工也。王
霸民者工商也。霸皇民者商士也。霸帝民者商農也。霸王民者商工
也。霸霸民者商商也。
原注曰明道之謂士務本之謂農興作之謂工趋作之謂商
飛飛物者性性也。飛走物者性情也。飛木物者性形也。飛艸物者性

体也。
走飛物者情性也。走走物者情情也。走木物者情形也。走艸物者情
體也。
木飛物者形性也。木走物者形情也。木木物者形形也。木艸物者形
体也。
艸飛物者體性也。艸走物者体情也。艸木物者體形也。艸艸物者体
體也。
士士民者仁仁也。士農民者仁禮也。士工民者仁義也。士商民者仁
智也。

農士民者禮仁也農々民者禮々也農工民者禮義也農商民者禮智也工士民者義仁也工農民者義禮也工々民者義々也工商民者義智也商士民者智仁也商農民者智禮也商工民者智義也商々民者智智也

飛々之物一之一飛走之物一之十飛木之物一之百飛艸之物一之千走飛之物十之一走々之物十之十走木之物十之百走艸之物十之千木飛之物百之一木走之物百之十木々之物百之百木艸之物百之千艸飛之物千之一艸走之物千之十艸木之物千之百艸々之物千之千

士々之民一之一士農之民一之十士工之民一之百士商之民一之千農士之民十之一農々之民十之十農工之民十之百農商之民十之千工士之民百之一工農之民百之十工々之民百之百工商之民百之千商士之民千之一商農之民千之十商工之民千之百商々之民千之千

一々之飛當兆物一十之飛當億物一百之飛當萬物一千之飛當千物十一之走當億物十々之走當萬物十百之走當千物十千之走當百物百一之木當萬物百千之木當千物百々之木當百物百千之木當千物千一之艸當千物千十之艸當百物千百之艸當十物千々之艸當一物

一々之士當兆民一十之士當億民一百之士當萬民一千之士當千民一十之農當億民十々之農當萬民十百之農當千民十千之農當百民百一之工當萬民百十之工當千民百々之工當百民百千之工當十民千一之商當千民千十之商當百民千百之商當十民千々之商當十民

汪資舒曰極奇極玄之書仰觀俯察心目極廣大心思極精微

張汝貂曰析纖剖隱鬼不能遁神不得藏

程子威曰性理一書世士久束高閣是編縱陳異氏之文而歸之宋儒諸子所以闢夫人之邪也

邵子外篇

皇極經世書

邵康節撰　汪史國纂

天行不息未嘗有晝夜人居地上以為晝夜

八卦用六爻乾坤主之也六爻用四位離坎主之也天之昏曉不生物而日中生物地之南北不生物而中央生物也

陽主贏故乾全見也陰主虛故坤全不見也陽侵陰陰侵陽故離坎用半也是以天之南全見而北全不見東西各半見也

陽生于下而陰生于上是以萬物皆反生

蒼舒曰艸才先生根而後有幹有枝人與鳥獸亦皆有首而後有四肢故曰反生也

語其體則天分而為地地分而為萬物而道不可分也其終則萬物歸地地歸天天歸道是以君子貴道也

陽交于陰而生蹄角之類也剛交于柔而生根荄之類也陰交于陰而生羽翼之類也柔交于剛而生枝幹之類也

陸中之物水中必具者猶影象也陸多走水多飛者交也是故巨于陸者必細于水巨于水者必細于陸也

虎豹之毛猶艸也鷹鸇之羽猶木也

木者星之子是以果實象之

人之骨巨而體繁木之幹巨而葉繁

天行所以為晝夜日行所以為寒暑夏淺冬深天地之交也左旋右行天日之交也

日朝在東夕在西隨天之行也夏在北冬在南隨天之交也天一周而超一星應日之行也春酉正夏午正秋卯正冬子正應日之交也

日行陽度則贏行陰度則縮賓主之道也月去日則明生而遲近日則魄生而疾君臣之義也

月晝可見也故為陽中之陰星夜可見也故為陰中之陽

陰伏陽而形質生陽伏陰而性情生

天之神棲乎日人之神發乎目人之神寤則棲心寐則棲腎所以象天也晝夜之道也

氣則養性性則乘氣故氣存則性存性動則氣動也

生者性天也成者形地也

日入地中溝精之象也

魚者水之族也蟲者風之族也

艸伏之獸毛如艸之莖林棲之鳥羽如林之葉類使之然也

石之花鹽消之類是也水之木珊瑚之類是也

日月星辰共為天水火土石共為地耳目口鼻共為首髓血骨肉共為身此乃五之數

易有三百八十四爻真天文也

禽虫之卵果穀之類也穀之類多子虫之類亦然

虫之類今歲蛾而子來歲則子而蠶蕪菁之類今歲根而苗來歲則苗而子

在水者不暝在風者暝走之類上睫接下飛之類下睫接上類使之然也

在水而鱗鬣飛之類也龜獺之類走之類也

飛之走雞鳧之類是也走之飛龍馬之屬是也

神者人之王將寐在脾熟寐在腎將寤在肝正寤在心

魚在于水則生離則死交與不交之謂也

天地之大寤在夏

星為日之餘辰為月之餘

鼻之氣目見之口之言耳聞之以類應也

有温泉而無寒火陰能從陽而陽不能從也

汪蒼舒曰邵子以四起數逐次推去先儒謂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齊整包括揔龜山嘆曰皇極之書皆孔子所未嘗言者真至奇之文至妙之理余少甚耽此又嘗于某處見經世紀年甚佳亦有書惜世無刊本流行耳

程子風曰古心觀道道亦以玄應之如皇極經世書豈世書本之所有

張汝韶曰宋人謂堯夫止數學細看理亦何嘗不至

張子

張橫渠撰

散殊而可象者為氣清通而不可象者為神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

太虛為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為濁濁則礙礙則形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至而至通之極與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為春萬物糅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為之食矣

朱子曰日所以食於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食望時月食謂之闇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闇望時月與日正對為闇虛所射故食

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

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

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朱子曰神是急的底物事緩辭如故形容之化是漸漸而化

辭以形容之則不可

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為深化行則顯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于耳目夢所以緣舊于習心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言明

天能為性人謀為能

天所性者通極于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于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

利者為神滯者為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于心心禦見聞不弘于性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一物之中爾

吾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

以知人為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為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未厭之君[illegible][illegible]三苗是也

以杞也衣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與

民為小石堅難入也為徑路通敵實也
甘棠初係使民不忍去中係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知心敬而不瀆
之以拜非善欲從明能取是于民哉
鄂不韡〻兄弟之見不致文于初本諸誠也
江蒼舒曰橫渠正蒙關中門人珍之與論語等今所抄數條誠有
佳處

蔡子

汪定國纂

洪範皇極

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室
變通之妙
陽薄陰則統而為風陰因陽則畜而為雷陽和陰則為雨而為露陰和
陽則為霜為雪
化生者塞化醇者積塵土之凝積水之滓艸木魚虫執形執色
有理斯有氣〻著而理隱有氣斯有形〻著而氣隱
物窒而理虛晦窒而明虛萬物生于虛明而死于晦窒也萬事善于
虛明而惡于晦窒也
東北萬物之所出也出則有神西南萬物之所入也入則復命
人心之妙萬物之竅動靜之徵
對待者不能孤迭運者不能窮
象以偶為用者也有應則吉數以奇為用者也有對則凶上下相應
之位也陰陽相求之理也中正特立而當時者獨斷也是故天地定
位山澤通氣木獻而金衰水寒而火因理有相須而物不兩大也
陽者數之生也陰者象之成也陽以三生陰以偕乘

數者所以順性命之理也一為水而腎其德智也二為火而心其德禮也三為木而肝其德仁也四為金而肺其德義也五為土而脾其德信也

堯舜父子之哀也湯武君臣之缺也

天交于地而爲陽爲質地交于天而水火為氣

理舒于氣氣措于形

一氣既伸百有著形

君子樂道小人樂生

百體以舒惟仁之聽

上下相親左右承隣龍見氣升

赫赫大明耀彼四隣君子持盈小人缺成

君子心過小人身過

芭桑之繫國可保也淵水之臨生僅全也福有夜柳終日戒也

虎尾不咥和而嚌也

君子之過日以削小人之性日以斷

梯稗既出嘉穀斯登

君子畏命小人畏令

爲走兔遲麥生茸茸老夫半容

長短均平潮耿月盈

一氣首舉百物斂收君子反心放心是求

碩果于業仁渡于宮應感不窮

汪蒼舒曰洪範皇極推衍數物其說未敢以爲然然潛虛元包猶之耳已摘之亦可讀也

序

契嵩藤州鐔津人屯田員外郎陳舜俞撰行業記曰禪師字仲靈俗姓李氏七歲出家既受具經傳雜書靡不博記得法于洞山聰公慶曆中至錢塘湖山之勝遂税駕自號潛子翛然一室閉户著書作輔教論十餘萬言明儒釋一貫之理又著定祖圖正宗記抱其書入京師因王仲儀獻于朝仁宗嘉歎詔付法院編次入藏歐陽文忠公稱之東還居蔡襄爲守延致佛日山退老于靈隱永安精舍汪定國撰

廣原教一

鐔津契嵩撰

惟心之謂道闡道之謂教ゝ也者聖人之垂迹也道也者衆生之大本也甚乎羣生之繆其本也久矣聖人不作而萬物終昧聖人所以與萬物大明也心無有外道無不中故物無不預道聖人不私道不棄物道之所存聖人皆與是故其爲教也通幽通明入世出世無不通也通者統也統以正之欲其必與聖人同德廣大靈明莫至乎道神德妙用莫至乎心循妄縛業莫甚乎迷本流蕩諸趣莫甚乎忘返

知衆生之過患莫善乎聖人與萬物正本莫善乎設教正因明ゝ因妙ゝ因其道數焉是故教也者聖人明道救世之大端也夫教也者聖人乘時應機不思議之大用也是故其機大者頓之其機小者漸之漸也者言乎權也頓也者言乎實也實者謂之大乘權者謂之小乘聖人以大小詳攬乎羣機而幽明盡矣預頓而開漸預漸而開頓是又聖人之妙乎天人而天人不測也聖人示權所以起實也聖人顯實所以籍權也故權實偏圓而未始不相顧權也者有顯權有實權聖人顯權之則爲淺教爲小道與夫信者爲其小息之所也聖人實權之則爲異道爲他教爲與善惡同其事與夫不信者預爲其淂

道之逵緣也顯權可見而實權不測也實也者至實也至實則物我一也物我一故聖人以群生而成之也語夫聖人之權也則周天下之善備百家之道其救世濟物之大權乎語夫聖人之實也則旁礡法界與萬物皆極其天下窮理盡性之大道乎聖人者聖人之聖者也以非死生而示死示生與人同然而異嘗其所以然豈古神靈獻哲懷大盛備之聖人乎故其為教有神道也有人道也有常德也有奇德也人可以一槩求不以世道擬議得在于心通失在于迹較

評者節曰頓漸權實四言立教者苦心大用盡此矣釋迦何必究稱于先師也

廣原教二

治人治天莫善乎五戒十善修夫小小聖小聖莫盛乎四諦十二緣修夫大聖以趨乎大大聖莫盛乎六度萬行夫五戒十善者離之所以致天合之所以資人語其成功則有勝有劣論其所以然則大人之道一也夫四諦十二緣者離之則在乎小聖合之則在乎小小聖語其成功則有降殺語其乘之則小聖小小聖同道也夫六度也者首萬行廣萬行者也大聖與乎大大聖其所乘雖稍分之極其以萬行趨極則與夫大大之聖人一也萬行也者萬善之謂也聖人之善蓋神而為之遂至乘化無所而不在也是故聖人預天人之事而天人不測夫神也者妙也事也者麤也麤者唯人知之妙者唯聖人知之天下以彼我競以儒佛之事相是非而天下之知者儒佛之事豈知其趣植乎佛儒者耶夫含靈者溥天溥地徧幽徧明徧乎夷狄禽獸非以神道彌綸而古今殆有棄物聖人重同靈惧遺物也是故聖人以神道作

徐有蒐田說盡三藏其與了了

廣原教三

心必至ゝ必變ゝ者識也至者如也如者妙萬物者也識者紛萬物異萬物者也變也者動之机也至也者妙之本也天下無不本天下無不動故萬物出乎變入乎變萬物起乎至復乎至萬物之變見乎情天下之至存乎性以情可以辨萬物之變化以性可以觀天下之大妙善夫情性可以語聖人之教道也萬物同靈之謂心聖人所履之謂道ゝ有大者爲有小者爲心有善者爲有惡者爲善惡有厚薄大小有漸與故有大聖有次聖有小聖有天有人有須倫有鬼神有介羽之屬有地道羣生者一心之所出也聖人者一道之所離也聖人之大小之端不可不審也羣生之善惡之故不可不慎也夫心與道豈異乎哉以聖人羣生姑區以別之曰道曰心也心乎大哉至也矣幽過乎鬼神明過乎日月博大包乎天地精微貫乎鄰虛幽而不幽故至幽明而不明故至明大而不大故絶大微而不微故至微精日精月靈鬼靈神而妙乎天地三才若有乎若無乎若不有不無若不ゝ有若不[illegible]無是可以言語狀及乎不可以絶待玄解諭得之在乎瞬息差之在乎毫釐者是可以與至者知不可與學者語聖人以此難明難至也乃爲諸教言之義之諭之正之雜數肰多端是皆欲人之不繆也而學者猶昧今夫天下混謂乎心者言之而不詳知之而不審茍忽慮識謂與聖人同得其趣道也不亦遠乎

汪蒼舒曰以情可以辨萬物之變化以性可以觀天下之大妙宗極既闡儒釋均玄

廣原教四

性出乎情々隱乎性々隱則至實之道息矣是故聖人以性為教而教人天下之動生于情萬物之惑正于性情性之善惡天下可不審乎知善惡而不知夫善惡之終始其至知乎知其終而不知其始其至知乎唯聖人之至知々始知終知微知亡見其質死生幽明而成象成形天地至遠而起于情宇宙至大而內于性故萬物莫盛乎情性者也情也者有之初也有々則有愛有愛則有嗜欲有嗜欲則男女萬物生死焉死生之感則善惡以類變始之終之循死生而未始休性也者無之至也至無則未始而無出乎生入乎死而非死非生

聖人之道所以寂為明然唯感所適夫情也為偽為識得之則為愛為惠為親々為疏々為或善為或惡失之則為欺為狡為兇為不遜為貪為溺嗜欲為喪心為滅性夫性也為真為如為至為無邪為清為靜近之則為賢為正人遠之則為理神為大聖人聖人以性為教教人而不以情此其蘊也情性之在物常然宛然若不滑泆之不絕天地消息性靈不竭五趣迭改情累不釋是故情性之謂天下不可不柬也夫以情教人其在生死之間乎以性教人其出夫死生之外乎情教其近也性教其遠也誕乎死生之外而罔之其昧天理而絕乎生々之源也小知不及大知蟪蛄之局乎寢之陋不亦然乎必

動曰業會業曰感々也者通內外之謂也天下之心孰不動萬物之業孰不感業之為理也幽感之為勢也遠故民不曉而不懼聖人之教謹乎業欲其人之必警也欲其心之慎動也內感之謂召外感之謂應召為其因應為其果因果形象者皆預也夫心動有逆順故善惡之情生焉善惡之情已發故禍福之應至焉情之有淺深報之有輕重輕乎可以遷重乎不可卻善惡有先後禍福有遲速雖十世萬世而相感者不逸豈一世而已乎夫善惡不驗乎一世而疑之是亦昧乎因果者也報施不以夫因果正則天下何以勸善人誅不見其長而日成礪不見其銷而日無業之在人也如此可不慎乎

廣原四尾

汪蒼舒曰性教其遠情教其近標義新玄[illegible][illegible]信宿

廣原教五

大信近也小信遠也近及遠〻及近情藏而肰也天下莫近乎心天下莫遠乎物夫人信其心而信其物不亦近及遠〻及近乎不亦迷繆倒錯乎心也者聰明睿智之源也不得其源而所發能不繆乎聖人所以欲人自信其心也信其心而正之則為誠常為誠善為誠孝為誠忠為誠仁為誠慈為誠和為誠順為誠明誠明則感天地振鬼神更死生変化而獨得是不直感天地動鬼神而已矣將又致乎聖人之大道者也是故聖人以信其心為大也夫聖人博說之約說之直示之巧示之所以正人心而與人信也人而不信聖人之言乃不信其心耳自棄也自惑也豈謂明乎哉賢乎哉

吴魚山曰醒人心脾了語更快不欲學縹緲夢箴也

鐔十

廣原教六

修多羅藏者何謂也合理也經也經也者常也貫也攝也顯乎前聖後聖所說所肰莫善乎常也持義理而不亡莫善乎貫也總羣生而教之莫善乎攝也阿毗曇藏者何謂也對法也論也論也者判也辨也發明乎聖人之宗趣莫善乎辨指其道之淺深莫善乎判毗尼藏者何謂也戒也律也律也者制也故衆善遮衆惡莫善乎制也人天乘者何謂也漸之漸也導世俗莫盛乎生漸聲聞乘者何謂也權也漸也小道也緣覺乘者何謂也亦小道也從其麤而宜之莫盛乎權與其進而不與其退莫盛乎漸菩薩乘者何謂也實也頓也大道也而大心而挾大道莫盛乎菩薩乘也其乘與妙覺通其殆庶幾者也四輪者何謂也曰風也曰水也曰金也曰地也四輪也者天地之所以成形也觀乎四輪則天地之終始可知也三界者何謂也曰欲也曰色也曰無色也三界也者有情者之所依也觀乎三界則六合之內外可詳而不疑也六道者何謂也曰地獄也曰畜生也曰餓鬼也曰修羅也曰人也曰天也六道也者善惡心之所感也觀乎六道則可以慎其為心也四生者何謂也曰胎也曰卵也曰濕也曰化也四生也者情之所成也觀乎四生則可以知形命之所以肰也何家無教何書無道〻近而不道遠天下何以知遠乎教人而不教他類物

鐔十

其有所遺乎、夫幽者遠者因人耳目之所不及也、惚恍者飛潛者因人力之不能恤也、人之不能及、宜聖人能及之、人之不能恤、宜聖人能恤之、聖人不能及天下、其終昧夫幽遠者耶、聖人不能恤含靈者將淪而無所拯乎、是故聖人之教、遠近幽明無所不被、無所不著、天下其廣大、恐佛者孰有如吾聖人之教者也、

汪蒼郜曰益教他類佛門廣大然吾儒亦欲盡物性不得詫他

廣原教七

佛者何謂也、正乎一者也、人者何謂也、預乎一者也、佛與人一而已矣、萬物之謂者名也、至理之謂者實也、執名而昧實、天下其知至乎、道在乎人謂之同、道在乎佛謂之果、同也者言乎未至也、果也者言乎至也、至則正矣、正則無所居而不自得焉、佛乎豈必形其形迹其迹、形迹者乃存其教耳、教也者為其正之之資也、別萬物異盛乎名、同萬物異盛乎實、聖人以實教人、欲人之大同也、聖人以遺名而勸人、防人之大異也、觀夫聖人之所以教、（或無以字）則名實之至斷可見矣、

張汝韶曰揭名剖實大廣法幢

廣原教八

何人無心何心無妙何教無道何道無中縣言乎中則天下不趨其至道泥言其妙則天下不求其至心不盡乎至心至道則偽者狂者矜者慢者由此而不修也生者死者因循變化由此而不警也妙有妙有大妙中有事中有理中夫事中也者萬事之制中（去声）者也理中也者性理之至正者也夫妙也者妙之者也大妙也者妙之又妙者也妙者百家者皆言而未始及其大妙也大妙者唯吾聖人推之極乎衆妙者也夫事中者百家者皆然吾亦然矣理中者百家者雖預中而未始至中唯吾聖人正其中以驗其無不中也曰心曰道名焉耳曰中曰妙語焉耳名與言雖異而至靈一也一即萬萬即一一復一爲溲爲轉之展之交相融攝而浩然不窮大妙重玄其如此也矣夫故其擲大千于方外納須彌于芥子而至人不疑曰妙而已矣曰中而已矣又何以加焉四海固深矣而九淵深于海蟲谿之子豈諒於戲

程子風曰何心無妙句如冷水陡然澆背

廣原教九

教不可泥道不可固泥教溺迹固道棄本泥也者過也固也者不及也過與不及其爲患一也聖人所以爲理必誠爲事必權而事與理皆以大中得也夫事有宜理有至從其宜而宜之所以爲聖人之教也即其至而至之所以爲聖人之道也梁齊二帝（梁武齊文宣也）及其宜而事教不亦泥乎魏周二君（魏武周武）泯其至而預道不亦悶乎夫聖人之教善而已矣夫聖人之道正而已矣其人正人之其事善事之不必僧不必儒不必彼不必此彼此者情也僧儒者迹也聖人垂迹所以存本也聖人行情所以順性也存本而不滯迹可以語夫權也順性而不溺情可以語夫實也昔者石虎以柄國殺罰自疑其事佛無祐而佛圖澄乃謂石虎曰王者當心體大順動合三寶如其兇愚不爲教化所遷安得不誅但刑其可刑罰其可罰者脫刑罰不中也雖傾財奉佛何以益乎昔宋文帝謂求那跋摩曰孤媿身徇國事雖欲齋戒不殺安得如法也跋摩曰帝王與匹夫所修當異帝王者但正其出言發令使乎人神悅和人神悅和則風雨順風雨順則萬物遂其所生也以此持齋齋亦至矣以此不殺德亦大矣何必輟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爲之修乎帝撫机稱之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若公之言直所謂天下之達道可以論夫天人之際矣圖澄跋摩古之至人

也可謂知權乎

張汝韶曰急為鄒課魏周四至下針九紋法中所應有必不可無之談

廣原教十

聖人以五戒之漸世俗也教人修人以種人修之則在其身種之則在其神一為而兩得故感人心而天下化之與人順理之謂善從善無迹之謂化善之故人慕而自勸化之故在人而不顯故天下不可得以校其功天下不可得以議其德然天下解惡孰知非因是而損之天下多善孰知非因是益之有謂佛無所助夫王者之治天下者此不睹乎理者也

吳魚山曰談化字頗足為佛門長系

廣原教十一

善不修則人道絶矣性不明則神道滅矣天地之生〻者神也萬物之靈族者人也其神睹生〻者所以異也其人失靈族者所以衰也聖人重人道所以推善而益之也聖人重神道所以推性而嗣之也人者天者聖人者孰不自性而出也聖人者天者人者孰不自善而成也所出者因其本也所成者因其致也衆成之大成者也萬本之大本者也聖人以性嗣益與天下厚其大本也聖人以善益益與天下務其大成也父母之本者次本也父母之成者次成也次本次成能形人而不能使其必人也必人必神必先其大本大成也而然後及其次本次成是謂知本也夫天下以父子夫婦為人道者是見人道之緣而不見其因也緣者近也因者遠也夫天下知以變化自然為乎神道者是見其然而不見其所以然也然者顯也所以然者幽也是故聖人推其所以然者以盡神道之幽明也推其遠而略其近者以驗人道之因果也聖人其與天下之終始乎聖人不自續其族舉人族而續之其為族不為大族乎哉聖人不自嗣其嗣舉性本而與天下嗣之其為嗣不亦大嗣乎哉

汪苍舒曰鑿語大妙次第大本擬滑好

廣原教十二

有形出無形無形出有形故至神之道不可以有求不可以無測不可以動失不可以靜[illegible]聖人之道空乎則生〻奚來聖人之道不空乎則生孰不泯若體[illegible]空不空于聖人之道其庶幾乎夫驗空莫若審有形審有形莫若[illegible]無形知無形則可以窺神明窺神明始可以語道也道也者神之[illegible]也識之所自出也識也者大患之源也謂聖人之道空此乃滯乎[illegible]法之空也病益病矣天下其孰能治之乎哉

程子風曰三乘[illegible]言透徹極矣契嵩佛門孟老也

廣原教十三

聖人之教存乎道聖人之道存乎覺覺則明不覺則不明不明則羣聖所以與聖人相間也覺也者非漸覺也極覺也極覺乃聖人之能畢矣覺之之謂佛況之之謂乘覺之以成乎聖人之道乘之以至乎聖人之域前聖也後聖也孰不肰乎哉稽聖人之所覺在乎羣生人之常覺也衆生自覺而未始覺覺猶夢晩而猶昧是故聖人振而示之欲其求之引而趨之欲其至之夫謂佛何拒而詆之爲家而扶殄蹈路而捨地獄亦盛矣覺也者以言乎近則息塵勞靖神明正本以修求以言乎遠則了大偽外死生至窮而常明閑閑與聖人同德覺之效也如此大哉至乎不可以言盡不可以智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江蒼舒曰此亦明誠之義儒輩詮佛書更自易入

廣原教十四

吾聖人之作當周之盛世也瑞氣見乎昭王而周書不書避異也化人自西極而至將穆王以神游聖人其兆乎諸夏也十八異僧如秦而始皇恠之佛法其東播之漸也夢乎漢而敎教振其冥數之當與也出乎彼而不出乎此何也以彼一天下之大中也將表其心其權其道之大中乎聖人以道作以權適宜以所出示迹夫道也者聖人之理中也權也者聖人之事中也所出也者聖人之示中也示中則聖人之心可知也理中則聖人之道之至也事中則聖人之事之得也傳謂彼一天下其所統者若中國之所謂其天下者殆有百數而中國者以吾聖人非出中國而夷之豈其所見之未博乎春秋以徐伐莒不義乃夷狄之以狄人與鄭人盟于邪得義乃中國之春秋固儒者聖人之法也豈必以所出而議其人乎肰類不足以盡人迹不足以盡道以類而求夫聖人不亦繆乎以迹而議夫聖人之道不亦妄乎聖人見乎五帝三王之後而不見乎五帝三王之先何謂也聖人非苟見也聖人以人心所感而見也五帝三王之前羣生之心不感而聖人不來也五帝三王之後羣生之心感聖人之迹所以至也道在衆生之謂因道在聖人之謂緣因緣有稔焉有未稔焉因緣稔矣雖羣生不求而聖人必至因緣未稔雖羣生求之而聖人不應是

知聖人與衆人蓋以道而自然相感非若世之有所為者以情而取之以情而合之也聖人之知遠至遠也聖人之先覺至覺也是故其教推索乎太極之前部道乎天地之更始故其書為博為多為不約浩浩乎不可以一往求不可以一日盡治其書之謂學學其教之謂審審其道之謂至天下非聖無本非教無則非書無知是故研聖人之道者不可捨其教也深聖人之教者不可損其書也今辨其道而拒其教校其教而不顧其書不亦妄乎儒者惟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不其然歟謂其道不足法推已道以辨之謂其書不足詳援己書以較之夫與鄉人訟而引家人證當乎必也不當矣道也者天下之本也書也者天下之迹也事也者天下之異也理也者天下之同也以理而質事天下之公也尋迹以驗本天下之當也夫委書而辨道舍理而斷事天下若此而為之之者公乎當耶

廣原十四尾

吳瀞來曰佛迹出世書之殊詳

滞十

廣原教十五

古之有聖人焉曰佛曰老曰儒其心則一其迹則異夫一焉者其皆欲人為善者也異焉者分家而各為其教者也聖人各為其教故其教人為善之方有淺有奥有近有遠及乎絶惡而人不相擾則其德同焉中古之淺其世大漓三者其然相望而出相資以廣天下之為善其天意乎其聖人之為乎不測也方天下不可無儒不可無老不可無佛虧一教則損天下之一善道損一善道則天下之惡加多矣夫教也者聖人之迹也為之者（本或無之）聖人之心也見其心則天下無有不是循其迹則天下無有不非是故賢者貴知夫聖人之心文

李西涯曰總皇極經世知三教可以一矣王氏始見聖人之心也

張汝韶曰皆宋人[illegible]諸人之書然牟子以刪得佳潜子不刪亦佳也

滞十

林子

林通撰

坐寂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

心不清不可以見道志不確則無以立功

為善如負重登山志雖已確而力猶恐不及為惡如乘駿走坂雖不加鞭策而足不能制

好名則立異立異則身危故聖人以名為戒

官爵富貴在人謂之儻來道德仁義在己謂之自得儻來者足以驕妻妾自得者足以藐公卿

靜吉動凶德休偽拙

私心勝者可以成公為己重者不知利物

皮毛齒角禽獸以用而名香味補瀉艸木以巧而著人之生也無德以表脩無功以及物禽獸艸木之不若也哀哉

得天地之至和者為君子故溫良慈儉稟陰陽之殘戾者為小人故兇詐姦邪

德有餘而為不足者讓財有餘而為不足者鄙

事前而恐懼則畏、可以免禍事後而恐懼則懊、可以改過夫知者以畏消悔愚者無所畏而不知悔故知者保身愚者殺身

蠻貊不可以力勝而可以信服鬼神不可以欺詐而可以誠通

誠無悔恕無怨和無仇忍無辱

華藻見于外者謂之文古今積于中者謂之學

爭是非者檢人思見患者簡身

知足則樂務貪必憂

為善不如捨惡狀過不如省非

外事無大小中欲無淺深有斷則生無斷則死

壽夭在天安危在人知天理者少或可壽忽人事者雖安必危

驕富貴者戚、安貧賤者休、

以禮義為交際之道以廉恥為律己之法游息于是明友見欽而不敢欺妻子取法而不敢侮蓋思防預防之理所以肆之四維其可發而不張乎

心可逸形不可不勞道可樂身不可不憂形不勞則怠墮易弊身不憂則荒淫不立故逸生于勞而常休樂生于憂而無厭

古之人修道以避名今之人飾己以要譽所以古人臨大節而不奪今人見小利而易守

攫金于市者欲心勝而不知有羞惡采珠于淵者利心勝而不顧其沉溺

坭上不能璋土瀾匹夫不能正頹俗

風俗不淳倹財用無豈足

不臨難不見忠臣之心不臨財不見義士之節

輕財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寬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

情相親者禮必寡道相悖者術不同礼簡者誠術異者疎

為政之要曰公與清成家之道曰倹與勤

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

吹獵敎色之娛易入而難退車服口体之奉相尚而不厭皆非遂豫
安樂之道也

林子　三

責趙人以安馬强胡人以舟楫其猶詢民瘼于貴游索珍玩于寒士
狠戕

舜畊于歴山伊尹耕于莘野聖賢力田見于經傳

人以巧勝天ゝ以直勝人

蘇張遊六國而皆合孔孟走天下而不遇易進難入王道之道豈止
于宵壤

人以麒麟比君子以豺狼比小人徒諭其表耳麟鳳為世瑞而不能
移風易俗君子能厚風俗致太平以來麟鳳豺狼能
害人未然易別人得以避之小人深情厚以毒人不可防閑殆有甚

于豺狼也

注蒼舒曰文有格言則骨裁愈刻則愈高一味求新未免纖巧矣
格語新采相持而為道者也

林子

名緡城所居記　宋 晁補之

少日讀書不墜孔子之堂自變從縣所下若巫咸傳說則器不逮當時有用燕哉學鄭子產晉叔向之為人尚恐其遠且一因佐不屬用天下事君慕汲黯劉向而媿二子之直且悍頗嘗好孫吳頗通其說用以為策悟非己志輒去之獨于文詞喜左丘明揚子莊周屈原司馬遷相如枚乘若唐韓柳氏古樂府詩人之作時時讚于事又拙不工晚渫釋氏外生死說始盡屏舊習皇皇如室空四達無所依方寸

之地虛矣又不喜晉人初不知道徒矩其落謂盡至清言誤世念身千古無一可數讀陶潛歸去來辭覺已不似而願師之買田故緡城自謂歸來子廬舍登覽游息之地一戶一牖皆欲致歸去來之意故頗摭陶詞以名之為堂面園之艸木曰松菊松菊猶存也為軒達其屏使塵以來風曰舒嘯登東皋以舒嘯也為亭廣其趾使庳以瞰池曰臨賦臨清流而賦詩也封土為臺架屋其顛若樓瞰百里曰遐觀為冢室其腹若洞深五步曰流憩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也為庵抱陽而圜之以嬉晝倚南窓以寄傲也曰寄傲為庵負陰而方之以休夜鳥倦飛而知還也曰倦飛顧所居則念于淵明得失亦未有辯也或曰淵明亦晉人抑知道者非耶而傾自以為其葛天氏之民與葛何曰嘗讀釋氏說譬如動目旋搖湛水令與子嘗動不足以觀湛彼淵明湛者類也嘗試與子去夫膠膠擾擾之溪而處陰以休影若足者有年喘息寧而頭汗止而后相與求淵明于葛天氏之國洗肰見其塗巷乃余與子昔所嘗歷而去之久者乃今歸來而后淵明可侶其知道與否可得而議也

汪若舒曰讀書人肯以古人一一自勘過品縱未佳文亦必妙今人麄臉厌頭爛腸滿腹何為輒思捉筆

送陜康侯

故人什邡陜名康侯將官桐廬當具舟補之曰頃至新城與桐廬相望七里瀨嚴陵釣磯佳處也康侯曰然陵與光武卧以足加腹報司徒覇書綫二十四字使者嫌少而請以買菜求益不與也亦高矣補之曰士然窮達論湯滌其身惟伯夷伊尹柳下惠可信餘子或遠或近皆累于名陵與道足身已無求于世招之不至可也至而不仕亦可也何必明人以夫子三公皆舊故而恃放驁以自尊陵操誠高亦近名者莊子曰枯槁之士宿名枯槁自命宿道可也宿名非也康侯曰然補之曰古惟兩士近不類于名者其一士猶恨其自言也康侯

三

曰何耶補之曰晉文公賞從士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將入綿上山中其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矣何以文為若之推可謂不累于名矣漢韓康賣藥長安市不二價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詬曰君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康曰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入覇陵山中康避名誠是也恐人識之默去焉可也何必曉曉者以吾果韓康故曰猶恨其自言也然此兩士皆勝陵陵孝世主足顯也非隱也夫陵何足高光武以萬乘不忘舊故下匹夫乃足高康侯曰然補之因復曰今康侯兒童勤苦學問數以文詞與計偕有司不識卒遺之守經知古廉潔不阿白首栖

栖以其妻孥跋山浮江數千里康侯不以人不知慍見人呼我定則我亦愚以方前兩士者不累于名不更近乎豈其必若嚴陵李乃足高雖然士生一世取不愧怍高與卑或勢所遇不之違桐廬佳山水山水多秀民康侯官餘暇與其邑子田野逸士言而時登之浮無物色有如陵枯槁自喜者猶持竿其瀨中

程子風曰作數論辨出殊老硬不弱

四

捕魚圖

古畫捕魚一卷或曰王右丞筆也紙腐不尤幅長丈許水波渺瀰洲渚隱隱見其背岸不陵莬向搖落草萋然始霜天慘慘雲而風人物衣裘有寒意蓋畫江南初冬欲雪時也而人挽舟循涯一人篙而下之三人巾帽袍帶而騎或馬或驢寒峙有旗纛者前揚鞭顧後攬轡語抉翻然者童負囊尾馬背而倚若攤鼻者三人屈竹爲屋三童子踞而起大網一童涉旁出者縛竹跨水上一人立旁維舟而下有筒者方舟而下四人篙而前其舟坐若立者兩童子或方吾行水間者縛竹跨水上一人巾而依爐除坐沉大網旁筒屈竹爲屋縛竹跨水上童子踞而起大網者一人屈竹爲屋前有瓶盂可見者篙若槳者[illegible]下罩者三人以笠方舟載大網竹且漁而罩兩簏依爐際坐有巾而鬚出網中得者鮵鯡椑一人縛竹跨水上傾而語前有杯盂者方舟載大網出經中得者縛竹跨水上兩兒沉大網旁維艇者兩人篙其舟甚力有帷幔坐而濟若婦人可見者方舟依渚一人篙一人小而傾三童子若飲食若寐前有杯盂者一人推篷閒童子倪而戲儞涯者人物數十許目相望不過五六里若百里千里右丞妙于詩故畫意有餘世人但以語言粉墨追之不似也嘗憶楚人云帝子降兮河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引物連類謂便若湖湘在目前思頃時歲晚道吳江如此漁者男子婦女童稚舟楫梁筍網罟畢然在江然其業廉而事佚故無市廛爭利意此與畫二大夫去國其色無別限矣以異元祐元年四月二十日李希孝出之欲摹寫無善工乃借韓退之序畫人物意識之潁川晁補之序

汪砢舒曰史何必摹本此亦如見真筆矣

林逋

余嘗出錢塘門傳湖放北山一徑趍嶇委曲深遠菱荇魚鳥可樂過林君居拜墓下歷埃榛莽山風蕭然至竹閣讀其楝間詩喪田彷徨有悉慕也吾師疾困見耦而耕者曰不可與同羣至點鼓瑟希則喟然嘆曰吾與點士亦要志之所向仕不仕何有林君遭太平可以仕豈其天情自殊莫可尸祝不在枯槁伏藏也其推晚後來欲其闡達則及覆致志如恐不及賢哉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安得林君者而從之

張汝黯曰小跋亦佳

王蠋

古之世有不去商紂之虐君以從周武之聖臣而守死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夷者孔子稱為仁孟子稱為聖不在乎學者絫道之也古之人有不受刳身戮尸之患以求盡忠極節于其君者其人曰比干比干者孔子稱為仁孟子稱為賢不在乎學者絫道之也古之又有不受將軍之印不領萬家之封引身即死以明君臣之大義而不自附于伯夷比干之事者其人曰王蠋無孔子孟子之稱而其名亦不獲自附于伯夷比干焉學者不可不道也當燕之破齊齊王走莒也臨淄之地汶篁之疆為齊者無幾也齊之臣平居腰黃金結紫綬論

議人主之前者一日狼顧鳥視分散四出不逃而去則屈而降無一人為其君出身抗賊以全齊者方是時王蠋齊之布衣也積仁累行退耕于野口未嘗食君之粟身未嘗衣君之帛獨以謂生于齊固世為齊民則當死于齊君乃奮身守大義以匡之之晝邑以待燕人燕人亦為之卻三十里不敢迎其後燕將軍畏蠋之賢念蠋之在而齊之不滅也數為甘言啗之曰我將以子為將封子以萬家不者屠晝邑蠋曰忠臣不仕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國亡矣蠋尚何存今劫之以兵誘之以將是助桀為虐也與其無義而生故不若烹乃經其頭于木枝自奮絕脰而死士大夫聞之皆太息流涕曰王蠋布衣也義不

北面于燕況在于食祿者乎于是乃相與迎襄王于莒而齊之殘民始感義奮發閉城以守人人莫肯下燕者故莒即墨得數戰不已而田單卒能因其民心奮其智謀卻數萬之衆復七十餘城王蠋激之也始予讀史記至此未嘗不為蠋廢書而蠋以為惟蠋之志足以無愧于天無怍于人無歉于伯夷比干之事太史公當時書之屢書之以破萬世亂臣賊子之心柰何反不為蠋立傳其當時事迹乃微見于田單之傳尾使蠋之名僅足以不失傳而不足以暴天下甚可恨也且夫聶政荊卿之匹徒能瞋目攘臂奮肰不顧以報一言一飯之德非有君臣之誓而懷匕首袖鐵椎白日殺人以喪七尺之軀者太

史公猶以其有義也而為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壯士蘇秦張儀陳軫犀首左右賣國以取容非有死國死君之行朝為楚御暮為秦相不以慊于心太史公猶以其辯智也而為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奇才以至韓非申不害之徒刑名之學也猶以原道附之老聃淳于髡騶衍田駢慎到接子環騶奭之徒迂闊之士也猶以為多學而猶之孟子肰則世有殺身成仁如王蠋之事者獨不當傳之以附于伯夷之後乎噫昔者夫子作春秋其大義在于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子嚴則春秋不作矣後世愚夫庸婦一言一行近似者皆當筆之春秋況夫卓然有補世教者

得無讀書之屢書之乎此予所以為太史公惜也

汪蒼舒曰筆勢佩佩老之甚朴之甚

自述

晁子嘗曰至人斯殺以發食鵝無常居發仰物食我窮殆似之蚍蜉集甚枯螟宛轉乎塗而我不廬開口待餔乃不如彼鬼有椽則腴其六曰水身而陸居乎憫里巷而突岐隅乎今日趣而昔者燕乎雲忽忽乎許不止乎大華廬傲步八極乎蒿土功名負爵紲乎孔不暖乎墨不黔乎無乃蝍蛆蛣蜣螵不一乎陽鳥鵜鶘氣則移乎敗危漫乎長鋏慨乎朝夕往三咽乎人薦食而媼見衣乎東郭襪而中庭泣乎質質來乎頹頹肱伏乎西山餓乎雉噫徙乎無乃侏儒蓐師困慰祿乎黎豕大乎犧餼養乎凡子行人間何以蒱摴韋晁子曰唯既而曰絕筑不知我知之乎遷可則可我不可乎其妻曰唯含肱大笑

汪蒼舒曰屈調晁戲故在今人盡借其手口過可垢也

混然子

王道淵撰

遺玄篇

大道篇一

道包天地故能生天地天地包萬物故能育萬物為物甚多莫不有道道虛無體故生物以立道之體形者道之室神者道之机萬物各有太極動靜與道而不離

汪蒼舒曰言至則不煩

玄極篇二

無極曰道太極曰身身中有身故曰天心天心性安以中正神机主宰而虛靈虛靈應常清萬化歸真靈隨物昧萬化自背豈道遠于人而人自遠于道也

汪蒼舒曰短語入玄其思甯其味長

賦命篇三

人之生也莫不有命命之賦也莫不有性性即神也命即氣也主宰一身神也榮衛一身氣也神不失于守氣不失于調神氣混一道渾而不凋可以長生久視超出于塵寰

張汝韶曰簡淨

明理篇四

道不自立。故生物以立之。道不虛行。故生人以行之。是故人能明天地之常。知陰陽之序。達造化之方。可以握萬物之綱。達斯理者。其唯聖人乎。

程子風曰。泥然子冝與廝丘競轍。世人去此取彼何也

妙用篇五

天地。爲陰陽之形。具陰陽。爲天地之化机。陽奇陰偶。陰求陽資。一昇一降。二者不離。故萬物有配合。各遂其類推。是故男動女静。則天地之情可察矣。

徐有蕪曰。男動女靜。此爲妙用。善言道者。何必在遠

人物篇六

人得氣全物得氣偏靈一其性命各稟于天其于人也性有善有惡其于物也性亦有善有惡何也此氣質之異也非性之本然是爲物自私于道非道私于爲物焉

江蒼舒曰萬物自私于道一語晉人

寓形篇七

天下未有無理之物天下未有無道之鄉有物之形即有物之性有物之性即有物之情有物之情即有物之道道之寓物假形游世以張化也是以無物不可化無物不可觀雖龍虎不可變戕忘机而自馴

江蒼舒曰此篇更玄妙可味

龍虎篇八

龍所以吟虎所以嘯龍得陽之道虎得陰之道陽龍陰虎各有其妙故龍吟而雲從虎嘯而風生風雲變化雷霆鼓轟叠然冥合一息非大化之有情是以聖人作而神化不測萬物俞然而覩焉

徐有熙曰雨露風霆莫非教也于此恭出

泯然子

正位篇九

天覆于上地載于下萬物生其中聖人正位以安天下居其大者任其大居其小者任其小民吾同胞而吁狹之故我忘而民忘我樂而民樂我無事而民無事是以堯之為君也治天下五十年而不知治以此

張沙韶曰語淡而合

泯然子

謙德篇十

聖人在上位不自大不自貴不自明不自矜此所以虛己待人也是故不自大以從天下之衆也不自貴以禮天下之賢也不自明以盡天下之見也不自矜以賞天下之功也此所以謙德于己而後發用施諸人而天下之人無不尊之矣

張汝韶曰章法亦好

原缺

君臣篇十一

君無臣不舉臣無君不立君臣同心天下莫能取君視民如子民視君若母母子相親天下莫能離哉之于適生之若母保之若子子母相守長生不死吾非欺異于人而欲者莫能去

程子鳳曰民視君若母句新出

哲禪篇十三

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古之至言也。是以聖人不以一身貴天下，以天下貴天下，得其人而與之，則天下之民安矣；非其人而與之，則天下之民蕩矣。可不慎哉！此所以堯傳于舜而不傳子，舜聖也，子不肖也；舜傳于禹而不傳子，禹聖也，子不肖也。禹先傳于益而後傳于子，故天下謳歌者不知益而知啟，次之又次啟之而傳于子啟也。以後父子相傳，顧其可以與天下而後可以禪天下。

吳魚山曰：為天下得人，欲求禪天下者肯極別求，雖平篇是存也。

保守篇十四

畏天命，可以保身也；畏聖人之言，可以守法也。保身則可久，守法則可大。可久則家國無危，可大則子孫無殃。無危無殆，可以全身遠害。

程子風曰起二句是補古註

虛明篇十五

鏡虛而明自然見人之妍醜心虛而明自然知人之善惡虛所以擁形明所以辨色形與色乃幻也非真體也故太上貴虛

張汝韶曰虛明清析

全形篇十六

民之有生柰何不畏其死履道于峻自迷其性何以御馬無其轡馳騁無其鄉往而不知其返常輕躁而縱之狂貪厚其生自取其亡吾見其人多矣是以君子常畏天之命守其位敬于歟全其氣養其性故天下萬物與我無不神符

汪蒼舒曰似古箴白六造

禮樂篇十七

人子日用也、禮樂不可無也、有禮則心致于敬、有樂則身致于和、心致于敬則百事齊之、身致于和則百神安之、神安之則氣滿于沖虛、

汪若舒曰譚礼樂得不腐已佳

神氣篇十八

吾養神者回光晝夕、吾攝氣者実情一息、神居氣中、氣居神室、神氣合真而登太清、

汪若舒曰妙可作座右銘

葉蔚峽曰與移蘭室

原缺

得泰篇十九

天道失泰日月晦朋地道失泰山石摧傾人道失泰精氣飄零四時失泰萬物不亨何以天得泰而廣清月月自朋也地得泰而廣寧山石自貞也人得泰而通靈精氣自凝也四時得泰而運行萬物自亨也長故順此道者隨陰陽之化逆此道者可以步虛空

混chengzi

絕學篇二十一

學衆人之學探善者以學之窮萬物之理不明者以明之絕衆學則無憂窮衆理則有本無憂可以盡天下之性有本可以達天下之道

性與天道合乎自然

程子風曰語亦堅老

混然子

中庸篇二十二

行中庸之道者、惟聖人能之、賢人猶不可及也、況愚人乎、何以聖人圓之、賢人方之、圓之者則轉而不執、方之者則執由不轉、是以聖人云賢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張汝諧曰圓之方之新

混然子

威儀篇二十三

聖人之心、深不可測、大而化之、無極可極、凛然在察、赫然乎其文德、運三五以虛其中、正四時為天下則、為天下則、萬物乃裕、

吳潛未曰聖儀贊也凛然二語尤佳

運化篇二十四

大道冲漠，運乎棠蒼，道之爲物，溟溟焉，滓滓焉，視之不見其兆，鑽之不見其穿，大則包地包天，小則無物不肰，吾亦即非有我，無名之先

張此韶曰四語偈也能令道之中澄皆見

言道篇第二十五

言之能語，孰爲言之主乎，手之能擧，孰爲握之先，達斯理者，可以通玄。

汪耆軒曰性語可書

徐蘭縱曰如此譚玄百鞭九殺俱作獅子吼

道要篇二十六

道之要隱乎寂精全則生炁炁全則生神神全則道妙此三者不可一失一失之一則二者亦失何道之有

徐有燕曰三語自是至理

得失篇二十七

勿謂一得而喜勿謂一失而悲得而不知止所得必失之矣失而知所守所失必得之矣是以得者失之失者得之明得失之要者惟達道者可知

張汝韶曰得失以止守論是用力人語

寧心篇二十八

草木之生也因地以立根本人物之生也因心以立性命地肥則枝葉茂榮心虛則道德淡洽奈何民不知本以心盜之于物反被物盜之于心以情役之于形反被形盜之于情是以彼失我浮我失彼浮故有道者不取

汪岩舒曰此篇稍異

忘機篇二十九

人之忘机鳥之不疑人机一動鳥之遠飛夫何故形可欺而神不可欺我神微動彼神即知此天理昭然而不爽者是以聖人與萬物同塵常忘机于無心

程子夙曰髡破山梁一史

真空篇三十

道本非相，執之者著相。道本非空，執之者著空。若相若空，不可以之宗。是故無相之相，即是真相；不空之空，即是真空。真相真空，攝物混同。即此用而離此用，其應化也無窮。

徐有緣曰：雖嘗談，卻不可少。

有無篇三十一

有而不有曰上，無而為有曰下。是以君子博學而廣知，有而不為有；小人淺學而近知，無而以為有。是故我不敢為天下先，老子之謂也。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孔子之謂也。有若無，實若虛，則顏子之謂也。故謙德者為上，薄德者為下。

江考舒曰：對比則高著自見，句亦頗佳。

重道篇三十二

重于人者人重之、輕于人者人輕之、物猶不可輕。況于人乎。是以聖人保民如赤子、禮賢而貴德。故不敢以身輕天下。而天下之人安敢不重之也。

治道篇三十三

天下治道有五焉、以仁布天下則民安。以義取天下則民服。以禮教天下則民敬。以智察天下則民守。以信親天下則民立。此五者同出而名異、是以聖人體道若虛、用道有餘、

異游來曰以知察天下則民守此句人所未道

觀道篇三十四

觀道如觀海海之所以覆乎卑下故能容百川之流其聚波也深其揚波也大龍魚鮫鱉皆得樂其志是以聖人之心亦猶海也故能容一國之誘其存心也愈虛而愈深其用事也愈出而愈有王侯士庶皆得樂其所此所以道在天下故下者為上

汪若舒曰王侯士庶皆得樂其所此道孔子足當之

虛無篇三十五

虛無生有相有相而復載虛無虛無者心也神也有相者形也氣也其心虛其神舒其形氣也有餘其心昧其神荒其形氣也自敗是以聖人常心虛而善養神氣者也

汪若舒曰起二句佳

常心篇三十六

有常心者則有常道，無常心者則無常道。常心不殆，常道不阻，常心不在，常道不泰。故君子常靈心于清靜而自內察也。

徐有榮曰：此聖人所為貴乎有恒

忠孝篇三十七

善忠者必善于孝，善孝者必善于忠。入則移忠孝于親，為子之道盡矣；出則移忠孝于君，為臣之道盡矣。是故君與親一而已，忠與孝亦一而已。其善忠善孝者，天之道也。

正性篇二十八

孔子渴不飲盜泉之水曾子回車于背毋之鄉古人聞名不正猶自避之况所行之道乎

唐初服曰短語沾致

執中篇三十九

聖人之道執中而已矣居天下之任行天下之道無高下皆平守度之益者損之損者益之益道于下則低者上昇之損道于上則高者下兼之此所以損有餘益不足故上下和平天下萬事無不中矣

唐初服曰如此說中未精比子以未經刻本故倒滓不刪

泥胧子

體用篇四十

體道以誠，道自安之；用道以時，道自利之。故安于內者，神無不和；利于外者，神無不化。以靜觀道，道未嘗靜也；以動觀道，道未嘗動也。動靜合道，唯誠而已矣。

張汝韶曰：格語可佩。

泥胧子

神虛篇四十一

人之神，天地之虛靈也。神之為物，不可思，不可識，不可言，不可見。何以？思則不神，識則不靈，言則不純，見則不真。故藏小身，納乾神，見大身，細微塵，入水不濡，踏火不焚，貫金透石，出幽達冥，明斯理者，可以策鬼神。

程子原曰：四語深。

通達篇四十二

心不可執事不可膠心執則性不違事膠則理不通慶心合天性自達矣行道合義理自通矣是以聖人隱心于罔象故任事不膠

奚瀾來曰座應之理抗遠情隳

吉凶篇四十三

吉人素己以事天凶人輒行以謀食事天之道惟能儉嗇謀食之道惟求厚淳是以儉嗇者必厚德天道常祐吉人厚德者必厚失凡道常迷凶人故食之化亂性之首也

汪若舒曰凡之迷人每以泥丸塞迷者不知謂可食也輒行謀食凡道迷凶至理奧文

知止篇四十四

魚游深江獸依高岡物物知其所止何人心自失而不知其鄉是故心爲身之主得之者昌失之者亡

務本篇四十五

道之動一分二用故造化相資善惡相依生死相隨強弱相欺恩害相倚有不識其本而逐末者此人之迷是以善任道者存其體順其用揣動復靜返情歸性性虛合真泰然而樂天之命

江蒼舒曰一分二用洩盡秘密往時人未談

自然篇四十六

蜘蛛結網，蝸蜋轉丸，不待學師而能巧。此天性之自然也。是以聖人亦體道同然常教民守素朴，井而飲，耕田而食，不使其知，亦不使其識，彼此往來而不相傷，民至老死而無訟，樂雍熙之和，雖有政令，何所行之哉。

感應篇四十七

神出鬼藏，道德之著矣。龍化虎變，氣運之通矣。聖人順天時而作，人心之感矣。是故神明之變，鬼魅不可測，龍虎之變，亦獸不可測。聖人之變，衆人不可測乎。神可測不神，龍虎可測亦獸焉之耳。聖人可測不為天下尊。是以居其大者常肅其威，常正其神，以道化天下，天下歸乎身。

徐本兼曰華理純似易

原缺

自恃篇四十八

恃富貴者必自驕恃功名者必自躁恃文學者必自輕恃寵愛者必自辱有此四恃者人之病也是故驕則不久躁則不長輕則不彰辱則不祥是以君子處富貴不自大成功名不自居廣文學不自有得寵愛不自驕防微杜漸居安慮危動靜合道恬淡自肰

葉蔚挺曰破盡四色人病根

造化篇五十

天有晝夜一氣之往來人有生死一氣之聚散晝夜生死同一氣之造化是以有晝必夜有生必死有往必來有聚必散此理必肰者也惟神之在天地朗耀虛空不生不死不聚不散是以不言而知不行而至不思而得不動而成了悟此者可以超死生出天地

假言篇五十一

聖人假言以顯道言言無方賢人執言以論道言有象是故無方之言意在畫先有象之言意在畫後若賢人能離形棄智存神抱中居有象而不執亦聖人也

汪常舒曰一點一畫羲文知其妙有象有繫今儒迷其解吾是知執言之不可論道

混成子

無爭篇五十二

道無爭爭者非道道無執執者非道故好爭者而有若別之者好執者而有彼此之分生是見者棄于道失于德者是以聖人被短褐而韜光懷玉處衆人之中無爭無執保合太和之氣四時與天地同符

道化篇五十三

道化氣氣化血血化形形化物物化物其化不可一也其神一也氣化濁其神悪氣化清其神明無情変之有情有情変之無情同一氣之分化萬物異形而同神觀乎大化之始無形無名

吳澹来曰說氣化極析

公心篇五十四

為人臣以道輔人主者當絜己以奉公上不閉思則君之德下流矣下不閉言則民之情上達矣上下相通則家國之道常泰矣苟有得寵于上竊弄權柄而禍威福者必有耻禍矣豈虛言哉

正人篇五十五

正人君子担肰其心用之則陳道嗣是不用則德拙山林居富貴不驕處貧賤不謫進退合度動靜合宜常順天命而心不欺可以為正人君子也矣

汪與可曰混然子雖無異句而意自奇𠁅人論讀有偷意一法如有偷意者此書可存也

諸子褒異集目記

海寧汪定國蒼舒氏評　杭州吳山陳進集氏參

第十四卷

陸子

埤雅上

埤雅下

下三十一頁尾有缺頁以注皇白段

陸子埤雅上

宋 陸佃撰　明 汪定國閱

龍

懸英智于龍。龍之德不為妄者。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高。高能與下。下。水經注曰。龍以秋日為夜。

魴

里語曰。洛鯉伊魴。貴于牛羊。言洛以深宜鯉。伊以青淺宜魴也。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言無民而不可治。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言無臣而不可使。所以誘掖其君也。

鮪

岫居。至春始出。而浮陽。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見日而目眩。仲春從河西上。浮過龍門。便化為龍。否則點額而還。尸子曰。龍門魚之難也。太行牛之難也。蓋故河津。一名龍門。兩傍有山。魚莫能上。大魚薄集龍門上則為龍。不得上。輒暴腮水次。故曰暴腮龍門。垂耳轅下。為魚者不求為龍。望禹門輒逝。是以無暴腮點額之患。

鰋

義訓曰。鯰。捍尾。口上。下喻喁。

鯋

類魚云。鯋鮀。今吹沙小魚。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也。

鮒

饋食曰。魚用鮒。十有五而俎。蓋魚水物也。故取數于月。十有五。淮南子曰。月虛而魚腦減。今此魚旅行吹沫如星。然則以相也謂之鯽。以相附也謂之鮒。

鱮

似魴而薄鱗。其色白。北土皆呼白鱮。西征賦曰。華魴躍鱗。素鱮揚鬐。亦或謂之鰱也。吳越呼鱅。六韜曰。緡隆餌重。則嘉魚食之。緡調餌芳。則鱅魚食之。里語曰。網魚浮鱮。不如啖茹。

鮫

鮫。海魚也。似鼈而無足。背文麤錯。皮用有珠。可以飾刀。其子驚則入母腹中。蓋龍珠在頷。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鱉珠在足。魚珠在眼。蚌珠在腹也。述異記曰。南海有鮫人之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能泣則出珠。

蛟

述異記曰。蟒蛇目圓。蛟眉連生。風骨黑。蚊骨青。蛟能交首尾束物。故謂之蛟。

黿

龜舊也外骨内肉腸屬于首廣肩無雄與虵爲匹 朋靈位曰同以黄目黄目蓋以龜目轉專令龜目黄 化書曰比比之道龜龜相顧神交也鶴鶴相視氣交也 易曰舍爾靈龜蓋龜有靈德伏匿而噎著潜而不志于養故古者簠簋皆爲龜形于其上而大臣以貪墨坐廢者曰簠簋不飭也 史氏龜經曰龜生百歳故居鵲尾之上

蟹

神農本艸以爲蟹性敗漆燒之致鼠蟹性走明漆見之而輒解名之曰蟹 逸化權輿曰龍易骨蛇易皮麋鹿易角蟹易殻折其殻足隨後更生蟛蜞大者長尺餘兩殻至强能與虎鬭虎不如也 擁劍一

名桀步蓋亦以其橫行故謂之桀步與

烏鰂

烏鰂八足絶短者集足在口縮喙在腹懷板含墨每遇大魚輒噀墨周其波以衛身害者小魚過其前即吐墨涎惑之南越志曰烏鰂懷墨而知禮 烏鰂有矴遇風則蚪前一鬚下矴一名纜魚 交鼓子曰此魚每遇漁舟即吐墨漆水令黑以混其身漁人見水黑即知是魚網之大獲傳曰欲蓋而彰思存而忘此之謂也 蜀本艸木圖經曰鷃即此是也獻叢訓云寒鳥入水謂之烏鰂

巻

虵將風則踴鼉欲雨則鳴故里俗以鼉識風以鼉識雨 晉安海物記曰鼉宵鳴如桴鼓今江淮之間謂鼉鳴爲鼉鼓亦或爲鼉更 今鼉象龍形一名蟬夜鳴應更吳越謂之蟬更 獨出早鼉鳴夜 能橫飛不能上騰

鼈

鼈以眼聽穹脊連脅甲蟲也 魚滿三百六十則龍爲之長而引飛出水内鼈則魚不復去故亦名神守 天地之性細腰純雄大脅純雌大腰龜鼈之屬以鮀爲雄 陂成式云甲蟲影伏羽蟲體伏今鼈伏于淵而卵剖於陸此思化也 内典曰鶴影生鼈思生是則思生亦

與影伏異矣 鼈伏隨日謂朝首東晡夕首西獨也

黿

黿以爲雄故黿鳴而鼈應 淮南子曰燒黿致鼈以其類求之 一類緒稽聖賦曰黿鼉伏乎其陰鳴鶚伏乎其口 王子年拾遺記曰禹濟巨海黿鼉爲梁此與黃帝以虎豹爲驅鵰鶡爲旗幟無異皆德之所底殆未足多怪也

蟾蜍

蟾蜍吐生 其肪塗玉則軟刻削如蠟本艸所謂能合玉石者也淮南子以爲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于使蟹捕鼠蟾蜍捕蚤不足

以禁奸衺邪也 酉陽雜爼曰鵜影抱蝦蟆蟾抱其子謂之蝌蚪大蠹生前兩足小蠹生後兩足 今里俗聞其春鳴謂之聒子聒子即陂所謂蟈抱令其一種似蝦蟆而長踦瞋目如怒謂之蠚越王揖怒蛙而武士歸之即此似也蓋此鳴蟈蛙淫故曰蛙傳曰紫色蛙聲餘分閏位 物理論曰虛無之談尚其華藻此如春蛙秋蟬聒耳而已抱朴子曰蟾蜍壽至千歲者頭上有角頷下有丹書八字 何肰論曰蟾蜍擲糞自其口出 蝦蟆懷土蹤取以至遠所一夕復還其所字說云雜鼓避之常纍而返

蚌

麗乎乳以夏蚌乎乳以秋蚌闔雷聲則孕其孕珠若懷孕然故謂之珠胎與月盈朒淮南子所謂日至麋鹿角解月死而蠃蚌膲者也蚌一名蜃墨子曰周之靈珪出于土石楚之明月生于蚌蜃由是觀之士之賢不肖豈有種哉蓋物有非類而化者若牡蠣蚌蛤無陰陽牝牡須雀鴿以化 海物異名記曰蜃布虎有殭蜃其蒸氣也如樓裴顧崇有論曰鳥無胃肺蛤蚤無臟蛙以空中而生蟹以無胃而背

蝸

蝸背負殼狀如小螺驚則縮入殼中如螺閉戶其肉中醞內則曰蝸醢是也 蝸涎規蝸每為蝸牛所食先以涎畫地規之蝸不復去

狸豹古今注曰蝸牛陵螺也形如瓌瑜殼如小螺熱則自懸于葉下野人為圓舍如蝸牛之殼曰蝸舍 南方積雨蝸涎當畫屋壁悉成躲迹其畢濕如此

状如蠡龍有耳有角背鬣作紅色噓氣成樓臺望之丹碧隱然如在烟霧高鳥倦飛就之以息喜且至氣吸之而下今俗謂之蜃樓將雨即見 其脂和臘為燭香聞百步烟出其上皆成樓閣之狀矣

貝

貝中肉如蝌蚪而有首尾以其背用故謂之貝 背也 先王南朝後市以此 貝大者如輪文王請大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殼縣于昭觀秦穆公以遺燕鼂可以明目遠察宜玉宜金 妾目使人志强 夜行避兕虎豹百獸亦中圓是也而則蛭觜則童 鹽鐵論曰教與俗改幣與世易夏后氏以玄貝周人以紫石

鰻

趙辟公雜說云有鰻鱺者以影漫于鱧魚則其子皆附鱧之鬐鬣而生故謂之鰻鱺也

鱟

狀如便面骨眼眼在背上口在腹下其血碧雌常負雄而行雄若多

肉夫雄則不能獨治 海中群行輒相積于背高尺餘如帆乘風而遊其處伏沙上亦輒飛躍常遠行數步如兔擺跳 殼上有物如角常從高七八寸每遇風至即舉崩風而行俗呼鱟帆 舊云視鷗制桅觀鱟制帆 暴之日中從〻熱差隙洸射之即死

嘉魚

爾雅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 詩曰南有嘉魚烝然罩罩言嘉魚欲逸罩之使入也南有嘉魚烝然汕汕言嘉魚欲伏汕之使出也太平君子樂與賢者共之而所以求者上寵之加罩下撩之如汕此至誠之道也淮南子曰罩者抑之罾者舉之為之雖異得

魚一也

麐

牡麒牝麐陰主吝嗇故牝曰麐也 角端有肉示有武而不用不殘生艸不食生物有愛吝之意故麐從吝 詩一章曰麟之趾二章曰麟之定三章曰麟之角始于趾終于角者言德以升進為異也易曰揚言咸故是詩每況愈上 麟肉角鳳肉味皆亦有武而不用也

兔

楚辭曰顧兔在腹言顧菟居月之腹而天下之兔望焉于是感氣乱曰明視其以此與 曲禮又謂視顧兔而感氣故卜欲之明暗以知兔之多寡也 月闕也故其口缺 一曰兔目不瞬視雄毫而孕主物簿曰孕環之兔懷于左腋毛有文彩間色至百五十年當轉環于腦能隱形人不復見矣 說文無兔字以兔為兔〻生自口出宜有留難吐而後兔故字又通為兔今產乳曰兔亦或謂之分娩且兔足前卑後倨其形兔故俛又从兔也冕亦从兔古之說冕者以為位彌高而志彌俛其以此乎內則曰姆教婉娩聽從蓋婉妻道也娩母道也聽婦道也從姑道也

鹿

鹿性驚防分背而食以備人物之害 毛詩草蟲亦曰鹿欲食皆鳴相召志不忘也 鹿者仙獸常自能樂性從其雲泉至六年必懷瓊于角下角有斑痕紫色如點行或有涎出于口不能急走也蓋負鹿戴玉而角斑魚懷珠而鱗紫故有諸中未有不形于外也

麝

麝絕愛其香每為人所迫逐勢且急即自投高巖舉爪剔出其香就縶且死猶拱四足保其臍異苑云猿賊以為麝懷香以賈害狙伐巧而招射是也 又云啗蛇今以蛇蛻裹麝香夏月食蛇多至寒香滿入春臍內急痛即自以足剔出之覆尿溺中覆之皆有常處 趙辟公雜說云西北之麝盛而食栢故其香結東南山谷有松而無

栢故麝不結也蒼舒嘗有日田寒麝覆臍香

犀

異物志曰犀舌有棘常食草木棘刺不啖莖葉也 犀之通天者惡影常飲濁水重霧厚露之夜不濡其裏白星徹端世云 犀望星而入角即此也 或曰翡翠屑金人氣粉犀

麈

麈獸似鹿而大其尾辟塵以置績帛中能令歲久紅色不黦又以拂氈令氈不蠹 纁黰變白麈尾留紅而狐白貂鼠之類蒸見之則毛脫物有相制其異如此 名苑曰鹿之大者曰麈群鹿隨之皆視麈所往麈尾所轉為準 思平紀譜曰沈牛謂之回沙牛謂之麈麈謂之荒鹿謂之墿

虎

虎奮衝破又能畫地卜食益蛇蠐向壬鵲巢面歲燕伏戊己虎奮衝破此六鳥獸之所以靈也 爾雅曰熊虎醜其子狗絕有力䖘漢律曰捕虎一購錢三千其半之虎也 陳魏宋楚之間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注云虎食物值耳而止以觸其諱故耳則仁人之于親也聞名心瞿果然目瞿豈似外至哉 虎所在處必爲以告

麢

雀豹古今注曰鹿有角而不能觸麞有牙而不能噬楚人謂麞為麇 麞鹿皆健駭而麞性膽尤怯飲水見影輒奔道書曰麞鹿無魂又曰白膽善怖 或曰麋喜聲音麞喜文彩 今獵戶以彩服舞麞鹿字說曰赤與白為章麞見章而惑者也樂以道和麋可以樂道而獲焉 麋性喜山麋性喜澤鹿性喜林 博物志曰麋拙澤艸而食其場成泥名曰麋暖民隨此暖種稻不耕而獲其收百倍 國語曰市無赤米而囷鹿空虛先儒以為圓曰囷方曰鹿甚聚亦善散故囷或謂之鹿也

兕

一角青色其皮堅厚可以制鎧 兕善抵觸先王之制罰爵以兕角為之酒陽物也而善發人之剛其過在抵觸故先王制此以為酒戒 道家云虎千年則牙脫而角生

獺

獺取鯉于水裔四方陳之進而弗食世謂之祭魚 蟾肪合玉獺膽分魚又曰獺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斃 淮南子曰鵲巢知風之自獺穴知水之高下 獺一歲一祭豺祭方獺祭圓 唐李商隱善屬文喜鋪陳故閉時謂之獺祭魚

熊

熊似豕堅中山居冬蟄當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俗呼熊白其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左足冬右足好舉木而引氣謂之熊經　冬蟄不食飢則自舐其掌故其美在掌　周官大射諸侯則共熊侯豹侯蓋諸侯服猛下王德一等故其所射共熊豹之侯而已　田獵則設熊席以莅衆尚毅故也亦以其溫　鬼谷子曰分威法伏熊熊之擊物先伏而後動

豹

古今注曰豹尾車周制也所以象君子豹變尾言謙也　古云虎豹之駒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及長退毛然後疏朗煥散蓋亦養而成之傳曰文豹隱霧十日不食欲以澤其衣毛成其文彩　豹一名程列子曰程生馬　古詩曰餓狼食不足餓豹食有餘言狼貪豹廉有所程度而食　博物志云豹死守窟　淮南子曰蝟使虎申蛇令豹止物各有志也

羊

羊性善羣故于文羊為羣犬為獨也羊每成羣則要以一雄為主舉羣聽之令人所謂壓羣者是也北人謂之羊頭　詩曰爾羊來思矜〻兢〻矜〻言羊之愛牧人也兢〻言羊之畏牧人也　牧之為道撫之以順其性故能使物愛之以制其故故能使物畏　禮云羽鳥曰降四足曰瀆瀆者謂死相藏瀆而善耗故也羊為甚故詩戒不騫不崩也騫虧崩羣疾　羊性前逆牛性前順故傳以為羌牽一[illegible]荷畜而隨之不能全矣　詩曰羊牛下來先羊後牛者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常先于牛也　易林曰羊腸九縈　字說曰羊大則充實而美〻成矣則羊有死之道焉

牛

凡聽宮如牛鳴窌中牛各宿藪故郴子以為黃鍾在庭也　周官曰牛夜鳴則庮　庮久屋朽木牛夜鳴則庮臭如朽木也牛首曰香故其臭朽則不可食矣　戎右曰贊牛耳桃茢牛耳無竅以鼻聽　盟者聽于人神故執牛耳而正以不聽為戒　易林曰牛龍耳瞶　先儒以為面牛鼓簧為譁故也　造化權輿論曰夫乾為馬坤為牛　乾陽物也馬故蹄圓坤陰物也牛故蹄圻陽病則陰勝故馬疾則卧陰病則陽勝故牛疾則立馬陽物也故起先其足卧先後足牛陰物也故起先後足卧先前足世之學者以為坤牛取順乾馬取徤盖知其一而已

象

象命在其鼻其所食物皆以鼻取之蓋獸之象以鼻致物而不以口天之象以氣致用而不以言故天之象與獸之象同字　象之所在

其土必卑體具十二少肉唯臭是其本肉附不附肝隨月轉在諸
周官玉輅以祀象路以朝王仁也象義也仁者人也義者道也
故象路一名道車

貉

嗟知為蛭貑貉為曲穴虎豹有茂艸野獸有苙莆陰以防雨景以救
曰貛貉同穴而處貛之出穴以貉為導若工記曰貉踰汶則死
此言嵩域殊氣各有所宜故周官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以蕃鳥
獸以育艸木也貉之為道宜辨而各狐善疑貉善睡

貍

論衡曰小盜貍步晁穸貍之伺物卑身而伏以候故者似貍而小文
彩班肰異于貓貉故法言曰辨人貍別其文萃也貍萬擬度故大射
以貍步張三侯貍善搏者也行則心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
侯道取象焉狐善疑貍善擬不可以有為古者以為燕居之褻森
大夫柬郭書衣貍製是也表柳曰河冰上有貍迹候堪人渡盖此
物善聽冰下無水聲乃過內饔曰鳥皫色而沙鳴貍馬黑脊而般
臂螻貍螻言其氣臭也

狼

狼大如狗青色作聲諸竅皆沸豺祭狼卜盖狼將遠逐食必先倒

立以卜所向今儺師逐狼鄉喜亦狼之所向獸之所在也狼驛[illegible]
腸直其糞烟直為是故也毛詩州虫詩曰老狼項下有袋求食滿腹
向前行乃顧之退又自踏跋上疐其尾進退有患故詩以況跋前疐
後

蝟

刺端分兩岐者曰蝟如棘針者曰豲見鵲則仰腹受啄中其矢鏃
爛故淮南子曰鵲矢中蝟蝟皮能㨆紕類染師用之刷紕物蝟
膽甘棘察苦

狐

祅獸也鬼所乘之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首丘又皆蔵
獸故狐貉之厚以居而蜡祭息民以狐裘也狐有媚珠易曰小
狐汔濟濡其尾小者材不足也狐者志不果也材不足志不果是以
終至而有濡尾之難象曰不續終也亦其尾重務濟濡故易正以為
象里語曰狐欲渡河無如尾何是也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
月而一見肰則白狐盖有之矣非常有也類從曰燕識戊巳不銜
泥狐潛上伏不越度阡陌

貙

虎五指為貙古者田獵必有所祭故周祭禡漢祭貙貙以立秋

曰貉獸故漢于是時祭禡祭貉其義未聞也

貓

薄荷醉貓化貓引竹 貍亦如虎畫地卜食今俗謂之卜鼠

駝

牛之鼓曰牟駝之鼓曰圓駝卧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行千里背有肉鞍如峰 知泉脈所在過處輒停不行 又知風候 段氏云駝亦齡令其毛縟温孕境于狄獮極塘傑深滈夏常退毛至盡乃能避熱故古者冬取皮于貂類而裘成夏取毛于駝類而褐成也

彙

白虎通曰熊為獸巧猛麋為獸迷惑故天子射熊諸侯射麋〻善迷〻所而害稼故周官大夫供麋侯麋言討惑除害也大夫以智帥人故所射如此獸 淮南子曰孕婦見兔而子缺脣見麋而子四目物有似肰而似不肰者麋有四目其二夜目也類從所謂目下有竅夜即能視之者也

狨

狨類猿長尾〻作金色生川峽山中人以藥矢射殺之取其尾為卧褥鞍被坐毯狨自愛其尾中矢毒輒自齧斷其尾以擲之惡其為深患也犛牛出西域尾長而勁中國以為纓人或射之亦自斷其尾

古者于旄旌干首注犛尾之毛焉而謂之旄凡建旄皆首物者也示使爲尾焉

猴

猿性静夜嘯常風月肅然猴性動每至林木皆振響 此獸無以行消食

獏

似熊能舐食銅鐵及竹骨實無髓蜀都賦云戟食鐵之獸 劉子曰飛鼯甘烟走獏噉鐵所居隔絶嗜好不同未足怪也 獏糞爲兵可以切玉其溺又能消鐵為水

羆

熊羆眼直惡人橫目 淮南子曰熊羆之動以攫搏兕牛之動以觝觸 猛憨多力能拔大木 羆羆富膽至春膽瘦既登高木自墜謂之僕膸令人畜熊以挺撞之更強壯長荒放于此 即于虎見之而伏豹見之而瞑熊見之而躍

貂

貂亦鼠類縟毛者也 取以為帽詩風即煖拂面如焰 字說曰貂或凋之毛自白也 人以其皮温額後代效之因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至漢因焉加以附蟬爲文侍中插左常侍插右 金取堅剛百

颣而不耗埤取居高飲露而不食豁取內勁捍而外溫潤其色紫紺
而不耀

猿

猨臂通肩則之可以為笛教圓于竹 猱猨善援貜父善顧
曰鹿制于犬猨伏于鼠令人取鼠以係猨頸猨伏不動猿不踐 論衡
上好上茂木渭則接臂而飲類從曰獨一叫而猿散置一鳴而猿伏
曰茲鳴在猶鳴曉 獨猨類也食猨 猨鳴而獺應之故東皆叢
曰傾以猨為婦也

獂羊

狀若騾而羣行暑天塵露在其角上生艸截行炙之獨寢代都賦所
謂獂羊拳艸以盤旋是也

狗

韓子曰蠅營狗苟 狗非田犬不何擇食苟令而已長喙捻短喙猲
獢長喙善獵短喙善吠以守 良犬韓有盧宋有鵲盧黑色鵲黑白
色 淮南子曰若鵲之駮言黑白雜也荊楚記曰鷄寒狗熱

豕

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故天將雨則豕進涉水波詩曰有豕白蹢烝
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此之謂也 牛順羊很豕躁 大畜六

曰童牛之牿六五曰豶豕之牙牢閑之牿牙者所以畜豶豕也
也 君子易祿而難畜夫人所以不剛且易畜者大抵以欲自累也
童牛豶豕則私欲不行剛而不累于物則難畜矣畜賢之道如牿之
駐童牛牙之繫豶豕于是為至故孔子于四曰有喜五曰有慶也
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者曰晉師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

獑

獑似猨青身黑色有髯黑手足黑性好理髯又愛其類生相序死
相赴殺一可以致百 周官素車犬禩言君臣之道尚微當警備也
漢車鹿淺禩髹車肰禩言長亭須言而君臣之道滋定故鹿幎以明

安則相求患難則相衛肰禩以明安則相序患難則相赴也 獑皮
五色中為茵毯

犬

凡肉豚宜炮犬宜羹故犬曰羹獻而禮有犬羹又楚人烹猴召其鄰
以為狗羹而甘之是也

豻

周官士射豻侯豻胡獸也其守在夷士以能勝四夷之守為善亦其
伏節死制而聽命于主事之事也 儀禮曰大侯九十糝七十干五
十 三射虎侯則子熊侯豹侯為大 參即熊侯參于麋豹之中也

千即豹侯言其以下千上又繼熊羆之後也

棲鵠又獨張以狸步者置于此以擇士則實繳度而取焉 鵠屬一

埒千里射者難中故于大射之 司弓矢曰澤共射椹質之弓矢

引張弓以授射甲革椹質所以選試其力 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

焉數者蓋豻侯五十弓而士以弱弓射之則其力之強弱莫知焉故

使于澤宮先射椹質已射于澤而後射于射宮則于是焉張皮侯而

棲鵠又以擇其巧巧力不具非所以為善射

鵲

鵲知人喜作巢取在木杪枝不取墮地者皆傳枝受卵一曰乾鵲

蟄蟲鵲巢開向天一 鵲巢居而知風蟲穴居而知雨 朕則殭而

不懸知風之自而作其巢知歲之所在而開其戶者鵲也殭而不孫

所以成德成惠故有行知風之自而作其巢知歲之所在而開其戶

所以趣時趣時故有功故詩以辟國君積行累功 詩曰防有鵲巢

功有旨苕言不驚懼之故防有鵲巢不成蹶之故邛有旨苕 朕氏

子抄曰鳥九竄而為鳥虎三竄而帝言書之轉易如此 天玄主簿

物云鵲喙把寶結王手腦謂之鵲王

鷄

暴鵠之不期蜀雞之不支 乳狗噬虎伏鷄搏貍 伏雞抱其卵

伏而未孚始化之時謂之涅 魚瞰鷄睨 會經曰陸鳥曰棲水鳥

曰宿獨鳥曰止衆鳥曰集水鳥晚于林棲故曰宿也 詩曰雞棲于

塒日之夕矣言鷄棲矣日于是夕于是月見故象半月未有[illegible]桂

之狀月滿則夜見半則夕見故也 風雨之詩言秋氣慘而悽悽風

雨如此則殺于不能和秋物脫而瀟瀟風雨如此各殺于已令鷄鳴

喈喈鷄鳴膠膠鷄鳴不已則欲世君子不改其度之辟也喈喈鳴言鳴

而不失其和膠膠言鳴而不失其圓

鸛

形如雀其性甘帶每遇巨石知其下有蛇即于石前如術士禹步其

石防肰而轉 南人豫木以踐絙縛其巢竊則作法解之乃于木下

鋪沙叩其足跡而做學之 天將雨則長善而鳴蓋知雨者也又善

舉飛薄霄激雨為之散 鸛水鳥也伏卵當數入水卵則不𤍠取

礜石繞卵以助煖氣 又泥其巢一傍為池以石宿水令人謂之鸛

石飛則將之取魚置池中稍稍以飲其雛 鸛梁殺形鸛石歸酒

鸛俯鳴則陰仰鳴則晴仰鳴則晴是有見于上也俯鳴則陰是

有見于下也夫文雀見為觀

鵝

鵝頸如嬰鵝額如瘤 江東呼鴚長脛善鳴又善轉旋其項古之學

者執之如此曾子曰邦有道則交若入焉此之謂也且黃鳥仁晨風鷙而養之良士以仁死賢臣以義生故黃鳥曰哀三良也而晨風以刺棄其賢臣 鶉鶉之信不如雁周周之知不如鴻鴻之亦未有時

鵰

一名鷲 詩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言民奔飛竄伏不安如此序所謂亂也 大雕翱翔水上扇魚令出拂拔攫而食之一名沸河 禽經曰陶河在岸則魚沒沸河在岸則魚涌

雁

雁行叙步側身故莊子謂士成綺雁行避影而問老子 周官以禽

作六摯大夫執雁以知其時又欲有去就之義而不失其序故執雁也雁從沙洲渚令雁奴圍而警察飛則銜蘆而翔以避矰繳有遠害之道非特取其有去就而義而已 鹽鐵論曰嗈嗈鳴雁旭日始旦登則前利無蹈後害故曰肯聘而賤送之是以君子知出處之不亢于衆也 燕一名玄鳥雁一名朱鳥 燕雁代飛 雁霜降南翔冰泮北徂其性惡熱故中國始寒而北至薊始南翔不過衡山今衡山之旁有峰曰回雁蓋南地極燠人罕識雪者故雁望衡山而止 博物曰鴻毛為囊可以渡水不漏 禽經曰鴻雁愛力遇風迅舉孔雀愛毛遇雨高止

鷹

陶弘景曰虎鬬鷙而潛伏鷹見形而高飛 一名鶆鳩 一歲曰黃鷹二歲曰鶬鷹三歲曰鶻鷹鵰次赤也鷹鷂二年之色也頂有毛角微起今通謂之角鷹 凡鷙鳥雛生而有慧出殼之後即于巢外放條大鷙恐其墜及為日所暖日暖致損乃取帶枝葉掉其巢中以放外墜及作陰涼也欲除雛之大小以所掉枝葉為候若一日二日其葉雖萎尚帶青色至六日七日其葉微黃十日後枯悴此時雛大可取 裴氏新書曰虎豹無事行步若將不勝其軀鷹在衆鳥之間若睡寐然故積怒而後全剛生焉然則送之所以威兵用此道也

三館書有味嗽三卷皆養鷹鶻及醫療之術

鵁青

一名鵁鶄一名鳽似鳧脚高毛冠巢于高木生子穴中子銜其母翅飛上下 淮賦所謂鵁鶄此雛于八九鳽青斷翼而低昂 鵁青旋目 禽經曰旋目其名鵁鶄目其名鳽方目其名方

鶴

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于草上滴滴有聲因即高鳴相警移徙所宿處慮有變害也蓋寉體潔白舉則至高鳴則遠聞性又善警行必依洲嶼止必集林木故詩傳以為君子言行之象今寉雌雄相隨

如道士步斗履其跡而孕

鸕鷀

一名鷧嘴曲如鉤食魚入喉則爛其熱如湯　神農書鸕鷀不卵生口吐其雛　楊孚異物志云鸕鷀沒于深水取魚而食之不生卵而孕雛于池澤既胎而又吐生多者七八少者五六相連而出若絲緒焉水鳥而巢高屋之上峽中人謂鸕鷀為鬼烏蜀人臨水居者皆養此鳥繩繫其頸使入捕魚得魚則倒提出之杜甫詩家家養鬼烏是也出夔州圖經

鷖

鳧屬蒼黑色鳧好沒鷖鳥浮故鷖一名漚　周官王后安車鷖總蒼頡解詁曰鷖鷗也今鷗一名水鴞形色似白鴿而羣飛風土記曰鷖鷖鳴也以名自呼大如小雞生于荷葉之上

鳧

鷉沈鳧沈鳧好沒大小如鴨常以晨飛[illegible][illegible]晨鳧旦至　楚辭將泛泛若水中之鳧乎鷖善沈鳧善沒而不容與與波上下故昔之數人慕焉

雎鳩

江東呼之為鶚　徐鉉州木魚圖云雎鳩常在河洲之上為儔偶更不移處為鷙性好跱故每立更不移處所謂鷙立蓋取諸此少皞氏以鳥名官鳳鳥知天時故以名立正之官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故司分伯趙鵙也以夏至鳴冬至止故司至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故司啟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故司閉雎鳩鷙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鳲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鶻鳩孝故為司徒主教民精度犯賊四春棲數農之鳥即鵙是也　俗云雎雛交則雙翔別則立而異飛是謂鷙而有別傳曰鷙鳥不雙是也

鳲鳩

鳲鳩秸鞠一名搏黍今之布穀江東呼為郭公牝牡飛鳴以翼相拂

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有均一之德蓋其哺子朝自上而下暮自下而上　周官羅氏中春獻鳩以養國老若鳩性不噎食之且復助氣故也續禮儀志曰仲秋案戶校年老者授之以杖其端刻鳩形鳩者不噎之鳥也故曰祝鯁在前祝噎在後

鶻鳩

江東呼鶻鳩　鶻雎氏司事一名鳴鳩月令所謂鳴鳩拂其羽者是也一名鶯鳩莊子所謂蜩與鶯鳩笑之者是也性食桑椹然過則醉而傷其性故詩曰于嗟鳩兮無食桑椹而序以為刺淫泆也一名班鳩班雎似鶻鳩而大鶻鳩灰色無繡項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

黃鳥 倉庚 搏黍 桑飛 鳴則

黃栗留也 常葚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曰看我麥黃葚熟

蠶生

鶖

鶖性貪惡今俗呼禿鶖一名扶老如鶴而大長頸赤目其毛辟水毒

頭高八尺善與人鬬好啗蛇 劉楨魯都賦曰緣鵠葱鶖鶖色蓋青

也

斲木

貍頭愈鼠鷄頭已瘻蝱散積血斲木愈齲 此鳥善為禁法能曲爪

畫地為印則穴之印自開飛鞭以翼墁之今鼠竊用其印以發扃鐍

翡鳥取蠹于深以舌鉤之舌長于味抄有刺針異物志云舌長五

寸

鸒

雅烏也不及哺者謂之雅烏詩曰弁彼鸒斯歸飛提提言鸒斯鳥之

不及哺者尚歸歸飛以從其類而不失弁樂今已曾不鸒斯之不如

也 法言曰頻頻之黨甚于鸒斯亦賊夫粮食而已矣鸒斯賊夫粮

食以衆故曰方言曰齊宋之間凡物盛多謂之寇郭註曰江東有小

鳧其多無數俗謂之寇鳧

鷃 鴽鷃

其品中膳羞內則所謂雉兔鶉鷃是也 莊子鵬徙南冥斥鷃笑之

此言大小雖殊安于其足則其于逍遙一也故雖斥鷃之卑無羨雲

鵬而榮願有餘矣蓋周之書方袪異欲之累周言鵬翼翼大而形之

笑之者愈小故前同蜩與鷽鳩笑之後同斥鷃笑之也鷃不不處

矣然尚不如燕之燕也白虎通曰一歲不升撤鷃鶉二歲不升撤鳧

雁三歲不升撤雉兔

鶻

鶻拳堅處大如彈丸俯擊鳩鴿食之鳩鴿中其拳隨空中即側身自

下承之捉于鷹隼 冬擷鳥之盈握者夜以燠其爪掌左右易之且

即縱之令去其往東矣則是日也不東嚮搏物南北亦然蓋其義性

有擒有縱如此 造化權輿論曰鷹鷂之子或為鶻鳶夏雀生鶚楚

鳩生鴞

隼

詩曰鴥彼飛隼率彼中陵言宣王無海之道故諸侯有盈水之流

縱宣王無陵之德故諸侯有隼之散揚 字說云隼隹上鳩氏取隼

致一鷙與也鴿合也鵲黑白鵲鶻黑白閒

鷸 鳧鷖配吾趣

尸子曰家鴨為鶩野鴨為鳧不能飛翔如庶人守耕稼而已故庶人執鶩工商執雞工商欲其知時又上之所畜也故執鷄 說苑曰鶩無他心鄭玄曰鶩取其不飛遷故庶人以為摯 物類相感志曰雞鶩伏卵忌磨若聞磐磨之聲則不生矣 雄鷄能鳴其雌不能鳴 雌鷄能鳴其雄不能鳴 雉可系故謂之雉鴨可押故謂之鴨 鵝性醇鶩性木

爽虫 鷦 其雌文 鷦鷯

似黃雀而小化而為雕 說苑曰鷦鷯巢于葦苕繫之以髮 鳩性巧俗呼巧婦一名工雀一名女匠其喙尖利如錐取茅秀為巢巢至精密以麻紩之如刺韈然故又名韈雀

三十三

鶉

無常居而有常匹 尸子曰堯鶉居 性淳善不越橫草所遇遇小草橫其前輙旋行避礙 有丹鶉有白鶉 此丹鶉也色赤黃而又銳上禿下夏出秋藏飛必附草皆火類也或有魚鱓化龍類火之所自生者也夫文蒼龍七宿有角有亢有尾朱雀七宿有咮有噣有翼而無尾此其取象于鶉與

鸞

青鳳為鸞 孔穎達曰燕雀有凋噍之感鸞鳳有歛翼之容雌雄合

雄曰鳶 鳶始生類鳳久則五采成易曾上古時鳶順動此鳥輒集卑上雄鳴于前雌應于後後世不能致作和鳶以象之因謂之鳶伏

鳳

鴻前麐後蛇頸魚尾鸛顙鴛思龍文龜背燕頷鷄喙五色備舉出于東方君子之國 首文德翼文禮背文義膺文仁腹文信 鳳鳥有文河圖有畫非人為也 其翼若干其聲若簫 東方曰發明南方曰焦明西方曰鷫鷞北方曰幽昌中央曰鳳皇

溪鶒

沈約郊居賦秋鷖寒鶩修鷁短鳧 淮賦曰溪鶒尋邪而逐害此鳥性食短狐在山澤中無復毒氣 鴻之步綱鴛之畫印溪鶒之勅蝶羸之視皆物之有術知者也

三十四

鵙 伯勞 鶪鴂

賊害之鳥也其聲鵙鵙 鶴鵙屬其飛也翪不能翱翔竦翅上下而已瞰欲足也今鶴鵙飛六翮欲足腹下 陽氣勢而倉鶊鳴可蠶之候也陰氣至而鵙鳴可績之候也 鵙善制蛇鳴則蛇結 金伯勞之血則爲鐵浮鵝鵠之膏則瑩石浮鵠髓則化銀浮雉羹則

古者天子以春解祠黃帝用一梟破獍欲以為梟鳴食母破獍食父破獍如貙者而虎眼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司用之故後世于歲始祓除兇災取以解祠黃帝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羹以賜百官此遺象也 西方之書曰如土梟等附塊為兒名曰土梟蓋取諸此傳曰蠶苑可以令梟那又曰梟避星名鵲為巢子

鴞

詩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言鴞食桑椹則變而美其色好其音以況德義能革小人之非如此及其食則不足以革其容色變其聲音故詩曰墓門有梅有鴞萃止以刺陳佗無良師傅也

北山錄曰黃鸝亦食桑椹而美者 賈公彥曰鴞鵩二鳥夜為惡鳴者也 廣志曰鴞楚鳩所生如驪巨雀種類不孳乳也 [illegible]聞諸[illegible]驢馬駒隨母行有在前者有亞者有隨後者此有生時兩月初生在前月半中月末在後令科斗月大盡先生前兩足小盡先生後兩足

鶺令 雝渠 大如鷃

飛則鳴行則搖長腳尾腹下白頸黑如連錢杜陽人謂之連錢鶺令錢母其頭如錢文 物類相感志曰俗呼雪姑其色蒼白似雪鳴則天當大雪極驗

桑扈

淮南子曰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 桑扈蓋一名而二種[illegible]有兩曾參之稱焉云桑扈竊脂鳰鵲制華此桑扈之一種也桑扈竊脂棘扈竊丹此桑扈之二種也 左傳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春扈鳻民耕種夏扈趣民耘耔秋扈趣民收斂冬扈趣民蓋藏棘扈為果趣鳥桑扈為蠶驅雀行扈唶唶為民驅鳥宵扈嘖嘖夜為農驅獸老扈鷃鷃則趣民刈麥令不得晏者也 所謂交交桑扈舉場啄粟以此之竊脂者言也交交桑扈有鶯其羽以色之竊脂者言也 竊毛皆謂淺色 桑扈竊脂淺白 竊字用得妙

鷩雉

西山經所謂赤鷩可以禦火者也賦性悍炭態害飛走如風之疾故潘岳云山鷩悍害炭迅已甚也蓋其狀介甚于他雉故周官三公服鷩冕與王后三翟之服異也 博物志曰山雞有美毛彩自愛其色終日映水自炫則溺翟雉長尾雨雪降惜其尾棲樹杪不敢下食往往餓死蓋文之溺物也如此 禽經曰霜傳鷂枝鳥以武生者少雪封枯原鳥以文死者多

鵠

鴻鵠一舉千里故周官木路前樊鵠纓 革路龍勒條纓龍物猶問謂鵠纓蓋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 庾人八尺以上為龍六尺以

爲鳥焉以能名其來尚矣鵲遇擊縮於〻之則可以爲太新僕
梗鵙中則告勝焉　射者雉中〻之爲雋也

杜鵑　子規　怨鳥

若啼〻血不已　夜鳴達旦血漬艸木凡始鳴北向啼苦則倒懸于樹說文謂蜀王望帝化爲子巂　寄巢生子百鳥爲哺其雛尚如君臣云

雀

物之淫者　鴿喜合此鳥雌亦雄雀四時有子鴿逐月有子　雀豹古今注曰九月雀入水不則多淫泆故酒善使人淫佚故一升曰爵

爵所以戒也亦取其鳴節足以戒荒淫之欲所以戒沉湎爵以戒淫佚其義一也　爵散之爵出于爵燕享之燕出于燕　則爲法一以爲戒先王之禁勸有在于是故孔子欲學者之多識也　雀以猶瞿俛而啄仰而四顧所謂瞿也　朝野僉載曰比雀官倉猶是向公

鳥雀尾翠上有肉高有穴者名脂餅偽每引觜取脂以塗翎毛衣則悅澤雨露不能濡　雀爭燕巢銜艾置巢中燕不復顧也

鸚鵡

衆鳥足趾前三後一其目下瞼眨上唯鸚鵡四趾耦分兩瞼俱動如人目　禽經曰鸚鵡摩其背而瘖鸜鵒翦其舌而語　文曰飛鳥性

勇帶鳥性仁纓鳥性樂冠鳥若鷹是也帶鳥若練是也纓鳥若綬鳥是也綬鳥一名鷊或謂吐綬咽下有囊如小綬詩曰中唐有甓邛有旨鷊　一名避株行必遠艸木慮觸其嗉

鴂

閩諺曰鴂無舌兔無脾蓋鴂無舌速啼性不木止

戴勝

鴟即頭上勝也一名戴鵀頭上有毛花成勝　通典曰上古衣毛帽皮後代聖人見鳥獸冠角乃作冠纓而吟此鳥頭上戴勝則又冠角之別也　男事興而布穀鳴女工興而戴勝鳴見戴鵀而爲紝

鷸　述

似燕紺色知天將雨之鳥也故傳曰知天者冠鷸而莊子曰欲弁鷸冠以約其外　義訓曰鷸紺燕知風則啼　異物志曰翠鳥先高作巢及生子愛之恐墮稍下作巢子生毛羽復亦愛之又更下巢也亦自炫其毛羽日浴涂瀾泗淵之間鮮縟可愛謂之翡翠名前爲翡後爲翠　雄赤曰翡雌青曰翠小者謂翠碧性善捕魚又曰魚師魚虎也荊王以其羽飾被左傳翠被豹舃

螘　蛾

書曰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蟻裳明王于此斷恩而蟻裳

則言以此況臣之義也　詩曰鸛鳴于垤　垤蟻冢也　蟻將雨則出而壅土成峰　鸛鳥見之長鳴而喜　方言曰其場謂之坻　亦或謂之垤　況室以蛭之微而能為垤　用其至故也　今蟻取小蚤入窩　鞠壞垤室窩益防其逸　亦以室而　一名蛾封　傳曰蟻封盤馬　令羽地蟻封其高大有如冢者　所謂蟻冢蓋出于此　莊子曰於蟻棄知　於魚得計　其于早棄意　言慕人與使人慕之　皆不可為也　故至人之計在于物我兼忘其蔵也　不厭深渺而已矣　故曰得皆則蟻行　失時則鸛起蛾行遠遲有序　需而不速　故君子之得時其庶于進如此　梁益之間謂之玄蚼

蠅　其鳴在翼

青蠅糞尤能敗物　雖玉猶不免　所謂蠅糞點玉是也　蓋青蠅善亂色蒼蠅善亂聲　故詩以青蠅刺譖　而雞鳴曰匪雞則鳴　蒼蠅之聲　一章曰蒼蠅之聲　言耳聞聲而起也　二章曰月出之光　言目見似而起也

蠋

似蠶　一名厄　詩曰伻單金厄　金取其堅　厄取其完也　又曰蜎蜎者蠋　烝在桑野　言蠋以絲自表　久久在桑野　雖獨而已　然其自營也完矣　故詩序曰一章言其完也　韓非子曰鱣似蛇　蠶似蠋　人見蛇則驚駭　見蠋則毛起　然婦人拾蠶而漁者握鱣　故利之所在皆為賁諸　管子曰夫龍欲小則化為蠶蠋

蜂

蜂有兩衙應潮　其毒在尾　垂穎如鋒　傳曰蜂蠆垂芒　採取百芳釀蜜　其房如脾　今謂之蜜脾　其王之所居臺積如臺　語曰蜂臺蟻樓　蜂之化蜜　必取匽豬之水注之蠟房　而後蜜成　故謂之蠟者蜜之蹠也　方言曰其大而蜜謂之壺蜂　即今黑蜂　楚辭所謂玄蟻若象　玄蜂若壺是也　一名萬　蜂類衆多　動以萬計　故借為萬億之萬　抱朴子曰雞有專棲之雄　雉有擅澤之驕　蟻有兼弱之智　蜂有攻寡之計　推理觀之　人之強弱相制　衆寡相役　何以異此　自然論曰蜂無主而盡死

螽　舂黍　舂箕

蟲之不妬忌　一母百子者也　艸木疏云　蝗類　青色　長角長股　股鳴者也　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　聞數十步者是也　股成而奮迅之則方春尚弱也　故列子以為臣方折春螽之股　堪秋蟬之翼　蔡邕月令曰其類乳于土中　深埋其卵　江東謂之蚱蜢　善害田稺　[illegible]十月而有螽　孔子曰火伏而後蟄者畢　今火猶西流　再失閏也

螣蛇　神蛇

鬼谷子曰分威法伏熊　實意法螣蛇　實意言致一也　墨子曰靈龜近

灼神蛇近異　傳曰靈蛇棄靈神蛇解角以言至人遺世拔俗委蛻於物之上　抱朴子曰虵不牝牡騰蛇不交不可謂貞／陰陽自然變化論曰騰蛇聽而有孕白鷺視而有胎

蛇

魚屬遊行蛇屬紆行

詩曰委蛇蓋取諸此　龜蛇合體謂之玄武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玄翔者道之所在陰陽之礼具焉故物有玄龜纏蛇蛇臟有左肘右命方有翔有北毬有準有纏　蛇龍虎鼉蛇珠千枚不如一玫瑰言蛇珠賤也　變化論曰鵲之為猿蛇之為鼉麋鹿易歸蛇類易皮鼈類易鼓　按十二子辰為龍巳為蛇巳六陽具不為龍而為蛇亢也

虺　蝮

虺似蛇而小　虺如土色所在有之蝮蛇鼻反其上有鍼錦文聚蛇之中此獨胎生觚坼副母腹亦有與地同色者陸氏云凡禽獸必藏形匿影同于物類是以蛇色逐地茅兔必赤鷹色隨木　字說云蛇螫人也而亦逃人是為有它蝮觸之則螫其害人也人亦復焉

蚺蛇　大蛇可食

行地常俯其首膽隨日轉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在尾南人云俗取其膽以充藥材輒以線合其瘡縱之後遇捕者輒自見金瘡以明無膽亦其知也　蛇人之膽取而還生

螢　挾火　據火　熠燿

後世磨者爨于蒸藿而市扇者常苦暍　傳曰螢戴火而寒有足扎今西北多螢大者如棗行而有光正曰宵行以此故也　老槐生火久血為燐　古今注以為螢食蚊蚋一名夜光一名宵燭一名燐榮有論曰烏無胃而生螢無胃而育　一說螢非熠燿熠燿行毛耳今卑濕處有蟲如蠶蝎尾後戴火行而有光俗謂之熠燿

蟋蟀

陰陽率萬物以出入至于悉蟋帥之為悉蟀蟋能帥陰陽之悉者也似蝗而小善跳正黑有光澤如漆一名促織語曰促織鳴懶婦驚曹者而苟居偷以勤故詩一以蟋蟀一以蟋蟀刺之　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蟋蟀在堂九月之時也九月建戌于文禾千為年步戌成歲蓋年取禾之一熟而歲騎兩稔故步戌至戌謂之歲也　詩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言蟋蟀微物也猶知隨時可以人而不如乎故曰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也　傳曰蟋蟀之蟲隨陰迎陽一名迎蛩初秋生得寒乃鳴詩義問曰蟋蟀食蟳而化

蛣蜣　蜣蜋

衛波傳[illegible]蛣蜣無鼻而聞香黑甲[illegible]五六月之間經營穢場

之下車莫先一前倪之一後推之若僕人轉車久之乃羽化如蛻解仙去也 抱朴子曰玄蟬潔飢不羨蛣蜣穢飽故回之算黯有似輕拚頓之富也

阜螽

今謂之蚱蜢亦跳亦飛不能遠青色爾雅曰阜螽蠜草蟲負蠜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曰蠜草蟲謂之負蠜也 一曰蚯蚓即負螽也亦以雄鳴於上風負螽鳴於下風而風化博物志云螺嬴亦取阜螽子呪而成己子

蟦蠐

在糞草中外黃內黑亦或謂之蟦蠐列子所謂烏足之根為蟦蠐是也大者如足大指以背行乃駛於腳 造化權輿云蛇以腹蟦蠐以背行今俗謂之蟦蠐 蟦蠐化為復育復育轉而為蟬蓋蟬之去復育猶蛇之解甲蛇之脫皮可謂尸解矣三教珠英曰萬成蟦蠐

蛾 蠶生蛾蛾生卵

似黃蝶而小其眉句曲如畫 今一種善拂燈火夜飛謂之飛蛾一名慕光 符子曰不安其昧而樂其明是猶夫蛾去暗赴燈而死亦其類也 與蝱而為牝牡蝱一名過街言逢申日則過街故與為忌庚中燕避戊己無異 變化論曰蝙蝠夜值庚申乃伏

螢

帶螢醒迷迷猶解惑 上蛸螫蟲也蟲之知數者也

蝶

貝葉為蝴蝶嘗見圓蘇其葉為蝶者三分二已蝶矣其一尚葉也于寶云稻成蛬麥成蝶 蝶醜䏿以鬚嗅鬚蓋其鼻也今絡緯蟾蠑之類亦以其鬚當鼻

莎雞 樗雞 天雞 螒

其名以背故有雞之號 詩曰六月莎雞振羽言於是時莎雞羽成而振迅之也 草蟲疏云如蝗班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 一名絡緯其名如紡緯也促織一名投梭其聲如急織也

蠶

蠶陽物也惡水食而不飲 淮南子曰蚕食而不飲蝉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再蚕為之原蠶一名魏蠶里俗謂之夏蠶亦曰晚蠶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為害馬也 蠶之所吐為忽十忽為絲五絲為緌十絲為升二十絲[illegible]十絲為紀八十絲為緵 蠶足於桑三俯三起二十七日而[illegible]已老則紅[illegible]之紅蠶紅蠶以繭自衣亦叔謂之室

蜘蛛

論衡曰蜘蛛結絲以網飛虫布網亦如罩其絲右繞今磨旋蔓生皆自右而轉亦有然之理也　放蜘蛛而結網法螺蚌而閉戶則古之知者創物其兼取博矣　字說曰鼄一面之網物觸而後誅之知誅義者也

蚇蠖　蝍蛩　步屈

漢志曰尺者蒦也蠖之義蓋取諸尺蚓之義蓋取諸引〻者伸也蒦于尺伸于引今人布指求尺一縮一伸如蠖之步謂之尺蠖置於是乎　亢桑子曰夫俗隨國政之方圓猶尺蠖之于葉也食黃則身黃食蒼則身蒼　賦曰熊蟥飛而生風蚇蠖動而成響言屋之空曠深靜易以生風答響如此詩喻其正噦〻其冥是也

螳蜋　拒斧　不過　子蜱蛸

捕蟬而食執木葉以自蔽蟬將去而未飛為之一前一却〻類從回螳蜋之氣合之生火蚯蚓之歷皆滬起霧　月令曰螳蜋生蓋是月升陰始起故虫應而生焉　螳蜋深秋乳子至夏之初乃生亦生百子如蠶斯云

蜉蝣

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三四寸黃黑色甲下有翅能飛燒而啖之美

如蟬也爾然生叢水上尋死隨流梁宋之閒曰渠略叢生糞壤中朝生暮死有浮游之義故曰蜉蝣也　詩曰蜉蝣掘閱麻衣如雪鄭雪以刺其奢而掘閱言掘地使解閱也　管子曰掘閱得玉

蝤蠐　蝎　蛣蝠

領如蝤蠐蝤蠐之體有豐絜且白者故詩以況莊姜之領　化書曰螺逞相育不母而生蝤蠐此即木中蠹虫亦曰桑蠹故古者謂之中趙謂之蝎蠐

蠓　醯鷄

郭璞曰蠓飛磑則天風舂則天雨此言蠛蠓將風則旋飛如磑一上一下如舂則雨矣然其圖贊又曰風舂雨磑二說不同也

螟

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節曰賊食苗曰蟊　許慎以為吏冥〻犯法則生螟乞貸則生螣抵冒取民財則生蟊　螣則蝗也　俗云春魚遺子如粟埋于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皆化而為魚如遇乾旱水縮則其子久閣為日所曝乃為飛蝗

螗　蝘

其首方廣有冠　俗呼胡蟬似蟬而小鳴聲亮者江南謂之螗蟧蜩與螗異形大而黑昔人啖之禮有雀鷃蜩　是也　蟬其通名

盟鐵論曰以所不覩不信若蟬不知雪也又況道常無所而不可
覩者乎是故聞而不見者寡矣又況道常無形無聞〻之品責字也

寒蜩　蜺　寒蟬

似蟬而小青赤　蔡邕月令曰鳴則天凉故謂之寒蟬　論衡曰蟬
生于腹育開背而出　郭氏曰寒蜩即今啞蟬啞蟬初精及淨寒落
冷風乃鳴　方言曰蟪謂之寒蜩寒蜩瘖蜩原其始也今鳴蟬亦啞
又一種似蟬而小綠色北人謂之螓額廣且深詩所謂螓首蛾者
是也

蟪蛄　蟧蛁　螇螰　蜓蚞

莊子蟪蛄不知春秋蟪蛄夏蟬也是故不知春秋　按離騷曰蟪蛄鳴
兮啾啾歲暮兮不自聊則蟪蛄亦秋蟬矣一曰春生者死于夏〻生
者死于秋故曰不知春秋也　莊子音義以為此即所謂寒螿者也
按風土記曰蟪蛄鳴于朝寒螿鳴于夕則寒螿蟪蛄又為兩物　稽
聖賦曰蟒蠐行以其背蟪蛄鳴非其口　山海經曰有獸以其尾飛
有鳥以其額飛則衆數之間負類反倫何所不有可勝言哉

蜮

短狐也似鼈三足含水射人一曰含沙射人之影其狀如芥　稽聖賦
蛛旋于影蟁射于光　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檐臨以氣為矢因水
埶以射人故俗呼水弩　造化權輿曰短狐射氣蛛蟆遊涉中影則
疾人氣數感之故也周官曰北室屋除其貍蟲貍蟲塵蛛蟆之屬狀
蟆言求而去之也亦言搜而去之也

蛜蝛　委黍

甕甋底蟲形似白魚而大一名衆婦食之令人善淫　亦曰鼠負
陶隱居曰鼠在坎中背則食之

蚯蚓　蜿蟺　朐䏰　土龍

善長吟于地中江東謂之歌女亦曰鳴砌　月令曰蚯蚓結　蚯蚓
穴居首陽向下陽動則穴而上首故其身結而屈也　傳曰無耳

蟬無口蚯無足蚓無肋蚯蚓土精無心之蟲與負蠜交白項是其老
者

果蠃　蠮螉　蒲盧

即今細腰土蜂好祭蜘蛛　捷泥作房如並竹管取桑蟲負之七日
而化為子其祝聲可聽　法言曰類我類我蓋其音云也

螻蛄　螜　天螻　蟈蛄

類從曰磐鐵致蛄干蠅引兔蝦灰除蠶蛉陽去伏　方言曰螻蛞謂
之螻蛄　周官曰焉蚻杜而狀背螻先儒云螻蛄臭也傳所謂膢蟵
而不可饗腥惡而不可覩出此

蜻蜓　蜻蛉　蝍蛉　蝦蝛　蛇
矢雨即多好水上款飛　亭午則亭　類從曰青蛉之首瘞而為珠。
五月午日取其首正中門埋之皆成青珠。

蚊
蚊有昏市蠅成市于朝蚊成市于昏　楊子或問貨殖曰蚊蓋蚊之
取利雖小肰而暮擾令人通夕不寐故雄以此記況一名贅旃列
子曰贅斿生乎腐孃〻即黃甲小虫一名與父一名守瓜　蚊性惡
烟以文熏之則滅。

鼠

南陽呼鼠為鼫　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謂之禮鼠亦謂之
拱鼠　鼷鼠有螫毒者甘口齧人及鳥獸皆不痛春秋所書食郊牛
之角者也　鼩鼠兔首似鼠而大能人立交前足而舞　易曰晉
碩鼠無所守焉貪而畏人詩序所謂貪而畏人若大鼠也碩大也
且五之所以蕃錫而康四之所以僉窃而懼者亦宜有他哉五以
柔進順而麗乎明四以剛進悖而麗乎暗故也　鼩鼠徒于捕鼠似
貂赤黃色大尾今俗謂之鼠狼一名鼪今粟鼠似之蒼黑而小取其
毫可以製筆世所謂鼠鬚粟尾者也其鋒乃徒于兔若今竹鼦之類
蓋鼠食竹故曰竹鼦　鼩鼠一名鼱鼩一名鼷鼩似鼠而小　東方
朔曰辟穢鼱鼩之啟狗也　鼯鼠奚由狀如小狐肉翅〻尾項脅毛皆
紫赤色脚短爪長飛且乳者亦或謂之飛生或曰一名飛蠝其狀如
兔而鼠首以其髯飛性食烟火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升高　鼠性
疑出穴多不果故持兩端謂之首鼠　鼷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
顛今契丹境有跳兔前足纔寸許後足幾一尺行則能又跳一躍數
尺止則蹶肰什地　爾雅曰東方比目魚謂之鰈南方比翼鳥名鶼
鶼西方比肩獸與邛〻岠虛比為邛〻岠虛齧甘草即有難邛〻距
虛負而走名蹶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中有枳首蛇焉此四
方中國之異氣也　又有鳥鼠同穴者與鳥為雌雄鼠在內鳥在外

易　蝎虎　蠑螈　蠦蟫　蝘蜓　祝蜓
蜥易蝘蜓守宮也　博物志曰以朱飼之其體盡赤擣之萬杵以點
女人肢身不滅如赤誌偶則落故曰守宮　蜥易十二時變色故曰
易也　蜥易蝘蜓一名蛇醫蛇體有傷此齧樹艸傳之故有醫之
號　考工記注曰脰鳴蛙黽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蜩蜺屬翼鳴發皇
屬股鳴蚣蝑屬胸鳴榮螈屬

馬
蘢說眼欲得黨鹽口欲得有紅光耳欲如劈竹睛欲如懸鈴頭欲
高如剝兔項欲起如飛龍　人眼鳥目鹿背麟腹虎胸龜尾攀頭如

鬛垂尾如彗望之大就之小筋馬也望之小就之大肉馬也前其
見目前視見腹後視見足駿馬也毛束皮〻束筋〻束肉〻束骨天
下之馬也 朝野僉載曰伯樂令其子執馬經以求馬經年無有似
者歸以告父更令求之出見蝦蟇謂其父曰得一馬略與相同而不
能具伯樂曰何也對曰其馬隆顱跌目但蹄不如累麴耳伯樂曰
此馬好跳躑不堪御也括母語括徒能讀其父書不知合變之
謂

騧

今之烏驄也其色騧白 詩曰乘〻馬乘〻黃乘〻騧黃純色騧
雜色古者大夫乘駒黎馬則備諸侯之禮矣蓋亂生于卑馬衣服之
間而已大叔于田乘〻馬而沃之大夫素衣朱襮此晉鄭之所由亂
也 騅亦騧顏在青白之間詩曰毳衣如菼〻騅也

騏

蒼文色一曰騏青驪文如博棊也 詩曰其帶伊絲其弁伊騏司服
曰凡兵事韋弁服眡朝皮弁服韋弁以韎韋爲之故曰韋弁一名爵
弁其色則象爵故也皮弁以鹿皮爲之故曰皮弁一名騏弁其色則
象騏故也 詩曰騏騮是中騧驪是驂蓋騏騮中駟騧驪上駟故服
以騏騮驂以騧驪 淮南子曰騾駃騠服欣步驚王之詩北伐叢四

騏南征叢四騏者言方是時馬政愈修其所以執駒綱馬教從攻特
戒僕請馭夫之法浸廣故雖騏亦閑習爲用矣非獨四驪也

馵 省

爾雅曰後右足白驤左白馵 易曰震爲馵足蓋取其躁以躁故二
絆其足作足言縱之而動也馵足言制之而動也 今字馵从馬一
絆其足馵從馬二絆其足馵其馬口其足詩繫之維之口者維之也
古者庶人駕一士駕二大夫駕三諸侯駕四天子駕六說文駢駕
二馬也驂駕三馬也駟駕四馬也 馬政論曰後足偏白者凶

駱 白馬黑鬣

明堂氏曰夏后氏駱馬黑鬣 詩曰嘽〻駱馬言駱性善勞而今取
息不平如此則以甚勞故也

白顛

爾雅曰的顙白顛今之戴星馬也 莊子曰齊之以月題蓋額上當
顱如月所以象顛之白 易曰其於馬也爲的顙蓋震二陰在上故
爲的顙白陰色也二陰數也 馬政論曰額有白毛謂之的盧又曰
脣上有旋毛及白毛者謂之的吻凶

驖

深黑色驪赤黑色驖 詩曰駟驖孔阜六轡在手以美襄公田狩之

事蓋馬之族不一而驛馬則喜前驽馬則喜則右之御馬若驽馬以騑為主驛馬以驂為主騑性堅驛則聚于騑御而有繁手之勞矣言其六轡在手而已則是無事于轡故詩以美之也　陸子曰三皇每策五帝繁手唐虞按轡禹湯馳轅

驔

驪曰豫驕騮白腹驟驟淺赤也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周人尚赤戎事乘騵赤馬白腹曰騵言上周下殷也　詩曰駟騵彭彭　或曰方殊率止乘其四騏則于戎事乘騵之說害矣曰序詩者曰宣王南北則蠻荊之事正之而已故言兵非伐人之兵也言車

乘戎車也言馬則非戎馬也

駁

駵白駁　徐鉉曰㸚象駁文音俟乘駁孔虎見之而伏則象駁之文理或然也　詩皇駁其馬亦言皇駁者士皆礼捕盛故也　蓋駁亦上色古者國君乘之　爾雅所謂駁如馬倨牙食虎豹

騋

凡馬六尺以上為馬七尺以上為騋八尺以上為龍　凡馬宗廟用龍戎事用駁田事用騋　馬八尺以上則幾于龍坤之上六稱龍與此同意又按黃白曰皇純黑曰驪赤黃曰騂青驪驎曰驒黑身黑鬣曰騩黑身白鬣曰駽形白雜毛曰騢豪骭曰驔二目白曰魚々舍謂之環眼馬々之最下者也　常節曰今人每用魚々雜々珠訣魚白色　雅古稱字黑也

駒

馬二歲曰駒三歲曰駣八歲曰駅馬八歲曰一變故從八也語曰七騶八白言馬至八歲騶變而向矣　大夫乘駒々血氣未定則有躍囂之虞故大夫乘之　荀子曰大路之馬必倍至于教順然後乘之倍言年長以倍今羣牧選馬十六歲以上乃以進御此遺象也　駒血氣未定宜拘執之　詩曰縶之維之蓋取此　縶馬曰維縶牛曰紖

埤雅下

宋陸佃撰　　明汪史國閱

苑

魏之詩曰園有桃其實之殽園有棘其實之食言國君有一國以為饗今也資園桃以為殽賴園棘以為食而園之外莫理焉則使儉以嗇而不能用其民可知也禮曰王弔則巫祝以桃茢前王桃亦所惡而茢以扶除不祥

甘棠　杜梨

孔子曰吾甘棠見宗廟之敬也劉歆廟議以為思其人尚愛其木況

宗其道而毀其廟乎故曰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為預數故於殷太甲曰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毋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　字說云蔽芾甘棠以杜之美言有杕之杜以堂之惡

梅　柟

梅華優於香桃華優於色故天下之美有不得而兼者多矣若荔枝無好華牡丹無美實亦其類也記曰變其窮與　今江湘二浙四五月之間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溽礎壁皆汗蒸鬱成雨其霏如霧謂之梅雨沾衣服皆敗黦故自江以南三月雨謂之迎梅五月雨謂之送梅轉淮而北則否抑梅至北方多變而成杏傳曰五月有落梅風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衣錦狐裘條柚也柚渡淮而為枳梅變而成杏今終南之所生有條有梅則山之所以美也乃在於此以辟則人君之道在也　七命云燀以秋橙酤以春梅正言春梅者春實尚青未酢大庾嶺上梅南枝落北枝始華

李

化書曰李接桃而本強者其實毛梅接杏而本強者其實甘

楓　欇楓

欇似白楊有脂而香今之香楓是也木厚葉實枝善浴　葉作三脊

霜後色丹所謂丹楓其葉可以為式兵法曰楓天棗地置之檀則馬駭之楓則車覆是也舊說楓之有癭者風神居之夜遇暴露驟雨則暗長數尺則謂之楓人天旱以泥封之即雨故造式者以為蓋又以大霆擊東木蓋之所謂楓天棗地是其風雨之靈在焉故能使馬駭車覆也　古者王禁被以楓槐外朝之位樹九棘焉賦曰蘭若充庭槐楓被家

槐

春秋說曰槐者虛星之精槐性懷茂上抹爾雅所謂槐棘醜喬桑柳醜條是也周官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

男位爲面三槐三公位焉蓋槐取黃中外懷又其華黃其成實玄鐵也棘取赤中外刺又其花白其成實亦故也蓋聖人取義簡博植一物而衆善舉故曰禮樂法而不說 天玄主物簿云槐木生丹不復凋殘也木身潤滑常有香氣如焚松楓

棗

大者棗小者棘蓋若酸棗所謂棘也 棗性重喬棘則低矣 齊民要術所謂全赤即收收法撼而落之為上 世云啖棗令人齒黃 養生論曰齒居晉而黃晉齒食此故也

棘

棘性堅強貫風之長養者其心之生更難於榦 四時纂要云四月棗葉生凱風之時也 魏風一章曰園有桃二章曰園有棘棘酸棗也于果爲下以言昭公之節弥晉傳曰稱章以木稱郁酸棗以棘名邦蓄云鵲巢中必有棘蓋棘性燥今人養蠶之法初春以棘數枝置華葉上可以辟蠅護其華芽也

木瓜 楙

詩曰梨百損一益楙百益一損故人之道宜有以益之而報人則欲其堅久故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玖也 其實如小瓜而有鼻食之津潤不香者謂之木瓜小于木瓜酸澁而木者謂之木桃木李大如木桃似木瓜而無鼻其品又下

穀

惡木也 皮斑者是楮皮白者是穀有辨者曰楮無辨者曰構 物類相感志云其膠可以圈丹砂語曰構膠爲金石之漆是也

楊 蒲柳

所謂董澤之蒲是也今有黃白青赤四種白楊葉圓青楊葉長赤楊霜降則葉赤材理亦赤黃楊木性堅緻難長俗云歲長一寸閏年倒長一寸世重黃楊以其無火或曰以水試之沉則無火取此木必於陰晦之夜無一星時伐之爲枕不裂楊之華甲早於衆木而凋失時

則胥木之不如也故詩曰東門之楊其葉牂牂牂牂盛也東門之楊其葉肺肺肺肺衰也以言嫁娶之暮如此 易曰枯楊生華枯楊生稊蓋楊性堅勁雖生稊不撓

柚 櫾

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有雲夢之柚柚似橙而大如橘故內同書曰飄錫分銀樑橙橙柚 猪柃丹實出於江南 橘柚有香雀蒲有叢又曰橘柚凋於北陵若榴豐於東殖也 晏子曰賜人主前桃不洲橘柚不剖此亦曲禮懷核之意

橘

如柚而小白花赤實蓋亦渡淮而變 書曰厥包橘柚錫貢言錫明不常貢也崔實正論曰橘柚之實尭舜所不常御蓋如是矣 類從橘梘晃而實繁榴滑欵而葉茂 橙亦橘屬若柚而香 物類相感志曰葉有兩刻缺者是也 楚辭云斬伐橘柚列樹苦桃

唐棣 移

其華反而後合凡木之華先合而後開惟此華先開而後合詩曰山有苞棣隰有樹檖苞棣以況可與權之臣樹檖以況可與立之臣可與權者在上可與立者在下穆公之業也 陸璣云唐棣奥李也 一名雀梅

常棣

如李而小子如櫻桃正白華萼上承下覆甚相親爾 唐棣之華反而後合詩以辟權則此華上承下覆甚相親者常而已矣故曰常棣也移从移棣从隶隶言華萼相承煒言相隶也隶仁也移義也是弟尚親親仁也故常棣以燕兄弟 蔡子曰作人當如常棣灼然光發 道在鶺鴒事在常棣周公也

栗

味鹹北方之果也有莍蝟自裹 國語曰婦贄不過棗栗以告虔也 先儒以為棗取早敬栗取恂栗 東觀書曰栗駮進轉蓋今栗房秋熟誤撲其實驚躍如爆去根幹甚遠所謂栗駮其以此與 詩曰山有漆隰有栗言國君有材而不能用猶之山隰不能自用其材故人幸去之以為用也

柳

柳柔脆易生之木與楊同類雖縱橫顛倒植之皆生然使十人植之一人搖之則無生柳矣五賢之道何以異此又況植之者寡而搖之者眾乎 中朝故事曰天街兩畔槐木俗號為槐衙曲江池畔多柳亦號為柳衙意謂其成行列如排衙也今言宮腰細瘦謂之柳腰

楸

大而皵昔楸小而皵榎楸梧早脫故楸謂之秋楸美木也故曰山居千章之楸其人與千户侯等 董子曰木名三時草名一歲若椿从春楸从秋榎从夏所謂木若三時芓从子萤从寅節从卯茴从酉荑从亥芓从丁茂从戊芭从巳莘从辛葵从癸之類命以一歲文千故曰草命一歲也 今柳謂之綫楸謂之線按楸有行列莖榦喬松淩雲華滑可愛至秋垂條如線俗謂之楸線述異記云越人多橘柚園稅出蜀郡之揪櫃戶中山又有楸戶著名獻籍者也 [illegible]

枸

雜記所謂暢曰以椈者是也柏性堅緻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爲暢臼用以擣鬱 世云柏之指西猶磁之指南也

梧 櫬

今人以其皮青號曰青桐華淨妍雅極爲可愛故多近齋閣種之梧桑鄂皆五焉其子似乳綴其橐鄂生多或五六少或二三故飛鳥喜巢其中莊子所謂空閱來風桐乳致巢是也

桐

此即白桐華而不實賈思勰曰白桐無子冬結似子者乃是明年之花房 華而不實者曰白桐實而皮青者曰梧桐今炒其實噉之味

似菱芡桐有三菫青白之外復有崗桐既油桐也生於高崗今亦謂之崗梧性便濕不生於崗故此有岡之號 梧桐斷角馬鷲截玉 易緯曰桐枝濡毳而又空中難成易傷須成氣而然華 淮南子曰桐木成雲言其升氣可以造雲 遁甲云梧桐不生則九州異名之曰桐似本於此 梧桐以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爲一月有閏則生十三葉視小者則知閏何月不生則九州異名 蔡舒曰山中冀英

柘

柘空山石柞空山阜櫧空澗谷楝空下田竹空高平之地雀豹古今注曰杼實曰橡梂實曰橐柔實曰甚柘實曰佳言佳鳥性所食也考工記曰弓人取材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爲下 故皇矣先其檿後其柘也 蠶書曰柘葉飼蚕其絲作琴瑟絃清鳴而亮徹於凡絲遠矣

椒

今爾椒曰 椒椴屬皆外菉也爾雅椒椴醜菉桃李醜核茱萸氣好上椒氣好下 故詩以辟沃也言沃盛強能修其政使其馨香下達而已詩椒聊之實蕃衍盈升椒聊之實蕃衍盈匊沃以史子受邑其後將盛大 莊子曰聿以來椒帷蘂綈紟肰久則臭故天下之理有

初若雅佳後更爲害不可不察也

梓

傳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 楸之疏理而色白者爲梓 上實桐皮曰椅 牡丹謂之華王梓謂之木王 尸子曰荊有長松文梓

楢

木卧死爲斃女死爲楢 龍子曰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皋陶之狀身如削瓜

欏

一名羅其文細密如羅 株欉之枝杉謂之紗欏謂之羅 亦有華

者俗謂之羅錦猶言杉錦棘綫也羅錦即杉錦晴房人有棘綫器其紋如綾綺狀又下於杉錦矣

桂

九木叢背一脊桂為三脊桂之草三一曰菌桂葉似柿葉而尖滑鮮淨蜀都賦所謂菌桂臨崖也二曰牡桂葉似枇杷而大爾雅所謂梫木桂者此也菌桂無骨正圓如竹故此云木桂也三曰桂葉如柏葉談苑記江南後主惡清暑閣前草生徐鍇令以桂屑布磚縫中宿草盡死　呂氏春秋曰桂枝之下無雜木

枌

曰榆先數葉後著莢榆性扇地所扇各與木菁故其陰下五穀不殖古之人就以息馬　內則曰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免新生者薧其乾也堇荁枌榆初生其葉蓋象兌目故謂之兌也淮南子曰槐之生也五日而兌用十日而鼠耳字說曰榆瀋滑故謂之俞莖俞而有刺所以為至枌俞而已矣可長也以俞為合乃本為分夫根如粉俞如枌汁分之道

椇

木高大似白楊多枝而曲飛鳥喜巢其上賦曰枳句來巢是也子依房生箸枝端大如指長數寸狀如珊瑚啖之甘美如飴今俗謂之枅栱古今注曰一名樹蜜一名木餳實形卷曲核在實外以其木為屋近酒能令酒味薄曲禮曰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椇即卷曲榛百至棗言早栗言慄故曰以告虔也

竹

性喜東南故古人種法云斵取東南引根於園角西北種之久之自當滿園諺曰東家種竹西家治地言其滋引而生來也　竄為蒼筤竹蒼筤幼竹也今人穿沐叢竹芟其繁亂不使分其勢然後枝幹茂擢俗謂之洗也竹第如洗華列分用水也傳曰淇衛箘簬又曰下淇園之竹以為楗蓋淇之產竹土地所宜　竹譜曰北方寒冰至冬地

凍竹根類淺故不能植爾雅曰簢茶數節桃枝四寸有節粼堅中簡茶中九此皆竹茶數一縣一數一虛一實　筋竹豚夾以闊節為蕩按儀禮蕩在建鼓之閒蓋簫屬　非數節者也舊說竹率六十年一易節華實而枯死實落於上復生六年成篁稽聖賦曰竹布實而根枯蕉舒花而株槁　俗呼竹為妒母艸古句有六月而齊母

蓬

蓬屬草之不理者也其葉散生如蓬末大如本故過風輒拔而旋說苑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是以君子務本也　東觀漢記曰梁駃蓬轉因遇際會

蒿蘩 油胡 旁勃

蒿青而高蘩白而繁爾雅曰蘩皤蒿白蒿也蒿可以為菹實云豆蒿蘩菹是也 詩采蘩祁祁傳曰采蘩所以生蠶也蓋農功有早晚蠶事有先後故言求桑於前以著蠶之早者采蘩於後以著蠶之晚者今覆蠶種尚用蒿云仙經云白蒿白兔食之仙爾雅曰蘩兔莫真頊果與

荇 接余 鳧葵

叢生水中葉如釵股葉在莖端隨水淺深詩曰參差荇菜左右流之三相參為參兩相參為差參差言其出之無齊左右言其求之無方

王文公曰荇餘詩雖以况淑女然惟后妃可比焉其德行如此可以妾餘艸矣若藻所謂餘艸 藻華白荇華黃顏氏家訓曰今荇菜是水悉有之黃華似蓴是也 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荇之言行也后蘩荇夫人蘩蘩大夫賓蘩蘋藻

蘋 即所謂蘋

昏義曰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韓詩曰沈者蘋浮者曰藻蓋藻苹類也似槐葉而連生 郭璞注三蒼亦云薀藻之類則明非蘊藻蘊藻亦名聚藻蘊聚也藻出乎水之上蘋出乎水之下春秋傳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置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既者以為季蘭季女佩蘭者也然則大夫之妻教成之祭共蘋蘩於是使女之季者佩蘭而奉之故傳以為季女微主也

藻

水草之有文者生乎水下而不能出於水之上言自潔如藻也 周官希冕四章自藻而下其章不足道也故謂之希冕希言其數也玄冕二章自黼而下其數不足道也故謂之玄冕玄言其色也玄冕繪黼於衣繡黻於裳大祭則王服以齋中祭而下則服玄端然則禮曰齋之玄也以幽陰思也衣冕亦用非特為玄端而已禮曰玄冕齋戒且子男之服自毳冕希冕則公侯所服盡於此矣人君所服盡於毳冕則希冕而下臣服也故禮有毳冕而上章數皆奇有希冕而下章數皆偶奇陽也偶陰也 藻說非特取其文亦以禳火今屋上覆橑謂之藻井亦曰綺井又謂之覆海亦謂罳頂風俗通曰殿堂宮室象東井形刻作荷菱荷菱水草也所以厭火 魚性食藻王者德至淵泉則藻茂而魚肥故以頒首莘尾為得其性詩曰魚在在藻王在在鎬也且周之興也憂勤在豐其豈樂在鎬嘉樂在洛故是詩正言樂豈矣憂釋而為樂愁釋而為豈傳曰士卒兔藻言其和睦歡悅如兔之戲於水藻也故魚藻亦如此

蕭 荻

蕭可以祭故从肅亾秋風之過意象肅肰 似白蒿莖麁科生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詩曰取蕭祭脂九祭灌鬯求諸陰焫蕭求諸陽奏樂求諸陰陽之間故禮曰殺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又曰見以蕭光以報氣也加以鬱以報魄也周人先求於陰故先灌鬯焫蕭在後商人先求諸陽故先焫蕭灌鬯在後故周祭肺郊特牲脩謂祭肺肝心是也商祭肝祭義所謂羞肝膟首心是也詩曰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民者上之所恃以事宗廟者也又曰蓼彼蕭斯零露湑兮蕭微物也而香能上達故詩以況四海之諸侯今俗呼牛尾蒿

蔆 楚謂芰秦曰薢茩 木耕

其葉似荇蘤華實有紫角刺人 武陵記云四角三角者芰兩角曰蔆其花紫色晝合宵炕隨月轉移猶葵之隨日也舊說鏡謂之蔆花以其面平光影所成如此

虞蓼 薔

赤莖味辛詩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陸草也蓼水草也以薅荼蓼則高下無不治且因暑雨化之則草不復生而地美蓋非特去苗之害而以釀其田疇故荼蓼朽止於是黍稷茂止也 予又集于蓼言辛苦也誰聯蓼多不能徒手葵薑則葵薑甘而蓼苦故也吳越春秋云越王念復吳怨非則切之以蓼冬則抱冰夏則附火言其刻志如此

萑 蓷 菥

葉形似荏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如鷄冠子黑色細長三稜一名蔚臭一名益母曾子見益母而悲是也詩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旱乾曰暵蓷者能暵之草今曰暵其乾矣則非一日之亢也故序以為凶年飢饉室家相棄爾

芥

似菘而有毛其子如粟傳曰磁石引鐵琥珀拾芥芥草芥也今人望梅生津拾芥隨淚此五液之自外至者也慕而涎垂愧而汗出此皆液之自內至也化書曰琥珀不能呼腐芥芥腐矣雖琥珀不能呼也

故同氣相求乾之二五利島斷龍德故也本草經曰凡萬物之性皆有離合麻得漆而涌漆得蟹而散桂得葱而軟樹得桂而枯戎鹽累卵獺膽分杯其氣與有相關感多如此類理不可得而思

芡 北燕曰䓈 青徐淮泗曰芡 南曰鷄頭

葉如荷而大其尚有數上蹙皺而浮水生而有芒刺其中有米可以濟飢傳曰蓮芡之屬有稾鞹 其遂鏄似鷄首一名鷄壅莊子曰鷄壅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此言貴賤更適也當其所須則貴雖用而緩賤豈有常也哉俗云荷華日舒夜斂芡華晝合宵炕 或謂之鴈頭 周官籩人加籩之實菱芡栗脯菱芡取之水栗脯取之陸所

謂籩豆之實水陸之品也

韭

論衡曰地性生艸山性生木故地種葵韭山種棗栗名曰美園茂林也禮祭宗廟韭曰豐本且其本豐則末秩瘦矣蓋䪥薤之美在白韭之美在黃皆惡其末之盛也　凡翦不用日中諺曰觸露不掐葵日中不剪韭　詩獻羔祭韭開氷春祭也古祭韭　內則曰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

䪥　鴻薈

宜白軟良地種法一本率七八支諺曰葱三䪥四言種葱者三支一科䪥即四之也支多者科穊團大　葱亦䪥屬皆葷菜也傳曰五葷煉形　齊民要術以為種葱良地三薅薄地再薅八月止不止則葱無袍而白蓋葱內白白其青謂之袍　淮南子曰君子之於善也猶采薪者見青葱則拔之言無所不取矣　傳曰鬱鬱葱葱佳哉氣也鬱鬱塞也葱葱通也　詩曰有瑲葱衡葱竊青也

壺

似匏而圓曰壺壺圓器也　曰壺盧　江浮要之可以涉水南人謂之要舟　詩八月斷壺壺蔓生被蔓斷之故曰斷也春秋傳曰樽以魯壺司尊彝曰秋嘗　蒸課用斝彝黃彝其朝獻用兩壺尊其饋獻用兩壺尊著尊壺尊皆以質為貴者

匏

傳曰匏不材於人　愔匏葉采之亨之飲葉庶人之菜也菜無微於匏葉肉無薄於兔首故詩以者古人不以微薄廢禮如此爾雅曰匏棲瓣詩曰齒如匏犀匏瓣也風俗通曰八月秋穰可以飲取其匏澤而堅類從以為飲死燒穰瓜亡煮漆是也今俗畜飲之家不燒穰種瓜之家不焚漆物類相感志曰牛蹗墓上則苦乘者以飲盛酒冬即煖夏即冷

瓠

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　匏苦飲甘　詩匏有苦葉匏記時也言匏有苦葉則濟有深涉矣莊子以為秋水將至百川灌河秋水漲之時也冬水縮之時也　國語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匏苦不材於人苦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　古今註曰匏之有柄者曰懸瓠可用為柱用則漆其裏

蒲盧　浮

細腰曰蒲細腰土蜂謂之蒲盧義取諸此　今蒲其根著在上而浮異帶緣於木故亦或謂之果蓏也傳曰在地為蓏在木為果詩曰不流束蒲蒲亦善浮故也淮南子曰百人抗浮　小者名瓢

大曰瓜小曰瓞爾雅曰其紹瓞蓋瓜之紹本為紹今驗近本之瓜常小末則漫大詩曰田中有廬疆場有瓜田之大界曰疆其小者場場言至此切易主與且此易主令種瓜於其上者以明百姓親睦利與同井共之也古之人謹有疆畔義有讓瓜者由是而已爾雅瓜曰華之桃曰膽之禮為天子削瓜副之巾以絺為國君削巾華之中以綌蓋副絕而不屬華析而不絕也鄭氏註曰天子樹瓜華不欲歲之種也瓜曰華之故謂瓜華而瓜性少延蔓為故禮以戒諸侯畜歲又曰瓜祭上環上瓜之脫華處也蒂瓜之繫蔓處也蒂味小苦墨子曰甘瓜苦蒂天下物無全美也稽聖賦曰瓜寒於曝油冷於煎

長楚　銚芅

今羊桃也田華子如小麥其葉與實皆似桃故有桃之號也詩曰隰有萇楚猗儺其枝猗儺也萇楚柔弱又生下濕然其枝其華其實有倚以立故雖早濕而不濫有節以生故雖柔弱而不恣國人疾其君之淫恣曾是之不如也　有兩羊桃一種華實皆連理故詩以刺淫恣

蔏蔞　購

莖高丈餘蒿屬也葉似艾白色初生可啖江東采以羹魚詩翹翹錯薪言刈其蔞文王之化行乎江漢之域而婣能以禮行而男子廉婦人貞雖蓊蕘者以錯薪相樣言刈其蔞而已即序所謂美化者也蓋關雎之化行始於雎鳩終於芻蕘之卑可謂至矣

蘪蕪　蘄茝　江蘺　蘪皆名茝亦名

似蛇床而香葉如小萎狀　氾論曰夫亂人者若芎藭之與藁本蛇床之與蘪蕪是也使人相去也若玉之與石也蔡之與莧也則論人易矣

苹　萍

無根而浮生與水平故曰苹也江東謂之藻言無定性漂流隨風而

已周官萍氏掌水禁鄭氏曰以不溺瓜名蓋使之幾酒謹酒也舊說萍蕨生一夜七子一曰萍浮於流水則不生於止水則一夕生九子故謂之九子萍也　萍之根楫以水為地也世說楊花入水化為浮萍

蓍　蒿屬

草之壽者也六十曰蓍　博物志曰以老故知吉凶生千歲三百莖同本其上常有黃雲覆之易以為數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六有炎悪如龜焉故周官簭人上春相蓍也伏羲重卦重三畫於前爻曰占用二曰貞曰悔周官曰太卜掌三易之法其經

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文王重卦重六爻於後按乾鑿度曰垂皇策者羲伏羲用蓍則卦因已重矣然而世質民淳古法惟用七八六十四卦皆不動若乾止於乾坤止於坤不能變也夏商因之皆以七八為占連山歸藏是也後至文王世益澆漓占法始用七六益不如此不足以應天下之變也今易是已六十四卦皆動

葦 蘆 葭

爾雅曰䓊芀言其華皆有芀秀令風飄吹揚如雪其聚於地如絮也葭一名華荻一名蘼至秋堅成謂之萑葦 先儒以為萑如葦而細按禮曰土鼓蕢桴葦籥伊祁氏之樂也葦管中樂則萑小而葦大矣 荀子曰朱從若蒲葦非恃慵也葦可緯為簿席 鷄羽焚而清飈起蘆灰缺而月暈移 鄴居賦曰楓霜荻葦寒茅荅茅莢醞

菼

萑菼也荻之初生曰菼薍其赤秀者也菼之初生一曰萑一曰騅詩曰葭菼揭揭蓋葭上櫂則鱣鮪依焉而為服之患詩以譬妾之上僭又曰大車檻檻毳衣如菼大車聽訟者之車也毳衣聽訟者之服也檻檻言監而收制之也故曰畏子不敢孚上言訊而誥戒之也敬曰畏子不奔 說文云繳雛䨥也又曰以毳為罽色如虋故謂之䵷虋禾之赤苗也菼亦瑞也青者如菼故謂之緂其赤者如璊故謂之璊一曰菼玄色言其衣如之璊纁色言其裳如之大夫玄冕今毳冕者上大夫卿也 傳曰菼騅也蘆之初生蘆黑也騅在青黑之間郭璞注似葦而實實中為菼爾雅曰葉蔘荼荍蔗芀萑苕謂之荼葦苕謂之芀詩曰予所捋荼 女匠以萑荼絮巢其色白故傳曰望而視之欲其荼白也又曰旗旆皆欲望之如日旗旆皆白望之如荼

荷

總名也華葉等名具衆義故以不知為問謂之荷也 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芙蓉華之號也亦通曰芙蕖 其實曰蓮蓮之茂曰華今其中有青為薏皆側生兩芽一成芰荷一成藕荷也又生一芽為

蔤藕荷帖水生藕者也芰荷無藕蔤荷也與華藕並出乎水上亭亭如繖者是亦或謂之距荷藕荷一本其支旁行為藕節生一花一葉字說曰藕藏於水其自處卑無所加焉其所與污絜白自若中有空焉不偶不生若此可以偶物矣茄無枝树泥不為污水不能汝挺出而立若此可以加物矣蓮既有以自的又會而屬焉若此可以連物矣菡萏實若菡隨所闢闔焉蓮假根以立而不如藕之有所偶假莖以出而不如茄之有所加假華以生而不如蓮之有所連菡萏之有菡也若此可謂遅矣夫菡物者終於吐連物者終於散偶物者或析之加物者不可為常散遅在此不在彼也蔤退藏於無用而可用

可見者本焉若此可謂蓉矣合此衆美可以為荷可以為芙可以為
渠故曰荷芙蕖也 生僻秘佳

菡萏

參曰芙蓉秀曰菡萏暢茂曰華　拾遺記曰昆流素蓮一房百子
藕內有空食之心歡

蕅

爾雅其本蔤其　藕蓋莖下白蒻在泥中者曰蔤　藕蓄根泥引長
今江左穿池取汲不欲種藕以藕耕泥壞池也　藕生應月月生一
節閏輒益一今芋有十二子為衛里俗以為應月之數　苟抗亦前根

有十二為衛如芋有風不動無風自搖　華初著子前頃在下久之
其房倒垂前更在上也

荼

苦菜也生於寒秋徑冬歷春至夏乃秀月令孟夏苦菜秀此草凌冬
不凋故一名游冬　荼言繁也傳曰　綱密如秋荼國語曰置鴆於
酒置堇於肉言其事苦也詩曰堇荼如飴篤盡荼苦

葵

齊民要術曰有紫莖白莖二種春必畦種水澆而冬種者有雪勿令
從風飛去每雪輒一勞之勞雪令地保澤葉又不蟲掐必待露解收
必待霜降傷晚則黃爛傷早則黑澁　左傳曰鮑莊子之知不及葵葵
猶能衛其足今葵心隨日光所轉輒低覆其根似知　孔子曰禾生
垂穗向根不忘本也　爾雅曰莃菟葵露葵葵一名繁露此又葵之
一種也葵生葉圓而厚周官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說文云椎
謂之終葵終葵謂之杼上圓殺其首

藍　葳針　馬藍

染草也今大葉冬藍為澱者是月令仲夏令民無刈藍以染為傷長
氣　齊民要術以為種藍一同葵法藍二葉澆之薅治令淨五月中
新雨後即扶栽之夏小正五月蓄蘭灌沐藍蓼灌浣灌也沐剔沐也

漢記曰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　亦明就士之多益

莪　廩蒿　蘿蒿　角蒿

生澤國斷茹之地葉似斜蒿而細科生可食　詩菁菁者莪在彼中
阿太陵也莪微草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猶大陵之長育微艸也
草之初生其色玄盛乃青霜死而後黃故青之文从青詩曰何草
不玄以言其生何草不黃以言其死　故序詩曰南有嘉魚樂有賢
也南山有臺樂得賢也菁菁者莪樂育賢也　詩曰匪莪伊蒿匪莪伊
蔚莪似而蒿直蔚麁而莪細

芹　水英　楚葵

泮宮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二章曰薄采其藻三章曰薄采其茆芹取其香藻取其文茆取有味蓋士之於學也攬其芳臭而至則采芹之辭也既至矣於是學文則采藻之辭也及其久也知道之味又將而學焉則采茆之醫也茆尊也葉如荇菜而紫莖大如箸柔滑可羹

芹潔白而有節其氣芬芳而味不如茆之美　齊民要術曰芹性易生種以淺深為候水深則莖肥而葉少水淺則葉多而莖瘦亦逐水而性滑故謂之滑菜

鞠　治蘠

今之秋華菊也鞠華有華至此而窮焉故謂之鞠　鞠而不落故名鞠蓋鞠不落華蕉不落葉亦蕉一葉衍則一葉焦而不落故謂之蘜也　周官后秀服鞠衣色黃象鞠華於秋中其華又其中之色也后帥內外命婦而蠶則使天下之命婦服中焉　周官皇后六服鞠狄玄褕狄青闕狄赤鞠衣黃展衣白褖衣黑　狄毛詩傳展衣朗丹穀為之則展衣亦矣又或謂之禮　禮記內子以禮衣亦通帛為禮絲帛也與此同義鞠衣黃展衣赤則褖衣曰矣難者曰褖衣音服也純白非婦人所宜蓋不知褖衣之有纁袡也　闕狄一名屈狄則純褕狄之制有屈焉闕則而不畫是也其色宜亦如褕狄

蒺藜

芥地蒡生子生三角刺人韓詩外傳春值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值蒺藜夏不得采其葉秋得其刺焉故君子慎所立也師曠曰歲欲苦苦草先生薺歲欲早早草先生蒺藜也

木槿　椵　櫬　舜

似李五月始華華如葵朝生夕隕　詩顏如舜華顏如舜英榮而不實者謂之英人物志曰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將羣者為雄張良是英韓信是雄　蔣論曰日給之華似柰柰實而日給虛虛偽之與真實相似也羲之徐帖曰來禽青李來禽柰屬也言果以美而來禽

莧　赤莧曰蕢　紫莧白莧

列子曰老韭之為莧也老羭之為猨也物老故變有如此者　傳曰雨泥枚鼈得莧復生

臺　夫須　莎草

可以為笠為簑既而無濕詩曰臺笠緇撮又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南山有桑北山有楊南山有杞北山有李南山有栲北山有杻山君象也南以象明君北以象暗君蓋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是為與賢者道而已未有以得之也未有以將之則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矣惟其子孫雖有昏亂而北君之舊臣不忍去之以自獻於先王則將之道也故此言南山又言北山萊可食杞可衣臺可覓

楊可載賢者之類也臺夫草也其生也在物下其成也在物先有蕊之象故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春艸以至木春小以致大至有彂俠之勝以揚之杂以貴乎山則有光之象故曰邦家之光此言其大者也小不遺臺萊大不棄桑楊杞李者猶在所收此言其悉者也桑楊之於山雖大而不能高雖堅而不能久得賢之盛若栲杻枸楰高大似不朽成乎至則至天故於南山曰有杞有栲於北山曰有李有杻也李可食杞可茹有養之道故曰民之父母杻可為弓幹栲可以車軸有久之道故曰遐不眉壽且臺可覆杂可衣以象庇下之臣杞可茹以象養下之臣栲可以為車輻以承任重之臣故言之於南山此明君所賴以治也萊可食舟可載以象濟難之臣李可果以象治賓客之臣杻可以為弓幹以象治軍旅之臣故言之於北山以暗君所賴以存也孔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奚其喪此北山有萊有李有楊之意也　古者有道之賢者事以清君之心俏物以遣私之體心清則生净體遣則生樂此君之所以壽也故初曰萬壽無期次曰萬壽無疆君之遇其臣也何獨不然言聽諫從膏澤下於民使其優為之不迫於禍患此近壽之道也故始曰遐不眉壽終曰遐不壽耇

鵜鶘

小草五色以綬故名綬草　詩曰邛有旨鷊言砍有文采俱備以成條理之臣如鷊者不戕賊之而後得焉是詩始曰防有鵲巢者古不鷙惧之鵲善相其地而累巢安則致其功用有鷙惧之憂則不累也鷊善相其天而吐綬樂則見其文采有戕賊之疑則不吐也今綬鳥大如鸜鵒頭類似雉有時吐物長四寸食必蓄嗉臆前大如斗應鷊其嗉行每遠艸木古今注云吐綬鳥今俗謂之錦囊

薇

薇垂水好生水邊　似藿菜之微者也故禮芼豕以薇祀曰鉶芼牛藿羊苦豕薇是也　詩曰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蕨薇所以祭也下國構禍怨亂並興則孝子有不得祭其親者矣故詩以告哀也孔子曰吾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其為是與

蕨

蕨鱉初生無葉可食狀如大雀拳足又如其足之蹙也故謂蕨　初生亦類鱉腳故曰鱉也　詩陟彼南山言采其蕨蕨所以祭也大夫之妻將嫁則以蘋藻既嫁則以蕨薇草蟲大夫妻之德也采蘋大夫妻之本也草木疏云漢時官園種薇以共宗廟祭祀

兔絲　唐　蒙　王女

在木為女蘿在草為兔絲　下有茯苓上有兔絲詩曰蔦與女蘿施

于松柏　詩曰爰采唐矣沬之鄉矣爰采麥矣沬之北矣爰采葑矣
沬之東矣北幽之地東顯之地也言北以見期於幽言東則非特
期於幽遠又至於明顯且近矣此序所謂政散民流而不可止者也
淮南子曰莞然無根而生蚑然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皆
自然也

蕭　蕭

凡摯諸侯圭大夫羔雁士雉庶人鶩此生者之摯也天子以鬯諸侯
薰大夫蘭芝士蕭庶人艾此死者之摯也　上大夫蘭下大夫芝
蕭草類皆燒以降神云爾非蒸以和酒也

茅

司尊彝曰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縮酌以茅縮而泲酌涗酌
以水涗而泲酌鬱齊不縮也獻之而已醴齊不涗也縮之而已盎齊
不縮也涗之而已慌氏以涗水嘔其絲記曰明水涗齊貴新也則盎
齊以水涗矣又曰醆酒涗於清汁獻涗於醆酒汁獻鬱齊也醆酒醴
齊也醴齊涗於清酒今曰醴齊不涗縮之而已言不以明水涗之也
詩晝爾于茅宵爾索綯言教人日力不足取茅於晝而夜以繼之
故以絲事方急而麻事尋興野功既訖而宮功隨至蔵蘵於其秋以
効不給之冬索綯於其夜以補不足之晝　相經曰筋不束體血不

辟色乎無春夏之柔脆有寒露之摧益形之下也

苓　蘦　大苦　甘草　國老

蔓生葉狀似荷少黃莖赤有節節間有枝相當好生下澤詩曰隰有
苓是也晉風曰采苓采苓首陽之顛采苦采苦首陽之下采葑采
葑首陽之東言讒人無所不至其害人也必因其似而讒焉苓則
因人之所甘而讒之之況也苦則因人之苦而讒之之況也葑則
有時而甘有時而苦采葑則又因人所甘所苦而并讒之之況也

莫

河汾之間謂之莫莖大如箸赤節葉厚而長似柳有毛刺味酢始生
河以為羹今人繰以取繭緒其子如椒實而紅汾沮洳之詩一章
曰言采其莫二章曰言采其桑言其君儉以能勤始於侵蔬事而采
莫終於侵秀事而采桑也

蘭　蕑

草木疏云蘭為王者香草其莖葉皆似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
五尺藏之書中辟蠹故古有蘭省芸閣　芸草可以死復生　青皆
至秋而紫紫蘭至秋而紅詩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言
鄭俗於溱洧兩水之上秉蘭以自祓除其風俗之舊也淮南子曰男
子樹蘭美而不芳蘭女類也故男子樹之不芳夫草木之性蘭當女

子擲之而璽琢乃欲夫婦對種則周官內宰上春詔皇后率六宮之人而生種稑之種而獻之於王取其時類繁孳之祥有以也

鬱

鬱之為草若蘭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煮以合鬯所以灌也禮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鬱鬯百草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艸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記曰鬯臼以椈杵以梧匕以桑蓋椈臼梧杵所以搗鬱而桑匕者所以扱之本草云其香十二葉為百草之英二月三月有華狀如紅藍四五月之間採華即香淘尊彝曰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罍所以盛酒者也尊取諸罍罍取諸尊故曰缾之罄矣維罍之恥記曰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罍尊受酒以供犧象祭之日灌用鬱鬯王酌雞彝以獻尸后酌鳥彝以亞獻諸臣之獻則又酌后尊於後夫是之謂三獻而尸以此酢王以此酢后亦以此酢諸臣故曰諸臣之所酢也坊記曰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

鬯

德至於地則蓂莢起秬鬯出記曰鬱合鬯蕭合黍稷此明鬱者停於祭前及灌然後合而成之周官所謂鬱人掌祼器示鬱鬯以實彝而陳之蓋秬者百穀之華鬯者百草之英故先王煮以合鬯

蒲

水草以莞而弱有節生於水厓柔滑而溫可以為席故礼男執蒲璧言有安人之道也 或曰礼圖尊彝皆木為之未有用銅者此亦未可質如今人得古銅者極多安得言無如礼圖蒲以元為之左傳有瑑璧律以竹為之晉時郊祠下乃發得玉律此亦無常法如蒲穀璧礼圖悉作草稼之象今人發古冢得蒲璧乃刻文猶如蒲花敷時敷璧如粟粒爾則禮圖亦未可據

葛

葛性柔韌蔓生可以女事之類發者故為葛覃引以賦 序以為葛覃后妃之本也夫后織玄紞今乃親葛事如此者蓋王后親蠶以勸女功之正事親葛以內女功之餘事絲麻者本事也蔓葛者餘事也

詩曰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言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若葛之蔓延相連及也今生濶節則於憂患相疏緩矣故曰何誕之節也何者以所不知為問

諼草

草之可忘憂者 董子曰欲忘人之憂則贈之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欲蠲人之忿則贈之以青堂青堂一名合歡 一名宜男 孟子

語鹿性警烈多食良草常食九物餌藥之人不可食鹿以鹿常食解毒之草九草者葛葉華鹿葱鹿藥白蒿水芹甘草齊頭蒿山蒼耳薺苨 華名宜男風土記云姬婦人佩其華生男也

芻

豕草包束之形故詩以況男女婚姻之相纏固 綢繆束薪

白華

爾雅曰白華野菅傳曰已漚爲菅未露人功故謂之野菅亡茅屬也而其華白故曰白華詩序曰白華孝子之絜白也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陔戒也 詩白華菅兮白茅束兮言夫婦之微以仁相和親以義相纏固本如此今以子之遠於道故俾我獨也 白華不管則脆薄白茅不束則散亂故詩以辟夫婦菅兮與漚麻漚紵漚菅同義矣束兮與束薪束芻束楚同義矣

芍藥

韓詩外傳芍藥離草也牛亨問曰將離相贈以芍藥何也董子答曰芍藥一名可離將別故贈之亦猶相招贈之以文無故文無一名當歸 榮於仲春華於孟夏傳曰驚蟄之節後二十有五日芍藥榮是也華有至千葉者俗呼小牡丹今羣芳中牡丹第一芍藥第二世謂牡丹爲華王芍藥爲華相

原缺

諸子褎異集目記

海陽汪定國蒼舒氏評　西湖汪如璉孝先氏較

維摩詰經注

僧肇

老子注序　　嚴君平

昔者老子之作也、變化所由道德為母効經則衍天地為象上經配天下經配地陰道八、陽道九、以陰行陽、故七十有二、首以陽行陰故分為上下、以五行八、而上經四十而更始、以四行八、故下經三十有二而終其陽道奇陰道偶故上經先而下經後陽道大陰道小故上經眾而下經寡陽道左陰道右故上經覆來下經覆往反覆相過渝為一形寡寡混沌道為中立重符則驗以見端緒下經為門上經為戶知者見其經故則通乎天地之數陰陽之紀夫婦之配父子之親君臣之儀萬物數矣

注蒼舒回注中如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生、言為禍匠默為害工進為妖式退為孽客甚妙、

老子注

晉王弼註

明汪定國閱

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

妙者微之極也萬物始于微而後成始于無而後生故常無欲空虛可以觀其始物之妙

異名所施不可同也在首則謂之始在終則謂之母玄者冥也默然無有也始母之所出也不可得而名故不可言同名曰玄而言謂之玄者取于不可得而謂之然也謂之然則不可以定于一玄而已則是名則失之遠矣故曰玄之又玄也

美者人心之所進樂也惡者人心之所惡疾也美惡猶喜怒也善不善猶是非也喜怒同根是非同門故不可得而偏舉也

尚賢顯名榮過其任為而常校能相射貴貨過用貪者競趣穿窬探篋沒命而盜

心懷智而腹懷食虛有智而實無智也

窮力舉重不能為用

地雖形魄不法于天則不能全其寧天雖精象不法于道則不能保其精

滿以造實實來則溢故沖而用之又復不盈其為無窮亦已極矣形雖大不能累其體事雖殷不能充其量

天不為獸生芻而獸食芻不為人生狗而人食狗無為于萬物而萬物各適于所用則莫不贍矣若慧由己樹未足任也

棄己任物則莫不理若橐籥有意于為聲也則不足以給吹者之求也

為腹者以物養己為目者以物役己故聖人不為目也

為學者日益為道者日損然則學求益所能而進其智者也若將無欲而足何求于益不知而中何求于進夫鷰鳥有匹鳩鴿有仇寒鄉之民必知旃裘自然已足益之則憂故續鳧之足何異截鶴之脛畏譽而進何異畏刑唯阿美惡相去何若故人之所畏吾亦畏焉未敢恃之以為用也

言道汎濫無所不適可左右上下周旋而用

本在無為母在無名棄本捨母而適其子功雖大焉必有不濟名雖美焉偽亦必生

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華不作故母不可遠本不可失

玉石琭琭珞珞體盡于形故不欲也

大辯因物而言己無所造故若訥也

識物之宗故雖不見而是非之理可得而名

夫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智不出于人而立于訟地則窮矣力不出于人而立乎爭地則危矣未若能使人無用其智力乎己者也如此則己以一敵人而人以千萬敵己也若乃多其法網煩其刑罰塞其徑路攻其幽宅則萬物失其自然百姓喪其手足不閉其原而濟其事故終身不救

夫以道治國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國立辟以攻末本不立而末淺民無所及故必至于奇用兵也

唯深故知之者希也知我者希我亦無匹

汪荼舒曰道德經熟爛人口不可再讚然其妙處屢味而新今附摘錄于後蓋全錄則易混漫止列其佳句故知節讀有妙于全錄者如此也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湛兮似或存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容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朴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　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儽儽兮若無所歸　澹兮其若海飂兮若無止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　樂與餌過客止　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　善漫為狀　其脆易泮其微易散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　夫司殺者是大匠斲　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上注道德經表　杜弼

表曰臣聞乘風理弋追逸羽於高雲臨波命鉤引沉鱗於大壑苟得
其道為工其事在物既爾理亦固然竊惟道德二經闡明幽極旨冥
動寂用周凡聖論行也清淨柔弱語迹也成功致治寔眾流之江海
乃群藝之根本臣少覽經書偏所篤好雖從役軍府而不捨游息鑽
味既久斐文蹔如有所見比之前注微謂異於舊說情發於中而彰
諸外輒以管窺遂成穿鑿無取於遊刃有慚於運斤不足破秋毫之
論何以解連環之結本欲止於門內貽厥童蒙以近資過庭斷私備
忘闕不悟姑射凝神汾陽流照蓋高之聽卑通言在察春求奉者猥

紫微誥令上所注老子謹冐封呈并序如別

汪蒼舒曰杜弼北齊人

老子注

宋蘇轍撰　明汪之闓纂

夫道沖然至無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之大山河之廣無所不遍
以其無所形故似不盈者淵兮深眇吾知其為萬物宗也而不敢正
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恐其
流于妄也解其紛恐其與物構也不流于妄不構于物外患已去而
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光至潔也塵至雜也雖塵無所
不同恐其弃萬物也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常存矣雖存而人莫之識
故曰似或存耳道雖常存然莫得而名然亦不可謂無也故曰此豈

帝之先帝先矣而又先于帝則莫或先之者矣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天以一生水
蓋道出而為善猶氣運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無而始
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而既已麗于形
則于道有間矣故曰幾于道然而可名之善利有若此者也故曰上
善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
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
滌群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留于一善能也冬凝春泮
涸溢不失節善時也有善而不免于人非者以其爭也水惟不爭故

兼七善而無尤

汪蒼舒曰七善須水甚佳

視色聽音嘗味其本皆出于性方其為性而未有物也至矣及目緣五色耳緣五音口緣五味奪于所緣而忘其本則雖見而實盲雖聞而實聾雖嘗而實無也聖人視色聽音嘗味皆與人同至于馳騁田獵未嘗不為而難得之貨未嘗不用也然人皆以為病而聖人獨以為福何也聖人為腹而衆人為目目貪而不能受腹受而未嘗貪故也彼物之自外至者也此性之與于內者也

古之達人驚寵如驚辱知寵之為辱先也貴身如貴大患知身之為患本也是以遺寵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所謂寵辱非兩物也辱生于寵而世不悟以寵為上而以辱為下者皆是也若知辱生于寵則寵固為下矣故古之達人得寵若驚失寵若驚未嘗安寵而驚辱也所謂若驚者非寔驚也若驚而已貴之為難言也有身大患之本而世之士難于履大患不難有其身故聖人因其難于履患而教之以難于有身知有身之為難而大患去矣

物之有形者皆麗于陰陽故上皦下昧不可逃也道雖在上而不皦雖在下而不昧不可以形數推也繩繩運而不絕也人見其運而不絕則以為有物矣不知其卒歸于無也狀其著也象其微也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皆非無也有無不可名皆謂之惚怳道無所不在故無前後可見古者物之所從生也有者物之今則一者物之古也執其所從生則進退疾徐在我矣

致虛不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篤則動未亡也丘山雖去而微塵未盡未為極與篤也蓋致虛存虛猶未離有守靜存靜猶倚于動而況觀萬物之變然後不為變之所亂知凡作之未有不復也則吾方且與萬物皆作則不足以知之矣

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為德則有容矣故德者道之見也自是推之則衆有之容皆道之見于物者也道非有無故以怳惚言之然及其運而成象著而成物未有不出于怳惚者也方有無之未定怳惚而不見及夫有無之交則見其窈冥深渺雖未成形而精存乎其中矣物至于成形則真偽雜矣方其有精不容偽也真偽既離自一而為二自二而為三紛然錯出不可復信矣方其有精不吾欺也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去名之唯未嘗去故能以閱衆有之變矣甫吳也雖萬物之吳不免于變也聖人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以能體道而不去故耳

汪蒼舒曰道一名帝先一名不去

知足者所遇而足則未嘗不富矣雖有天下而常若不足之意以廢

之是終身不能留也

聖人以無為化物萬物化之始于無為而漸至于作譬如嬰兒之長

人偽日起

今誠有人美言之則可以為市于世尊行之則可以加于人矣朝為不義而夕聞大道妄盡而性復雖欲指其不善不可得也而又安可棄之哉立天子置三公將以道教人耳雖有拱璧之貴駟馬之良而進之不如進此道之多也

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進者有意于爭者也退者無意于爭者也苟無意于爭則雖在軍旅如無臂可攘無敵可因無兵可執而安有

用兵之咎耶聖人以慈為寶輕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人喪其所以為慈矣兩敵相加而吾出于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也

道之大復性而足而性之妙見于起居飲食之間耳聖人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乎人能體此以應物豈不易行乎然世常患日用而不知且不能而況行之乎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迹也使道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則考事而足矣唯言不能盡事不能見非舍言而求其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得也

性之大可以包絡天地彼不知者以四肢九竅為己也守之而不厭是以見不出視聞不出聽揆然其甚陋也故教之曰無狹其所居彼知之者知性之大而吾生之狹也則慨然厭之欲脫而不得不知有厭有基之方圓于物也故教之曰無厭其所生

信則為實而已故不必美美則為觀而已故不必信以善為主則不求辯以辯為主則未必善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學而日益者未必知道也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為人推其所有以與人人有盡而一無盡然後知一之為貴也然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以為之則足以爭之矣能利能害而未嘗害能為然而未嘗爭此天與聖人大過人而為萬物宗者也

東坡云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漢初有此書則孔子老子為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為二

汪若谿曰宋人自謂理學然閉之欲卧拙手拙舌遂使周孔之妙如無可於如此鳩摩羅什來中國譯經胡漢人喜華遂加潤飾而梵本流傳頗善子由解老乃多玄句人亦喜之佛老何幸而遇後人為之揚芬周孔何不幸一壞于句解再厭于制義也吾願今之文人盡其才分鼓散聖宗自今諸舌不復以脈裁先輩為論

進老子注表

宋呂惠卿撰

臣惠卿言臣聞庖丁奏刀得養生于文惠輪扁釋斲議讀書于齊桓

志之不分道或有在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竊以大制散于智慧

之偽含生失其性情之初是有真人起朗至教獨推原于道德蓋祖

述于與濆是以難文相閒於同指謂神衆而上谷神不死列子稱為

黃帝之書究其微言中有妙物唯恍唯忽視聽莫得以見聞不古不

今迎隨馭知其首尾失之其出猶迷至寶秘于荊山而莫知悟之不

冶自來玄珠索之象罔而可得軒轅華胥之國唐堯姑射之山皆極

至遊遂臻泰定此書之指其諸不殊曹參師于蓋公而相齊國孝文

傳之河上而為漢宗使浮淺膚猶敎康阜夫唯俗學不識道而徒見

其文有異詩書之迹莫知其指乃是皇王之宗故聞不尚賢則謂遺

之野而不收不貴貨則謂棄諸地而不用謂絕學則無憂棄于禽憒

謂絕聖則無法守于鴻荒不知靈府之間有若清畔之上雖函金肓

亦騁神光故今蕃惡之而遺而極冲虛之一致疏難情度宜使絹迷

遂以光聖之信言列于百家之珍試散疏微學宜屬至神恭惟皇帝

陛下以高真之質而出應君師以妙本氣餘而形為事業一物而應

政交舉畢當而四方已乎方將齊心服形而拘治物盡己之果深根

固蒂以趣長生久視之門同天下于華胥見神人于姑射深造其極

遼丁斯時臣性維頑蒙生逢憂患每思朝徹以辟天敎汎覡以考其

散殊又損而期于胞合維目不足歷年千茲晚于斯文惣若有得即

動而靜物芸〻而歸根由濁以清中寅而見晚遂以其意達之于

解雖云自安未知其可窮謂至人之靜鑑寔為學者之元龜故用肩

閒以占中否能隨章散固難知其上天馬以智專固可取于辨道備

有一言之補敢辭萬死之誅所著老子道德經傳凡計四冊謹奉表

投進以聞

汪蒼舒曰四六作玄妙語千年一文雖人不係吾喜之

物靜于黃泉之下極則熱熱者生之源　心當專一和柔而氣定也
故形柔而反伏妄有所爲和氣充于中故形體用以剛強也　情欲
有所疑爲當念道無爲以挫止之　聖人欲人所不欲人欲彰顯
人欲伏光人欲文飾聖人欲質朴　人所以生者爲有精神託空虛
喜讀淨飲食不節忽道念色邪辟淫勝則伐本厭神

老子註

宋呂惠卿撰

玄之爲色黑與赤同乎一也天之色玄陰與陽同乎一也名之出玄有欲與無欲同乎一也同乎一固妙矣然妙乎一矣未妙乎多也妙乎我矣未妙乎物也玄之又玄則同者亦不可得同者不可得則一之與多我之與物莫不皆妙也萬物之所以妙出于此而已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淵兮似萬物之宗而求其爲宗者固不可得也似之而已然則何以得此道我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而已心出而入物爲銳挫

其銳而勿行物至而交心爲紛解其紛而勿擾銳挫而紛解則知常之明發乎天光光者塵之外在光不皦故和之而不別塵者光之內在塵不昧故同之而不異天唯如此則所謂宗者湛兮似或存矣

谷有形者也以得一故虛而能盈神無形者也以得一故寂而能靈人也能守中而得一則有形之身可使虛而如谷無形之心可使寂而如神則有形與無形合而不死矣

聽之不聞名曰希言而知其所以言則言出于不言而聽之不聞矣故曰希言者以道言也故曰自然

大則周行而無不在不止于吾身而已故大曰逝逝則遠而不攝故

逝曰遠〻而不樂則吾求其際而不可得也復歸其根而未始離乎
吾身也故遠曰反 偶道甚活
人主者無為者也佐人主者有為者也取天下不能無事而為之不
已兵弊至于以兵強之雖佐人王者任在于有為猶為不以道也況
于主道之無為乎所以然者以其事好還而已以道服天下則天下
莫敢不服而以兵強天下亦將陽是而抗我矣
凡物則壯〻則老物之情也道也者寶于守柔以為強乃所以久
而不殆者也若以兵強天下則是弃柔而用壯〻而必老〻則物而已
豈道之所以物〻哉故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譽無譽則不可得而貴毀無毀則不可得而賤玉可貴故琭之石可
賤故落之不欲琭〻如玉落〻如石不可得而貴賤之謂也
萬物始乎是終乎是〻大成也然始無所始終無所止故若缺唯其
若缺故其用日新而不敝萬物酌焉而不竭是盈也然益之而不加
而故若冲惟其若冲故其用日給而不窮
天下以道民之智能已于耕食之間而盗爭銷于無欲之際而其死

已脫矣故曰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見可欲以為造兵之本雖有封
疆之界不能定也故曰戎馬生于郊然則罪之所由生者何耶可欲
而已矣故曰罪莫大于可欲由可欲故不知足〻則雖有餘而不止也
乎為福有餘為禍故曰禍莫大于不知足由不知足故欲得〻欲而得
之則怨咎之招而兵之所以不已也故曰咎莫大于欲得故不知足
者雖足而不足則知足之足常足也可知矣
天下之所以為天下者果何耶見天下之所以為天下則不出戶而
知之矣天道之所以為天道者果何耶見天道之所以為天道則不
窺牖而見之矣今夫天下之大固無窮也必待出而後知之則足力

之所及者寡矣所知者幾何哉天道之遠固不測也必待窺而後見
之則目力之所及者寡矣所見者幾何哉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是以聖人知天下之所以為天下故不行而知見天道之所以為天
道故不見而名夫何故以其備于我故也知之于所不行名之于所
不見則不為而成矣
心動于内而吾縱焉是之謂有兌有兌則心出而交物我則塞其兌
而不通不通則心不出矣物引于外而吾納焉是之謂有門有門則
物入而擾心我則閉其門而不納〻則物不入矣内不出外不入
雖萬物之變芸〻于前各歸其根而不知矣夫何勤之有哉古之人

有能廢心而用形者以此道也若開其兌而不塞濟其事而不損則我之心直為物之逆旅莫適守者何恃而不亡哉此所以終身不救也

世之所謂修德者或修之于天下國家而不知其本真乃在吾身也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或脩諸其身而不能推之于天下國家者故曰脩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德其德乃豐脩之天下其德乃普也

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則所謂或下以取之也（以而二義析之得明矣）下以取之者言大之于小宜若可以無下而下之者以取之故也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以所謂或下而取之者也下而取之者言小之于大不得不下而取之故也蓋大國不過欲兼畜人而小國不過欲入事人今大者下小小復下大而者各得其所欲則其有不取之者乎取之者言得其心而不失之謂也肰則大者小者莫不為宜下而獨曰大者宜為下何也小而不能下大非徒不能取大國而亦必禍及之矣則不嫌于不宜故曰大者宜為下而已

汪蒼舒曰孟子論交鄰之道至于文武取天下之事昔人頗疑其尾不相應得此說可為合傳矣

蓋萬物莫非道也則道外無物矣道外無物則無所肖若此其所以為大也若有所肖則道外有物矣道外有物則道有所不在其尚得為大乎故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

何謂宗無為而自肰者言之宗也自其宗而推之則言雖不同皆苗裔而已矣其有不知者乎何謂君無為而自肰者事之君也得其君而治之則事雖不同皆臣妾而已矣其有不行者乎惟其不知宗之與君此所以不吾知也

詩書之所言則止于堯舜三代而老子欲及太古之治何也曰夫道與世之交相喪久矣非大道不足使人及性命之情言道而不及其世不足以知大道之已拭此其所以必及太古之治也肰則世去大古也久矣遂可以盡復乎曰未可也肰則其言之何也曰禮至于燕三獻樂至于備六代其文極矣肰而禮不以玄水大羹而隮之醴酒和羹之末樂不以嗚管清磬加之朱絃疏越之上者使人知禮樂之意所不得已者如彼而所欲及本復始如此也方斯時也孔子方求文武周公之墜緒而賡之老子論其道與世如此其意猶是而已矣

汪蒼舒曰昔人問混沌未分時何如禪師曰一代時教與此以上一世為大道之已拭最為可味

老子反訊

晉孫盛

道經云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故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舊說及王弼解妙謂始徼謂終也夫觀始要終覩妙知著達人之鑒也既以欲澄神昭其妙始則自斯以往宜悉鎮之何以復須有欲得其終乎宜有欲俱出妙門同謂之玄若然以往復何獨貴於無欲乎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或以為夫美惡之名生乎美惡之實道德淳美則有善名頑嚚朦昧

則有惡聲故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又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而發於事業又曰韶盡美矣未盡善也然則大美大善天下皆知之何得云斯惡乎若虛美非美為善非善所美過美所善違中若此皆世教所疾聖王奮誠天下亦自知之于斯談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人不為盜常使民無知無慾使知者不敢為

又曰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下章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盛以為民苟無欲亦何所師於師哉既相師資非學如何不善師善非尚賢如何貴愛既存則美惡不得不彰非相去何若之謂

又下章云人之所教我亦以教人吾言甚易知而天下莫能知

又曰吾將以為教父原斯談也未為絕學所云絕者堯孔之學耶堯孔之學隨時設教老氏之言一其所尚隨時設教所以道通百代一其所尚不得不滯于適變此又闇鄙所未能通者也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和其光同其塵

或以為老聃可謂知道非体道者耶昔陶唐之莅天下也無日解哉則維照任衆師錫匹夫則敬然禪授豈非沖而用之光塵同波哉伯陽則不然既處濁位復遠遁西戎行止則猖狂其迹著書則矯誑其

言和光同塵固若是乎余固以為知道体道則未也

道云經三者不可致詰混然為一繩繩不可名復歸于無物無物之象是謂忽恍

下章云道之為物唯恍與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此二章或言有物先有所不宜者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下章失者執之為者敗之而復云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或執或否得無陷矛盾之論乎

絕聖棄知民利百倍

孫盛曰夫有仁聖必有仁聖之德迹此而不崇則陶訓焉融仁義不尚則孝慈道喪老氏既云絕聖而每章輒稱聖人既稱聖人則迹焉能得絕若所欲絕者絕堯舜周孔之迹則所稱聖者為是何聖之迹乎即如其言聖人有齪藏其迹者有宜称其迹者稱藏不同吾誰適從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若如此談仁義不絕則不孝不慈矣復云居善地與善仁不審與善仁之仁是向所云欲絕者非耶如其是也則不宜復稱述矣如其非也則未詳二仁之義一仁宜絕一仁宜明此又所未達也若謂不聖之聖不仁之仁則教所誅不假高唱矣遂至莊周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又曰田常竊仁義以取齊國

夫天地陶鑄善惡無欲各稟自然理不相關梟鵰縱毒不假學于鳶鳳豺虎肆害不借術于麒麟此皆天質自然不須外物者也何至又頑之人獨當假仁義以濟其姦乎若乃冒頓殺人鄭伯盜鄭豈復先假孝道獲其終害乎而桂李掊擊枝根毀駁正訓何異疾盜賊而銷鑄干戈覩食噎而絕棄嘉穀乎後之談者雖為其義辨而釋之莫不艱屯于殺聖困躓于忠親也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上章云聖人之在天下也百姓皆注其耳目師資貴愛必彰為物如斯則知之者安得希哉知希者何必貴哉即已之身見貴丸服何得

佩實抗言云貴由知希斯蓋欲抑動恬俗故發此過言耳聖教則不然中和其詞以理訓導故曰在家必聞在邦必聞也是聞必達也不見善而無悶潛龍之德人不知而不慍君子之道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既不以知多為賤亦不以知少為貴循誘綽綽理自然何與老聃之言同日而語其優劣哉

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也

孫盛曰老聃足知聖人禮樂非玄聖之具不獲已而作制耳而故毀之何哉是故屏撥禮學以全其任自然之論豈不知叔末不復得返

自然之道直欲伸已好之懷然則不免情于所悅非浪心救物者也非唯不救乃獎其弊矣

或問莊老所以故發此唱蓋與聖教相為表裏其于陶物明訓其歸一也矣

盛以為不然夫聖人之道廣大悉備矣猶日月懸天有何不照者哉老氏之言皆駁于六經矣寧復有所徙之俟佐助于聃周乎即莊周所謂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者也至于虛誕譎怪矯詭之言尚拘滯于一方而橫稱不經之奇詞也

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貞正也

下章云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為奇善復為妖壽此二章或云天下
正或言無正既云善人不善人師而復云為妖
天下之善一也而或師或妖天下之正道一也而云正復為奇斯及
鄙見所未能通也
集論者曰戴字安國仕晉為給事中秘書監所遊涉文素而以史籍
為懷故曰賢聖玄趣滑諸言表而仁愛自我陶染庶物漸漬之功莫
過乎經史著晉陽春秋三十餘卷許老氏中道之流故知為尹述書
乃祖承有擬嵇云老子既涓子學九仙之術尋乎道者斯言有徵至
于聖也則不云學故語曰生知者上學之者次王何所位與遠鴻獻

故班固序人九等之例孔丘等為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耼等為中上
類例皆是賢聖有至聖亞聖賢有大賢中賢並以神机有利鈍故智
用有漸頓也戴叙老非大賢取其閑放自牧不能兼濟于天下坐觀
周衰遁于西裔行及秦壞死于扶風葬于槐里非適天之仙信矣

張洪錦曰猶龍一語出自大聖口中誰復敢辨其說乃知古人讀
書眼瞭心細胆放口直杓頭一筆門户且不[illegible]何[illegible]千古以工
李安國自是一代史才

汪蒼舒曰此與論衡非國語博議諸書同為一族足裝人心服

汪與可曰讀老子人每濟其說以為玄如此駁出何玄之有

葉蒯緱曰耼書庶聖弗具論究其旨所遺諸我于純粹以精而有
淡動多暗駁偏說難伸所以有不成子書之論惟莊周先以謬
悠荒唐無端崖盡情放脫古今惟此文遂單行世謂意本祿耼
更何處覓能以下子

聖賢同軌老聃非大聖論

晉孫盛

頃獲閑居復伸所詠仰先哲之玄微考大賢之靈術詳觀風流究覽
行止高下之辨略可髣髴夫大聖乘時故迹浪于所因大賢次微故
與大聖而舒卷所因不同故有揖讓與干戈之迹舒卷次微道亞故行
藏之軌莫異亦有龍虎之從風雲形報之會影響理固自然非召之
也是故箕文同非元吉于虎兕之吻顏孔俱充道遜于匡陳之間唐
堯則天稷偰翼其化湯武革命伊呂贊其功由斯以言用舍影響之
論惟我與爾之談豈不信哉何者大賢庶幾觀象知器預籠吉凶是

以運形斯同御治因應對接羣方終保元吉窮通滯礙其揆一也但
欽聖樂易有待而享欽冥而不宜冥悅寂而不能寂以此為優劣耳
至于中賢第三之人去聖有間故冥體之道未盡自肰運用自不得
同賢肰希古存勝高想頓足仰慕淳風專詠至虛故有栖峙林壑若
巢許之倫者言行抗轡如老彭之徒者亦非故肰理自肰也夫形躁
好靜質柔愛剛讀所常習愒所希聞世俗之常也是以見倫抗之辭
不復尋因應之適覩矯枉之論不復悟過直之失耳按老子之作與
聖教同者是代大匠斵駢拇枝指之喻其詭乎聖教者是遠救世之
宜違明道若昧之義也六經何常闕虛靜之訓謙冲之誨哉孔子曰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舜斯言也則老彭之道以[illegible]
乎聖教之內義且指說二事而不非實言也何以明之聖人□宗何
不好哉又三皇五帝已下靡不制作是易象經墳爛肰炳著棟宇衣
裳與時而興安在述而不作乎故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言之證
蓋指說老彭之德有以髣髴類己形迹之處所耳亦猶匿怨而友其
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豈若于吾言無所不悅相體之至也且顏
孔不以導養為事而老彭養之孔顏同乎斯人而老彭異之凡斯數
者非不亞聖之迹而又其書往往矛盾粗列如左大雅搢紳幸祛其
獘盛又不達老聃輕舉之旨為故著訓戎狄宣導殊俗乎若欲明宣

導殊類則在祛非玄化之所孫遊非嘉遁之舉諸夏陵遲敷訓所先
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未有譸張避險如此之遊也若懼禍避地則聖
門可隱商朝彝邦有無如者矣苟得其道則遊刃有餘觸地元吉何
違夫心于戎貊如不能肰者得無庶于朝隱而神仙之徒乎昔裴逸
民作崇有貴無二論時談者或以為不虛達勝之道或以為矯時
流遁者余以為尚無既失之矣崇有亦未為得也道之為物惟怳與
惚因應無方唯變所適值澄渟之時則司契垂拱遇萬動之化則形
體物與是以洞鑒雖同有無之教異陳聖致雖一而稱謂之名殊自
唐虞不希結繩湯武不擬揖讓夫豈異哉時運故也而伯陽以執古

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歎今之有以絕古之風吾故以為彼二子者不違圖化之道各矜其一方者耳
汪蒼舒曰晉人清譚謂如此等釋老糾葛者耳世說新說乃摘錄是言不過取其小有致者非所為清談者也

莊子注

褚伯秀撰

使由翻然變神不失乎端拱巖廊之尊使堯脩然得謝可以韜光太古之上乃一名者實之賓也即此而推非惟醒邯鄲之夢孤溺緣之爭抑使人遐想其山顛水之趣而風樹一瓢猶以為累也

預則預度未來嘆則咨嗟既往變則輕燥而有所為然則畏懼而不敢動姚則悅美以自肥佚則從樂而忘返啟則情開而變物態則矯令而長傲古人之徇物忘己者一體之中有此異狀

尹子曰來干我者如石火頓以性對之物亦自然此遺物離人拜

情歸性之要也

子高將率齊誨以行事情而忘其身察風波而成實喪顏闔將傅衛誨以就不入而和不出達虎怒而通馬情皆所以明世患之多端外物之難必

德充而為物所歸猶松柏之于衆木堯舜之于百姓豈物以正生為幸本能正衆生

長上古而不為老登雲天而履玄宮皆其人之妙用太宗師體之以為乎民物學道術之以為命者也女偊之然古然今則生死不得係之矣祀衆之異逆相成則物我不得間之矣故左雞右彈神馬尻輪

聽造物之化隨所遇而安古之所謂懸解也
孟孫氏有駭形而無損心猶夢為魚鳥而厲天沒淵共于一時之化
豈以形間而異情哉
天根問為天下答以心游氣漠順物無私子居問明王之治答以忘
功蓋貸使物自喜皆所以應帝王之道以無為為之者也
至德之世無知無欲後王立法天下始紛無異伯樂之從事乎燒剔
則雖以求追風之步也
本身而異形肝胆楚越也尊知而火馳非急速也為緒使則役于
事為物繳則礙于物

黄帝遺玄珠而象罔得之帝堯要齧缺而許由危之
治道比己陳之芻狗法度循相反之楂梨從俎裂周公之視醜婦效
西施之美
鶂蟲之風化烏鵲之乳孕魚之傅沫蜂之祝子皆出乎自然之性哉
以尊史之功
莫斧之為元孔孟之為修伊傅之為治巢許之為間
精神魂魄為至和得在命于氣歸道德之根本世遺棄而不
可復也欣淡有山林之理人深根寧極以期旦暮之遇
呂梁丈人之蹈水行欲其妙在乎從水之道而不為私所以水不能

害也
承蜩操舟以明積習而造妙牧羊長全在乎鞭後而戒危
魯郊之鳥聞鐘鼓而悲憂蓋外失其養則內傷其性
陳蔡之厄不若鷾鴯之知
帝舜令禹貴形緣而情率
衣大布而過魏王擊槁枝而歌猋氏
通天下一氣耳神奇臭腐之交化陰陽暗藏而自生
莖梗豨零時為帝以喻人之移是風日河水之相攖以喻化之移是
至人達物之綢繆使之歸乎恬暢

孔子舍蟻丘議有此之可憑封人諭為禾忌欲惡之為孽
柏矩哭辜人以失為在己正己以正物也蘧瑗年化恃知所不知為
物之知也
以喻言為樑題南華老仙渡水不濕脚
危言如水之在危有防而不失
聞言而悟有若子游一年而野至于大妙（野外朴利也妙善也顏成子游一年而野至九年而大妙）
緩翟交爭憤死化為秋栢通自殺而之刑戮
汪蒼舒曰褚伯秀古杭道士輯義海纂微附以己意名曰管見

張汝韶曰諸注尤爲秀出將一莊老文妙能令注者亦妙
徐有漁曰玄心悠出注者與作者正不妨各有其玄

張汝韶曰莊子久熟人口不堪再讀諸注之妙在能陶鍊莊事下
句輒生新如未經見覩此宜晚讀莊別有理耳
程子風〻筆亦秀挺無牯故實嬌〻然若竹之憑颸也

莊子注

羅勉道撰

蜩與鸒鳩

形墨而五月鳴者為蜩、形班而七月鳴者為蟀、形青者為蛁蟟、或蒐蜋、或水虫、或蛣蜣所化、鸒山鵲也、以鳩形類之、故名鸒鳩、郭璞注月令云、鳴鳩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月令仲春鷹化為鳩、王制仲秋鳩化為鷹、二虫皆化而小、故以與鵾鵬相形 莊子作文頗細

冥靈

冥即南冥、靈、龜也、鱗鳳龜龍謂之四靈、冥靈者冥海之靈龜也、朝

羅注

菌與大椿蟪蛄與冥靈是舉一植一動對說、則冥靈非植物明矣

似枅似圈似臼

枅則相累積有空缺、圈則圓而中空、臼則中窊、三者似器之形、水聚牛跡曰洼、水流注下之所曰汚、二者似地之形、

調調刁刁

調調、刁刁、樹尾風調調然和而刁刁然微也、

慮嘆變慹姚佚啟態

慹從執從心、言其心拘執也、姚冶也、佚放佚也、啟開啟聰明也、態度也、

大廉不嗛

嗛、音慊、口銜物也、為心有所含之義、有銜其快與足者、有銜其恨與少者、此言不嗛、大廉者不以廉自足也、

麋鹿食薦

薦、稠艸也、漢景帝詔我池陂廣薦艸莽充圍秦令虜去其美地薦艸、

會撮指天

會撮、會合其髮而撮為髻、古者髻近項、脊曲而頭低、故髻指天也、

挫鍼治繲

挫鍼、縫衣也、治繲、浣衣也、

羅注

其脰肩肩

脰、項也、肩肩、細長之貌、言怳然脈脈而視全人、反覺其項細長醜不足觀也、

胥易技係

胥刑徒易率吏也、技係以技巧而係累也、胥徒吏作之人則勞形、技巧係累之人則怵心

萬物炊累

萬物皆囿吾生育之中、如炊氣積累而熟、

日月爭于所

日月同黃道故云爭于所

柳生左肘

丘之丘死人墓也其墓在崑崙之墟黃帝所嘗休息處因感此入

解如黃帝之昇天而死也柳者棺柩之柳𦵏周之牆置翣土牆

欲也文離𫞐與滑介𫞐觀于墟墓之間意想所致倏有棺柩之柳

出于左手所肘處不祥之徵殆將死矣故其意歷歷然驚動而惡之

紫立

紫立者如槁木之立也紫立其中央者不出不入也

求馬唐肆

詩中唐有甓注中唐爲庭中路蓋賣馬之肆庭中有路以便馬之出入也

生者喑醷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

自太虛觀之人之生者如喑醷物耳禮記注醷梅漿也喑久醞之也

漿離久喑能得幾時

夸戶

夸戶推開戶

豨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

國則狹于囿室則深于宮愈趨愈忘也

孫朱教

孫朱教爲賈之子名父猶

門尹登恆

門尹登恆或謂即伊尹湯詩門尹登恆爲師不偶于規矩隨寫而成功

修上

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老萊子以是丘也

修上上身長也趨下下狹也所謂胥以下不及爲三寸末微也末僂

背微曲也後耳而前視之不見耳也

史稍問

罔兩與景如罔之與實也二物相遭往世悅我相問之時不遇稱

而已汝何必稍問也

善卷

令常德府武陵縣南蒼山有善卷壇宋政和中賜號遯世高蹈先生

壇之近仍有其墳

外諜成光

不係泯于無迹外可間諜而成光采爲人所窺也

商賈不齒雖事齒之神者弗齒

商賈不得與士大夫齒雖或偶以事故相齒而人之神然終嫌言意

不欲與之齒也

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如車上舞三命而命諸父叔協

唐許

而夫指世上之人車上舞乘車而軒舞也名諸父呼諸父之名也唐

許唐時許由也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是以爵命有驕氣而誰能知之也

彭蒙田駢慎到惠施鄧析 亦稷下生名

齊宣王時人居稷下其學本黃老見尹文子及荀子

謑髁無任而笑尚賢

羅注

十

謑恥也髁獨行也無任無所專任也

徒脫無行而非大聖

縱脫無行縱肆脫略不事行檢

椎拍輐斷

椎以拍之輐以斷之皆與之無競也

汪懋舒曰文人喜讀莊老然不易醉處極多醉得輙似一新

莊子注

呂惠卿 著

方其有為也四海九州樂推而不為有餘及其無為也一杖淵瀾復歸

休而不為不足此所以無用天下為而堯許之所以逍遙也

昔之隱几應物時也今之隱几遺物亦也

好惡藏于中而物觸之則其嘗若懷於名節臨于外而物引之則非

留如詛盟

道隱於小成而不知大全言隱於榮華而不知本實由是有儒墨之

是非

莊十注

呂十

指喻指之非指雖有名實大小之辨不出於同體乎以馬喻馬之

非馬雖有毛色駑良之辨不離於同類曷足為非馬乎 此語好了

形隨生而有盡知逐物而無窮

冤帝將我以神我則不神雖冤帝猶無咎譽也天地將我以生我則

不生雖今日猶為太極也

外生而後朝徹言沉實於有身自有至是徹而為旦也

道以體之為正則文墨所論者乃其副也

洛誦謂綿絡貫穿而誦之

無葉自美而累於美靠操恃力而累於力

夫心谷不虛而賊心得以起其間者以聖爲淵而塞之也竭聖人而
涸之則谷虛而盜不生矣心淵不實而賊心得以入於其間者以聖
爲丘而傾之也夷聖丘而損之則淵實而盜不侵矣
民不往來而自爲族是謂種種之民其所有賢麤糧而趍則役之之
佚也
在者存之而不亡任自然而不益宥者淡之而不繼如囿之宥物也
萬物歸之如塵自積
歲有玄天冬至是也月有玄天晦日是也日有玄天夜半是也
方其無知不知其無知也而曰此名無知耶則是問其名此果無知
耶則是闕其情猶物之及生別其根而視之未有能生者也天之所
以造物亦若是而已矣
鳥行而無彰其迹莫覩也
烏鷇魚蜂莫不皆生而其所以生者未嘗同則知之所不能知也化
而已矣有弟而兄啼情使之然化則物可以出情則雖兄弟不能均
得欲人之化也難矣
悟之失在昧則無以發其昭曠知之失在徼則無以復乎混實
要以一足爲易憐炫多足之難
僞矣則元而同乎物道歸則止而栞乎虛

累慾有理爲物所同人倫相敵大道之序
夫以未始有物之間而分辨弁守何異鑿垣植藩既非容而又無用
衛生以無爲爲經
身者人之宇不私不亂以發天光
鶴列於麗譙則隹而觀之使驥於錙壇則玩而翫之
以明而上達乘日車而遊襄城是也
蟻以智而多事魚以深而全生
狀惡要覩不敝其蹟使天下慕而歸已故以作名之
栗在冬而假衣於春暍在夏而反風乎冬言求之無得也
吹管者嗃有所受也吹劍者吷無所受也
木相摩則然同類不能無相害金守火則流異類不能無相害
清明之性如月不足以勝焚和之火
夫有道者之治心治之於未亂然者草木怒生而銚鎒始修也
者風羽之旋磨石之隧則其動非我也
王荆舒曰惠卿讀莊至參萬歲而一成純遂大悟因注老子勝出
諸家
程子風曰惠卿人無取其文爾有一善則獎之恕于待人宜如
此也

程子風曰古旨標會言者有其悟覧者有其味
徐有兹曰莫不讀莊老而解之者希是以於註中一言一句義雖
仍舊而新味別出

列子註

張湛撰

夫道之而無語名之而無名視之而無形聽之而無聲則道之全焉
故能昭音響而出氣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腥以
之方規以之圓方溥形而此無形白黑溥名而此無名也
陽問鯤鵬方猶蚊蚋蚤蝨耳則太虛之所受亦奚所不容哉
假空名非求實者亦知執遺契以求富也
射雖中而不知所以中則非中之道身雖存而不知所以存則非存
之理故夫射者能拙俱中而知所以中者異賢愚俱存而知所以存

者殊也
夫體適于一方者造餘塗則閡矣王弼曰形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屬
若溫也則不能涼若宮也則不能商
牛缺以無者括意然人假有情變禍安免之不可預圖皆此類
疢痾結于府臟疾病散于肢體者必假脈診以察其盈虛投藥石以
攻其所苦若心非嗜欲所亂病非寒暑所傷則醫師之用宜其廢也
情其心智所知及而不知所知之有極者[illegible]膚識也誠其耳目所聞
見而不知視聽之有限者俗士也
己身變異則外物所不達故有是非之職不內求諸己而厚責于人

亦猶楊布服異而怪狗之吠也

惟此是喻而終莫悟是觀泰山崇崛而謂元氣不浩芒者也

質輕者望利薄任重者責功多

夫弩量弓矢之勢遠近之分則入物之與不入在心手之所詮不患所差跌令設令至拙者闇射箭之所至要當其極當其極也則豪分不淺進闇其極則隨遠近而制其深淺矣

夫方土所資自然而能故吳越之用舟燕朔之乘馬得之于水陸之宜不假學于賢知慎到白治水者該防決塞雖蠻貊相似如一學之于水不學之于禹也

人雖七尺之形而天地之理備矣故首圓足方取象二儀鼻隆口窊比象山谷肌肉連於土壤血脈屬於川瀆溫蒸同乎炎火氣息不異風雲內觀諸色靡有一物不備豈須仰觀俯察履涉朝野然後備所見

形質者心智之室宇耳目者視聽之戶牖神苟徹焉則視聽不因戶牖照察不閡牆壁耳

夫機理萌於彼蓍龜感於此故吉凶可因卦兆而推情還可藉象數而尋令忘者之心泊爾對於死灰廓焉同乎府宅聖人將無所容其鑒豈卦兆之所占

則寒炎涼各有攸宜安于一域則困于殊方至于明人心與元氣默合體與陰陽冥諸方圓不當于一象溫涼不值于一端

萌然不動亦不自止與枯木同其不華死灰均其寂魄此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嘿淵嘿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于不為而自然一也

夫期功于旦夕者聞歲暮而致嘆取美于當年者在身後而長悲此故俗士之近心一世之常情也至于大人以天地為一朝億代為瞬息

以仁義為關鍵用禮數為衿帶自枯槁于當年求餘名于後世者是

不達乎生生之極也

汪省舒曰張湛晉人所作列子注亦自清微可讀

維摩詰所說經疏

晉僧肇撰　明汪定國閱

若言不聞則是我自有法我自有法則情有所執情有所執則爭論

必興若言聞則我無法我無法則無所執無所執浮失是非歸于所

聞我既無執彼亦無說無執無說静何由生此經稱我聞也

天澤無私不潤枯木佛威雖普不立無根

真文不待請譬毋之赴嬰兒也

心以智德為嚴形以相好為飾嚴心所以進道（佛法六度即）飾形所以靡俗

俗王以俗力勝故能澤及一國法王以法力超衆故能道濟無疆

欲言其有有不自生欲言其無緣會即形

心者何也染有以生受者何也苦樂自行至人冥其体寂空虛

雖復萬法並熾而心未當有苦樂是違而不為受

物我求寂豈必嗟之可淨

聖心無寄猶空無依

淨者應之以寶玉穢者應之以沙礫美惡自彼于我無定

植我緣發其茂百圍

歿尊悟物所益已弘

同我者易信異我者難順故因其身疾廣明有身之患

是身不堅猶如蘆葦是故當捨如棄涕涙

聖賢拊心冥之內凡夫馳想謂之外

未有因山響而致喜怒者也

萬物齊旨是非同觀一相也然則身即一相豈待壞身滅体然後謂

之一相乎

夫文字之作生乎惑取法無可取則文字相離虛妄假名智者不著

大物當置之大處曷為曲蹐象乎兔徑注大海于牛跡乎

封我為累故尊乎無我無我既尊則于我為二

幽燭微形巨細兼觀萬色彌廣有若目前

賢智聞之而逆衆聖履之而通

幽鑑萬物而不耀玄軌超駕而不夷大包天地而罔寄曲濟羣惑而

無私至能導達殊方開物成務立机必察無思無慮閑而不能行與

會數同聽也

夫以方會人不可以一息期以財濟物不可以一時周是以會通無

隅者彌綸而不漏法澤冥被者不易時而同淺故能即無疆為一會

而道無不潤虛心懷德而萬物自賓

夫有由心生心因有起是非之域妄想所存故有無殊倫紛然交競

者也若能空虛其懷冥心真境妙存環中有無一觀者雖復智周萬

未始為有，幽塗為始，未始為無。故能齊天地為一指，而不乖其宗。
鏡。舉有以玄通，而物我俱一。物我俱一，故智無不始，功不乖其宗。故
物物自周。
心猶水也，靜則無始，動則無鑒。譬如臨面湧泉，而責其本狀者，未之
有也。
夫以道為道，非道為非道，則織愍並起，境界滋彰，何能通心妙旨，達
平等之道乎。若能不以道為道，不以非道為非道者，則是非絕于心，
遇物斯可乘矣。所以聚是無是之之情，乘非無非之之意。故能美惡
齊觀，履逆常順，和光塵勞，愈晦愈明。

夫心無定所，隨物而變，在邪而邪，在正而正。邪正雖殊，其揆不異也。
何者？夜邪而正，改惡而善，豈別有異邪之正、異惡之善，超然無因，忽
爾自得乎？然則正因邪起，善因惡生。
殖種于空，終不得生。
智為內照，權為外用，萬行之所由生。故以智為母，以權為父。（母父二字喻用得奇）
有非其要時，復暫造空為理宗，以為常宅。
口詠法言，以當音樂。
揔持廣納，為眾妙之林，奇觀娛心，猶如園苑也。
非我出于我，我空性者，我本自無，而況非我也。

懷勝遠遊，宜令實反。
吾人無常所，理會是鄰，雅服殊處，異所妙存有在。
有為雖偽，捨之則大業不成；無為雖實，任之則慧心不明。
行虛于內，念護于外，理會冥感，自然之數。
言雖簡約，而義包群典；坐不踰日，而備覩攻，通一時所遇，理無盡又。
以會我為妙，故嘆未曾有也。
緣義非言，尋言則失。至且妙理常一，理應無方，而欲以無方之語
定常一之理者，豈不謬哉？是以依義不依語者，見之明也。
同俗俯仰，不失道儀，天下皆謂我用已，而我獨異人。

汪蒼舒曰：晉注之妙，筆無插塵，理玄而言簡，事深而筆淨。

諸子褒異集目記

海寧汪之陑蒼舒氏評　嘉禾鄭之璋以時氏參

第十六卷

太平御覽

御製

斗極天之中也言天者必擬之人故辟以下人之陰也自極以北天之陰也

天地有形而天無體辟如火馬炯在上灰在下也

日者寸也月者尺也尺者紀度而成歲也寸者制萬物陰陽之長短也

天月無度借日度為度天月無光借日光為光經星亦然故日者運也君主之象也凡天日以象為[illegible]

一人執規拾手自負一人吹簫長短皆應

獵者食肉不多子不臘及其嗟嚄瘖赴谿嶺而有遺身之志

鍊金為洪爐盜賊不操鳩肉在俎饑彼不食

石門之水舊曰貪泉諺云徑大庾則清欲之氣分飲石門則廉素之質變

臣聞雁門不見壘雁為門金城郡不見積金為郡臣雖居甲觀未嘗向北看日

顏回問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孔子者不可不察也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

水不果駛陸不乘舟且世無為而姻丑於時有虞而干戈滋
公輸子巧用材也不能以檻為瑟
穠農之本猶農之末本輕而末重前緩而後急稼歟少穡歟多辨歟
緩收歟速此良農之務
黃金滿笥不以投龜明珠徑寸豈勞彈雀
有虞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善商周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財
使聖人空坐獨思則不知百世後有馬生牛ㄥ生驢桃生李ㄥ生梅
也
鷄致絆剗棊其非淬劓蛾屠虱求其肝膀非至精誰能知之

冀後凋于歲寒遺餘霜于夏零歲皎皎之玉質絶琅琅之金穀
石堅而朽星華而戚
去婦不顧門萎韭不入圃以婦人之性艸菜之情猶有所恥想忠壯
者意何所之
朝寮之濱士女不能治滔滌之沙計兒不能數
水生石未有居山而溺者火生木未有抱樹而焦者
謝奶碁班雖巧不能為乞馬有言顏
猛虎浮水不如鳬雁麒麟登木不如猿猴
林中多疾風富貴多諭言

竟遺洪水而貴陸瀹遺大旱而重水
取很皮以當室户則早畏不敢出矣
鬻棺者欲民之死鬻藥者欲民之飢船漏水入囊洞內崖也
人君其尊重矣者報于金玉咲唏甘于驪泉
芊不任駕鹽車椽不可為楣棟
有千金之裘而無千金之布
祖光匪與魚目比映王秀雖與朝華爭榮故布鼓自嬿于雷門礫石
有忌于琳琅矣
拙者渟工輸之斤斧不能以成雲梯怯者滑馮婦之刀戟不能以擒

兕虎
誠知武夫非和寶之倫長庚啟明非耀靈之匹
天精為日地精為月天地至貴精不兩明
市處者僕妾膾炙而食市飽也塾衆沃韭織屐之泯泄兄弟室交拄
而不浮粗糲馬非愛其僕妾惡其室父也此其饒與之與不足也
木以繩直金以淬剛必須砥礪就其鋒鍔
夫絲含而弗治則腐而棄使女繰之以為美錦人穿而服之
與其渫于水寧渫于德水之清猶可鑑也德之服不可忘也
輸以代步躬以救容

行船曲折不失其濟

龍潛之水栗雲耀鱗宛肅之獄因風去烈達則服纓朝堂窮則身竄南畝

動而不乖其理若泛舟而無柁

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為賞一人而懃萬夫義者不取

若然力兼三人身與馬如膠漆手與箭如飛蚉鐵宜寵異

虎狼見遝不揮戈奮劒而彈琴詠詩者未見其身之可保也

心能善知人者如明鏡善自知者如蚌[illegible]以耀明故鑒人蚌以含珠故內照

東海之魚墜一鱗悞謂之木落一葉聖人皆能知之

水則有波釣則有磨哉欲更之無如之何言物動而景已彰形行而跡已著

市肉取肥沽酒取醇

百日之飢一朝而飽豈復覺向者之餒耶

俚語曰州縣符如霹靂得詔書但以掛壁

今有穀者所謂錢與蛤二五非十也

食穀而鄙田衣帛而效蠶是惑也

解小而引大了淺而伸深猶以牛力割雞[illegible]

張大網以漉鱔鰕序九鼎以烹鼃黽

西施自窺于井不恃其美猶佐湯沐堯舜自視于世不恃其美猶須寸德況中庸而拒諫嫫母自窺于井以為媚于西施桀紂自窺于世以為賢于堯舜

里語云仕宦不止車心耳

令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螟蝗蚵蠋亦大矣雖有詩書猶無益于治

希見食笋歸煑竹根

人君當以江海為腹山林為面背使其觀者不知江海何藏山林何有

今人主不思神芝朱艸而患枇杷荔枝之所寶亦鄙甚矣

金玉滿堂明珠滿室飢不為寶非用之用

一井五甁泄之可待濫泛者无也

居堯舜之位而不行唐虞之政猶衣狐白步舉騄耳

人之言君天下者瑤臺九累而堯白屋黼衣九種而堯大布宮中三市而堯鶉居鷇飲苑囿麒麟青龍而堯素車玄駒

二世修驪山採玉傾山林珠者竭海

白猿玄豹藏于櫺檻何以知其捷

舜嘗駕五龍以騰唐衢武嘗服九駮以馳文塗此上御也

虎雖猛不可以託魔鷹雖鷙擊不可以寄雛

日者衆陽之精內明玄黃五色無主以象人君精〻似青翼〻似黑玄〻似六縞〻似白煌〻似黃光焰無主不可以一色名也

野耕于歷山而交益陶于河濱而交禹

丹淵于一言之善晉侯賜萬頃田辭而不受晉侯曰以此田易彼言也于子猶有所亡寡人猶有所得

凡人之為圃各植其所好馬好甘者植乎薺好苦者植乎荼好香者植乎蘭好華者植乎蓁至于寡人之圃無不植也

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之其皮不可得

控奔驥以援鶩兼則力追者易羿循鴻姻以顧垣翮則歸飛者如雲

利誘人如飄風之加庶艸也惟有直慎者能淡不回

墨子白子禽問曰多言有益乎對曰蝦蟆日夜鳴口乾而人不聽之鶴鷄時夜鳴天下振動多之何益

踰荊棘之難則有絓挂之患登楙桂之圃則有榮華之芳

齊宣王見屠宰羊哀其無罪以象代之

與善人遊如行霧中雖不濡濕潛自有潤

思一至飢一與之粮思一至渴一與之漿

仲尼門人餔道醇飲道宗

治者使跖可信不善治者使伯夷可疑

上德之政鷹化為鳩暴虎成貍

行賞不洽于人是春半〻生也行罰不成是秋半〻死也半生之春不洽于人半死之秋不專于義

黃帝命羣臣于太山作清角之音似兩鳳之雙鳴若二龍之齊吟如丹蛇之翅首似雉雞之帶矢

小民與如進嵩源生頭如鷄割漠鳴

猛將之襲觀于虎而螢于鷹故攻如驚電避如收霧閑之如在瓶閉之如散星

自以見小為明耳以聽大為聰

汪若衡曰御覽與冊府元龜皆宋人一時所編之書也冊府繁國家政事廣而不能盡御覽為雜引之文繁而不必舉今雜錄數條聊以見端焉耳無暇依其詮次也

帝系

夫結繩之初樸略芒昧莫獲而詳書契之後辨姓授氏可得而記太昊之前譜牒蓋闕帝鴻之後世緒具存司馬遷著之史記以存系表明乎受天命膺帝期者蓋以祖宗實有茂德所以後世承乎發祥若若乃后稷播植周室于是隆興唐堯文思漢緒繇其增盛蓋瓜瓞之相爲故雖圖而有融魏晉以還方册可攷罔不紬籍先烈誕敷丕圖若乃累積之懿傳繼之盛蓋繇德有厚薄源有淺深憑舊烈者蕃衍無世資者衰替今並攷舊史披帝籙詳究初終率用論次俾有條而不紊庶百世而可知矣

汪若舒曰帝王世系不可不明發忠義之志息反側之心切于此也

神助

夫大人斯與神明鑒德至誠多感忠廸多助肸蠁幽贊顯沛靡失斯自天之祐也故有宅心清明叢秀岐嶷越在側微之際已彰保定之微及乎扶義臨戎勞神焦思闡提靈命率衆謀將抵橫流以遏亂略繇是猛鷙効用靈祗告猶冒矢石而如蹇視水火而可蹈寒暑爲之易節風雷爲之備執休應震動蕃類薦祉况乃吉夢先啟聖知獨悟懸徼之切至人事之符合者歟

程子風曰明乎神助之事故知帝王自有真者即今寇盜充斥豈人謂之貿首豈遂人人自王哉

告功

夫王者之師所以征不庭而遏亂略震皇靈而昭文德者焉當其戎狄憑陵侵軼邊境蛇豕跋扈背違文告則恭行天討弔彼民逃及夫大戡雖而振旅也乃命有司擇吉日布六師備凱樂獻于九廟陳于大社上以脩舊告之典下以行飲至之禮歸功于祖考蒙德于穹昊以至行過之地下詔而錫嘉名定降之壤刋石以載丕績皆所以示休烈于乇庶揚天赦于寰宇俾赫赫之威播于風雅故頌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周人以太平告文王也信乎盛德之事哉

張汝鍇曰盛事佳文如聞中夜之雞自欲起舞

都邑

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以為民極春秋傳曰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巢穴已往棟宇未備順民遷徙不常厥居伏羲而下可得而紀或基乎始興或為之制或測景地中用安九鼎或相其形勝以從便利故王畿千里法日月之經天府四塞保河山之固提封萬井旁流百川內則閑庭神麗宮室暈飛倣太微之圓方順陰陽而開闔莅以鴻明布政顯法示人詒道栖神登降有序縣是景靈翔集佳氣鬱葱甚哉鄭侯之言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無以重威者也乃至通門十二經涂九軌順流為沼遶舟為梁厥初經營咸存軌制詩不云乎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于以見化民成俗里仁應義維桑維梓雞犬相聞熙熙之衆咸躋壽域者矣且夫端拱清穆王者之大德樂生懷土庶物之常情故商民屢遷民用胥怨自耿至亳弗堪其數班固所以賦兩都者蓋明安土重遷之深旨也

汪蒼舒曰音調規製班范之模

睦親

傳曰君子篤于親則民興于仁蓋先王因親以教愛曰家邦而達天下也高辛而上耆紀靡詳若夫唐堯親族虞帝大孝夏禹拜敘敘之言商書垂立愛之訓周家忠厚內睦九族二帝三代以來何莫繇斯也已厥後令王率循茲道乃有賜高年之典隆閨門之禮慰撫思念致于至誠卹之振滯形于矜恤逮于弛甸人之戾續宗正之籍錄其孫忽歸其削壞親親之恩斯為至矣其帝者之盛悳歟

徐有榘曰宗藩在我代尤宜斟酌睦親係齊家重事未可忽也

權略

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動靜屈伸唯變所適蓋執物之理則不適事之机守事之常則不達物之變故聖人德以經其途權以濟其危神化無方奇謀間出紫陰雖而無咎安反側而不疑故能駕馭英豪撥平禍亂使強敵不能以計測姦臣不得以智闚然則取之以權守之以正帝之道望望而有中矣

汪蒼舒曰德以經途權以濟危二理交濟以為功者也

原缺第八葉

養老

禮曰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故有虞氏養老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商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必以八月諸物老成順其時氣以助養育天子袒而割牲俟王設醬公卿饌珍所以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暴寡明長幼之序興揖讓之風習鄉上齒之義備矣降及後世廻循風俗則先問高年時臨舊都乃宴衎故老或賜飲于端闈或廻輿于私室而又因靈休之集畢嘉祀之禮則錫以鳩杖賁之束帛登板授之職開石窌之封此皆介于景福終之以仁斯教化之大本盛王之令典也流于惇史豈不美歟

汪若舒曰八月時物老成順其時氣以助養育此義尤好

宴享

傳曰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故享有體薦宴有折俎王室之禮也晏敖洽世之會周文在鎬之飲詩紀譜冊書而形于雅頌矣後世或諸侯歸時事于宰旅四夷奉國珍于外府一賓以昭德班勞以策勳習射以講禮時巡而展義或弭節故里臨饗父老或周覽都畿樂勝官屬至于五兵銷偃品物茂遂時乃置酒高會合歡成禮奉觴上壽加以賜賚上勸之以歡而下報之以盡心此王者之盛典也易著需雲之象書紀崇飲之爲詩曰公尸燕飲福祿來為皆宴衎之謂矣

張汝昭曰此是帝王宴享與列國不同分別見之佳

延賞

虞書曰賞延于世、春秋傳曰、善善及子孫、斯道德之致也、三代而上靡得以把溪氏之後乃或欽懋功之胄褒宗臣之裔賓礼賢者獎勸能吏旌揚忠烈甄叙舊故賞勳職之功念死事之孤録是加其爵秩申之錫予俾奉其嗣世而高其門閭使永纓之不墜宗眞之有寄焉其或因旅憖之虞兼肆肯之澤大叙前世之勳精辻分三公之封邑乃至踊澤流根上延于祖考脂田析壤綺逹于閨閣渥恩所覃恩系戚及斯固常恩紀于臣下集光寵于私門所以勸有位之盡心者爾邦之典者也

冊府元龜　帝王部十

程子風曰深仁厚澤此亦一端文献温厚可諷

褒功

周官司勲掌六功之名數而制其褒賞之典㳂三代而下乃有参豫締構輔成大業扶獎王室佐佑皇猷度從遷而邇籌内申于此賛翊干戈而戡難外震于威靈至武矢謀畫規繇勸成務史策位命而安宗社奉辭出塞而清難鮮殺兹建成殺戮旗于是有金石之訓單服之錫加以殊禮形于答頌乃至增其爵秩及胄裔推詔褒以溫策祭用旌之綱激示懲于典喜有紀于甲令恩恪于國寵配饗于大烝圖形代于麟閣表佛縯于膳諡皆所以顯揚其丕績悠觀于來者使知勛勞之益而慕休德之所焉

冊府元龜　帝王部廿一

江蓀館曰作者在事類條舉覽之可盡

念良臣

良臣之于君也有股肱之喻有腹心之寄故存則衛任使而追思此
輔王之所同也漢氏而下乃有懷其勳烈企其才德形于寤寐發于
嘆喟以至申令文學頌其畫像親枉輿駕臨其館舍裂裳述其懿範
或存記其讜言稱詠發于章句睹將述于彝器遠夫聚奚停景驚食
流涕靡涓日而發哀送望車而增慟極云亡殄瘁之痛深慭遺浮乎
之嗟斯足以篤愛賢之心厚同體之義春秋所謂聽鼓鼙琴瑟而必
有所思焉其是之謂與

汪蒼翁曰宋太宗幸孔子廟命羣臣分贊七十二子此之謂申令

文學頌其畫像

慎罰

夫震曜殺戮上天之顯道也刑罰威獄王者之大柄也聖人則象天
明司牧民命所以糾虔姦慝章明執度則刑辟之設禮樂之助也然
而不蔽或無頗欲彰巧詆致其深文乎民陷于非辟則寃濫至
作沴于陰陽召災患閔無措手足是故帝舜勒法形欽恤之言穆
滿制刑敷簡孚之訓皋陶作士寧失于不經盤庚誥民敢動于非罰
皆所以昭明慎之旨懲紓紛之弊也稽古舊史足示方來后辟紛綸
克敦輝映至如齋居論決深形于勤恤覆讞惻愉興悼于淹久勸遵
經義以取平大中時下敕告戒申于服念若斯之類實繁其徒有足
明徵并述論焉

張汝瑚曰禍獄之心足庇蔭人

慶賜

傳曰行慶施惠罔有不當孟軻有言曰推恩足以保四海古之令王何莫繇茲道也自羲氏力政并吞諸夏中韶壽之與弛厚歛之禁逮氣王南紀時更五代元魏之季高齊嗣興莫不因事以大賚昭德以行賞獻進位以寵文武放授以尊耆艾恤民之隱則有數帛之賜與人同樂則有牛酒之惠至乎昔人女子亦以溥及逮夫來洪舉將是矣其或祈姻之宴有束帛之賚蓋伐木之詩所謂將其厚意者也

張汝韶曰語自諮及

儲宮

昔三王家天下以傳於子司馬遷作本紀載夏商之世人繼十四姓氏多父子繼立商人卒兄弟相及蓋嫡之制無聞焉禮有之曰一子之行者秋傳載王世子會於首止而諸侯之嫡子亦稱世子豈周之制天王之子稱王世子諸侯之子稱世子又皆有太子之稱參倚六國悉皇帝而建號儲承奉文字建儲哉以擒嗣為皇太子諸侯王之嫡子稱世子馬應世以還遞其位號曰大易述主器之義賓長於震宮書紀元良之重以正於萬國前星少海之宗著乎窮學撫軍監國之任備乎出處繼明承序於以顯守祧之貴廟熄郊見於以彰率禮之教被經籍學所以敦道義之則安車金璽所以異車服之昔至於官朝之設則承華博望越藩邸之範宮局之次則保傅三少峻天秩之品其從加四率之衛益坊寺之職命爵之叙謀於上臺本於之給亞於尊極良以其承萬代之業居群后之上帝家之冢體率土之系心當副君之任為天下之本故其禮秩之尤重而安危之斯屬焉令之所紀有自文武而降色舉典闕弃叙南北以迄於前唐允膺明兩之重司匕鬯之祀類其行事辨其衆恩若夫少陽毓德終正南面而有敦攸稱之挥爽挺洞務之儀表因心形於孝友作事彰乎令德智量越於群品辞學貽乎世器係乎一人之慶者此不復徵其於建

懋明嫡元始尊崇師傅之禮出統兵旅居掌閫以資待賢尚訓諫遺失及夫胄筵之尚齒宮臣之講學公朝之賞與優制之旌飾咸用掄次以著於編

張汝韶曰儲宮故實多練為佳句讀此已足何必更為摭擷

孝友

古者肇建師傅奉乎冢嫡所以琢磨懿範輔翼令猷夫父子之親存乎天性兄弟之愛謂之天倫人道之先何尚乎此蒸蒸之志克奉乎慈顏怡怡之懽深敦乎同氣則正家而定天下推己而形四海縱盛有時乎七德無失豈止問安之訓道映乎龍樓致美之風事光乎甲觀而已哉

汪蒼舒曰談孝友無佳句此聊以備之

來朝

昏定晨省爲子之道也春朝秋覲事君之義也蓋所以正班爵而有敍訓上下而爲典者焉自漢氏之世咸藩列樹連城布土分王同姓慎擇宗爲之傅相雖違顏于咫尺而存心于象魏故得歲自入謁時或召對恭上之體無越于常度展覲之憂宛如于家人亦有徵諸行在駿奔祀事忠勤形于貢奉孝弟著于誠朗爲國邸之表儀雅聞望于英哲宜乎優賜名數加進褒封遂其請求曾無所吝者矣魏晉而下奉圭覲見者咸以記云

張汝韶曰菀柳之句詩人傷之來朝何可無紀

冊府元龜　宗室部一

褒寵

古之有天下者莫不封建宗子夾輔王室親之以服膳之禮厚之以寶玉之賜既以旌賢而彰德亦以倫睦而申恩成周以來或加之殊禮秩以蕃錫異其車服之數厚以宴私之惠寵遇官屬增給綺從國益賦懋賞延世圖像以昭其美下詔以揚之乃至耆年尊爲優以几杖之賜送終即遠殊其窀穸之制極禮命之優遷弄藩維之風望時所以彊幹固本興仁宣化法敦族于唐興遵立愛于商訓者也

汪若舒曰辭亦雅飭

冊府元龜　宗室部二

宗賢

古者庶子之官、實掌公族、教之以孝悌、申之以睦和、朕淡當國有倫、而衆獨方矣、夫本支之戚、雖莫加焉、茅土之胙、孰重焉、榮祿寵賚、睥其顧盼、膏梁紈綺、充其嗜好、有能富而知禮、高而思危、罔因驕之、親識為善之樂者、蓋云鮮矣、矧自王政不綱、懿親道廢、麟趾之風缺、白華之賦興、小則席寵寖淫、恣陵蕩之志、大則分封驕溢、明負怙之心、至使正士抗辭、做尋斧于遺論、忠臣發忿、翦滋蔓于禍基、裁止所申、殊望斯作、懸直醜正、㤂天尤人、苟恣毒之所加、殆蔑然而無類、禍敗之始、嘗必繇之、是用微彼猶聞、列其行事、覆車之軌、昭然可觀、

冊府元龜　宗室部十

汪蓉舒曰文氣豐潤便是玉堂内食相

褒寵

夫創業之君、守文之主、或奉長樂、有吳天之戚、或念榆狄、有關雎之助、故崇其外戚、示之寵貴、或引年而錫之駟馬、或數日而累天千金、至于五侯並封、九卿絶席、家藏金穴、以乘絲車、屢讌歎于府第、俯光寵于都鄙、其或性蘊謙和、心知止足、既在矜而能恭、終以榮而為懼、則庶可以全其宗族、終以蹦下、若猾肆貪叨、昧夫德義、罔知畏夫天命、李裥繼于覆轍者、蓋比比有之、著于簡編、足為龜鑑、

張汝諧曰華整而不填丽則風流冶倩

冊府元龜　外戚部一

冊府元龜　外戚部二

專恣

甥舅之戚、昵莫加焉、而宗周之禮、以異姓為汝、帶礪之盟、厚與重焉、而隆漢之制、非劉氏不王、皆所以強幹而弱枝、防微而杜漸也、人臣致息、世變風移、牝雞司晨、良書之訓、無補故重而削、許人之制、足開于是親黨並興、寵倖滋熾、貴富埒人主、權勢踰本枝、小則避燻之旅託神丘而逞志、大則時術之蠖漏山阿而構災、博覩前聞、用垂明誡

延蒼舒曰辭不塡而自麗語多韻而能典斯佳手所出

冊府元龜　宰輔部一

器度

夫包荒含垢、無容虛受、居則充詘、動無怵迫、斯君子之盛德也、若乃居廟堂之上、宅台衡之、而斟酌元化、儀刑列辟、而能恕小過、忘舊惡、隱敵而靡怨、受寵而不喜、高揖于危難之際、忘懷于浮爭之域、坐鎮浮競、立安反側、德宇寬裕、心量淵邃、誠足為庶尹之表式、副下民之瞻望哉、

示閑暇

傳稱好暇迭臨事之宜志謂以靜待交兵之道夫制勝則尚速示死則宜遲故有擁歌于行陣燕閑于城壘解戰而縱馬放閑而延敵故策盡可以先勝行伍可以立成故能雍容而觀變寫急而無撓其戎卧息旗戟輕綾裘帶登樓而清嘯隱几而高談不復遑以失律務優游而集事者斯又將為將之大體也

程子風曰祭征虜投壺雅歌岳武穆恂恂書生儒人不然禦敵遷禦敵反欲似儒人也

死事

古之謂死有重于泰山有輕于鴻毛者蓋處乎不得其所也若乃委質以事君陳力而就列有死無貳乃其分焉矧夫膺分閫之任總貞師之寄所以式遏寇虐作固垣翰弼輔宗社保鄣黎元誠安危之注意而委賴之尤重者也乃有遭難虞之會當艱之際純心內激拳勇外發執金鼓而作氣冒矢石而無憚奮不顧身喻于鋒刃甚或充歉後實之救當彼衆我寡之勢戰則奔潰守則淪覆而猶執心不撓挺節自誓捐軀殞難沒而益榮此所謂執戈衛社殞首無悔者矣

徐有貞曰讀之慨然何必聽鼓鼙然後思將帥也

器度

天分閒之權注意斷在必量局之淵擴乃士衆之協從天下倖則圍通度遠則閒暇通而能歇是謂張軍以此貞師何用不克夫注鉤者悍嘗人之大情慶險如奕君子之高致是故寸寶秉明武德成昭技並罪欲罕声益振非嚴肅明達之士其嚌係以此哉

汪蒼舒曰范曄後漢論贊極佳此彷彿具似以其筆故也

規諫

古者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以至在御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居寢有褻御之箴所以救過而懲愆衞違而縱闕周旋纘省夙夜祗慄然後安處民上而臻乎叡聖者也然臣之事君守以無貳進有驚之訓退有後言之戒至于獻可替否有犯無隱批逆鱗而靡悔納苦言而罔懈勤勤懇懇上以規其失者蓋其分焉三代而下方牘所記忠賢餘烈可得而徵也乃有楊榷治道敷引往昔形于論述言之有味以至切問近對援理以悟上必因類取譬指事以陳時病內發于悃愊外著于節言純誠篤至嘉猷灼敘其或有所感動申其規益濟世成務納君于善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斯之謂矣

張汝韶曰華自挺拔

强諫

左氏之述强諫謂其有愛君之心蓋以其忠悃內發事机外廹竭誠盡規將以紓患而安國之可褒也漢氏而下乃有秉節剛毅立志敦篤均邦國之休戚參帷幄之謀謨論政治有失舉措非順事等纖芥之危禍同發矢之速則乃批鱗責說犯顏進以至憤發而色沮感激而涕流排宮門之閣攬路馬之轡以勒車拔刀斷鞅伏閣不起引車以隨露髮輿櫬而叩馬免冠徒跣以自劾觸暴怒而罔憚須九死而無悔至或踐職之列非常言責之任亦有能奮一朝之命而規人主之失者焉雖復仲尼之取五諫非尚乎詆訐范寗之著五論以兵諫為非然而原其誠心出于忠厚上思以成君之德下冀以救時之失嫉惡將以利國愛賢惧乎濫罰匪匪之意豈有它哉在人主容之而已

汪蒼舒曰引述諫士如圖可繪

違王命

夫使乎之為蓍者亦乎宣王靈達君命奉辭而無辱稱指而能致焉故周官之紀六節重行人之職小雅之歌四牡榮使臣之遲遲漢而下乃有銜行郡國以布德音馳驅絕域以諭和好之亂邦之內有若平居抵逆城之下曾不介焉其智勇見于辭洪忠信通于神明故能使崛強思柔姦雄易慮安反側之俗革携離之心紓患以解紛懷異而振遠自非辯可以專對智足以經物任不孝之忠達應變之略又安能掉三寸之舌履不測之險而舉無所憚克成其績哉

汪蒼舒曰每敘一事綜其義類此書之妙在此

點節

昔舜作九官周分六職樹棘為位列于明廷發河命秩尊于庶品蓋卿監之重也所從來舊矣漢氏之後分局弥广定方備業既謹于攸司選賢崇德豈間其應授乃有內資純亮動彰慷慨遇疾風明勁艸之節當憤流表介石之操悉心而匪懈竭力而畏痺履危机而益勵蹈大節而不奪惟公家之是利務磬乃誠惟王室之是圖罔私于已以至遷單之會去耗之際而能精懇感發張風積驚紀之方集良足嘉矣

江蒼舒曰明豔似梁蕭手筆

德望

傳曰惠成而上詩曰令聞令望蓋盛德內充英猷外發若鼓鍾于宮慄珠于川而鏗鏘著聞璀璨自耀也由漢以來臺省之選實惟之所謂尚書百官本矣或其職若擧多君格之士乃有忠規讜論張風峻節沉默端厚以鎮俗高潔遜讓以全道安危所繫朝野攸瞻鵠立望于庶尹禮儀表于當世或以方嚴而見憚或協於美而濟學固足以崇外庭之瞻睎為當國之寵光虞書稱百僚師師周雅美吉士藹藹成斯之謂歟

程子風曰鼓鍾于宮四句妙致

賦稅

自唐平水土乃定九州之賦商周二代率循其制有賦有稅稅以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粢與祭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賦以供兵甲車馬士徒之役府帑錫予之用蓋周之法詳矣其後沿襲殊軌貪淙迭變乃至廢徹之政作兵甲之斂生夫于畝中異夫稽古漢氏之後或因[illegible][illegible]夫度田以收租量口以出調或丁以給役計役以收庸隨風宜以析課其物直以徵其乃至鄙俚之俗亦收財賦司籍之記可得而徵斯而制財用之節量輕重之法陳之藝極歸于底慎必在乎稽先王之典憲求歷代之令與是以什一而賦詢之中正徵歛之作罔不繇是焉

汪若舒曰賦稅文字古嫗有之駢頭者少知此實為難得

錢幣

傳曰天生五財民並用之廢一不可故虞之允治六府之政修[illegible]迄有德九牧之金至即鼓鑄之興其來尚矣其後太公作圜方之法遷輕重之權遂行于齊貽謀後世財力頗富遂合諸侯至周景王鑄大錢秦并天下以幣為二節抗及漢室貪淙迭变善哉貢禹之言曰漢家諸鐵官皆置吏卒及徒貢山取銅鐵歲十萬人已上以中農計之是七十萬人常受飢也鑿地銷陰氣之精斬木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由此又使民棄本逐末窮則起為盜賊姦邪不可禁其原啐起于錢也禹之論信矣與夫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蓋慮下之專利也若吳鄧之錢徧天下邯鄲郭縱以冶鑄成業與王者埒富此豈春秋富利之旨哉是故居上者有四海之富司生民之命較盈虛而無餘羨謹法令而懲游惰因時立制為之均節然後如泉布之流通積不凋而藏不竭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民而京師之錢貫朽而不可較矣賈生所謂除博禍而致七福其知治體者歟

徐有燕曰譚錢法頗明晰

三云一犬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益亂其不以法度節斂也是知善爲國者當平豐之歲爲凶荒之備所以順天道備恐賊而紓衆人務政本也夫世有飢穰天之行也邦之經費既不可闕民之資奉于是乎在故上熟而不收恐歲而亡備焉謂夫能通其變者也治乃權其輕重制其物宜則平糴之法存焉所以上操其柄下得其利農夫不困國用常足者亦繇是焉古之知治道者嘗從事于斯矣歷代而下咸可述焉

汪若衡曰孟子二句書生忍過于凡看出經術讀書何可無眼

廉儉

廉以自歛儉爲恭德誠以約而鮮失亦遠恥而斯在乃有分蒞邑政克敦清節彰明于素履率厲于頹俗處脂膏而弗潤去狐貉而衣觀服儆疏菲罷玩質樸唯仰給于俸祿咸抑藏其饋礼損己邱下致踰爰迨乎服秩周能治生乃至云亡曾無餘粒若浮雲公稟脫屣家徹庖疑之具戚屬秣之微雖切自修亦矯激大過耳

汪若舒曰此是佳節炎炎者莫以寒蟬相訊

屏盜

夫宰字之任風化之先容民期洽于救寡除惡必資于英猛苟容焉之未去豈狡犬之獲安則有肩高風罪醲化者勝在御弦歌不擾而人懷其惠吏不及狀行路無懷群之處州窮草見金之志使清靜之政無得而稱禮義之邦詢訐且樂不甚遠哉又若紂之刑政一之明察訪游令于絕澗猛以濟寬徵政胖于太山咸克厥受使黑民不作徐政用成所鑿之畝甘褕自得雖較諸善化諒同功而異府肰要其大歸蓋百慮而一致矣

江蒼舒曰此章吏為称蔚

遺愛

仲尼之稱子產曰古之遺愛班固之述循吏曰所去見思若子之為政也仁愛深矣故其息禹淪于骨髓風烈播于弦誦莫斲而悟其罷去號呼暇泣而形于戀慕以至遮車駕而願借留守閉門而求代罪取其姓以名子避其名以易官中來祠之禮修服衷之報致祭于丘墓懷德于息肩自非明允惇篤宣慈惠利以濟衆被物為化者亦何以及茲蓋桃李不言而下自成蹊非可驅而致之也已

江蒼舒曰此稱良吏青影皆榮

愛民

夫牧守吏民之本，可以感物而行化者也。居其任者，苟能宣恩澤之詔，布忠孝之教，廣求民瘼，洞達治體，知所疾苦，去其繁苛，俾夫百姓寛息，一境佳和，斯所謂良二千石矣。漢氏而下，循吏間作，至有專行仁惠，務于安輯，振恤周用，拯濟旅羇，或條上其損益，或蠲省其賦調，至于推恕心以惜民力，遠科禁以順物情，苟利于人，靡顧于己，或出私積以代民租，故能上下忻賴，所在化行，為吏人所稱，績用可紀，非夫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康乎德讓之風者，亦胡以臻此

程子屢曰慈惠之長仁心知揭

弭盜

夫衆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人者除其賊，故古之為邦者，著詰盜之制，垂去惡之訓，以惠保于小民也。矧乃百城共治之攸重，為夫親政之所屬，寬猛為術，惨舒云繁，而懋審嫉惡之志，竭剗奸之勞，勇略速成，威信兼達，廣設科禁，周決淵藪，行反間之計，開自新之路，懸告捕之賞，恕既往之罪，傳檄敷諭，殲殄兇渠，屬兵權擊，殲其黨類，或竄伏他境，或悔歸本業，澄清所治，肅靖部路，有遺而莫顧，商次野而如歸，或飢民放僻，濱俗負戾，兵倥滋章，不煩血刃，推以赤慈，令行禁止，斯又究𥩟之良吏也。

汪若衡曰：作吏而能弭盜，古之所下，今之所上，世之牧守，允宜究圖

酷虐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老子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故歷代史官以酷吏敘傳者其貶惡亦深矣但秦網密衆不務教化滅絕仁義殘及至親上之所行下有甚者至于守土之吏又何足論本其爲術出于法家故其御民也若雉氏之去州既蘊崇之又行火焉漢承秦弊凡事簡易禁網疎闊俚至刑措然吏二千石而下以慘刻豪猾威震郡國爲己任者亦比比而有其弊也水懦火烈鷹擊虎攫以刀鋸爲治其流膏血于境內急若束溼害過虐伯虎積寃氣鮮聞令於斯乃推埋刻薄之人非鄉黨禮義之士任官苟失何世無之如狼牧羊誠非虛語則共理之政烏不慎擇其循良也哉

張汝弼曰牧守不慈遍地如火坑此則蔭以慈雲矣

戒懼

夫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蓋先聖之格言有國之攸先也然史而懼亦以爲賢有如稱孫于馬中禮至于蓋里既出則薄賦斂而終刑罰存南康悠則縱女謁而放逸佚因戰勝而增惕矜高臺而危巢則知懼天災重民命而乃亂者未之有也

汪蒼舒曰說戒懼頗韵

錫命

天子建德昭乎利用諸侯正封是為述職稽茂勛之允格啟殊命之乃錫粵若厲階斯作滂毒四徵之征外虞以寧始重一命九錫其盛勳伏前烈厥猷用舉納忠王室多儀光享肇啟公侯之守緯著兵戰之績肆是申之豈報昭其寵數嘉言洊合藹諸簡冊至於悼選盛族欽成姻好茲率厥典恢纂舊服非有私於名器實依賴其夾輔者爾

汪詹舒曰漢加九錫即為魏纂之囚今時或加宮保而賊臣漸不可制名器不可假人實所當慎錫命安可易也

宴享

夫春秋所載有宴享之義焉所以備物象德文事觀禮合歡序賓示慈布政之謂也自一戎大定勛戚并建東遷之後諸侯力政小則撫封而保姓大則定霸而主盟朝聘有常使介交騖飲食宴樂遊泱於家陪升降揖讓無廢於兵革繇是豈且觴以為好諧金石以飾喜歡詩見志所貴乎必類節折有品乃知其多文既以觀其盡心且將申其嘉好故其流風遺辭可觀也已至乃禮義之致然形於規諫禍福之先兆談於言動蓋夫賓旅酬酢之際不可以不慎焉

汪詹舒曰列國宴享多見于左國此敘行並括之

奉先

夫祀者國之大事孝者人之本與邦君致行史冊垂昊牌措縣政尤為盛烈奉先之誠不匱昭事之義有秩惟馨之薦豈而且潔非有諂也致美之服章而有量不圖蓄也朕俊能保其社稷和其人民蓋諸侯之孝也

程子風曰致遠

朝聘

傳曰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又曰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繇是評貢賦之職講班爵之義宴享以示惠采章而慎儀蓋小所以事大大所以字小乃周室之舊制列國之遺範也原夫延建之始胙土相繼者之典然納于輓物其後力政專命強弱異勢以至厥物萬貽旅百而有加於職歸事駿奔而不暇當夫鄰國之繼好霸令之不煩國宜講信修睦謀事補闕其詠風話言可觀也已

張汝韶曰只數行端義皆析從物多而製擊簡亦鉅裁也

盟會

侍稱詛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自周室東遷諸侯為政僭儀踰大使小戎戮伏交亂于中國戎霸王臨長于度邦縣是坎牲歃血之事作矣若夫稱之以先代要之以明神質于載書以著其信誓及後世以國其終因宜守之而勿渝參之而可久其或假辭易因乃成于詐譲捧盤執耳哉至于紛紜可尋可寒遑乎長亂是絆是嬗之空言何非伏仁義之名保丹青之誓恤病封衛以存亡國而討不睦勤王尊主以翼天子而糾諸侯寄異于斯亦解以濟

程子風曰盟會大槩已見何言不繫而辯是也

失禮

夫定天象建皇極誕為民紀畢綠禮經若乃制度云為遵其會節軌量物采陳之表儀肰後百度維熙庶物明察所以治政何莫繇斯道不虞行人存則擧蹉夫作土命氏體國君民所以寅亮帝功光輔王室肰或功爵為翰業曠纍賢職務立違長傲縱欲徇耳目之娛視忽經紀之遠圖謂奴衛為可欺以舊坊為無用非嫺何見既自取于冥行無耻而拊終靡成于昏作國家之敗于是在焉斯示方來用從詮

徐有無曰非嫺何見四語佳

知禮

礼者國之幹也身之文也于人之若麴蘖在沼之鍅粉澤降自中士下逮列國承商周之制增周監之文故有家陪之臣礼义是習办一畢之序達升降之節別會盟之等詳贈勞之規或辞享于王朝徹加于鄰國避湛露之賦嗁宰旅之司致三肅以惟恭厲六儀而靡忒宜乎寵以文路賜之州田享員阜之祥加好貨之数傳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礼其斯之謂欤

張汝韶曰標詞疎秀

規諷

百王以下皆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至于瞽史百工亦得獻一面納誨列內悉家陪之列居卿位之任者乎春秋之世逮于戰國其間挺公正之操懷忠讜之節或引经據古援事取辟𥠫陳箴闕以貢乎讜言拂心逆耳以救乎失德非惟官守言責之使然也至或衆人澹者樂正膳宰皆能有犯無隱罄其誠心原乎進不圖寵動非徼福以愛君利國為念雖蒙恥觸禍而靡悔自非蹇蹇匪躬之子曰〻履蹟之士亦恶能及是者我故獻可替否所以一其美改過從善所以成其德詩云彼己之子邦之司直蓋神明之介福焉

程子鳳曰董氣硬直不減漢人

總録序

夫人之生也分五氣之秀肖兩儀之體形貌既辨名字以立稟於天資之謂性通於物理之謂識守道而舉之謂德循善而動之謂行尚其所愛之謂好學而後能之謂藝繫於窮通之謂天命非繇性情之謂人事及於善道之謂忠舉是九者亦可以貫物之變矣若夫挺執志操緯有度量襟抱遠曠才用敏給公方亮直而克固其守高尚潔素而不累於物以至質樸而遲訥聰悟而機警剛勇而多力詞辯而強記疏縱而率意矜嚴而自法者皆性之然也若夫智慮宏遠謀畫沉邃詳達典憲精別人物研幾微之際而踏其未萌達性命之理而知其定分有犯無隱得盡規之道見賢思齊敦慕善之志通禮制之升降察諸猜之疵否知上而不殆聞義而服者皆識之品也若夫敦仁孝之本宣忠義之烈豊友弟之愛昭賢懿之名敦信以待人克謙而厚己誠明昭感陰隲敷被儉約是守長厚成裕撝挹以自牧矜慎而用全或恪守厥官世濟明德勵清白之節勤幹蠱之業循守常道韜晦其才或圖報舊恩固辭新賞解紛競之患遠勢利之交不慶嫌疑之間安於貧窭之際獨守介節放於隱居以至敗遁自新報怨以德輕財好施分災救患敦孔孫之義儉節終之禮者皆德行之品也若夫酷嗜所愛湛樂於酒崇聚編簡喜接過客奉清淨之化依圖

郛之教蘊習於風度畜養於性情矜為清談耽餌丹石者皆好尚之品也若夫勵志儒素刻意文辭勤勞師問游息庠塾發刺於詞訓數述於己志揚榷精義談說明辯博識於異物多能於庶事射御篆籀筆札極精博奕碁工算數通妙善兵家之技審音樂之旨習工巧之業明方術之用達醫療之理極圖繪之事究人倫之法明地域之占者皆藝術之品也若乃運之否泰數之修短或榮進於世寵貴而陰戚或廢滯於時憂患而沉棄或攀附而崛起或周游而不還或家列鼎或貲無擔石以至流離於厄難嬰仍於災疚招累而被譴非辜而羅釁感嘆無所憂悒交懷或遁伏以苟生或困躓而貽辱者皆天命之異也若乃世襲厥官家著訓法結好姻婭出繼人後民立於祠祀家職於制書宵寢有徵諱言多驗著休急之令註名諱之文陳出餞之儀附罪鄙之信或多獲於時望或釣譽於天倫以至內娶其親自為其器賞為樂賄問有定論交友生無戒諸子游諧雅素慰薦供知精老而引年挂冠而退廢胥牽情之命弛畫餅之譽隱忍於恥屈被列於冤訴圖復仇怨作為怪誕知將亡之期道未兆之命者皆人事之異也若乃資質卑陋性識顓蒙輕躁而寡謀巽懦而無勇恢詭而縱辯術業以自矜乏知人之明昧舉士之理封執偏見溺於私愛偷薄而無恥猶介而失中吝嗇自資隘急成性述作狂簡學識孤

陋以至反忠孝之理乖義睦之訓賊姦險之性極境邪之体殘忍不
道奢侈自安虧失礼章貪婪賄賂奉上無恭肅之節在官極阿附之
邪諂善不終作偽弥拙好忿嗜殺詆訐于衆多忌賢能交構於禍患
肆毀言以嘆譜摘缺望以訕刺交飾其短以從所親厚誣善人巧寵
宗宦豊其送之礼任俠之気以至極沉湎之過淫惟薄之乱妖蠱
以監鏡厥勝而徴福咎徴既集陰報斯至或亡匿而延喘或敗類而
伏事者皆悪之品也夫以天地和粹之精数而為賢明為正直其什
不同而皆底于善陰陽咎徴之気聚而為愚闇為姦回資性不乱而
皆底于悪善悪之際事以萬殊加以天分之雜諸人事之多故紛綸

古昔非可縣舉今但采明著前志可以戒効者類之于篇其有叢臣
偽迹亦附於後

崐崖曰列人品以律古今人事盡矣此所以為元亀也

節操

夫雪霜大勢而松柏之茂彫風雨如晦識鶏鳴之不已蓋士之立誠
自守秉節無二同夫介石至於没齒者其若是乎東周之衰西漢而
下乃有傾義遺利守識求敝居無苟合動不踰矩挺操而同屈虞乱
而匪汗泥拒権倖絶歎餉餌意趣非偶靡降心而與游才任遇分必
投劾而引去鄙斥邪佞保全名節凛秋之槊彗於弃門卑尓之行冠
乎星年非夫天爵内富甘理実合端遠而経德秉彝而守志又曷能
篤志終始確乎不拔者哉

崖有異曰堅然以峭節棒不可無骨気文章也不可無骨気二者
均也

原缺第五至八葉

思賢

詩有彼留之嗟語有則亡之感故知賢者既往遺思是深乃有服其嘉言念其婉畫失師律以追悼不辭過而增歎以至經舊遊而惻哭睹高蹤而盡哀乃知挹其風流必加欽慕雖年紀寖遠而楷猷並彰故曰山高仰止景行行止

汪蒼舒曰不妨情深句亦標會

獨行

孔子之所謂狷者有所不為蓋夫廹向殊性能否異執雖不淨於中庸是亦好名獨任者也眇觀古昔先民繼軌其或憤大道之訛変慨季運之奸擾因忿讒而積怨顧不義而深恥責知己以激世念必報以勵俗堅持一介之行力慕古人之操乃有棄絕粒食坦視鋒刃渴河蹈火忍苦矜疾或高蹈長往或堀巖待盡不交朋類自勤給養並有簡丈夫之禮斷妻子之恋敦迫無屈力行靡悔取其嫉惡之可尚而不至于亂倫也易曰君子以果行傳曰匹夫不可奪志其斯人之徒歟

汪蒼舒曰取其嫉惡之可尚又曰好名任獨標旨滴徹其人如在

原缺第十、十一葉

達命

孔子罕言命者以其義微奧妙寡能及之非可容易而談也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蓋非君子人者不得與于斯矣中古以還英偉間出乃有達死生之變而泊然無撓遭縲虞之會而毅然有守不溺于私愛不狗于拘忌蒙蹈默而不自明罹禍患而不苟免督微懼而不戚凶怪至而自屏斯皆宅純粹于心府冥符合于道樞安時處順以全其真窮理盡性而達于命者也

葉蒯緱曰　詠無燒　然有守此之謂達命莊生齊物逍遙不為達也

復讎

傳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春秋傳曰子不復讎非子也周官調人之職掌和萬民而教其辟讎同國而不相辟者言之于士殺之無罪蓋報仇之所由來舊矣中古而下方牘所記乃有天性之戚手足之痛或義篤于諸父或情厚于交友獨能奮不顧死勵絕其命據逝者之沉憤聳人倫之風槩乃至朝議高其節理官緩其法亦有詢外庭之論遵三章之制不免于殘者焉若夫受誅於官者非怨殺人而義者勿讎斯典經之丕訓百代所不易蓋以銷忿毒之漸致清夷之化納民於軌物者也其可忽諸

吳雲耕曰抒逝者之沉憤聳人倫之風槩風期凜然

咎徵

洪範咎徵敘其惡行春秋災異謂之譴告非獨繫于邦國而將徵予人臣自背不忠其君無德而祿貌言視聽有斁于彝倫偽衆溢泰孚陷乎非道者曷常不妖興于未兆怪見于所居盖天意之弗溺俾神物之中徵故有五行之屬萬類之衆殊形異狀失其常理提耳注目使之先覺而睹机若瞑不能知変以至于禍敗者可勝言哉若乃地名讖亡天象示化車服墻屋無故而頹落衣服器皿忽焉而変𢼸至有賢臣良士行道之人而不能免者其命也夫

汪崑崖曰提耳注目使之先覺神鬼教人中夜将復振衣儴徨

愚闇

夫愚暗之徒與賢知並生于世亦由樗櫟之于杞梓瓦石之與珠玉也故命與病豐者為賢知債污溢满者為愚暗則有罔達人情靡罔世務動為欺紿靡達変通至乃畏乎影者見月而却走失乎劍者刻舟而待求取樗葉以自蔽謂南金之可食其底滞之性有如此者其或應對失指舉措過中言有違于典刑動必為于嗤笑紀諸竹素良足憫然

徐有蘇曰顧長康自謂痴絶寡武之愚不可及愚闇亦有妙者明知亦有不妙者此類似不宜如此編也

託孤

夫以萬倩仟蔵碩惟君子託孤寄命仍在知人傾素心于生平於日來肬諾于縱邀之捌身視有無責育孤豈非猜乎可謂仁矣求諸千載其人蓋稀風烈所存騰咏何已

汪蒼舒曰文之上者讀之令人意致悠然忘對筆墨

法苑珠林

汪定國

天有五氣萬物化成木精則仁火精則禮金精則義水精則知土精則恩五氣盡純聖德備也木濁則弱火濁則淫金濁則暴水濁則貪土濁則頑五氣盡濁民之下也中土多聖人和氣所交也絕域多怪物異氣所產也

六合同曜重之鑒奉流歸百谷之王

鷲禽投案猶請命于衛君窮獸入廬乃祈生于歐氏漢王去餌遂感明珠之酬楊寶施華便致白環之報

譬如疊花千金不如真金一兩

吞舟之魚不產溝洫之水鵬鶚之鳥豈翔斥鷃之林

欲使句牛有長路之低寶舟有彼岸之力

如日昏沒山陵堆阜影現東移理無西逝

導迷生于苦海引窮子于慈室

欲綱之夫設理蹤而擥入業種之容依如迹而繩持

前心作惡如雲覆日後心起善如炬消闇

寒冰之內倘遇溫風炭火之中若蒙凍氣便歡樂即還欣歡

欲火所燒貪心難滿事等馱河乍同沃焦故以寸波寸影大力所不

能住月御日卑雖才莫之能遐
猶以雀尾供于鑪炭
歌以手爪抱須彌山欲以口齧金剛
誡終慎始是君子之埜悔致初護柔是養生之要趣
藏史之說園吏之談寶經浮誕綈藉紆怪周鏤冰而無成鏤畫空而
匪石
金玉異珍在人共寶貴濡別義遐適同遵
氷開春日蘭敗秋年慧人滅懵疣友增纏
毋逐鵁鶄而南飛于嗔胡馬而北歸夫類日影而西奔婦似川流而

東逝

汪君舒曰此書一百餘卷文義富妙偶録數語喜其佳耳其實河
沙一礫也

法苑珠林

辟鼠入角路窮何趣
令愛榮而不知慕賢求福而不知避禍譬猶播殖秕粺而欲歲取精
攫驢駕驢蹇而望騰超夐絕不亦惑哉
欲須甘果反種苦栽欲除渴乏反趣鹹水
若夫廢宗廟之祭武加子孫之魚肉毀蒸嘗之歡覓丸僕妾之衣服
尚求忠下之惠不榮安上之福恨養親之費膳思廢養之潤屋如此
可謂忠孝之道乎
如人以指置毒蛇口如欲以手觸灰滅火

成揚夏烈温柔晞春

汪君舒曰此書文義奇誌惜例不狗懌不多抄録今聊志一二事
亦駭人聽

瞻部州人面如車箱毗提訶人面如半月瞿陀尼人面如滿月
拘盧州人面如方池
阿修羅大有威力誓取日月以為耳璫
令大海水赤如蜂珠

日燭

王綉

尋夫至道之曲暢生死之源標善惡之根故陵化之津訓戒明曰續羅溝矣然信言不美文繁辭宕累寘絕脉重淵隔浪是以學者未得其門或未之留意聊取或池之遠音適為里巷之近曲假小通大儻可接佫助天揚光号曰日燭

陶先覺之宏誥啟玄管於靈門周太虛以遊眺究漭蕩而無垠假地熱於方甸冠圓天於覆盆涵三界之寥廓遘二氣之絪縕尋大造之冥本測化育之幽根形假四大而泡散神妙萬物而常存彼良民之違分故衆生而怡魂夫含氣之倫其神無方螽蔚之類其貨無當寄若水勢託若火光隨行纏綿迭枯迭芳往來出沒冥冥茫茫洪海環流大變輪迴乘彼遠謝滁來易階冤轉三塗之中沉滯八難之圖懸金殷之無期悼客依之有歸賭崇德之可速鑒聚禹之宜遲斯威務之易覩匪先見之動微五福超於復是云極構於蹈非理感自然冥對玄凝禍分離造禍号孰興水逝鍾畢人道惡矜叢圉盡積社綠肆升重偽正而見退大夫邪而進陵覧形骸之所偶考體性之變微理抹思而合契遊望日而楓慰若圓鑑之抱規猶直橫之附規若火出于帝父黄然資于聖子事蹤化而弗救吳天蒸之云特諒衆福之在形信為人之在已皆吹吸其所常知忽往其何止彼非人之[illegible]無氣之所始悉婉變之千但還託生于家豕昔鞠育而撫抱剖以為札神居妙而恒飛形受變而易体未一旬而相忘可長歎而派涕夫闢惡其皆然匪伊人之獨介探寡孚于嘉類悟繁產於蟲豸瑜零霖其猶称谷幡裏之例米為䇿以日日誰識伏而逹衛匪余情之能測謬聞之以如是若夫倒置之旋曠曠徒生兵風既至忽然滔征神道雖脉兇法尤明徘徊中陰徂彼鐵城胃絶望舒晝無曜靈身造箕篲之檻足蹈炎炭之庭刀安霜鋩以積刃叙林翹鋒而崩稍陶銅汪洋以海涌巨鑊波沸而雷鳴閻王領閉卒傍執叙三物一畜百千累羅禍禍利背煌煌火車銳銳釘挖榜役狗擬牙㑹徒燋于柱飢因枯於壓沙資輕妙之靈質蓋痛戮之易加永煩究以拜劫安斯酷之可過三六峻網弗可裂纖千條殊劇萬端異苦靡喘息而不絲俄年來而忘字予略一朝以言之將終年而震楚爰有五德無玷十淋道全久陽造邈廣弁九天寶殿晃昱高構虛懸瓊房燕百瑤戶擎千金門燦水精之朗玉巷耀琉璃之鮮珠樹列于路側鸞鳳鳴于檐間芳華神秀而繁藻香風靈飄而飛煙想衣斐亹以紱縟念食芬芳以盈前彼賤和之長邁永一日而萬年無事為以干性常從容于自然洪光燄之爍爍眇輕騰之翩翩究妙音之至樂窮有生之遐延捨陋

世而上躋伴超倫之高遐然夫饗蕊蓓德日用玉食厭土不毛罔乃稼穡積畜雖多爲有不竭齡祚雖脩然爲歸壞三災起而宮宇散亡證至而天祿絕會大秋以考落混林菌之無別是以如來大聖三達洞照哀愍困蒙曉了道要善權羅落或覆或妙如溟海之莫涯若天日之垂曜上士虛懷忘其言中才負志歎其教教無定方應物所由宜陸以車應水以舟數設云云廣紆悠悠駟未塞之三百要拾在乎一幽握累玄之網領遺毛目於網衆宏籠大謂人我智分治無不均質有利鈍虛往實歸各足方寸愚慧並誘龍鬼俱化萬塗當歸一由般若譬彼滄海非船莫過驅萬動於道場畢無爲而息駕本夫三乘

始同歸一無才照各異致用參殊應真忘有而求空遂耽空而恬綸緣覺亮累於知微爰還玄而弗居雖妙迹其再喪猶有遺而未虛開士辯構於都盡作無存其爲除悟之路於鑒先體之冥乎意初理重深而絕韻嗜魅諒而業跨自古在昔先民有遇堂堂蔭映躬受聖喻喝喝羣黎耳目仰注或發紫於一家或單而於一補並曰言而陵化未有人而不變善遊迄今道暉輝衰大教雖存味之者希梅檀與蓼蘇同芬恒光與爝燿爭暉於民超世綜體玄指嘉道山峰仁感虎兕護公澄濟道德淵昊徵吟窮谷咕衆漱水閑曳登實衛度保軌成淡泊於無生俱脫散而不死今則支子特秀領握玄標大業沖粹神

風清肅一言數則蘊滯披三乘蕃則重冥照見之足以洗鄙吝開之可以落矜驕孫濯派以逸契詠遐初於東皋何深味以栖素軽大寶於秋毫道風之所翕蕩深遠之所逍遥才不難則賢不貴愚不肖則聖不高遠散見陋於近耳執詠志味於開韶哉奚造非道何以無神理有精麁物有崖真大居細君小爲碩臣羽隸隸乎金翅甲屬屬乎須倫兩儀宗於太極衆星繫於北辰是以九十六種技條振經道重根璐顏靜王具曰予聖各鎮一方或移山而住派或倏忽於存亡命天衣之彩縶嚼靈廚之芬芳曜草振旅之暴恭化礫石之琳琅竭變幻之極奇惜有待之無長斯乃數内之甘醇弗如至道之糟糠者

以逍乎列仙之派練形之匹然經鳥伸呼吸太一夕餐擒陰與素月朝挹陽霞與朱日赤斧長生於服丹涓子飄飛於餌朮安期久視於松喬豈人輕舉於栢實彼和液之所染足支年而任質中不冥而外猗徒登雲而殞卒俱棄括以堅那閭同門而共出理未升於顏堂永封望乎孔室貴乎飛則螺蠑高飛奇乎難老則黽蛇修考伊逆旅之遊氣唯心玄之可寶存形者不足與論神神化者未可與言道道乎奚心無間無對諧者叩窮應者負内默之斯通語之則匱嘗於象珠與謀道告成罔象與無謂樸默邪泊玄酬有蕺宗鐵浮響妄悟冥音希之獨錯模之愈沉鄙人其遊為誰匠堪哉荃蹄乎淵會伏兔兔

乎川栰儻得意於談索共目擊而虞心無遑脫候往矣斷滇忍立賢遑忽如涉宿千師誕化筆過一共慈氏方臨仰期仁育孰云數遊嘗若瞬目靈嚮雖迅緣樞龐窮彼無本標我有始終假步㘅電之未記息石飈之中知畏塞而驚恐遂壓欲之致我替遠勝而婁近罰答僉而交豈不防枯於未飄既零落於勁風思反蒂而更秀結萬悔其胡充是以大誓之徒燒指穿石冥期無待志與心歡峻智整崇慧璧扳津級揮戒戟怨將萌而更斬情向兆而剪剃掃六賊於胃中體五道之長役拱已內治抱持法忍三世都寂一心豁盡寄耳[illegible]川窮自莫淮壓隨空落職與虛隕御爲靈悟因權作尹普濟安度大忍誰慈託

遮履以和光常遊君乎冥展任天行與物化如蹈水之無跡谷乃妙變神奇理不思議大千舞於指掌芥子含於須彌四海宅於毛孔七竇永於㝛稜可信而不可尋可由而不可知非談詠之所宣思毫素之脈被善乎優陀之言也使夫智者滿於天下人有百頭頭有百舌舌解百義辯才鋒逸合兹人以讚道猶萬分而未一性覺覺之相嘆乃敷暢而彰愁緲想昧之因陋託狂簡而仰述抗螢燭之明明歟增暉以眺日者歟嗟乎方外靈藏奢遐誕宕衆妙淵玄羣與無景小成者擀大言橫喪川德之學於何不有驚聽洪堅駭耳宗卑夏典載其掌程濱經州其戶牖周既達而未盡信亦諧之小醜見鵬鯤而標大

不覩焉天魚毋也吁乎噫嘻奇禁之事積籍眇漫焉可稱記伊昊覽之晉綜是探幽而體異何近類於劉玉又何誅乎火㦸况下斯而求敝越克孔之維餌常尊尊而守檢懼越蹈於所伺並廢理以潛言莫矚類以取意從宏博而繁措更益猜而致忌悟備智之愕物故收輸而敍思寄一隅於梗指俟覽信於明識者乎

汪蒼舒曰理腴爲肓舌味不窮昔人好做七體後言彷麗篇軸既多如飽後食固知禁歟之章不及謀玄之業矣

鶴林玉露

宋 羅大經 撰

市璞寶燕石煮簀食蟛蜞識者少也

歲將飢小民飧必倍俗謗謂之作荒此天地之氣先見也

楚為呂臣牽已而不在民于是晉文無復憂已嗚呼自三代衰民不見先王之治目入于亂皆上下之間慊此一念有以致之豈獨一為呂臣哉

光禹之罪浮于王氏六臣之罪浮于朱溫人人皆王陵則呂氏不敢動矣

鶴林玉露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逆旅人竊其皮冠伯夷叔齊避周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雖寓言然人識見相遠奚啻九牛毛其不知心者亦往往類此

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情

學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愧學而無用塗車芻靈也仕而有愧鶴軒虎冠也

止觀

夫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故君子慎言語節飲食

天地變化能生能成君臣變化能安能理

休留仙其人晝藏山谷以避經書夜則遊行故法教化猶如彼鳥故得此名

王者所作自在如地淨識等截三大亦然斧洗斧燒斧吹如秋晚樹春則還生以還生故當有何罪

懺名白法悔名黑法白法須留黑法須捨

楊承云亦古無祿人食野禾因朝綱食獵者賜鹿以當于食故変名

止觀

為祿

食天食衣天衣屋天屋事天事

如瘂啞者不能言語

解如父母生子子雖極惡從已生故要必養育令使成就身實

無染何故以不自在故

如以一睫毛置掌而不覺若置眼睛上為損反不安凡夫如手掌不覺行苦貯知者如眼睛緣極生厭怖壁三途苦為下苦耳

如為入觀為業所繫

衆流入海失本名字

者解無行不能無物有行無解外賜化他
請名法理而立名既法理之六因名故假妙名以詮妙理
如墻頭艸非其莖葉能高能長所依得也
如十四日月非十五日月在耶未圓光未遍足間未遍盡
悔者慶也內悔鄙恥悔過衆非
身被鑑故而顏慚口被鑑故而骨慚心被鑑故而意伏
斷惡生善辯在斯須如萌芽得而扶疎豐鬱
艸草不識天子
惡友于人如毬虎于屠如血毋儕于哭貸如物投石寡如流會海無

不甘鹹
行若無願如畫無膠如杯未火如牛無御不能有所至
如膏資大如食益身日焰雨潤漸增茂好
公行非決無慚羞恥與諸禽獸無相異也此是啾鹽太過鹹渴成病
璆謂即是猶如乳卿
汪蓉舒曰此輔止觀天台智者所撰辯才英發極有可觀

使天台書　隋煬帝
參序氣清道體和適福慧莊嚴與時高勝弟子至來未久粗復可作
近頻降兩書委悉功德玄義刪削文句入初其舊維新從粗至妙
會須披接方諮烟雲春律已謝夏坐方結致違經教涉暑出迎白露
宵團秋風葉下必須舟檝迎覲江陽既仰勞著述已涉數載既若多
障近頻成功日就月將庶方宜沃率貢別牒示表慶誠在敬無文仰
拯弘洗其最珍德續事音諮
汪蓉舒曰國清錄記貢物納袈裟十領龍鬚席二領須彌鐶二領
猫牛酥二瓶熏陸香一合又遣迎書云霜氣已緊蚊熱火祛

熟字新

諸子褒異十六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汪定國編定國字蒼舒海寧人是書採錄諸子俱取其文字之奥僻者於佛氏爲尤多而邵子張子蔡季通諸儒之說亦一槩摘入純駁互見頗爲糅雜且所標書名大半今世所未見率以意爲之尤明季錮習也